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册目次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一）　〔清〕李沛霖　李禎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一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一）

〔清〕李沛霖　李禎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

近譬堂梓行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序

今天下漸摩陶冶於禮樂文章之盛孔子孟氏之道揭日月而麗中天

聖天子右文稽古固非淺陋庸末所能窺其萬一而懸爲功令則一以子朱子爲宗遞

又

命儒臣纂輯朱子全書其嘉與海內之士同臻於一軌蓋欲由朱子以遡乎孔孟無岐旨也盱眙李生適有朱子異同條辨一書予覽其說不但異乎朱子顯然離叛者不復收採即同一朱子之言先必析其毫芒別其疑似其用心於朱子可謂勤矣蓋自周子以太極一圖易通數十篇揭斯道

於既衰之日而二程子繼之有以發明其不傳之旨其高第弟子如游楊謝呂諸家亦間出其所見而爲之說惟朱子出而集其成往往採擇二程先生之言其於諸家之說有合者亦間及之有不合者則又裒見於語類或問精義輯畧諸書以證己之所然與其

所不然擇焉精而語焉詳求於聖人之道無毫髮之憾而後已矣朱子亦有言謂外託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此誠不可以入乎學者之心其慮末世之隱附吾道而實叛之者如此其愼也不能力求其微反借其一二近似之說而援之以亂

其正如有明中葉沸羹蜩螗至今未已此李生之所以辨者不容已也則其致辨而為此書者於聖天子尊崇朱子之意蓋深有

當敘予不敏承乏秩宗喜其言之詳而見之確於國家久道化成之方不無補也因其請而樂為之序

康熙四十有四年歲在乙酉春二月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三級吉水李振裕撰

今夫聖人之道聖人之言傳之也而後世欲明聖人之言者咀之而愈旨推之而愈深擴充之而愈不可窮且詰即紛揉淆雜之而愈不可誣且亂豈非以事物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可易者乎然咀之而旨而或別見其味矣推之而深而或幽繇其趣矣擴充之不可窮且詰而或浩博而無歸紛揉淆雜之不可誣且亂而或拘滯而不通其變矣則聖人之道本無不在而聖人之言本無不明者以不言而失非以言之而益失耶夫言之而失而愈不可以不言則其言之也必詳言之而失而愈不可以易言則其言之也必慎欲詳且慎則其考之也不可以不博審之也不可以不精先疑也而後得斯信先似也而後得其真此回宮年累月之所難幾而終身玩索之不可以必盡者也古者十五而學聖人之道余計其時盱衡從事者綽十數年于茲耳考之也未博審之也未精疑之不深何自而得斯信似之未別何自而得其真特以幼服習於吾兄之教已考者舉之以端緒已審者曉之以是非既疑而後信則予之以信而令勿界于疑由似而得真則予之以真而令勿守夫似此辟之適郊戴者千里之遥不可以臆而度也有已經者同引而共趨焉則其山川之險易關津之通塞與夫都邑鄉陳之曲折不待考問疑慮而坦然由之有蕩蕩安驅之樂者非以先導者之熟且易耶雖然為之亦有道焉凡事取之易則得之不覺其難言之諄詳則聽之不覺其善而易忽此行矣不著習矣不察

鍾之導之有人而能明夫聖道者之亦宜也此又如遷邦畿者既引其途既趍其徑而不留心於高下原委左右迴轉之旷由欲使之獨行而有得焉亦不能也且余尤因之自懼矣天下之視邦畿如此其廣延也東西朔南其望邦畿而思止者如此之參差不一也苟由一途而遽至而於秦楚吳越齊梁之區所以各遷夫邦畿者終未知山川之為險易關津之為通塞與夫都邑鄉隊之為曲折者究何如也一旦易置其身於或秦或楚或吳越齊梁之區方將茫然悶然不知所為邦畿者于何而至止也則余其由邦畿而更窮極夫東西朔南之旷以得至于是者而從事焉而烏敢以自足乎哉後之讀是書者亦可以見余之有志於聖道而言之偶合不過因先導之

有人以幸致夫早獲其必當深思而實體之也夫後學李禎壬午正月二十一日謹序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自序

天下之患莫大乎名從而實違習其所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其患將不可止而況聖人之道乎今之讀四子書者初未嘗深思力索聖人之道第以為吾從朱而已而世之學者聞其從朱則佥曰此不畔于道者嗚呼豈非名從而實違習其所固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與四子之書一火於秦漢之儒者率以註疏發明之其時無有得於聖人之道者故其說多離而少合唐無人焉惟昌黎能見其大意而第肆力於文字之間則其於四子之言亦未涵泳而深玩其趣矣有宋以來程子得不傳之緒而闡四子之微故其言深厚而有餘味精明而無滯移然間亦有以己意解經雖無背於聖道之大本而未晰其文辭之支流者則亦有所未密也楊謝之徒雖從學

程子多未得程子之意而岐出其旨則已踈矣惟子朱子起於周程張子之後其於前人之發明聖道者既觀其備而又以其明睿誠篤之資致其博辨精審之力豁然貫通然後融會而為章句集註其有前人之已是者不敢以或更也

其有前人之未是者不敢以不正也而
猶恐人之以自信已說為疑則有或問
之假借以明焉而猶恐章句集註之簡
括難見則又有語類之反覆以詳焉而
猶恐前人之精思要論或以已之蕪說
而隱而又疑于說之未能盡取也則又
有精義輯畧之註存以備參焉嗚呼向
使朱子之心少有私意之蔽而其所言
者非其身體力行之所得亦安能與四
子之書之意渾合而無間者與夫朱子
之心亦既殫且竭矣朱子之說亦既大
且精矣而後之學者或執其辭而昧其
意者有之或得其意而忘其辭者亦有
之不然則見其粗而忘其精也不然則
明乎此而昧於彼也不然則知其一說
而不知其又有一說而莫或貫之也此
非但數百年之後深體其說者蓋寡即
勉齋之徒親炙於朱子之門者殆已不
無相沿而繆戾者也是豈聖人之道之
果難明與抑身體力行者少而深思力
索者竟亦不多覯與嗚呼此予深惜其
名從而實違習其所固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者也予則何人其于聖人之道其
亦未能身體而力行之矣而竊思天下

之理吾心所自具之理也吾心之理即古聖人之心之理所著之為經而衍之為傳者也吾嘗于四子之書之理玩索而未有明也証之章句集註而合焉於章句集註之理玩索而未有明也證之或問語類而又合焉乃於或問語類之

說之理玩索而未有明者證之前之游楊謝呂而有合有不合矣証之後之勉齋雙峰之徒而亦有合有不合矣即證之有明三百年之中霊齋次崖之徒有合有不合而幽繆而顯畔者更不如其幾矣而況今人之有合不過踵前人之已合而合者也今人之不合亦不過踵前人之不合而不合者也而一二傑出之士如晚村稼書之徒其不踵前人之已合而有合者吾安敢以為非也其不踵前人之不合而猶不合者吾安敢以為是也此予自宋元明以迄於今諸儒

之說雖為世所尊崇效法而予斷耿有異同之辨者也或曰子不踵前人之已合而以為有合並不踵前人之不合而亦以為有合烏在合者之非不合而不合者之不有合與曰吾烏敢謂吾之無不合乎哉不執其辭以晦其意不得其

意以悞其辭見其粗不敢忘其精明于此不敢昧于彼知其一說而必更通其又有一說如是而已矣且予之所辨非敢掩前人以自逞其論也為竝列而詳載之其朱子之言實有得于聖人之道渾合而無間者可探而取也其宋元明以迄於今諸儒之或同或異未能寔有得于聖人之道者可班而考也即予之所辨或有偏畸差謬於聖人之道而以同為異以異為同者亦可指而摘也則予雖狂背其不敢以吾心之私淆天下之理並不敢妄據吾心之理以淆天下

人心同具之理者正以古聖人之心之理所著之為經衍之為傳即此天下人心同具之理自天命以來無有易焉者也而何所容其矯飾以欺世而自是乎哉嗚呼後之讀四子書者欲從朱以明聖人之道慎毋名從而實違習其所固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與康熙壬午春王月望日都梁後學李沛霖序

一四書正文頂格大書章句集註低一格次書所以別經傳也其正文無庸圈識矣章句集註解字義者用點總解義理者用圈其或解字義或總解義理而有精蘊妙緒者則用連圈以識之欲使讀者聳神而致其探索也全章句集註之妙尤多在界隙虛字句之中含蓄淵微朱子嘗自謂沒緊要處正是極緊要處也後人日加誦習率訛謬而莫之覺者皆不肯等討於沒緊要之字句故也故予於此尤必連圈而後致其詳論焉

一或問語類皆朱子之書所以羽翼章句集註者也或謂爲朱子所自作其義至精但章句集註之異于先儒者難明其失而無關于本文之正義則從而刪之僅其繁而難閱也語類最多完備惟重疊無有別義乃節其繁昔人因二書錯出間有意旨不同遂疑或問作於刪改章句集註之前又疑語類雜錄于門人之手不無參差舛誤然予觀朱子之學雖臾年俱進而刪改原註更必已精益精但

所易不過字句之間至道理所見前後固無大異也雖語類間有舛悞然醇謹詳密何不可因干伯而悟什一乎嘗觀朱子謂程門弟子不足以得程子之意語錄中訛悞甚多然則朱子門人之記載或亦有鑿於其失而深心改訂者與乎者能於本章參究以得其與蘊更於別章互證以得其指歸則愈知章句集註之精而四子之言之所繫屬者矣

一或問作於朱子語類記自門人故先或問而次語類此書既以朱子爲宗似或問語類之字亦當大於諸儒條例之字矣奈卷帙太重不敢過多故同一字書而但有先後之別耳

一語孟則有精義中庸則有輯畧皆先儒之說或爲章句集註之所已採或爲章句集註之所少異故朱子既於或問備論其得失而其可參考而並存者則又取而編次之亦欲使後人知已說之自來也茲擇其精蘊有發明者間附載之以備觀覽

一宋元明以迄本朝名儒輩出師或少異朱子亦必

自有所見然異於朱子而自逞其說者必其質之四子而亦有不洽者也此但酌以心理之同非敢故爲抑揚之論故或此章而取此人之說或彼章而又不取此人之說更或一章之中一人之見而亦別是非初何敢以私意與其間乎今惟與朱子合者以同字條倒冠之與朱子不合者以異字條倒冠之或圈或抹蓋欲使涇渭瞭然而後以己意辨其異同之故焉

一四子之書既得朱子集衆說之成似亦無容置辨

矣乃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後儒紛紜或不領會於言外更或不涵泳於言中以致謬說相未聖道反晦故余嘗謂一部四子書看得此章之理與彼章不合者見未通也看得思孟之言之理與孔曾之言之理不合者亦未通也須是一部四子言語縱橫穿透顛倒爛熟而以證欲後以證前只是一箇物事而後可以解四子之書矣而後知朱子之書即四子之書而無毫髮之間矣而後可以發朱子未言之蘊而無異朱子之所欲言與四子之所欲言者矣今諸家之說大約據一章以治一章如斷流絕港故觸處生礙耳然則朱子教學者看書未透此一章更不再看一章者謂何曰此爲用功精專言之也非爲既通而解縛者言之也

一宋元明以來專家解四子書者甚毀其往背於聖人之道而矯異乎朱子之說者概絕之而無庸錄矣其有發明乎聖道而或以倒見而倒或以似是而謬則分別異同以並論之一則破其拘滯徃說之疑一則取其參伍得中之妙此余之不厭其詳而非自處以刻也其有未見全書片言可錄即或未當而足備參酌者亦間附之更有本乖於義而世俗相沿家遵戶守亦不知其初起自何人則止眷論於辨字條側之中以時解云云括之不盡載也

一予自總角時徃徃以章句解害而明以雜說解害而聊即疑大全以下諸本不可盡信於是備集諸家參加批株易其本者屢矣後浸淫於朱子之全書者久乃益豁然以已之所見爲不背於聖人之

邀及余弟輯長頗能參互其說於是師友一堂往
發其不窮之趣而已輩亦因以卒業焉本不敢公
之於世懼蹈狂妄之罪既又痛聖人之道不明于
時朱之人而即疑於從朱之人亦安可熙熙而已
也世之學者或更見予之不逮而攻其疾焉則余
年未老猶得更訂而改其失也已

朱子　熹　寧德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藍田呂氏　大臨　與叔
和靖尹氏　焞　彥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建安
河東侯氏　仲良　師聖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泰州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三山
眉山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林氏　之奇　少穎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原中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撫州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南軒張氏　栻　敬夫　廣漢
止齋陳氏　傅良　君舉
樂軒李氏　衡　彥平　江都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臨漳
勉齋黃氏　幹　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　廣　漢卿　潘氏
三山潘氏　柄　謙之　瓜山
節齋蔡氏　淵　伯靜

九峰蔡氏沉 仲默
三山陳氏孔碩 齋仲
潛室陳氏植 安之
鄭氏南升
梧窗葉氏賀孫 知道
丹陽洪氏興祖 慶善
鄧氏元亮
西山眞氏德秀 建安
兼山郭氏忠孝 立之
蒙齋袁氏甫 廣微
江陵項氏安世 平菴
頴氏元常 新定
東德李氏
溫陵陳氏知柔 體仁
譚氏惟寅 高安
晏氏
鄭氏汝諧 東谷 古梧
永嘉薛氏

覺軒蔡氏模 仲覺
趙氏
胡氏泳 伯量 南康
莆田黃氏士毅 子洪
格菴趙氏順孫 格菴 范陽
張氏九成 子韶
葉氏夢得 石林
邵氏甲 仲信 新定
張氏庭堅 才叔
四明
徽菴程氏
倪氏
仁壽李氏道傳 仲賈
陵陽李氏
陳氏用之 長樂
何氏夢貴 新之 廬陵
天台潘氏時舉 子善
新安王氏炎 晦叔
歙陽氏謙之 盧陵 希逸

諸葛氏泰
朱氏仲
梅巖胡氏次焱 新安 炎卿
宣氏
張氏好古
王氏向
雙峰饒氏魯 仲元 鄱陽
勿齋程氏若庸 逈原 新安 敬齋
番陽沈氏貴瑤
疊山謝氏枋得 君直 廣信
蛟峰方氏逢辰 韶卿 青陽
仁山金氏履祥 吉甫 金華
厚齋馮氏椅 奇之 南康
四如黃氏仲元 莆田
勿軒熊氏禾 去非 建安
魯齋許氏衡 仲平 主齋
歐陽氏玄 原功
新安陳氏櫟 定宇

朱氏順義 子由
張氏彭老
黃氏潤
汪氏近面
張氏玉潤
玉溪盧氏孝孫
劉氏彭壽
魯齋王氏恂 金華
番陽齊氏夢龍 敬齋
番陽李氏清繪 恩正
番陽鄒氏季友 晉卿 古逸
汪氏炎昶 新安
吳氏仲迂 番陽 河堂
臨川吳氏澄 幼清 草廬
雲峰胡氏炳文 仲虎
張氏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 士毅 仲弘
番陽朱氏 公遷 克升
東陽許氏 謙 益之
白雲
以上從大全舊本
附引用後儒姓氏
瓊山丘氏 虛齋蔡氏
大崖林氏 觀濤王氏
彥陵張氏 陽明王氏
因之吳氏 霍林湯氏
紫峰陳氏 守溪王氏

倘仙張氏 東一李氏
敬軒薛氏 荆川唐氏
楚望郝氏 甘泉湛氏
明卿陳氏 儆弦徐氏
東鄉艾氏 芑山張氏
麟士顧氏 上玉劉氏
江陵張氏 石貫陶氏
卓菴張氏 允我李氏
自涼徐氏 登之管氏

伯玉陳氏 嚴泉徐氏
羽皇宋氏 貞文黃氏
西川尤氏 肇陽錢氏
定宇鄧氏 昆湖崔氏
敬菴許氏 求仲韓氏
吉士錢氏 維斗楊氏
幾亭陳氏 毛伯丘氏
嘉善陳氏 無回沈氏
受軒貢氏 承菴姚氏

蔵山劉氏 龍溪王氏
東溟管氏 中玄高氏
大士陳氏 七澤袁氏
元素姚氏 正希金氏
紫溪蘇氏 月林丘氏
屺瞻葛氏 毅侯李氏
涇陽顧氏 漪園焦氏
春宇牛氏 思白董氏
無知梁氏 了凡袁氏

晚邨呂氏　稼書陸氏
滄柱仇氏　健菴徐氏
孫右吳氏　無黨呂氏
靜菴史氏　惟夏王氏
實君唐氏　介眉陳氏
晁詒張氏　殿颺趙氏
咸成張氏　同人儲氏
際飛黃氏　武曹汪氏
大山劉氏　雨蒼夏氏
仙崖徐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

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

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聰官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端趣然後古之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之書舊本頗有錯簡今以意推而正之

或問大學之書舊本頗有錯簡今以意推而正之其說何也曰此程子之意而熹竊有取焉蓋古人之學必即事即物而窮其理然後其知有以用力而易於為功此篇之作所以為初學設也其間文義實相為表裏而其錯簡則傳寫之誤有不可勝言者今不改正則讀之者不知用力之方而其義亦不可得而通矣

或問大學之道三綱領八條目其說何也曰此經之規模大略也三綱領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也八條目者明明德之序自格物而至於平天下也

或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何謂也曰大學之道即大人之學也明明德者使之明其固有之明德也親民者使之親其所當親以及於己之民物也止於至善者窮極事理之當然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復其性之本體也

或問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何謂也曰此三者大學之綱領

他便都歸了這頭便悠悠蕩蕩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雖是至未事然亦皆有用程氏若箭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為末也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是有用若府文整箚整卷要作何用則御從然曠了許多士子精神

附大全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

同新安陳氏曰性之所有仰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聖人生知安行之聖也與人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知如故不復昏蔽者能全而踐之故不復昏蔽者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聰明者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清高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通知之聖也與知其性相應能盡

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節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必命之以為德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署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感發人心肫肫懇懇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格得心在這上不得久之而面盎為樂有節奏學能底意思不得慢也不得久之而都換了他性情○番陽齊氏曰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入學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名下六者言行名言者物之謂也○指民復心曰周禮太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祈禱二曰禁禦三曰攘卻四曰祓除五曰祠祭六曰釁浴七曰疈祭八曰衈祭九曰貍沈十曰繆悤十一曰寧風旱十二曰侯禳凶禮有五一曰喪荒二曰弔禬三曰禋祀四曰槱燎五曰瘞薶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田三役四封五封嘉禮六一饗食二昏冠三賓射四飲五燕六脤膰之賀慶○六樂一雲門二大咸三大韶四大夏五大濩六大武樂舞之名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也亦云堯樂堯以池水周偏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三大磬舞樂磬韶也以其韶虞之樂而能舞七政掌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天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七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護湯樂濩護也湯能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芙媛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鉞布政野之陳白也大武舞武射○五射一白矢言矢質候道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刻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刻刻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衟周禮釋文音襲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謂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設車衡上近轅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

木鸞馬者仰飾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以致敬者以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奏若車速則不和應遲則不響又雖然都鑾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隊水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四舞交衢循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節如前十字街頭模樣若得合舞底節奏五逆禽左謂御車逆之一邊逆擊禽獸轉使就主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星辰者皆有象形兼會意諧聲二合意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從字從彳從止從又仰三體會意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須遷改轉如考即老之類四處事得其宜也五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滿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

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器也工與江皆從𠂇可河雖反異而音亦近疏曰青有六質形聲兼會多若江河之類是上聲下形聲兼會之類是外形內聲閒衝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御田時界域即今仗量田地畝負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粟是米布是貨幣以多少設之類交是買賣此是理會粟米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官民俾祿多少之法如上田一夫受田百畝中田一夫受二百畝下田一夫受三百畝三等分以御貢賦祿役此是理會方圓廂角隄防之類謂乘地所收四少廣以御積冪是求廣之法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邊藏了方圓以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苒中用此法邊看貯上方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上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使合計得多少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粟之類何裒足何處用力費是裒足如自某處到某處幾何之類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盈是多朒是少歛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見由見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米或大米或小米失物者道多無米失物者道多驗其所失之多少入方程以御錯綜正負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綮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作三十日大月小日月星辰反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算箇行之令却和合又如十月大月小日于不齊行之同却要算箇行之令却和合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勾直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股之術如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并之深城邑之廣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如道路之遠近如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正日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正日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辰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爲溝洫疏曰鄭司農云槷謂今之臬也臬者射侯之植謂之臬今時人謂之槷是槷臬一物也以縣視日景之長短以正朝夕之時景長則日遠景短則日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北辰之極星以正朝夕者謂晝日中視日景夜視北辰極星以正朝夕之時也北辰極星在天之中不動以其不動故以正朝夕之時也○此章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之法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之治而教之以法使之各盡其道以奉順乎天之理而君之職所以大無不該細無不舉也然其所以爲教與所以爲學者則皆出於性分之固有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故程子於其書發明之而張子又推本天地之化以明其所以然之故其言雖殊而其指則一也讀者誠能即此而反之於身以驗其實而擴充之以盡其道則其所以爲學者豈外求哉

窮理知之事正心誠下行之事○右子沒而其傳泯焉於是始失大學之意而小學之教亦不復知於天下矣至二程夫子出而繼絕學於遺經之中得大學而讀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次第與其所以爲之之意煥然復明於世然其爲說猶頗錯簡重複之舊而傳文或有所未盡焉○朱子論學必以復性爲宗而其說之詳又莫備於大學或問之中蓋嘗因其說而推本之以爲學者之始其間竊有補於經文之闕而於傳文之義則未敢有所損益也○大學之書其綱有三其目有八其傳十章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者也三綱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是也八目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三綱領者大學之經也八條目者傳之者所以明經也經一章而傳十章蓋經者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傳者則門人竊以己意釋經而小有錯簡重複之舊也○大學之道三綱領也明明德者自明其明德也親民者推己以及人也止於至善者窮理盡性之極功而必至於是而後已也○此言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者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效也蓋人之所以爲學者莫非欲得其心之定而應事接物各當其理以盡其性之量而已然定者靜之基而慮者動之機事物之來其理有當知而不容於不慮者故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焉然後吾之心光明洞達於事物之表而其應事接物自無不當其理以盡其性之量矣此物格知至之效所以必至於此而後可以言誠意之實也○此章之內自知止而后有定至於慮而后能得凡三節其文雖若相承而實相發蓋止者志有定向而不遷之謂定者心不妄動而安靜之謂靜者無思慮擾雜之謂安者處事精詳而不苟之謂慮者反覆推尋而不昧之謂得者隨事隨物各得其理之謂此五字雖皆以心而言然實相爲表裏蓋知止有定則志不外馳而靜安慮得之功皆由此而進矣

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大降生民至其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乃論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教小學在其中矣為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教至作新民為傳之義以發其意為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各隨其文意承如其未兩節開合一氣一治一亂意承如孟子之言而與別公孔子及已之所以開物成務之說不同如此說與東陽及猶安之說云者其擇焉○按朱子自有說云者最為精當而此說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全書最為精當而此說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凡事言氣自氣得氣如五氣宗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如言聽明睿智之性安是人皆有是明德也然其氣質之或不能不為物欲所蔽昏而有時而全者也一有其一能自明之是聖人是其陽是聖人能自明之以不能自明之以其陽是聖人能自明之以不能自明之以其陽是聖人能自明之以不能自明之以

該但此意自在綱領條目上見而不可指以爲大學大字之解以此大字只對小學小字小不是其道理大小固是其年紀大小時所學當如此也

按序文開口既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則一書之中所言大學之義皆古大學教人之法可知而黃榦謂其書之通爲等差而二之過矣大學是學問之學非學宮之學然謂大非其學宮是學問之學然謂大非其學乃由小子以至成人年漸大而爲大時之所學以爲對小時所學之小學言殊不知小則曰子者以未離乎子弟之職也大則曰人者以充滿乎形氣而爲人也人大學亦大故有明德止至善之事雖亦不離乎小學之理而極盡乎本然之量故序文于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下必云外有以盡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也況序文於小學明則云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于大學則云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亦安得盡止而同之而謂道理無大小乎至謂天德王道證用兼該此意

自在綱領條目上見而不可指以爲大學大字之解以此大字只對小學小字小不是其道理大小固是其年紀大小時所學當如此也

按序文開口既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則一書之中所言大學之義皆古大學教人之法可知而黃榦謂其書之通爲等差而二之過矣大學是學問之學非學宮之學然謂大非其學宮之學然謂大非其學乃由小子以至成人年漸大而爲大時之所學以爲對小時所學之小學言殊不知小則曰子者以未離乎子弟之職也大則曰人者以充滿乎形氣而爲人也人大學亦大故有明德止至善之事雖亦不離乎小學之理而極盡乎本然之量故序文于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下必云外有以盡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也況序文於小學明則云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于大學則云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亦安得盡止而同之而謂道理無大小乎至謂天德王道證用兼該此意

自在綱領條目上見而不可指以爲大學大字之解以此大字只對小學小字小不是其道理大小固是其年紀大小時所學當如此也

按序文開口既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則一書之中所言大學之義皆古大學教人之法可知而黃榦謂其書之通爲等差而二之過矣大學是學問之學非學宮之學然謂大非其學宮之學然謂大非其學乃由小子以至成人年漸大而爲大時之所學以爲對小時所學之小學言殊不知小則曰子者以未離乎子弟之職也大則曰人者以充滿乎形氣而爲人也人大學亦大故有明德止至善之事雖亦不離乎小學之理而極盡乎本然之量故序文于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下必云外有以盡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也況序文於小學明則云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于大學則云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亦安得盡止而同之而謂道理無大小乎至謂天德王道證用兼該此意

士爲少師豈此又指小師但可以教灑掃應對進退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若長樂陳氏謂諸侯之學小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此則王宮國都既兼有小學而無大學可乎且由外以升學在外之道若長樂陳氏謂諸侯之學小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此則王宮國都既兼有小學而無大學可乎且由外以升學在外之道若長樂陳氏謂諸侯之學小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此則王宮國都既兼有小學而無大學可乎且由外以升

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此則王宮國都既兼有小學而無大學可乎且由外以升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之一

都梁 李沛霖 全訂
男學貫 雅較
姪 煌 頑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

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微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有三書後方宜讀之○先看大學次論孟次中庸蓋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滾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明得書只伯人不下工難多讀書無益聖賢工夫未若果有此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未若果有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後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根本無根則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底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且就自家處理會却好○且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皆是說做人底道理會得不可不看且就自己身上理會如大學一書便是古人分數多後却易爲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底○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規模底一箇大地盤是一箇大起止是一箇大條貫如人起屋須是先有這箇地盤一箇大規模然後可以施工用木若無這箇地盤一箇大規模如何施工用木這箇道理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

理明此以南面亮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齊之爲臣也○大學如一部行程歷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攪來覆去欲望之盡之若登有是理○大學是一箇腔子面今却要去填教實着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着如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着○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輕了只是指歸在○到德如八應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則處去今人不曾自格物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敬如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才說大學日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飾飾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心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做得小學工夫一節一節做底展布開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達既到而不達固不可未到而未達亦不可且如圖既畫矣却染矣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

卷精甚分明不是○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傳皆是發明此一箇物事○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大學中所說格物致知止於敬之類古人所說不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不曾如得然而曾是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不成大學○又問敬者故又有所以爲敬者故必有所以爲敬者如仁必有所以爲仁者故義必有所以爲義者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不曾到書院門裏○問格物致知補傳之闕今大學便要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舍入於聖人之域如何得○此聖人教人之要理會得箇道理多少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須易分毫不得而今請大學須是何如就自家身上看過不問自理會得不待辯說如論孟大經亦須

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真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以教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且為今人之學乎○問為學大要如何曰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得後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讀大綱就緊正要得滋味如何便住讀此書功深則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而貪多務得

凡讀書第一項須着十分工夫第二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請生看大學本旨而分工夫如此讀熟多自然貫通他書自不着得多工夫○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一般未曾有顯然教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着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着上面只是恁地暑過將過這

做這如何理會又自思量做到處去這事未了又要等一事來了又要等一事來了又做這上去逐字逐句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字看有曉不得者○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逐句逐字看似味道只說本子上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去上面生意初間頭不見某所說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偷了多少工夫今人看反說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

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閒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窮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看這了方知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多了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說到這裏便住如孟子說仁義處只說仁義上說道理如孔子答顏淵只說克己復禮上說道理

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格物本領只在逐事上理會多求一分知則我之知識便增一分不求知則我之知識便減一分不求知則我之知識便減一分

如自家有定理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推之於天下便自是天下許多道理○問自家身上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推之於天下便自是天下許多道理如何曰只緣得個源頭須自去格物始得

子萬萬不滿事○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就自家身上求之文字上零星去說自家身上夫子萬萬不滿事○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就自家身上求之文字上零星去說自家身上夫

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實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問如何是信曰信實也實是有此四箇且如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問如何是信曰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實則實是有

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偽也更自一身者之於家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

元不曾做在這裏看處只自恁地說不着在道理會又自思量做到處去這事未了又要等一事來了又要等一事來了又做這上去逐字逐句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字看有曉不得者○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逐句逐字看似味道只說本子上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去上面生意初間頭不見某所說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偷了多少工夫今人看反說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

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閒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窮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看這了方知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多了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說到這裏便住如孟子說仁義處只說仁義上說道理

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格物本領只在逐事上理會多求一分知則我之知識便增一分不求知則我之知識便減一分

如自家有定理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推之於天下便自是天下許多道理○問自家身上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推之於天下便自是天下許多道理如何曰只緣得個源頭須自去格物始得

子萬萬不滿事○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就自家身上求之文字上零星去說自家身上夫子萬萬不滿事○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就自家身上求之文字上零星去說自家身上夫

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實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問如何是信曰信實也實是有此四箇且如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問如何是信曰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實則實是有

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偽也更自一身者之於家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

是一個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只說克己復禮上說道理下面所以說治國平天下然天下國家之所以治却先須正其心心

是一個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只說克己復禮上說道理下面所以說治國平天下然天下國家之所以治却先須正其心心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面看來看去不用己意或問看來看去不解便了又久之自有箇看正經便了又久之又只看正經亦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學者且去熟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後有疑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多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他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憤悱了方與他說他便通透處只是一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工夫都在那發憤悱處著力看得透處而今却是看見處多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的有些子照管不到那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箇病痛到那裏須先變化那箇病痛方好相接然如此說便已見得大學至下文方說到格物致知處

大學作聞架起以他書填補大學可包括得諸書亦以諸書無非大學發揮工夫也故又曰通得大學之道作連讀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舊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大學之道晉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愚於小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參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過養其知識之端而導之於小學之事焉及其長也不過開其義理之原而進之於大學之功焉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存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蓋如燕越水炭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酒掃應對進退之間樂射御書數之習使其氣質長而後
進乎明德新民之事則德又何自而明民又何自而止於至善是乃欲其詳說之當務之急而反以
遠者大者為先而不務其近者小者為急也○曰子之言固有以矣然若其年之既長而後學則恐其不免於扞
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其從事於小學則又恐其無以自達也如何曰是其又藏之一次第耳非有
失序無本而不能成始而不可得而復補也蓋吾聞之工夫之次第一定而不可易者敬之一字而已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終始之要也哉○曰子之言固
有以矣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之說之詳而得循序漸進之法者又何說
○曰是其為說雖詳而實不過乎此三者之間而其用力之方則又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蓋嘗
論之大學之書古之聖人所以教夫大學者也其所以為教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齊其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大學之道固必以是為準而後可以使學者之有以用力於此以進乎大人之事業而致夫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致知之義而獨取乎此篇以為初學入德之門而其小則其所以為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者固不外乎此而後學者誠能即此而用力焉則其所以為本根之地者既已植立於此而其所以為枝葉之繁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自達矣其或舍此而他求則雖已極其力之勞而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乃反出於聖賢教人之法之外而非其所以為學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悟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既往而所以補之者甚多而身心顛倒昏迷乎天下國家之間而無以為用力聚殲之地矣況又有所謂敬以涵養本原而為格物窮理之資者乎○曰敬之一字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然其為說則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生知安行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缺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之偏而為物欲之蔽則其所謂明德者又安得而不昏乎此則雖有以敬為主而其所以為格物致知之地者又不過乎反觀內省而已矣然其所謂反觀內省者又豈能有以遠乎釋氏作用是性之說而不自知其為障蔽之深乎○曰子之言固有以矣然若何而用力於敬以為格物致知之地乎○曰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之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為說固有以知其為格物致知之地矣然其為說雖曰主一無適而其所以為主一無適者又豈能有以外乎此心之所具眾理之所從出乎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以為格物致知之地則其為說雖曰即事即物而窮其理然其為說雖曰即事即物而窮其理然其為說雖曰即事即物而窮其理

脩脩已以安百姓焉恭而入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輟學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終始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之說之詳而得循序漸進之法者又何說○曰是其為說雖詳而實不過乎此三者之間而其用力之方則又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蓋嘗論之大學之書古之聖人所以教夫大學者也其所以為教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齊其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大學之道固必以是為準而後可以使學者之有以用力於此以進乎大人之事業而致夫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致知之義而獨取乎此篇以為初學入德之門而其小則其所以為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者固不外乎此而後學者誠能即此而用力焉則其所以為本根之地者既已植立於此而其所以為枝葉之繁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自達矣其或舍此而他求則雖已極其力之勞而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乃反出於聖賢教人之法之外而非其所以為學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悟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既往而所以補之者甚多而身心顛倒昏迷乎天下國家之間而無以為用力聚殲之地矣況又有所謂敬以涵養本原而為格物窮理之資者乎○曰敬之一字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然其為說則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生知安行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缺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之偏而為物欲之蔽則其所謂明德者又安得而不昏乎此則雖有以敬為主而其所以為格物致知之地者又不過乎反觀內省而已矣然其所謂反觀內省者又豈能有以遠乎釋氏作用是性之說而不自知其為障蔽之深乎○曰子之言固有以矣然若何而用力於敬以為格物致知之地乎○曰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之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為說固有以知其為格物致知之地矣然其為說雖曰主一無適而其所以為主一無適者又豈能有以外乎此心之所具眾理之所從出乎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齊其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以為格物致知之地則其為說雖曰即事即物而窮其理然其為說雖曰即事即物而窮其理然其為說雖曰即事即物而窮其理

又有以安其所之賢能不超然無氣質物欲之累者是則所謂明德者又人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也但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其明德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又有未嘗息者存焉是以雖其昏弊之極而良心發見有不容已者所謂新民者亦有以因其固有之明而漸磨之使之自新耳非有所明於己而又新之於人也蓋明德新民皆吾分內事而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然其實亦一事而已非有兩事也大學之道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新民者蓋人之所得於天雖有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然其氣稟或有以昏之則其所具之理有所蔽而不能以自明矣是以大學之教既使之即凡事物而窮其理以求至乎理之極矣又必使之即己之明德而推以及人使之亦即凡事物而窮其理以求至乎理之極焉蓋以人之所得於天雖有萬殊而吾之所以為吾者不過此理而已理之在我雖無不具而其用之發或

面爲難講是非便出體貼看來這箇亦不是截然分別且如恐於義理差至處靜似是而非者如冬溫夏清爲老人說是孝至如一般從面前過冬溫夏清是孝之令本似老人說是孝之過便不孝若且諒之過便不孝之過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睡如齊宣王見牛而憐之以羊易之這便見得出處是見不完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處便致快意爲之心忍欲以羊易之這便見得出處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管中之見所見如此且恩地做去又自做處全相反不知見其爲文字與所見處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而已所見是一人今明明日所行又是一人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問明德之於昧氣稟之偏又爲物欲所蔽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於其德之本是至明物物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遂之人亦將乎終不能無發見便教他發見處推廣將去所謂明明德是也且如今人下一下丄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若是事也且加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明處又曰人心盡有不能盡知所謂致知者只是要知得盡○問或謂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如此解釋恐非是曰不消如此解釋但要見得分曉如此而已○問明德是氣稟所拘有不明處須是要明之曰固是氣稟拘之然亦是本來明底物事但爲氣稟所拘有不明耳須是要明之功夫去其氣稟之拘蔽使之復其本然之明耳○問明德雖是本來明底物事然亦須是自家明得方可以及人如何曰固是如此然明德之體自是明底物事不可不明之也○問明德是合理與氣而言之否曰明德是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就發出來底上說○問明德者是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就發出來底上說○問明德者是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就發出來底上說○問明德者是具衆理而應萬事是就發出來底上說

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頭頭自家若滅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常存得便是自家德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國家仁一小國德未明便都不是自家德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曰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問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曰固是明德新民皆要止於至善然明德是自家德新民是自家德這裏如此做新民又是一般如此做

若只就一事上成一邊去。安得箇之至善。只是惡。
子恰好處。黃文公謂柯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
曾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處。○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
光明底物事。說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
如惻隱羞惡之類。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其便是明明德。我
是明得箇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當不
惻然欲有以救之。使之亦如我推剔出此便是新民。以革其向
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新之。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
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
必有刻薄底事。到得此而不止。止之至善。須是
方是止於至善。○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只是好底道
理。和可知止到得此而不止。字亦不

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
己真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
到極好處。自家只且要自己明得盡。然後漸及於人。
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以至於
又從而振德之如此發揮出來。自然解到極好處。○問
友仁曰如何是收其放心。曰放心者或心有所起邪思意
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邪言目視亂色。皆是放也。收者
收拾此心。不使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視亂色。皆是放也。收者
養得不是收放心。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問
學且先看德性。抑先看問學。曰。二者皆不可偏廢。
學。曰。問大學首言明德。而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
學。○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
不外此。○問或問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
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其中看謝氏尤切當。曰如
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但如整齊嚴肅。此心便有
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恐無提撕警覺處。○先祖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不同。曰。
如何分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主一無適。則就那事說。自是如此。且
如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都說敬。詩也說敬。書也說敬。小學
說敬。各就那事上說。問謝氏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
心若昏昧。如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
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之。豈得為敬。○或問謝
面其為道則異。吾儕喚醒此心。欲他無昏昧。豈不多道理。則
佛氏則空寂。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問和
敬。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則不容不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則

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
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
也○問或問說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
得陽之氣順是稟得陰之氣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
健底性不交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
是稟得那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底○問或問氣之
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爲人得其濁者
爲物假如大鑪鞴鑄其好者在一處其濁者又在一
處其濟者爲人得其濁者爲物如何曰固是如此然
在清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其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
同一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爲氣昏塞如置寶珠於
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
祀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爲
他不能克去耳且養亂亦知如飢則食人之類
是也○問或問云於其正且通者之中又或不能無
清濁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世
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者矣然却所通
或流而爲小人之黠者又爲人賢智而不甚聰明通
曉是如何曰或問中固已言之所謂又有智愚賢
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種聰明曉
事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温恭之
德又有人極温和而不智爲學令恰好耳○問介然之
一有覺焉則其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
致知充擴將去曰然非曰因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
是些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
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格物知至
了大段信到此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旦之養
將去便要人識得操存之養將去
問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得操存之養將去
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爲私欲所蔽而昏今學問進修使如磨鏡相似
本明被塵垢昏之用磨擦之工其明始見及其現也
乃本然之明耳曰公說甚善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易
先生舉擡身起開兩手如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猶子將人
於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
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當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
一毫做過如事親必當如孝之所以事親而後
爲孝如此兄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都是理會得半
箇便道了待人看來做好也得做不好也得自
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佛也
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得有那箇事恁地
是只看孟子那箇事恁地
本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
舍物放過有一字不是直爭到底這是他見得十分
極至十分透徹如何不說得○自謂能明其德而不
用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
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又有器如二
者之當務頓乃安於小成因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
善之所在者如前日所論王通之事是也看他於已
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
救世只是規模淺狹不曾就本原上着功便做不徹
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
只這兩者是要緊處則能明德而不能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
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問明德而不能推
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明仲勉是然新民
亦有一種人不如其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
人有自家可尋得自會了方去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
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格物知至
了大段信到此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旦之養
將去便要人識得操存之養將去
問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得操存之養將去
德乃是人本有之物只爲私

初德工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有謂明德是心之體不知此明德兼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有謂明德新民是爲己爲人之學非也若云成己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雨樣夾雜不得○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是教之謂也○有謂止至善兼始終不專終也○黃際飛曰理氣互爲先後此處分得至爲審緩所謂必有是氣也然不可謂天地間無仁義禮智之人理是理先而氣後也又不可謂有是氣後有是理氣是二是一亟須就此處勘入蒙引諸說俱爲混沌之天地而理氣先後也推父母未生此人以前無極而太極之理是理先而氣後也又不可謂有一生此人之理是理先有氣以後也又不可謂有一生此人之理是理先有氣以後也又不可謂有一生此人之理是理先有氣以

日遠箇道理在心而不光明底樣子此則一毫不明觀此則只是本體如此他未必果到至善地位○問心是永載道則乃德底何等只說心是虛靈底何等只說心是虛靈底何等只見得心是虛靈底簿却不道心載德便是事物之極無有二也○以大學言三者固自有次第然不明明德便無根源不新民便只是自私自利不止至善則小成苟安而非極至之地故一件便不可缺倒反覆看而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其理何可踰越於三者必分說而不肯互說意如朱子謂明德做去新民做來至善做到方是一節事不可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自有精粗之分大小之別由小學以進於大學本自易明何必以大人非天地合德之大人而作大學自限而道於明新止至善之事離天地合德之大人也不知此○小學雖當不得發然格致誠正修之功夫做盡格致誠正修之功夫做盡格致誠正修之功夫做盡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閻百詩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欲新民者必明德欲明德者必止於至善之地也蓋明德新民皆以止於至善爲極致然其本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至善之地則明德新民之極致至矣此所以謂之本末也若不知止於至善之地而欲明德新民是不知本末之序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欲新民者必明德欲明德者必止於至善之地也蓋明德新民皆以止於至善爲極致然其本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至善之地則明德新民之極致至矣此所以謂之本末也若不知止於至善之地而欲明德新民是不知本末之序也

○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一節只是說大學功夫處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之極致也善者天理之當然之名止者人心之所以必至於是而不可易之謂也蓋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定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至善之地則明德新民之極致至矣此所以謂之本末也若不知止於至善之地而欲明德新民是不知本末之序也

○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一節只是說大學功夫處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之極致也善者天理之當然之名止者人心之所以必至於是而不可易之謂也蓋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定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至善之地則明德新民之極致至矣此所以謂之本末也若不知止於至善之地而欲明德新民是不知本末之序也

○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一節只是說大學功夫處如此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在止於至善至者天理之極致也善者天理之當然之名止者人心之所以必至於是而不可易之謂也蓋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定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者各有其止之理而無所不盡吾能各盡其止於至善之地則明德新民之極致至矣此所以謂之本末也若不知止於至善之地而欲明德新民是不知本末之序也

則被安在當貴亦安○如所止之必然如水之必流若如所止便見事決是如此決定若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作不得如說事文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着如此看調其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着如此問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日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而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能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服布四體有疾百骸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恁地說話○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說得知止之必然知止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慮等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曰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

反覆矣○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又云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如止至能得者才知所止則自能定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蓋靜在能字安在慮字皆自然如此各處消會思量事几思人下之理自然安安了便何故不各得其當是也○問據如止已是思慮了何故又要安慮如此便有定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之時思先如何得事理如此便有定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方能處能字自有意思謂如之審而后能慮慮之審而后能得○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如至則天下事物物皆如有箇定理定者必合更不可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是前所謂既要如此又要如彼之類到事會行得去如千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知之集到便會行得去如千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諸處意到事親事君時則能盡其曲折節節做去在當貴亦安○如所止之必然如水之必流若如所止便見事決是如此決定若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作不得如說事文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着如此看調其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着如此問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而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能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服布四體有疾百骸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恁地說話○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說得知止之必然知止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慮等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曰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

知止至矣○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說得知止之必然知止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慮等地如個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流若如所止便見事決是如此決定若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作不得如說事文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見得決定着如此看調其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着如此問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而在內親近必不能推忠竭誠有能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服布四體有疾百骸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恁地說話○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何

帶舊定字有定上面帶箇知字意思都接續說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那裏也安在這處也安在那裏也安在這處也安在那邊也安在富貴也安在貧賤也安在患難也安不見事理底人有一件事如此區處不得便心下不安恁地區處又不得這如何會有定才不定則心下便恁地又不安慮而後能得慮字看來更要重復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鄭重恁地重三疊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爲聖人處學之工夫盡在那裏幾曰到這裏極研幾二字看來研窮不講究不講究不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撓已見得了自家一身亦備於我又要推而及人所以爲聖人處學之工夫盡在那裏幾曰到這裏極研幾二字看來更要重復思字聖人下得言語恁地鄭重恁地重三疊四不若今人只說一下便了此聖

此功效與物格節當參以物格節當參以誠意章之意而後雙峯以物格節當參以誠意章之意而後雙峯以物格節當參以誠意章之意而後雙峯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細都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未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欲治國者必先有以脩其身家之本在身欲脩其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脩身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而欲誠其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也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而不能使之常存未嘗則心爲所累雖欲誠之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然知之發必因其所感而後應感之間其善惡雖欲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字說之義言窮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理則吾心之知識亦無不盡矣然其用力之方必在於即事即物而窮其理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謂知之至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竊取程子之意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謂知之至也

荀揚說

諸說

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極是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曰且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是第一義便不肯做不得且隨分斟酌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窮道不以堯舜之所以治民臧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說者自臧者也○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來明徹只緣昏翳了而今逐塵去使四邊背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格物者格盡也須是窮盡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休是窮得十分方是格物又曰格猶至也如舜格於文祖之格是至於文祖處○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

名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去得自家者已定最然後漸漸推去從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最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格物二字最是緊要窮格得盡事事物物皆要窮格得盡事父母要窮格得盡事君要窮格得盡兄弟朋友要窮格得盡其所以為父子為君臣為兄弟為朋友之道無有不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要窮格得盡其孝處事君要窮格得盡其忠處兄弟朋友要窮格得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窮格不至也○了蜀說格物云從身上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如得曰大之心以為大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謂誠意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險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是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

善伯自家分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可惡在別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的利之所不當得而得而吾心有所未安便要兼避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閒睦教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避與別人定是如此事事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底自家心裏定道是非之所以非之即只在自家此心者人人有之所得於天者不存問別人能知不能知也只是這四箇端緒本來亦有這四箇端緒方可以理會道理只如孝有多少樣有如此為孝如此為孝又有如此而不與做忠一節有許多理會過○問格物最難日用間處事處下重有却易見如交錯處要如此則明要格得他且如何以窮之曰如此且看箇大綱且看箇大脈絡是他處方就裏面旋旋細細看將入去理會得也不解他地且

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或四箇或第他地方是○問格物二字最緊要如何道窮格得不成是箇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作一箇去窮他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格物下小底人多上面人少底人自幼便理會底意思不是被所為者他底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能之即不切已也又曰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即不切已也又問如何即無益於已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是與人自不同○問如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他大小都要格它久之

後會通貫便是指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且要從發見處理會一年却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理會那冥冥荒忽無形影底事而今且大看心腑大間看門端身正坐閉目靜觀事物之來便格它○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理會其間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管磬之節進退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安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處數可以端貫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敬便將此心大體會看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如所以孝便將此敬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須要窮過自然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通○聖人只念之發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向天理人欲須是這一邊驗得有箇天理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能事便是天理底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

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數上做下方能自內而外便是敬以直內○問敬以直內處其間明明德處其間新民處其間止至善處其間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從大學做將去擴充得大之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要去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不識字貧甚令人於每件物事上書一名字帖之漸漸識字○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話今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貫通處方是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自莫問程途遠近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如何做去且著公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然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且著公

自家裏來到建陽面到建陽方便來到建陽平路歸去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理做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道理便是要人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自家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又只若無事犯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爲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讀人多推泰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格底意思名格之者所以格其羣胸泰猶有徐得也又云格者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則自見歸宿自有箇事物之理須要用盡若見得一邊便不是不見一邊便不

歲通窮之未得更須致曲推則盡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有明明德有此明德難爲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功如攻堅物必尋其紋理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明方爲不礙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配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而求其可見之體非可窮之理也○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理有正有權今學者且須理會正理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告娶妻必告父母如娶妻者所當守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告娶妻必告父母如此處雖理會正理亦不得也若只說人本便是釋老之學○致知須是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箇本不知本末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人

格物只是一箇又曰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廣又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全體說致知是全體說○物莫不有知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爲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言致者其義皆如此○他所以下格字致字皆訓窮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往建寧須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則自見歸宿自有箇事物之理須要用盡若見得一箇空洞無窮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見得一箇空洞無窮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見得一箇空洞無窮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

盡了仁字明明德言之不已無所不盡萬物之理亦無所不窮如至誠能盡性能盡人之性○問或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性之靈性是心之體精彩明是性之先明又曰心無形體不見到得知覺不到欲爲善心便自走不得欲爲惡心便自走不得此神出鬼沒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定之以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問何謂敬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工夫加見得○問如何謂格物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須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見以我之知去知他道理如欲道理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衆理而宰萬物是主宰之宰宰制萬物是宰制他也須是知覺而宰制之宰字近聖堂藏板

卷二 吳同飯撰 大學 卷一

衆理而應萬事此言妙衆理而宰萬物如何曰妙字須精粗細只是不甚麤底其所當然之則自然不可以加人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自然不可以加人所以然之故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仁是體敬是用仁敬不是兩事仁是一箇人敬是一箇人仁敬看來只是一箇○問仁敬孝慈信之別曰仁是箇人敬是箇事仁是箇人敬是箇事仁是箇人敬是箇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窮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窮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全而於所偏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蓋外此而求之智慧窮神之末哉且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當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何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煞之不明耶曰篇首三言各大學之綱領也其實止對得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平此後段然後當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能無不該事物雖多

大學

古本大學

曾子之門人所記

經一章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右經之首章統論三綱領而八條目之功用具焉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右經之次章論知止之序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右經之終章釋本末終始之義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右傳之次章釋親民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右傳之終章釋止於至善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結章釋本末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謂治國在治其國

右傳之十一章釋治國

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右傳之十二章釋平天下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右傳之十三章釋平天下

此謂知本

右傳之結章釋本末

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僞爲善須十分如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惡矣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爲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己而失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是格物之極處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功去且如本末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本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人總白點底次序是如此措着問意自不離焉須是逐一旋旋做將去始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消了聲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會用工底與賊同衆同食也不知○問久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面後給其知至雖曰不然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未後自家眞面見得此理是善與是惡自心意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未後自家眞面見得此猶有一毫疑二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悠地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眞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眞知了方能誠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意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來燭亦沒安頓處自然光之所及者皆可見光之所不及者則暗矣所見雖有不明物事安頓在後面及處則皆黑暗矣所見雖有不明物事安頓在後面周不得而知也○欲知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功夫到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

知剛腹空妄言猖狂妄行及到試意方始旋收拾也孔子三十而立亦望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己矣聚天有詩吾年三十九歲暮日猶驚孟子心不動吾今年三十九歲暮日猶驚孟子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門念作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大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一或間斷不可不子細理會發見其一於理而無所礙日只爲一便謂如惡惡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而著其善者是真底物事卻看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僞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一○意誠後雖還得清淨純利心盡是黃連○意誠如盞餘外面是白殼這白殼裏面却只是粗麤一般○意不誠如盞裏面雖白心如戒懼不睹不聞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正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正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

試矣心安有不正曰試只是實要是意試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恢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面其病却大自修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却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遇臨安府路頭一正着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通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是繁盧那箇是蕪索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徵之問誠意正心工夫較淺正心工夫較深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修身地位又較大又較疏○致知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全體也然必推極吾之知以至乎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徵之問舉胡氏曰章句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後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心之體本正其心者蓋不知有以正之也修身在正其心者蓋不知有以修之也○問意誠心正修身但舉其重者而言之耳其實一節不可闕一節

之意何一不有交關處而反覆而后不作一則看不
太悉予朱子謂欲字先字世作字緊又曰誠意以
後便一節易知一節指其人能誠意便破
○學曾疑有人問知至只一意便誠却是方可做誠意
工夫朱子謂一般人自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斷序
做何也曰只知得箇進步非知至一節無
誠意故那天資高底纔如至便揚眉如烈火不可犯
不誠之意要何所容故曰自便能如此若天資遲鈍
底如躍至及意發特猶恐有容隱處此特正好做克
己工夫故曰自當循序做以此益知而後字文勢只
一般也虛齋不明此意故只見得一遍反覆或問為
教衍義難說若難以逐字逐句行停試再讀幾百遍
勉強初間看此節最不吉饒氏順推功効之說不如
註語事字序字為實務而今細看本文不說格物却
說物格不說致知却說知至不說誠意正心却說意
誠心正云正是就功之成就處見其此一節功既
到而后此一節方當到也勉夫通一齊重起處說得
却有先后如煮物相似一齊著火却有先熟有後熟

故雙舉下功効字自釋但不可如今人之不通以知
至為格物之效以意誠為知至之效只一格物便了
却入目耳○向來或疑於致知之義把而后看做全無
工夫近人多如此看未子之意蓋明得此中可得二字
之意於本分節節工夫固在而交關之義未遺故從
朱只得一半也如得而后只一般須是反覆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
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
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家言之
家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
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則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者
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知親其所當親長其所當
長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
焉今人學之教乃倒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已之學
而所以壹齊其君庶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
愛無一事而非吾心之所當為雖或勢在阨窮
而所以壹齊其君庶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
之責而不可廢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
不以天下國家為已事而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入
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雖或間
有可觀者不過補苴掩飾以為一時之計而已其
甚者又皆以聖法為文具以行其權謀之術而反
以害之則雖有以治其國家天下之心而其所以
為之者已不得其道矣況又無是心而但為利
祿之計而無意於民物之實哉

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指家。其所薄者指國。天下之長。○陳氏曰。天下之長。君也。德。若而木別也。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為本。齊家為末。本末雖相須。然其序之不可易。此明德之所以為明德。而新民之所以為新民也。○陳氏曰。此章指修身言。天下國家。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之道。又在於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亦自脩身而推之。○新安陳氏曰。此章指脩身言。天下國家。皆以脩身為本。而脩身之道。又在於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脩身而推之。○新安陳氏曰。此章指脩身言。天下國家。皆以脩身為本。而脩身之道。又在於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脩身而推之。

同。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所當自家親之則為薄也。又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推也。不如是則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矣。末之所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

天下人類而言。看自以至於四字。天下庶人。中間大有人在。不單講兩頭人也。章是告以修身為本。謂各有分服。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本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為己任。則同本異而本同耳。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為本。各人當下皆有已物感應不窮。異目及入下面後見。其本亦非為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上齊治平就人身上說。此節就人身上說。此節就人身上說。此節

一句總括本文意趣舉本字亦正段齋治平三章不離修身之旨此時解之最通者○格致誠正修身而大全黃氏單說誠意正心齊治平皆舉此而結之黃氏殺却修身單以治平爲自齋家推之頗此失孤道理未徹即陳新安謂修身爲本而齋家以下之效不期而至又曰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以一效字抹倒齊治平之實蓋亦由葬之誤○前後本末面帶始終後結本末而帶厚薄正是血脈流貫處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或問】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簡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下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書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睹不聞之說養氣之論恒言之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次焉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隨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書之規模大矣其首尾詳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門弟子所以先後之而各因其人之資質而施教之不一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初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嘗及之也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規模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蘊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初學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算於聖門者幾希矣

【大全】許東陽曰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綱領條目共四十三字先

王立學教人之法條皆孔子曾子之言看二在字及右之字可見

【或】前章更定大學經傳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云云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此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蔡虛齋曰諸先所定亦有未安者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節云云定而后有定云云如此則由誠以及精究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次第也今以知止居前如所先後居後則次序顛倒文理俱舛矣故清亦未敢全以爲然猶後更定如此以俟後之君子○所謂

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林次崖曰按諸儒所定古本有錯簡有闕文惟此一節簡而明無可疑者故程子獨以為經之一章而朱子因之蓋嘗反復參詳而知其實然也竊意古本大學一書古人所以教其子弟者其間或有闕文或有錯簡固不可盡知而其綱領條目次第實相聯屬蓋自為一書而非傳記之比也程子之意蓋以為經一章而傳十章經之所言者簡而約傳之所釋者詳而備經之所言者先而本傳之所釋者後而末經之所言者要而傳之所釋者詳且盡也其為次第豈容有所顛倒哉今按傳文之義雖頗有可疑者然其文勢上下相承血脈貫通實有不容分節而各為一義者今不敢強為分別但隨其文勢之自然而為之音讀庶幾其不失乎古人之意云爾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釋上文兩節之意蓋結上文兩節之辭而又以起下文兩節之義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林次崖曰按諸儒所定古本有錯簡有闕文惟此一節簡而明無可疑者故程子獨以為經之一章而朱子因之蓋嘗反復參詳而知其實然也竊意古本大學一書古人所以教其子弟者其間或有闕文或有錯簡固不可盡知而其綱領條目次第實相聯屬蓋自為一書而非傳記之比也程子之意蓋以為經一章而傳十章經之所言者簡而約傳之所釋者詳而備經之所言者先而本傳之所釋者後而末經之所言者要而傳之所釋者詳且盡也其為次第豈容有所顛倒哉今按傳文之義雖頗有可疑者然其文勢上下相承血脈貫通實有不容分節而各為一義者今不敢強為分別但隨其文勢之自然而為之音讀庶幾其不失乎古人之意云爾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末雖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釋了仍以欠於此謂如之至也之文子爲何以如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文義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物欲或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所以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人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辨按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與個會明其明德○問克明德克能也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有力便見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看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音聲輕重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厥德之類可見

問大全朱子曰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惟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缺

圖格菴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淵然天樂表裏澄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人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克之之功矣○東陽許氏曰克字有力字即上明字德字也明德字

圖蔡虛齋曰克止是能也語錄云克是真箇會的意

圖格菴趙氏曰或問調文王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是指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或者偏而合之非也此處分明是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修改其說又較平實依朱子庚午歲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庚申歲則朱子卒矣可見章句是後來改定未子易箕之前三日尚改大學誠意章或問云文王之心淵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者蓋孟子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也或問是以克字爲著工夫字章句則不如是之拘急

辨按本註克只訓能然能字無力克字有力又曰克只是與個會明其明德說此卻兜是克勝也之意言真能勝得他至或問既云著欲明之工夫有不克也又曰無待於克之工夫則又曰未能明者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蒙引曰有做兩截是誤克之之功者恢當治而去之之意治而去之之性乎聲便是克勝而任之曰真箇會只是勝任的意愚見未能明者不可以不能自誠故必致其克之之功若謂其不得著工夫則聖人亦非慥慥不用工夫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諟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或問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具備於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雖不察於此是以泪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而與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道義出矣

辨按自人受之與做明德今人多錯認作兩件見得分明卻是一件無這個明命若常見其在前所謂然而後然安而後安慥慥見得多這理都在眼前○先生問頤謂大之明命如何石谷云天之所以命

我面我之所以爲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而不能常提醒省察使大用全體昭著無遺則人欲益蔽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己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怠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箇是常加省察與如見一箇物事在這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寂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顧謂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覺得如此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如此道理及其靜也此理亦混然渾具及其動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而不可得矣○問或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孝子慈孫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能喜怒於衷也則成性存存而這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違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存著此理有一出言則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有事則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出言則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如此則豈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耶○問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弟必會悌交朋友必會信皆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慈愛處便自然會慈愛合羞惡處便自然會羞惡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合是非處便自然會是非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子則這道理亦無所從出矣問或問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也看來此亦非本傳正意章句云

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而理具事至而應之謂常目在之○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文第先之謂常目在之○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文第先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所從得而明德之本原顧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可謂指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然雖是就一息之頃一非之微未放過他不是顧天之明命了此明命○蔡虛齋曰克明德是人集說顧諟天之明命一條又較明切然章句云常目在之此即字當緊著在字讀莫以常字訓之矣此旨人之未始不爲天也看來此亦非本傳正意章句云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正貼顧諟之義而所謂天之未始不爲人人之未始不爲天者其意又自不失是虛而且周密若一依或問則明命字其義乳臭此類畧舉一二端餘可意會章句是後來所改定

樂 拟入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則如此明命只是常目在之意頤菴陳氏曰常目無時便該動靜而言當類以提撕省察四字發明顧字此繩繩靜未與物接便要加省察之功即中庸之戒懼謹獨也動與物接便要加省察之功即中庸之戒懼謹獨也○或問謂天之明命即天命之性即中庸之謂也又發明之曰凡謂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非把言動作視聽皆天命之性當作言動作視聽皆有當然之則這便是天蓋語言動作視聽皆有當然之則在這裏則所行動不敢欺天愛天見這當然之則在這裏則所行動不敢欺天愛天戒懼謹獨之功自不容已朱子集註偶有疑義未嘗則於或問發之詳且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文勘 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辨 太全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仮不能明而又自陷于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

同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蔡虛齋曰帝典所謂光四表格上下連帶上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說盡有體用之分為而註云言其所及之遠也又云放勳之所極也可見是說出來也然則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出外便是新民功效矣

異 災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亮之至于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峻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發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于此○呂晚村曰峻字本不甚重然帝堯分量自與湯文不同克明為布王兩同要的確是克之明須從峻字見得來新太過改自字差了○以極書明德地頭論則曰止於至善曰克明峻德分量而言則曰克明峻德原非有二故朱子謂是則所謂止于至善也

續 按下緊承皆自明句則克明峻德仍指己身之德而言矣季子錯引書言以況四表格上下當之可謂誤矣當從彙引為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文勘 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蓋其言之亦曰漸漸通言明德而已夫甲則明天之命蚩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大也帝典則專言峻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器有所矣

同 蔡虛齋曰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擇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

異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歸以一言其文理血脈之精密如此

辨 按玉溪以自明為為仁由己之意是重自字說責重當自明其德不可推諉盧齋駁之謂著此一句以別新民觀章句已德二字可見蓋以已德對下民德而言也存疑亦謂自字輕呂晚村則謂重自字不重皆字以自字人人所有不獨三聖足亦重勉人自家用力之意看來不重皆字亦不重自字只重明字皆字不過承上三書若重自字則通合絕人用功之意矣不消說了自明下加已德二字以對下新民盧齋之說脗合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同 大全許東陽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于大成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去明之功矣

新安 陳櫟 定宇 纂疏

按許謙論三書師次原本或問謂自字有力承與王溪藏同蓋重自字似覺醒目若刪之引三書語意明分就三聖而結言之詳是能明已德以為新民之本若貴戚人自盡却是餘意凡看書最怕以餘意掩正意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

辭也古之聖賢戰兢業業即事即面不敢慢忽惟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于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洗之木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摩垢污之也一日有養省察之功而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鑑鑑湯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求之之功不敢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而已潔矣之功所以潔之之功不敢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隙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無時而不沐浴使其鑑鑑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若成湯所以反之而至于聖者正謂有得于此爾其德者自日不過躬色不殖貨利又曰改過不吝制事以義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

吝皆又曰改人不求備治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于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深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于伊尹而有然曷嘗放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于復政太甲之外復以終始慥一時乃日新焉于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學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謂謝而有以繼其烈耐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帥自文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選面於其几席觀豆刀削戶牖莫不銘焉蓋陶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于戴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本而言之者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驗也

詳說苟日蓋一物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故下面重句工夫方能接續苟字上面著工夫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又日新只是爲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蓋與日日新不同日日新是去外面討來非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心湯之盤銘日新是明德裏面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本于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說固是一時方日新這個道理不可懈怠收束洗浴之義蓋為早間澡濯才了晚下垢污又生所以常要日日新○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又日新

大全饒雙峯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爲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擇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

雲峯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陸稼書曰凡人苟於舊染之污則天之明命聽矣是必於一日之間猶省振拔力驅其人欲力愛其氣質使天理之卦銅于平日者都洗剔出來一切聲色貨利意必固我種種不染是最難做的如此苟日新之義也這一關是最難做的如悠悠忽忽因循苟且任其人欲之汨沒了便非苟日新矣又恐怕上去不繼則天理雖明而後動皆合而復滯到底終氣稟人欲仍然一若染之爲故愛日新既能日日新矣又恐怕上去不繼則天理雖明而後動皆合而復暫時合者不能不暫離氣稟之已蔽者不能必其不偶明舊染之污猶恐偶發人欲之已祛者不能必其不再蔽所以要又日新合此三句總是一個願養天之明命○

呂晚村曰苟字最重此是自新之功貴機關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意兩句又各不同○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日日從上日新生來又日從日日生來原只了得日日新兩字却三句各有精義○別處又字是打疊字眼此却是連串字服別處又字是從新字服此却是仍舊字服究之又字自是打疊新只新字到底連串仍講耳

按詰於第一句用誠能二字下二句用則當二字貫去又日新不用另折面只不可畧有間隔句總承日日又日日二句或問之說亦如此語類又發明之曰要理會苟字下面兩句工夫乃能接續做去又曰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隔也乃訓雲峯謂苟字是志意誠確又字是工夫接續下其終以又字與苟字對看如此說意思而以日日兩句是接續意思而以日日又日兩句是新字意思則苟字是誠確之意又日新又日新是接續之意

康誥曰作新民

大全饒雙峯曰分言則日日是個工夫不斷又日是個工夫不斷處或問日日洗浴又無日而不洗浴正是此意但謂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慎恐懼無時不格致誠正修工夫學者却不可分曉分曉上面工夫便學不格致誠正修前于朱子之說未安苟字上面著工夫新字上面著工夫便學其意子到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便是決定要如此做是格物致知以後誠正工夫已做了故下面只是接新去無間斷也若

故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或問 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日康叔也以商之餘民難制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于善也今其書而遵乎新也然此豈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有然使人蹈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倡有以自明其明德則當其振奮策勵下之人觀感興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集註 新民者此所謂作是鼓舞振奮覺其在我民民自易新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感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猶興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

近禮堂

○陸稼書曰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本文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之新字不同蓋民心雖蔽于氣禀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見此是自新之機固民所自有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啟導養而隨成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即程文新民新字

或問 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蕃并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故勞來匡直作之之功○蔡虛齋曰或問云武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之污俗而失其心也故此篇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而與言何以新民小註反矣又覺下文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之句亦相似不同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定當以章句為正中庸序明謂一二同志記其所聞辨取舍之意則為或問而今之學者于章句或問不問是卑陋矣

或問 或問新字實帶上作字為義又首章此新字與

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原以新命處有關睢麟趾之精意可見命之決度欽中和而參天地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爲至善也若以滿新命便是教人測度天命了定命字是統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字不同

問　補本文不僅但新命而但其命維新其字中便包有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十字在內非僅從上二節推原而來曰始受天命正見不如此則人命難受故隆稱書謂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發揮最切○新民之極與大命也新可見不至新人命便不算新民之極矣抑通極字故三節只作兩項說

新拠係若士謂新命與受命不同受命之軌間不容髮新命分斷也其實如天命攸新則未有爲天子之事而已有受天命之理矣故仇滄柱謂觀其克明厥德而推之寡妻兄弟以及家邦宮庭之內若此者雖朝廷之間若此清清明明豈郊關之內若此邁行遜讓者駁駁不容白過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面非謂有管

至其德化所被當時就集日觀日新服其化面歸之

端議辨之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新拠　所謂吾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請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謂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者未其止於是而已矣

補　大全朱子曰明明德使要如湯之日苟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則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問　林次崖曰盤銘之自新新民之本也康誥之作新民之事也文王之作興命維新自新新民之極也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

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大命然後新民之事盡性而至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者是於自新新民之非尚未能盡大學之大成尚有欠缺處也○陸隴其曰盤銘言自新必至此而後爲自新之極康誥言新民必至此而後爲新民之極是以君子自新新民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也必欲其盡其理精粗後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不狥於近利即如是方完得新民二字之義非因節旨簡可以叫得新民也愛至善言極者極是極今之謂然有二義自以至當爲極至者至極本無之謂是也有以窮盡爲極至者至極本無之謂是也本取至當之義此章說到新命那邊第書之義然詳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到窮盡處事只是事事個個當而已二義貫一義也本言止言用且換二義互相發止則非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其說可味止與用二義一時但有或偏能止然後能用名非兩際乘日極至之極天理之極標

極吾之知識欲其極處無不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補傳以求至乎其極註訓多極字皆是此極字總以解至善至字最切

義　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須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乃備

辨　拘次崖發或問之說其遺自新必至於新民然後新民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命然後新民之事盡似一層尤爲完密○或問明云用其極者求其止字正字是而已止丁是之上又加一求字可見所謂極者其止字正是之先是求止之工夫盧氏止則非紛擾擾用則具矣之說未免已成剖義景氏能止然後能用更自剖說下自新欲用其極則必有齊治平之事所以天下無所不三字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問　人全許東陽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

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無非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胡雲峯曰明德新民故此章釋明德而不釋新民上章之首目目新字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義理接續無脈貫通此亦可見○呂晚村曰自周以後生民未睹一新盛漢唐盛時亦幾州措然非至善之新羅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於天下皆以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由此出凡所以逐民生與民行者一切為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補葺其君者蘇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後說用極其所以為治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簡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豈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乎

新民只言新民當用其極足矣而必言自新新民能用其極者見自新不用其極新民無所用其極斷無意也看後傳齊治平章與不脫修身總是意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于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圓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蓋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于其地猶事亦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一禽鳥且爾況人乎有所當止天命吾人當如是物之有止者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于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詞寫此之意○黃際飛曰章句當止之處即自文惟民所止所字此節重所字是本然之義理止至善是當然之工夫惟其有本然之義理所以當有當然之工夫此節止字不可不知引文王演緝熙乃見此當止之所引詩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見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況詩言物乎

纂大全新安陳氏曰引詩邦畿千里天下之中一內字統盡王畿天下之中故為民所當止至善為事物之中故為事物所當止曰各有所當止之處自是當止之處也至善自是當止之理字便說處處有箇當止是矣然須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而止之便看熟了鳥有鳥所當止之處人有人所當止之處原自活潑非不可謂人之知事如鳥之知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縣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或問引緡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大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緡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黎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淡矣

圓大全雲峯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善從得告釋之處皆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以下文亦以知其所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由言之

纂黃氏洵饒曰於止字十里一節此是說處處乃天理本然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處

處乃人事之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

【朱註】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只重知字蒙引謂此知止內包有行字必須兼得止說不得傳者遞解外人之每下引文王方是得止樣子○郝敬僭先割箇至善與人看引黃鳥示人當知至善而止之不自明白而黃氏反以天理本然人事當然對說不消其為多事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淵遠之意於數美辭緝緝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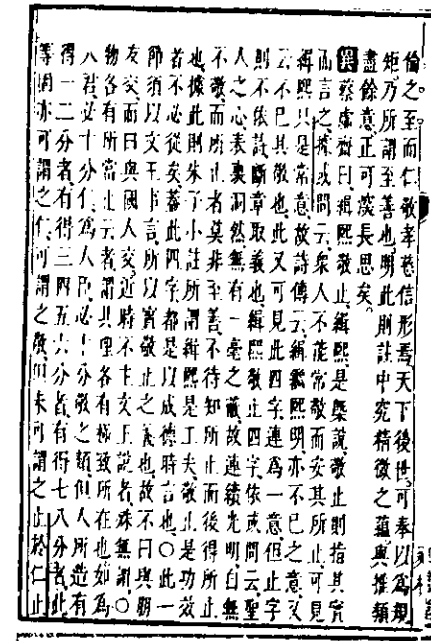
【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繹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應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于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于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于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于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于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純全無有一毫之蔽故通書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于此誠有以見其發于本心之不容已者而聖照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隙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所以為文王之心矣○程子之言蓋引詩之意而推廣之以盡其餘蘊耳非謂詩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為語勢而下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語勢而終本末覺一言之所能盡或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于姑息敬或陷于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于人倫之大用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

【新安陳氏】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敬發處○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箇界止恰好處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面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者則知是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半恰好底○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二蓋不止此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

【雲峯胡氏】大全西山眞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于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足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天地則止于有別長幼則止于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峯胡氏曰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不盡于此故又當于五者之外其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于此故又當于五者之中究其推類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于此以下乃求

子指商傳友言外之意○陸稼書曰五者皆有一定之理有不定之理一定之理固不易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要看註中精微之蘊推類盡餘意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方所謂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正可歲長思矣○

【集說】蔡虛齋曰緝熙敬止緝熙是繼續敬止則指其實而言之緝熙問云衆人不能常敬而安所止可見緝熙只是常意故詩傳云緝緝熙明亦不已之意又云不已其徵也此又可見此四字連爲一意但止字則不依註釋章取義也緝熙敬止四字依舊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藏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時言也○此一節須以文王事言所以爲敬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而曰與國人交近時不主文王說者殊無謂○物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但人所造有得一二分者有得三四五六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未可謂之能仁敬而未可謂之敬仁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爲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此本非爲君臣之至善者設也覺得於義未精耳若曰各盡君之至善君臣之所當止即無實此節章句所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廣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自以知其所止而無缺矣○陸稼書曰敬亦可謂止然分言之到敬自敬止二字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只心官上理而敬面無止則無私而未必盡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私必合二字方是至善道二字已說盡至善工夫教孝慈信乃是就二字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理五箇止於止了與敬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仇滄柱曰首二節引詩一是比喻人心之各有所止一是興起人心之各當知所止此如詩之有比興三節引詩舉聖人之各得所止以爲法至善之則方是正言其意有詳緝熙敬止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是敬字屬下而不連上矣有



緝緝是不容已之誠熙是不容掩之明者是緝熙敬又分作三項而不相貫矣提敬字作主而串合緝熙方得註中無不敬之義且緝熙敬在心止在事看目須清

【擬】穆穆解作深遠之意亦不單作敬德之容貌意字不可泥看

【說詮】已大集書出一偽又王誥類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或問又謂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藏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創全作自然安止說故虛齋謂緝熙能無不敬看來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之藏便自斷絕昏昧了如何能無不敬纔作不敬如何能安所止然聖人若道我自能安止這便是不敬道不敬安所止豈便得止跡絕昏昧了故緝熙光明又自是聖人敬上做工夫所謂克念作聖也虛齋自未看透非朱子有異說也○仇滄柱謂此章首節是此二節是興三節是賦黃榦云然其實貼此無賦有此意思現此是借彼物此此物大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則民當止那箇亦在物所當止之內非此也與是因物起興二節自衛鳥之知止以興人不當知止非興也三節引人欲得止必如文王意自明白總是一步漸一步見有緝熙之功自能無不敬面安所止敬字每當下不容工然非聖人不容已之誠安不能離非聖人不容已之明必不能熙敬其既將且熙故無不敬而安所止又何容亦作三項來且緝熙指工夫亦不單在心理敬字兼貫是敬內徹外○仁敬孝慈信之理自是無過不及自是至善若大小淺深乃是仁敬孝慈信之分量太盡耳非仁敬孝慈信之外可者至善也諸說多以工夫之欠處當道理之齊處當知止乃至而不遷之義非無過不及之義乎○註於無不敬安所止之中著一所字敬如何便可謂之止但敬自貫徹於所止之中謂敬自敬止自止亦不得敬字既下無不二字斷已該盡動靜內外始終引直內方外語已自不合又分無私當理尤支離時解多於小巧處穿鑿孫書師於理解中穿鑿其爲穿鑿一也

穆按下五句通從文王敬止指出五者大旨與人有即正以爲人言便外不得這仁爲人臣便外不得這敬爲人父人子與交便外不得這孝慈信所以爲至善所以惟聖人能止於至善正重在五倫道理如此不重詩文上那箇境地但以文王能體其時勢境地而皆止於至善所以爲聖人德人將勢與地不相支王時則又當斷將以處中方署之止至善也晚村謂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變化無定其就極善之標準書諸倫中境界人各不同變化無定其就極善之標準書諸諸敬止二字兼體用看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大全衰氏以上一止字爲萬事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爲一事各具之止不可從若與西山謂敬止之敬指全體言止於敬之敬之一事也則不如音書其細於陽溝義未載爲特表之○完其指止五者說故曰裏面緊完其綱推類是指五者之新成曰莫外面推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僴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集圖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猶矣然其所以本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大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其身者已審而益求其密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言其容貌威儀之由也恂慄者戒謹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脗而無背蓋自丁內證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有不能已者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以道學問自修之別名也予是而已矣○切切磋琢磨向以學問自修之別名也曰骨角鰓理可謂切矣之功易所謂終條理之事也玉石潤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始條理之

章旨 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此詩人美武公本自脩始借其可以形容學問自修之義耳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所以一言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切磋琢磨只恰似孔子教人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自磨舊習愛其精微切磋以喻學是只管磨礱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人舉前道理會得些便自以爲是更不著力向上去造如何會到至善田地○問解思爲蔽密處只是就心上理會相疎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私意悕惚地纔密○問武公之貌能嚴毅而不猛亦未到至善處恐今觀公則誠敬存于中矣未至于歸公喧公威儀光輝著見于外亦未爲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若不如此則雖善亦未得爲至善也○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功指聖人言之曰民久而不能忘固人言語稱揚有條理如此○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功指聖人言之曰後面說得來大抵聖人不能然聖人也不是何也曰後面說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學人却憂者何故雖其憂之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如得此而已故曰惟聖○既學而知不足固念作聖○既學而知不足固念作聖後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而復磨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而復磨猶治一器模在這裏但亦可矣又恐之使下工潛深造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知不足固念作聖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于至善既格物以

求知所當知父又曰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爲止心誠意實是自脩瑟兮僴兮赫兮喧兮道盛德而盡皆發見于外便是學脩之驗也○問切磋琢磨是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貫脩飾而盛脩飾

圓 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圓爲至善于體此即而有所得則爲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能脩其仁作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于躋煩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東陽許氏曰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謂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而又致其精微切磋以喻學是就知上說也瑟兮僴兮是就行上說也至于赫兮喧兮謂威儀是德見于外者著○雙峯饒氏曰有斐是就成德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事皆之謂講之言之轉音也自脩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河鏡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給條理之事知也皆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也皆察克治誠意正心脩身也治言正心脩身○西山眞氏曰威者正氣凜然自有先後天理流行而不可犯之謂威儀是德見于外者著○雙峯饒氏曰有斐是就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事皆之謂講之言之轉音也自脩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黃氏河鏡曰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給條理之事知也皆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討論言格物致知也皆察克治誠意

分貼。○或問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恂慄威儀維則之之驗看來亦不必把作敬驗看只是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蓋但只善之驗君子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蓋但只善之驗見諸者以意逆志可對永之之方言斯爲得之之驗見諸者以意逆志可也○呂曉村曰樵士云釋詩一段節貼衛武公而不及以上節寫人君左右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爲親而知之也按此論極透章內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如敬止字詩文本屬語辭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生硬定解恐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不依據詩旨貼周衰賢者予依據詩旨貼周衰賢者予意今以爲釋詩之意今以爲釋詩豈不反客作主乎大學原以釋詩二字大學之道等語句上指出道字來說詩句上指出道字來說詩句是就詩句是就詩句上發出道理來說詩句上發出道理來說詩句是就詩句上指出道字來說詩句上指出道字來說

說到極致盡頭處此所謂泳歸淫泆其味深長學者
奈何死于句下也
引詩合于經之言也至善無弗之而
引詩之非惟詩之止于至善也但以全章
釋詩而後見明德之止于至善也
大意論則傳者有意釋經豈有意論詩若以本節論
即數者字也字正說武公身上指出所以得之之由
與德容表裏之盛與人有赤心必盡忠藏為妙也
瑟兮僴兮赫兮喧兮
瑟嚴密貌僴寬大貌赫顯明貌喧威儀容止可觀也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斐文貌切如磋如琢如磨治骨角之工夫也
瑟兮僴兮者恂慄也威儀棣棣也
恂慄戒懼貌棣棣富有文也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諠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道學自修皆止于至善之工夫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念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引烈文之篇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天下後世皆然此所以沒世而人思慕之念久而不忘也

其賢者開而如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歸市聲舟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念久而不忘也此上文之引證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德之效正以見本末相須體用相足即前章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亦以起下節本末之旨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念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引烈文之篇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天下後世皆然此所以沒世而人思慕之念久而不忘也

其賢者開而如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歸市聲舟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念久而不忘也此上文之引證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

分上不志爲感德後不志爲感恩而明新不究根源自矜明晰何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峯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其畧此章所釋目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雖仁敬孝慈等工夫固學與自修○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峯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雙湖按饒氏謂此章詳備是矣即謂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非也以歸宿處言當重止至善以本領處言當重止至善

重明明德朱子言之備矣其釋此章所以詳于明德新民而章者以後釋八條目即無非釋明德新民而不必于綱領一章細說也若八條目中雖各有一傳止也皆知雖于標出故于此章說透知止得止節目工夫無復餘旨傳中再爲贅及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雙湖聽訟無訟于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理之

變盡仁熟所以自明皆極天下之至善處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無訟其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于分爭辭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雙湖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夫子因是以脩身爲本只是公明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盡爲直以直爲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聽訟所以人不敢如此則是聖人善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誠意相反聖人正是要聽訟我也無異于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猶人遠矣務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鎖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意誠心正自然有以感動人處耳○使他無訟在我之事當聽訟曰有以感動人處耳○使他無訟在我之事

本也意他布此所以聽訟爲末○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使是箴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敬之志

雙湖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考舉經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民之相爲本末矣問無情者情與爲對情實也僞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玉溪盧氏曰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爲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而德明德新民之本末先後即此止知止能得一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也經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爲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也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也我之德氣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虞芮質明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無訟○蔡章

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雙峯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訓詁爲異且爲歧舛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意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幽蓍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蓋子所謂勉強學問則歸見博而約

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余何程子曰誠敬則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施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盡其行事之道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推其端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至而至乎樂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乎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皆不信而其聞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言傷于虎者也大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自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甚條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

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以
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靜坐或講明
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
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窮盡事物之理也曰物格
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繇顏子亦未
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
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理皆得多自當繇然有簡覺處又曰窮理者
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
積累多後自當塊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
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舉一而
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
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如
于踐萬恒皆可以通融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
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
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
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
而已矣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
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孝之道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奠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
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奠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
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固見物
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雖明徹即曉
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請其大矣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
求之精性問切乎身然一草一木之四端可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
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
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愛之類若大軍之遊騎出入遠近汎
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愚其如大軍之帥何曰不
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窮若窮之于身其得之先切
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
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在減意見遂則知而
在乎人之明睿耳又曰人道莫先於窮理學則在致知又曰致
知如在乎所養養如吳澄曰窮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
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
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
亦皆有據至以他書止格一
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財
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行在乎
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
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遜之罪爲無
證之言以自記于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
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
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
有是物必各有當然之則而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
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非人之所能爲也
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如心之爲物實主于身
其靈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體段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
也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
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
之理不異于己也蓋于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也蓋于物則物
能外也蓋于小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
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到于那箇天地之
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
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
偏正之一原佛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
物之一源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
人之心而愚不肖之人之心而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故以一
故以其理之所有不能窮也學而未窮故其知有不
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于義理而無
雜矣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
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
之是以始教之小學而使之格物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
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

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驟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論于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乃爲物格如至以後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舉具于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咫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斗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亂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格物之說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一而足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篤行之謂豈其習而不察程子固已非之而後定爲今說得於子夢而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而遽歸已如察天行以爲物物致察而死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彼此一理之物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是但歸心於內而不察天下之理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察其已定之名數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即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故而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之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如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發明者盡盡之指但其語意頗急趕和徐盡通之功耳嗚呼又見其從容涵泳積久貫通無以見其從容涵泳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于誤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得七十子喪而大義已

人而遽貧遽朽之說猶不能無待於子夢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而遽歸已如察天行以爲物物致察而死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彼此一理之物也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是但歸心於內而不察天下之理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察其已定之名數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即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故而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如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發明者盡盡之指但其語意頗急趕和徐盡通之功耳嗚呼又見其從容涵泳積久貫通無以見其從容涵泳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于誤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得七十子喪而大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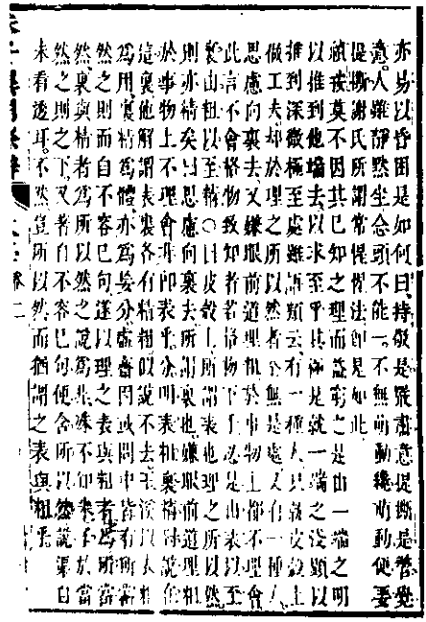
非矣尚何望其洗有所分而有助于後學黃問羅整菴困知記曰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次第當存養此事反復推尋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豁然貫通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洋洋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緒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羅整菴以其自己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異以此以反求多爲務而不求其本末是非之權操彼以徇外詭知愈博而心愈昧不啻其資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論語劉炫述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明德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辨靈底是心言知如何父母則有那孝出來何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說得最精窗叉曰性即理也此語最切至要曰表便是外而理會得底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點得點肉處今人處毫多是自說道仁德地也不妨這箇便不是這便只是理會不會到那點底處若是知得那點底時自是央然不自有悟地了○問何其已知之理推而致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固定省之義以至于色難養志因事君之忠以至于陳善閉邪之類否曰此只說得外面底有是表裏皆如此若是做得大者未盡小者未盡亦不可須是無分寸欠闕方做得小者面大者未盡尤不可須是無分寸欠闕方是且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極心只是他弄這物事其他有合理會者乘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朋之會乘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知者氣是至健苟簡容易得乎卻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無所不能故曰簡能造化之理至于可久則賢人之德到久者自然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

大者當有而無疑易簡有義多事在裏容易苟簡之云云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于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又蹤跡前道理粗了于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蔽於莊老之病其流必入于異端問精粗曰如曾仲之仁亦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愛或違之仁如天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元無窮窮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元無窮窮之心則義不可勝用害人與窮窮固為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大一念不當則為不仁不義處只就知上說如何曰既知則自然行得不待勉強却是知字重○人各有箇知識須是推致而極其至不然半上落下終不濟事須是真知到為私意所奪不得若牛者牛馬者馬方善不然知之亦至行之終是他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知不盡也曰只為知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為知得五分見識只管到那地位豈諸事皆然精是個人便不肯做盡與知窮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問陸先生不取伊川格物之說若以為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但求之心即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但胸中無事討論後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轉便信步行實實地去都不管他義剛曰平時明知此事不是臨時却做錯了隨即又改此畢竟是精神短後照燭不逮曰只聽他牽去須是知道那裏不是方可去我不要隨他去義剛曰事卒然在面前卒然臨時不下豈須是精神強始得曰所以格物便是要開豁將理會方能如此不然如水火來若是平時有人說水火不是熱何曾有人辯去辯水火不是熱自是不去辯何曾有人辯去辯水火不是熱得分明臨時卒然到面前教解決理會不得曉也須是平時與盡心理會十分透徹不下則亦無奈何然事變可道曉不得後但聽他如今有十分道曉不得是不好人也有做得是底如有五件事看他裏得頭件不是那件不是做得是底又有曲折處面今人讀書今一例說好底病不是但取理人皆而以為後世底書不是信也不是如聖人之言自是純粹但後世人也自覺得是底如漢仲舒之徒說得是底是他是然也有不是處方可見須是如此去窮方見得格物處是格物底已自底底又何用格如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也是說那裏理會底○問晉庾子嵩嘗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幾時脫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下多少工夫問九此箇事不可窮遠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去○問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漸漸有箇覺處曰此一段尤其要切學者所當深究大抵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則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然有序而不迫勉強而平者也○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側隱羞惡辭遜是非與夫耳目手足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枯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可以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

皆當理會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曰公且說天是如何高蓋天只是氣非高只今天下亦是天人在地上更只見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濁滓在中間世間無一個物事恁底大故旋得恁地是氣之厚而溪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陰也神為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伸者謂之神二氣之良能也南以神寫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伸者謂之神二氣之良能也這便是那氣之屈底伸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一理便到而貫之曰然○明道一段說得自當豁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須窮盡天下之理務窮者又謂天下之理窮盡了方能盡我者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

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盡會也大槩是如此向年某在某處有訟田者數十本中間一段作鴈自崇寧政和間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見今不知所在某只索四畔象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者考窮理亦只是如此○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今歸窮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捜合得只是一箇理會得已極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多萬一有捱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得子細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此語最親切○問程子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一事便到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必盡窮之所謂一二雖未窮得中央類未窮得入九則其一二合而觀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說格物之說曰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為一謂得一端便不知其餘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答顏淵問為邦一段自是說盡顏子之問孔子之答顏子未嘗更問其餘若又須去盡得始得○問格物窮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集來底事事要窮教盡窮得一事上窮盡了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而推之無不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大學卷之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如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面爲人也

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或問　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損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若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乘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日有暗昧而不能真知可好可惡之極者夫苟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投之於中是以不覺於自欺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生發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此

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章人欲此益有發之旨爲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此而用力焉則庶乎其可好可惡之實無不盡而自欺之萌面其心術之正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獨之功以必禁止其自欺之萌而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善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之也如好色之真欲惡而中無不惡之也如惡惡臭之實欲快乎己之日所謂非爲人而好之也惡而惡之也如此矣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自慊而足乎己之意矣然此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損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若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乘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日有暗昧而不能真知可好可惡之極者夫苟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投之於中是以不覺於自欺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生發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此

是如何。只爲他有箇爲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著。故做好事底心是虛假那惡底實。做一件好事底心便減得一分。做惡事底心便添得一分。只是箇夾雜。便非實心。大抵善惡不可並立。善多則惡少。惡多則善少。此是箇大關鍵。學者於此不可不察。問物格知至下面許多一齊歸了。若如此則不消說下面許多。曰不然。下面許多各有工夫。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是不能不食不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自是不可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自家知得善惡未說到與人說時。力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惡爲心中却發出些設欺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不是自欺。如何到誠意又說箇自欺也。曰格物至下文。大抵物格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身者禁止之辭。曰物既

是知之至知之未當復有儀是意之實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便更不萌作只是那微有差失便是知之不至○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善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即隔住不欺欺者自欺即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誠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蔽而後意可得而誠也○張能甫問是猶未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問舜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處體胖是容自慊之意有自然後良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倚字關合說致知誠意二分為善實有一分不好底意思以雜之如為好人是好善意有些要與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惡意都成虛了如好好色惡惡臭只一箇好惡上面只一箇好了○前五段皆陽下面五段皆陰生陽便立不住了○前

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是自慊○問或言如至後然要若凡做工夫窮意致知是若力做工夫處到知至則歸不用大段著工夫然亦無大段著工夫處曰雖不用大段著工夫處被須著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無忌憚不及處被須著防閑之其間雖無大段自欺不誠處然亦有照管不若所在自慊也是弱舉起一句致戒又是一段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是便胡亂且欺瞞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惡是自欺之甚者因說自欺此又惡便是自欺之甚者也不為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又有些便知得不當為而為之也不為底意思此便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知得不當為而為之也不為底意思此便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知得不當為而為之也不為底意思此便是不為然心中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誠意章皆在兩個自字上用功○幾者動之微是吉凶未形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不得是做動未動之間便怎生奈何得○如指此處工夫極細未便是大故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雖連下文小人閒居一節看了所以差也○新安陳氏曰前章六如字如字皆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雲峯胡氏曰毋自欺二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此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悟地始快足吾意而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斷然真實悟地始快足吾意而自欺者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己獨知之處便是自欺然自慊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己獨知之處便是自慊之發也○徐幹陳氏曰慎獨之說那箇處有箇獨那箇處便不獨但謹獨是兩箇地頭獨知之處便是意

發一念去惡而去惡之念或不真一念爲善而爲善之念或不真一念爲善之念雖著然真不勇此關發處微不真不勇下箇便成有箇不見者從此審徹教真勇教勇無不實矣○獨只是意初發處人所不見處都是如好好色惡惡惡必得決去方是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能瞞必指人所不見故必愼其獨看註中下一箇字則非謂心有獨體如有覺復到致知甲裏去也○陸稼書曰語類謂自欺一是指事一是指理一是指人一是指己一是指物一是指心一是指意一是指知一是指身一是指家一是指國一是指天下一是指古一是指今一是指聖一是指賢一是指善一是指惡一是指人一是指己一是指物一是指心一是指意一是指知一是指身一是指家一是指國一是指天下一是指古一是指今一是指聖一是指賢一是指善一是指惡

偶也自欺實也欺獨則自歸其實而不流於僞矣故章句以審其幾言之幾意即獨也即幾也幾善惡也誠意之功只愼獨二字足以盡之而無餘矣兩箇自字要體得明白蓋欺自欺也慊自慊也如自之爲己則知獨之爲獨矣○林次崖曰學自欺至此之謂自欺似是釋誠意之義故君子愼其獨則示人下手用功處也愼獨是誠意工夫舍愼獨無可爲者故上面既釋其義至末特標出以示人○呂飛鵬曰自欺乃不實用力之由自慊實用力處但反正一例而實兩層也知爲善去惡是知至必得便是自慊次去必得善去惡是誠意必得善去惡是正心必得善去惡是修身必得善去惡是齊家必得善去惡是治國必得善去惡是平天下必得善去惡是明明德於天下必得善去惡是止至善必得善去惡是知本必得善去惡是格物必得善去惡是物格必得善去惡是知至

之皆可見致知將已是知斷至善處斷無發一爲惡不爲善之念只要辨實不實耳所以朱子說但需致知分別善惡二字然後致其誠獨之功而力到去物欲已淨盡而意可得而誠也不人說在窩中排善惡開兩端以善惡之幾不離乎此知惡久已了然但爲善去惡之一念不能到決去必得之地即樂人對惡舉一念亦是指屋漏無人之地即指獨中境界而言人都謂知本體明瑩猶提則又何幾事又何必謹也○舉曾子之言而朱子謂今人要做勉強意思在裏面所以至於所謂後正夫但獨時便審其幾微之間不能無發一爲惡自謙也下一箇必慎其獨者欲其實用力於此小人閒居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閒居小人無所不至

是自欺若但以爲不實用力之此則後世說此慎獨當下學自欺之全功矣○雙峯謂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判於意之誠不誠可也謂下二章不言所以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則不可注於下二章兩用察字而於正心章更着察字存字何者無治病之方乎若果說下二條目竟都閒却矣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或問 君彼小人幽隱之間實不爲善而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欲揜其惡而著其善則其外託於善以欺人之情不可謂不切矣然其所以爲此者只自欺耳人之視己固如此其明也己之自欺固如此其昧也是以小人之欺常在於己所獨知之地而君子之謹常在於己所獨知之幾蓋欲其表裏精粗無不盡而此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實其好惡之誠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極必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如之已至而遽以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又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求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輯釋 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騁但把捉他不住是第二番罪過了○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內然氣象自然見於外然氣者真實無妄實得有惡有惡不實承上此便是惡底意思無實無妄善底意思無實無妄善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一分善便虛了二分惡○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那上虧欠不足便都閒却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都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如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未窮精粗是如何所以必着窮字如何爲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如何是人子止於孝當如何這便是窮見得到這般處方如決定是着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有次第用力於孝人須是歸去氣稟私欲使胸次虛當洞徹○雙峯饒氏曰閒居爲不善自欺也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謹字是兼善惡說○雲峯胡氏曰前章末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謹意爲善惡關

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明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小人顯然詐僞之甚者言之此一節言小人說得粗淺乃自小人顯然詐僞之甚者言之無上一節明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弊極必若至此層只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慎君子之獨蓋虛齋曰凡說慎獨而已然原彼所以不能慎其獨者其意蓋以其惡終不可掩而善可詐也故下文極言惡之終不可掩善之終不可詐以見其所以當慎獨也兩節相承之意蓋如此○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主惡言○勝按書曰此小人未不要看低了他處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慎獨而禁止其自欺之萌便到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而後厭然一是未嘗由他骨髓過都致工夫來欺他過不去乃反得爲善只消如此方且以能行其欺爲巧殊不知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后厭然詐善雖已

默為則電光石火隨發隨誠若無忌憚之小人則不消掩著人之視己如見其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見所謂司馬溫之心跡人皆知之。

慊。饜足心廣體胖。君子為善之驗。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呂晚村曰。閒居即獨也。為不善即不慎獨也。掩著即不誠也。

是獨。○如見非真見也。

卜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刻其真無欲不盡。即不必見見亦不盡。即或閒小人幽隱之間實不為善則閒居訓獨處正謂人不知而己獨知之地何當指身之所處而言若身之所處已為不善則已在外矣又如何掩著所為之醜外託善以為善而其中一毫偽假則其實已不為善矣字字確切無一念苟且無一事苟且無

其肺肝之必須主小人說本如上文意謂三句已將
君子慎獨底是閒居時又何必從新嫌疑小人乎以
嚴爲嫌戒意之所以嚴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
胖之潤眞視指之驗本是一事有前後中外之分
耳不可致此割裂也若謂嚴則心廣體胖不用然則
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爲仁有礙矣安朱子承上文
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聲不如義已自如與十
目手視指何異數語甚切言獨之可畏而君子之必
愼自若也小人視指而後檢身非謂小人自若在形外處此跋字在
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勿容人先後謂十目二句
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體也○黃除展一逕惡善惡
面引別明上文小人閒處作惡不中主不善即惡其可畏者善不可揜
則何可畏之有
新安陳氏曰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前
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至釋其嚴乎

之之意月信矣
○蔡虛齋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
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乎之意反疑矣要列說出
不可撿之意師上文所謂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
不必謂透徹表裏而後已獨知之地也從微處究此之義所以君子必致謹於獨知
之地使不至於形影之暴者之境如小人云云也○呂
氏曰上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掩正言善
惡之不可揜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此節貼君子
則謬益十千矣只是人必知之非是獨獨之君子
看下意中間景象也○緊要在一所字一事字看起
一念偶動即其所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
獨知之己知之謂人必知之耳不謂獨中乃有其
形象也○指視之嚴猶中庸莫見二句論道理如此
其嚴也指視而嚴也
雲峯胡氏曰此以明上文之意不過承上人之視己如
見其肺肝底意而言若與此便貼定小人說壞小
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遂不可畏乎又或因此而
疑獨中幽獨之中是閒居之獨而身所處當責實

後衆指衆視上說出嚴可畏之意又豈衆人指視
幾可畏而獨中尚可檢而不可畏乎朱子已明云人
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畏惡與十目十手視
指何異則於明言獨中隱微之地善惡之辨中不容
髮故曰獨也可畏也然不善豈不可檢善豈不可
爲了善便即於此善不善原非兩心是放肆了天下豈有放心底聖
賢○新安陳氏曰富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這常如二字
字便說底景象一般不知十目十手自是負飾見得如此蒙引駁之極是但云不必謂遠雖未形而
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又未矣其此獨知幾之辨處便與十目十手之視指無異便自
嚴而可畏處亦說於小人形外上說耳厥付謂十日十手只是人必知之非獨中有此景象分明
與朱子語類不可從。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
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
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集說 心廣體胖心本是個大底物事只是因愧作了便卑狹便養他隔窄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
能廣大指而言之曰如此然被面蔽一片物遮了便不見此
屋子如何得廣大
通 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則理之無欠故能廣矣
體有外者也則氣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欠則視聽拘迫而氣勢蹙路躓吾四體將不得其
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主漢臺陳氏曰前所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切之
又切矣朱子曰心廣體胖句非章意所重不過反覆形容

一節意誠最緊要者誠意功效則由乎天下都知之道也只得箇誠意豈止爭心關係我說病字與正字對字與修字似點合但上言爲病惟只是氣象上看不是工夫功驗極須實地做方可說到更先傷若不正何以能脩不修何以能脩心病雙峯饒氏曰心不正身不修之驗所以能心病若能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爲正心修身之要一山李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獨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峯胡氏曰孟子謂浩氣養而無害者意念不自欺而自反而不餒者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大全陳氏曰此節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者是也○雲峯胡氏曰大學誠意是實德小人閒居爲不善是實惡實德實惡皆是實理故傳者總結之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朱子異同條辨 六畏 卷三 二 近譜堂藏板

心修身之功則身只是誠意後之效蓋意未誠有物欲遷動使自己促不安何能寬平心既不廣大寬平體何能舒泰然德潤其意不正而身之所處無不中禮存度動容周旋皆中節本於誠其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之自欺則必誠中形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則亦未嘗無自慊之法原是一串說來申明上節是意故止心誠其意總結之蓋作傳者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語類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千日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閒居爲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到得格物處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源頭要從這裏做去又曰看下章須通上章看可見

圓大全雙峯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入章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釋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非一事意誠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下連致知誠者爲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爲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誠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誠意之要行若

只連正心說則其意從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綱要處傳者於此章最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爲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爲勸也○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後加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集黃榦曰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八字入條目皆然而此二章尤爲緊要關隘蓋於此發之指此條以小人十目二節通指小人之自欺富潤節單指君子之自慊愈以發明首節自欺自慊之意朱子本如此說白文之意亦本如此無可疑者曉村諸此諸三句已消君子不然也。

通按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便見誠意之功雖與致知之功並進但知有不至雖欲實用其力而不能使見序

之不可亂處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又見致知後正好着力做工夫不然則所明之至善亦終無與於己也此便見功之不可闕處觀此則經文之先字而后字俱明而節節著力亦無有空缺也○十目節既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之意而言曰是就小人說下耳其實幽獨之中善惡都不可揜豈小人之獨可異而君子之獨反不可畏乎只說獨說而小人之惡愈可見矣際飛說似因語類而疑章句也。

輯饒氏知行舉竟是二事之說發明單舉誠意之意其當至謂誠意不特爲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若以此爲要則知前說以心廣體胖爲正修之功者殊不然也蓋論其要則直貫至天下平而語其功則下面節節皆在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愛惡欲感而遂通以應乎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言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道通也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

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遂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

語類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是大底意是小底心要恁地做卻被意從後面牽將去且如心要好事又被一箇意道不須恁地做也得且如心要孝又有不孝底意思牽了所謂誠意者譬如氣時要喫飯飽喫時便休自是實要如此到飽後又被人請去也且胡亂與他喫些子便是不誠須是誠則自然表裏如一非是爲人面做來以自快乎已耳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這箇如至意誠是萬善之根有大底地步立得脚住若無這箇都靠不得心無好樂又有箇不無好樂底在後心無忿懥又有箇不無忿懥底在後却至後自然無○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無好了只是說好裏面又有許多節要緊最是誠

意。脩。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者打得這關過。已是能好了到正心又恰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淌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恰於清裏面存波浪動蕩處。意不誠是於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心不在。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爲所動。若隨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遷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有得其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以有所爲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爲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有所底事也。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着當強一般。心之正却如什一般。未有物時。拜無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光明中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才遇着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心處之便是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二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个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未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既爲物所係縛便是存這个物

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鑒空衡平。雖無事逆一看事物之來若大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個物事。日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親。便不須敬君。事都如此。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意譬已誠而此心猶有不誠是以有動則誠意譬猶自三分是小人正要做正夫且意未誠時譬猶小人之犯私罪也。意既誠而心猶動譬猶人雖公爲而有間矣。○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爲無實也。亦甚

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誠意誠下又不可不正其心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分毫之間雜乎其間小小分意若不誠則雖勉強為善其意實有慊於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涵養○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耳才有所私便非能比鏡在胸中且如忿懥恐懼有不當然者若定要他無而是至死方得伊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便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便有當怒之事亦不須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覺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若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揣摩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豈能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覺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

可先有此心耳譬如鏡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苟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物須之復日要之這源頭好自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其常云甚麼是學者一箇關過得此關方始是實又曰某常謂此一節甚異者如不下則方說惡不可作又有一箇心以為為之亦無緊要譬如草木從下面生出一個芽子這便喚不能純一這便是知不至之所為或問公私之辨曰公私只是一箇公私之辨如一事若係公家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懷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人心如一鏡先未有一個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方始照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分明若先有一個影象在裏則所照者不真矣此心本是虛明底物事來應物之下一段事過便當依前虛明底方得事未來先有一個好樂底意思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浪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問誠意正心

段只是存養否曰然○說心不得其正章曰心全體也欠了些不總領不全故不得其正章曰心包萬理而言又問意與情如何曰統言這事是情

圓大全 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未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或問大學不欠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眞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恐懼却是將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就事上恐懼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憂懼乃心之用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萎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淘瀉此心來應物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當懼而憂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總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隨感而通當忿懥而忿懥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

妙用無不行既應物之後復有寂然不動矣當有所忿懥恐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惡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靈故明也○貴氏洵儀曰心有所忿懥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或問言槇獨此章只是戒其工夫舉句敬以直之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何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怒之萌情勝見得深憂患之留○恐好憂樂也與忿懥憂患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為至民其事之已然○蔡虛齋曰看此章者要見五箇正字俱一般與前章各異中其節則不失其本然之正矣是為正心蓋那箇正則那箇在是所謂動亦靜者也○心以虛為體惟虛則靈而所應皆當故傳者於歷歷以作所二字警發後人蓋受病之源在此也○天下無有不正無用之心故曰合推與知得有心之名亦無有不正

其川而可謂之正心者故此章之註人或疑其多了用之所行四字而不知其自不多本無可疑也○修齊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慮皆以靜存言乎若專認爲靜存工夫於章句或問俱不合且或者專以正心爲靜存工夫則章句所解亦可偏認爲靜存矣朱子元有正心兼動靜之說○蓋心之爲體湛然虛明如鑑如衡好樂憂患四者皆心之所有而心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不留不繫之正矣其未發也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迹求其正不待言矣既發則是夫之不察而偏滯於忿懥矣心又安能得其正乎是夫之不察而偏滯於恐懼矣心又安能得其正乎有所好樂心有所憂患亦然蓋言之以見中心元不可有一物也○陸稼書曰這一節緊主心修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旨意緊若是就心之發念處說心如何能叫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能叫心之全體無虧欠不偏倚纔是正心章旨直指心之本體

敬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未子或問言之甚詳○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要存養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要存養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要存養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要存養敬是存養這

之用就有不滯正大光明是方所只爲天下之通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戒此所謂世人苦民聽之喧無不吾者也上文無得夫之吾字一段語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正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是應所謂心之不得其正者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爲小段而戒之益見前來但以正心只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也

[編輯]按此說既以四者皆心之用而有所固是欲動情勝用之大其正當未發其動處已不能卻然如鑑之空衡之平方應有所此處正夫却單管察之不得故下面心本者爲罪說是根子朱子謂但有得此心有定衆所謂悠悠忘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是也○四者之有無偏察是此心不能常存之故然到有之時便須察察謂欲也而不爲之動情也而不爲所勝用是也

[編輯]按有養

者常常操持省察是時提防朱子謂存養省察不是兩段分作兩功只一滾做去是也虛齋謂當時人看此書只見許中參字遂謂誠意以後工夫不大段着力只謂臨事時一察便了此其失更遠矣不但卻下面註中說以前之此心常有一字字說下節上節說下節字字說上節在用上說存養分也觀或問於上節喜怒憂懼未感之先必補出全體本然之心遠不能常存所發四者已應之時有偏重之心無自節矣於四者方應時察之則發以直之於終面偏重之心無自隱矣發不能察欲使動情便勝難口用之夫其正處仰心之虛靜之本體已夫矣今人只緣事察字用字而忘其有所之根來爲善體主意也語類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此是言功效之相因相生非謂會正心工夫則無省察工夫其中有養於正心正是交須而真到後來必是意誠意亦有正耳可見工夫終此然其容閒雜書謂當誠意時似省察爲主然省察中有養中有省察之用而體上全無處着工夫也後以有養省察兼說是欠文以前念已過後事未來爲存養時節事之方存養是主靜動靜而有省察亦時時隨之也故虛齋謂心之不正全是用上累了意亦太着梁益兄或問云本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寂然不動無得失可議而不正之根半伏於不能下虛不靜無得失可議而不正之根半伏於此安得能歸咎於用況本文反說或問是正說惟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有鑑空衡平之體故下云及其流行不滯也可見體用相函原非判然兩物矣其虛靜之體而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則亦不能應

之無失而此心之明未不自在此章句存養之功而省察之功疑一動念間不能無偏重察字與雲峯之說質則一般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雙峯饒氏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役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於理如其不然則身有於此而心馳於彼而耳目之用無所管攝其不為卻而食看鳥圖雖聽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皆指此等者而言不除念而慮省之哉

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

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朱子曰心若不有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惺惺法此心自虛靈自是血上直下無纖毫委曲

雙峯饒氏曰心有所念慮而不得其正則心亦不在焉者外而視聽言動有不合於理者內而心亦不存也故章句曰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段章句曰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後段章句曰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兩段章句皆察此心之存否但加減意之不同耳

朱子曰心有存主則都安自然還醒而心正身脩矣然則心之有存主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潘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本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輯說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存養工夫在省察之前省察之後以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蓋省察只是存養中一段之後以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蓋省察只是存養中一段

先說壞了在字輯註別舉食味人之所以生不見不聞之所以死不見好事只心不正則其用皆失耳以此三者責乎心正人有謂心之不在由此三者引去既易涂出倒惡又說壞了觀聽食○陸稼書曰大全蛟峯方氏曰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一節說心不在焉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此亦不可呆看意同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常不實

雙峯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蔣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峯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下一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有主而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下上下只作一意有心問說聽食只是說知覺之心未子謂養知覺養理便在此則已不分精粗言之矣乃饒氏謂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養理之精者乎是以聲色臭味為粗此外別有義理之精當知視不見非必並色而不見之也只不見得色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見聽不聞非必並聲而不聞之也只不聞得聲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聞食不知味非必並味而不知之也只不知得味中之義理是如何便是不知故朱子謂人與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心有不存則無以發其身是為心之統攝手身而言若備身工夫如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之類尚不單舉心正故虛靈知覺字當不得備字看補編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其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有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有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上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下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劄解熊氏曰心之一字貫於人心道心便是善惡關頭道理書發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明於擇善也惟一意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主而誠於為善也危既克中則無不正矣湯之銘盤孔子之心不踰知顏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忿懥偏於憂懼也

愚不氏公遠曰大學經言正心是兼體用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副於此所以養其內也

按總註意誠則其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可見心之能存根於意誠本其所以無惡而實有善者非述時須得以潛其衰惡務去之而求必得始終存堅固之功以持守之與敬以直之亦不是兩事工夫故言曰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也○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為內而修身這不是單言察心之事而心之存否則知在不蔽於察之後也未子謂知至意誠心正數句連了又連文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

矣而又分上節為有心者之病下節為無心者之病分一病為兩病是亦不知心之體用相因而存省工夫非判然兩事也

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於此見意誠有實於心正而他日所謂未能誠意且用銳持者正是緊要之功未嘗不在誠意之先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一

人固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一

閉塞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憎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愛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故曰此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皆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蔽然都無覺察之等貴賤之別然後謂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矣乃繫之偏何義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矣乃繫之偏何義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其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自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本心而有如是之則當曰敖之爲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爲有人焉其親且舊系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哀也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親之泛然如衆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敖有敖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因德忘況此章之旨乃爲處其因有所重而蹈於一偏者發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察羅曰所當敖惰而敖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怨焉

卷施　問七章八章顏似一意如何曰意之殊心上理會之偏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爲之失○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事上說都是心微得出便正心是非常上理會若修身及齊家等事都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問正心修身今看此段大槩差錯處皆未能人欲上道理相似分別是官府上錯了路○問如何指有人而言曰倘身以殺犬槩此何指倘侍人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枝本之理則一節是關一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作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渴而飲豈可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纔才過些子便是偏如父之慈子之孝者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事而有所溺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處要人必於此心既正於此○人之愛惡有不公正者一向將去則子何不肖亦不知自有一向

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論本文是說個甚麼須全缺不曾識他相似看心論他字分明猶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纔如與人作相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見則可以知其姓字卿貴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何只恁地濫濫久後便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要便恁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又云切須記得識認明字○問大學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脩身乎○大學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亦佈節去照管不成都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脩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同　大全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爲惡脩

只是懶於爲脩有一等人上非可愛災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傲○玉溪盧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之不偏二不偏推明德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效之所好且知其美則一家效之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錢氏曰上章四者只是自家裏事此章六等人都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陸象山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脩身不但是脩飭容貌所當整肅於其家而已凡接人處事皆要脩飭這箇上脩還算不得難莫難於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爲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爲親愛畏敬哀矜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所偏焉一毫不得其正則一毫不得各趨其所施之錯兩不差方可謂之身脩而無如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學正心誠意操持得極嚴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一偏一偏從往與衆人一般雖有修身之功而同爲一偏之人從往與衆人

親愛之過則爲褒卿矣賤惡之過則爲於戲矣敖惰之過則爲姑息矣敖惰之過則爲傲慢矣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於心而不察則偏於好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便不知了賤惡而惡中有美便不知了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而後於心始無偏倚之蔽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一有其端而未然不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人皆知其前之頑即賤惡之一端而推之皆盡然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即一拔而未然不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川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言齊家乎蓋身之好

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昵則怨對且家人效之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則齊家之在修其身益必然之理無可疑矣○慶源輔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旨備矣輔氏謂章句七章頭初動助察字此兩箇察字是在念上察○呂晚村曰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而是無可奈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

實峰胡氏曰或疑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是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前之頑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新按之其所親愛畏敬哀矜等謂於其所當親愛畏敬哀矜之偏病在而能察識上章所言著於念慮等者不同時解著力所宇亦作有所之訓看下又說而辟惡

反多一層○語類多有說其偏爲內德非人所盲有者亦只是將放前點定自己身上說若通之其所當放者之人乃彼自可放情故朱子看則是說其所當放者之人乃彼自可放情故朱子謂是一種不要緊底半落下底人是也安得不令人簡於爲體懶於爲○好而知其美而知其惡而知其惡而知其美兩知字只當平看與疾知字有別蓋常俗知其惡而知其惡中之美尚不知者不過接物道理已無不知之到至善處又安有好惡之可言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故字亦承上言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連以上文之意不可另分爲家不齊上文故舒而知其惡於莫知耳來子所謂官衙差役路也故其前亦只是偏於一邊之意○雖至莫知其所向而矣之雖至莫知其苗之碩

竟至好惡相反故註下爲害二字而語類謂其偏私至於此也○莫知其子之惡應上知其苗之碩應上知其美只溺愛是好而貪得非惡耳然貪之極反生其惡亦有可通故時解儘有當理處但傳者偶引諺語亦未嘗屑屑分配不通就偏之爲害也說只得其大意自佳

融按偏只是自己偏了與家何干故都是說身不修家之不齊即在於此故註下所以二字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語錄　大學最要兩章相接處好看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且如心不得其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若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則心得其正矣然於親愛敖惰五者有所辟焉則身亦不可得而脩矣當謂脩身更多少事不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修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次忙使人總能格物即便到平天下也大人

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於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監人而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

集註　黃氏洵饒曰此獨反結者修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呂晚村曰此節身不修五字總承上兩節不可以齊其家亦總結兩節語非半句配首節半句配次節也此節獨用反結以驗其身究未說修身也此節獨用反結以驗其身究未說修身也見明德工夫盡處與更進緊切朱子看彼

辨按　本文曰不可以齊則知上文未正說齊家只承不在說不可以齊之也齊家正意却在下孝弟慈與心誠求之兼而亦如上章只說正心工夫心不在則無以修其身也此節獨用反結以驗其身究未說修身也見明明德工夫盡處與更進緊切朱子看彼新民分本末界限正在此故語氣緊切朱子看彼

此意於下章註身修則家可教矣仍拈定修身說且來不離本旨也所謂乎身不恕先慎乎德治國平天下節節都投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同大全熊勿軒曰心既正而鉗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融按須知節節有工夫却不是致知誠意做致知誠意工夫正心又做正心工夫修身又做修身工夫也內外夾持動靜交養正爲誠意正心修身都是一齊做去節節都要到至善處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仍拈定修身說且來不離本旨也所謂乎身不恕先慎乎德治國平天下節節都投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同大全熊勿軒曰心既正而鉗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融按須知節節有工夫却不是致知誠意做致知誠意工夫正心又做正心工夫修身又做修身工夫也內外夾持動靜交養正爲誠意正心修身都是一齊做去節節都要到至善處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集註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只是身修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爾

圖　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釋其身修之推本之論也齊家章句并釋其身行之實則爲治國之推本之論也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

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說家有文。對國有君。家有兄。船國有長。家有幼。銷國有衆。分職殊。則一也。○雲峰胡氏曰。脩章首指出教之一字。恰其所以爲教於國。章內皆舉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慮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

豐齋慮人者無之。按君子不出家而教成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

源下張接君子不出家句則明有修身二字在裏面非增出也○孝弟慈三句正推明所以能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呂說雖貼註中所以者也四字其旨實同但註只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於此者不外乎此而何嘗云只云君子之事君事長使衆於此可知孝弟慈是君子與國人共有底此處只舉其理而言見得在一家孝弟慈之理在國即爲事長使衆之理只一箇理因家國分條件耳不但本說到國人效法乎君子何嘗指君子教孝弟慈於家也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一句亦要緊所以二字緊承上文言見惟其是一理所以不出教成之理而言見惟其是一理所以不出教成之理而言見惟其是一理所以不出教成之理而

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斯安陳氏曰六
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二
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能
能不假於強爲兼在識倪之發處而從此推
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之心如
保者是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
所欲與玉溪盧氏曰引書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立
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
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
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能保赤子之說心誠求之○蔡虛齋曰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之
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
強爲若任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
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

近譬堂藏板

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節孝慈
成節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呂寧村曰上三句
只說道理不說有效次節只說端倪自然不說推行乃
明本於家之機就推行易說通理言也第二節說道理
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
看到下兩節說正論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即孟子作上
見入井意孟子以作見入井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
保赤指孝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指所謂始
然始達者也○陸稼書曰傳者於此治國必有效
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即
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于即是慈如保赤子
即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之不假強爲
故自心誠求之以下說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當在發念之初說
者不同且誠意之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註不
強爲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說其端而推廣之節
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充其所

發面逐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
學其端不待學慮則必待學慮處若似格
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來
強爲此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
強爲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爲此之保赤
子未有或失者也假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治國
者何難專力於孝弟慈以爲事君事長使衆之本哉
新　按來子於上節說云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
人看著自能如此不待推也末後推之之一節則又
說不待推及矣儒者之言自相矛盾蓋以明夫使衆
成於國而推之於國而後治國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得無相背否曰
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也可見正
心誠意之功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新安陳氏曰六
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幼章句乃總二
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能
能不假於強爲共在識倪之發處而從此推
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之心如
保者是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
所欲與玉溪盧氏曰引書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立
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
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
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后能保赤子之說心誠求之○蔡虛齋曰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之
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
強爲若任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
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

近譬堂藏板

人於不問乎。康誥如保赤子。原說保民本是使來之。
處傳者引而伸之見保赤誠求。原不假於強爲只察
其端而推廣之。而保民之道在是矣。若謂只觀感自
化。不待惟廣則仁讓君子惟坐享其成。亦不必
有化令。有來矣。而下文又說箴身之怨何也。朱子
於此節預下推字正提下。怨字以立誥人只道治國
章有感化無政事。先已差舛。又安能打通血脈乎。
前按誠求以保赤子。原不待學而能。所謂不假強爲
也。保赤既指慈言。則立教之本正指孝弟慈矣。見語
類朝云求赤子之所欲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
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在本節論慈是本保赤
之端以推廣之而盡使衆之道
玉溪以本弟明慈。端寫孝弟慈恐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三

近思堂藏板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一

或問 曰仁讓言實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商惟德罔小。爲邦惟慶罰惟不德罔大是嚴宗亦是意

或問 曰請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彼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邪貪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數教化中一段欲民之知信義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養若務去其貪云云說得也好難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有道理不要主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貿財又取他牙稅錢若者難飲者教今且官訴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

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舉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作亂舉身不修則家國俱不

齊不治也機者發動所由也僨仁讓之興其機由一家推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蔡氏曰一言僨事者教成於國之效貪戾者教成於國之理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所言者教也教成於國之效貪戾者述也教成於國之外更討箇教也。○陸稼書曰孝弟慈之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弟以讓屬弟以會反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宇故要玩一家仁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人性之所同有也仁讓而此彼其機括自與雖亦於胸中奠或擊觸則躍有是仁讓而不能免也凡民之生不能自達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操不動一發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國大全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旅按。○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爲善爲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國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三山陳氏曰爲惡之故提於爲善仁讓必積而成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作亂舉一人之一言以此見爲善難爲惡易不可忽如此。

旅按朱子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彼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邪貪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分明以仁讓總和孝弟慈責民興起禮讓如何得他應。而以貪戾言之諸家或將仁屬孝讓屬弟貪戾屬慈又或以仁屬孝慈讓屬弟亦穿鑿總之古人行

文原是不拘而道理又自一貫如上節單要慈而孝弟慈俱其中若下文則又單言仁矣如此處何妨渾言仁說不廣滲漏之病由以一家興仁一家興讓而已此謂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是所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而言也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者未之有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矣字應注於下節亦曰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也

近譬堂藏板

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遂此為治其國之方僅免而遂欲貴人以必從其自化亦非謂其事務之修長慢人之急而強人以必從也故先君子言有諸己不必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而有諸己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故曰恕字之旨以治人如愛己之心為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治己之謂也若然始治己之謂也若然始治己之謂也若然始

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意欲爲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二分未盡亦是不孝李侗
盖其以人治人之意與中庸以人治人之說照看有未合者
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非黜其妻其臣鄧禹曰如
不能力排大義以救其失而始爲緩頰以怨所之是
乃所謂三年而能九年而後可以有功偉爲善怨已量至則其失又甚遠而
問者光武乃謂偉爲善怨已量至則其失又甚遠而
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
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問人之怨咎與已所欲勿施於人是爲人之怨又
曰推己及物爲恕聖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
人之心也所謂聖人之恕矩之矩是也○問先王之
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
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何必求諸人無諸已何必
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等字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絜矩而
行以非人之惡○問有諸已而後可以求人之說無
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曰這道理是言人人皆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如堯舜
之道日推己及人而已爲法於人處○吳仁甫問有
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
步說猶言溫故而知新便要求爲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而知新便要求爲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
溫面可以爲人師也然如此則正爲因者言謂如此其
大凡治國禁人爲惡而欲人爲善使求諸人非諸人也○問所
說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問所
說如何曰是說接物上說如何應接物
予身不怨處怨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只是實心去
做是實心能怨若不忠便無本
領了更把甚麼大及物推這箇心去推是忠也只是推得忠
及物守約問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之真
常人之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

實理自盡便是實理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存
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者
人矣如使在我者一如其所謂孝弟慈不能如何能
字指國言不兼家人○呂晉叔問曰上言感應之機
在於藏身之節意自不同○恕雨○問藏乎身者自其有諸已
推已及人言之所藏也恕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所藏也恕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處言之
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所謂所藏於身不恕而
能中庸以人治人之說照看有未合者
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辯也若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非黜其妻其臣鄧禹曰如
不能力排大義以救其失而始爲緩頰以怨所之是
乃所謂三年而能九年而後可以有功偉爲善怨已量至則其失又甚遠而
問者光武乃謂偉爲善怨已量至則其失又甚遠而
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
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問人之怨咎與已所欲勿施於人是爲人之怨又
曰推己及物爲恕聖人則不待推而發用於外者皆
人之心也所謂聖人之恕矩之矩是也○問先王之
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
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何必求諸人無諸已何必
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毋攻
人之惡等字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絜矩而
行以非人之惡○問有諸已而後可以求人之說無
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曰這道理是言人人皆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
步說猶言溫故而知新便要求爲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而知新便要求爲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
溫面可以爲人師也然如此則正爲因者言謂如此其
大凡治國禁人爲惡而欲人爲善使求諸人非諸人也○問所
說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問所
說如何曰是說接物上說如何應接物
予身不怨處怨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只是實心去
做是實心能怨若不忠便無本
領了更把甚麼大及物推這箇心去推是忠也只是推得忠
及物守約問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之真
常人之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

有諸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孝弟慈不孝不弟不慈三者
人矣如使在我者一如其所謂孝弟慈不能如何能
字指國言不兼家人○呂晉叔問曰上言感應之機
在於藏身之節意自不同○恕雨○問藏乎身者自其有諸已
推已及人言之所藏也恕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所藏也恕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處言之
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所謂所藏於身不恕而

惡。如好好色，皆決然而求必得之；明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只是先不能存諸己，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及人，正人由忠以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而恕即忠之發於外者，所謂一以貫之也。○慕齋徐氏曰：忠恕一貫，忠是體，恕是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忠恕不出於己，而己之忠恕，乃所以為人之忠恕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或問】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有來歷。吳氏又謂此七字結前生後之義。亦因有下三節而強言之耳。本文語意何嘗要生下文。但結過又所謂有深長之意爾。

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玩之。則反復吟咏。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者之意可見。而詩之本末盡得一家人如此。意又引三詩。所以指示箇景象。夫一家仁一家讓。非一家人人如此。意故又引三詩。所以指示箇景象。夫一家仁一家讓。非一家人人如此之意乎。分明以詠歎意為淺。而別求深意。恐非詩之本旨。

【或問】既謂上文所論齊家治國之事。又具而意足。復二引詩。非能於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則只重一人身上。如此

能吾未見。修身。齊家者。不以事父。母爲先也。時文因三節無意發揮。遂穿鑿出許多般害道不淺。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大學衍義補 卷三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又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出戶而成教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知實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竟知實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竟無所感而興起矣然心者亦無所感而不能察彼此之人方且同然實踐同躋仁壽之域則下之有是心而反有不均之歎此君子家其所以興起之善而不得不推以及之之道則彼其所以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以倡爲而興起矣然心之所同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心也是以君子必絜其所以處之之道使彼此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此章之所以作也

問大學既格物致知了又卻逐件各有許多工夫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方能盡達其所往了又自各有許多行步若到一處而欲驟進一處亦不可未到一處而平下不進則不可○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件見有絜矩之道所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人心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勞行於上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惡地上行下效善心而興起之效善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惡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是惡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導其善心流甚奪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老老興孝長長興弟孤孤則不倍此三句是說到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這却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發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這是說所以有絜矩之道這是說到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發言君子爲是之故

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絜如之字不在前數箇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箇失底了九川得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爲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起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惡所好在己其利所惡和奉其君子之以矩氏曰矩所以爲方之具也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矩者以絜爲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爲矩○東陽許氏曰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度人以心爲矩一節是說本以失之爲一節自生則失之爲一節是說本以失之爲一節自生則有大道至篇終爲一節四節中分爲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以老老長長恤孤爲一節第二以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而易化然天下之人盡孝弟慈而民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

先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爲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二字○蔡虛齋曰本文上老老長長恤孤三節興孝興弟興仁指民而言下絜矩指人而言上三句是化下

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國處一篇當不得矩字此亦有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在兩截說但遂頗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人心所同有人欲有天理以處之而不得其易也故說絜矩而必曰絜矩之道如好貨好色人所同也然須是應好人之色貨乃是若但說好色貨人所同都是人欲也遂則大公無私矣孟子所謂心之同然者渭理也義也則所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故曰矩矩所同然也是理義之同然即此矩推行為道即理義剛柔皆合其理而為天下之公故曰道不遠人此矩推行為道即理義剛柔皆合其理而為天下之公故曰道不遠人

絜矩之道

自然氣象為釋氏之方便會度非聖人絜矩之道矣之則

此以平天下之道也○呂晚村曰語句是從矩出道語意却是從天而為道指矩言平天下之道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治其國也○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而見而絜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道故曰所絜者約重本句上老老三句只是家國

齊謂合上下四旁為矩國處一篇當不得矩字此亦泥看字義而大之也○國未嘗不要處之然為地是遇易處之行不得也故說絜矩而必曰絜矩之道不可以處之而徒說絜矩既不得矣便是不知道

道下不能察字正是提醒警覺人處○平天下在於治其國治國在於齊其家齊家在於修其身修身在於正其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不能察於己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不能察於己之心而失了故或問謂不能察於己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不能察於己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不能察於己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而

而或問又下不能察三字者以推之時一不加察便不能精詳而得當也如有章知止段能得前又下箇處字是也○朱子凭謂絜矩到平天下後所次成了方用得則知矩雖家國所同而絜之之道則不如天下之雖廣本文之義而不知其不精切也○註云亦可以見人心之同此心該已心與家國天下之心都可見將反不從吾心見耶須合內外人已而一之方是矩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絜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或問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

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絜矩之道不能精詳而得當也如有章知止段能得前又下箇處字是也○朱子凭謂絜矩到平天下後所次成了方用得則知矩雖家國所同而絜之之道則不如天下之雖廣本文之義而不知其不精切也○註云亦可以見人心之同此心該已心與家國天下之心都可見將反不從吾心見耶須合內外人已而一之方是矩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絜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或問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

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彼以彼度此交相爲度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而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必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莊嶽之間亦且參商矣何以行乎哉○曰然則如之何曰天地間凡事皆有天則如愛親之心是也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不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閒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

也。然自民以上則治於內者。藏富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貴一物首尾。一身矣。前名為異流。敬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下者同意。但中庸是真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此。及所求乎臣之事君。所求乎子之事父。所求乎弟之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此以推之四方之意。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目此以推之。意也。

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前後左右。何指可言。其所惡者也。問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如交於右。如東盧西畴以畴為國。為盧則各惡於其左。而以交於右也。

前後左右。如此。敬句。皆是。跳人身切近處。說至於毋以使下。毋以交於左。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先後。毋以交於左。毋以使下。毋以交於右。

上所惡於下。所惡於前。所惡於後。所惡於右。所惡於左。此。敬句。皆是。跳人身切近處。說至於毋以使下。毋以交於左。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先後。毋以交於右。毋以使下。毋以交於左。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先後。毋以交於右。

者。同意。但中庸是真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此。及所求乎臣之事君。所求乎子之事父。所求乎弟之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此以推之四方之意。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目此以推之。意也。

前後左右。何指可言。其所惡者也。問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如交於右。如東盧西畴以畴為國。為盧則各惡於其左。而以交於右也。

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前後左右。何指可言。其所惡者也。問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如交於右。如東盧西畴以畴為國。為盧則各惡於其左。而以交於右也。

故而之四方之意。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目此以推之。意也。

用否。曰。此乃未工夫。此處正要看。工夫。是廣其仁之意。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看矣。曰。仁者則已。

者。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待絜矩。如正恕。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生。領之。事也。先。

上子孫在我之下。我之下者。如子孫。在我之上。者。如親。莫。不有在我之先生。我之。事也。先。

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不能孝於親。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

理。只是一。畔。短不。正。心。絜矩。○絜矩。者。是外而別有箇道。

詐。權謀之說。○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是他機巧變。

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否。

人小處。亦可見。如金坐不橫脚。恐妨礙左邊人。又妨

處。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便是。左邊人。又妨

變於右。以右之心。度於左。如戶閾。亦閉戶閾。有心。

當依他。悉地。開。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

後人者。開而勿。遂前人之心。度於後。人有妨。所護自家。

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已之心能不以絜矩之道施之於人者之得與失皆自此節而推廣之○新安陳氏曰下文自此一節而推廣之○與絜矩之義同○陳氏曰大學之書有端有緒有本有末有終有始而此章則為二物之義有若兩片則為二物之義有若

絜矩之道是在我者必不十分見出忠底事來便是忠底心○雲峰胡氏曰只一矩字○愚○吳氏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其發出忠恕事接物處不約而同此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於接之境思之又思使之境也日日用之事日日行之道也右接之境思之又思使之境也日日用之事日日行之道也

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而天下平矣○絜矩之義如此具資洗自人下者分上事說也只說得取其所占之地云云

若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人皆滿而天下平矣○絜矩之義如此具資洗自人下者分上事說也只說得取其所占之地云云

其意用節無禮不忠字若前後如長先幼後相似故用節字若從先後之節文字此便是本事先後之節文字○愚○按上下前後左右合自己在中央作七箇人看自己在中央作七箇人看

同也○上下前後左右之義明白極矣然須知中無定位隨人看不得方為中字定義若不先定本身則前後左右皆無所措手足矣○蒙引既明得此意又謂自此而推之言凡如一而無不方亦如此推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之則有拂於絜矩之道句無此一節也自已度人而推之則忠恕是說絜矩之根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

以方說恕便已分忠恕爲兩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助語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朱子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親其上之愛下眞如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

大全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蓋身爲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

好惡得衆得國○絜虛齋曰此好惡字所該自廣狹所謂用人言以爲下文惟仁者能好人惡人正與此相應有絜矩之道便能好人惡人所好正好惡人所惡惡人所惡正好人所好矣原南山之詩前無文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間人人所好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別以明上文所惡上一條正解絜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武若以用人難若以用人言好惡之不同也是用人一端言好惡之不同也就用人言好惡之不同也是用人一端言好惡之不同也就用人言好惡之不同也是用人一端言好惡之不同也就

委曲賙詳所以係絜好之惡之有卷爨不外亦箕子得能絜矣○前節白解絜矩二字名義此節是就能絜矩在公好惡而以民心爲己心何嘗有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之意吳氏姿生按節說足恨人。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親仰下可不謹若人君惡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築室對曰屬也

同黃氏洵饒曰此辟字卽入章辟字血脈貫通處○私好惡失衆失國

集蔡虛齋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且漫說好惡字出所說意爲也故下條或問云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則德之外更有在所當謹者而好惡亦在其中矣若專說好惡則先愼乎德亦說不來此只是因下文或問而致遊就好惡之意其實或問意未甚精觀下文以財散民聚爲有德而有人可見好惡不偏卽是德也或問蓋多出門人之手

辨按愼字出自不睟見爲鄭之衛以及行政之間以至治平之君子而言如此而長國家此謂國卽說國便不切平天下耶

辨按好惡纔徇已私便不能同民便是不能絜矩所謂親有偏便是上面長下面短了於此見人已之相關而絜矩之存定則遷善改過於節莊云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稱能絜矩卽說在絜字之中可見傳首引詩無偏無黨仍拈釋詩不於首尾好惡徇於一已之偏非偏黨不能已能絜矩卽說在絜字之中於所好所惡二句之中於此節莊云若不能絜矩而以己心爲民心則也○朱子於上節說在絜矩之道下節說絜矩之道兩節之中各有所主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每之而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脩身二章是就己身上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是就推之以及在人者意章主誠與爲好惡也一也誠無爲此章于絜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弊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脈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愼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雙峰饒氏曰末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民父母之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能則爲師尹天下僇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祈之失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

失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否而已得衆得國略
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感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
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之
所以行也○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
絜矩之效矣衆失國結不能絜矩之害○黃氏尚毅
曰峻命之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維新之命與顧
諟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引詩而言
雲峯胡氏曰章句云引詩而釋之則能受天下之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
大抵只是要得失二字意出故周旋其辭其實
未必不是釋也分明有箇道字○林次崖曰未喪師
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兩節意就見得不得
衆則失國二句只是解詩意上兩節是言能絜矩
指他箇說蓋此之謂民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併則爲是失
天下後這便是失衆失國也
雲峯胡氏曰按上兩節是言能絜矩不能絜矩在於能公好惡
公好惡以總指下文之意故此言與民同好惡

則得衆心不與民同好惡則失衆心而國之得失
係於此爲結上兩節之意○虛齋謂有箇道字
分明是釋詩意子謂不然不通說○玨指點出得失之
所係耳註明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是則
重在結上可知矣反謂註釋詩意重在結下者非
總不明傳者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
篇能存峻命之心即上文所謂能也能存此心而不
而與民同欲者自不失則所以絜矩而好惡之前已包下先慎乎
德立已矣明
雲峯胡氏曰按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必要帶在未喪師既喪師
上作解得衆得國不道引詩之言未喪師既喪師
底蘊非以能絜矩而公好惡則爲民父母而得衆得
國不能絜矩而好惡偏僻則爲大慢而失衆失國矣
通如此
訓詁之學盡一章文義亦不能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
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雙峯饒氏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
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
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
矣
雲峯胡氏曰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總目家若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
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於時那所以
後面只管說財
雲峯胡氏曰大全未子曰爲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時那所以
玉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
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
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
德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外有也○雙峯饒氏曰格致
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與財也○
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爲其有所蔽耳
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爲急而德爲緩若之以散
利導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獨祖十亡責則
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身薄地重於斂下益上
不知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有土
有土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爲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
財則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爲本而財爲末矣○林次崖曰末財用也
德爲本而財爲末財用也德爲本而財爲末矣○林次崖曰絜矩是與民
同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上故傳者言
所以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說
雲峯胡氏曰能慎德則必能絜矩而有人矣有人矣有土矣有財矣
好仁而不好義者也如未有好義而公好惡即絜矩而已財之與用要甚分不
仁亦只是公好惡即絜矩而已

有德。即是能絜矩。若好惡不公。豈所謂意誠心正身修哉。

【章旨】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謂而常止於明德。尤在於絜矩之道。又訓德為得。引謝公好惡。就是德有德。即是絜矩。自看差。

【集說】謝氏曰。德本文。財末文。本末文。玉溪盧氏謂有德則能絜矩。能絜矩則能自得衆。得國而有人。此是故二字。承上文來。

【集說】朱子曰。德本財末。上文本末。本末之本。與此本字不同。上文本末。以事言。此本末。以理言。

【集說】蔡虛齋曰。不可說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此一節。起下本末字。上文本末。以事言。此本末。以理言。

【集說】新安陳氏曰。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新民為末。在親民言。則親民為末。在止至善言。則止至善為末。財用言。則財用為末。在絜矩言。則絜矩為末。

【集說】謝氏曰。本末。猶終始也。方其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明德而慎獨。

【集說】朱子曰。大學只是說個明德。新民。只是說個止至善。

【集說】顧氏曰。本末。猶言終始。此言明德新民。只是一事。

【集說】新安陳氏曰。本末。猶言終始。此言明德新民。只是一事。

【集說】顧氏曰。本末。猶言終始。此言明德新民。只是一事。

【集說】新安陳氏曰。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新民言。則新民為末。在親民言。則親民為末。在止至善言。則止至善為末。財用言。則財用為末。在絜矩言。則絜矩為末。

【集說】謝氏曰。本末。猶終始也。方其切然不得離看。意則似專為明德而慎獨。

【集說】朱子曰。大學只是說個明德。新民。只是說個止至善

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聞呼乃以相率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豁表以利言也

【集說】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

【補】按註謂財者人之所同欲以欲字照前好字則內重財自爲人之所同惡矣此不能絜矩而反民好之教如前章所令反所好民不從令而從好之意上好財下亦好財則上奪民之財民亦爭奪其上以爲未以利害言○武問於有土下補因天分地四字緊照後生之者衆四句蓋所謂生財大道也

【集說】黃氏震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下語未穩若以德對財言則德者財之本矣若泛言則又不僅國之本矣財者民所賴以生故所同欲若以爲民之心則孝弟仁讓豈反非民之心乎與經文所言之意不同

【補】按註謂財者人之所同惡矣此不能絜矩而反民好之教如前章所令反所好民不從令而從好之意上好財下亦好財則上奪民之財民亦爭奪其上以爲未以利害言○武問於有土下補因天分地四字緊照後生之者衆四句蓋所謂生財大道也

【集說】黃氏震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下語未穩若以德對財言則德者財之本矣若泛言則又不僅國之本矣財者民所賴以生故所同欲若以爲民之心則孝弟仁讓豈反非民之心乎與經文所言之意不同

【補】按註謂財者人之所同欲以欲字照前好字則內重財自爲

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歸諸理其爲不可悖一也○蔡虛齋曰或問引鄭註云君有逆命則臣有逆命今當依此說之但言悖出悖入句本以起下句故章內以言之出入明之也○上句鄭說而遂泥定爲人君之言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二則曰者是并下句皆通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應合無害且云得其義也是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

【旁註】上節言財聚民散只說到不能有德便不能有人此說到貨悖而出則貨亦不能聚矣不能聚矩之失到此又起一節說得盡○曰以言之出入融貨只承上二句非別起之出入也

【旁註】按得失二字是平人心之得失地而言之以前言得失係於國之得失則此言得失係於人心之得失也

【旁註】此可見善不善又爲人心之本而當內本德以絜矩而絜矩正以明德者人之所好惡原不是兩意乃胡雲峰以財用與好惡平列大失其旨

鄭氏說最當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旁註】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善則得之者存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亂而無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懼哉

【旁註】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兼前得失字以德爲本則善則得衆得衆則得國矣所以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王漢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爲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

逆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旁註】前既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謂申言仍本文而言之不善則失衆失國之意也因引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身犯晉文公身孤偃字子犯囚人文公時爲公子出
囚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

國王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爲寶而以善人爲寶不以
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
也○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
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仁親一則曰貨
疑若近謂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
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財用之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不能
終於不寤泛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
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爲重故視
桑弘羊輩猶寶藏羅海內處莽不惟也唐之德宗
惟以理林大盈之積爲重故視開架征竹木雖京師
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有無聚知之心哉一蔽於利

附卿卿之爲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知不力言而
未推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聚矩章專言財
足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欲用益人至不能絜矩者皆由
利心之起故絜矩之心裁

不知有人也

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
上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
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
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雙峰饒
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
氏曰文公大○四明李氏曰楚爲
秦所惡乃犯特霸王之佐耳大學參錯格言以垂
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哉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
取善亦無窮書記帝王而繫之以秦誓故下文及
之○東陽許氏曰二段相大學引大學之其意若曰豈
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推寶人也

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意而
按東陽雙峰之說皆謂此兩節結理財而起用人

其實絜矩原無此意絜註於康誥前恒云因財貨以
明能絜矩與不能絜者之得失於此言以下但言絜矩
好惡公私之極何啻霄壤分理財用人事故二言得失
一節緊似一節如時說各有頭項先不得脫山恐應
如何是無蓋加切之意乎○齊源是貨財邊事所謂
末也善人仁親非不即是旗德然亦是德邊事所謂
本也無以爲寶即是不內末善人仁親爲寶即是內
本故曰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財惟善以爲寶仁親爲寶即絜矩不以私爲利推善以爲寶仁
親爲寶即絜矩不以利爲利也之意兩下映絜矩鎖
只財德相對說金無以用人對理財用人通脈之意
此二節作理財用人通脈之意乎安有以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實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親彦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
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陳氏櫟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
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

雲峰胡氏曰斷者是絜矩媢嫉以惡之是絜矩之私○斷斷者是絜矩
矩媢嫉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放流之是能絜矩好人
底人見賢而舉而不能先是不能絜矩○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媢
嫉彦聖爲言何也朱子曰如秦弘羊聚斂以奉武帝
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所以厚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邪之
底聽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邪之
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黃他底便是不絜矩言羽反

違之。而不通。尤重於嫉妒。嫉妒以惡人之善。小以賢之大。惡之小。以賢之大。惡之大。小。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但其口之所出。好善之誠。自其口出。好善之誠。自其心德。好善之誠。自其心德。好善之誠。自其口出。好善之誠。自其心德。好善之誠。自其口出。好善之誠。自其心德。好善之誠。自其口出

反面原不是案儆意中之人俗解又謂一个臣包下兩種人說亦殊多牽○如有容貌是形容其量之大是能容是嘆服其容之深假令非以賢賢易色休休有容或曲加虛假安在是能容也是容不但根既斷來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或問媢嫉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于條萬端其

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逐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若衆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輯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絕禍胎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兇人使不得逞其惡胎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絜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者私欲不亂而天下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指得宜也

圓北溪陳氏曰此公能梁知者也○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媢嫉之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難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安君子吾之惡在媢嫉之人乃所以安君子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

使民不得被其澤則可見惡媢嫉之人正是愛善人矣如易中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而陰陽每相剝復聖人作易無非扶陽抑陰之論故惡以成愛乃天地間至當之理玩此謂語氣原以本句語上文非引上文入本句也勿疑盧氏爲編竟○仁字前此未見於此特提出唯仁人三字已見愛人者仁人之本心惡以成今放流妨賢病國之人即唯仁人能之正以其惡惡之量與同中國只是極盡其惡惡之量與不與同中國不蒙其害以下是推一層以答疾之已甚之亂一問不得揆和裏面說

願按也保安善人使之不蒙其害以下是推一層以答疾之已甚之亂一問不得揆和裏面說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高峰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龔遂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黃際飛曰知其愛惡舉亦知之和而不能盡其未用格致工夫也未盡愛惡之道亦是誠意

清按四箇不能人只作寡斷就便不得其所以不能之故註云君子而未仁夫未仁便是私去不盡私惡不盡何況央用夫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振是多少緊切處須就本文平平看見賢見不善要舉要退之速不

所愛惡矣不能舉退不能先遠便是好善不能如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故口未嘗愛惡之道只是拂人之性又不止拘於一已之私也故曰未有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蓋有之我未之見也蓋惡之

最透徹○註云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者以南山有臺言好惡之公能絜矩者也節南山節南山言好惡之私不能絜矩者也而秦誓一節或相反見好惡有公私唯仁人能申言好惡之極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遠遠而不能改過也好惡之私之極者也遂漸說來何害以此節結生用人而惡之所同好自專其利而奪小民之好則有民散好出入之命也○此節又通結之黃說自誤○樂只二節太繁前絜矩在下兩節不能絜矩公好惡公則得衆得國私好惡則失衆失國先慎內本則不善而得內不則不善而失也惟德本財末是要緊頭故又類引堯舜桀紂之言以明之

秦誓以下比好善惡惡人之性者揚人之性者譯及了孫揚人之性者蓋人之性本善必遂身也然推究其原一由於忠信一由於驕泰其得失又只係於君心矣若理財用人一分於頭項都不照顧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或問忠信驕泰之殊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驕泰則忘己而徇人從欲而不得與人同矣

新類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潤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餘皆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舍則亡章句云至此而人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問十章三言得失以之幾決矣之幾決矣何也○施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舜於忠是信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所以亡○舜於忠是信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所以存○舜於忠是信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譯天

理之分之爲大道○林次崖曰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子曰忠信如此盡之以事父爲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已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朱子曰忠信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發於事謂之信又曰忠是就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發此事與衆引不同○呂晚村曰此道字亂經首大學之道字生來故註下修己治人四字即歇明新二句道字不是絜矩之道此道字是以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爲好惡公之極也皆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之道從心之極也皆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之道從心之極也皆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之道從心

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只一箇實心在裏面看只是忠
在實於事事物物上看便是信看解慢看以信貼物
故分爲治人事不盡道物在外不盡道物無遠近之
而所以修物無遠近之心爲可推盡之謂也物者凡
修己治人之本矣就字義看則忠信爲大道既兼修
要誠正修之事則亦非空空而已者又安得謂爲空
忠不要信則以忠信爲道既兼修己治人之本矣就
信非忠字義看則以忠信爲道既兼修己治人之本
之人之肯力故朱子謂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
而反以忠信爲分人已何也蓋大道既兼修己治人
人之肯則矩矩是治人道理名色夫矩只是治人
不可即以矩矩盡大道也方村又謂不忠得不中偏
另離矩矩一道理名色夫矩只是治人道理名色夫矩
信自兼修己治人而言如何單以矩看在治人之術之
爲忠循物無違語信語難
而以信字當矩矩使以矩看在治人之術之
處矣。

按註引程子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語信語難
平時用一而字下便見不相離已之心而不違於物
之下總承之曰矩矩之者兼修己治人之本之術以
矩者原說治人而說何也治人而本之以己之矩信
及修己之本亦爲治人之矩信及修己之本句而以
兩之字單指矩之本句可知忠之發則心忠自裏
出是相因亦是相發忠信不來信不發則心忠自裏
出是相因亦是相發忠信不來信不發則心忠自裏
出是相因亦是相發忠信不來信不

之非則必蚩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爲國亦不能以舍此欺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厲民之生耳故之田疇之耕之五畝之宅匠繩篦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村之用百工之貨通之則一國無閒貨凡此皆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冗食之者寡三之一則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一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蓋國於孝宥崇鋪無作輟也蓋國於孝宥崇鋪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仁山金氏

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意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敎儒之因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蔡虛齋曰務本節用誠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節用而自裕矣○林次崖曰此是節用而自裕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時用是國家最急事不可一日缺只敎人不聚則都無箇生財之術如何得一條○生財有大道一條○生財有大道君子不可不知○生財有大道一條○生財有大道一條○生財有大道一條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散財聚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以其敎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感之而身自尊[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散財聚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以其敎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感之而身自尊[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之意也[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感之而身自尊[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散財聚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以其敎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之意也[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感之而身自尊[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散財聚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以其敎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之意也[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感之而身自尊[illegible]

[illegible]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散財聚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以其敎言之[illegible]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府庫天下僚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南村輟耕錄人盜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illegible]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府庫天下僚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南村輟耕錄人盜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illegible]

[illegible]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府庫天下僚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南村輟耕錄人盜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illegible]

[illegible]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府庫天下僚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南村輟耕錄人盜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illegible]

[illegible]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府庫天下僚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南村輟耕錄人盜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illegible]

非其財者也之其字。指在上者言。看章句意了然。
輯呂晚村曰大意是申決上文發身之義只合云上好仁則必有其財耳不必更出義字為下文義利之辨張本耳○君民上下相接統是仁不名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敝墮偷
之禍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
輯按仁者以財發身一句只籠統說仁恐人慢忽要以財發身纔為仁換以三箇未有折肢言之次財之好義於終事決終事決下之好義又於上意至誠惻怛好仁語綜在上好仁而財於財而財白為身也徒以三字內可見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二句上仍失其言○朱子謂仁義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是也上下勞逸多說日義乃呂晚村謂上但下能忠上垂教底意思故曰義非理有三也蓋上能恤下垂愛底意思故曰仁一箇非理有三也蓋上能恤下垂愛底意思故曰仁一箇非理有三也蓋上能恤下垂愛底意思故曰仁一箇

吉維今大夫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賈氷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之槩曰夷牀曰夷狄皆依尸也○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爲利義爲利也二大夫一家一人長一壺一義爲利也引此謂宇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事孟獻子思能知羞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君子小人只是自家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如以利則義爲利則利爲義只取食祿之家不得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爲利之害耳故於章句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如以利則義爲利則利爲義只取食祿之家不得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爲利之害耳故於章句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如以利則義爲利則利爲義只取食祿之家不得

朱子異同條辨 大學 卷三 盲

利爲利然亦必無利而不以利爲利之爲愈也此說疑是傳者本意章句之意宜亦脫村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之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舉無疑○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利物義原爲好利其爲人心之害反深矣如釋氏以禍福勸人行善其本心先壞以私心行善豈復有善根乎義之爲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義之必當去利然後喻出

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貢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朱子曰】財用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此章大槩是擧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聚民之所好也而良法美意反以病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財利民者皆是從這裏來○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覓箇人爲這箇較多所以民同

於義利理欲之辨只理欲之中一毫其失傳者之意念甚矣不必論到患害是如何只道理合下如此自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是上節意思然不能打疊人君專利之心腸故無所說到財害全無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不能之何而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慕公矣故曰亡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絜矩章惟言財用羅言用人蓋人至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大心向背若能以公

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其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

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以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辛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絜矩之道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以已反已而好惡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意亦說如好好色惡惡臭治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今反其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之與好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而結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財用人二事自先儒雙峰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自生財之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已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

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以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辛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絜矩之道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以已反已而好惡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意亦說如好好色惡惡臭治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今反其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而結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財用人二事自先儒雙峰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自生財之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心私必至專其利於已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

章之旨也但義統得綜矩同好惡之意而綜矩同好惡不足以盡義字之意蓋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義字貫通見不獨綜矩方可說義也陳氏謂此章不過好惡義利兩端雖得其旨而未盡重之差亦未盡其分數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爲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

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爲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氣使一脊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誠身之相授受焉○蔡虛齋曰第五章乃格物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是致知之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所謂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又是一箇關頭也不曰修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曾子思相傳之一道也

按明善自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而大學止言格物即朱子補傳亦只言在即物而窮其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未嘗捨先聖之功故曰明善之要誠身自包有誠意正心修身工夫而第六章止言誠意故幕以爲誠身之本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聖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大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

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溺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

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弱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

朱子異同條辨

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問先生說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是口耳鼻四肢之屬曰固是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要緊自家體段上使是私有底物不此道便合共做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曰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問人心本無善惡道心面言謂於思慮方始有不善今先生指人心對道心說底有不思地分別說底有不思地說底如作謎人心曰有思地分別說底有不思地說底如作謎人心曰有思地分別說底有不思地說底如作謎人心曰有

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只說危者不可陷言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爲所雜也此言非自是又上文言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其人而斯道以晦故孟子以堯舜文武之道者舜禹湯文武之功也○性善本於天命之全而人之所欲者乎舉欲誠之終不可得而滅也

雙峯饒氏曰人合下得來只一個理便是性纔說性便是善纔說善便是理其實只是一箇後面明太子之道者舜禹湯文武之功也○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情之德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苻於中二字竟言之道不合乎此其端之兩字之間有見舜之執中有見舜之執中○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說論語則先有生知安行之聖而後有學知利行之賢大學則先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君而後有新民於天下之君中庸則合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而言之孟子則又因時王好貨好色之病而勸之以與民同之事蓋隨時隨事隨人隨病而施教各有攸當不可一律觀也

氣之發方有人心故曰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口之於飲食目之於視聽是也然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不善耳故曰人心惟危○四端之發是也然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不善耳故曰人心惟危○東陽許氏曰生自點命受性之初便有這

收斂入來之說。尚有可疑。蓋人心之存乎通者。固即道心之所從出。而其與道心相對者。亦謂之人心。人心之危。正謂此耳。是可以通謂之人心。而不可以人心之危。遂以其一聽之不明。而遽以起下章也。此數今不盡駁。通一章之義。又如云未上章之意。又如云未上章之意。而不知其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未上章之意。又如云未上章之意。而不知其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言。又舉不存之端。以起下章也。此數今不盡駁。通一章之義。又如云未上章之意。又如云未上章之意。而不知其不屬而意實相承也。

者皆然。蓋其文分節所同而異也。脈絡貫通。其為同也。分節二字。意與貫通相類。相因。又與舉事相對。蓋

也。分節二字。意與貫通相類。相因。又與舉事相對。蓋

纏綿橫說。豎得義理開陳也。○大抵非文分節所同而異也。脈絡貫通。其為同

揮面無剖面義。不明非脈絡貫通則散而無統。而意

不貫。此二句一斷一合言之也。○自支節言。如首章

性道教。是舉總要言。略也。則於其下十章詳之。第二十一章

言。費隱。略也。則於其下九章詳之。第二十一章

復舉一篇之總要也。○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

過也。如性道教之旨。兼統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

以下所論。皆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

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

事。又有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

大學或問 朱子 序

其大端。真可見。○吾儒格物以窮知。佛氏舍物以為

知。吾儒成己以經世。老氏利己而遺世。○按無化義

說。謂首章子思立言為第一支。自第二章至第十一

章為其師所述。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為第二支。

自誠明解一篇之性章為第三支。自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為其節脈

為第二十三章則自為第四支也。有來此說近似而實

未嘗。大抵自首章至第十一章為第一支。而析之為

十一節。自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為第二支。而析之為

九節。自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為第三支。而析之為

十一節。第三十三章則獨為一支。不必拘於前說。一篇之

要。無有無。益本章再敘成德之事。所謂舉一篇之

要而約言之。又所謂一篇之體要也。○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

過。如性道教之旨。兼統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

以下所論。皆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

之事。又有大舜之智。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

朱子 異同條辨 大學或問 序

勇。何者而不備。舉此類可見。又如第二支中有討

費之大。有言費之小。或兼費隱大小之類。亦是但不

可如王普齋之說。專以費隱大小言之也。第三支中

所言費隱。皆人道。皆小者也。言人道者。小者也。致

化為大。誠之為小。時措之宜為大。又如尊德性以極

道體之大。名為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為小。故

章句謂大小皆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內外。說本末。

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小大

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見。末章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

而言之。以馴致乎其餘。巨細畢舉。又明矣。○上譬喻

又謂支節中又有小支。隨如戒懼謹獨分屬致中致

和者。子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分屬索隱行怪平

塗而磨之類。脈絡中見有大脈絡。如誠為

綱。智仁勇為目。智之大貫皆是也。按此則前所謂相因

巨細畢舉。亦有通大支言者。自述一節言。若不盡

然也。如君子中庸為譬。君子而時中為譬。聖人以下為

喻。好問以下為譬。其大者為譬。為喻。不拘一譬一喻之類。

大爲詳矣然此恐非朱子之本意

雲峯胡氏曰中庸導言道統故起首便言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統以有位者言學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然精一執中首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言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到危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潛室陳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段三十三節第一段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段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段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意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意以領其標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亦可見夫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懼慎獨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

中庸序

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倒乎中庸避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達面廢之類然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四大節畧爲三十三章之說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

雙峯饒氏曰充擴中庸此中字與中庸之中字不同此中字兼體用言中庸之中字單指體言

雲峯胡氏曰此序文面言教字中原有精一工夫在未嘗以教中單指聖人心德也自舜益之以人心道心惟微分別與人看緒一段工夫處然後能執厥中見心如此而後能盡道心惟微是說理氣處分別然後總承之以允執厥中見心如此而後能盡道心惟微也發朱子論上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說下一句是允執厥中以後事說中未發見得時節分明說中字方活潛室陳氏曰人心道心無一時不相離但人心多而道心少道心無一時不發見得時節分明說中字方活

雙峯饒氏曰此序文面言教字中原有精一工夫在未嘗以教中單指聖人心德也自舜益之以人心道心惟微分別與人看緒一段工夫處然後能執厥中見心如此而後能盡道心惟微是說理氣處分別然後總承之以允執厥中見心如此而後能盡道心惟微也發朱子論上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說下一句是允執厥中以後事說中未發見得時節分明說中字方活潛室陳氏曰人心道心無一時不相離但人心多而道心少道心無一時不發見得時節分明說中字方活

子之所謂幾微也但人心爲氣所使道心爲理所使人心道心其間不容髮只一心耳安有存亡操之則存只是人心皆依從到道心上來舍之則亡便是道心走作到人心上去故朱子謂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克之是一意非使其滯礙隱伏於胸中也雨說正要合看

雙峯饒氏曰許東陽謂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統以有位者言學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然精一執中首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言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到危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潛室陳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段三十三節第一段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段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段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意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意以領其標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亦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

中庸序

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倒乎中庸避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達面廢之類然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四大節畧爲三十三章之說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

雙峯饒氏曰充擴中庸此中字與中庸之中字不同此中字兼體用言中庸之中字單指體言

雲峯胡氏曰此序文面言教字中原有精一工夫在未嘗以教中單指聖人心德也自舜益之以人心道心惟微分別與人看緒一段工夫處然後能執厥中見心如此而後能盡道心惟微是說理氣處分別然後總承之以允執厥中見心如此而後能盡道心惟微也發朱子論上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說下一句是允執厥中以後事說中未發見得時節分明說中字方活潛室陳氏曰人心道心無一時不相離但人心多而道心少道心無一時不發見得時節分明說中字方活

句下單言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何也曰清虛靈明者心之德也即大學明德萬理所備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是道心無形無象只知覺是人心事只知覺有善惡其知覺原於性命之正便有善無不善蓋四肢口目其知覺原於形氣之私也此原人所不能無不善故朱子謂集註不得若謂人心盡是非之端自原於形氣是本體知覺是發用事耶蓋人心之知覺即道心之知覺虛靈即道心之虛靈但人心危微克去人心則道心自然充長故微者自著矣○程子謂人心可純則竟純之何危之有正在不可無與不可使人心夾雜了但雖萬緊只這一點生生不息醫子即孟子之意

雙峯饒氏曰許東陽謂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統以有位者言此最謬妄其學既無能有得於聖人之道則自有以得夫道統之傳有何上下之分如其說孔子無位不得與道統之傳矣○精一所以執厥中者也精是知一是行一字內自兼存養何得以存養動靜工夫分言篇非是○胡雲峯謂人心便是人欲此句自是到不如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不如治之方是欲有從形氣上發出來便是欲不到不如治之之說爲精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中庸卷之一

都梁 李沛霖 仝訂
弟 禎 校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于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是指行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義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蓋固各有當也

【蔡】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以訓名義也又曰中庸之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此以篇義言也

【陳】中庸之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此以篇義言也

【雲峯】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而爲時中之上若推其中則是體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惟其平常無過無不及所謂異乎三子者之知過之愚不及之不肖所以爲平常也

【通】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而爲時中之上若推其中則是體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惟其平常無過無不及所謂異乎三子者之知過之愚不及之不肖所以爲平常也

【輯】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而爲時中之上若推其中則是體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惟其平常無過無不及所謂異乎三子者之知過之愚不及之不肖所以爲平常也

【存】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而爲時中之上若推其中則是體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惟其平常無過無不及所謂異乎三子者之知過之愚不及之不肖所以爲平常也

【質

理底甚麼。○葉伊洛河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必有幾何走作。○道理了。不知是如何。○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綠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不欲盡駁。雖他寫所以歸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證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頃說與。切不可。某為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

同格菴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可過不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大過不及處。○雲峰胡氏曰。朱子於論孟精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處。以用言。中庸有所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義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

愚案庵曰。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着那箇。中西了。如七情之發。其分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

結裂成箇偏喜了。偏倚之相乘。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為次第云云。

按朱子云。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則惟中故庸。亦惟庸故中。朱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言庸而中之義。即在其中而時解存焉。舍中言庸則庸近庸來。庸愚皆成剖解。不知此實非庸字本義。則庸不易之定理而朱子以平常釋之。此知程子解庸為不易之定理。非中便存。後儒安得不以平常釋朱子。以事理之當然而無所異為平常。則正未當。

蔽按或問既以不偏不倚為心之體。無過不及為理之體。則心與理之分貼體用矣。而虛實乃謂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猶在中間。故曰心之體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蔽按伊川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得於孟子。其書趣是雜記。要不分論一條說了。今人誤道多說高便。通却眼說本便道却來。○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指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橫渠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云云。曰。如何說。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以為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理。須你逐一去窮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箇甚麼。又曰。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人教書所以好看。中間無些子空缺處。○中庸一書。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雖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若未見得箇道理了。看此書。又卻生出多少事端。○問中庸曰。而今都難恁理會。某說箇說。又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又着力去看。看得三書了。從中庸中推。都了。不用。問人只緣恁看過。不曾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的。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未要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讀獨修者亦只是誠意問只光十箇道字到聖而無內耳此只據書而言不必謂聖賢程子謂其書雖是雜記要不分精粗一概說了此語最當細味其中說精處即約於此說粗處皆約有精惟其一滾說下故不可輕易下手朱子所以要人先看大學次看論語次看孟子然後及中庸也且惟其一滾說故雖是雜記言語如此一人之手灰養熟漸自有至處只如一篇文字朱子謂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記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者亦只是據自己之識所謂參夫子之說者為此書者亦只是據自己之識與夫子之說只一滾說下也始古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者即此中所設之數事合之也放之卷之也○自程子有孔門傳授心法之論後人皆誤以聖人之學為心學於是以心為宗者特紛然起矣盛喜謂據心而言未有得一法守而以存養心之體者察心之用為心法且

以三達德等無非中庸之道即心法之所在發揮可謂確切矣其實心字下加一法字者正以心有人心道心之不同纔法便流於私纔言心字之偏纔入於法便合乎天理而為道心之正所以心字下必着一法字如孟子所云君子行法以俟命若後世異端以傳心為宗即如此則聖相傳以一是心為法但信心是實傳法之存故法字須以天理為準脈

戒懼慎獨修道之教也此是致知以前事故曰存養此心之功夫也存養此心之功夫者存養此心之體用也存養此心之體用者心體者心之本然也心之用者心之發動也存養此心之體用即存養此心之本然發動也存養此心之本然發動即存養此心之體用也存養此心之體用即戒懼慎獨修道之教也戒懼慎獨修道之教即存養此心之功夫也存養此心之功夫者存養此心之法也存養此心之法也即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三重與凡大孝達孝天道人道之屬無非性外物也未發即大本大原所在又萬事之所自出者也○由一理而散為萬事如戒懼謹獨致中和三達德五達道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猶也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
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
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
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
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
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
意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一 人

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皆
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
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
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應順萬
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
五典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一揆
存性命之分而不一在人在物雖一揆盡其理則未
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
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
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是則
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人物所同而其仁義禮智而
之德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人物所同而其仁
義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
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
循其禮之性則自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
之性則自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無一物之不
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蓋
一理之散殊不可以不加修治之功故用力於勇則
疾用力於愚則遲清及其成也則知只是元初水亦
不是將清來換却渾亦不是取出渾來作清中間
雖物相卦各自脗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
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
無加損焉此聲有天下而不與焉書也○又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體物之神其命予人則謂之性率
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卦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
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面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形
容道形面下爲聲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器道各異

戴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
天者自然之理也

仁之爲教立矣有以辨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而使之有以辨其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辭尊禁止而使之有以辨其無大小皆得作所特施字以去其人無知愚事乎天理之正權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達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救其偏制其取用之節以道其生養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功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者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率性之說則知天命之所謂性者非性矣有以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絕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雖百家衆技之流各有所長而要其歸則皆不出乎此矣

之仁。蓋嬰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全耳。○問水之神爲聰如何見得是聰。曰只是他實易知如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是禮。曰只是他意思是禮。○率性之謂道率字輕又云率字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此率字不是用力字。○問率性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否。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能統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等牛與格馬首背是隨他所通處仁義智物皆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晉子說性兼氣質言之不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率性之謂道性但只說人之道率人之性則爲人之道率物之性則爲物之道率牛之性則爲牛之道率馬之性則爲馬之道率草木之性則爲草木之道率瓦石之性則爲瓦石之道率禽獸之性則爲禽獸之道率蟲魚之性則爲蟲魚之道率鬼神之性則爲鬼神之道率天地之性則爲天地之道率萬物之性則爲萬物之道率萬古之性則爲萬古之道率萬世之性則爲萬世之道率萬事之性則爲萬事之道率萬變之性則爲萬變之道率萬理之性則爲萬理之道率萬化之性則爲萬化之道率萬象之性則爲萬象之道率萬形之性則爲萬形之道率萬氣之性則爲萬氣之道率萬情之性則爲萬情之道率萬意之性則爲萬意之道率萬心之性則爲萬心之道率萬身之性則爲萬身之道率萬家之性則爲萬家之道率萬國之性則爲萬國之道率天下之性則爲天下之道率古今之性則爲古今之道率宇宙之性則爲宇宙之道率一原之性則爲一原之道率萬殊之性則爲萬殊之道率一貫之性則爲一貫之道率忠恕之性則爲忠恕之道率費隱之性則爲費隱之道率小大之性則爲小大之道率精粗之性則爲精粗之道率本末之性則爲本末之道率終始之性則爲終始之道率先後之性則爲先後之道率遠近之性則爲遠近之道率高卑之性則爲高卑之道率表裏之性則爲表裏之道率上下之性則爲上下之道率內外之性則爲內外之道率動靜之性則爲動靜之道率晝夜之性則爲晝夜之道率古今之性則爲古今之道率寒暑之性則爲寒暑之道率日月之性則爲日月之道率陰陽之性則爲陰陽之道率剛柔之性則爲剛柔之道率仁義之性則爲仁義之道率禮樂之性則爲禮樂之道率政刑之性則爲政刑之道率文武之性則爲文武之道率君臣之性則爲君臣之道率父子之性則爲父子之道率兄弟之性則爲兄弟之道率夫婦之性則爲夫婦之道率朋友之性則爲朋友之道率師弟之性則爲師弟之道率賓主之性則爲賓主之道率上下之性則爲上下之道率貴賤之性則爲貴賤之道率親疏之性則爲親疏

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明人本循之前謂之仙○可乎○問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但少欠孟子何不言氣不論性荀揚也不知則大害事問孟子言性善荀揚不知性只是教人勇於爲善前更無阻礙自學者而言則不可不去其穢濁正如消百萬之毒萬有數萬兵難自爲之不過故沙而遂至他人則須先去此疫後可○問率性之謂道既只言馬首之可繫牛鼻之可穿都是說以人看物底若論飛潛動植各正其性與人不相干涉者何莫非道惡如此看方是先生曰物物固皆是道如蟻蟻之微皆時刻亦是道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貫如龜山說堯舜之道只是爲冬裘夏葛渴飲饑食之義何必言身沒在毫釐之道中人心道心皆是道矣先生曰相似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咸知敬德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有性焉馬底却認不得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李光地

方曰日用之間常然在是如此則只是識古今人共由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因人與事支物未至論沒井是指十方當往有而言也○問率性之謂道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殺脫不天殺斧斤以時入山林蓋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面及於物看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畫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畧人上較多物上本有箇品節先王上教少又曰修道之謂教就物上本有箇品節先王所以或若草木鳥獸使蕃殖如屑薤掌蹶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等蕃殖便入山林見此未嘗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也○性不容修修是脩飾道亦是自然之理率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於道上行○修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做箇自修蓋天命謂性之性不與自誠明誠之義却說作自修蓋天命謂性之性不與自誠明誠之義相似修道謂教之教亦同

大全朱子曰命如朝廷差人來宣命一般又曰命猶詔誥○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面有心與氣質亦相參同處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論其氣質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禀却有偏處

問西山眞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又益以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健順仁義禮智之性順金木火土爲五行之德健木火爲義智上則二氣之神和信乎五常外又益以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仁義禮智之性順金木火土爲五行之德健木爲義智在人爲仁義禮智

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嘗剖析而命性道教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亹亹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修乎教而予道教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矣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蓋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則元亨利貞為春夏秋冬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收斂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通貫者生理之逐具者生理之實而已得天命之全體故謂之元在我謂之性之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全體故謂之仁得天命之宜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理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知在我謂之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一致非別有一箇仁義禮智之性也○陳氏曰辨其親疎之殺而譬之也○陳氏曰辨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五廟為之古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之開尊禁止如司徒教以人倫司寇糾其不孝不弟之刑以不孝不弟之民以任邦畿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而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莘牛鼻絡馬首之類○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多為障以道為祖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為一身外加云道在太極之先知是說未盡欲屏除了一切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出乎天地萬物之表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賤辱雖與釋氏屏棄人倫世務不同然其所謂道者亦只是箇養生之說而已○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恁地便謂之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已是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蔡虛齋曰武剛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此說不是修道之謂○性道教三者一中庸言修也何則天命之性不偏不倚之中率性之道無過不及之中修道之教又只是裁其過不及者而使之無過不及以中之中也而庸不外是矣○率性出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遵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於聖人故曰修道之謂教也。天命亦非別立箇性之道皆不涉人為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也○呂晚村曰愚言淆亂總不如天因擬及聖教知天斷下面都不錯○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殊原未嘗不是此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也孟子道性善皆是指理而言

之謂性一段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率性是指理之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徹始徹終說入化機自然非聖人所言處之自然也○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聖人所謂視聽特行之安便為道也○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率性之道在上面通○上兩節一滾出來幾有天質不可離者也○不可離者率性之道皆不知其不行者也○日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之道皆不知其不行者也

功於天而爲此多事也○人生品質各異有不及不能中庸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修也○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耳質則上二句一節承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樞紐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重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不待下文自明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視聽言動之性與天命之性本然不相離故聖人之所欲修以能視聽言動爲性知第一句有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强名設教耳非性中固有即老莊剝斗折衡不得故頻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修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陷此義○朱子陸子靜王伯安一輩人之病

集註 此承上章而言天命之謂性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蔡虛齋曰章句云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或者於此多猜疑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脩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率此性之謂道只是爲事物而見道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一有個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初不屬事物也

辨 按天雖是無心底非有言說如何去命令萬物然萬物五有以化生之理不出這陰陽二氣之運陰陽之所以然者太極之生兩儀四象者言則是氣理則是有此理方有此氣以天之化生萬物者言則有是氣以成形而理亦賦于其中未成形質此理無所安頓故朱子先說氣而後說理也論天命令萬物理與氣是一滾出來則後說理似兼氣稟之性而言之矣而朱子謂即所謂也其專以理言之者以此句不是從天命衍說到性是時原及天命也且亦不是單說性而推原及天命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節原通貫而言之也蓋其性之自然便謂之道其道之不見性即理也倫一章夫婦氣稟便有偏于一邊知

氣以成形只是兼氣言底理賦之乎見有形氣者即無不存焉人物之生雖有偏全之不同人人之性道與物之性道偏全不同人人之性道全物之性道偏人則健順五常皆備物則虎狼但知有父子蜂蟻但知有君臣一源頭也然性道雖同而氣稟則或異矣物與人是氣稟之異之其有物與物之氣稟亦有異人與人之氣稟亦有異物惟氣稟本偏故其率性之德全而健順五常之德不全但異在清濁厚薄之間故其理亦全而健順五常之德無不存焉但氣稟之拘不可以品節而得之也學人品質兼其氣稟之拘不及健順五常之德不能不有賢愚之分毫故曰因其固有者以裁之○天何嘗要如何命他爲人如何命他爲物只是天地間氣化不能不有靈有蠢者自生人蠢者自生物天豈後已之而亦不能自已也吾之得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此一句或問

集註 乃專就人說若物則不能得其全體矣○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無過不及中之用也爲發之偏倚無往非中之體也無過不及中之用也爲發之偏倚無往非中之體也無過不及中之用也爲發之偏倚無往非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言其始當如此蓋兩事

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體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存養之以全其體之本然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之愼獨之則其事之微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慮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君臣小大無不頤者

天聖之實事蓋謂道之功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其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愼不睹恐懼則是其所謂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辛章潛雖伏矣不憚屢遍亦而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以獨程子舍有不慊屋漏亦而言之正與此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且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乃所謂有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照應各有血脈理甚分明如曰是無忌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特字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學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illegible]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睹息不存便是那去處本章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乎仁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所來從遠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嘗亦不曾爲學者說破曰向來亦是看得太高○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說是不能離成物行也是道固周流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猶謂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日觀耳聽未是道觀明聽聰乃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持履之不可履率性之謂耶道只猶此性之理耳不審如何曰不然集解亦曾手持足履日觀耳聽知何便與做道若便以爲道是認做爲理也伊川云莫與冬溪飲食渴飲若將飲食渴飲來作道

孔者心便是底天職須看若些子者心字○此說恐未然若子思之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不睹恐懼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愼不睹恐懼不是合眼撞目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比其事情見不是合眼撞目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比其事情未萌寂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國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貼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有善惡於善惡未發之前則不可求中於善惡未發之後則不可不求中○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就持太過了曰也無盡處孫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懼○戒謹乎其所不睹這處難看大段著意又却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聲然慥起在這裏這不成不在金玉○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如此說○所謂不睹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謹也如日道在充塞便是無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處難看大段著意又却

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有以
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以字於
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北溪陳氏曰
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倡於天
之所命有而其總會于吾心大而文武吉凶及今流行
功用人倫庶物而起居食息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
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兼是主敬是提撕
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當存在此若不成懼
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
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所作不
各有當行的道理所謂一步走離得幾離得便物事
物事非專吾身日用常行者皆是矣故道即路之
謂也之與不離是路幾是路便是離草菴
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蔡虛齋
日今人多說做須臾離道不得以不得二字連他觀或問有日循
字愚以為只當用不可二字連他觀或問有日循
之則道矣之則字是離他不得之何以能矣之意
句又曰不使離於須臾之頃又曰以至於離道之遠
若是離他不得矣何以能至於離
遠之遠或問又曰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
損益則是人勉私智之所為而非率性之謂矣按暫
合暫離人靜之也合則於事有所益所謂
益之助添也離則於事有所損所謂損之減去也是
其或離或合亦皆有事人耳而又何謂離他不得乎
○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雖是道不可離於須
臾然要不睹不聞時也最緊戒懼也要時以
不睹不聞為須臾則泯矣○不睹不聞即是未睹未
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睹聞也人一應事則耳目
便有所屬而有所睹有所聞矣○章句道也者日用
事物當行之理此處不可錯了須連下面皆性之
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總做一大句讀方
於道之不可須臾離或者乃謂日用事物
當有之理數字為釋道字之義則誤也然只味此數
字畢已略見得道不可須臾離意矣但必須有下面
又曰皆性之德而具於心自我而言及衆也既曰皆

性之德而具於心矣而又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
又自衆而言及我也夫何故蓋心雖主乎一身而其
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
者反求諸己之一心理與心本一物而為表裏
可須臾離者如此○林次崖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自所睹所聞而推言之以至於此非
謂不睹不聞時當戒懼徐徐也或者因此遂
專指為靜時工夫誤矣○呂晚邨曰不睹不聞是率
常存敬畏之意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恒恐懼則無時
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有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
亂儒以不睹不聞為真體遂謂君子專於此用工夫塵
學日淹矣必從睹聞說到不睹聞斯理方圓實吾道
精微處異端心相自不能入耳○
林次崖曰可離非道要說得明白是道便不可離
力私智之所為蓋欠穩帖蓋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以
道無時不在也外物所以可須臾離以外物亦有不
用時也若是人力私智之所為便如何可離其所為
之情狀是如何其可離處是如何○呂晚村曰道不
可離四為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襲我躲不開
不行道如水宮頭剡離表歸道者至緊切而此處
終未常說破也此蓋承上轉接語卻是中庸
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意○
莫際飛曰道字上節章句訓猶路也為此道字兼有
物在內故但以循其性之自然為義此又訓日用事
物當行之理若性之德而具於心則專責成在人非
物之所可共此又以當然為義此道字兼性教在內
無物不有是事物物字與上人物物字又不同上節
修道之教是聖人教人事此君子是遵聖人之教而
人道後世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即前節註所謂日
用事物之間莫不各存當作之路也然此原循其性之
自然故曰皆性之德心者既指其性之德而具於心者
性之德而具於心者既指其性之德而具於心者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又安可須臾離虛齋謂只作

一人句讀方於道不可須臾離之意爲當看理脉貫乃真際乘謂上文道字兼有物在內故但以率其性之自然爲義此又謂事物當行之理皆率性之德而其於心則專責成在人耳物之當行之路何嘗非此心之用事物當行之理而此節所謂性之德又豈非人物之文理乎謂無至人物字不同豈知事物之物即兼人物物字與上見是公共事物故曰天命之謂性此真率性之謂道可離故人離日用事物當有之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向謂不離人物之物可見○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道不離人物之所共由然此真率性之謂道可離故人離日用事物當有之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何可離○心此章之旨見本裏其實內外合一而不偏廢而說道自不可離而世間人任他行去也過日子只道是可離如何會知得自是不可離人自是不可離道矣故道自是不可離人自是不可離道君子以是之故所以必戒愼恐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章句謂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則已該而擴所以存之者無不盡矣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玩味不亦不四字是指存之者無不盡處而言大全蒙存皆如此說後來單指靜時工夫與下節平對自是偏說所謂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既該所睹所聞在內矣則戒懼已兼動靜統論做工夫乃語類云戒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而言之耳戒懼單指靜時工夫何也曰發見此則又似以戒愼恐懼只來發時最難此時無形無影無聲無臭無可捉摸做工夫故只是得於理中恐懼常常提撕警惕此是單言不睹不聞時戒懼工夫之深若已睹已聞時戒懼工夫之淺則生病只恁地暮約低道看戒懼恐懼已是動了也須知此是單言不睹不聞時戒懼工夫之深若已睹已聞時戒懼工夫之淺則生病只恁地暮約低道看戒懼恐懼已是動了也須知

自有事物不循戒愼上去却有提撕便自易用看本文不說戒愼乎其所睹恐懼乎其所聞却只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通篇意思○一念未起却要戒懼了被日逐處雜言又日已是剩語按若其可離則當平平性之謂道不須戒愼便是外物便是人力私智之爲矣朱子正以本草現成說話真故易看斗而又發明於或問方蒙引不必改而存之或謂以外物爲在外不會予特是風日觀耳聽如何使照依道若便以爲物則也乃曉村謂離道者全案對面而以戒愼恐懼即就本文亦只說道自不離未說道不離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　中庸　卷一　五

醫人靜道亦不離人也徵驗人說便見當用功處道而不可離道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雙峯　明道曰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德也此大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戒其要只在慎獨○又曰慶緒愚按慎獨是統論上下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理緒 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獨却是換起說戒懼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會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問復小而辨於物善端蘗蘗昭昭靈靈地則此便是那不可掩處日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又睹了○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喻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已自知亦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掩也○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得緊切○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戒慎一節當分為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了下面謹獨似多了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說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也須臾離不得說存天理臨事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一箇且如是有得天理臨事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一箇緊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說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客省一省不是怎驚惶恐懼客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客字便輕恰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著力畫字也不大段用得力畫子云操則存舍則亡操一操便在這裏如入之氣了呼便出喊便入○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論

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底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恐懼已存些小事已將物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獨却是換起說戒懼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會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之時方如此戰戰兢兢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死時方了○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問復小而辨於物善端蘗蘗昭昭靈靈地則此便是那不可掩處日是如此只是明一明了不能接續得這意思去又睹了○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舉彈琴喻心事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已自知處言章句只說已自知亦或疑是合二者而言否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掩也○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得緊切○問謹獨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戒慎一節當分為兩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不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說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節說遏人欲於將萌又問說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也須臾離不得說存天理臨事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一箇且如是有得天理臨事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一箇緊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說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是客省一省不是怎驚惶恐懼客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字已是重了只客字便輕恰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著力畫字也不大段用得力畫子云操則存舍則亡操一操便在這裏如入之氣了呼便出喊便入○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論

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纔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井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工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工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敬人恐懼戒謹微有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寸敬是說不可不謹意故君子以下却是敬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箇以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聖人只此兩端○問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而太極渾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謹不睹不聞與謹獨兩段分別便不是○問戒謹恐懼不閒與謹獨恐懼特字而不失便是惟一底工夫戒謹恐懼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也道心則一而已人心則危而不安故其惟精而後其惟一也

庶工夫不貼不闊疎。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學。謹獨時。
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問謹獨。統言。雖未形。兼
則已動。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上面知字。是程子所
一句。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
一理。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
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地知。只是一箇知。○問。迹雖
未形。幾則已動。看莫顯則已是先形了。如何却
說迹未形。幾先動。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淺作
說。○呂子約書來。爭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只管淺作
一段看。某答它書。以西銘人將去看顯。以其說爲然。
彭子壽却看得好。云前段不可須臾離。且是大體說。
到謹獨處。尤見於接物得力。先生又云。呂家之學重
於字義。更不論聖賢明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是言道之體段如此。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亦然。下面
君子戒謹恐懼。君子必謹其獨。方是做工夫。皆以是
故二字發之。如何涼作一段看。曰道不可須臾離。言
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問林子武以謹獨爲戒以戒懼爲先。謹獨
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
謂戒懼是体。字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
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離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
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言道不可離。又問
此言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
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發。曰如此說也
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
不聞。言其見顯乎微。故言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
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
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問不睹
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
也。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明。先生曰。其所
不睹不聞。共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聞處。只
是諸家看得自不仔細耳。又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
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
有脚着。曰是。

已爲動之視。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明
辨前動便從而遏絕之矣。○恭慮曰。上只云不使
離。下須此知云離道之遠者。若戒懼之聖。乃
一念方萌之初。若未有相違。然從此一分則
或日遠於高明。或日究於汚下。而聖作逐異。風矣所
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蔽曰。以至於道之遠也。以
不戒懼其離道。猶未遠。以其時須臾之間也。此說似
已發而不之謹。則離道遠。非特須臾之間也。此說似
是而非。蓋上文須臾二字。所該至廣。故曰無物不有。
看來兩節人之所以分動靜者。是泛泛中和條章句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
之言。固有所因。當可疑。彼而遂錯認。亂也。何也。戒懼
乎所睹所聞之初而在所不睹不聞之內也。必特言
者猶其要以示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
擴之兩段是截戒懼乎不睹不聞。只屬致中。截戒懼
乎所睹所聞。以屬致和。既致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
之終動之始處截故一則曰自戒懼而約之。一則曰
自謹獨而擴之。或者疑謹獨時工夫是不係傳計立言之旨。遂將正經大謹
義錯解也。○呂氏鄭氏曰。隱言暗處。微言細事。與在幾
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多得隱微說入心境。恐當
處。此即獨字下加一體字以爲宗旨之說。妄也。蔽其
無意又似。蔽意又似知自指劃一番。通貫於中庸
本義。不如說其○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
指隱微之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
人特說箇。○誠無爲。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
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
故君子慎獨。審其幾也。此二句。即十目十手其嚴之
意。見與獨之可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
揣摩也。○慎獨共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遵守釐正
是。惡初生處。斷根須在此也。但只是已發而人
猶未見。故朱子謂對衆人時。未免○上一節工夫

是總目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睹不聞乃語言之妙爲包括睹聞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於此做工夫到此乃妙也愼獨統在戒懼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工夫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一也

三山陳氏曰隱曰微則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顯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也其發乎此心而人不知我獨知之故謂之隱謂之微隱微之間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著者信乎天下之事無有

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大學只言愼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蔡虛齋曰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處也指一念之動處極其事字不可深泥如此耳

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或問一則曰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微察則似專言微又曰隱以君子所謹者尤在于此幽隱之地則又似專言隱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字只是一件○或謂之隱而又曰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故既謂之隱而又曰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故戒懼云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信乎天下之事無有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矣聖賢之言句句解隱爲暗處爲細事語類又發明之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設譬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獨是已思慮已有些繫處只是些小微之事爲慾是念自知而人所不知之處則慾諸之隱微諸侵竊也是

念之初起爲言苏未深猶朱子之說也○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莫見莫顯言道之至情至極無所不在故字承之方說入人身上來類分明對說下各以兩故字承之見當用功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是統體用工夫緊要下箇存二字謹獨又是其中吃緊處補出言之故章句着一尤字俗解勞分動靜已偏矣而又以莫見二句對不睹不聞不知是對不可須臾二句說非異中之一節也

離二句矣何故此節註仍承不可離說對不睹不聞寸言怒節亦云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且于後面置屋提掇似非莫見二句所可對得過者何也曰此其所以當思顧提也蓋上節統體工夫爲重此節統是工夫爲重不是不可下須臾離雖可對看却不可平看也○隱微見顯察于在舉上說朱子章句通貫之方動便是見顯不待已知之而始爲見顯也然

已亦必知之矣今人只在獨知上見其見顯是貼心說得呂氏游氏意而於程子意畧之矣特爲表出學者勿輕慢過去○學曾又問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天理於此始人欲亦于此萌未定是善一邊而語類以爲言道不得遂偏說便有見綫隱微也見綫便有流藏他不得遂偏說神最妙蓋非道之至精至極者只是隱處便是見微處便是顯必顯亦非隱而後見微而後顯必見微則必顯而後如此神推精妙者則皆道之爲也○朱子謂兩事告少不得推精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混去不必存先後之分矣諸儒多謂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蓋無鈐然後緩用心正耳或引末章亦先言衍從後言如是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工夫次序固然而後慎獨末章是漸漸由內推出外來漸漸由外收入內來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出此出道之體也道也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於元矣○無一時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於元矣此言聖人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一心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識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謂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一身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集註】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賢人希聖之學也士希賢之學也學者學此而已

【或問】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心中發出來也是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戾則謂之和矣○問學者如何皆得中節方得此所以貴於學學者固是思則能無一事之不學無一時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以爲難也○

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得好則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已發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已發之中即時中也中節之謂也却易見未發更如何分別某舊有一說謂已發之中是已施去者未發是方來之義竊恐伊川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如何說不發曰是言不會發時○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日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甚固無病又曰嶺集指發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寤而逐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此語甚固無病又曰嶺集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體情是用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用而言或指體而言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在焉及動時又只是這箇底○曾以所論湖南問答呈先

生先生曰已發未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無時不涵養省察若戒懼不暇不間便是遏其動靜無端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省察則亦不可○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算起伏則節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間斷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繮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說是大路便更都不管能恁地自去之理正亦日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日未發時看理義不得纔看得理義分明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涵養功夫後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

察則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糟團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怎生地這箇心纔有這事便有這箇事影見纔有那事便有那箇事影見這箇本自虛靈當在這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須是恁地方能中節只恁地墨淨地在這裏如何要得發必中節○中和亦是承上兩節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衆人未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亦有不同曰然雖是無大本道理絕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通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圓全渾然亦定都亦定自其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敬涵養之中自其動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感全是中節之中自其動全不合如何○問隱微恐懼喜怒哀樂之謂便是衆然而靜時感量得

皆塊然如物本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與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見得如此○未發之前萬理俱具纔涉思即是已發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處蓋是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面安排也今說為臣必忠為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做此事實具此理乃未發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偏倚所謂寂然不動此之謂也然不是截然作二截如倚家塊然之謂只是這個心自有那未發時節自有那已發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便是中是體及發於思了如此做而得其當時便是和是用只管夾雜相滾若以為截然有一時是未發有一時是已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午日未辭做工夫即是私意所蔽客來為主其未發時只是那昏昏然如癡不相似勢所不開發來便只是那

乘底心如此則發時是他不察如何曰言察便是呂氏求中却是已發如伊川云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看來人逐日未發時少已發時多曰然○又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今只得是古今共由之路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不中節便行和時子而今喜天下以為合當喜怒天下以為合當怒只是這箇通理便是通達意大本達道而今不必說得張皇只將動靜有節這箇便在這裏動時便無不是那底在人工夫却在致中和上○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兩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北溪陳氏曰簡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手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故曰和○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同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兩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北溪陳氏曰簡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手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故曰和○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同

而謂所謂欲動情勝者也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問喜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着耳○茅齋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不中節之和○愛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聲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蔡虛齋曰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慾屬上面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等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該之○喜屬木樂屬火怒屬土哀屬金愛屬水本是五性出於陰陽五行七情亦出於陰陽五行也○喜怒哀樂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方說只是一箇情其未發也渾然在中則皆謂之性也○曰情之正也而此即發循此字以其自有不正者○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

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問喜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着耳○茅齋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不中節之和○愛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聲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蔡虛齋曰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慾屬上面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等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該之○喜屬木樂屬火怒屬土哀屬金愛屬水本是五性出於陰陽五行七情亦出於陰陽五行也○曰情之正也而此即發循此字以其自有不正者○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

都之和。看來必以中爲本。則中先無一物。然後發出來。得其當若先不得個中。何以爲和。此大學之心有不得其正也。即不得其正之和。即率性之道也。豈推一人所當行道理。○按中庸不以今之人所當行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按中庸不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言情。以喜怒哀樂言性。即是四端不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四端不言。

用之今本皆如此不以聖恩而有加損也何等明白而人必欲根戒懼慎獨何也○惟其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已發未發只此一念之停涵養工夫通貫動靜非是已發原無一念之停涵養工夫即已發未發只此涵養將去亦無一念之停只恐私意間斷耳○惟其不睹不聞是未發處戒懼是已發處即此戒懼即此慎獨即此涵養即此致中和之德所以纔善後這個不失其用時候這便可見和而今亦不必如此說只人人皆有性情便皆有此中和之德但衆人和是致和戒懼雨番工夫也○朱子又云須逐件使之發時皆睹聽了這中然卻存箇中底德在故朱子謂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是他不曾主靜看耳任衆人發不中節便行不得東西南北亦可見○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如此未有定向發明在中出者發而中節者發而不中節者發了這和然這和底德亦自在只看這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箇甚麼主宰處是箇甚麼道理如何要得發必中節此正是情只是性之情用只是體之用中字正包和字說○學曾問程子謂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存養之功不外持敬莫如何若只說在中本有定向則常人之心莫非中矣何以謂之未發則亦無存養之功矣○虛靈常在這裏須是地方能中節只恁地說得泮涣地說不著○虛靈常在這裏如何要得發必中節此正是情只是性之情用只是體之用中字正包和字說○學曾問程子謂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存養之功不外持敬莫如何若只說在中本有定向則常人之心莫非中矣何以謂之未發則亦無存養之功矣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或問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之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乎曰三辰失天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荒札瘥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是皆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謂識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故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後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且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教其一二何邪曰若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功之所至而止耳故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繆其間一家一鄉至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閒慾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新安陳氏曰。戒慎恐懼。貫乎終始。雖微費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史氏伯璿曰。篇首此段章句。自成一篇。詳此段章句。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全句。意對慎獨言之。耳目二字。兼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日外靜。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即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蓋是自外收斂於內。以至於不睹不聞之中。蓋日日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之至矣。自詳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謂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發皆中節。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為橫致之致。是也。

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為直致之致。是也。諸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慎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新安陳氏曰。戒懼靜用動分言也。慎獨中和動靜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機。非兩事也。○蔡虛齋曰。須知中和之相為體用。方知天地位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蔡虛齋曰。須知中和之相為體用。方知天地位萬物育之相因也。於此盡可以見中為天下之大本。使天地不位。萬物其能自育乎。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萬化之本原。猶天之一元。人之一心。一心之妙用。以和言。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言。

此說恐亦非也蓋以應物之處在一念前動之後不知若無前事物在則此心何繇有動而所謂動者又何所寄也總事未到我面前我既一念便有所屬矣便即是應用矣何謂後此乃爲應物之處乎史氏之說總是不知工夫有淺深而勉靜無優劣故也○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之下文之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安可混亂而以爲上面之衍猪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衍猪未是應物之處耶○林次崖曰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只是極靜而已靜中界一點動便屬已發面有所偏倚不得謂之中矣雖極靜而不妄動乃無少偏倚其守不失而預其中矣○章句至靜至字亦輕看下文應物字可見○喜怒哀樂之發中節不中節其機皆在方發之初不在既發之後此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處也此心方發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天理則中節人欲則不中節大立心之公私者除却不道立心之公者或其見不明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往往有之此猶是粗者耳又有雖知理欲之分而於所見天理之中分數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焉終亦歸於人欲而是以事言不得爲中節也○陸稼書曰通二句或問是空空有此理人皆從天地萬物不因人之中和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便天地萬物不能千其和便是日星風雷山川鳥獸草木之事皆由中和而生故天地本位焉是說這二句便是洪範庶徵寒風燠雨之時講聖的道理人又從堯湯之水旱災異非常之變也君子只要盡其常道而吾身之天地萬物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致中和分位育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難免面不全之病矣或疑中和分位育不是天下事都好了致中和分位育方能如此萬物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致中和分位育致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分配位育雖不可易非支離也大抵致和此致中

戒難難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夏難於體立後難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當如此看學者讀這章書須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性道中和是吾所得於天之理吾戒懼愼獨不能全之可見教字是中庸之綱領眞大學一般但大學經文未嘗明言敬字惟於各傳中微露其旨而中庸則首揭以示學者尤深切著明矣雖後面尚說許多知仁勇工夫然都從這敬字內做出故學者不可須臾離道便不可須臾離敬○溪家皆以天命率性分貼中和拔朱子文集內胡季隨問朱子答曰詳經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又答黃子耕曰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義耳依此二條則性道不可分貼中和矣然今章句衍分貼愚嘗思之求發之時條理未嘗不具於渾然之中而斯時但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率性之道專屬之時渾然者未嘗不寓萬條理之內而斯時但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率性之道專屬之

愚按朱子既以涵養爲通貫動靜之說而此只是改恐私意有前處又加緊切警之水長長流到高處又畏起伏則前警些提警此則靜警共是涵養中作察原未以省察與涵養平對分屬涵養動屬省察也則亦未嘗以涵養爲致中功夫省察爲致和功夫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夫則戒懼乎所以能致其極者固無適不然則謹獨之功存密安能極其至於應事處無少差

之前則已福惕陽之戒懼矣何嘗以戒懼單屬之無
曰尤於隱微幽獨之際則已於戒懼內出言之矣
何嘗以隱獨遂該盡了動後人自心想遂使致中
和各分項項不但不善讀註說只是未從聖賢實地
中工夫過來耳○史氏靜是自外靜至內動是自內
動出外又曰約是自收斂入內審出外之謂精是自內審
察出外之謂於道理頗有見處只以無賡聞於外而
與心寂然不動于內分兩層謂曰不睹不聞于外而
戒懼之又收斂入內是其病處耳是不知或問自與
然却不知戒懼原指睹不聞之前原該動靜之動靜說
動之理所失愈多矣至史氏之說則又以戒懼屬之
所謂必一念動於內然後與事物意接于外此却氏
無大失虛齋謂若無酬事物在我心何嘗有動于謂
有事物感而動者亦有事物未來而我念自動者
則謂動念於內然後應接于外亦可況幽暗之中細
微之事人不知而己獨知獨是衆之初動到應物之
處無少差謬自然之中節功夫不單靠謹獨但必由謹獨而精之方能至此耳

虛齋子此尤未見到○至誠之中無少偏倚則中之
體已具矣然後此少有所失則依然偏倚了去故必
說到其發而該及動也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和之用已行矣
然他時少有不然則依然有所差謬故必說到無適
不然徹底無所絲毫不如此和則又可以動面踏根下
靜也此朱子發截然未發之前涵養之功夫也○雲峯胡氏
省察亦不欲截然分兩節工夫也心從天命之性看來吾道一以貫之
之道故曰本吾一貫○萬物只是天地之流行充塞
以統體之主宰言一貫○萬物統在天地化育中故
則曰氣順萬物育不在天地位之氣順而已天地之氣順○知得萬物育不在天地位之
順而已則知得至靜更無中之外到得至靜更無中無
少偏倚而守不失則致和之功不在少偏倚而守不失則致和之功不在
處動處到難處不特處動處到難處不特
言盡致字原是從社處說到極處無不盡之本體便叫做致中其致和必兼
成致盡守着這未發之本體便叫做致中其致和必兼
日自謹獨而精之者只是於動之始處尤要審察擇

斷耳難道慎得之便與戒懼之慎存兩箇慎字不成
○章句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澈立而後
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分明說體立而後
致中致和亦只一箇工夫海印疑矛○學會問疑書謂致和比致中較難云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以後面尊德
性道問學親之恐說得亦是否曰此不然也尊德性
是存心之屬道問學是致知之屬能尊德性以統道問學是致知之屬能尊德性以統
包存心之內又況存心中肅亦只高明中之一面爾豈爲此而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下
面又不可以不致知到底以體統用且看世間聰明
才智之士窮極物理猶易中節了
歟渾然之中爲理舉具此知是難到得此發時便發

萬物育是說動處說於與致和處○朱子答黃誨
非以性道不可分貼中和正以性字是渾全體已
該道在內道字是條理分別言之只是性中自有之
條理分別耳渾全體言非天下之大本條理分別言
之非天下之達道故加只是中和自存之和原
分不開何嘗書以不貼為疑乎○又謂無小偏倚
而其守不失只是極靜而已既看虛了中字則異端
之寂然冥然亦可謂能涵養此中體者矣又曰中節
不中節其機只在方發之間不在既發之後亦太虛
發處中節不中節之機導在方發之間而事之始萌
皆當其則亦非使待夫方發故註不謂端而指之以至於應物之處云云也以此
如章句當字玩味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
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
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
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
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
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圖史氏伯璿曰元具於已之謂德某謂所命謂之要
又曰此章前段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
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
言之極為詳悉第一節是總說道是
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故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
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
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以
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以見道
之體用自然而然與兒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
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廣驗而極言之

存養大聖遇絕人欲者其之精平大義一章大指有
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易之者聖
師有此說而孫氏有功於道窺之精矣元
○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
支罣而衛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畧中又有詳畧
按總註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發
備於己而不可離二句已括盡一篇之始終故
舉書矣蓋不明其本原出於天賦合下錄了任你做
去都是人力之私如何是道不明其體備於己則舉
知其原於天而備於己盡天人所以共貫也
所以指出於天自不可易了備於己自不可離了存養省察
之要不過盡其體備於己之功聖神功化之極亦不
過盡其所稟於天之本此盡人所以合天也中庸一
部書只是此意○陳新安曾去聲問去聲聲則異義大本之中達道
之和統乘盡人欲而已蓋天本然之善具於吾心之
私之可言故單論之德獨言中和之德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
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
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存本存之自得之者即自
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
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中庸一書造聖道
之閫與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
湯語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祖脈貫通名義精當則
實過之矣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獨曾子雖有
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兩一段靜時工夫未
發之中本體渾深除中庸外他經固罕見豈非亦發
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

曰存天理之本然於性獨節則曰過人欲於將明也不知慎獨是過人欲之功也則不睹不聞是過天理之功也故慎獨之外無存養之可言而常存敬畏即存養此去邪誠之私之本原亦非截然不相入也惟此處未看得徹故後面存省動靜一概矣分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褊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禮稱孝孫某甫尚饗曾子易簀之際稱大夫曰斯季孫之賜也檀弓記子思之母死於衛門人欲爲之服子思曰於吾心猶隘之類皆可見矣

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不名況孔子尊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臨川吳氏曰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曰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舅氏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季白詩云假顒山頭逢杜甫

雲峰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不可分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拔不易之謂只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吳氏棫曰體認是體與首章深體篤下體字乃體段之體○蔡虛齋曰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他孟子註云性本善故願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如此看亦見得天命所當然一句有着落也○精微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是理者言爲小異耳○陸象山曰道一章見天下大器只在中庸中庸上未具有一毫子思於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一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蓋雖是平常衆所共由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乎此說從伊川仲尼之言以明之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能體其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千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不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箇中庸關係人品如此

按中庸二字原自不重即此書說中不說庸處甚多然說中也不離庸即伊川中和庸不易之說是中外添了一箇故可單說中庸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說中平常之道無跛倚至當而無變易中以而字串下以之理二字總承之故知只是一箇○惟聖本中庸後君子必戒懼恐懼而盡體之可謂不偏不倚矣然不是可隨心願意造作將去若四中庸貼君子身上說便旋註語不當以理言之則固矣○首章提起爲全書之體要此一章統領分別君子小人大作大端趨向上說所以下一反字說得極重蓋已與中庸相反矣有四下小人之中庸無反字蓋君子小人一種看高看深者非是。

雙峰饒氏曰中庸下君子能體之體字是着力字聚即君子能戒懼恐懼說乃時解謂君子自然能中庸作與之爲化溝通天人之際自然盡知自古無放心底聖賢即大舜大禹戒懼也勤勤不懈

便也少此體字不得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睹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輯釋 雙峯饒氏曰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是衝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兩則中矣爲中而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棉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他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張子曰時中之義其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眞是義禮也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此看前言往行蓋謂自能見得時中

或問 只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無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肯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劉廣居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字無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以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舉其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一節又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據而臆決也若說皆從鄭本其妙而足以警乎卿愿亂德之奸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盡錄也

輯釋 雙峯饒氏曰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君子而時中且是分開所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曰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不及者曰小人固是愚所爲因是不肯學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愚能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猶輕得些程先生曰論惡而不知其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爲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常存西字恐是君子又要張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只是說箇好大德與小人之心日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

物事語意若有所思然能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君子而時中且是分開所以處中蓋君子而能擇善者曰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不及者曰小人固是愚所爲因是不肯學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愚能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猶輕得些程先生曰論惡而不知其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也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爲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常存西字恐是君子又要張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只是說箇好大德與小人之心日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

中庸點方是其無忌憚也

南軒張氏曰中字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擬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惟能體之中庸之中如君用中于民亦只是中之用而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庸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一事隨此一事以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明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可膠於前日之見也○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本而以此理為更端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義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纔動人欲而無忌憚也

朱子異同條辨 卷一

姜

南軒張氏曰戒懼不睹不聞無時不然而於已發之際尤加謹焉蓋喜怒哀樂之發雖或中節然其間不能不雜以人欲之私故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而全天理也○雙峰饒氏曰戒懼不睹不聞是存養工夫已發是省察工夫存養是靜時工夫省察是動時工夫

將事無忌憚是小人動時事戒本文兩而字及章句兩又字其所以致意於慎用之意亦不可忽也○林次崖曰君子小人而無忌憚依憑見君子小人只作人說時中說君子不作君子之德小人之心說但賢乾淳原來中之德至子思方說起從前人說中只是說時中說君子知其在我者故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此是推上一層工夫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屬有君子之德句內說或問曰君子惟能知其在我而戒愼恐懼以無失當然故能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新安陳氏說中庸只是說時中說君子俱不是○或問無所忌憚或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當無所忌憚不與上戒愼恐懼對亦不是因無忌憚故字輕看○陸稼書曰是中庸命於天命於性因人人所共有非人人所固有何以君子獨能戒之何以小人則反是此其分途處在敬肆而已君子之所以中庸者只是敬耳其論語三畏章君子惟恐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為學之初先知其大槩與大學知所先後知字一義

之所宜而小心出之人見其通隨時者皆其臨深履薄而謂的為者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也小人之心矣而其蓋其靜也不知恐懼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也又昧昧焉不顧其動之乖也一任其心之所欲而放縱出之人見其揮霍有條者皆其粗心浮氣所發見為者也然其所以或敬或肆者又有故焉而隨時以義處此中之用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故不能戒謹而無恐懼而肆欲妄行難靜亦動也不能隨時蓄中而無所忌憚動皆亂動也所以章句又推出兩箇知字儘之知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為學之初先知其大槩與大學知所先後知字一義

客不白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邦差却也○洗於於杜曰戒謹恐懼是時中之學凡人處事其是非可否胸中未有不了然洞知者于此謹獨動中其當矣隨時處中即在於此若以為慎獨後又加時中工夫則慎獨只是發念時中方是處事之主事內外原是合一耶親善怒哀樂發皆中節慎獨之學緊用在此處則知慎獨原是求其中節中節便是時中又安可析慎獨時中為二時二境耶章句只說戒懼而不及慎獨固有深見矣非偶然遺却慎獨

補慎獨為時中之功而動而應事又隨時處中為無過不及之德而動而應事又隨時處中為無過不及之德而動而應事又隨時處中為無過不及之德

不中若如時解單以戒懼貼靜不反存時不中乎衆莊只數句便不能盡會貫通如此聖學幾何而不湮沒也○只是一箇不戒謹恐懼便是庸欲妄行如來湮沒恐懼與無時不中不是兩段時如肆欲妄行與無忌憚亦不是兩層○朱子云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無忌憚也呼此無忌憚者緊貼反中庸說是指小人之極者而言何嘗有見得一種影子惡心起義自以爲中庸之意若然則正作小人之中庸不須加一反字矣朱子何以從王肅本乎晚村亦志却此章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耳豫書謂顯按陰違皆在其中不況定一人看則正得或問

顯按戒懼恐懼既活動靜說是統體工夫即自兼存未事臨事何嘗單指平日存養于未事也後每事竟指戒懼所賅恐懼所賅耳與慎獨單指一層工夫即必不如合也若謂戒謹恐懼是時中上交接頭上者猶不如合也若謂戒謹恐懼是時中上是統體工夫無所不該則謂慎獨後依然此戒懼有何不可而渝仕謂慎獨後更無時中工夫聖至慎獨原是求其中節中節便是時中夫中節之和對未發之中單在時上說時中之中即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則時時處處時用而即不離體則已合體用而即不離未發已發與未發已發不分對者不同況慎獨者乃戒懼之實功乎言與事物並待云不可拆爲二時二境聊明白註意自取絞紐如此○若畏戒懼所賅閒而不戒懼之至便不能此心常存如何能無時不中即末章下愚庶幾勉強亦發信後算爲已之功寄幾疏隨時以處中也矣分動靜已失之遠矣況欲以一法獨當時中乎○或問戒懼恐懼以無大當然故能爲中是以得字包戒懼在裏面方能處中而曰故能得中是以得字包戒懼在裏面說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德義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以中對和而言則中者德之中庸者用此是指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庸而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即是時中就中之中以中和對中庸而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指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

圖夫子兼黃氏曰性情天生底爲行人做底爲性情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者通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通

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中庸以德義言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下當然之則人心本純粹不可遊亦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各則欲其戒懼謹獨以極養乎性情之德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陸稼書曰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敬字是一箇大關頭能敬便是君子雖上大不敬便是小人學上人先辨了小人的關然後再去細論知愚賢不肖道不及的病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在道中恩差了些子小人之無忌憚則在道外大遠了

圖總註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以中庸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以中對庸而言朱子謂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蓋一定之理本自平常及行出來時在事物上又自恰好無過不及

處所以庸是德中是用也說中便有庸在以用不能
說故後面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與知仁勇之無過
不及只對中字說以庸便在其中也若以中之一字
言之則又偏不倚是川流無可見處只着在事物上看自是無過不及故後面亦只對無過不及說而不及偏倚以不偏不倚只說中也○看下章民只說鮮能中庸愚不肖只說過乎中庸賢知只說不及乎中庸可知此處反覆已是中庸以外人必不可與入中庸之道故特地把做分開言之以下全不照及他直至末章小人其終也方說到此處又反覆其為人一合之曰此正子思吃緊為人處或問君子之中庸只分於為已為人之體勢論此方分別兩種人品趨向是也今人看篇之體勢論此方分別兩種人品趨向是也今人看此章只是斷定箱脚耳○有君子之德是趨向在於為善矣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君子處處有小人之心是趨向在於為已已是真心為善為人已是真心為善而又無所忌憚方是小人處處為已已是真心為善而又無所忌憚方是小人之德就處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連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同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半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但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哉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誕而鮮能之也故先儒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與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半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半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連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同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半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但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哉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誕而鮮能之也故先儒

書之例皆如此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雖就用說而不偏不倚及以體言之則過乎則者失其中不及乎則者未至也註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下用原不離體就用說而體在其中註內用原不離體就用說而體在其中註內用原不離體就用說而體在其中

補註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雖就用說而不偏不倚及以體言之則過乎則者失其中不及乎則者未至也

或問註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下用原不離體就用說而體在其中註內用原不離體就用說而體在其中

愚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屬以求本章之說徐考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大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以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益不能無差錯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子尹也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偏倚故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勉力守是不能行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教衰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温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看說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斟酌有旨哉○仁齋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

用程註者蓋以率性之道必有賴於修道之教苟在上有修道立教之君則我之所爲不能明明德而但以世教衰微作新以救重在上者修明夫道教也下九章都以此一節爲題目人多忽之○分明下箇民字虛看却要兼上下兩箇且引易君子辨上下定民志字亦兼上下言謂既有箇君子上下定民志而主之則君子已不在此民字之中恐兼上下亦不得並主之字則已貼入人之行道而有得於心說色舒能久之句所以只說民鮮久矣子思引來却重則中庸之道本來是箇無過不及恰好道理民却鮮能久矣能字方點到人身上說看下章緊接道之不明道之不行提道字暗接中庸其至矣章

頭接中庸只是無過不及恰好意思然既到恰好則更將何以復加故恰好即是至極無可形容意思

○程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非知德者不能故不可能也

○愚分俗解謂只是恰好不是至極然則精微之蘊又有在於恰好之外者乎○繞過不及便非中庸夸氏發出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之意固非本文所有然世間賢知畢竟多試以事君之敬云云亦誠可爲學者勉也

右第三章

○大全夔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林次崖曰此章爲下章張本此言民鮮能下章言民所以鮮能也

○雙湖胡氏曰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說之蓋或過或不及之弊未可遽以小人統之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說之蓋或過或不及之弊未可遽以小人統之也

○雙湖胡氏曰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說之蓋或過或不及之弊未可遽以小人統之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淺狹擬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塞滯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淺狹擬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塞滯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峯饒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雙湖胡氏曰問道之不明不行以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承上章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之意而言道之所以不行也封意責行警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賢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之過者既准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却恁地說話。緣是智者過於明，能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佛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却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問楊氏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爲賢知之過，道中庸而不極高明，爲愚不肖之不及，曰賢知者過之，自是兩般。愚者之不及，與不肖者之不及，又自是兩般。曰先理會此四項，令有著落，又與極高明道中庸之義，全不相關。況道中庸雖若能道，中庸能者不多也。

同　大全三山陳氏曰：惟聖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通考黃氏幹曰：道不行，是行案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器於行，故先言知過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器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聲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

按　蔡虛齋曰：愚之智者，必賢，愚者，必不及，不明，必不行。此章惟以分繫於道之不明，不行耳。故道其不行矣，夫子註曰：由不明，故不行。且舜之智，自能用中，回之賢，亦能擇中，而朱子前註亦曰：賢者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求所以行，意自周安。○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著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實曰：道者，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綜不差也。○雙峯饒氏曰：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賢愚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後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門賢合屬行，知合屬知，明夫子知文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所以有何以曰我知之矣，舜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

鬼，況荀，既，底，人故不及行，自是不求所以知，如行路人自止不遵而更不問前途之通塞也。此朱子所謂先須理會此四項令有著落也。若謂知者既以道爲不足行，亦必行之，過愚者不及知，則亦不及行，不及行者不足知，亦必不及知，則四般人受病處只得兩般矣。此說溝文互而不得朱子之所以交互也。○學曾問既是四般人各有受病，彼此不同，而後章言舜之知自徐用中，則亦不缺同之仁，回之仁亦能擇中，則又不缺舜之知，是如何，曰：論四般人受病，則知之過不及者通，不到知而能行之大知，到行行之過不及者通，不到知而能行之所以貫通而無缺也。此朱子之所以貫仁、知爲一德也。

新按　饒氏謂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去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子謂此說未盡然，若但以道言，則人不行，道依自呈露，自然不昧，但不流行也，人不行，道依自呈露，自然不昧，但不流行也，人不行，道依自呈露，自然不昧，但不流行也，

不能遍上見知愚賢不及則無以體行中庸之義然而道之本然流行者亦莫非天理之當然也知乎道之本然著乎行之當然則在人身上故不曰天理之當然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章句 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發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即必審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即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 大全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同 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者皆欠缺知而

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呂晚村曰飲食與道分不得事事件件然竟說道不得即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譬个身言亦有結所以不明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當離得只人自不去領是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容菜過飢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雨也字意味淡長其音永寂試緩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

發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急於行道賢者專於明道能知味以喻不能知明道能明不能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見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緣上節去知者氣清而智矣惟故知之過而行不及也○史氏伯璿曰聖賢以章句指之惡未必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

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意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總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勉知行兩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智過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之喻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不同章句人字每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率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而或問亦曰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呂晚村曰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知或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知字非知行之知蓋明行而言乃提掇省覺意即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發掇自史氏以知味之知當了註中察字謂在知行之前是總統兼收上文明行也予細玩或問却不如此說或問云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字安頓在知味知字之前又云其至知味之正則必守之而不失以知味對譬之而不厭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以知味對道之中是知意字之義也知味是知道之中是行意只知道對守之如知味是知意字之義也知味是知道之中是行意只知道對守之如何當不厭知字七而下章接之云道其不行矣夫朱子自其所以意斷曰由不明故不行正不必此言也此血脈之所貫通也忽而不著習而不察只是說飲食是日用而不知其至方正說鮮能知味故只是以二字不厭之而失之耳見既說鮮能知味自失其正味也分明以知字包過行字故下節必字亦然正打通隱由字故子一而字也下節必字亦然正打通隱由字故子武問道之一章受病者是說鮮能知味而朱子知謂各有一般受病不可畢

謂受病在知也若學者從事中庸之道則未有不先從知後上夫之理故不知味之正論不能皆之不厭矣不知道之中庸不能守之不失矣語類或問初不相背也

雙峯饒氏謂鮮能知味以兪不能知道道既不能知安能行乎數語頗得詳意而又謂知者專於明道或忽於明道愚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却不道知者知之過明非所當明者行之過亦非所當行此語病不小○人莫不飲食也下大字只大槩說註中人自不察大字一字不知道中之一端故曰鮮能知味則即以此人字爲知愚賢不肖之人何爲而更氏妄爲分斷耶只着虛齋以後皆爲所惑此似是之非最當辨也

右第四章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

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

按或問此章只承民鮮能久矣句來而雙峯妄承小人反中庸來謂爲氣質之有偏天下有無偏無倚者中庸是一部書分開途路處於民鮮能久矣之名予是未知君子中庸與小人反中庸之大反者則經之也知愚賢不肖曰過曰不及都說不到是故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蔡虛齋曰或謂道其不行矣夫專指智者過愚者不及不宜通承上章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爲道不行曰如此則人皆曰予智其不智當起道之不行而反以起道之不明何歟蓋孔子之言初不爲中庸說本是平日常常說話子思采集將來以發中庸之義其相承次第亦止是其大意云耳豈得一一若合符契○劉上泛曰此不明故不行在上章則夫子口中有此互證此則無之泥亦聊備前後章而爲言耳

按中庸此等處皆子思襍引孔子之言必須看其上下相承之意方是子思作中庸以明道之旨朱子所謂不應蔗蔗而錯陳之也如此章本文只言道不行而朱子則直斷曰由不明故不行未嘗置上下相承之意也乃時解夫子所言之意也乃時解皆云此朱子預照下文之脈引於上下文之中則貌貼切不可以入本句之內夫子愚以愛揀之方有把鼻今必就置本文上下所言之意而尋夫子當日之本意不可徒面予愚正○上章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本兩邊互說此獨說矣當以錢氏說爲定○總之知行重邊起手工夫

舉莫非知行之事故上章並先說道之不行由知愚之過不及後說道之不明由賢不肖之過不及乃責重行也後說道之章頭下由不明故不行以起必如舜之大知而後可章頭道之行屬責重在知矣下子知章能擇而不能守責重在行以起必如回之能守而後可章頭道之明者重在知又可見矣此即上章鮮能知味章結知字之意重人皆未嘗看破

按此章若單指知者過愚者不及以起下舜之大知與回之能守而言則固無不可但於舜之大知對知愚之過不及而此二章止云舉不行不明之端其用意深矣豪引知愚說之非而未得其旨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圈火全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此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

圈按下章既舉舜之知以爲言而章句又結之曰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則此章所舉爲其不行者非由於不明而何知此章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知此則人執不樂告以善或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本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況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謂衆論爲舜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愚不肖之意亦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統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來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焉

圈按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併合將來所以開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揚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

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永人之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也惟其知也所以求人之知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衆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偪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爲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必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

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之訓不能然也若說得恁則隱惡揚善與善過自不覺其揚善與惡過自不覺其隱惡而又知天下之善皆舜之善天下之惡不推不攬天下之惡皆舜之惡其初本善其終可歸丁寧其言此處關係等事不可草草為天下後世教或問知舜之知而不遍說道之所以行卓承過一說者以知者之知對舜之大知看愚者一說者以愚者之知對舜之大知看不知道之所以行則非知之過以知者每自特其聰明而愚者每自特其愚而不察取諸人者如此若知者原無聰明之可特更或自特其聰明而不察取諸人則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及以愚者即不及之過以知者即過之過只自特其聰明而不察取諸人則執兩端而用其中與愚者之不及今按問察二句亦兼無過其意方足○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為中他可類推夫舜用或舉或用無不適宜在人發之為通言在舜用之皆玄德以此治也必如斯而後可謂之知道也必如斯而後可謂之知言也必如斯而後可謂之大知也○看來又能一折見舜其為大知也可見非夫知不能取諸人以為善而取諸人以為善乃益成其大知固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則以極大者為中小大之間是則以小大之間者為中極小之說是則以極小者為中極大之說是則以厚薄之間者為中極厚之說是則以極厚者為中厚薄之間者為中極薄之說是則以極薄者為中小大厚薄之間皆為中而中之為義實無不通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章句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或問中庸之為德何以謂之至矣曰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得乎平常之理也○或問中庸何以不可能曰以其精微之極非學問思辨之至而又有以篤行之則不能體之而或過或不及矣○或問中庸何以謂之不可能曰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得乎平常之理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知有所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知有所能焉○或問中庸何以謂之鮮能曰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得乎平常之理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知有所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知有所能焉○或問中庸何以謂之鮮能曰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得乎平常之理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知有所能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知有所能焉○或問中庸何以謂之不可

自用取諸人章指開察隱攝前說已辨之矣至以陷
惡章貼廣大揚善章貼光明誤從新安之說也纔隔
得一言之惡便欲揚之是私鉢心腸便不光明
飯間得人言之善即匿之是以善為己有是以
之物不肯公之於人便本不廣大總之一毫狹小便舉
一賅了既廣大自是高明觀諸劄其言之善者揚揚之
一段但云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其善
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開有善言之大如舜是終身
大中可包光明二字也○舜之大如舜是終身
不必為天子時方見其然然裂用其中於民一句斷
為天子時方見其然然裂用其中於民一句斷
盡則盡見不用而取一節人事只有一節
之廣矣○眾論不同雖善說甚多要之合用或分用或
中無兩節中也豫書謂或曰用或曰舍眾論到不
用之可也或舍兩用之可也或舍兩
同之極致處或只有一樣而合乎眾人之論者則不妨合兩
有兩人同道得一樣而合乎眾人之論者則不妨合兩
眾人皆未道着中而介乎眾人之間者則不妨合兩
說而參出一是分一說而自成」是也細剖出來於

朱子說亦有進步處

右第六章

圖大全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知之事
愚按舜子常曰須知子曰初非為中庸所以承上起下
皆子思集句夫子曰中庸不得入子思說前後章亦不
得通用○仇滄柱曰中庸凡引夫子語氣中見之時
意有前後之旨本題之意須於夫子語氣中見之時
後之旨須於子思引證中見之如此章贊舜之大知與
在不自用而取諸人此夫子意也必若舜之大知與
知之無過不及而道所以行乃子思意也作文提頭
還本文處不得有及前後至於起論須提溥上下
文脈絡方得中庸本旨

愚按中庸一書作自子思則遵禀引孔子之言以作
子思明道之言看得非起伏相承血脈貫通之妙方
有用此朱子所以謂其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

生偏得一個文字來整也今人必謂夫子又是
第一番話說舜又是一番話說舜一箇明道之書并得七
斷入讀皆講時文者害之也今人乘以此做時文
禮襲亦不當如是蓋子思引夫子之言節節皆為自
己明中庸之道而說不應隔越子思語氣而單順下
子說如以為入手提清上下文脈統為己入子思
語氣則是從子思口中又代入夫子口中作兩番語
氣成何體段且從子思口中代入夫子口中亦不應
忘却自己引證明道之本旨而徒務夫子別樣意思
學者首尾代了事也如此而徒於首尾將已意補湊與
隱揚執兩是擇之審用中是行之至擇善便是知之
無過不及行至便是道之所以行夫子之意與子思
之意何嘗截然不相入而必欲天得不相入而後已
耶除此等俗陋之法
不知當在何時耳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吾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捕取禽獸者
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
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
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愚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
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圖大全仁齋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
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
仁以言知此又因知以言仁蓋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
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
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
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實一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雙峯饒氏曰。此章兩人字益借知禍而不知辭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舉大知起下章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舉人也上章舉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為仁。

新安陳氏曰。按上章舉之大知。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其意已足。非有未盡之意。後此承上章而更言也。故此承上章意輕只重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必如顏回之仁而後可望斯道之明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烟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雙峯饒氏曰。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幷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時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益賢也乃其所以為知者歟。

雙峯饒氏曰。問顏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未嘗大不大。蓋着力。○呂氏說顏子云。陷其所至。盡其所得。擇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須而選之。則既弓吾才而不敢棄。此所以恍惚前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或罷而不能也。此處且看他無些落漏。可正淳問呂氏云顏子求見聖人之止。或問以為文義未安。

曰此語亦無大利害但橫渠錯認未見其止爲聖人知至之地位耳作中道本得或只作極字亦佳

【補】大全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强守之耳益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善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講】伊川曰顏子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中庸如何罷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愼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鏞然學問思辨未何所擇乃識中庸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知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端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勇

【圓】聖賢氣味只向一善字上尋一善字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上守這一善○仇滄柱曰聖人章擇中庸而不能守兩重在守一遵厥章句三近而行之無過不及而道所以明但顏子力行工夫仍本於知故章句先提云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

仍本於知故章句先提云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行意不必於本文之外另補出如舊前章言舜之知好問察邇句用中爲行兼自知行意不必本文之外另補出行○吳曾曰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章言擇中能守然朱子謂舜之大然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若專重在行天下更有何以爲行而行豈者即知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知處有病通行都不是耳

【補】林次崖曰服膺弗失不止是行下擇乎中庸是球也知行則何在看來行在擇乎中庸之後得一善之先擇乎中庸來以行之也及行之而有得是得一善也服膺弗失則能守矣得　其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服膺弗失得之於心而守之終身勿失如此說方無礙

【補】按計顏子益與知之最能擇能守如此可見真知是服膺弗失本領正不于知之外中庸惟非真知是不能擇乎中庸擇乎中庸是不能服膺弗失也○賢者行之過猶過為不足與此說通

不能擇中庸今回能擇乎中庸則知非真知乎肯者安於不及行或不求所以知今回肯者之不及行或此或問分對意也○鄭玉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强守之耳益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善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補】大全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强守之耳益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善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講】伊川曰顏子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中庸如何罷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愼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鏞然學問思辨未何所擇乃識中庸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知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端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勇

【圓】聖賢氣味只向一善字上尋一善字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上守這一善○仇滄柱曰聖人章擇中庸而不能守兩重在守一遵厥章句三近而行之無過不及而道所以明但顏子力行工夫

仍本於知故章句先提云顏子惟真知之故能擇能守行意不必於本文之外另補出如舊前章言舜之知好問察邇句用中爲行兼自知行意不必本文之外另補出行○吳曾曰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章言擇中能守然朱子謂舜之大然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若專重在行天下更有何以爲行而行豈者即知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知處有病通行都不是耳

【補】林次崖曰服膺弗失不止是行下擇乎中庸是球也知行則何在看來行在擇乎中庸之後得一善之先擇乎中庸來以行之也及行之而有得是得一善也服膺弗失則能守矣得　其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服膺弗失得之於心而守之終身勿失如此說方無礙

【補】按計顏子益與知之最能擇能守如此可見真知是服膺弗失本領正不于知之外中庸惟非真知是不能擇乎中庸擇乎中庸是不能服膺弗失也○賢者行之過猶過為不足與此說通

說之謬○擇在知之前擇而能得機是真知得此善拳服膺蓋解作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是即以守說行字說

右第八章

【圓】大全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聖道之明

【講】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舜中庸知之意弗失即擇字說計大知章只從知擇到行爲人章只從行擇到知直到中庸不可能方承上起下見知仁不足必賴勇以全之雖弗失亦未嘗不合有勇意而在此處不應變通也新安說多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
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
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
鮮能也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問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雲峯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淺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但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爲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于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乎中庸也

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道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過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精仁盡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陸稼書曰學者看此章書必須先知中庸是一篇至難的然所以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之難處好方纔知下章之強必不可少今且說中庸之難處細體會假如吾輩遇一件事去處分不是過便是不及或過於剛或過於柔或過於厚或過於薄以至豐儉頻簡苦戰張弛種種易偏如何得恰好了那一件事來便依這件事處之又差了即同是這件事今日處分得恰好明日照依今日處分又差了如何為不可用是冬葛欲之不可別於後不是見不真便是立不定不是牽於私意便是溺於習俗不是蔽於氣稟便是可能以類子之齊稟而且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只為這個中庸是難能的而況得中人以下乎知道他這樣難便當思如何方能見得如何方能不為氣稟習俗作主如何方能立得定如何方能不為私意私欲牽制若非下章之強安能

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孔子所以子思緊承夫子告子路之言接在此章之後其指示學者之意明矣更有一說明矣更有一說季滿學家惡當時之多鄉愿往往蔽謂中行不易學愚其流入鄉愿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然却不失理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蓋曰聖門狂狷皆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于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

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未必泥說如仁雖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貧窮則能均之齊躁人所好難却也而貧窮則能斷之是三者雖能而貧窮則敢者能斷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貧窮則能蹈之是三者雖能而貧窮則敢者能斷之白刃面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貧窮強力為之須是學問至到那義精仁熟與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強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史氏伯璿曰雲峯胡氏拆做說已深蘊但辨得義精仁熟不窺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發揮未盡蓋章句此章只為中庸不可能說此節引

起下章說勇意自在內可通一句上章句二句亦精仁盡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知仁勇之事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不可能以方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能之近而力能勉者皆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儒幼讀本同蔡虛齋先生採之以為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費處但同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為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指知仁勇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而守之○呂晚村曰毫人欲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而守之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離却只是中庸則不及者跂矣○陸稼書曰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擴大全體氏之說則可均似知可勉似仁可蹈似勇可擴蒙引之說則三者又各自有知仁勇分似此二說不和停蓋合言之則三者各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勉似仁可蹈似勇可擴蒙引之說則三者又各自有知仁勇分

件指難事來形容便見此不可能說得細章句雖結意此民之所以鮮能久矣須知不但是民鮮能雖聖人亦如此胡氏所引管仲晏子二條不能無病○愚按子不語怪力亂神其德內無私而外當理便是中庸三者各造其極內無私而外當理便是中庸三者各造其極內無私而外當理便是中庸三者各造其極

說類聞三者纔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偏只可謂三事所見字最當緊以其不合乎中庸之經解所為者特一偏之事而已本文但曰均口辭曰辭曰未聞其均者特一偏之事而已本文但曰均口辭曰辭曰未聞其均者特一偏之事而已本文但曰均口辭曰辭曰未聞其均

之細一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集註齊曰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皆指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大全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恩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嘗嘆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欲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貴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通按面強解為學者之強始于陳新安而世皆宗之究竟學者二字亦是講姓添是甚無味只還他而有之強為妙蓋義理之強乃人之所同得乎天而自有者不以南北而有異也後來雖加學問之功只全本初所自具之義理而已○抑字承子路舉反上文之問夫既舉反上文則已折過南方北方之強歸重而強與平列語氣前不同

顧按子路以強為問與夫子微其好勇過我抑其兼人戒其不得死等正未知先後王氏以為習氣融釋不盡論亦拘執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正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顧按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不自然○問南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抑而不決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

大全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雙峰饒氏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氏峯饒曰含容順訓寬字柔字以誨訓以教字○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蔡虛齋曰含忍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所不能忍是亦其勝人處勝人財強矣

黃際飛曰語類以忍耐得三字括南方之強尤切

本文教字勿死看作誨人不能教字今南方市井有所謂教他者請教字作平聲不報亦只是不較量他與報怨報字亦不同蓋是因那人無狀却不與之爭執只含容順且自由他少間聽他以此待他人他人便會抵觸他此便是南人能忍勝人處也又曰如此看則南人亦大好險君子却如何居之曰謂君子是如此諸君子有時近似之謂君子忠厚如有時與此相似也居之之字指寬柔入字不指居字方況此君子又與未飾君子不同何妨恁地說它

此勝人不但是一箇能忍便了所以謂之強

按教人而人不善便有容不得意思此便是不寬柔以誨人之不及也見他能含忍去處不報無道註訓橫逆之來不過指一疎非疾之加乃蒙引必說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上非此處正旨○南方豈無不能含忍者特其風氣大槩如此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只是一味含忍到至處人反沒奈何他這便是唯人為強處非含忍時便蓋一箇機械必勝

人爲強也黃說看教字報字假與詩同句意至謂聰敏如此待人處事猶以此爲未盡善忍勝人處不知寬柔之勝人處又是如何如是以打疑爲強矣南人中即有如此者亦安得謂一方中風氣盡如此耶至謂君子忠厚有時與好險相似則與朱子亦是衛好人故爲君子之事君子大皆此論接不論教之當報與不當報而即一於寬柔以後之不異於君子之中道也然此却將近理故詩亦曰君子之道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圓大全雲峯胡氏曰南北之強四者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第二節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裡也金戈也革皮也甲鎧也被之於身如衣裡然故曰衽○史氏伯璿曰以衽爲席即寢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衾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胄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出

纂疏看來南方風氣固柔弱亦未必盡貨柔不報之人然必如此乃爲南方之強北方風氣固剛勁亦未必盡衽金革死而不厭之流然必如此乃爲北方之強於兩之字乃更有體貼語再爲強正解兩之字也若謂南方盡寬柔不報北方盡衽金革死而不厭不惟益惑南方北方而下亦不變更據君子於之強者皆另之何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執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纂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强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

纂疏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辯或聲色貨利就著一邊便是倚著立到中間又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又曰把提不住矣後舉意又窠臼一偏處此所以要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問中立而不倚曰凡人中立而無所依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物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遮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偎倚而倒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強哉矯費樸之辭古注矯強貌○問國有道不變素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曰國有道則有處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

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變其未達之所守○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學○隱違了却變未達之所守可也○大全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若加一箇和字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倚倒若強中立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矣惡正是如此○問惡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矣惡正是如此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耳曰此乃是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而守之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國寶峰胡氏曰流字倚字發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二不字作帶力是之謂自強向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圖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氣質之外此強之所以為大也○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才字言才質○中庸一章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而守之而後進於強而必有如是之德而後可為真能擇而能守朱子之意矣○中立已是不東倒西壓了然使自家

不同上兩擇中庸統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有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國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變以發擊者處○蔡虛齋曰知而未能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相互說中立則非知而未能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相互說其矣聖人深意之開也○呂晚村曰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迥然兩義舉此例之耳漫從相連處說起恐誤未世當鋼紊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相連處說起恐誤未世當鋼紊此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相連處說而強之本體精神切切如此讀理之人見此事物世故為外為相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才見說○陸稼書曰大全朱子以四者為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而必有如是之德而後可為真能擇而能守朱子之意矣○中立已是不東倒西壓了然使自家

倚下有道之不變塞焉無道之至死不變一節是就守之定益見其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也學曾問既能擇守則宜無工夫而又謂須用如此自勝者何也王擇菴工夫原無窮盡所以要強若後則不賴勇而豁如矣雙峰以至死不變即當避世不悔唯聖者能之說所以疾也○諸家皆謂和與中立而不是強至不流不倚方是強看經了和與中立謂與下有道無道一例只重不流不倚此大非也和便易流中立便易倚而君子既和却不流既中立又不倚此是而字分意也然但恐非君子之中立若君子之和自是不流但恐非君子之強固能擇中庸而守之者也此又是而字合意和是體和中是骨子試看不流是和中骨子不流何所附屬不倚亦何所寄托耶虛齋謂語類引伯夷一段重看中立為非亦大失朱子之意矣○中立已是不東倒西壓了然使自家

是一偏之見則雖中立而仍倚也或始而中立原是
當理然而不能堅持竟偏了去亦豈不是倚或不倚
有兩意一是不倚乎私智而能以理自持一是平守
此理而能到底不偏○朱子謂不變未達之所守易
不變生乎之所守難以境遷之窮通言也如貧而無
怨雖富而無驕易之意乃饒氏不得其解妄分中立
不倚難於和而不流有道不變寒又添了上二節無
理甚矣直以至死不變爲聖者能之竟以強禦之自
處豈聖人之從容何其自用而不顧者理之安也○
學曾問惠夷之聖皆一偏而非中庸君子和而不流
中立而不倚則能擇而守之者也朱子奈何以
惠爲和而不流夷爲中立而不倚曰惠只能和而不
流而不能中立不倚夷只能中立不倚而不能和而
不流此其所以偏也君子既和而不流又中立而不
倚當和時便如此當中立時又如此合來有箇隨時
處中在有道便不變塞無道便至死不變亦存隨時
處

倚不變二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此求著力三不
字也然須知不流不倚兩不字和與中立兩方
是全像下兩不變存一層無兩層也○陸稼書謂處
衆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
並如明解分貼此說最是如惠豈處衆而不持己夷
豈持己而不處衆虛齋以和爲柔德中立爲剛德正
相互說于此益見合看有圓時中也

右第十章

圖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勇之事。
纂 疏 雲峯胡氏曰大知生知也無待於擇而擇之必至無待於守而用之自弘不可及矣次則莫如回之不違仁擇乎中庸而守之則必極其精守之則唯恐其失天資之最高者也下此非以強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矣後面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因知勉行爲勇之意亦未嘗不寓於其中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
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
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纂 疏 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問索隱
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
儒災異有箇有箇說得是處如賦國都術推五德之事
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

圖 大全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
如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鄱陽趙氏曰
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
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史氏伯璿曰此節
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當知
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邪今乃

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蔡虛齋
曰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次章費隱是
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
○素隱是隱僻之隱對正大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素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曰足以欺世而盜名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朱子釋之以爲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則素隱行怪而足以欺世而盜名也可知如讖緯之說非人人所能知則爲所欺而得知來之名矣如陳仲子之廉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爲其所欺而得廉潔之名矣

纂 疏 按語新雖以索隱爲知者過之行怪爲賢者過之然前章是就君臣上分出知愚賢不肖四種今素隱行怪本註解爲漢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不必定分爲兩種人故中附而字遜接且前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此則云知之過而不足行即此用其中以道爲不足行即此用其中

如即不擇乎善而以互說見互發此因承說見互發之一段乎中不當發而發而已此集註之妙也○註於後世有遯之上補足以眾世而盜名一句是其本領若操左券非臆其有遯而後世或遯之也然世二字已該當世在內矣

雙按虛齋以隱解之隱為常道之外隱微之間為常道之中分別卻正不似本章隱字之所明通使脩潛諸下章因人求道於隱乃明道非從隱賢處而隱之說頗

被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致廢蓋至誠無息自

有所不能止也

輯說 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何以為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得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圈大全 愛軒饒氏曰此智是以擇乎中庸而仁不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再來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盡者○雲峰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裏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知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

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輯說 蔡虛齋曰索隱行怪是賢智者之過半塗而廢過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也蓋過與不及之活套字元無指定名色若上章智愚賢不肖只是說生禀上分資過不及耳今之說過不及者都與此是以不得脫酒如南方之強君子之道亦是不及者若集以為愚不肖則過矣

朋 按若非初間知得此道如何能遵故本句雖說遵行必是能擇乎善也直到半塗而廢方見知雖足以及之而其知亦尚未踏切矣不然何其守得不安穩也此語類註意互發之妙也史氏說得其旨只行之不至所知亦為徒知句尚未的蓋以為徒知則僅委諉在行而不關知矣

雙峰饒氏曰索隱行怪為賢知之過而又謂半塗而廢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是從知過不及為活套字而不知知賢愚不肖未始非活套字也若真是大賢真是明知又豈有索隱行怪之理故知賢亦大率是資禀高一邊底愚不肖大率是資禀下一邊底

近譬堂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知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輯說 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兩句結上文配為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蓋四
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
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
圓雲峯胡氏曰第四章爲知仁勇圍
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爲
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庸之前此蓋無能不
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曰其中庸乎矣不可
也夫子不爲終變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
便見非夫子不能○朱氏公遷曰舜不好察邇言
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用無過不及之
冀故唯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流之偏小狹也○史
氏伯璿曰章句不爲索隱行怪明依乎中庸而已此
句包盡與上節遵道而行之意相類
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
爲仁矣矣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事不盡半塗而
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
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
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矣文

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知上
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類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
何類於勇乎故曰不類勇而稱如章句此言蓋因上
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
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
合不類勇而稱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愚嘗合
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猶由於不當強而
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蓋由於不當強而
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
足道矣故曰不類勇而稱如也蓋此則經註之旨可
識矣○林大猷曰依乎中庸與遯世而行之遯字不
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遯猶言力也○呂晚村曰
依乎中庸句緊對素隱行怪或承遯世或緊承上二
節皆遯也中庸兼過不及然知只對過一邊說看
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
獨正在要訣○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
庸未二句平分截下惟聖句總對弗爲弗已白文語勢亦
甚明自胡雲峰倡說倒重遯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

見其爲難將兩句強分難易總看得依乎中庸與遯
道而行無異直是心想不知聖學大體全在盡乎中
庸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遯天自得
之妙所以結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遯世不悔亦不切
聖人分上矣○顧涇陽曰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慍有
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猶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
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世不見知聖人止不悔
而已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多了我貴一層意
思便非陸稼書曰不悔與弗爲弗已對看是安勉
之分與憑怪半塗對看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重
在中不中上

大全雲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
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
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東
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稱如總結
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
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

於自然則不類勇也○蔡虛齋曰依乎中庸只說得
智仁至於遯世無悔方是智盡仁至處勇即在中也
以依中庸句應首節遯世句應次節句
末妄不當泥蓋此三節每節三句例依中庸句
當與索隱遯道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處半塗句應不
可湯也

按章句以依乎中庸對索隱行怪以遯世不見知
對半塗而廢大有漢意人皆知總承三句平列之不
可從而究不足以破其謬且隱怪是過遯道半塗是
不及所以朱子於舜大知同擇中章既以問察邇善
終不當泥定知之不過矣而於此兩用中則曰非思之不及既以
擇乎中庸爲賢之不過矣而於弗能弗行則曰非不

肯之不及正此意也蓋首節只重索隱行怪中後世句只帶起吾弗爲而已非以索隱行怪自重在半塗而廢見其當強而不強所以夫子深言之必不見知而不悔若遵道而行者皆不足以入其中庸爲依也遵道而行者豈必曰當與中庸爲依乎此見朱註之戮字後至又何必與之對說則依乎中庸對索隱行怪易不得○看來對上文說則依乎中庸對半塗而廢若在君子身上有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白是一節事物非遯而依乎中庸後來造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是聖者最許以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須勇而略如總承之大全蔡氏陳氏但以依中庸爲知仁不知不悔爲頭許氏以弗爲索隱行怪爲知依乎中庸爲知仁遯世不悔爲知之盡弗能半塗而廢爲仁遯世不悔爲知盡仁至蒙引則又以依乎中庸爲知仁遯世不悔爲知盡仁至皆不可從○朱子於吾弗已註便云非勉焉而不敢慊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與此節正吾夫子聖不自聖子之事句相應源無妄勉之分也但夫子聖不自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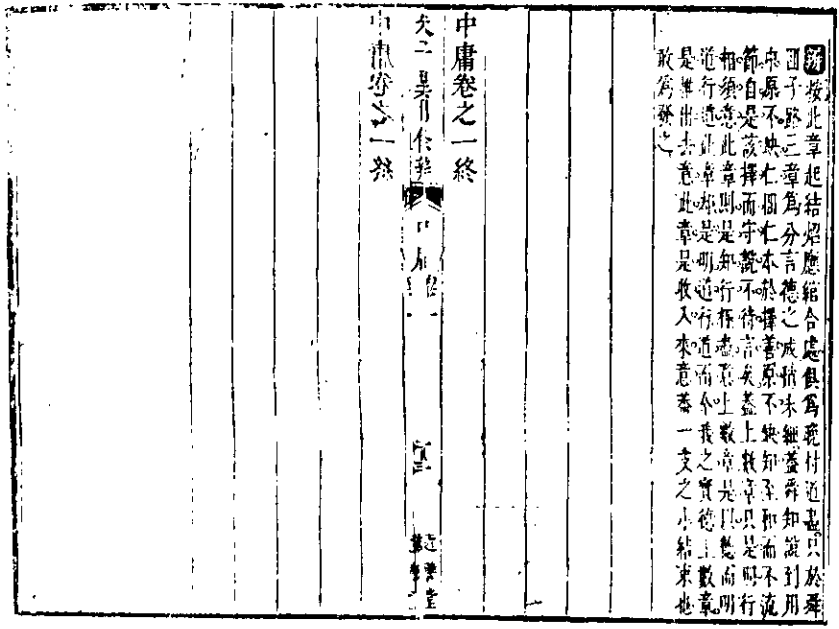
復曰吾弗爲弗能已而於此則曰惟聖者能之却服膺了去便是以弗爲弗能已爲勉而以依中庸遯世不悔爲妄也陸說細甚只重中不中尤看得好見其能行能知疏按史氏伯魯以依乎中庸爲因其能行而知之始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亦因其行可見其知乃知行之終事蓋初頭起手便不爲索隱行怪之事而依乎中庸矣既與中庸爲依又豈有悔乃見其結裹成就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乃見其始事而終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但以依中庸爲知行之始事而終理然必蓋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知行之終事而乃謂之知仁以遯世不悔爲知行之終事而非不賴勇而略如總承之大全蔡氏陳氏但以依中庸爲知仁不知不悔爲頭許氏以弗爲索隱行怪爲知依乎中庸爲知仁遯世不悔爲知之盡弗能半塗而廢爲仁遯世不悔爲知盡仁至蒙引則又以依乎中庸爲知仁遯世不悔爲知盡仁至皆不可從○朱子於吾弗已註便云非勉焉而不敢慊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與此節正吾夫子聖不自聖子之事句相應源無妄勉之分也但夫子聖不自聖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首章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見第二十章

圓大全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體而遵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費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鮮能知味日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之過行至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舉人不爲也聖者能之孔子前也有而吾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非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史氏伯魯曰右以前十章大要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行之道故聖賢知當行之道故教聖賢知當知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聖賢知仁勇即以貴隱費之○呂晚村曰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總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道不遠人與空談性命不同下文所以明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周當以民鮮能起而行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周當以民鮮能起之夫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集註 伊川曰費日用之所行隱其理之不可見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也可見所謂費而隱也

或問 道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其理之不可見於日用之間而謂之隱非有隱顯之別也

語類 問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費則理之隱於其中隱則費之所及者○問或說形而上者爲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如何曰形而下者固爲費形而上者實爲隱矣其實費隱無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說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之微妙也

大全 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方味庵說文敝財用也○陳櫟書曰道一章言道無不在以

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結夫君子也夫婦不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說君子身上言費而隱講家謂子思因素隱之徒未道於虛無故就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費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爲索隱一流哉費隱皆就理言不可混看爲費認理爲隱自夫婦之愚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即在其中○呂晚村曰費隱二字舉互舉固皆不是即而字轉倒新迎亦寫成兩片矣即費即隱方爲切合

吳草廬 雙峯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兼以道之在人物其後見隱而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

新按 朱子既以費爲道之用隱爲道之體是費隱雖有體用之分而其實則一也若又以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則費者爲物而隱者爲道而可乎

北意蓋謂形而下者其廣出於此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體之乃能無物不具無處不有而如是之費也後說道之用那體已在此說費那隱即在此無有彼此二也○此章大全諸說多不文衍義未有透處如俟氏謂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細玩本文只就費說而隱在其中何嘗有由用推體之意即中間十章只重知仁勇爲入道之門又混以爲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亦頗欠頭緒至朱氏公遷謂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然則位天地育萬物其亦無與於己乎況費隱之說亦即中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乃又有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費而隱是無物不有之說安分支離

戴按 道章都是說道無一字貼君子體道說但道無可見惟君子能體道故道即屬之君子如後聖人之道亦然下文只言費而隱在其中其所以即費即隱之妙會不之言以其於此而字故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俟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禘

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和恐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通書】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或問】即其道而言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盡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論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而不能覆則天地不足以為大矣語小則天下莫能破而不能藏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而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

【詳說】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是隱費有極意至意自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新安陳氏曰全體者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開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渾無所不有如禮儀三千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則以見鳶十六章是因識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下左右○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說如事業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項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新安陳氏曰天地

亦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道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處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於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

【詳說】大全勿斬焉八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體者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開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渾無所不有如禮儀三千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則以見鳶十六章是因識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下左右○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說如事業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項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新安陳氏曰天地

其氏亦是有不足他意蓋天地雖大亦形而下者也終不免囿於氣數道則形而上者也所謂千龍面下者也故大地鎖有可盡處○天地之道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已盡或說較長益知學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為此與後知其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

聖呂曉村曰夫婦之謂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即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後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聖人所不知憾賢看得極親不是聖人不曾知也○聖人所不能憾賢看得極親不是聖人不曾

大了然在天地不過一事偶然如此初無傷天地全體故亦可作細漫細微一例看○常解作君子之道而其大說則君子之道二字面於本文亦大順不知推君子為能盡道則亦推君子為能盡道說最直捷當從○聖語道矣或問明作君子之語道說最直捷當從○聖人既有不及到處即是聖人闕少道方與聖人闕少道不同正為聖人

不得位矣舜病博施之類恐只是大畧說故朱子謂不必過為止教如問然既問則靜問固是不知疑問然既問亦知矣恐只是時之所窮力之所困耳目之所不及故亦有不知能程子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豈能知恐農圃種植百工技藝之事聖人亦未缺得○愚齋謂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天地之大亦以道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亦以道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

費隱章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

集註 明道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或問 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

或問 鳶飛魚躍兩句固已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至理出入之妙蓋言其上下察也是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因是又曰恰似解家云青青竹葉匪朴如象象黃花無非般若之語○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惡者隱在費之中○問鳶飛魚躍集注一段曰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它如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發一般造化便在這裏見但渠言發見却說得至吾儒則說其定分也鳶必戾於天魚必躍於淵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便數得許多理出來若不說鳶飛魚躍上有如何見得此理○問中庸言費而隱文蔚謂中庸言費惟誠之一字以貫之即所謂費而隱也曰不是如此費中有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非誠意寓於其間是無實理虛應副耳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無實理虛應副耳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是無實理虛應副耳萬變莫

在天地人物日用當行間都是這活潑潑地拿他不住捉他不得此章言費而隱以實理之用先儒以隱字釋費字以實字釋隱字則是費性之著見處道字釋費字則是費性之始事字釋費字則是費性之終事字釋隱字則是費性之中庶幾之上或襲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林矣崖曰朱子語錄費飛魚躍費字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或問造端乎夫婦指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指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懼而慎獨者無不至矣鬼神之實無不體物而不可遺者記至矣易首乾坤而繫成恒言自閨門而推之天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斷斷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人倫日用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見矣子思之所以必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以為人倫之至而無適不在也其旨深矣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知是其大且效後面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則是工夫緊要全在戒懼謹獨上面都是將道理散了說或指事物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面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存心以為敬也必有敬以存心而後可以得之也

問上下察乎天地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發露於大地之間意日與上下察乎天地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或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察乎天地而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中庸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行察乎天地則觀之察乃昭著之意如文理密察之察多如此○問中庸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行至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夫婦之愚與聖人之知豈有不可告之理或是知之事或是行之事曰知行各自有分知之事如何行之事如何○問上下察乎天地與鳶飛魚躍子思斷斷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人倫日用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見矣子思之所以必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以為人倫之至而無適不在也其旨深矣

盡其量○問中庸說道之費隱知是其大且效後面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則是工夫緊要全在戒懼謹獨上面都是將道理散了說或指事物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面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存心以為敬也必有敬以存心而後可以得之也

問中庸說道之費隱知是其大且效後面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則是工夫緊要全在戒懼謹獨上面都是將道理散了說或指事物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面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存心以為敬也必有敬以存心而後可以得之也

指尾或遺手指鼎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釋其中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辭稍實緊少缺其著意在造端及至中間造端與費隱總結上文或並無別意味於是加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便與章句作酸也○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中乃君子入道之始真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奠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躐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首非聽始男女化起陰陽之謂也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段非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方在推行之序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

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直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方是說回頭出明誠天道人道為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黃際飛曰講家誤以末節為君子體道說彼徒見或問夫婦之際語類亦有言工夫處不如或問正解末節處只在斷四句餘但推廣言之語類為人講學語中言外皆可推廣章句可以言外意而關人語中矣不得以此限章句正

地中間還有聖人推之又有鳶魚一節中亦是約略指點表說得盡若用兩乎字一及其正極於章中已及未及包括無所不盡耳今人見朱子或問有易有乾坤而重成恒詩首闕雎而戒淫洪範而語類亦有夫婦爲人倫中至親至密之說于是遂以夫婦爲指男女情精而言且謂天地亦造物之大夫婦而引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語以看之宇謂如其說則是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況天地既爲造物之大夫婦下面鳶魚亦告陰陽妙合絪縕化生與夫地闢萬事萬物一夫婦盡之矣而又此節其造端乎夫婦何耶且夫婦已統天地而爲言察天地何耶不通甚矣豈知或問只極其近小而言之極其遠大而言之二節是解本文正意自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以下是講君子用功於此最細緻而難盡故說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懼恐懼便致之實無不至矣夫一能謹之於此脚戒懼恐懼便致

無不至耳地呼見至難至是等語愚不敢之說是約略指點表說得盡若用兩乎字一及其正極於章中已及未及包括無所不盡耳今人見朱子或問有易有乾坤而重成恒詩首闕雎而戒淫洪範而語類亦有夫婦爲人倫中至親至密之說于是遂以夫婦爲指男女情精而言且謂天地亦造物之大夫婦而引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語以看之宇謂如其說則是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況天地既爲造物之大夫婦下面鳶魚亦告陰陽妙合絪縕化生與夫地闢萬事萬物一夫婦盡之矣而又此節其造端乎夫婦何耶且夫婦已統天地而爲言察天地何耶不通甚矣豈知或問只極其近小而言之極其遠大而言之二節是解本文正意自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以下是講君子用功於此最細緻而難盡故說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懼恐懼便致之實無不至矣夫一能謹之於此脚戒懼恐懼便致

是本文造端夫婦之意其主謂戒懼慎獨正於此下手則仍與艾說相同看朱子幽暗之中毋席之上毋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并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都是說其精微雖盡非言下手用功也又況戒懼慎獨之始豈必在夫婦居室之間說彼未有夫婦配耦之先君子竟閒過日子無承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大全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慎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

不廣故自邇道不遠以極於造端○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體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章兼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體之用皆求至於誠也○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二夫其下八章爲節解

雲峯胡氏曰此章爲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與首章不可離註朱子已明釋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附正始此章費之費小之至況形容性情之德則曰中和見於事物者至當而不易則曰中庸費隱又只是言其充滿積塞流行昭著而其所以然則微而難見以形容其體用之妙也何容分配章旨另起頭項張至許東陽尤爲支解總之首一章是一部中庸總冒戒懼慎獨致中致和總括後面許多于夫何疊與致知力行相對自第二章分別君子小人爲中庸學問途路以下見不是小人皆可能得中庸所以鮮

能者以其非質知之過即愚不肖之不及也蓋必有舜知之仁夫子所告子路之勇而後可以明之行之也然此十章但言知仁勇爲入道之門而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者則未嘗言之故此章發開子謂見其充滿寓流行昭著如此眞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眞是不可須臾離者矣而人可不戒謹恐懼獨於體之予不知者當何不解理豚安分輸而求貫串直以敬哉無索子一段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新注 問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莫是一章之綱目否曰是如此所以下面三節又只是

解此三句○人之爲道而遠人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圖大全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觀之則己與人親之人亦具此道也○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存太極先之類無非道之蔽○吳幹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實也又如此○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爲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東陽許氏曰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圖蔡虛齋曰開端便曰道不遠人可見此章是爲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故章句每以高遠難行字來相形說

圖按只一箇遠字橫天塞地底即是吾性所自具底規矩其性之自然便是道便是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矣若把上章造化氣像看做一箇此章人倫日用又看做一箇宜乎世間有舍卑近而求高遠之道者也須知上章費隱作提綱此下三章是言費之大鬼神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章包費隱兼小大只完得一箇費隱只完得一箇道也道非卑近特惡人厭其卑近道柔常不高遠高遠必始於卑近之意矣朱子此令人倫日用之道即造化氣機之流矣朝雲峰其實大也如此其實也又如此又字下得細甚疏按務爲高遠錯行之事是解人之爲道而遠人一句其實厭卑近者賢知之過固如此爲高遠即愚不肖之不及愚其辭亦只謂道爲高遠耳豈知道只率性固衆人之能知能行初非高遠乎此句便合引進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君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

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爲道之全也猶曰上章固言之矣大抵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焉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也不遠人一也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人自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就他本身上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執柯以伐柯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別處討箇中庸一貫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各具此箇道理協

違障得過本來東邊便了○蒙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有此道只是人自違其道非道違人也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人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就他本身上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執柯以伐柯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別處去討箇中庸一貫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各具此箇道理協

有不是故耳它發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日道者衆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遠人不遠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此遠人不遠人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爲道之全也猶曰上章固言之矣大抵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焉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也不遠人一也人自遠其道非道遠人也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人自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就他本身上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它人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執柯以伐柯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別處去討箇中庸一貫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各具此箇道理協

發則全發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事俱備不在文法言又有欲提起不是以道治人則梁鬼無異學要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棄置之以人矣○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人爲人治若以我與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不通處蓋其所以行之則甲之所不可以施之於乙敬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未嘗不一也言來則我與人同我孝者蓋其所以事父之道我弟者蓋其所以從兄之道我忠者蓋其所以事君之道我朋友者蓋其所以交之道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蓋其所以治人之道我君子之道四者蓋我之所以自盡其道而已非以責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故戴篤實處言之而非爲拙工改廚繩墨也改而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提綱警覺則固無止時也

已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指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爲道而遠人者之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人耳蓋非器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若但器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即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大于之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心齋盧齋曰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蓋先入於孟子正蒙之言矣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蓋忠恕貫天下之通其於上下文之意宜無不盡說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厥心厥德亦之謂歟人知使之爲忠恕之事矣○呂晚村曰自己要做聖賢即待之以恕故人即此道之可反則以人治人改而止一節亦爲忠恕之事矣

入只消斯須武緩所以衆人望人一句不出翻入傳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踐廣然可使由之知爲子之必於儉且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不悌便已聊耳若此理是人人固有之長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衡離婁以衆人望人只中庸而已所謂盡倫盡制便是聖人莊周稽古首穿牛鼻人也必不可以爲舜豈非天尊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論語 人之道章 論語 人之道章 論語 人之道章

身而異而無倦推人以及已也諸儒混以忠恕貫通蓋理路本分不與安說恰藏拙只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違人以為道雖同一節之中今必曰不到聖人不能全人道二何話書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者其德已孫又必曰推吾之理而求深求高者也○以人治人之理說得自有底道理以治其人不是別個道理治德耳亦未說到理一分殊我之者不日於彼之道理

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總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實人之心實已則盡道是也

子臣弟友之能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臣弟友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友必先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施乎朋友則未能如此也於是反而自責焉則所以事父之心油然而生矣或不得其說而以父君兄友四字爲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
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則公之事君若有
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操道理存
心自然低不得

圖太全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
之心存未嘗滿處

圖格庵趙氏曰我則不是將愚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黃氏震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吾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十者多稱君臣乎甲之於士便有臣義○蔡虛齋曰舊說以盡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之事君子提提一句不順蓋提提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泰和解作而與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盡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欲人自修以事君則亦自修之事也但自修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云吾於朋德則必行之於庸言則必謹之而又曰有不足不敢不

勉云云也或問所謂於是於其所以責己者反而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亦是以言外之意言之最見辨別得明白妥貼○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循其一倫則得盡此以責人言不可曰所謂非所以事父未能也故遺之朱氏公遷乃曰道所當然非所以事父之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箇事又何以曰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朱氏此說誠爲鑿矣○呂曉村曰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欲人自修以事君則亦自修之事也

圖黃氏震曰此即人之身而治已之道初不離乎人者而已○雙峰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之本者也忠爲恕之本先論忠於人而後及恕於人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篤恭而天地位萬物育皆此意○朱氏坤曰言未能者猶先盡己也能盡無可推矣○雲峰胡

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說出聖道至宏遠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行乎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付也陳氏櫟夫子自己以下是勉人○史氏伯璿曰蔡氏以爲忠恕之事皆失之章句之旨謂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指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也皆是求其特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推己之所欲也

圖真西山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謂上文已不足者已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則孝

弟忠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已之責人者皆不言其爲朱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與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即不外是乃爲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期是也若移章句節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死不遠

圖更添而以已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之下外不遠人句爲通之上句於所勿施之於人之下外不遠人句爲通之上句於所勿施之於人之下外不遠人句爲通之上句於所勿

也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擧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遽已焉則未徒責而已故以勉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爲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與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謙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強用力同等與父之求子君之求臣兄之求弟長幼者不可故應只一般所爭在先後之間耳同一般事不肯先施之於人而欲人先施之於我此便是私心庸德不敢不足此而存疑乃謂爾不敢字說是君子之言行如君子之道不如是君子自脩之功也慥慥篤實亦只是君子之道不遠人若子臣弟友即吾之身爲之也是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見道之不遠人也一層進似一層君子之自脩者如此故注以君子之言行如此一句總之言君子之自脩如此慥慥篤實則已焉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便如抑爲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與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謙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強用力同等與父之求子君之求臣兄之求弟長幼者不可故應只一般所爭在先後之間耳

按朝雲峰謂推受已之心愛人推已及物之恕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已發已自盡之忠而恕即不外乎此史氏亦以下節爲推所欲以施子人事父君兄弟友之道說多類此予獨以爲不然夫子之道一而已矣未嘗有二字及章句贊美之三字似只當依前說作

所欲者而後施也如此章不是舊說强恕求仁但當謂之違道不遠而已直謂之君子之道矣子謂但中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當然者也故反之以自脩而得治已之道若錯認已之所當然者句句是即已之身而得治已之道竟歸於責人者句句是即人身而得治已之道矣何異於○學曾因門子臣弟友之道既在自已之身而得治已之道竟歸於責人矣與伐柯者似不遠說所求乎子上四句矣曰只爲看四句子臣弟友者處欲如何則此道先在我心已有一定當他之則矣總之忠恕二字只有說推已及人不說推人及已推已及人便是忠恕外假借一毫不得

按朱子只領起道不遠人一句下各以不遠人爲道之證見道之不遠人也是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見道之不遠人也是即已之身爲之也是即已之一層進似一層君子之自脩者如此故注以君子之言行如此一句總之言君子之自脩如此慥慥篤實則已焉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便如抑爲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與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謙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強用力同等與父之求子君之求臣兄之求弟長幼者不可故應只一般所爭在先後之間耳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人之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陸稼書曰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脩註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前章不同

勿泥看

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言道如此費恐人以淵遠未道破次章就道不遠人上章以費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達道下遠繼之以明道之方道即大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壽於曾子而於發明之歟

按此下三章男道費之小舜其大孝以後三章男道費之大鬼神章承費隱包小大問政章包費隱求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貧賤而慕今日之富貴此則日富貴也與今日貧賤時事不得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雲峰胡氏曰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通遇得貧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論常變點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儒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吉愈乖刺如此類者多矣其可哭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如有未善若日讀者如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不是於吾心而已則豈不判白真實而足以取其心乎

雙峰饒氏曰道之在天下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往而不自得

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大全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

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通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與門人宇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宇淵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安皆是也史伯璿曰按貧賤對富貴言蓋通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而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見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然常與中國亦常事之類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患難夷狄者則倪說非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耳倪說衣敝縕袍者固有之是他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衣之敝縕袍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矣史氏伯璿曰無入而總上文四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雲峰胡氏曰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通遇得貧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論常變點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儒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吉愈乖刺如此類者多矣其可哭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如有未善若日讀者如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不是於吾心而已則豈不判白真實而足以取其心乎

雙峰饒氏曰道之在天下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往而不自得

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大全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

君子居易俟命以能順順逆爲一也○蔡虛齋曰素富貴行乎富貴而餘章句分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不知亦是子思之意否故今行無入而自得一句又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正已而不求於人一句又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難分析二意矣至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則亦難於分貼而朱子亦自不奈何矣此與道不遠人章分三節處後學尚未得智中覆然○林次崖曰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爲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看蓋素富貴行乎富貴然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始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條陪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未子解釋各有攸當亦不必觀第一條四個素字行字第三條承第二條不字意義可見

當行之道。夷狄患難。亦然。此以見道之不離乎時中也。蒙引謂富貴貧賤中等第不同。推論尤細。正爲上四節只說得大槩。故一句包得。亦當行也。

隨在而樂。忠恕一貫。無入而不自得也。自得之義。亦非一端。只是無人爲之私。自然合乎天理。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新說　張子曰。貧且者。當知天下國家無非己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同　大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呂晚村曰。第三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合頭一觀所到處。自有頭頭是道。外面無非坦坦。處處故曰無怨。怨尤盡從願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設。根前剖骨。將怨字勘破。新。無字全體先彰。乃見不止在出處一頓說。○上下前後左右相。上文已是。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已在也。所以不求者。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新說　張子曰。貧且者。當知天下國家無非己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同　大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呂晚村曰。第三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合頭一觀所到處。自有頭頭是道。外面無非坦坦。處處故曰無怨。怨尤盡從願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設。根前剖骨。將怨字勘破。新。無字全體先彰。乃見不止在出處一頓說。○上下前後左右相。上文已是。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已在也。所以不求者。

推正己之爲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纔辟到一點如此。看而字。

新說　援上則必盡在下位之道。援下則必盡在上位之道。不與援乎。

同　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相推正。已之爲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纔辟到一點如此。看而字。

一人乃勝。更覺有味。

上則必盡在下位之道。援下則必盡在上位之道。不與援乎。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新說　行險僥倖本是違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苦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同　朱氏仲晦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格庵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說過。僥倖意。不同。○蔡虛齋曰。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俟命。○行險者。其所當爲。必勞私智。作聰明。以爲奸邪之事。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貧賤而求有富貴。或患難而求得苟免。亦非其所當得者。但幸而已耳。故謂之僥倖。且曰行

以說俾則亦未必得俾也

集註 太全謂君子居易俟命與學樂天知命相似否

輯釋 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

按行險與居易對徼幸與俟命對要而言之以字總

之俟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以布而畫觀頭

於正鵠以虎豹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

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亦如矛侯之差○

林次崖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自是如此君子

隨其所居惟己自盡而不願乎外何以異於此夫

子以射比君子最為諭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

呂晚村曰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

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

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着實處處情細周到

真世間走空國捷之學真是天淵

集註 大全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

中庸引言君子射是實○仇滄柱曰上文言素位而

願乎其外之意也○呂晚村曰夫子自言射與是主

意故射之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為有似於君子也

是君子反求正意原在先不俟說君子似射總要反

求失

輯釋 陳氏曰盡得本身事不願乎外已盡得外來事引射一

條却於所失處示之反求又從外面翻轉說到自己

總見君子懷容周詳始終責己自盡無一事可疎畧

也

按無入不自得要看自字正已面不求於人要看

已字都是本身上做工夫講道理本當說向外面主

此轉入身來也故反求諸身即是正已即是自得解又以反求為正已之本只是栽培正字○

便多一折○玩註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何嘗有孔子之言主論射而子思引以論君子之意承試將兩句一直講下則正以君子必反求諸身為有似於君子也

反求諸身為有似於君子也

求失

大白大者大貴大黑无其正十使大如鵠其旁實以

黍氣亦如王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

翼狐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默侯則無射

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以布而畫觀頭

於正鵠以虎豹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為質

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亦如矛侯之差○

林次崖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自是如此君子

隨其所居惟己自盡而不願乎外何以異於此夫

子以射比君子最為諭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

呂晚村曰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

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

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着實處處情細周到

真世間走空國捷之學真是天淵

集註 大全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

中庸引言君子射是實○仇滄柱曰上文言素位而

願乎其外之意也○呂晚村曰夫子自言射與是主

意故射之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為有似於君子也

是君子反求正意原在先不俟說君子似射總要反

求失

輯釋 陳氏曰盡得本身事不願乎外已盡得外來事引射一

條却於所失處示之反求又從外面翻轉說到自己

總見君子懷容周詳始終責己自盡無一事可疎畧

也

按無入不自得要看自字正已面不求於人要看

已字都是本身上做工夫講道理本當說向外面主

此轉入身來也故反求諸身即是正已即是自得解又以反求為正已之本只是栽培正字○

便多一折○玩註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

意何嘗有孔子之言主論射而子思引以論君子之

意承試將兩句一直講下則正以君子必反求諸身為有似於君子也

反求諸身為有似於君子也

求失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同】大全雲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自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遞遞放開去

【補】按饒氏之說甚好上章子臣弟友自有此身便離不得故以言道之不遠非如位之可以變易而遷也難子臣弟友亦未始非位然舉其位字間有不必爲吾身之所居而未始非位者自是此身放開一步也然位既爲見在所居則依然至近至卑錯費之小者也由是而行遠登高漸漸放開去如下章說到妻子兄弟又說到父母由身所居之位而說到一家又一家之中由妻子合兄弟合家而說到父母順即一家皆安其大孝即就這父母順放開了以至受天命以此見費小之道即與大之道而無二道也

此血脈貫通之妙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發明】十五章之說日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蓋費隱所不在而其遠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同】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譬如此也○蔡虛齋曰通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要之通者卑者此道也而高者遠者要亦不出乎卑之中○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若就實事論則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舉步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邇播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之類○陸稼書曰君子之道實即道不遠人之道所疑謂是遠爲之道與大學之道迥不相侔看來非有二例看者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爲之道或問甚明○呂晚村曰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邇此我體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騖高遠此素位對戒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苟簡必自言道之高遠窮而爲卑邇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纍上去行得一步高遠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未嘗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

朱子異同條辨

卑

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蔡方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者亦非謂卑邇即高遠即高遠即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卽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亦非也

【辨】大全黃氏洵饒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蔡虛齋曰君子之道四節皆行遠必自邇讀之不可作三句讀了故或謂一節曰二句二節曰二句今人是作三句讀不如本文是以君子之道爲一句行字看之必以漸爲言蓋不以道字爲理之當然而以足字行字爲升高方就出進爲字出不思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即此便見道之無所不在也皆所以明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林次崖曰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者何也理無遠近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陸稼書曰高卑遠邇明季講家俱云未達即是卑邇既達即是高遠高遠即卑邇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此說小

是依道則似以高遠屬隱卑邇屬費玩後章總註二節自見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但費之小大而言則又不妨以小處爲卑邇大處爲高遠也蓋不邇素位雖不能盡者高遠也且并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蓋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內有尚未盡道之序則此章指出其始於第三節指出之也其始於第三節指出之者則又以邇費之大未始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小邇邇費之一步卑邇便到高遠之一步高遠數句最有味蓋卑邇之中包有高遠是圈一步高遠理逐步行登方能逐步高遠是漸進道理兩自字含漸進意兩必字亦含有次第意愚意行登二字尤當着力人惟不行不登則步步於卑邇何從得高遠只行自邇無有不邇者只登自卑無有不高者幾不行登便畫住了此方見當路實地做工夫讀者登字與行登之登字分明見得武問道難無所不在而道之則有序之字分明又以引詩及孔子之言爲證詩之興妻子兄弟譬卑邇父母譬高遠豈妻子兄弟父母無與於卑邇高遠

大者舉高遠如子臣弟友與隨身所處者自是易盡格天而至受命作述而有天下達人精誉亂而通神鬼自是難盡也其行遠自通登高自卑進之皆有序也○呂晚村謂上三章在定處說虛說費隱章自是後八節總舉夫婦與聖人天地是兩頭而二節有可以與及其字未節有所字一及其三節就爲魚指點其活潑流行正見其大則無外其小則無內橫天塞地細入微倫都是這箇非指兩節之定盡也至謂素位章婦可與知能精之則聖人以爲未能來子總註以爲皆費也而至隱存焉則亦無定盡也至謂素位章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慕乎邇而無與於君子到無人不自得是但從事於卑邇之位即後數節之意而未限定爲卑邇也且但曰素位而未限定爲卑邇之位即後數節之意而未限定爲卑邇之位即後數節之意而未限定爲卑邇之位即後數節之意

舒子孫也一

林氏慶曰宜爾室家勗兄弟二句樂爾妻帑勗妻子二句

按此節人以妻子兄弟平等者多又宜爾室家勗兄弟二句樂爾妻帑勗妻子二句饒氏又以妻子合兄弟二句樂爾妻帑兼男女而言為宜室家兄弟翕為樂妻帑兼男女而言為宜室家兄弟翕為樂妻帑兼男女而言為宜室家兄弟翕為樂

之所當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近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通自畢則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神者為鬼蓋二氣之良能故陽上伸陰主屈而為鬼鬼神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上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敬通日入思議者則無乎有只誠之矣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効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精狀者

以明此而書所謂祖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神者為鬼鬼神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上伸陰主屈而為鬼鬼神二氣之良能也

謝氏曰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妙得○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是箇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問伸不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造化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日自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禍木方發生來是神耶殘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算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鬥風雷鼓動是神疾欽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烟出是神浸潤底性是鬼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却謀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七魄又少既以耳聰日貨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鬼不定聲亦是魄不足○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為德為形而上者如中庸之為德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

大全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月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張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底如此伸夫便生許多物事一屈

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屈有伸其伸者神之鬼屈者鬼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性情乃是鬼神之情來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

程子伊川曰天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變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重處張子說得精○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盛氣日反而通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宗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新安陳氏

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蛟峰方氏曰鬼神生長斂藏是就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造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豈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告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命置○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流通○蔡虛齋曰前後諸章明道之不可離是皆以其費言而隱即寓於其中惟此一章則言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不可須臾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氣有屈伸往來而不已即理盈天地間一氣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貫容可離乎○天地之功川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張子

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即其靈也靈則不待使之然而亦不能遏其然乃所謂自然也○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而爲百物之體耳非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明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二氣則靈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靈子已說了○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伸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也蓋即氣機之動靜而已故曰二氣之良能也○呂晚村曰鬼神之德即說鬼神不分兩截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其實有者乃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黃氏洵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天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闢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不聞不見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蔡虛齋曰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註謂視不見聽不聞是性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人之意易晚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性情使是二氣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徵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徵得其用歟後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于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爲蓋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爲一例看可也功效例看則情狀之意

也○陸稼書曰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誠非也蓋此章雖兼費隱然隱字乃帶言之例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在第十二章本重自道不遠人以下八章首重言費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兼屬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

雙湖按鬼神即陰陽不曰陰陽而曰鬼神者指其精英處言之也蓋虛靈乃謂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伸又另有一往而來者乃鬼神言陰陽不能屈伸只是一物以氣言之是陰陽以鬼神以為之屈伸耳○學問只是學如何可以體物不遺則天地間屈伸往來無非此實然之理便是誠自為一物其德自其總鬼神便是氣自其散鬼神便是誠物各一鬼神乃此氣之散統萬物同一鬼神本所以祭祀之鬼神即天地之鬼神非有二也誠之一字即吾身之鬼神即吾心之誠又即吾心之誠即萬事萬物之誠萬事萬物之誠又即一誠而已矣誠之為物不貳則不測不測之妙用不是他有心要如此無所安排無所布置不期然而然故曰良能○鬼神為造化之迹不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故朱子曰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黃氏洵饒不得其解乃以陰陽之可見者為鬼神則是誰為造化之能而指其為二氣之良能則是誰為造化已是誤他能處況子就其功用處都說了又說他靈處已是說他誠處矣○以二氣言以一氣言是人以此言之耳若他只是一物要有註其實一物而已矣○為德二字說不得是理又說不得是性情功效便是照下不見不聞說功效便是照下體物不遺說朱子語類於下節本有明訓乃或以性情功效為不外或以不睹不聞為性說物不遺為情洋洋非如在仰視俯聽之謂也只得就他良能之功用勢指之曰體言性情功效也性情即指其體而言之曰體物不遺即指其用而言之如此不見不聞體物不遺即指其用而言之如此

指出祭祀言之洋洋如在可知鄭壇鬼神即在人心引詩不遺者見矣無時不在人心此鬼神之即近而不可射又可度而不可須臾離也所以朱子又曰包羅天地只是這陰陽陰陽入絲髮毫忽也是這陰陽故總計以為包大小者以鬼神為道中之一物只是看小鬼神耳○學問鬼神實然之理便是誠便是道不可離曰鬼神是氣鬼神實然之理便是誠鬼神恍惚物不遺則天地間屈伸往來無非此實然故曰鬼神之理誠之不可揜非道之不可離也蓋人心容有不誠鬼神為二氣良能正其太極自然呈露處所以貫無二致中庸特指而言之如寒往暑來所謂功用也風雨霜露莫非造化也然仰此便是道之煉者處若離此則道之有鬼神猶明之有體樂體樂不可以見矣而外此又有所謂樂者處若離此則樂之有體猶道之有鬼神猶明之有體樂體樂不可以見矣而外此又有所謂道者處若離此則

鬼神却是主宰○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髮縫裏去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個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但鬼神者造化之迹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例此是鬼神之迹曰說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何也曰說這無又存說這存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天存也○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雖乎人而言不日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曰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爲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問性情功效固是有性情便有功效有功效便有性情然所謂性情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者莫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否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人須是於那良能足以見之而不聞是聽之而不見性情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朱子曰天地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

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無形聲而福善禍淫予萬物之中無能遁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則甚昭著矣然却體物而不遺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後有是物蓋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真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窮道遙蓋常白洋洋生活不測乎鬼神之爲物之盛也○不見不聞

雙峯饒氏曰明道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體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斯行無一物之不體也

出王昊天曰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雲峯胡氏曰愚取諸身以下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窮靜既屈之氣復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必俟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釋氏天地必盡壞而後復入於空寂之說必俟於既變之形既散而後復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之間遠取諸物其屈伸往來只是理不窮靜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

然陰只在陽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根於無迹幹乎功於莫覺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就他始終合而爲物之終處都無可見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爲之體乎○林次崖曰體物不遺是鬼神之盛視之弗見二句乃鬼神之爲鬼神也

雲峯胡氏曰視之不見二句是性情體物不遺何是功效但其不見不聞處即是體物不遺處不分兩層看謂不見不聞如彼而體物不遺又如此便多一折是不見二句未見其盛乎體物句方見其盛矣豈知德宇原該了性情功效蒙引存疑都見不徹○看得太極生兩儀將便是這氣其中萬物亦是這氣以兩儀言之一大屈伸也以萬物言之各各一屈伸也伸者陽之靈者陰之鬼所謂二氣也前此方屈後此又伸即所謂一氣也此氣之所以不窮者以其皆實然之理也物有許多般此物非彼物後此之物非前此之物鬼神却只是一氣之流行運用故曰鬼神是

是須臾離物是有形質底鬼神是無形質底鬼神只是氣與物相接物是有形質底鬼神只是氣與物相接之物朱子謂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亦只是有此氣方有此形之意非謂鬼神與物判為兩件而有先後之殊也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此又見形不能離氣以自立故體字只是骨幹之意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焚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講說 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統陰陽上說來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對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視聽之所及便是屬陰合得著見者言之氣大會之為一也○死便是屬陰合得來便是伸問既死之氣復來神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忽然中間插入一段鬼神在這裏也是萬殊底意思所以未嘗只說發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鬼神有無聖人未嘗決言之如言之死而後

死之不亡之死而致生之不知於彼乎於此乎之類與明道語上蔡恐賢問某等之意同問五廟七廟遠近之制恐是世代遠遷精爽消亡後嗣有遷毀曰雖遷之制恐是世代遠遷精爽消亡後嗣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來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虛器之虛然祭者不死而致死之也即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褻惟人已死其事有所以難說○舉謝氏語根之說先生曰謝氏語尋常無歸這箇何曾動問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此耳且舉竟是無蹤如月影映在天去歸那月裏去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覺是這影飛上那裏明年復來生這枝上問人死時散在日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問世俗所謂物怪神姦之說則如何辭曰世俗大概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投死或暴病卒死是他氣未盡或惡鬼如此又有是作祟

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成為變化無窮之物如左傳伯有為厲此鬼今亦不見問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便餒了問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一氣緣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即是那大樹也○問性情功效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交得謂無知固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否曰祖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陰又求諸陽此氣洋洋然有箇感格意思是自然之誠感而已若祭亦有報魂之理○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一節是說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

識曰余嘗精研此會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你道有來你道有來你但去等待看劃日盡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人思量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元都君化去會來附孫元所知事皆能言之元一日方與道士閑話人自外來道士封一把蓍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榮始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其曰是他意象自家精神所感通耳曰戒求諸陽四方上下益是發揚自家精神以假有廟必於孝與涣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形不可以為無形不可遏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臾得之謝曰不是鬱蒸也曰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腔子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外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大全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盡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奉之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濶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無所不在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應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朱氏公遷曰鬼神主乎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與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為德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訊以造化之鬼神言則盛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諂特衆其祭祀之可格者見鬼神之實質之而無疑旨是鬼神之理天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黃氏洵饒曰昭明先也惹青氣也悽愴情也○李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之盛也人死則為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祈以求諸陽報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於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腥上達下面蓋則只管腥上去如火之焰這下面蓋則翳只管腥上去○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奉承乃體物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德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人者○祭有三日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皆陰類亦有陰

神之陰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之際有此氣形容祭祀之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蔡虛齋曰祖宗雖已沒而有此身在則祖宗之神固自有在也祭外神而致其齊明是此理蓋總是一箇神氣也貫有一本之理其分相會則其神祇格○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冕之冠也冕語益裏冠也語小註云冕是衣服之制內又別分衣裳之德○一節小註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為體物不遺之驗○格思之神即是此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

也而遂道理統一遺使不見下試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新按莊云能使人長敬奉承指齋明盛服發鬼部著指洋洋如在皆鬼神之德使人心自為之洋洋如在眷即鬼神之為之也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眷即鬼神之為之也使人如此所以使之洋洋如在眷即鬼神之為之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之也不得認為二○鬼神自是充滿往來然必須有以感之是吾心之鬼神即氣機之鬼神也雖物化之鬼神亦不過徒存其實然之理而已與我一亦不得認為二○鬼神自是充滿往來然必須有以感之是吾心之鬼神即氣機之鬼神也雖物化之鬼神亦不過徒存其實然之理而已與我氣機物化之鬼神便是實然之心我無以感之則在我既無實然之心而氣機物化之鬼神便是實然之理吾心之鬼神使是實然之心而氣機物化之鬼神便是實然之理吾心之鬼神使何有矣末節誠字雖指理言而實心之誠已該在此章中二節內朱子謂愈緊挿入是高飛魚躍底意思耳為此○譬曾問上蔡謂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豈天下實然之理亦因吾心為生誠耶曰鬼神自有自家要無便無此如不誠無物之

意按朱子謂他有語病恰云自己誠敬便有不誠敬便無道個無字是不好字緣不誠敬便無吾心自遺了鬼神便是自去其竹轮何能植立

新按鬼神不止於祭祀上見觀卦謂為鬼神之一此即許東陽所謂於全體中拈出言之也至謂鬼神之誠誠之一則謬矣天地間都是這陰陽包羅了豈有二誠即人心之誠尚是鬼神所使即皆鬼神所體而又安有二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新按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指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無變變不息故專以神言必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主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在堂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魄鬼者鬼之神也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況可厭斁而不敬乎

新按呂氏第三條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則視物中見其不揜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新按朱子此說不是分鬼與神而二之所謂鬼是散而靜更無形者非以神為有形鬼散而靜是指他屈處說他伸處說詩傳因說來格是指他伸處言之故不曰鬼而若曰神也○使天下之人皆正為祭祀之鬼神說不盡恐人於承祭時便知有鬼神於屋漏時便慢而不知有鬼神之無往不在不可度自不可射也於體物不遺處

又深警一毫矣○君子體道不外主敬之功夫不親不閒與隱微之際所以必主敬而不敢忽者以此心之出入即鬼神之出入也鬼神之出入便是誠然之理吾心之出入而必敬者便是以誠然之心體誠然之理也彼不知戒懼慎獨存誠而不體便是有鬼神而不見耳其實鬼神未嘗遺之也不可射已為抑詩道盡中庸引之以見誠不可揜最精

新按不可射便見鬼神無物不體也不可度便是不見不聞不可射便見鬼神無物不體也不但說他微處兼是說他顯處蓋即微即顯本非有二即上節中鬼鬼神體物洋洋如在而不能定其在眷又何嘗非不可見不可聞也鬼即分上節為體物此節為不揜聞之隱誤信陳氏之說至謂末節轉指出來皆謬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故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

【註】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也

【附】大全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伸是實佛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

【圖】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費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末費而有諸己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撰儒皆不識誠字來李那直始謂不數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

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呂巽齋郁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陽動靜之妙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間雲霞妙用程奇冥悅惚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做之顯從上文來硬指出誠之不可揜非著處也○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眞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養帝饗親非誠勿視聽而聽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梁龍泉六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兆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出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靑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昏若杳冥恍惚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間就非誠之爲乎

【集】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其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眞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是蔣云三句有左右意○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費上章首五句去題因祭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是費隱對舉之詳無形而難知其爲體物而不可遺是顯著而可見微字與無字對顯字與不可揜之日字言之日微自其實言之日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揜者還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洪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徽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說理言○大學誠宋號人身上說中庸言顯微者三者章言莫顯乎微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大段以理言也○蔡虛齋曰凡天下之無形與聲者顏皆僞也而已矣惟鬼神也雖無其形無其聲而實有其理也故陰陽之合處實有是合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也惟其實有是合故合則爲物之始惟其實有是散故散則爲物之終是豈容掩也哉○呂晚邨曰異端件件蹈虛無有左右意○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費上章首五句去題因祭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是費隱對舉之詳無形而難知其爲體物而不可遺是顯著而可見微字與無字對顯字與不可揜之日字言之日微自其實言之日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揜者還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洪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徽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說理言○大學誠宋號人身上說中庸言顯微者三者章言莫顯乎微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大段以理言也○蔡虛齋曰凡天下之無形與聲者顏皆僞也而已矣惟鬼神也雖無其形無其聲而實有其理也故陰陽之合處實有是合也陰陽之散實有是散也惟其實有是散故散則爲物之終是豈容掩也哉○呂晚邨曰異端件件蹈虛無

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率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是中庸言誠爲端於鬼神意也○天地間至充忽難信之處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爭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箇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無有於義

【附】按朱子語類云不可謂鬼神自鬼神其德自其德又曰不成中庸爲形而下者其德爲形而上者乃大合所引朱子之說以鬼神爲氣之屈伸其德爲天命之實理恐以德指誠不知章句明云猶言性情功效也說并無疑○此節只一之字要看若作徹而又徹已是斷作兩層無怪乎不能體道者只於顯處認取耳陳新安以徹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如何成得道理惟郎徹即與不是二物亦並不是二時則誠之不可揜已貫徹顯而一之矣○以徹屬誠則顯處亦是誠爲之原說不去人猶見及以徹爲不可揜又似說不去於是參用新安之爭而

以爲顯之不可掩此更說也看透之字則微顯已不分兩節矣不可掩亦微顯不可掩只看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道雖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日此兩章大綱相似日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在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日鬼神之道

乃諸儒恨以不可度解誤不見不聞而又以顯爲指在上在右祇成亂竄耳豈知夫微之顯直承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遺來之朱子謂鬼神是實有者以鬼神即誠而無有二也觀解作誠者實也有也便不是蓋一仲便有一箇便無有是實有無是實無若但將誠字當有字看則夫之矣又謂天下事物實有皆可信惟鬼神卻疑難信則已將鬼神看在事物之外非中庸兼費隱之旨矣至謂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出誠不可掩亦恨認頭項單要過接出誠字來耳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謂○吳氏程曰兼者兼舉而則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含其意○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即其近且小者言則爲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即其遠且大者言則爲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致者於有迹不可以道所此道之小大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并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故曰包誠即是太極則亦費矣亦字有意蓋通前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矣○費之小即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即所謂推之以極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陸稼書曰此章誠字乃一篇之綱宗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形氣前以鳶魚言道即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即物之氣以見道也○或論此章十二章子思論道之體用十三章言人之爲道不在乎遠首即夫婦人之所能如能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第十四章又言人之行進當隨其所居之分而取足於其身日此兩章大綱相似日第十五章又言進道當有序第十六章方言鬼神之道則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在論鬼神之道則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日鬼神之道

字爲下半部中庸張本其實上半部內何嘗不隱含
讀子取天命之性非實指乎然必於言鬼神爲
誠字者蓋從造化根源說到人心
其義尤爲明盡也
【集】陳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
章承于天地急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古鬼神
之大春三節以祭祀言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
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也○侯誼杜氏曰大地間止一氣之流行以動靜分別陰陽故有二
氣其氣之消長屈伸自然而然者即理也非先有理
而後有氣朱儒晦翁氣爲二終局可贅即周子所謂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原非先有太極而後有
陰陽蓋太極初不離乎陰陽乃指陰陽之所以然者爲
太極也
【集】費道之費處易說隱處難說然道既是費而隱則
隱又不容不說於是舉鬼神不見不聞之至隱者而
指其體物不遺則體與用並見矣包羅天地是這陰
陽入絲毫空忽也是這陰陽則包小大之義有其中

矣二異門作辨
矣○蘇氏言理則理無所見然混理氣爲一箇亦不
得蓋天地間固是一氣流行以動靜分別陰陽然試
思此陰陽未分之先却只是一箇渾淪底事物只爲
造化無端論底事物其行這陰陽五行許多造化方會去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何謂非先有太極而後有陰
陽至既生陰陽則太極又不離乎陰陽而陰陽之外
然者即爲太極矣渾然偏看一邊

子曰舞其大孝也奠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集】呂曰中庸之行孝弟而已如舜之德位皆極流
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論位名壽之皆得非大德其
孰能致之○游曰中庸以舜爲主故以孝德言之
【同】趙氏惠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
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虞幕爲陳侯

陶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
奉虞帝祀滿益切公自閼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
桓公十三年僭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
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桓得政於齊烈
王田和列爲諸侯卒爲建國奉始皇三十六年王建
降於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
衆陳宗儋修暑定齊地自立爲王漢高祖召橫自
烈舜祀始絕○大全西山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
其富貴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
而已蘇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雲氏
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有事於父母之實也中庸
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
稱舜爲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子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
大孝乎○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
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

父爲宗舜之德則至于聖人爲天子則祭祀享養之
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
之報極其盛子孫保之也○蔡虛齋曰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云皆大孝之實也然
必以德爲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
故下節只發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此大孝
二字連功効都該了○陸稼書曰這一章同下二章
皆是申庸行之當然之以極其至乃贊之大者而通
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
後爲孝要見舜如此亦不過完得一箇孝極古今不
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
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二分德行便自以
爲能顯親有些小富貴便自以爲能尊貴養親器量
光前裕後便自以爲能慰親心故不覺疎玩於舜
曰舜其大孝也與盍言舜之量本大惟舜能全乎其
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大

何如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呂晚村曰有謂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亦必遂舜之先堯舜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全以私心窺堯舜人舍其禹亦富不失爲大國之君全以私心窺堯舜人舍其子張子惟論理數德氣而未及本文成其爲大孝之意惟呂氏謂舜之德位皆極乎至善之運始可謂盡孝而有天下之尊四海之內以天下養養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則亦未嘗不以尊親養親光前裕後爲大孝矣許白雲正發其義而晚村非之謂尊富饗保而後爲孝則孝非庸行且以此爲孝則泰漢唐宋諸君皆大孝矣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爲大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看來晚村只見得一邊未曾通徹蓋舜其大孝也與一仆力綴胃起以下乃見大孝之實德不至於聖人則不足以榮親慰親此本是天地尊富饗保之兼隆則不足以榮親慰親此本是天地即正聖并大孝而何但推言其本則舜文不葬此方

成底載廣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將解釋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矣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盛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爲矛盾未可强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竟其然矣此澤寶於陳書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因之矣朱子之意豈爾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目此句便結陳定宇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爲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例看不知德爲五句即下文尊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

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揩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大孝句是推極其至程子或問甚善程子呂氏侯氏亦云舜匹夫也而有天下之尊四海之內以天下養養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則亦未嘗不以尊親養親光前裕後爲大孝矣許白雲正發其義而晚村非之謂尊富饗保而後爲孝則孝非庸行且以此爲孝則泰漢唐宋諸君皆大孝矣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爲大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看來晚村只見得一邊未曾通徹蓋舜其大孝也與一仆力綴胃起以下乃見大孝之實德不至於聖人則不足以榮親慰親此本是天地尊富饗保之兼隆則不足以榮親慰親此本是天地即正聖并大孝而何但推言其本則舜文不葬此方

成大孝而庸行之常既極其至則德自爲聖人而尊富饗保自有必得而莫能外者矣許氏白雲見得本文正面一層於推言其本之意留在下節必待內發之未爲大矣晚村抹去題親榮親慰親之說則下五句但言大孝之驗而所以爲大孝者竟未及言則首句虛冒反覺落空矣至謂饗爲孝則奏漢唐宋諸君皆爲大孝不如此上自有德爲聖人一句推非倖致所以爲大孝至諸聖人有舜之德而無尊富饗保之隆則於大孝之量有所未滿而推舜之大孝爲不可及矣○晚村謂一孝做成聖人則已抹去大孝大字蓋孝到大處便是德到聖人處亦不分兩層又謂不重德字止取聖人二字即下節必得其名字尤爲臆說○此正與舜其大知也與一樣文法推其大知所以不自用而取舜人然成大知然大知正於此見不然則亦何足以爲大知故此章推其爲大孝所以德是聖人之德福必尊富饗保之兼至然以德顯親以福榮親慰親大孝之實分何實不於此見其至而必欲抹去之何耶○以孝爲揚行

之常以下五句爲推之以極其至此似是而實非也孝痛行之常而既爲大孝則已極其至矣下五句只申明大孝之實原該在前句之中奈何以首句爲庸行而以下五句爲極其至乎惟如此看則不得不重勸後此節書以孟子天下悅而歸己與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兩處參看則道理自見蓋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明大孝中具舜德爲聖人與尊富貴之理此說村所見一層也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大於以天下養雖舜有不齊而孝之理必以此爲大此許氏諸儒所見一層也本節是孟子承莫大於尊親養親意居多下大德必得是孟子天下悅而歸已瞽瞍底豫而天下自化意居多○許白雲以宗廟享之爲就舜身上贊後人之祀與其覺寧饗宗廟自該及顧宗廟則舜及身殊將不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集註大全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何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得遇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蔡虛齋曰若以大德當大德則祿位與名壽皆是大德之當然今却說大德了方得那祿位名壽豈不與上文意背矣曰只看上文以德爲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便見尊富意在德故曰章首大孝二字總統位名壽都該了下節只把德爲聖人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聖德之致驗之并歸於大孝也○陳櫟書曰有富貴保非德德偉而得之若德不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衰皆操之以來有永命有永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面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于尊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

也而今聞今望必踏大德壽非大德所敢覬也而期頤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較著者矣

集註蔡虛齋曰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載者培之同意并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享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壽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言大德必得其位則可言必得天子之位則不可以窮舜安在本文外爲當○一說凡有德者皆必得其位有大德者必得天子之位下文不曰故大德者必受命乎此章之意旨也此說亦有理○呂晚村曰第二節緊貼舜壽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即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平多而宗廟饗子孫亦即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皆歸本於此

集註按章首原提舜其大孝也與一句則通章自是就歲況本節明用故字承頂而註又明解舜年百有十歲句則其緊貼舜說無疑矣乃虛衝說以氣事安在本文外爲當愚意正貼舜說所以起下四必字以見大孝之德所自有乃指其已驗而信之之辭故下文

即生物之因材今德之申命以明大德必受之故若他聖人則雖有無大德如舜而祿位名壽之不得者多矣下二節亦非漸漸開去但言天之生物請之申命原只引證上事耳

雙峯饒氏曰按凡看書最忌牽合大德必得惟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侯氏之說朱子取之至楊氏謂顏子雖天而有不亡者存則以爲行說侯氏於孔子既已培之則以爲自相矛盾惑其牽合附會也晚村以宗廟饗子孫保爲必得其壽正犯牽合之病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雙峯饒氏曰陰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流散則覆日物若栽植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顛倒則生氣

無所附著發何處來相拔如人疾病此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浹矣○問拔培傾番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財自帥節飾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拔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飾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它理白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重仲舒曰爲政而位于民被當受祿于天雖只是一個道理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大全】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顚覆之以其本固者雨露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顚覆之也非害之也非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聖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

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意之德是栽也得一句者是培之也栽封傾也表立覆之也下引詩皆是一個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蔡虛齋曰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顚覆之以其本固者雨露滋培者字指植物而言傾者風雨必顚覆之以此只說得植物耳章句曰氣至而溫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氣字兼指雨露風雨之屬耶蓋其氣即在那物身上是物自帶得篤培覆之理來也○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對字說培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爲加○林次崖曰天之生物條暢意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聖之大德而膺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陸稼書曰不觀生物之天乎生物者固如此而物之不能主特因其材焉耳天豈有心厚之乎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爲栽者耶栽者固有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者仍物也其材而爲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是覆之而所以致覆者亦物也○呂晚村曰材兼栽傾栽乃對德言而不復相浹矣○問拔培傾番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財自帥節飾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拔持也及其衰也則自節飾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它理白如此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重仲舒曰爲政而位于民被當受祿于天雖只是一個道理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按】物字原不單指植生之物言故註中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凡有此形皆有此氣凡有此氣皆有此理不第植物爲然語類云物者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浹洽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此說頗而易見春以野之蓼引說是但小註雨露必滋培之風雨必傾覆之亦偶就植物說謂一般風雨培本固者遇之而滋傾者遇之而顚覆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大全】僕峰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論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被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不在一節也○林次崖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必受祿于天如此今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是固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陸稼書曰又不觀之周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既宜於在野之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納反覆之眷顧之不厭既保愛之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栽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命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祿之受或非德所自致乎○呂晚村曰右節詩即下章尊德受命之意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流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舜得之至以見通之聖虞周都是引證其難

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說到若謂引詩為下章針
線則文王之什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
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
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
耶

故大德者必受命

按上文言天必因材而篤未知定大德受命上說
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受祿於天以明大德
必得位祿名壽之皆天因材而篤也明所謂重受祿
不如仍重令德宜民宜人正指令德之實安得不受
祿於天所以下文緊以大德必受命結之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
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
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
尤明白也至於顏淵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
已揚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
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在則反為衒說而非吾儒
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
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
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
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謂
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
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
之所以為我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
以培乎孔子者而過以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
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
異說以汩之哉

輯略 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
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受命者非常理也然而
難得其報者是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
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
養之永年世間之福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者皆
是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
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以言其氣也不可變者
猶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論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也
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也○呂曰命雖不最惟至誠不息亦是以修之此大德
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侯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傾者覆之也大非為舜築傾者覆之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圓 大全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徹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益理之不得其常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何總結上文意○林次崖曰故大德者必受命條逗是虞舜上結從結說不得受命自古大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為大孝者其德必之其位其祿其壽其名其子孫保之而為天下君受之而為天子皆自如此若使其受命特使偉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為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豈常是一不內所有者之無窮盡如此哭非道之聲為之斯在於宜兄弟樂妻帑

異 雲峰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不過日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
釋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大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我者培也栽者培也其培可為行儉者戒矣所引詩專為栽者培之而言其培可為居易者勗願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福

也○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呂成都曰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為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以至其極皆可以為聖人而受天命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為本而孝為末必為聖人而受天乃可以為庸行之至矣

雲峯按此章每下必字皆因舜之大孝受命而深嘆之總不宜推開在凡聖人身上說勉人由庸行以極其至自是餘意不消粘帶不放耳總之孝到大處便是聖人以下數句一並該了非大孝為庸行之目目正不在綱之外耳號村於此處尚未徹而以孝德分本末更非孝即德大孝即大德大德受命正結大孝○學曾疑大孝即大德則舜其大孝一句之下似不必更說德為聖人一句矣曰若非德為聖人則孝之本已虧了如何稱大孝若非尊富養保之兼至則亦未盡尊養其親之量亦如何可稱大孝所以必並列在這裏到末節却只提大德言之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雲峯 大全黃氏洵饒曰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致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

雲峯 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黃氏洵饒曰庸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曰見推之用廣行之常謂舜之孝極其至謂大升位

雲峯按諸儒自大眼明者以行之富為舜之孝極其至為天子位覺把大孝一大字截去何也本文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提起下云何以見其大孝以德為聖人尊富養保云云所以為大孝也且大德而必得兼位名壽以致所以為大孝也如此則前後首意何嘗相悖○惟大德有必受命之理所以大孝有必得尊富養保之理此皆庸行中所自致則道費之大何莫非道費之小之所通乎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雲峯 問無憂曰文王自丕顯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

蔣伯潛 諸位諸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

雲峯 大全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子則丹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也○呂既村曰此章言文武四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王王季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撅○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文王非公子封君舜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過之盛而益盡道之至也

雲峯 蔡虛齋曰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所在蓋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

何○黃榦疑曰章句三誤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皆中庸之事也此自中庸引述之旨夫子本義頗言周家世德相承文王適處其中武則特繼其後耳若謂夫子言時早爲子思稱引作證則舊無此事朱子章句爲中庸作序自應提出綱引之前若本章本義亦無不經爲明未而但以中庸二字冠頭一卷之理書乎第三章或問之說曰凡此書之例皆文勢而意脈讀者先因其文之所顯以求本章之說推次其意之所屬以考其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一章之意而亦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此中庸引述聖言之通例也則此本章之說何獨不宜然求相承之序何獨不宜徐次乎晚村但知遵註而不知其所以遵訓以下二節承首節言子述爲村俗杜撰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按讀舊曆後講章亦講鈎連提串於是以無憂作主而述中補作述後又補述設科多事矣不知章句劃然分開此言文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豈爲無見蓋此只就周家世德明其能盡庸行之

常極其至之意無非見道之費節節都有一中庸之道在但武王當有天下而有天下周公當制作而作此其盡道處勞財獨文王無憂只言其父作子述而已制作此諸儒所以不知其爲文王之事也即有知其能盡中庸之道不單專父作子述安享其成然豈其能盡無憂爲道則是補文王之盡道於言外而於章句之義然下之事二字者終欠體貼不如此章明中庸之含有一時字在內武王恰值應天順人之時周公恰值制禮作樂之時而文王恰值無憂之時如父作於前子述於後則可前則可無憂於前而不必更述於後此文王之時中庸之道當如是也使文王不肯以無憂自安早有所創作纔於當日則改衣之舉不俟武王制作之事不待周公成文武之道即能善處之此其所以爲文王之事也此其所以爲文王之盡道也○舉曾問此既言文王之事不就其盡道處言之而獨就其無憂例也曰安然而盡中庸之道豈不是他遇之極盛處故遇最是難得故嘆其爲無憂曰使文王不值父作子述之時將頭爲武周之事亦有所不能後無子孫即雖已化行商國三分有二而亦憂其或墜矣文王隨其時遇之所值以盡中庸之道而乃幸而遇分作子述之非遇之極盛者耶

讀按聖人未有不盡道者章句謂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周公之事事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道之所在即中庸之所在也今謂夫子本意只言周家世德相承而於中庸之道子思引之方奉合到中庸上來有是理乎朱子所謂先因其文之所顯以求本章之說者如上章大孝下章達孝此章雖介於上下之間然旦就本章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身上理會其所行盡道之事而達孝之繼述來說則先自亂了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其相承之序者以上章大孝下章達孝此章既介於其間則必有相承之序既將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

盡道之事理會得通則知上章舜之大孝雖極其受天命爲道費之大然猶就一身言之也此章文之無憂武之有天下周之制作則通費於一家而漸通於天下矣下章武周之達孝則上通於天地而宗下通於子孫臣庶而無非道費之大爲之也此朱子先求本章徐次相承之序者以此意如黃說本章無與於中庸之道當於子思引述之外別論之乎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

曾之屬宣戒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語類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偽平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集註蕭曰武王之事非聖人所優爲也故曰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與舜禹始不同也○龜山楊氏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故泰誓曰受克予非厥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蓋聖人雖曰泰行天罰而猶有受克予之言不敢自必也謂之不失不亦宜乎

圈大全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輕重

攷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輕重蓋儀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呂晚村曰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德序未當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集註呂晚村曰緒一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受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肇基有有天下之勢到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

旁註纘續宅章句明韜作絕字義非光大蔣大之謂晚村雖知武王終守侯服纘緒未嘗不光大又以爲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未看明此句也緒字亦只指平日積功累仁立國安民者言原非以取大天下爲緒則纘亦只纘其舉基其勤與三分有二者耳至伐紂一舉乃後來萬不得已而爲之實聖人預謀是心乎憂恤合作一首句是喫起下文不是總冒下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旁註三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氏說得太零七絮只是說三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事無別意○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參酌說大傳蓋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吹作王至周公制禮乘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廟制祀先公服鷩冕見諸侯之服蓋雖上

而加故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率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爲三年也父母之喪斬衰之服鄬衰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禮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公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亦誓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由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有天命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對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序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冀內實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內以長雄天下而周之德業微矣孟子所折衷帝秦僭仲連以片言

折之行不最後出只益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
篡雄遂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發蓋知利害之實
也曾謂至德於文王一言一動重帝之則而反益虛
名而淪天理乎且武王既致天下之大戒不得不辨
必無放弑之惡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
天下之大戒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

大全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句爲老者蓋以下
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
及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和
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脚意追王上祀之句是結上
意而言耳○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後封弟叔度於
管蔡子霍叔於霍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
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
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
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
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乃大王之父以至周
公世世脩

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得以義起古所無也所
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
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
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
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
之禮考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制
之達考也此章之本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
字○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謂三年之喪上達於
天子○新安陳氏曰喪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太王王季文王可以上證周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真爲也○蔡虛齋曰
人能知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於
聖人制禮考之不苟先公只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
王太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號非獨以親疎之殊亦
以其功業之不同也故武王初得天下便追王文王
至於太王王季始稱號至周公乃成之信乎武王

先公之禮皆中庸之通也○蘇氏軾即是上祀先公之
禮太王王季既追王則其祀以天子之禮不殺言爲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當到祭以大夫庶人不可
稱官到葬貴賤一也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
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春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
祭禮而及之耳於葬禮意尤輕○葬祭只言大夫士
者自諸侯王庶人而申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
人可以類推也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同雲峯胡氏之說
非也○林次崖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當到來自
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
只當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譬而
言之總是推已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呂晚
村曰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善述事非周公當時
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
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
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論周公以之錄功文

武借名免專已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
可謂盡中庸之道哉○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
上世禮法簡畧不皆有此義倘周公能盡中庸之道
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追聖上生
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考思當然其
私親也故不人道考意而於此發之原不關考字事
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
上飾言緒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
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
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
宜王周公繼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
必尊其親上尊冀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書得司馬遷
皆得論之矣○呂晚村曰上承大孝下起達孝前章是跑脈處看
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
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武王二節下章發

是推文武之意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此不是脫漏文武之德正文武之意之所須推者而周公代推之也故推字上加一又字○輔慶吳氏曰達追王之意於其下則猶禮宗廟指追王其實當兼承追王上祀說下祭字緊承祀字來蓋用死者之禮祭用生者之禮二句不可看重祭字緊承祀字來蓋用死者之禮以見其情亦猶達禮於武王之意與太王王季之意而及其先人也或曰如此則分之所在固將以分制情而猶分之中有激勵之意而孟子所謂三月無君則弔正如此也

動按此章自言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各盡其事若畫井授農井徒為上下章作過脈也謂下章承此章而言明其為達孝則可謂此章為下章而設則不可謂但當承接而不先論本文之病也○吳說非是此所謂但當承接而不先論本文之病也正中達孝之實無一也正中達孝之實無一

為祖服者亦必如太甲之於成湯無父承重之父母之喪也若為長子為妻之說本文不足引之以亂本文之意

右第十八章

輔慶河東薛氏曰中庸之道參差不同聖人之時中當其可而已文王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中庸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一以服事殷此武王之中庸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武王之中庸也此謂不失天下顯名者非謂武王之有天下不以臣伐君也謂之天下之顯名者以其合大心也見其有天下不與重故爾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易也若然後也有一毫不良豈受天下之心同有一人不誠獄訟面歸之非中也夢也商有顯名豈武王未年方受天命而有天下之本文有作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先公之處喪葬之制皆古先所未有也此天周公之時中也

同大全陳氏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

動按此章大意則俟氏之論皆且盡矣其引文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文王之中庸尤為的確而人皆忽之此下有武王之逆即所謂行一懷事各其緒指得如此下有武王之逆即所謂行一懷事各其緒作所以不陷而文王呼安然而盡中庸之道也指出時字尤為明白後○上章總計謂由庸行之常指之以和其言而日後○上章亦此意蓋亂章以就一家作述世德相承而至於有天下之大顯大王之德業人情不過為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情明推之以善其事為何如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雙峯】呂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爲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成繼志之達事上達孝所謂達孝者歟○潛曰大孝聖人之達孝天下之通道也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未亦曰孝之至也

【同】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顯宗廟爲孝彌之無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爲大孝聖人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範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異籍故曰達○項氏伯弧曰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之盡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一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不特施之家及士庶大是自上達下其之謂達孝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無所不盡故曰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武王天子之孝是也

【按】章句明云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行之孝則知上章武之達諸侯大夫之孝亦通行之孝矣但繼述崇其先祖有以通乎天下之情故曰達孝如曰天下之人意中盡事而安然光明發揚於祖考之前是所謂達孝也○學曾問達孝如曰達孝爲通天下之情反無合於本章之旨此朱子解書之所以細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同】大全西山眞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吳臨村曰章德以通之貴之人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聖作制禮

以追崇先祖然上章所言已盡繼志述事之大矣即本章下文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承只在上章追崇先祖一節之中但上章統言之而此章精言之耳向非繼志之最大者胡為上章既統言而此章又精言之也須知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自是中庸本旨然舜以大孝言而此又以達孝言者舜於德之中尚能極尊養之隆故推言其所享命武周於得之後故推言其所享乃不推上有以追崇下有以達子孫臣庶為有以盡繼志述事之孝則其所以通於上下者又豈有毫髮之間乎今人於此節誤以其辭只為看小了所以祭祀之禮果能即下文看大了便通為一人之事矣文武周之達孝豈人所能揚其緒述之盛而爭就祭祀之禮論之乎看透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如示諸掌明矣大抵此章通考其義與前章相為表裏而上章之義亦見矣○學者問祭祀之禮皆制自周公而今以達孝屬武王果何上章之義如舜引之說未曰不盡繼也上章末節白言周公之事見其能成文武之德此章白兼舉武周之達孝以明周公之孝即祭之為武王之孝制作之以成祭祀之禮之意不惟廟中之上通祖宗下通子孫臣庶皆已有所歸而郊祀之事上帝神祇之祀所自出者皆有所不得行焉在其治國家而使天下之人通得為孝蓋周公制禮之本意如此為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有天下成德之人在今日必行武周之事國焉而其近日自祖村後又必繼述去有天下制武周祭告後嗣亦是善繼善述之事夫祭身侯服畫其本分之所當為固亦無繫於孝儀之為孝蓋亦知作之君作之師之職即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周官師一廟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忘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是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制而其大者具門堂寢室非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爾耳如爾願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禰皆不及高貴大夫一廟一殤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斷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者也

王制吕氏曰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者國之重器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周書所謂寶玉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是也掌於春官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遠天服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食也

物如薦豆之實四時之和氣是也○櫟曰武王新大王王季文王之廟公逆王大王王季上祝先公以天子之廟所以繫其志述其事也夫將祭必思其居處設廟則有司備陳之祧則守祧脩葺之凡祀事也

宗廟天府所藏是也若亦乃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則天子之藏字也於順命陳之示能傳也愛永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遷天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物之也

大全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無人祭於寢

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有壇有墠

東陽許氏曰特廟陰厭廟守祧掌此祭祀之禮祧是遷主藏於祧廟掌守祧之官掌其禁令凡祭祀之事掌其守祧之禁令有祭則詔王之大祭祀大喪大賓客大軍旅之祧事

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有壇有墠

東陽許氏曰特廟陰厭廟守祧掌此祭祀之禮祧是遷主藏於祧廟掌守祧之官掌其禁令凡祭祀之事掌其守祧之禁令有祭則詔王之大祭祀大喪大賓客大軍旅之祧事

畫包上所陳者亦其中○赤刀寶刀赤刀誤其刀必有赤處胤舜音矣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圭琰玉也長尺二寸以爲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雒書神龜負文而出於雒古國名舜子商均所封於虞夏商之後二王之後也虞夏商之後二王之後也和古之巧人垂作樂器以正舞天鼓鼓大可六尺以上所以動天地也雷鼓八面路鼓六面皆刻木爲雲雷之象靈鼓六面以祭地也鼗如鼓而小有柄傍耳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也鼗音逃鞉音桃鼓長丈二尺以祭四方也鼗如鼓而小有柄傍耳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也鼗音逃鞉音桃鼓長丈二尺以祭四方也

大全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無人祭於寢

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有壇有墠

東陽許氏曰特廟陰厭廟守祧掌此祭祀之禮祧是遷主藏於祧廟掌守祧之官掌其禁令凡祭祀之事掌其守祧之禁令有祭則詔王之大祭祀大喪大賓客大軍旅之祧事

飾棺其義以見其素第春秋統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享宗廟節則兼大祫禘祭及四時之祫大祫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講分祭祫祭亦無大祭但宗廟節專主祫祭而言耳有司二節供厲一時則祫祭祫安得辭昭穆穆成在廟○先徐井口或謂春秋節厲時祭宗廟節厲給祭然大全小註明以春秋節厲給祭益時祭專主祫祭而言之序昭穆五項又舉其及於子孫日應者言之其分別祫祭者起於王守溪蓋因春秋二宗切於時祭故也但必謂序昭穆等在祫祭時方用之此亦未有所據

按魏時論禮者有所執故論理未明蓋春秋統於時祭爲別而宗廟節該云群昭群穆子姓咸在則似非大祫之祭不可故朱子或問亦以大祫言之但春秋時豈遂不序昭穆與序齒事等而大祫祭祖廟時祭惟一春一秋無修祖廟等乎須知祫祭祖廟時祭惟一春一秋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曁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族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以明之羣廟禮罷國之群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依倣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一三昭二穆以次而南是皇伯益太祖之陽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爲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爲三世之君居之廟各異室不遷自始封以下四親廟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皆主祔于其祖之南廟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內夾室向北之處凡廟皆南北東西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于室中時祫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于此者皆皆對於北牖下面南向群穆之入于此者皆對於南牖下面北何南向者取其明明於北而南向者取其明明於南之義蓋群穆之列則左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一世之君自爲一代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七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昭之北廟七世遷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所祔以爲序者以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皆蓋卿霍光昭帝晉應韓爲武之穆則昭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矣四時之祭祫不限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祫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過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東也與○曰禘則毀廟之主皆祔焉何也曰春秋傳曰禘廟之遷易牆可也毀其

也說者以爲先祖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共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可得而考也周則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組紺居郊之北廟太王居郊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文王武王季遷而武王祔至昭王時則太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五廟而祧者祧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祧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遷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祧而爲七廟矣

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毀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況高閑亞閑如前遷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者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祭之也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祖功宗德之主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周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準則秦政之惡夫子議文臣議者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嘗論本朝廟祧亦謂太祖太宗當百世不遷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祧七諸侯祧發其二然其太祖猶稱之位諸侯大夫而發二廟則祧大夫而發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

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共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可得而考也周則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組紺居郊之北廟太王居郊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太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五廟而祧者祧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祧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遷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祧而爲七廟矣

定其事而商其所聽嗚呼惜哉熹陸氏所定昭穆少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淏之議亦歲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賓尸　張稚圭曰人酌賓曰賜賓飲主人又自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酬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此世所謂倍食於賓者此也○問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以獻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皆是導賓使飲也諸侯主人倍食則賓疑卿亦如之與其席前至旅酬後舉奠時亦如何又問行旅酬時奠事上面如已不奠亦尚有零碎數杯否又曰如此說必須受酬之後且同是古人皆通用○漢都尉朝請侯霸禮數頗之稱旅酬下為上交勸生人飲食之場升殿之事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酒以為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之賓不飲酒以為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之賓不飲酒以為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之

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謂賢與能而授之事也貴貴尊賢之義也統可以爲宗而謂祖莫可以爲祖而祖祖統可以統遠而至於執爵酌奠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先舉也下之義也若特牲少牢其尊也下之義也若特牲少牢其尊也下之義也若特牲少牢其尊

[illegible]之親此所謂子孫亦以爲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群昭群穆不是昭一行之群穆一行之群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咸爲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爲昭也○序昭穆舉同姓者言之耳太祖子孫也○序齒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者謂雖同姓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昭列矣昭穆序親親也

大夫自內命言謂上士中士民也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宇說來○此謂大夫指王朝者言外服公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須也○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看來群昭群穆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語錄所謂以次沃盥者亦在其中而雜說乃有庶人及役使之賤者豈不知何莫若沃盥者却是有司職事之一整宜得預役庶人及役使之賤者豈容到廟廷和勸聒恐誤說也且以沃盥及庶人役使者爲賤則非指賓弟之子與兄弟之子如此說却與下文使亦得以伸其義者全相反蓋沃盥庶役正是有事了又如何謂是以其無事故而以此遣之耶○章句所謂各舉卿於其長者蓋一時並集何者長非一二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一二人必依次傳致則祭事尚未畢必吹一曹嚴卿既畢好生遲久其如終禮何必一賜依大面舉以周偏謂之惠則始終齊整矣○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作階之下燕則在寢矣朝廷非燕所也況祭已畢而送神不當燕其廟也○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子也○陸稼書曰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且無事各列在作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illegible]乃疏非如祝考以左右爲別也最明時文多[illegible]

如艾千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太祖此說殊不精之過有賢者是貴者賓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請依賓主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其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藝能明人不逆其能非辨賢不肖也○案祖下爲上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依禮是弟子先自舉解以勸其長依非爲其長代舉酒也時文有解作斟酒者其謬起於蒙引是說禮不精之故

東陽許氏曰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總言至序賢則分別群臣之賢否崇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起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有尊則不賢者亦自能勸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耶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時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具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

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異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者見制禮之意焉文理密察恩義備仁許氏之說與楚茨詩傳合但楚茨是以公卿之祭言不知天子之祭天子爲主更誰與爲賓而與之交酬乎曰自有兄弟之長在也蓋獻酬天子爲主酬賓以長兄弟也楚茨之詩所謂主人祭與賓相周旋者皆長兄弟也楚茨之詩主人者疑亦是同君之兄弟若異姓諸侯必不爲陪臣諸侯助祭也○但同姓序昭穆特恐於中亦序爵歟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天秩所在也○宗廟朝廷皆禮法之所在故序昭穆內亦該論爵爵同則自論齒矣惟燕毛時乃私宴也宴於寢家人之禮也故統論齒不論爵○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舉解非就是就事者洗盡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解往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禮如此

按宗廟之禮聚接所以序昭穆句分明是序立之

並非等級之意。先王制禮，實本之於天，至宗而後舉其次明矣。禮儀禮實本之於天，至宗而後舉其次明矣。禮儀禮實本之於天，至宗而後舉其次明矣。禮儀禮

宗者也禮者先王之禮所以事祀祖宗者也樂者先王之樂所以和樂祖宗者也夫先王之所尊者祖考也先王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已上皆孝子孝孫之心所以不忍死其親之心者也故謂之如事生如事存云云孝之至也嚴莫大於尊其位重於先王之禮樂而盡其所以祭之道而已而言曰達孝者自其備於天下而言曰達孝也

臣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將葬事亡如存葬祭時奠○呂祖謙曰禮制明備不主義書即是繼述之善者○呂祖謙曰禮制明備不主義書即是繼述之善者秦皆此類文考至武成葬事後稍文王皆秦皆將猶有歉而武成後乃考其實故書稱文考其實稱達也嘗謂天下所謂武王紹成於前時便斜日有缺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敢輕侮之事果爾則西岐鄗水之間豈無敢愛之孝子慈孫昔吾臣之祖考所親況王之子孫臣庶如何分日到處所指是也生今太子諸王對其君父之外蓋子孫昔吾臣庶也○林次崖曰設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襲其位

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周公設底位也是周公繼先王設此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然此即先王之禮不專是周公制的禮也是周公繼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陸稼書曰明季講家以敬天法祖為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為通乎下屬冬烝節亦非盡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也而以其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為愛所親則義矣又或以上節為祭下節為祀祭皆緣上節是事神之禮下節是治人之禮總是一時事○呂祖謙曰其指先王大王王季但在內屬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明郊祭志述事不述生繼文王之事也

新按依解覇云先王在今日亦必設今日天子之位是為踐其位先王在今日亦必行今日九獻之禮是為行其禮云云覓祭先王以不必然之事總是將創天下看得成後大了故以武周之位之禮之樂與夏

商之位禮樂與夏商先王之禮樂同其皇極傳錫保惠保安不忍之心與禮樂皆不得其傳有憾於先王之位乃推乎天理之當然之不得不然之心與禮樂皆不得其傳有憾於先王之位禮樂而盡其所以祭之道而已而言曰達孝者自其備於天下而言曰達孝也

也○呂祖謙曰禮制明備不主義書即是繼述之善者亦非謂先王不能如今日之尊親而武周能盡之也然之人只要盡事為上看其不知武周只求合道以為繼述非求合事跡以為繼述乃其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先王所尊謂祖考先王所親謂子孫臣庶分明周旋者為了孫其祖者為臣庶乃廣謂臣庶即子孫猶不見上文之序當所指等耶○事死如事生二句統答踐民大全陳氏氏說之言繁瑣居喪葬祭與祭所尊愛所親最倫盡制如此皆深體先王生存之心而為之者也豈不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位行禮樂以治之於上下言之者不合矣

顧復祖宗是先王之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武周禮制周詳無非敬先王之所尊愛先王之所親意自明白俗眼認未看清淚以尊親當先王之尊之親之而不知指先王所尊親之人遂疑以武周之愛之敬之即先王之尊之親之而不知武周敬愛先王所尊親之人也○其字指先王自是文王與考字切合若推廣到細細以上亦太王王季之所尊以下子孫臣庶皆太王王季之所親恐於事死如事生二句終說不去至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明與贊武周達孝相背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祭用陶匏蓋指殷人言之殷人九月萬物之成文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配后土先儒說祭社稷皆配句龍如祭社稷而社稷大牢又如川澤于坎牛一乃瘞于新邑此乃明矣五峯言无北郊只社稷是祭地此說却好

呂氏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立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故增廟之別從殷之統升降隨獻之節酌豆前籩之數固醴薄厚之秀燎蕭腥膋小大多寡莫不有義

壹餘之均則四疆委見其脩於廟中壹脤內之均則四海來祭百官皆是非特是也如鬼神爲可徵則鬼神無不在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武之治也○游氏酢聖人爲能饗帝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於武明而神歆頌考安樂之其於慶賞則賤子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子冲子夙夜敬此迄

大全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武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祇今不然乃省文○潘氏曰治道不在乎郊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祭也事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當其奠幣以祀祖宗之時其心爲何如是心也舉昔天理無一息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察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

祭處齋曰上言宗廟之禮對郊社而言見得郊上文所云者也下言禘嘗之義又見得宗廟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蓋大祭嘗小祭嘗特秋祭舉其一也禘郊禘嘗之所祭者天子之所獨社嘗者天子與諸侯之所同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蓋一祭舉其綱領而言深意義之深遠足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爲證似無疑矣陸川吳氏乃反之以爲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以胡氏以爲天子之尊亦只祭社而已豈知天子之社即地也○明予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予此與論語同皆宗廟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如行意○呂氏祖謙曰禘與祫疑是二禮其混雜於秦爲一孰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揚雄劉向論禘祫而莫明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均發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何所往而不當○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之祭名之異則周改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制孟嘗于公先王此乃周之祭宗廟之名也祭宗廟之時祭序事序齒下爲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達德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天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其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言同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氏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爲已說愚且郊祭大祀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嘗嘗然之序不得不如此者今說日朗爲先郊而後禘又曰朔爲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貶吳儀者及至蓋棺所見乃不過如此不知假使聖人復出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禘後郊先嘗後禘爲序耶○

且言天子有稱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準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奉諸侯極尊之大祭洛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與下章連言大夫無稱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千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嘗有祫大君則合毀廟群廟之主食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為主合群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祫皆毀廟群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已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以后稷宗祀止配且以支干禘則配譬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群然衆神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禘為大祭若僅以祖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止配

程胡氏曰不信朋友不獲乎上不順乎親不悅乎親不誠乎身皆以不誠而言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誠無物誠之之道在明善而已矣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不知天之道也不知天之道所以不順乎親不悅乎親不誠乎身是不知人之道也不知人之道所以不獲乎上不順乎親不悅乎親

同而別其爲文之政武之政也見其人存句已兼君臣而言時此舉言文武之政而所以成是文武之政者由文武之能仁其身以取人而共成之也可見當包含下文說不得無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大全胡氏曰以蒲葦喻政之疾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蔡虛齋曰上言人道敏政亟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盧也亟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

按大全胡氏曰以蒲葦喻政之疾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蔡虛齋曰上言人道敏政亟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盧也亟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看量如何伯豐言克己去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簡溫厚慈祥之意若將愛底道理下文便

說二句見政如此易舉但在人之敏之耳意不重敏所以下文緊接爲政在人云也蒙引謂下重政字又一意是但據文法而言而未論其脈理之貫注也

大全胡氏曰以蒲葦喻政之疾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蔡虛齋曰上言人道敏政亟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盧也亟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

按大全胡氏曰以蒲葦喻政之疾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蔡虛齋曰上言人道敏政亟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盧也亟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

按大全胡氏曰以蒲葦喻政之疾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蔡虛齋曰上言人道敏政亟在人字下言夫政也蒲盧也亟在政字又是一意故章句曰又易生之物又曰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節但重人能敏政夫

日爲政後日在人文勢正自不同爲政必有主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爲政者之身而言耳民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爲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新安陳氏曰其身指君身而言爲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治是政之說○蔡虛齋曰故爲政在人人字指賢臣即上文其人存之人一邊也而爲政者又必能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後爲有其君也治之乃當得上文之其人存○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存在通之中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亦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林次崖曰按五達道亦舉其大者言耳若一有不敬舉在人以類而推

信根親爲大○元亨利貞仁之體而元則爲仁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來

蔡虛齋曰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而未發者自時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而與孟子之仁也者人也小不同故章句云人指人

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分明以愛之理言也新安陳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愛之理言也新安陳氏以上文仁字兼心之德愛之理言下仁字專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為說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利貞而言之○林次崖曰脩道以仁統仁義之理都是說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個相親相愛之意思豈成個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呂晚村曰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四說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引上文生字說過說引下文道達德九經身不尊為取人而修○下文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修身尚尊為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速趕下來句只得如此耳○以身二字當活看脩身不修說人身全無修德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幸利之身所取即壞來利有無人者也即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尚賢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霸身而許友則所取為教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如天也

近譬堂藏板

雙峯饒氏曰按親親章辛耕之身所取即廉來議論但前快而非本節語意本節為政在人註明云為政在於得人今以身兼不修一邊說則在人亦兼下賢一邊說矣可曰為政不得不急於得賢欲以共為之而取賢人又必以君身為本此所以當於道仁而修賢人自是反而論今謂本句專說指說則非是○朱子云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觀孟子仁與人合而言之之名若仁便是我心之德故曰人心親切之妙今有當然之表與他做道得與他做仁不得○註中能仁其身便指盡修身以道一句以仁字說得下說字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便是與齊無底非誠而何所以言三達德之下即繫之以一見以達德行達道無非這誠即修道無非這仁也此似血脈貫通處○權言册則體便在其中未有離體之用也

胖之德說氏謂下面經綸大本處說到方見仁之體是從體推出用夫子大本達道說到位育之上言是從體推出用夫子大本達道說到位育之上單指愛之理而不兼心之德則是離體以言用矣節孟子仁也者人也雖指心之德亦不離却愛之理看下文合言之便是道可見蔡氏謂聖賢凡言仁字處皆當兼愛底道理也○道是外面行出底仁是其中流貫處惟從仁根據教面說故註但曰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人是具此生理底渾淪則惻怛慈愛之發見流露必自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統言偏言其實則一而已

雙峯饒氏曰按良心未明政夫子告之以人存則政舉故為政在人是承人存政舉之脈而言也但身以下因說人有九經以下便覺政舉以為政在人句意則如所以治天下國家句語脈半偏自相呼應慈修來遲不專為取人為政而發二句亦正不妨耳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雙峯饒氏曰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勝便存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節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亦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總說仁是切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

朱子曰以生字訓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廉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宜指事物言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段也文者不直截而同互之義是裴裏得好如升降拱遊

同北溪陳氏曰觀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總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友是也級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之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極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西山眞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味深密學者求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之道而已○蔡虛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便應變我這身子裏有我這箇身子便自具得那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乎○仁者人也猶言是活物也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乎○仁者人也猶言是活物也

故曰指人身而言之○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好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夫人身登頑然不知痛癢者喪○林次崖曰民說修道以仁又說親親爲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修道以仁則仁其親親能仁其親則事達道一以貫之矣故仁以修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待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害處也○夫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矣親親何獨爲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眞心親之發於此最爲真切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親所以爲大仁以修道者所宜最先也○又問既以親親爲事父母則下文親親之殺如何可通曰此因說父母而及諸父諸昆下文親親所生父母爲先

禮記集說卷二十三

合來觀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滿讀爲用也○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而非平深曲義讀考也○仁者能但處處分成仁義禮智之理如此下云云仁義禮智以成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說仁義禮智之理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尊賢爲下三句每節之本故下此二句爲大說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實大莫此非先務急之云也○親親爲大非謂親親爲親也人只論得如此事却不是此處道理

親親仁民愛物

仁民愛物之道理是節節推卸不是截斷反約也○親親爲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我可言矣小註云特父兄如此特宗族

如彼可見兼九族又曰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下文即解說親爲事親蓋親親因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皆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而親親爲大自尊賢以至敬長及處事應物之各得其宜皆義也而尊賢爲大尊賢之大者以其殺要而在所先也若非以其殺要則君臣之義爲大矣○似不可以仁義禮爲性親親尊賢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爲仁義禮之發親下文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義又曰禮所生也親親即仁也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三達德即行

於五達道之中。故曰修道以仁。是主已發者矣。○言親親仁也。尊賢義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也。然仁義雖意却不重。重在智上。勇上。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同是智也。曰義曰禮知都歸在智上。惟親親依元是仁。○究其歸則上條不是仁義只是仁智。而仁智之終其功者。即勇也。不可於仁義禮之外別添個勇上。○林氏慶曰說仁了又說個義。所重不在義。而尊賢也。說義了又說個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大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饒說親親尊賢又總說個禮所生。是為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總說仁義知說個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義者宜也。不可云有仁必有義。只當云人性又有義。○從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來宣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即親親為大。言所急先在於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先在於親親也。下文義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親親意。今以親親為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事。方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曰尊賢為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蒙引以君臣為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為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為大要。為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騖在於說尊賢大於兩所以行之者三之有何交涉。於君臣為人之大倫。事君敬長於下文有交涉。○說親為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為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義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樂。尊賢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不得。宜可棄。蓋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仇滄柱曰宜不宜。與在心之處事方是義。內不是義。外。○禮是性。等級是事。如何反說禮從等級而出。

既可烙下五達道對君臣昆弟等言。又何不可烙下九經對子庶民來百工等言乎。是即業對仁民愛物。亦未嘗不可。何也。道無往不在。仁即無往不貫。也面存疑以為其次。尊賢其次。貴貴又子立圖說。如此。始於從兄。其次尊賢。其次貴貴。又子立圖說。如此。乃一定之序。不可移易者也。只為仁統得義。故從兄已在親親家面該了。而義只從尊賢說起。諸儒不解。便謂畧去從兄。又謂義莫大於君臣。故不當說尊賢。故曲解為講明親親之理。為大不知從源頭論之。若臣亦只是於尊賢蓋天為民而立之君。使其賢於己。則己當以理天下之人。則天下亦不得為之臣矣。故尊賢又是親親之源。後貴貴亦是定理。如此。至尊賢有蓋於親親之妙。非親疎大也。故必從仁義合下看出為大來。方是道理。若但說發用處。何以不說本源處順看。則易以他事。亦可謂他事之為大矣。此等書。最混至久遠。是程朱之說置之高閣耳。○親親原是達道。修道要以仁。須要于誠惻怛之意發露於吾親者。最

爲真切故有仁心由親親始其中親親之殺則遞降而推之耳若論知親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故爲大以道成德仁以道自莫大於尊賢亦非論制心制事等差尊賢講學但尊賢如何知有賢而尊之亦不當云知人由於天矣須知天命之謂性有仁義之本自分開不得如陰陽相似而有可對言之義仁義之分開亦猶之一貫忠恕之分開亦猶一貫不在仁之外同一天也

所以親親爲大親不在仁義之外仁義所以尊賢爲大尊賢之殺亦不在仁義之外是一貫所以等殺處即是禮而可謂之禮亦可謂之天理之當然都是一天理之當然知得天理之當然只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大是不知天理之當然也非仁義之外有禮也觀此可見

該在內不得禮而已仲也非仁義之外有禮也觀此可見

看源流處蓋嫌只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大是○

學曾問明所謂義是分別事物之宜故君臣朋友須論該不論該皆不該皆父子兄弟之相愛亦存恰該只論該皆該父子兄弟之中便有義也但以義對仁

言則父子兄弟是仁分上事君臣朋友是義分上事君臣朋友皆從尊賢起義豈不是尊賢爲大竟說成五倫都是各一仁流出故修道以仁也若分而言之則五達道之外何一事不如此所以於智處又且慥慥而五達道之德又說智也總之源頭上看微則道理融貫不然四分八裂隔處都礙○朱子云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下等殺造便是禮只道當下便是禮何嘗云等殺生出禮也仁義之等殺便是禮正是仁義中有禮何嘗說禮等殺之外更無仁義由禮中出也如洛往說以禮爲筵几豈得謂等殺爲本義乎註云禮則節文斯二者等殺之節文當細玩之

則按朱子既謂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箇真則未嘗離體說用可知其旨人指人身而言若以血氣身原是活底事物血中生氣便是仁血氣原有個恁慈愛意思則人身具此生理安得不自然有此意思

○親親爲大且指一本之親到親親中又有殺自是理勢拘固了去下節所以親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業引便該九族未合爲大之意當從存疑○有仁頓有義有義便有禮此是生來道理自如此至能知其等殺而一一不差則又知爲之也此節因只就道理上發論故未引明知而知亦未嘗不在其中至下節知天乃說出率并不重義禮亦并義殺便是知也要引伸接之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談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盡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事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後得其二矣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就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閱見之知與德性之知也只是要如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思事親不可不知人

則所謂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厚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

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須目瞭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本繼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仁而以人論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說為仁以智為仁又添文斯二者處者天理自然之節仁自然有為義處又添文斯二者處者天理自然之節仁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載發知天斷來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修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帶帶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為綱目敬大臣體群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朱氏公遷曰天與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率理在人之天天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率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即造化而在造化即人心而在人心即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為一在君子則知知天屬乎知事天屬乎仁力行求以合乎此也○陳氏復心曰達德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以為政言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以仁脩身以脩身言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以脩身次第也以事親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不知人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為義不可不知天此致知次第也皆包費隱兼小大而言○蔡虛齋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五達道中都要仁獨言親事親其實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之使五達道中同是一箇仁意之脈流方是脩道以仁不可差親親一事達諸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此亦是緊關處○吕氏曰仁者所以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下節從修字中推出道理如此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仁字故曰此節倒看說下節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

大全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昆弟是在所事者如孟子告齊宣王老吾老大學所謂上老老是也九族之親附在事親二字之末不可謂無諸親也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鄭云按此日思諸親也不可以不知人先是知人下條日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是先順親為何益知人與信友不同知人者事親之本信友者順親之效知人之賢然後能尊之尊賢則有以講明乎道故先知人如子賤之為君子本於尊賢取友是也信友必先順親親悅然後友信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卿等殺也自禮所生也○蔡虛齋曰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昆弟是在所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可不是例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大勇乎十二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說不是
注下說使朱子謂此節發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
仁義禮之義多在上文此只總結前貫合的道理補
出知字為下達德張本也○此節是
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只在自
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發非知何
以盡其分事親是感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則在
人天上看與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
感定處此智之體充○仲弟曰上文是禮從仁義
中出此一段事親即人必要知天則是仁義有待於
禮仗乎上下各意不知上文說仁義自然處言故禮
在仁義之中此節說來盡仁義皆言故仁義當禮而
今禮心即言禮上下仍相貫合也
知事親即是修身知修身即是治人治人即是事天
知此四者不可以不與首尾兩節不可以不同
修身是綱領仁義禮皆都所以修身一句自
當與此全修身却不單說事親以道不盡於事親也

但說親為大故此亦是修身中緊要不可不說
言少不得只此為重耳今人動思修身不可不
事親試將殺面不誠乎身不順乎親矣對看則事親
體於誠身意單事親以修身乎至事親是
親即所謂
親必由於人是義裏面事有當於義面人有當於仁心之發第一次便是事
親覺卑貴知人以論明之兼果斷說商不明於事
何從知得人之情不故此不可以不因實亦此意
尊賢為大之意是當以此為重耳故朱子云不是思
欲事親更要知人至末句
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知人至末句
不可以不知却不如此說來于云修身得力處却是知
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簡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
便說得此又忘彼既知天則造事也定親
此明知天是修身人將天字只當禮字看
了遂謂禮從仁義出而靈仁義又出於知禮不知仁
義中便有禮此處天字不能當禮字通他得仁義在
內矣何也如註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
又當知天吾不知學者誰仁義看

之等發乎謂等發之外有禮乎禮等發處即是禮乎
如等殺即仁義之等殺而等殺處即是禮非仁義與
知禮先自判作兩物不得○問人物之生天理之
當然與所以然處既已知之無不至可曰但能知禮之
而不能仁義學到知天工夫已有一半即後
文擇善之說只欠固執耳看擇有博學審問愼思
明辨等功而行只一篤字盡之不可見此處急
重不可以不四字即上文動容周旋要知人面總
知天非單承知人說下也或謂此知字是偏言或謂知此不得在
事親上背本文所以總結到知天而下文五達道必
得知此其事也不徹頭徹尾不能知人說知天
本只修道以仁一句有仁便有義有仁義禮與知仁義禮
皆非兩分承事親知人貼等殺者亦非也
只一仁而已仁中有親親之殺義中有尊賢之
等殺

等殺原之變只一天而已此始其始者自由於知成
其功者自勉於勇亦何必拳拳為也○道中有義禮知勇
合之也只是一仁修道中具知勇合之也只全得一仁
箇上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
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

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毛漪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者力去做底是勇

問 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無實的心

毛漪 明道曰大抵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皆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又曰知仁勇此三者之達德學之要也○仲用曰知知仁守勇決○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舉此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呂曰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謂之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

愚之願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

圖大全 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臣仁守之而勇不能斷斷於常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致庚天常敗人紀者多矣雖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蔽於姑息勇過於強悍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雲峯胡氏曰庸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貴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黃氏潤玉曰知所以擇人仁所以處理勇所以強此三者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則知出於術數仁蔽於姑息勇過於強悍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峯胡氏曰庸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貴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黃氏潤玉曰知所以擇人仁所以處理勇所以強此三者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則知出於術數仁蔽於姑息勇過於強悍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道

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蔡虛齋曰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爲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子昆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離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作所更而已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得爲朋友之類故獨曰朋友之交云○夫智仁勇三者所爲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乃有能行此達道者何也蓋此之得於己者雖同而其出於心之誠與不誠各自有辨也故曰知仁勇三者實是指實於仁則無有不能知此達道者矣仁實是指實於勇則無有不能強此達道者矣○一字對二字而言下文以爲一字一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曰一

一誠也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貳之名蓋以不貳爲誠又是一意○林次崖曰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修身以道未見其爲何道也上推修道以仁及於知天求見其爲知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修身者其道有五所以修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或問修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無他也三者皆以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機竅道便自行不是既達後方去行道○呂晚村曰君臣父子夫婦是弟明次五者無論衰亂之時基業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

生成曰天下之達道皆與禪子論及此等謂汝欲超出三界故來脫離倫物事理之應然畢竟脫離不得茶何謂者得然曰何謂也曰答知識高座僧俗頂拜於下叢林分賦講務經論規程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也編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偕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義次所謂離者與五倫而辭等似五倫所究竟假五倫之理即其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倫然細思之則四件總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皆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即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論也

○氏洞儀曰如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仁勇行此五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二者皆由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

雙峯饒氏曰知仁勇三者雖有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知之也不待敬而於此無所昧也此人之稟賦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欠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難而生知而不待勉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安而未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濁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夫而能具此之謂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知之也不待敬而於此無所昧也此人之稟賦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欠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難而生知而不待勉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安而未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濁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夫而能具此之謂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知之也不待敬而於此無所昧也此人之稟賦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欠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難而生知而不待勉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安而未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濁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夫而能具此之謂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知之也不待敬而於此無所昧也此人之稟賦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欠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難而生知而不待勉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安而未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濁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夫而能具此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或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一舉知利行者仁也困之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以見之於用而各有所勵卻愚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蔽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行之者也此即香蔽聰塞天理喪亡久而後能反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

【論語】問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爲主

【朱子】生知安行只是他生自知義禮不待學而知學而知利行而仁困而知勉行而勇

【論語】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朱子】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禮不待學而知學而知利行而仁困而知勉行而勇

【論語】子曰生知者何害於聖人但多聞識於我而已

【朱子】生知者何害於聖人但多聞識於我而已

【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朱子】孔子是生知者有何害於聖人但多聞識於我而已

【論語】子曰生知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朱子】生知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論語】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朱子】生而知之

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集註】知恥知羞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愛也旣恥爲鄉人遂學安得不勇○爲學自是要勇方行得篤下屬懦若强行不徹便是半塗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爰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明牛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

【附錄】大全朱子曰上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章句】此承上文以言學者脩身之事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三者雖生知安行之質不外乎此然非學以明之則或昧其所知力以行之則或牿於所欲知恥以勉之則或溺於所安故必好學而後知之力行而後仁之知恥而後勇之

【集註】侯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

【附錄】西山眞氏曰旣言三達德又敎以入德之門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行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有恥者蓋恥之意情不爲者皆所以任便其所欲故曰恥之至此獨自學利以下來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爲先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知則當以行爲仁各有所當同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引耳

【集註】蔡虛齋曰力行近乎仁力字重未能行而力以行之如所謂力索之力比之或勉而行之者又其次矣○知恥近乎勇恥字重以不若人爲恥也有可羞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已而決要及人處方是知恥之勇也凡事隨當自省不可以先智仁也○林次崖曰旣言三知三行見知仁勇在人有二者之等又說好學近乎知文是自得知勉行下一等人說篤恭家公貧賤庸下恐於此知勉行猶不後及而又爲此辭引之也

【附錄】陳氏櫟曰入德之義備要無未通之功者以入德只作通上做工夫如學無非講明此道通力行無非實體此道不知即無非奮勵以强此道通到得實有諸己而道不虛行矣故首言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下文云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以入德修道不是兩截工夫○上節註云所以知者知所以行者仁所以至於知之成功一者勇蓋旣通上三知爲知三而知之一地位則尚不可以勇之成功言而承曰勇之次也乃案引有疑但不得其解而謂問題到書頭豈彼不事好學力行知恥以爲入德之功耶豈其然乎○學問章句通上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但承上以其分而言一意未承上以其等而言而言勇仍重前說否且不然也分就知之行之與知之一成功一理而言等就生安學利困勉之氣禀等級而言今於三近不說勇而說勇之次正見氣禀有偏不能盡全此達德雖變化其氣禀而爲勇則其爲用勉者當知此用力兼學知利行也當知此用力特工夫簡易耳朱子不欲以附勉字人

竭而天德王道始一以貫之矣儒求也但說治天下國家本於修身則只消於九經內首條以修身足矣而曰誠意正心修身之由於達德行達道者如此之備而未及達德者又如此之難帝王天下國家者雖不言何也只是大綱說若論養士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遠邇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出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新安陳氏曰問爲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其可以常行而不易者而言耳且此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可以常行而重惻怛之事而則不與焉豈以爲此可以常行而重惻怛之事而則不與焉豈以爲此可以常行而重惻怛之事而則不與焉豈以爲此

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從詳敘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目宰制是成語則達道達德亦有之經可目經言將道亦可目道言德亦可目德言耶

【按】程廣平游氏謂語字其道有常而不可易是正說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補意總註經只謂有常也可見柔遠之目亦有常不可易意以其目前言則九柔者為天下國家所不可少以其序而言方以修身為綱修身親親為家敬大臣為朝延子來為國衆懷為天下耳聚人只舉經常不易者以為言其中次序自如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威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或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集說】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為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理會若有事則若不是以足財用雖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用之類

【大全】新安陳氏曰得賢以佐貳講明以不疑於理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雙峯饒氏曰則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自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鑿器皿一一自用以生則工得以專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夫之耕鑿器皿一一自用以生則工是○雲峯胡氏曰道即前民者天下之達道也是吾身分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東陽許氏曰齊命整其官列位九官則古人皆居冬官之職凡此衆之工巧者悉而用之又有餘官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衆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集志寬嚴貨盡朝聘諸侯及大夫旅盡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懷諸侯言威之所制者廣賅天下畏之天下指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德則四隣海表莫敢異類不服威則遐不畏服矣○蔡虛齋曰不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前先事講明而言謂之豫故曰臨事而不眩也○懷諸侯本是德方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自上句而下句又自下句而上句生何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敢不畏之意矣是威生於德也○此畏字非畏懼討也畏字義與上也蓋德生威○呂晚村曰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故不惑在事上講不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精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於事皆不合蓋民畏此是泰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畏況泰人舉舊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眷其威加百姓之

總予看上文承遺人物四方諸字字疑是及字之誤此畏字疑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夥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於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集註雲峯胡氏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蔡虛齋曰財用二字統氏以爲財是貨殊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器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粟帛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以爲衣服也粟有粟菽之用以供饑飽也推之其他如金木竹箭器物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有用也不必金粟貨貝方可爲財也○吕氏祖謙曰財用者以爲用也皆有財以爲用也財用者以爲用也皆有財以爲用也

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曰士至士而群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仇氏兆鰲曰柱曰先言效而後言事原爲歆動哀公起見重在下歆然非修之尊之云云則不能如此故上教亦不輕

發按從來講章以先言效而後言爲欣動哀公行凡若耳如此都是以懲小見議宋論聖大看此三節文勢緊緊注到事上去歆哀公實實行之故人謂此節言其效則重在各句下裁恐謂修則道立豈可不修身尊則不敢豈可不敬親緊注有修之孚之親之等之尊事之明之諸九經之事者正歸重在事而所以行之者之實一也○本節上半截頓得有力則字外方有精彩○如天便能知人事能知其功都說作修身之際此只言尊之親之云云而不辨別賢之大小親之隆殺而後尊之親之也大臣只說敬群臣只說體亦見是知天以後事○註解來百工句云通工易事農來相資而財用足似單明在下者說然玩日省一段則又未嘗不賅在上者說故註又引考其弓矢以上下其食爲証要之省試是治一切事百工見我國待他如此好自然肯來到得來時則我國器無不備便財無不充農來相資而財用足矣又是後一層事故是字可該上下讀即註解乘遠人句亦然此處單指天下之旅皆悅願出其塗說然玩下送往二句則又兼列國卿大夫之聘問及往來人之就仕者言乘遠人自善待客聘問遊士商旅三節註不過引以釋之不必泥也

論按不敢謂不遜於聖是講明得道理精明雖自家微下許多如天王夫卿也要賢人講明如齊桓明辨之功不可無輔盡之勤盡尊賢不盡尚是根本上事故次於修身而先於親親或云不敢是志氣激勵不敢於慢侮不知此即是修身以濟養工夫如下齊明是也不在尊賢分上論○吕氏祖謙曰有服官者有未服官者至士而群臣盡矣此說非也上士中士下士分而庶位者皆群臣也群在大夫之下庶民百姓之上所謂臣不可兼事仕者說矣○錄氏存刚生財有用反覺費力○道立句固是以下之綱然九經各有實事而謂下入作皆道立之效會尊之親之等皆舉說亦未是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見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禀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即屬寮盛任使今也益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任優之者如此忠信

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宰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文勢 九經之說各有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飾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主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邪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非則任賢不專狗貨色則好賢不篤貢賦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國之綱

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通賓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畫其功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盡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凡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實其勞則不倍慶作澄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設官以任其事因能授任以爵其祿不能則天下之旅行說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繼絕舉廢朝聘有節而不勞貢賦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勸其忠力以審於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祿以勸其德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設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答當其理而不言親親而不言任賢以事者何也曰此就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爲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貴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用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祕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放殺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左輔王室而五叔者有上帝無容焉爲則事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任賢而無以制其外不飾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主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邪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非則任賢不專狗貨色則好賢不篤貢賦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國之綱

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難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必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文書爲職業而又侍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甚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致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甚爲害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甚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逆果竊其國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斷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和在於大臣而殺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親親 案遠解作無志貴族古者爲之授節如驗身憑于之類近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善其善請願留於其國者也○問領摩日領牲領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麋鹿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問送往迎來集註云授節以送其往日遠人來至夫時有節以授之通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符傳

也有不免過高之病觀哀問盡其誠而恒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者不從交薦而上說養人臣專以此望報則人之私若以恒其私養人臣專以盡其誠又當有以恒其私養君將無臣言勝說有以盡其誠去其交薦之累與天命天職正是一般上事若以為功利之私而盡絕之則所謂天性合如此者反落空○日省月試所以程其功而程其功如非事所以量焉為量為課副設分合處皆數分男○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是授師無其所而廩人掌九穀六擬○或問困能發任以志其氣不強其所不欲以矜不能為無大行必行發長或疑於彼必長於此黃帝以為不強無其所不欲則不必定留於我國矣乃有疑謂不能者必有所不欲與亦容使之不強其所不欲夫容使則但謂之嘉善而不謂之不強所不

欲矣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雲峯胡氏曰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一者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為虛文是無物也○楊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

通大全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明理尊賢不實則都得以問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問親雖之莫不皆然

輯釋按慶源輔氏曰三德九經通言之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實也

不二不雜之謂其說良是然須知未行九經時吧有此誠既行九經時無非此誠分九經言則一事一誠合九經言則事事只此誠於所以行方有體貼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輯釋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識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一而不窮矣

輯釋愚謂言前定則不跲曰前定則不困曰前定則不疚曰道前定則不窮大抵皆指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也

輯釋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蔡虛齋曰豫非誠也所豫者則誠也○呂晚

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臨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顛疚輕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他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得他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舉四事其實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此指達道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

輯釋雲峯胡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推至誠為能定推前定為能處變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圓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蔡虛齋曰豫非誠也所豫者則誠也○呂晚

村曰誠之爲誠非謂凡事要先謂先誠也先謂先做
止謂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謂先做的理誠擇
導固執都一事之理誠擇固執不干誠字事誠不
知之外誠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誠其事也
○此句有三箇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
層誠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
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誠此誠也人多足誤
凡事既不切脫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
經要落已明却一字一層矣講問凡事二字註何以
明通德九經考爲七文兩箇照以行之者一而設也
若脫離一字更添箇以誠字在言凡事皆當誠此實心並字即就此事言如達
道之行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必誠而言故曰立
時前定的民可立則可行之誠遂前立是指於手
故行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指誠並誠即在道德
九經內章句所謂先立乎誠非以道德九經之外另

求箇誠是誠之實乎道德九經者必須豫先後下許
多工夫項氏即之素明行之素繫二句對下擇善固
執看正指誠之當先立而言

大全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
行此則德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
夕之誠誠體擬得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
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誠
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
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
之也○蔡虛齋曰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之
爲者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
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推治民養上信友
順親誠身明善治都要豫立乎誠必若專以誠身
爲誠則自順親以至治民德用一箇先立乎誠而足矣
況誠身下又有明善一節所當豫者則亦爲先立乎誠矣○凡事之事如
一凡字見得無所不
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
則專之於口者爲言行之於身者爲行見之於施爲

者爲事○林次崖曰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
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因向
皆是先立意不干誠字言道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當
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深矣

新按凡事既指達德達道九經之屬則此爲達道達
德九經皆要先立乎誠矣豈止如凡事之當前定以
見誠亦要前定乎然乃存疑述有不干誠字之解誠
字有在言事有道之外而言事行道之當前定者更
不知當定何物因此又疑下節事言素定之意爲即
養七言友頓置之皆當素定以明誠外更無素定不知
上面節節說到誠身來只一箇誠身內豈亦只是誠身內
工夫皆說本乎解言前定云句句者實不落空也便
思誠不可不誠之意而事行道可類推矣解下節又
云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這孝
之心便是不誠可見養上真實有養上之道信友是
實實有信友之道又何疑乎○駁村謂道德九經是

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誠又是一層只爲人講道德
九經空說箇要誠忘却誠字也惡若作道德九經
必本於誠而誠又要豫則是看誠在道德九經之外
凡事豫則立句當云凡事要誠誠要豫而事乃立矣
豈不多費轉折試看下文豫做誠底工夫不外擇善
固執而擇善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事固執是篤
行之事若離了道德做誠底工夫却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甚麼事道德九經雖是見於天下國家
之事而修身尊賢親親亦只在道德之內又豈能離
之而何做誠之工夫耶是知誠之工夫只作道德九
經一以貫之矣○學問時以達道達德九經之事本於誠
而言則重誠若以達道達德九經之事本於誠
經皆要道德不曰然實有此三德便是誠實有
此三德達道早已行了以之爲天下國家九經亦早
已行了本文凡事豫則立只是言凡事先立乎誠則
立矣並無兩層

藏板

行之者一不慥慥篤出一語言凡事則如註下之屬二字只欲括道德九經耳非盡要有許多事爲達達德九經所未及而以凡字包之也於之屬之上着一指字便非落空語下文言亦只是一道耳只是一道此道而名之又只是一誠而已誠者只是推此行亦只是體此道而名之又只是一道耳虛窘就自己○數節大意當云上文言以達德行達道與行九經皆要行之以一可見凡事皆當先立乎誠若一不誠則言事行道有始無終矣故誠者非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右第二十六章

此承上章而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至誠之道不息則不已不已則自然久於其道而徵驗悠遠而不窮博厚高明悠久皆自然而然非有作爲之者蓋天地之道以誠而已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以下又以天地之道明至誠之德用之廣大悉備無窮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之貨財殖焉

此言天地之道以其誠一而已故其生物之多如此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言天地之道以其誠一而已故其生物之多如此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又引詩以明天地之道以其誠一而已故其生物之多如此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右第二十七章

此承上章而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

此言不誠之人不能盡其性之德而與天地同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是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矣況可射思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右第二十八章

此承上章而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右第二十九章

此承上章而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祿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小而能精其極至與天地同

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强爲其如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此之謂也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不明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適矣

語類問如何謂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來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模樣而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問凡事則先言與事行與過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盡不明不獲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

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功進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

同 大全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有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好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適矣○雙峰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脩身誠然後親順○雲峰胡氏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

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則言順乎父母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修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字必兼所存所發而言之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先也○

集說慶源輔氏曰此不必泥篇誠字只以凡事誠來看所謂誠者便是誠也如治民一事也必誠愛上獲上一事也必誠信友信友一事也必誠順親順親一事也必誠悅親悅親一事也必誠身誠身亦一事也必誠明善誠字非誠所謂誠者而誠也此之謂凡事誠也○林次崖曰章句云此復以在下位者言欲治民必先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親欲悅親必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凡事之當素定也此只是發明個當素定意思以見上文所以行之者一處之當素定爾故章句只云據言素定之意不可拘言先立乎誠亦可見上文只是說事親之意不可拘誠字來說

附按上節註云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據也此節註云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可見只要素定這箇誠方說此節也獲上信友信親而其道總由於誠身則誠身不但爲順親之道而即爲信友獲上之道可知矣特解動云獲上之道在於信友信友之道在於順親先將有道二字隱住說箇則獲上一道信友又一道順親又一道如要獲上信友順親又一道心先已入於偽矣要成其誠之一箇總歸到誠身上至明善知又是誠字裏面工夫所以承上文誠者而言又所以啓下文誠之者而言誠字說於信友順親獲上句便不說悅親悅獲上句便說悅親於信友獲上句便不說悅親獲上句便說悅親合而言之是注定誠字說於末又總結云反諸身者無一毫之不實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可可見上面都是注釋誠字說○

學問誠身全義既不單指事親而說則又得

不說則外有事親之理而有無愛敬之實故親不悅又似單指事親言何也曰雖事親之實亦須看得上下文與順親不是兩箇道理惟看得上下文與順親不是兩箇道理故將誠身不貼順親說也得不貼順親說那順親之理亦詰拈在順親說那一件不是人心天理之本然而爲至善之所在者也只明善時便擇其知善而誠心正面身體住而一誠以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自復有不得其理者蓋而達道達德九經之凡事亦莫有不得其理者蓋誠於一以貫之而無違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謂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亦略其所指之大概而已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天理得誠之名者以其無妄故也此篇言之詳有生之初稟於天之命至實而無妄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聖事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淳一則雜純粹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天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爲實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往而不誠無思而無爲而一元之氣養於春夏長於秋冬貞於正晦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差忒天下之物無巨細無精粗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因亦莫非實理之發而枝幹之所得以資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校害雜之。

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賤惡勞偶然而辛陰於小人之蹊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都無人欲之私此所謂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時是勉而爲之者也○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性其稟受渾然亦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而不待修爲所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者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者人事而言也蓋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而

於中者曰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論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但其人欲之私分殺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雜所比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乎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時是勉而爲之者也○問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曰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爲聖人之性其稟受渾然亦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而不待修爲所自然與天爲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問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而無妄者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者人事而言也蓋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固執之事也○問擇善固執之事曰未至於善此人事當然後能實明是善必擇善然後固執之擇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是

三山陳氏曰尊不獲則有恨忽人欲爲天理者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雙峰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聖人之德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謂屢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謂屢而舉之力不能舉不是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東陽許氏曰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道德之序言○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斂元亨利貞終始循環無古無今如此所以天下之物生生不窮如四時之運行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說者常說四者常備短無一毫差錯便行人力十分安排强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如此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生安學利困勉者而言究之都包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誠者天之道也聖一句究竟無可參說○饒雙峰曰首句就人身中指出誠來無不是論天所謂天道亦是就人身中指箇天道以示人若人禀天地之理以成性乃各下便有是天道自然之誠道字藝看若泥定通字再下註解反與論誠之旨相賸

雲峰胡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是也然就天理之本然而言而人之得是天理之本然者即在其中所以或問釋之曰天地之間惟天理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又曰天下之物洪纖巨細萬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觀此則誠之道其於造化人物豈所乎包不但指人身之所得者而言也但人之得此真實無妄天理之本然以爲修身之本然者尤在其中矣若單指人身而得於天則道理便不全

其次矣○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呂晚村曰愚魯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偕對而反托出本自見耳

【輿】大全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也內外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呂晚村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下以不粘繫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作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天道本誠而人誠之猶明德而曰明明德也誠者天之道也是懸空立此一句無可推說議論皆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蓋尸生安聖人與學利困勉等人皆是誠之者之屬但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竟與大體相似故屬之誠者而許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執底人雖是初工夫底屬之誠之者而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意曉然然則後半部所分天道人道

【輔】按無妄原委矣慶或問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有莫非天理之實三句作中間過接但以氣質之偏日昇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四句補對推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云云爲下二段發揮不貼首句說矣愚村謂下誠者誠之者二段俱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是從聖人亦未嘗不學慮看出其實不然註明解誠之者爲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豈從容中道之聖人尚存未能莫貨之理而亦爲誠之者之屬乎或曰從容中道未始不是人事之當然但彼較勉然不費力耳況聖人雖其實無妄而未有自信爲其實皆盡人事之當然正焯而子不然之何也曰後章明云所性而得者自誠明者也蓋聖人亦盡人義之當然者以古今名物爲數鬱紊制度之類必待考究訪問而得而至於眞實無妄天理之本然則固衆人之所無而聖人亦謂其加誠之之功盡人道之事則謂其無妄

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後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趨義是下舍非不使一事之所得者滅之著有以盡其當矣所謂天理之當然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未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呂晚村曰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也更下苦功也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也更下苦功須是用勉

興俞浩仕曰章句倪指爲擇執之目則當兼得學利困勉在內即下文有弗學五段亦是總是此節之解一等人語類不宜判屬困勉雖已百已千方指困勉一等人語類之說與莊互異不可不知

堅鍋惟誠之之事倶不外此五件故曰此誠之之目也惟對下弗能弗措已百已千設此爲學而知利而行也或曰學知利行弗能何嘗措來似此說不爲無理但日惟其學之即能問之即知思之即得辨之即明行之即篤所以爲學知利行之人與下困勉分界正

在此○本是說誠之之目然學而必博問而必審思而必愼辨而必明行而必篤學知利行不過如此則已不消另說故下但言用勉○學曾問來子或問言學問思辨之序則似有先後矣而又謂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偏博學時未服審問者何也曰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泰位之敎逐節求盡若就衆善而言則一善上論其次序如此敎逐節求盡若就衆善而言則一善無不盡後又言一節也工夫又不妨並進非一節盡後又言一節也今人大約只見得逐節之意而於並進之功略之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講通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到底使各有討窮聖盡始得○陽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又問有弗學至有之弗爲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此一段却只是處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住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都措也未是勇事到得篤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

講義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索至此而感發得如此然用工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問大全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爲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思爲主說學之意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落五也字句絕○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愚盧春曰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益險舞生知安行者不在此內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日一日十日便是無用工夫者矣

輿林次崖曰依愚見上條作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下條作一近似更切不知朱子何故不然

辨按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是說困勉者心裏說自於而使要其終故朱子謂只是爲說未是勇之事也惟有必要其成之心故當百倍其功按字亦項亦是分明○陳氏以學問思辨爲智之事篤行爲仁之事弗措爲勇之事恐前以其分而言一層未嘗不可但未到知之一成功一如何便是勇註脚困而知勉面行說勇之事則指以其等而言之一意則安下指學之一條說爲學知利行之等則其爲仁之事

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爲生安之等而知之事不必言矣○次虛齋說學利困勉在上作一等又另添三近在困勉之外爲一等吾所不解是不知困勉人只在三近上做工夫耳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益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問人有曰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伊川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至可少進而純者不可使利也惟聖可進除是積學既久氣質變其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

大全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與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雲峰胡氏曰前曰鄙夫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柔之而義猶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猶可也

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存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蔡虛齋曰果能此道矣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只是承困知勉行者說下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且上文註云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兼利行以下之事以平實正指困知勉行者

按俗解謂此道道字與道理道字不同乃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道又或以爲百倍其功勇之道也此皆誤說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則此道字指擇善之道而言非泛然之功矣○愚必明柔必強即此道之功矣又曰如此則雖說學知利行者在果而不是索頂困知勉行者亦在果能二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能而決底於能正是他勇處有以此道指己百己千之勇則功之上又加果字以貫之則未至於愚柔者益無不可底於成功矣明者擇善之功便是由知而近仁強者固執之效便是由力行而近仁其所以果能者如此之功也可見求誠之功亦只是誠實此三者到得知

右第二十章

仁勇無不貫則達道已賅存諸己而無不行曲是指出

諸天下國家九經無非達道之推一誠貫之矣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大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

有不盡者今竟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或問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具仁物之實體通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慥之見微之顯實之有下面不可者也戒懼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六者所以統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六者實理之物育則所以統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六者實理之遵守而千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萬派奔騰流動充滿天壤無實而有是實通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亦人也亦徹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實者人而天也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無頭緒收拾不得然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脈通貫處自前章多是逐段解去第初讀時但見愚條身段後便漸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總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但乎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自因是記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因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成

題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亟如此讀者大全雲舉朝氏曰上章所建文武周公昔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口論孫問政繆之子愚此章是孟子答之○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孔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爲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爲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

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結章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眞始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條所謂一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臣凡有爲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爲要也收下節逆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二箇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因通君臣上下而言也○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所以兼包之義至此章不言費也愚則以爲費隱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素包則一章總說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冲虛冲所言不過亦是

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兩且以兼之一字言之所谷
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
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
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
物如在二者並列于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費
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
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
三行三近擇善固執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與
九經正是大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
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因有限矣者
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事可以
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
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不
貳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隱定字所謂體物不
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見神為之體
至非小事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事然皆不
大小之謂乎二十章各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
舉乎誠之一言覆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
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
之體隱用費可以兼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為此篇
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
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
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間道理非一章自有所指
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李盧齋曰包者不明言
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
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數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
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治國天下皆
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齊看兼言並舉矣而
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前皆一一
言之是其小者故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
隱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蓋非隱者然聖
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鶩虛言而遺棄故曰包費隱
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請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
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
故曰大小此章先言小者後言大者

入德後面之擇善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要歸於百
倍其功以務實竟後面博學審問等功即好學力
知斯三者節以上言人存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以
下言政舉凡事豫則立以下總發明先立乎誠而誠
之之功在於脩身九經不外五達道五達道不外三達德而
實有並三達德即是誠不息誠此身而誠身即是
脩身又何疑乎以脩身說以道以仁因以仁說義體
說知說勇因以道說之道即其實只一脩道以仁
以脩此身而已仁與義與勇雖有其總愛畏但者
言之渾之仁自其無窮說之便謂之誠義禮
不過仁之分見而知與勇亦以成就此仁之貫得此
仁仰是誠然則達道達德九者方之以仁二何括之以仁
以仁乎朱子於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二句相照其旨微矣前面之知仁
勇以知行發明之後面之誠之以擇執發明之後面之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歸於三近以
面之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歸於三近以

以行之者只是一誠是從費處根極隱處說而未嘗
外言乎費隱故曰包至達道達德九經等之指於一
事者為小兒於全體者為大固已明舉而兼許之則
凡兼也究竟小大只是費之不外而從隱指費從費
見隱兩章為不同耳而所以貫徹之者只一誠而已
矣則又未嘗不同也故曰誠為一篇之樞紐也或以
此章之達道達德九經等為費以誠之一字為隱
是不知朱子或問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
固以誠之一字兼乎費隱之中矣○學者問誠不可
見但只是隱曰微卅章上都是費則又未嘗不可見
也故曰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

中庸卷之二終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

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誠實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

至於誠矣一

諸說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樽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蓋堯舜以上聖學者則自明誠而誠之則聖人也誠明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歷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盡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蓋於耳目之前無非此理蓋生來只是蔽於氣稟物欲之間故學者須是變化其氣質而復其本然之善○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諸家 伊川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教學無窮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

圖 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及其成功一也○大全潛室陳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無所不照無一不盡此學者所當服膺而不失者也誠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峰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善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需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面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明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緩○莫氏清儀曰首章言誦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稱號○蔡虛齋曰自由也舉誠明與明誠而言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子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即此義也○孟子集注云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今觀中庸云自誠明謂之性則知孟子所謂性之者即此性字之義也其天未能性之則為反反之者矣況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難不言反反之之義也

圖 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之二字後章備言之

按 此章為第三支之綱不但分別天道人道故既說謂之性謂之教而繼以誠明明則誠二句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吃緊是要人盡人以合天只看下面一章天道一章人道而致曲必說到能化自成必說到成物而時措之宜尊德性道問學必說到上語點之成宜都是盡人合天意思早埋伏在誠則明二句內謂只平說而未論到成功之一者不曾通盤打算也○自誠明是明在誠中只一層意自明誠是由明而進於誠明也故下明則誠矣又是一層工夫非工夫只在明也故謂可以是做工夫加可以至二字於明字之下陳氏前也做工夫可以是做工夫處其實明字前後俱做工夫誠上俱工夫

但言性與教與朱子轉一轉說不同首章之義已不合矣又謂自誠明先仁而後知是不知天道之無窮矣即謂自明誠為先知而後仁是亦不知知行之功原自並用及知到仁亦到也且但謂為學知利行者盡明誠之功耶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誠無餘矣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

吳大猷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列矣明則誠矣指人道而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未合之且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為節次

永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下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下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予觀章句於誠者自成也誠而道也誠而道之一句正以釋心無以見誠之理又何以見誠之心乎此大學破意誠字中庸誠字都指道之本體真實無妄而言有善而無惡有至誠盡性至誠如神至誠無息悠久以真實無妄之理乃成前後無妄之人也者誠之心盡其實心則所謂實有善而無惡未必有善而無惡矣況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是誠理潛孚先知以下方言至誠之人能盡至誠之道設如前又何得以為指言乎中庸諸誠字都要如此看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渾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乎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大小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爾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字則走滾而有未誠底事故曰是說聖人不說能盡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

唯天下至誠言能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於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德他貫動去然知得也如易至神至變○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得底知得只是仁義體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內不盡於外非盡也盡得頭不盡得尾盡得這一件不盡得那一件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而不能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施之鄉黨國家而不能施之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然自家自家這箇道理便知得箇大概都處置得多少般樣自家一身也如何能得箇盡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愚或壽或夭隨其所稟有不同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雖然至而前自家雖不曾做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箇大概都處置得多少般樣無不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闕處是如能盡人物之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性

性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說知上說盡性是說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盡心曰知性曰盡性是盡心知性能盡心則理會得盡性盡性則理會得盡心盡心是盡人物上說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說盡心是盡心處如淳論盡心才知些子全體便都見○盡人物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之理是以聖人存教化去變化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之理是以聖人存教化去變化他使復其善底物性只是

至始於本然之性爲能盡其性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當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盡能盡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而已矣○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聖人之盡人物之性亦非有加也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參而爲三矣○黃氏洵饒曰參天地功似做到聖人地位萬物自彼自學不與我相干參天地功似做到聖人地位萬物自彼自學不與我相干參天地功似做到聖人地位萬物自彼自學不與我相干

一層分殊又作一層道理盡盡却不得至誠本是性中都在其中自分層次而文一人物天地都在其中之位施之一家而方見數則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齊都到方見數則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有這箇則字在正以理一統却分殊也就按呂晚村其重分殊是見得節節有實事但重理一猶恐異端得以借口也然玩朱子謂許多節次只是一箇具備又借無息章義謂天下久則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又謂一齊人之見聖人如此非是聖人做得底人如此節次方如此理一統却分殊也不得有人做得底天却做不得面人物做不得有人物之理一面分殊也有至誠做得面人物做不得面至誠代做得此又至誠與人物做不得有人物之理一面分殊也○朱子謂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恰好人於如便是天命之本然所謂天地之化育竟有不恰好處者紙也經落氣質便有偏辭然其恰好處未嘗不在聖人之贊只是還其本然耳○只盡人物之性已是贊已是參非此外又有贊參也故朱子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參便是品位地頭贊便是功用地頭參便是品位地頭

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大全或疑此章似後言天道人道開見透徹潛室陳氏謂統論道理縱說無盡如何立定條貫只合逐章隨文逐節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蔡虛齋曰以天道人道諸章分配知仁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按史氏之說而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前知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致曲為誠之功自成自道為誠之功自成則其下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不類至於鄭氏漢又謂尊德性意固有道其言是以

與國無道其默是以眷倜君子之強章固有道不變其國無道至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則其等級亦合之甚矣按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智仁勇

不知明無以處當也尊道之功廣大細微無不舉其非勇其孰能全之若以致曲中亦有知成已中亦有仁為疑則前聖之大知亦言用中同之仁亦言博普矣聖又何不可通也只看大意聖人之道章洋洋優優二節亦暗照道之費於大費於小說則知沙知仁勞之德體費隱之道是中庸一部意思其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分明以知仁勇之德凝費隱之道作一收拾關鍵矣此子思承史氏蔡氏之說而論之如此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

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目其性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與者

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雙峯饒氏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是氣質温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而言然能日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朱有不光明自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紗糊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纔去以紗糊便明但紗糊厚者雖去之全盡著見其理正如此二問致曲處始得到誠處始得件件致去如孝如弟如仁義須件件致去如孝如弟如仁義上推致其極○問致曲日是逐事上推致其極曰固是就事上推致其極○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偏處推致之如何曰就其善端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

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開隧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蓋悉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矣其聖人至誠無息之妙○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如此幽遠微妙處所以云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或能或不能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所稟之厚薄而言為未盡不可以伊川之言為未盡曰不如舊時何故都此說或曰所稟自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自處處推致教他極處方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使就那裏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說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處能有誠一句最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之說不失他又問則動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曰動是方感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連說在裏面曰動是方感動變他變則已感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他則都消化了無痕迹○問前夜中舉孟子四端而先之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先發而盡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先發而盡不是曲孟子云如有是四端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充其一曲而已矣曰然○問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礙之偏如何上來得用功自然明徹其次致曲與易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意亦那相類窮理盡性是因已之明而導之致曲能有誠有誠則不動矣

貫有諸己故須說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他又問則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曰動是方感動變他變則已感其舊俗然尚有痕跡在他則都消化了無痕迹○問前夜中舉孟子四端而先之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先發而盡不是曲孟子云如有是四端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充其一曲而已矣曰然○問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礙之偏如何上來得用功自然明徹其次致曲與易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意亦那相類窮理盡性是因已之明而導之致曲能有誠有誠則不動矣

誠者，固成無欠闕者也。○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其次致曲，先生云：只因象之偏，如棄得木氣多便溫厚，惹得金氣多便剛毅，就上去發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使皆之德於極便是致氣稟雖於柔而無分毫不柔底意，至於動人而變化之，渾然是柔，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得到誠處，是件件致得到，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問致曲只是一曲或一或仁或義或孝或弟互而不全，體只是一曲，如此恐將來只是一曲，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或一或仁或義所偏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

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是謂其化不異於聖人也是謂其至誠不異於聖人也本文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是於能化上見其至誠之妙若他若曲能有誠只說得誠之妙字遠了○東陽許氏曰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致曲說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是謂其化不異於聖人不

我之工夫此因其明而遂之乃爲功入但善端之發既是有生以後事則已兼氣質既兼氣質則所發雖善不能無過不及之差仁未必是仁之恰好義亦未必是義之恰好也其不過者若聽其自然則不能過其極亦一而已矣況仁多則侵却義是仁幾多義便少也致曲者猶仁之太過便是義義之不及仁不侵義而仁與義皆各造其極矣此亦未始不在好邊說而何必疑二說之有背也此即或問所謂薄者厚異者同也但必待善端自然發見然後推致偏善端不發見則無推致惟事上着力擬對君便推致其忠親對親便不成惟事上着力擬對君便推致其孝則無往不致其力而善端亦易於開滿矣此亦致曲之功之一證此一層意方不礙不得以其各異而疑之也○氣稟柔者多近仁氣稟剛者多近義此所謂厚薄之偏也然氣稟剛者豈無懇惻隱發見時候氣稟柔者豈無羞惡發見時候故朱子又謂更互而發便就此後致曲工夫也聽按此能有誠纔是實有諸己而充實之耳非此後全無功夫聽其自然便形者明動變化也虛聲謂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看書細玩但以形著明爲充實而有光輝與孟子亦微異孟子所謂光輝如暴曝於四支發於事業已該動變之功矣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故下又說化而化之謂聖雖所謂化者與此不同然必自已積誠之功渾然無迹而後動變之效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如孝弟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須致到仁之誠義之誠處此誠字只從位致曲致字內蓄說推致之以造其極便是誠也蓄而是動之誠耳又曰有誠則不曲此是說曲能有誠乎正面已指全篇之誠說許東陽誠則形方指前章曲之誠明與朱子背○能擇善固執之偏而推致之者鬼也能推致其善端發見之偏而造其極者伊川重新事說來子重結果成就處蓋而究非有知行之間物格知至後恍然貫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也

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能有誠之謂所成已仁也之云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已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

擬其文其實明承上章來宜與上章對看誠無不盡亦無形著明許多節夫盡人物之性贊亦有動變化然只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在本章無言誠之者之仁之義但以前後章推之大意亦是如此○朱氏公遷妄排脩章配說語多雜出但註以化爲不知其所以然而未氏以動變化皆不期然而然本文明以至誠能化贊其參而朱氏分別能化爲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爲通

聖人與大賢以上事

狂瞿肯感則何說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雙湖胡氏曰至誠如神之說曰程子川便道二之論是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

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貴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先兆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通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須臾想測歲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僞所以自能見得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圖大全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光照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大全妖孽作祆蓍龜反說文作蘊云灾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魚之怪謂之孽光照莫肯爲之先見者○趙氏德曰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短龜長以決吉凶大事先卜而後筮以龜從筮逆也大事謂祭祀戎狄之事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凡卜事視高命龜遂以火爇契以授卜師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視其坼也遂以命龜之木也謂之焞楚荊也契刻龜之鑽之鑿下有焞之楚焞荊也契刻龜之鑽之鑿下有焞之楚焞荊也契刻龜之鑽之鑿下有焞之楚焞

照即動也被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誠原於此章並言之是誠虛處是神分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圖雲峰胡氏曰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爲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義服敘語意自相照應○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云云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禍福是幾或見蓍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能如神明蓋知之也能如神明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不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而如鬼神之躁妄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禍福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奇怪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鍾中禎祥與妖孽對禎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下謂之祥蟲之怪謂之孽又

有融融之應是快以著不著指理說如其言狀誓中有禍之應而將爲不善不中有福之應而將爲善聖賢不妄言如此○誠之爲物先自己原自神能知來一層鬼神能知來此世之幽況來世之事乎故曰善惡將至必有前知或曰善惡面見吉凶非鬼神之知來予曰是我之所以見乎善惡者先有此誠之爲也非另有鬼神能知來也虛聲已雜而二之矣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圈大全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黃氏祖舜曰此章即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

圈按章首誠字本以理言而朱氏公遷概以心言不知體會本文道字與章句理字故也末何至誠以心言則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鬼神

言則可耳自無而何執有爲神自有面反於無爲鬼今必有禎祥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皆是誠之幾之先見自無而方向於有只是誠之神處故以至誠如神註謂神鬼神爲其爲鬼神來便而非至誠神妙之神也另增出一前知之鬼神說成影響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雲峰胡氏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者道也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作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面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這一句四句都無所倚靠蓋有是理則有是物無是理則便沒這物也沒這物到

實理則有是物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也沒這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去空了隔既說物有這道在這裏又云誠若不自去行便也無物又云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虛否曰誠以心言者是說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自成一句誠無物已是說誠者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者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地者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

雲峰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自成此道字即是率性之道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

二字言之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理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無物若子誠之所以自成之爲實指人之所以自成本下文不誠無物若子誠之爲實指人之所以自成言本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者言也○吳程氏曰物之終始說得來甚切要在自字上此爲已之學也若非真實無妄非所以成乎已即是爲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與此實理故以本言也○

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爲已之學則循其性者也故云本理之實理者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以人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

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合心與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從口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心自心何從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變物言之觀於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矣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設是以心言之所當自行者正以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敬不遺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道在其中蓋無不行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可看如下文成己成物之道也不可平看以理言用也此則兼體用而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體用相對費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敬不遺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道在其中蓋無不行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亦行於彼矣道字皆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己成物之道也不可以行變物言之觀於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矣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設是以心言之所當自行者正以

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當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節本章屢提綱上徹下徹始終貫串意專欲人自成耳誠者自成徹上徹下始終貫串內徹外俱包在句中如何反說空說一句耶朱子此言亦屬未定之見即本莊子物之所以自成一語亦是照下面物之終始揮論言之其云誠以心言本人心說得分曉矣兼實理之自然實心之白盡言正見有此誠便當自成方與程子實心事父方成箇孝之說相合○自成者我當自成也自道者我當自通也兩自字俱作責成自己領本是一例向來說作自然而成者亦誤

誠字不可便當了性字者以性是理也誠是實也實有是理便實有是氣實有是形合是實合散是實散故不可把誠字便當了性字先儒說誠者以天命之性言之即天命之性即聖人之性也性本然之理只是一誠故氣亦此誠形聖人之心存形氣而無形氣之偏則其心未安得不誠乎況村前與性字無涉則離誠言性離性言誠得二澤矣至前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此句亦錯大學誠字只作實字解故誠中形外兼善惡而言中庸誠字作與實無妄天理之本然而言有善無惡至純至粹後章以不貳與純言之性即理也則此理本是真實無妄至粹至純以實有其性之謂誠乎率性之道固兼人物而道字亦只率性之中散見於萬事萬物之理原即皆備於吾性之中故亦只率性便是道脩率性之自然便即是萬事萬物各得其所以道言自道不然可截之爲兩件事物君子自道亦不離乎自道即在誠之爲貴矣中庸明道之書正爲說道不可推讓得所以揭由誠來使人知此則來子以首句爲贅空說道是贅之舉已是即避矣知此則來子以首句爲贅空說道是贅所由來使人推誠不得而鄰僩不知必欲

就人心之自成說。將本源上道理自行蔽去。皆不
情懂殺人。且兩自字作一例看。朱子皆有先說義。得
後。爲何。朱子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與道皆指到成
爲道。則道與誠成兩物也。觀此說甚明。蓋道即誠之道。故
用而字連下。今云誠者在我。自有以成之道者。在我
自有以道之。排去而字。則誠是一物。道又是一物。工夫
自道。即在其中。是一工夫。如何下文乃言誠者物之
終始。句理與心對言之。則誠物句釋之。觀
却只重實理一段。實心是帶下不誠無物句。以在人者
後段以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發終始句。自明了矣。○朱子
或有不實之心。發不誠句。自明了矣。○朱子
說。誠物上說。誠已成物。則物已成。誠物上說。誠已成物。則物已成。
此道乃行之於心。以爲之本。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於心。而
言故爲用此先偏所以謂章句說以心言四句。都是
看誠道成兩件也。○誠道只是一箇道。蒙引尚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虛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無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何以道自誠而不自行之乎句中合看
意分則折石分有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也故曰誠然之心無實乎理豈不是
以此心當行之實行之用

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無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何以道自誠而不自行之乎句中合看
意分則折石分有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也故曰誠然之心無實乎理豈不是
以此心當行之實行之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虛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

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名他爲道得
名他爲誠不得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無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何以道自誠而不自行之乎句中合看
意分則折石分有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也故曰誠然之心無實乎理豈不是
以此心當行之實行之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虛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

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名他爲道得
名他爲誠不得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無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何以道自誠而不自行之乎句中合看
意分則折石分有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也故曰誠然之心無實乎理豈不是
以此心當行之實行之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虛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
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

一箇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名他爲道得
名他爲誠不得

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既物之所以自成則我已無誠所自成中
之人矣何以道自誠而不自行之乎句中合看
意分則折石分有便不成道理矣○朱子正恐人將
誠道看做兩件也故曰誠然之心無實乎理豈不是
以此心當行之實行之用

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部關隘而無誠無物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蠢蠢之無知也且如神自既潰而往不欲覩是一散而潰無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及其誠意一散而潰無誠意降威儀已非所以爲祭祀之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句句說實若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人而言不誠則無物也○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相似○不誠無物如讀書千版以爲心有書上則此千版有終不誠無始千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無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說故君子誠之爲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斗與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說若是不誠無物一句亦以人這箇不字是誰物之終始不他須是自己不誠無物人心無形象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漫做將去便只是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皆是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之無物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爲無便無亦是

雙峯饒氏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後頭後尾不誠無物更自其物也○又曰學者不可以誠爲事不以爲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無以爲蓋不誠無以爲物誠則學不誠無以爲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愚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爲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

○呂晚村曰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入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是句重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指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工夫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不誠以下此說自道則宜云即道之爲義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亦得假如實心人爲孝而孝之實理亦在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成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已是說自道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說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

泛到則生花春氣蓬勃則花亦盛就一花葉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尾續是一箇真心方有此事如不做一箇真心間斷雖做此事之者皆虛假不實心在是道不在是物之終始皆一真實而已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成物而非成物若季氏祭臨祭則是祭何異○蔡虛齋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則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

君子誠之爲貴章句以天下之後皆實理之所爲得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得字複以所得人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轉終字下文又言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蔡虛齋曰不誠無物恰恰到尾之終乃問斷之終耳故或問章句所解儘相乖是舉那物之終一邊說盡與上句相喚應但非自然帶不誠無物要見前一段誠而有物處

按呂晚村不以終始釋分承首二句最是只全任誠上用功便不洽蓋道即誠之道誠上用功便是道上用功非有二也如前擇善固執盡性盡人盡物只求誠之功然即仁勇之盡道也若離道求誠却誠爲我所有矣朱子推把首二句不劃開所以謂誠爲物之所以自成而道爲人之所當自行誠爲物之所以自成則誠乃有是物人所以斷斷不得誠故又曰誠以心言道以理言有本後用字甚重要只看本字用字甚重要也

此不流無物而必以誠之爲貴也只看本字用字甚重要也

此誠字心在誠後而道在誠後而道即以誠之爲貴也只看本字用字甚重要也

爲人之所當自行而人之所以行是道者必以此誠心爲之存行

則人不何或以不誠下單言自道又或以爲單言自道則作兩物矣○註成而無與於自道耶是將誠道作兩物矣○註中若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不假一毫人力安排無不實乃存以後其初而極其終所以自成者亮

都喪有矣非此外又有自成之功也○所在我之理既盡則不行矣非此外又有自道之功也○所在我之理既盡則不

是物亦盡而無有終始必有終始聖人亦必有終始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

天地聖人亦有不誠只是理合到盡處耳若不誠無物

物便繁賠人心上說誠不誠便無物通物是不可無看揆不實心爲忠便已無忠誠不實心爲恕便已無恕

孝便是不自成其爲臣子矣蓋爲恰恰事物之終

一邊說自取混亂

動按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便見非人之所爲也原不貼聖人之心上講成問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非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一段只是一節誠則有物以對下不誠無物句也但說聖人心上看誠爲物之終始亦可見非終始句正解也因或問而反覆章句則通矣○或問謂顏子二月之後未免於無實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其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陸稼書謂行爲看此數句祖了三月之後去此之時其實必猶有所未盡不能如聖人之至誠無妄也進一層解尤佳○語類謂顏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此指外物也鬼怪妖邪之物以爲無非不誠也皆係推廣說與本文無涉○天台吳氏解註甚明只蓋人之心以下分微上文二句道理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便以仁言成物位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
殘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僞有能及物自成
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
時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
敎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言流當隨其所指而
言則四通八達矣仁如克已復禮皆是如應變曲
盡皆是○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
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
○問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通用方成得物問時
措之宜是頭段閑戶禦寇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
仁智具內外合然後有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
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是一般處置又有一樣
不廢所以成已而成物之功由乎知
者爲已其終至於盡已○明道曰性之德者言皆之
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伊川曰時措之宜言
隨時之義若湧泉而時出之○游曰大學自正
心誠意至治國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
之道也孔子曰子歸以正名敎不正子思曰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學者以內外
爲一事知體而不用又曰誠者非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
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也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
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已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
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雙峰饒氏曰仁知性分之內乃合內外之道也
仁知則其於內外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通達一以貫之而然也
雙峰饒氏曰成已成物已無物我內外之殊而仁知則其於內外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通達一以貫之而然也

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林次崖曰自成則能成物事之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費已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所作爲而自然及物也成已而能成物者費已性之人物之

及已則自能成物道理成已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放語類論成物云因物成物各得其宜一時事且與聖人天道一矣不止論成物耳而章句云則自然及物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在彼者無不行注不曰在彼者亦行於彼者以誠之及物處即道之行處而曰亦行於彼者非有二也所以就成已物推其為仁知就仁知推其為性而無外內之德而各有所當見之理本自成中所固有所以一誠之後仁知皆實見惟其所推一以貫之而自道之在我者無不行在彼者無不行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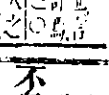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非有至誠之全體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全體無息則無間斷矣林次崖曰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假處虛假則間斷矣○愚謂至誠之既至則無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北溪曰物之有間斷及引惟予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滿可矣○胥翁書曰章句勞苦下一故字益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貫而自誠而章來彼南章合人道一以仁言惟至誠則不願勇而希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豈不能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的人況三月乎亦是有虛假的人況三月乎

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超下

○吳幸明氏曰自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第二十五章言誠之功用於是因故字先之○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因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悠久無疆言誠之體自不息至博厚高明言聖人之道○太全卿氏曰誠無息說天地得香奠坤德只曰人之道○太全卿氏曰誠無息說天地得香奠坤德只曰人之是誠無不至不至○仇滄洲曰章首故字承上性而知之一章方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實此承時措便為人道矣

○按故字亦不必隔人道兩章而六言注解如來彼自誠之中脫分作兩截看故字只是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第二十五章言誠之功用於是因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悠久無疆言誠之體自不息至博厚高明言聖人之道○太全卿氏曰誠無息說天地得香奠坤德只曰人之是誠無不至不至○仇滄洲曰章首故字承上性而知之一章方是從天道仁知說到天道之實此承時措便為人道矣

原當貫到貨財須焉然則即用聖人之道字亦當貫到無為而成矣而獨以為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何耶彼蓋見博也厚也節有天地之道而言也到生物不測告天地之道為之



不息則久久則徵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是如言無息滯楊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德乎誠井是久徵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曰張氏曰難變文云不息者就聖人自誠無息不可以不字為學者用力事也○蔡虛齋曰不息則久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繼續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記前頭見得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來由

中發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何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亦無窮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非悠遠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徵悠遠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測作者只是就說聖人之德若于四方貴以聖人之功業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極所謂亦非真有一高明而覆之

博厚以載之如大地設位然

大全北溪陳氏曰道理與積方久克實於內自然若見於外如前面發出之類是徵驗處

朱子謂跡是久然後有徵驗此是明久即徵之驗若至誠則自是無息息無自是久自是徵非謂至誠之久乃是有工夫也章句悠遠徵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配其發也高明配其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者見於外成人道上去處積力久克實於內自然者見於外成人道上去處

句是本說久字當與徵字對不可以至誠無息與徵字對也一不息則自久於中自驗於外久於中者不息之積此數字便不妨○至誠無息一節

大全蛟峰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勢功効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悠悠故遠之義○慕齋胡氏曰悠遠不可測度必悠然後能遠之後日以遠到乎於無窮所謂東海西被南暨北發而廣輿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厚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根益固悠悠乎如此自有不可測度之意○既悠悠乎如此自有不可測度之意○既悠悠乎如此自有不可測度之意○既

息無分則微字與其所章為字不同形者則是已身上事微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微字內推出之逐句逐節想出意思來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須自覺藏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加出言之耳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勞頌下節故字蓋盡性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前知之至而無息誠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屬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厚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揚達之盛而高且明所推其無息之效散其功業氣象如此

黃榦曰上徵字是驗於外此亦是驗於外仙上外字主身言悠遠博厚高明一字一解

一解一義須就其功業氣象說之

按朱子云只一箇字誠已該下意復有許多節次則可見徵則字是一時事然所謂一時畫到者必至誠之自然而然也其實功業者見之節次自不可

及故註用故其徵也蔽其發也八字蒙引正善會則字不得議其太作漸次也○徵既是驗於外則悠遠博厚高明自是功用及物處所以悠遠者積此悠遠博厚高明則此悠遠博厚高明在至誠身上有却已者於四方在萬物身上有却及物者於至誠此朱子所以謂四方而至誠之德著於悠遠博厚配地備於博厚高明配天備於悠遠之微字無二義也乃黃榦雲峰謂驗於外上一節微分二義矣蓋

須看他一箇氣象而於悠遠博厚配地備於博厚高明配天備於悠遠之微字主身言此外字主世言一節微分二義矣蓋

○朱子謂不息只如言無息則知微則悠遠之微字即久則徵之徵字無二義也

外字主世言一節微分二義矣蓋

見久是常於中微則方似

只有動變化而無形者則意思為補缺不如微字

惟在功業上說所以說得尚久則徵者至誠之盛德光輝暗面盛背則合下生來便如此非如致曲之形著明悠久者以德之也○藏之成物殷物之不是兩截雲此節只就

至誠之功業者見說不就及物上說故下節川流以

二字想其藏厚之功如此方有味若謂下節不說申明此節將及物之功一並於此處說了則何有下節之可申明乎凡看書俱要逐漸想出意思來

節之機章句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是悠遠博厚上久字意來悠遠之積自廣博而深厚

博厚之發自高大而光明此本句則字正義也蚊峰方氏謂功氣象之道促者便不長遠是言惟悠故遠朱子謂惟博則能悠遠之義之先後細思而得其意也僎聲則不明而文就字義之先後細思而得其意也僎聲峰謂長而且遠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悠久上不息字意反不清至謂下二節指其成德而言竝此一節猶非成德耶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悠久所以成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高厚所以載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字其義悉有別先生是就德字裏說箇悠字如此之意是早又云畢夜思量下行兩句悠是蓄始終久是蓄在內悠久清江劉氏曰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是指外面應○蔡虛齋曰如日亭毓載物萬生之德洽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卓曰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天下之民觀象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為何如○新安文所以覆載物同例皆據見在高厚之悠久而言其實上面高明下無悠久字即是那上面微悠遠博厚高明有不悠久者即此悠久者以德之也不是兩截雲此節只就下節川流以成物上說故下節

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統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下節方指出配天配地與無疆而此處朱子仰下與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存不根於中者即所之故曰兼內外○已自悠遠流到博厚天地同用五字者以發成分明是天地功用及物之學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其實博厚高明悠久字是多少發揮悠久字是多少發揮博厚高明之後蓋統博厚高明悠久而言之即所謂天下豈有無徵而悠遠悠久而博厚高明之物驗之但曰施於外是從何處來內外驗用便不何相隨渡曰忠恕二字如形與影又曰無忠做恕不出○林次崖曰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之道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之用始言至誠及物之用也○陸稼書曰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始言可與天地同證此忠恕之體變在功用上言但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悠遠大全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雲峯胡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都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

此漢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難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皆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悠久之高明者其實皆本於中者久故驗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悠久博厚高明皆人之能德悠久此悠久之元氣右旨與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

補按上節只指至誠功業之皆見者言此節方指出及物之用如乳其同天地也漢本節三所以字是就脚厚高明悠久而想見其發揮之功不是因覆載

成而推原其博厚高明悠久也須順看不可倒看○下節方指出配天覆地與無疆而此處朱子仰下與天地同用五字者以發成分明是天地功用及物之學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其實博厚高明悠久字是多少發揮博厚高明悠久而言之即所謂天下豈有無徵而悠遠悠久而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高明一節遞下一層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高明一節遞下一層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也高明一節遞下一層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開悠是統始以要終者也從容不迫即動容已如他後來長遠也久是體處而常在者以那骨子裏久於內悠是用處而常在者以那骨子裏久常如此至久而不變也乃無氏謂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賅義未精○陳新安以博厚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固註中有與天地同體用字而也當知只一節至誠無息已配天地矣徵則悠遠以下見至誠之本德同於天地末節指出純亦不已便是說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

便配地勢聖有先後耶○天地本渾也天地之道無
用悉來此可見體用義故曰如耳目之能視聽現前
之由耳目

按同用是說發藏成之及物故曰以功言同體是說博厚高明悠久未離至誠身上故曰以德言即鄭註至誠之德德字也○此節是就上文發藏成之功用而超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體同乎天地蓋以博厚高明悠久對物而言則發藏成物處是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為之基曰體非在內之本體也若本體只在至誠無息上說此處配天地悠久之功非盡博厚高明悠久此節其藏物發物成物處先自分開不得則體用二字又如何分辭得朱子分註甚是合註看上文未有天地字面於此節指出之則可見矣所以朱子又云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窮皆是說功業著見如此○悠久自指至誠盡發自指天地但上句言配此句不言配者以悠久無疆只在上二句見其無窮故不言配非較上更進一層也蓋配者合地上二句已是與天地合而為一更有何進一層之可言乎若以為至誠之悠久自能無疆則上二句又何嘗非至誠之自能乎至謂悠久與無疆變文互藏便從純亦不已功用上見體亦是及物之體若純亦不已正與至誠無息句應乃在內本體與此無涉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聲而言也

圓大全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彰章者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形迹此亦以悠久無疆言之也○雙峰饒氏曰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東陽許氏

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為之德又總上二句地
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皆經然可
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於變化萬物而有生之
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蔡虛齋曰此節意
正如脫脫其仁一段只是申贊配地配天無窮皆由
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世物露生
也不待勤至於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

貢氏潤德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按萬物之載於地者紛紜錯雜陳設在這裏以其隱然不易者而言謂覆載地以地生生化化無有定質以其變動不拘者而言謂天以天主動也無為而成又是總說在這裏上面擬議已是章變成矣此只著得不見不動無為字質其自然而然耳章句分明有配字正以至誠配天地說而貢氏反謂專言天地以明聖人豈謬甚矣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

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圓大全饒雙峰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猶言天大以後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礦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雨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呂晚村曰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誠惟其誠而已若指其象之通合為不貳則已載物是承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專天地可一言盡聖人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

各得其所○黃際飛曰此三節不貳不息不測作三層申說與首三節對此節總說在此細分之此節重矣人之自
不貳下節重不息後節重不測或疑此三節內無不息字不知誠故不息此節章句已補出不息字下節章句各極其盛節不息後節章句自能生物說本節皆是作
不息以致盛大承下節而能生物說本節皆是作
三層說也所以作三層說者首二節說至誠原有三
層誠一層此不貳節與之對不息一層博也節與之對
悠久一層今夫節與之對理雖一串分三層說來界
限各自分明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
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
功如下文所云也○黃氏洵饒曰不貳不息發出期
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蔡節齋
曰不參揩形說須兼性情而言故言下文生物之功
如云所以發物也所以載物也亦皆仰歎之辭載
而已耶○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云云為各極其盛
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

極其盛矣有大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
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又
曰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
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故曰神曰化安得為不
兼內外○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緊至誠者相
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至誠故不
息而久矣上云蓋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
則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
生之云云蓋龍蛟龜云云飾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
天地也

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
地無息之功用也第八節單對子誠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來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
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博厚
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
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參天地之為誠不可見而且
自有箇不貳地自有箇不貳者已是分天地為說矣
豈知天之不貳之理即地不貳之理又何貳之有甚
取蕪雜也

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補按此節是釋天地此疑至誠說不是將至誠比擬天地說能至誠同天地處已在禮地節道盡所以此節只指點之此中節把至誠當天地說天地即當至誠說最蓋然贊至誠處之上文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通字亦指定不貳章句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二句連讀故能各極其盛貳故字承頂方貼博也以下六句非道字即指博厚高明悠久也瞥村矣此亦混其復提天地之道一句者以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各極其盛人皆見之未覺詫異擬至誠不能有之耳不知只雖在誠一不貳自然不測在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惟誠一不貳故字也若謂補揚下文生物之勢以此節之博厚高明悠久對上不貳

天地之各極其盛則非矣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故中間必着此節見天地惟自然各極其盛乃能有博厚高明悠久矣註所以重下一故字也若謂補揚天地之各極其盛則非矣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故中間必着此節見天地惟自然各極其盛乃能有博厚高明悠久矣註所以重下一故字也若謂補揚下文生物之勢以此節之博厚高明悠久對上不貳

博厚。地。悠。久。是。那。對下生物不測。則生物不測處是那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為體也有配地節同體意自見○地自是博厚天自是高明大地之博厚高明自亘古如此悠久本以發揮於外者言之其性情同本如是也謂外本於內則可謂博厚在內則不可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昭昭小明也管中窺見之天也是未能大底也是天。

蔡虛齋曰此正善形天地之大處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為大不先言一撮土之多無以見廣厚之為大不先言一卷石之多無以見大之為大不先言一勺水之多無以見不測者之為大此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性屬水任出覓網山或出

鋼或出鐵海或出珠璣之類離以草木鳥獸黿鼉之類寫盡山水之利且與上文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不一例看自末稳要皆當依此例連作自為一件此說盡長。

補太全史氏伯璿曰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也○呂晚村曰第九節人事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昔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由漸積而成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語與昭昭撮土山指不貳不

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何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有為聖人至誠偏要倒裝轉說字并且夫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不見也○顯辟士日月只是無窮厚字生物從未以日月何對萬物發句者非是戰華嶽明其厚振河海男其廣黿鼉是是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會載草木等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一

仰按誠一不貳自是極其盛大極其盛大自是有生物之功人多重在萬物發發與草木生禽獸居等上鑄揚中庸舉配字字字會通此意詳中誠字字字六節言至誠之功業不貳不息及者至誠之功也與不貳不息同帶直說向極大處說以人所修說一不貳故能各盡其性而能生物之意即前天地之道一段已足見天地生物之功業再細玩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惟其不貳不息故致悠久而能生物之意惟其悠久而能生物之意惟其悠久而能生物之意惟其

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爲天維在至誠無息爲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已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蓋亦在至誠無息焉耳迷溺於彼不已之不已以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自引詩至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合乎天地之道舉此而已自引詩至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舉一言天實以天包地舉一言文王實惜一文王以證聖人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亦不已蓋天地之道不二故其生物不測聖人之德不二故其爲物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爲天也○蔡虛齋曰維天之命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是也以至誠之在中者言○不顯猶言豈不顯於外上文之德著於四方者不顯戒曰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爲功用耳此說本曰與維天之命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爲功用耳此說本曰與維天之命同但是著於四方則爲功用耳此說本曰與維天之命

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爲一處察大
凡學者至此不覺有省則微學者至此不覺有省則
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今分明
旋做將去

○大全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
十二章淨識明章統說起然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
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
以下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
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峰
之所言以後六章爲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
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爲極於至大而無外
以三千三百爲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爲極乎道
體之大小予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
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蓋
繹此則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

章自費隱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
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
道也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之準約然後由
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
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爲造道之階循然後可以
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
一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費隱大小而分也後六章
以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
中庸也又當因此一節十二章之言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知予有
二節言中庸大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
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
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折而舜之亦是自
三達德說入費隱而即合爲一節兩視言之是后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
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故但言三達德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故

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本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其大略也其詳
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本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其大略也其詳
第三節即該前二節所言之意是矣子意大哉章亦
含人道之勇與此章相對蓋不是另如何說得尊道
第多工夫中庸之道總二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人道
之知仁全賴勇以成之故下章後修德說入凝道正
以有人道之勇乃能發費隱之道也此又是子思聯
搭貫通妙處其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又承爲下一節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通貫於一章之中一身爲
上則不驕道以爲創作亦猶時言費小費大之意且
以見上下成宜言雖俱高而費小費大之道又即時
中之道而無有二也說至此即如堯舜之鑒也與仲
尼祖述一章繼之鑒也與仲尼同一章雖奉如史
尼曰君子中庸相應也唯天下至聖兩章雖奉如史
氏費隱之說然予意上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本言
天地之所以爲大即此便當仲尼說則仲尼之德配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精密
處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

○大全雙峰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
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與而歎之聖人亦猶前章
言君子之道以道無窮大聖人固無窮之所可知可行而非
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舉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人於至小而見其大也○愛人於至小而三千三百之儀無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理所形見者三千三百之儀無非此理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微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聖道之至大而高不合家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聖道之高以衆士之積而高不合家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士之積而高不合家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士之積而高不合家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

意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說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

【圓】雙峰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有是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德。然是以聚衆。是至道而爲己有。若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爲吾所也哉。

【補】按朱子謂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凝下文遂言修德。德之至無與于誠。修德者。非謂修德之功如此。謂德之至如此。蓋非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以盡道之功。如此語學道之方。不取說及誠字也。到得工夫盡處。無以爲入德之方。不能凝。修德便能凝。凝道不是兩事。修德之事。凝道之事。修德已也。故下節只言修德。凝道不是兩事。修德之事。凝道之事。已自已。判然二物。便說不能凝。聚爲凝。聚也。時解只得聚字意。子謂道自道。德自德。已有然。即爲已有。一絲不入。猶未是成處。註爲聚字說。不是。故又以成字足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問學者。braces敬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德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德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雙】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不知新。敦厚。無從而崇。禮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是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禮。是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德性。問學。所謂分殊。○致廣大。謂開闢無此個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則脩德凝道之大小無所不備。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雙】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不知新。敦厚。無從而崇。禮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是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禮。是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德性。問學。所謂分殊。○致廣大。謂開闢無此個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則脩德凝道之大小無所不備。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雙】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不知新。敦厚。無從而崇。禮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是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禮。是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德性。問學。所謂分殊。○致廣大。謂開闢無此個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則脩德凝道之大小無所不備。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雙】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不知新。敦厚。無從而崇。禮不可。不崇。禮大抵此五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是德性。温故知新。敦厚崇禮。是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德性。問學。所謂分殊。○致廣大。謂開闢無此個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則脩德凝道之大小無所不備。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是指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
指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
句全在自家上看爲私意所蔽故道體大便不廣大爲
他點下所以不廣大爲私欲所累故墜沉墜有物欲之
蔽而不被早汚而無所溺高明天也問楊氏說極高明
道中庸之爲至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性不
如此不相似否曰楊氏說不是大率楊氏愛將此等處作
實去說作行處○極高明是說行處道不明此賢者過
之也尊德性是說存心處○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將
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說存心處○極高明而不道中
庸則將流於佛老之學且如學者不過聲色貨利他則好高之過
至戒愛貪素儒者不過聲色貨利已患人之屬如陸子靜天資
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流入某看陸子靜極是好處少
靜說道理有箇黑暗底物事其初說得顛顛倒倒

問列那紫處胜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翻
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紫處心便高明而道中庸
便是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雖說得不覺
聖人亦不免只是如此其說道於佛老且更加精細
教看他仔細看○問極高明而道中庸曰極高明
道中庸如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皆是尊德性○問
極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流入某看陸子靜天資
甚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流入某看陸子靜極是好處少
靜說道理有箇黑暗底物事其初說得顛顛倒倒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如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皆是尊德性○問極高明而道中庸曰極高明

十事其實只一事只是尊德性而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來道問學至致廣以崇禮自十件工夫是一般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六脈見道理了便無工夫可做德性工夫都不屬於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一何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此段序是篤實光輝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默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皆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俱會過貫徹了後盡之德之效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

擇言而國猶知意況存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

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便是渾論處道問學至崇禮便是析言處此十一截便是渾論道體之大處直是難窮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論更不發致知如此則茫然無憑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做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篤行然無以為之本非凌躐之病乎此數句又是總上兩節而言之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此等處不可草草看過一遍有道理一遍無道理它人說話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管那邊有

問大全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近物皆窮理自○胡雲峰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發解底

可以發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發解底大處已被窒塞了致則不止於意而已隱氏曰存心以極其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隱氏曰存心以極其高明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峰胡氏曰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也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也致知者即擴充其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自蔽之謂也存心之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致知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本然者也黙心之與特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無限新意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患後之學者敦厚本不離乎道中庸即是精微之極究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

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淩躐之病所能容所以不可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無間非可不察夫事理之當然粗疎之學病所能憑所以不可不務夫存心不大敬則力不自盡不自盡是矣涵泳乎此數段是矣若致知工夫非十分細密不可忽也○史氏曰章句或問上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窮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欲得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作者花不須多用力但須當苗鋤治不至破敗穀不至敗大苗為雀鼠所蝕苗為蓬蒿所壅而已何莫非有心事乎下曰所理不謬曰不差曰不錯曰不雜曰不偏曰不倚曰不悖曰如所未知曰當所未講曰不審曰不察曰不明曰未如此之意曰不疑有差謬曰無所未知當使可見是未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未舂簸者舂簸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未舂簸者舂簸之

求欲者故之無有精疏之或異不爲能人之所得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故知之開生長發是故而開乃得之於明本自知明大高到是得於賦子之本何乃當爲有心之事曰廣大高到是得於前日學力之積者故是所已知尊是所已能亦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悉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爲吾心所有則但皆爲存心之事而已況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子之本然者而已何氏潛室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未兼設精粗畢備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史氏伯璿曰朝氏說正爲破雙峰分知行之面發極爲精詳可謂透徹但以面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亂二句乃通擇五句之旨非有心無以貫知即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有心又不可不致知即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當有問中庸溫故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答以中庸溫故爲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本自顧也今如

通之說則溫故以爲輕疏況存心是本于愚意應前四句皆重下段本一句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此章中脈爲已發之中則呼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得編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裁子思之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裁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言以名篇義○又曰譯裁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爲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告竭致知則以聖人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愚意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張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如是兼知行爲下四句之綱尊德性一句下四句之目道問學一句下四句之目所以殿其事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尊德性無以爲道理之本矣故能有心則不以私意自撤而後可以力行而不先有其心則是爲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爲事之本矣故能有心則不以私意自撤而後可以盡心以致知能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致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若存心以力行者也存心所以爲知行之本者如此者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雙峰饒氏猶知其不可爲謂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爲說饒氏備不達雙峰之旨但欲以知先仁後知之序陳氏櫟雙峰之旨但欲以行先後交互爲說行先於知天下事孰知故不如知有言孰知故不如言私意所蔽大言私意所蔽則能盡敬而知可貴矣於極高明言私意自撤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能以知新言已能以敦厚言已能以崇禮而章或謂尊而道或謂道而尊或謂尊而道或謂道而尊或謂尊而道或謂道而尊

者故曰故曰厚下文貼德性故每引以見知
能不知此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知其次致
曲之曲亦德性也○呂無黨曰厚只是天資朴厚敦
只是盛德度數之謂今有為曲之人資稟淳厚忽處
之朝廟之間彼之俯仰屈伸動容非是不
能行正坐不能知也又如人子有孝親之誠但不曉
得所以事親之禮如何是親歸如何是問安既曉得
後便不可不行未曉得時九先不可不知也故註云
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識皆致知之屬正有精意胡黑
峰乃謂知崇禮屬行彼意特以禮有節文度數為目耳服習之具平不知智禮與崇禮正自不同
智禮乃是朝夕依稽純熟大概行之寔多所謂崇禮
者乃是講貫精詳一日謹嚴似一日到極至處謂之
崇如講論而後皆便當屬行則道問學亦當屬力行
而不屬致知矣

氏之說稍得之其曰尊德性。道是大段。酒。養。不
呼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道統都之至該知
在內亦該行在內觀朱子解溫故為存心之屬謂涵
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我便是尊德性事溫故而知
知底發以為之時時不放無非涵養此本原之地所
以為存心之助若指溫故為致知之事說者不得其解謂與力行無
涉又代勞分盡矣之意恐觀朱子解道中庸云行得到恰
好處無些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作作理會
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可見道中庸即是知
之實後處即崇禮朱子解為日省其所未達亦不
但如無窮說為講貫謹敬而已恐說若不
盡純熟未免有不能無窮之病故必至於敦厚而後已
至於何其篤實光輝之極如此學問之事豈但盡
精微知新是以知而已如行道中庸崇禮是以行而已
知日謹其所未達等字○朱子非存心無以致知是存下

崇禮皆是說知處何必曰存心是持守工夫
貼無行者以未專主行其事也而舊讀未
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呼說行在內者以
行之至乃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參辨精詳畢竟知
要意多此朱子德性問學之說所以為無不妙也又問朱子謂向
來自己一邊却是前一截子有這項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又曰此本是兩截
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兩頭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
此重上截說也然又有日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
流入佛老之學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都不偏大
小精粗一齊俱進則又是平說三者不同何也曰
兩邊工夫都不可偏此是正脈絡面章句其則其重
止歸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與尊德性天地間豈有心厭狹
以培養根本而言自重小者暗面能盡精微道中庸之理故曰尊德性是箇
頭子且做許多問學工夫只全此本體之天使之不
失而已故又曰只是一箇尊德性也其重下截一邊

說者以空空一個敬如何是敬臨下手工夫故必就
細處事事窮究方能有進且尊德性雖簡約只是無
許多事然亦不容易發去便差了問學工夫節目
要自最博最細上去其重下敬說以下手有可若力
處言之也其實則一而已矣
【集說】敬章句解尊爲恭敬奉持使己念念
敬之意德性既爲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則任你問學
中許多事無不包了所以說道爲由不道尊德性而
由問學則所謂學者又未嘗不含交互
相資之意也○胡雲峰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一
段發明朱子以尊德性爲本子之說其細但衛以崇一
德爲在敬厚之外豈以天理節文爲其德性中所自
具乎亦已謬矣至以知新應盡精微崇禮應道中庸
雖亦可通看然畢竟四句各開說方見分別不必牽
組纏引更推出屬故應故廣大敦厚應溫故知新
九○虛齋疑敬學之矣復時習之爲涉於道問學與
後涵泳意有背不知於後學而復時習便是涵泳意
思況尊德性與道問學工夫亦非格格不相入蓋涵
泳便是存養邊事纔涉存養邊事纔涉於靜便是致
知之次可以學處這便是厚中原在以處只是
存意也然質朴而少禮復却又失之鄙野此敬厚而
不可無處以文之也以字分明有此兩層如何面下
得○厚道之功若明吉人德之方若知仁勇自是達
德名目林天崖反以彼爲始事以此爲成德正
是反就了先賢
有此等不通處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集說】陳氏櫟曰此古注
與如興賢興能之興倫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
所進之人而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則以下

章君子之道處己之可見
【集說】朱子曰明哲只是覺天下事理無一而存
其身今人以那心看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
先占便宜如揚雄解嘲所謂蟬蛻旁溷遠於不處
以保天命便是古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
明哲保身本只當法若到今生取義處又和如此論
大全東陽許氏曰看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
收功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
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敬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
害有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
義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章義明哲是曉天
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發揮破除氏誤見而說何爲
而又自爲說轉愚竊以爲引詩是通篇之結與今以
不驕至默是以容數句後結之口其此之謂與今以
爲但證居下容哀矣君子之說爲仲山甫作所
甫乃宣王中興之臣豈但默容者耶○蔡虛齋曰致
知之功非止仁熟孝慈信之類在所當勉若古人內有
主之理亦在所理會矣庶能於重可上可下是興是

容○呂晚村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雖也故默
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默耳默者卑官處辻
之意爲也○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
無危也○朱子謂明哲只是曉得天下事理順理而行
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那心猜詩謂明哲是先
占便宜又云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合生取義
處又不如此說朱子前是此何更如此說古來合生
取義者賢者所爲至大聖人如文王之於羑里孔子
於陳蔡周公之於流言非不明則亦不至此而謂義
於殺身亦可見理而有已到至處所謂義精仁

敷先入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所以發此嗚呼指且塗餔者所可托歟

臧按有道足與無道足容只是那有道不敢那無道免於刑戮之意歟足容亦非限定在位之卑官處也可歟而不言也退而不仕亦正是歟足容之理○猶看兩其字非徒恃言以爲貴恃歟以爲容乃其言動自足以興其歟卽自足以容有所以言歟之理在明謂引於理哲謂察於事分明有上下語歟之歟宜意陳氏以歟容爲保身於道理反不全相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雲峰大全倪雲峰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頗且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朱氏公遷曰戒愼恐懼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遊之體用無不該也尊德性道問學是對擧兼致其功而於遊之大小無不擧

也

臧按自章戒懼愼獨只是敎底意思似偏言尊德性而未及於道問學之事然戒懼是戒懼甚麼眞個是愼箇甚麼眞個是獨其所以研精於理欲旣似之矣名至矣誤亦未始不包有道問學之事也擇善固執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亦以偏言道問學而未及於尊德性之事然擇善固執者以求誠明亦何往而非敬則亦何往而不以尊德性爲本基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時舉 通論一章大意考文之事

時舉 呂曰無德爲愚無位爲賤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之人敎化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之道也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前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卽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裁及身是三者之通戒○蔡虛齋曰看此章與下章須要用德字位字時字來貫德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戾乎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下文天子卽下章之王者則德位時之兼備者也

陳氏曰自用自專反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雲峰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典章未必盡反古之道故舉居上焉下足以盡之自用自專者未必盡反古而反古者斷皆自用自專者也故下文有位無德有德無位分兩項而以孔子從周之說結之則三重仍只得兩項卽德位時三字分貼究竟時卽在德位之內故鄱氏解

非天子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只說德位而時在其中矣

臧按上章引詩明哲之說原通論居上焉下足與之意此章末意而引此不是從他

雲峰愚必及身何遂謂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恐爲曲說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時舉 問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讀作大字上字與偏上字下字與旁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敎處小節曰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緩慢有意理字有意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

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一
事一齊變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
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改他一番
剪裁成過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設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改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

【集注】呂曰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異故書必同文雖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所不與也故國

同大全小注不殊倍蓋有以一是活字○也如此則寡過矣

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

史論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竊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孳也○

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半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徵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也○蔡虛齋曰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故或問以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統天下之耳目而一天下之心志焉○愚謂親疎貴賤相接之禮也親疎貴賤四字就禮上說禮也制斷大事大治士庶人之類其根源之處皆諸侯請天子之命而後行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男女如何相接朋友如何相接乃至師弟之間如何相待如何死而服喪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

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商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近其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適不合乎此則不堪用包在內不以德位並列方是申明為下不倍之本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統同文曰非此之謂也審異所以統同軌同文如親疎貴賤相接之禮豈容異哉按閒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徧視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此則天下皆同矣按閒禮大行人歲徧考三歲徧視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此則天下皆同矣或舞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大行人之職也

【按】本節疑出非天子三字卑對為下者說德字只直見既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方議禮制度考文制度是自明命而以下倍上及天下之一議禮制度考文制度是自明命而以下倍上及天下之位所以朱子云看此段須先識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一念之微無毫釐之差天地萬物一齊被他感應過可見在上之制作乃是盡善無弊所以在下者原無不倍不可謂有德無位但算得箇算不得思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大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體制失宜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區區稍未有能更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則猶之文軌孰得而變之或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必同也曰古之

司得以訂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傾陊而跬步不前亦不得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時所謂同軌畢至者也則以言其四海之內頁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帝之點書形象也周訓可徙教民遷善而書若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秦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時制始改綱紀制度所以爲法於車同軌考文所以合倫於書同文所以爲理於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於車同軌之義如何曰天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弁上下完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圓 太全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齊制度之義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齋曰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書者非一字也而皆同文天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而皆同倫蓋非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無敢自專而反古者哉○呂氏村叟第三節是上節實說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考議之故卻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即下文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之制考議之時考議之天子也蓋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倫去制中曾議過制度考文之天子也蓋子思時若孔子者雖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下節云周公之所作也不但孔子不敢即時

圓 何潛齋曰行同倫故車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蔡虛齋曰當時雖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然而諸侯不能以相一天下猶爲周也安得不仍文武周公之舊且其由來非一日矣雖變而乙丙不變終不能以通乎天下亦徒自勞耳故孟子一天下而後可以一車軌天下之車目而使人

荒 同度 **新** 按今字註明謂子思自謂當時而倫解必欲指開國至今之天下是徒知禮度文皆周初文武周公之所議所制所考而不知審本文之意象者也本文語氣即方今之天下尚同軌同文同倫如此則知禮度文自文武周公議制考之後誠爲盡善無弊而在下之所當遵守不倍者也信乎非天子不得而議之制之考之也是就今天下之同言上非天子不制作之意不是一直叠去說下一或問不雖有可得以議之也而行於道路自將偏倚傾陊不得禁而自不爲是因周周之車軌何以議若是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

文正意如六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將行往通便不遵王制耶須知不是威雷震霆假勢強制天下正如朱子所謂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吏與一番乃能作盡善如下章本身爲民者建賢興功無可易處天下自無不同也非與下章意相違貼步說說同文倫見文武周公既定之後禮可議度無可制文無可考何也若天子則不敢也乃何潛齋以爲可議可考可制甚矣虛齋亦只在時勢不能變革上說俱不足從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鄭氏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此句若所無得如此講明方好

也謂禮樂者禮樂是通稱字要之禮一字盡統之矣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爲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即有

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說得

朱子曰有此位無此德固是愚有德無位固是賤然此節要看兩箇字見既無位又無德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此位而無此德則不敢而未嘗不愚亦不敢作禮樂雖有此德又無此位者固不敢作禮樂雖有此德而無此位則不敢而未嘗不賤亦不敢作禮樂蓋既愚而未嘗不賤亦不敢作禮樂則不賤而未嘗不愚亦不敢作禮樂合不信於語氣反覺不圓

朱子曰按鄭氏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者自是作禮樂根子不然則雖在天子之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以是知天下有我從而心不服者又敢難先說此章而後說下章蓋爲下之不信賢由於居上之不驕此說賤自專必先說愚自用說有德無位之不敢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蓋春秋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盡從周者蓋爲那箇得之○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然周公制禮樂也是通天下之禮一字盡統之矣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爲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即有了箇樂何用證取雖無可證以義而起斟酌百王又豈拘拘於夏殷乎○既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足徵何與蓋宋雖有存存焉者寡矣故以爲不足徵亦可以爲有宋存亦可不但其言各有所主也下文章句又

雲峰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發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章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猶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時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歎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狥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狥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者也○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古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嘗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者可歎已到孔子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又曰吾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猶有據依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尊尊有衰殺不滿之意焉○愚謂其曰吾學其曰吾從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爲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之意作於從周夏說又禮一條孔子之意正有關來歷代之禮而斟酌其中以集其大成爲萬世常行之道之意不是直止從周之禮而已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爲下不倍之道耶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二王之禮其意甚遠其旨甚大但此意并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

意而已

【按】時所謂此章從周單主爲下不信上與周監二代章取立制盡善者不同竟似夫子口中有兩般語氣然細玩之又謂中庸引未王爲下本意原是深服周禮看得中庸與夫子之意兩不相合亦未看透此章也愚謂不信者正謂有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者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盡善盡美而無可復加也使非有德則雖欲作禮樂而不敢作使非天子則雖有德而不得作禮樂此章無非是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意也故曰不信也

先儒之說非謂不善勉強不得已而從之也蓋自監二代之後時勢漸變未只得如此若孔子得從則又未知所以處之後又當監於三代安得不有損益烏得因此而疑周制之不盡善哉章句惟謂周制乃時王之制以德受命在我非從他也如此則大子聽王命有以德受命在我非從他也三代是矣而監四代者何曰孔子得位自是以性之之德脩禮而有天下安得不有益於前哉盡是以性之之德脩禮而有天下安得不有益於前哉盡是以性之之德脩禮而有天下安得不有益於前哉盡

者何也愚按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於時有所謂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未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按】朱子解甚多隨文解義而神明變化即寓於其中人未于解而自用自專未能不從夏殷而從周應生今反古未子語新求用呂氏之說而不知第二節緊提非天子三字以位包德對定爲下不信王制不生今反古災及其身是不知時變之過也故曰不信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圈】大全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庶乎之世民仁壽禁科之世民天而人得寡過矣○蔡虛齋曰此王天下者即上章之天子也是始受命爲天子者故謂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爲天下通行之法守成繼業者言也守成繼業者但能遵其舊規而已不敢更改而已故曰寡過矣○非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王氏申鑑云世爲天下通有此也注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此也人得寡過則皆遵義遵路會歸歸一矣○俞氏琰曰居上而制度嚴物畫人情是謂不騷非徒觀聽爲然禮度文而已講三重寧使小心襲中有出方合不騷本旨

【注】吾觀鄭曰看得有字從方是說爲上不驕若重指王天下與重寫仍只是爲下不倍中意耳須知有字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陸隴其曰看來重有字者爲是若止重王天下只是制禮作樂

吉之兆不見不驗之意若止指重字則何干不重耶

三者豈皆是不驗之君乎

雲按呂陸二說是將重字只看做天下之重事也若指君心上看出則三者是極重之事故必積累小心與酌盡善如下本身六事少有不合不敢自驕豈不道理更是條暢何王不重此三者余正謂從君面後之君無人能重此三者以其不知不驗之道所以任意制作全非本身徵民考證質俟之學故也若有字只對上焉者下焉者兩人說見必時德兼隆而王天下者乃能有之也其實不驗只在重字上看○其名矣字若指見不驗之神正從重字生來見此三件事能以其難其愼之心處之乃能寡民之過矣此愚意是貴成為上不重民能寡過若少有撓忽之心輒作便不盡善而無以寡民之過矣

猶按崔天子得以行之是包含有德位時在內非謂國不異政便是勉而為吉行不異政乃能家不殊俗國不異政便是勉而為吉行家不殊俗便是道而為法則所以作望不驗者有改在遠近皆然則亦不殊俗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大全 三山陳氏曰上下周為夏商言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驗而不信下而不尊如孔子雖非不善然不得尊位以行之民亦莫況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孔子之言未于之說不同何也竊嘗方氏曰上焉者無徵也夏商也繹之言之下焉者不尊之言孔子之謂也繹之言之下焉者不尊之言孔子之謂也其善不是稱美故上云者不尊則當以位言○蔡虛齋曰下無徵不信不尊不信

但無民字下功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時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以不信上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

猶按此說是過脈語承上起下之意上言雖王天下之君子乃能有三重之道以寡民之過若上焉者下焉者皆不得有之以寡民過所以君子於此三者必視為極重之事本身徵民考證質俟以求其盡善而後已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三王以下言者也故曰不謬於三王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下言者也故曰不悖於天地其未行者無所背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有以驗乎幽也聖人未生而難料故曰俟聖人而不惑有以驗乎遠也

雲峰此天地只是道耳而曰建之此而參於彼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其未行者無所背也是合鬼神之理其書因否曰亦是然不曾作主只是合鬼神之理

大全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雲峰胡氏曰功用如此宏大然猶之前其本領只看

人主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呂晚村曰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敬信可以質鬼之者故必主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艾千子云既已徵諸庶民矣則質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特鬼神後聖而如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不知若通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兒註下四句都無此意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一處不如此註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驟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下五句都成剩語矣

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驟節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蔡虛齋曰本諸身徵諸庶民驗之質方見不驟意至徵考處質候五字諸儒皆作自然現成講許氏更以爲徵驗大謬周說成對質以世爲天下道一節爲徵諸庶民尤不通矣愚意徵諸庶民不是庶民無不信從之謂註云驗其所信從也是君子驗信從于民不是民信從君子蓋君子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則已有其德而爲三重之本然不驗信從於民則恐本諸身者仍是面壁一己之私故又當徵諸庶民然不考不質不徵斷無以見上下古今之間無疑毫之不謬合聖善也者謂本身則其道已盡下不過爲本身之驗則是不以其德之心處之而以三者之道爲輕重矣何以見君子之不驟乎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大全朱子曰此民說知天知人處難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聖人乃天地之一物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以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愚者天地萬物之一物而以知人結之○蔡虛齋曰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盡矣曰知天曰知人此即非近之知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口鼻耳目之間無毫髮之不盡者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其制作動而不盡其善也以知其理則天人一也說見上可以意會此又推本道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皆謂聖人之質方見不驟意至徵考處質候五字諸儒皆作自然現成講許氏更以爲徵驗大謬周說成對質以世爲天下道一節爲徵諸庶民尤不通矣愚意徵諸庶民不是庶民無不信從之謂註云驗其所信從也是君子驗信從于民不是民信從君子蓋君子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功則已有其德而爲三重之本然不驗信從於民則恐本諸身者仍是面壁一己之私故又當徵諸庶民然不考不質不徵斷無以見上下古今之間無疑毫之不謬合聖善也者謂本身則其道已盡下不過爲本身之驗則是不以其德之心處之而以三者之道爲輕重矣何以見君子之不驟乎

作教○朱次琦曰知天知人雖原制作之意不在此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惟則知天矣惟知人而主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跡○呂晚邨曰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能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驚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矣與不驚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若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疑覺得皆然自是泰然無事處便是過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非只在這些上可見○不是質諸鬼神無疑而知天後世聖人也知其所耳

雲峰胡氏曰按本文不是質鬼神俟百世然後信其知天人乃惟其知天人所以質鬼神俟百世然後信其知天人也蓋君子尊德性道問學聰俊已知天知人矣此節不過推原之辭要看得鬼神後聖只在天人中質無疑俟不惑只作知天知人中方為誠實○史氏引章清所之說謂無疑不惑是知一邊意不謬不悖不是知意此說非也知天知人原在考建質俟之先者非質徵此理如何能不謬不悖若謂不謬不悖已有制作之事不質鬼則質俟之無疑不惑何當不在制作上見此說不可從

雙峰饒氏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于行事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于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則之有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法之如此則與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豪過矣○林次崖曰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言豪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達有準而近不狹則天下之人得家過矣○呂晚村曰兩而字粘緊行言議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

雙峰饒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而不惑此節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黃幹飛曰此節申明本身徵民動言行是本諸身者天下達道是徵諸庶民者凡言言其有三重之實而人之家過布其中矣時說謂本身二節申明有三重似此節申明其家過句是不知此章不重人得家過而平人之所以得家過者此節發說天下達道而有聲譽洋溢仍作君子本身徵民之實也○倪潛祖曰上節知人是就三重推到君子之心有个身字說此節也通法則是從三重說到家過之事祖徵民上說

雲峰胡氏曰按輯錄重言行考建以家民之過方得其實矣予字予之之義是以家民不驕相顧重寡過兩節不重推開也至只信鬼神俟百世為要其終此節申言徵庶民為原其始又武以都天人為本身此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雙峰饒氏曰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雲峰胡氏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于行事處言則見于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則之有是三重之見于號令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法之如此則與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豪過矣○林次崖曰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以下是言豪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為道達有準而近不狹則天下之人得家過矣○呂晚村曰兩而字粘緊行言議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

其說非輕行言立說有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此有行有言即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雙峰饒氏曰上節知人是就三重推到君子之心有个身字說此節也通法則是從三重說到家過之事祖徵民上說

雲峰胡氏曰按輯錄重言行考建以家民之過方得其實矣予字予之之義是以家民不驕相顧重寡過兩節不重推開也至只信鬼神俟百世為要其終此節申言徵庶民為原其始又武以都天人為本身此

曾氏微民更改以此節動言行爲本身天下遠爲微民皆不敢從上節推原到知天人何爲要終此節但是微民亦本身做事何爲原始況本身微民六件都是三事內事微者君子驗所信畏於民有制作之盡害者祖與寡過意何涉而混微民入寡過乎玩以動言行爲本諸身不知本身朱子明解有其德是君子已身上事此節之動言行却是三事之既盡善見之於動言行者蒙引所謂言是衆令議論行是施爲政事是也不單是君子修身上事安可混入本諸身不驗爲而獨於微民句復爲申藏事無義理況世爲天下道三句與上驗其所信畏不敢自驗之意大則稽於天下之道法則本於君子之動言行有準不厭是君子之自有可準自不可厭此寡過必由於有三重也動不但一時道之而便世爲天下法則只遠便有準可近便不厭此有三重未有不寡民過者也語意兩看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史氏伯璿曰篇端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字是深意有此六者而蚤有譽固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蚤有譽故曰未有蚤之與莊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蚤有譽故曰未有蚤之與莊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蚤有譽故曰未有蚤之與莊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蚤有譽故曰未有蚤之與莊

大全陳氏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此節是應上節之則不厭應上節終譽君子是應上節爲天下道三句意要有與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其終而言蚤有與由其始而言蚤有與由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于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微諸庶民是也○吳舉別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結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林天庇曰君子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爲世道以至遠有望而遠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蚤後動爲世道遠有望而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先有譽於天下者也

按無惡無射即是無斁方俗解云終譽必本於無惡無射不知無惡無射即上節法則有望不厭之意蚤莊陳氏以在彼無惡應遠之不厭似矣又以庶幾終譽二句應世爲天下道三句則割裂甚矣○未有不如此朱子即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則微庶民已看虛字之中而陳氏胡氏皆以有譽爲微諸庶民此皆被於以字法則

有望不厭即爲貽諸庶民而蓋得其旨○末句反決之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矣此蓋總制度考文之所以爲車而君子本微者所以爲車而君子本微考建質俟之所以不卷已也此不騭之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前章於喪者特詳其下不備而言也此章詳於日天下之君子居上不驕而言也○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守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庸二章前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最重在位後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最重在德位兼明而德位之權在德位之間或問子思何以前後重複曰前章言聖人而不遇時以俟聖人而不遇時乃承爲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章結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爲人道蓋此章不言不怨不尤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

驕一句內請脾也原脉國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發得不落人道原與憑而好自用章言爲下不倍者類也

朱註此與上章尊德性道問學之後不言工夫然不倍者不敢驕也不敢倍便要領會聖王制作之心不敢踰越有上下幽明必欽承命之意都是人道內事非第承接章來便謂之爲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朱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或問于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蓋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內其身

之有得夏時殷周易輅由其行之而不悖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遵職方也由其行之有若魯而遵授地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物制宜民而其大全其神授放民而其大全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憾於是哉

或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仁故能愛無住而不安

或問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皆之未以行尼明之道者於堯舜文武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之

入今北溪陳氏曰而言堯舜文武以證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證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文武之法三代法度章文武之法三代法度章

得夏時冠周之月爲歲首與文
書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實
建寅之書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
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雖止一端然可見矣○蔡虛
齋曰或問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爲上律天時以用
舍行藏隨寓而安爲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日用舍行
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
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堯舜之道文武之法
要亦不外乎上律下襲而已故或問云古先聖王之
所以逆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受放伐之
各以其時者皆上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濟國經野
辨物居方而其實至於昆虫草木之各遂其性者皆
下襲水土之事也是即堯舜文武之事也或以內而
按成周云以天地言之則尚下襲殊者小德之川流
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
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又或問云
以夫子已行之述言之云則祭是物各付物之事

而所謂純亦不已者乃是統聖人之心言所謂德性
其實至誠無息者也以不可以分內外末○又內
本外末自不相襲內心外行與事也若心之所存行
事之所施則又自存本末如仁敬孝慈之類在心之
本也如居于道行三之類行事之本也灑掃之事之
細述忘章上律下襲即前章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
盡其性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故朱子即此立
言耳○或又曰既以心言非大德而何曰此節以心
言然逐事上莫他皆歸處如仁敬孝慈信之類
逐件內面有工夫皆以敬修者言也指萬殊之一
原天下之大本所在也○凡此顧遠忘章上律下襲
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內而無不
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舉天下之理一以貫之
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覆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集于立誠兼內外該本
末云者正爲下文辟如天地設而或者誤以爲頂
爲下文辟如天地之大德小德而說也○林次崖曰事如是而

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統末亦如是該本末
也觀都邑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
纖巨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思喜家訓聖
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
鞏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
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于堯舜之道堯
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
時之運而制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
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
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盡無法也文武之道莫備於祭故詳只以法言其實
何往而非道也此所以謂皆襲內外該本末莫貴氏洞
德謂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等其法則外兼
內末該本其論允當至註以律天時爲法其自然之
運襲水土爲因其一定之理最要看自然一定字蓋
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亦祇是天時地利一定不易者而言便是本
居者而言便是末

土聖人之上律下襲如用行舍藏即仕止久速何可
仕便仕可止即止可久便久可速即速凡因
時變化凡所謂上律也然即此便底道理即寓於
道理分之中然只就即無行與道理渾然不可分
即承歸下襲也但變動不居處作內外本末一定不
易處亦自有內外本末不得以律天時爲內兼水土
該本末爲外或問以律天時爲內兼水土該本末爲外
周易下明不食等與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爲律天
時以存禹貢蓮蔽方居魯連敝篋與用舍行藏之所
過而安爲襲水土則已各兼本末內外而言之矣○
層言之也如得夏時殷周易便是仕止久速之皆
當具時者爲之而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便是得
夏時殷周易底根下面都兩層之意得夏時殷周易
則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矣外兼內末該本而所以
者少其本也襲水土句亦兼兩層之意
速言之則祭是物各付物之事而所謂純亦不已者
乃是統聖人之心言即所謂乾也○史氏謂奏莫文武

所以範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只在於上律下襲此說非襲下單以天地之道譬夫子之德則可見矣

[illegible]接上二句不得以仲尼之有功於堯舜文武爲難遡○饒氏特下一學字大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而不雜人道之功者也曰顧遡曰惠章曰律襲俱是用力字取其下即以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形容其德者以其學橫遡天地古今正其德際於至極也故前分天道人道而自武章以後遡合而一之矣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illegible]大全雙峰饒氏曰此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天之無不覆幬辟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毫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大子之道無所不備當辦而剛當柔而柔行而止而止而行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特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德言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黃氏潤玉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悠遠之用○陳氏櫟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未如日月之更迭代升則月代明無已也○陸稼書曰在仲尼自覩但見其爲學自人觀仲尼則但見其道德無不備○呂晚邨曰首節言聖人兼內外說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可見持載二句亦有並行之意不可專以小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illegible]按朱子後註云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是天覆地載正是並育處而不害都於其中見之錯行代明正是並行處而不悖都於其中見之以小德之川流原本於大德之敦化而非有二也今時載二句爲大德四時二句爲小德與註背須要曉得天地之外更無明時日月而錯行代明即無不持載覆幬乔之運動也饒氏以持載爲博厚之至覆幬爲高明之至錯行代明爲悠久之至最好悠久原不在博厚高明之外○學問錯行代明如何爲悠久日若徒悠悠不息則久也一節廣大事物無窮通之用便不能悠久矣凡所謂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種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疏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可見萬殊之得失矣

[illegible]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那敦化底出來這箇便如忠恕忠便是敦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兵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百世今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

制行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乘作焉聖人依此
多文章制度爲繫顧來倒去都只是這一路道理做
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皆只
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原頭只是這一箇
物事許多頭項總存歸着如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
在地上

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
並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
暑一晝一夜錯乎相反而實非相違背也○新安陳
氏曰小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
原於一本者也○雲峰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
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斂藏日明乎晝月明
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乎陰陽之
全小德川流是其發用處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
也渾然者所以爲發用處也發用者已包乎其中矣
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淳熙中流出發象
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所謂時中之中

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
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
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
此出者也始以天地驗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
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爲大夫子其即太極矣
費之大費氏海鏡曰二十二章言道之小十二章言
之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
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
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
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太子之
一體一太極大德者全體無息萬殊之本此費傳統一
言也○蔡虛齋曰兩言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
是析而觀之兩言並行無不可以先後分合論之兩而無彼此
在其中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
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行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

體之分分則自內而一外也大德者萬殊之本本則
外之所本也故朱子小註小德是流出那發出的
出來○鄭云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如那出
動檀各一其理春夏秋冬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
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萬殊者所謂脈絡分明而往
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費大德之敦化如飛潛動植
雖不同而本乎一元之氣以化生日月四時雖不同
而本同太極之理以幹運乃萬化之原於一本者所
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蓋萬物日月四時皆在
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以聖人之不害
不悖而爲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周
之於君臣春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
賢否者以聖人之並育並行而爲大德之敦化者言
彼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立天下之大本而
天下之理莫不兼收而並蓄知天地之化育而天地
之道有以兼總乎餘質者也○並育並行者乃大
德之敦化則不可離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

也一元之氣於穆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
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
所以並育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而他
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
就並育並行中溯分之日往則月來日自月自月自明
春往而夏秋來秋往而冬春來寒往而暑來以至萬物之生飛自飛潛自潛動自動植自植大
大小自小而其中又彼自彼此自此其所以不害不
悖者蓋此理之散殊分布爲之也故曰所以不害不
悖者小德之川流也所謂此理之散殊即小德之川
流者也○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也形化也非
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而說而於聖人大德小德
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即大德
也○呂氏村曰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
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
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

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備大德作主只分看見
前小德合小德看便見前大德耳○敦化不可見只
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塞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
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
○大德不在小德外故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
是觀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
欲於小德上面別求一件籠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
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大德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
說天地不必更添代尼仲尼即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雲峯胡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
明言小德大德二句此章總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
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
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
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蔡虛齋
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
字意不必深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何言其所以爲
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上說大德小德

則說裏面所以主宰之者也○林次崖曰小德川流
自此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
非二事也章句分貼本文當云所以不息不害者小
德川流然即大德之敦化耳今曰所以不害不悖者
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各大德之敦化乃分爲
二何耶看來不害不悖原不出乎並育並行之外不
是並育只一個育如何說得不害不悖關並育並行在其中
言並育並行則不害不悖在其內故章句如此分貼
亦欲其文之整齊其理自可以意會○聖人之祖述
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
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
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章句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當貼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便更鄭○
呂晚村曰通指日月四時運行處舍如黃道自道之
道人多混解

按性德以不相害即是並育不相悖即是並行原
不得分開蓮峯朱子分貼之非有疑因有並育二句
俱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由於大德敦化之旨
吾以爲分開大德小德而不自知也夫並育二句
都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者又有一大德敦化在
其大德小德之外兼舉之不分平大德小德既已
分兩德兩謂不害不悖即是並育並行而無庸分平
朱子惟看得天地初無二德但以其分處言則爲小
德以其合處言則爲大德也惟一德故川流而非有二也川流即敦化之川流則不害不悖而非有二也是朱子分註處正是合註處豈若後人之妄分兩德哉註中所以
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
敦化所以不害不悖只算得小德之對也並育並行亦只算得
貼在小德大德上世人只妄謂朱子以不害不悖當
了小德並育並行當了大德耳豈不謬哉○川流處
便是化向非有以敦之則其出有窮矣觀註裏川流
日往不息釋敦化日出無窮雖出是從出往是散見

意然惟其出無窮自往不息但所以敦之者以其根
本之盛大耳○章句釋小德曰全體之分殊了全體
更把甚底分爲小德釋大德曰本源之一本殊了分殊
不害不悖爲形氣之化在外而非德大德小德但從
內面說尤極分明○爲大只是並育並行不害不悖
所以爲大亦未是說本其所以大亦未是說推
到按萬物之紛紜錯雜未嘗不有各得其所然其古未嘗
少了那一類天崖謂不是物相害只各成個物不相
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其說甚大然愈自是飛
走獸自是走又羽毛各自羽毛而不相混鱗甲各自
鱗甲而不相混雖其如此所以難有不同亦自並育
而不相害也○道兼日月四時呂晚邨以爲黃道自
道之道即四時不去四時而亦日道者恐只是寒暑往來之道也○本節只是
贊嘆天地何處更著一語頭顱仲尼猶一照顧更不
是以天地位當了仲尼之本意矣看下二章承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而言竟接曰至聖至誠不息說是何等領會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朱】問首章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就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此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上下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夫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之大如此言

【朱】天地則見聖人

【大全】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夫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述之一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史氏伯璿曰前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自性命之原言之天以大舜顏淵于舜二節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天以孔子論致纘慕聖之後也第二節言武周公而天以孔子論致纘慕聖之後也第二節言誠斯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能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誠此章而已其條理節目之詳有助於章句○朱氏公遷曰前章內全誠無妄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盛大者言聖人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敦化而言竟接曰至聖至誠不息說是何等領會

第一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而言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川流費隱之大者二字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朱】敦化是費隱之大者

【拔】黃氏洵饒以費大費小皆爲小德之川流所謂然者爲大德之敦化分小德爲費大德爲隱不知都是裏面事則已謬矣史氏以小德川流爲費大德敦化爲費隱之大小德川流便是天下萬物發育並行不相害道並行不相悖是費隱之小大德敦化便是天下莫能載莫能破是費隱之大小德川流是分見大德敦化是總括其實不是兩般指爲隱之中者爲誠矣今從史氏以小德大德爲隱不變以誠爲隱若曰不然章以寬裕溫柔等之仁義禮智言小德矣而所以有是仁義禮智者乃誠也又以優優大哉言大德矣而其所以出是優優大哉者乃誠也豈以誠爲小德大德亦不得○見言費隱者皆性德之見而又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爲費之盛大者爲用以流行之不息不已爲隱之微妙者爲體以發育之盛大可見也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爲用發育流行之渾淪無窮者其合也再推而至誠之妙各不相悖也小與渾無窮之大也如堯舜之道原不缺法文武之法即堯舜之道則祖述者其憲章非舍其用求堯舜文武之道法制各有攸用而上律下襲一以貫之處皆所爲肫肫淵淵浩浩者乃誠之德也○以首言堯舜憲章文武用也而

章首二句言承堯舜文武之統便已收束舜文武不過上律下襲故仲尼祖述憲章其實舜舜文武亦不過上律下襲故仲尼祖述憲章其實舜舜文武亦不過上律下襲故仲尼祖述憲章其實舜舜文武亦

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有其下○是臨照不倚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然知覺若在吾胸於心性中隨取為無窮之說也生知安行人見之未有不敬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業以不德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臨是實事非虛尊也○謂首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裁發別讀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就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殊

【集說】蔡虛齋曰：溥深於寬溫深於栗又深於温發謂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以心言有敬方自外言或謂齊是心莊是貌為分內外言非也中正則又兼齊與莊文理密察則又兼寬與栗也○陳櫟曰：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在聖之德充足自有以見天地之小德一德之川流而外面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猶此也觀之外面

【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川流而外者聰明睿知即包有仁義禮智在內下四段猶此出細言之耳

【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合下是簡天下至聖自合下是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臨也故下九字非先有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溥博淵泉也○聰明睿知合下是簡天下至聖自合下是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臨也故下九字非先有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溥博淵泉也○聰明睿知合下是簡天下至聖自合下是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臨也故下九字非先有聰明睿知而後可以有溥博淵泉也

只合在首四字之說中之此下二章發明上章小德川流之意亦如此至誠無息亦是兩箇大故朱子謂只以表言至聖之德之發見於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如淵見而民莫不敬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淵泉而出之以時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如此聰明睿知而能臨之以莊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如此

存表說中正亦是表若前說不論外則其餘四句亦皆無着落矣○潛庵胡文是據然有意理是并然有條與混雜相反若是詳審入細而無疏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義兩分之文理爲一類審察爲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審深於理察又深於審此或則字義極周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潤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溥博 伊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圓大全新安陳氏曰淵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說然上所列五德之德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蔡虛齋曰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蓋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

朱子異同條辨 卷三 近譬堂藏板

然不相干也○陸稼書曰生知之德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德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

圓陸稼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第二十七章言通之小而出俊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淵泉之時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泉之在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行未至也至聖之小德川流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當寬裕時則寬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當發強時則發強當剛毅時則剛毅當文理時則文理當齊莊時則齊莊當中正時則中正亦是表若前說不論外則其餘四句亦皆無着落矣○潛庵胡文是據然有意理是并然有條與混雜相反若是詳審入細而無疏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義兩分之文理爲一類審察爲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審深於理察又深於審此或則字義極周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溥博淵泉溥博周徧博厚高明悠久

圓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潤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溥博 伊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圓大全新安陳氏曰淵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說上所列五德之德段○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蔡虛齋曰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德敦化意蓋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

朱子異同條辨 卷三 近譬堂藏板

然不相干也○陸稼書曰生知之德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德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

圓陸稼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第二十七章言通之小而出俊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淵泉之時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泉之在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行未至也至聖之小德川流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當寬裕時則寬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當發強時則發強當剛毅時則剛毅當文理時則文理當齊莊時則齊莊當中正時則中正亦是表若前說不論外則其餘四句亦皆無着落矣○潛庵胡文是據然有意理是并然有條與混雜相反若是詳審入細而無疏略之思察是研究極精而無纖悉之疑四分之每字各有意義兩分之文理爲一類審察爲類聯合之則理深於文審深於理察又深於審此或則字義極周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溥博淵泉溥博周徧博厚高明悠久

圓大全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朱子異同條辨 卷三 近譬堂藏板

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使也○黃氏洵饒曰克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

圓陸稼書曰溥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親知矣

圓按註云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不是上節未盡其盛此方言其極盛上節未當其可此方言其當在見行上即見則無不敬言則無不信行則無不悅以影容發見當可之意不專民之敬信說也黃氏潛充積極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可指敬信說極其明確○溥博二句因是充積極其盛而民莫不敬二句因是發見當其可是充積極盛而發見自當其可是發見當可總見充積極盛而無不敬信之意

積極盛又只在發見當可上看蓋大故朱子謂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畏而讚名之洋溢皆是見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其發見之實可非怪言其功效也

其發見於外者如此此外字正為下節發端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益極言之不可謂極言之。○蔡虛齋曰舟車所至以下益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說也名曰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敬信說到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去處也○呂晚村曰血氣二字所該極廣舉凡動植草木莫不在內方是篤信達順之效

圈 人各有天性之真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故曰配天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至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以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陸稼書曰配天者聖人之德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畏而讚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實可非怪言其功效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於外者誠人之似見其溥博如天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誠是其德之存於中者淵泉如淵見而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至聖是那箇聰明睿知是那箇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發出來的至誠處非至誠則至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只見得到這處體用皆有日體用也不相似只是一箇得到這處一箇得不到這處同何也曰如意誠心正表裏一般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表裏乎曰至誠章以表裏言之至聖章以德言之至誠章以一言蔽之曰其天其淵故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也其實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也其實而觀之則難

地○朱子曰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此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但人事上章是以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道大自如此下章以其言之是就道理上說其淵其天篤恭而天下既平此章又以其德之至而道之大者言之○問大全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淳論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旨明矣

雙峯饒氏曰朱子於此兩章特下表裏二字妙甚正為小德大德只是一箇幾分為小便是形見於表處故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皆根於內也而其應物酬事知識溫柔等則已形見於表矣由是而有臨而容敬發見當可以至聲名洋溢充塞天地之妙而其實只是箇敬合為大便是根於裏處故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皆非此敬無以立之如之者只一其仁且淵其天者為之則無非根據在裏矣由是而施諸四海而皆準質諸鬼神而無疑

潛溪其致厚處至不可窺也只是這箇此所謂故之則備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若把兩章書作兩箇人說去之遠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常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私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雙峯饒氏曰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如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下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

雲峯胡氏曰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何曰舊治絲者先須述條理其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絲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如化者與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僞有以默契也此三句

從下說上如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如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如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如化育自如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理更無可倚處便是先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中大本之化育則是自如骨飽相似何用靠他物事那裏不思不勉之意思歸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不更用心力去為有事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經綸出來便這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問為有所倚曰譬它恭恕流出來為有所倚靠

雲峯胡氏曰舊是分說條理論是幸連相合大經

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天本即是中庸
天下之大本一節中乃未發之中蓋性論全體所謂大
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
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
不紊故曰經綸若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
信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皆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倫經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
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
法之○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
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
與之默合爻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雙峰饒氏曰
大經是通天本而言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
命天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峰胡氏曰首章由
道化說聖人教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通天地人物
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通天地人物
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
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化者至
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鳶魚言之此章以

淵是活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加以倫之一字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僞而之倫聖人
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也○蔡虛齋曰道無形力字○蔡虛齋曰道論其體而聖人經
大經不是天下人經而聖人經之大經而已聖人一身所處之
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只是謂聖人一身所處之
五倫皆是天下之大經聖人處之經各盡其道而無
毫髮之過不及則爲能經綸之矣聖人自盡其道如
此所謂人倫之至故是爲天下後世法也○雲峰胡氏曰
其當然之實者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只是一心本也
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或問經綸
天下之大經是以有主處言故爲大德敦化而章句
乃云此指至誠無息之功用便如此說是合下來便
爲功用曰是功用也統論天下之大經是合下來便
道各當其當然之實而使天下後世皆於我乎取則
人皆法於我安其爲功用何如至於立天下之大本
雖不由乎君之一心默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

此大而三綱五常之所以各盡其道皆由乎此小而
百行萬善之所以各當乎理者亦出乎此其功用又
何如哉大本之立非但立在心而已謂爲化之本所
自立也○今言二人相知之至者必曰肺肝相照以
此等人有此心彼等人亦有此心兩心相契而無間
故曰相知是爲實知非但聞見之知也○聖人之於
天地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
道相契兩情無間豈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至命也知字
似不必深泥君人於此但能得知字分量而父慶大
之意蓋天地之化育至廣大也能知之則已之道亦
至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浩浩廣大貌○經綸天下
之大經是以發於用者言如何一聚爲大德敦化日
此章須味章句數箇極誠無妄等極誠無妄云者
即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純亦不已
漢読體言物各付物以散殊言此章句一則曰惟聖
人之德極誠無息故於人倫云云極誠無妄者統體
所在也純亦不已也又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人欲之僞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爲明白矣而又
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是其以統體言尤爲明白矣而又
曰其於妄非統體之純亦不已者乎以此求之則句句皆是
大德敦化之事但曰至誠便是以心言難曰至誠爲
不在至誠手○故章句特提起至誠字爲言大德
敦化也所謂上章隱費詳略互發引說大德敦化似費詞
功恐謂上章隱容孰敬孰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
流乎此章經綸大德敦化而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
化乎○陸稼書曰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無
內徹上無非大德之敦化發育萬物何非大德之在外者
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
細看則千條萬緒總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
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
實而無一毫虛文至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
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名分秩然之謂經
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萬緒之謂綸這便是
大德天下之大本若就其中細看則萬緒集矣然其條

道千變萬化逆便是順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由此而造便是從致化中順流而去也至誠之能立立者不過性之本有而已以知化育言之自然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已以知化育言之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無非順流之化也而皆天地之化也至誠之能知便是至誠之能致處究其所以能知能致處究其所以能知能致處究其所以能知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雖聖人能知聖人也

固鄭註云雖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實見耳

大全王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非聖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敦化非聖人不能知也○呂覺村曰末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難窺測蓋也只是形容其心德之充積廣大者則只是一箇誠意故朱子訓至以極言誠是所以為德處○仁山天道是形容其心體周遍而謂之命焉氏之說支離矣○其字只就至誠心中形容將聖人之心如其字不重如就字聚惟即把至誠心體當做天道說故曰其道其天○今必以在下位之聖人無證據別取之於身心處說道道不可離見無臣民中外之可離只索之於身心處說道道不可離見無臣民中外之可離只索之於身心處說道道不可離見無臣民中外之可離只索

至哉○黃氏洵饒曰中庸前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新安陳氏櫟曰一說章句云上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是若以爲兩人言及下文云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則是以一人言故朱子小註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自知也誠以性尼祖述之小德人德本是一人言耶蓋其發於外者謂之小德人德其存於內者謂之大德人德其存於內者亦惟其至聖乃能知也故曰則亦非二物也未知然否但按上說則所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真本文苟不問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詞意通不問也雖有朱子小註還當就前說做兩箇人看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費此章言隱前章言至聖之德德在聖人此章言至誠之道道在聖人前章言行於外者言之也此章言仁義禮智之德德在心者言之也此章言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面見之也前言德性其本面目此言德性之效驗也知化育立大本雖王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王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義禮智之德德在心者言之也此章言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面見之也前言德性其本面目此言德性之效驗也知化育立大本雖王於中而經綸大經其

言之後言遞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段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通德之說甚有新裁○林次崖曰語錄表裏之說愚深不然以知行或之通而明出之凡有血氣有不尊親乎而至聖之德溥博如天淵泉如且見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而亮之蒼蒼子民無能名也非大子不能知之當時之民亦誠不知聰帝之則而已謂人之尊親爲自其表襮之則易可見也○新安陳氏櫟曰章言至聖之德以其存發用言也此章言至誠之道以其費隱之心體言無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上條恐人分開了看也○蒙引前後尾細通章小德大德本至一人言教語無明通曲又曰前段作兩節人亦至遠不定故非一支引辭之如圖之仁于路之勇且大段說一箇二德爲人德之門如此而後可與論通之行如此而後可與言斯道之明如此而後可以義精仁熟擇而守之只是聚來做楊慈湖正說如何用功史氏謂學者事豈舜之大知亦學者事乎至此一支分明一章天道一章人道對言而歷以爲聖人事尤覺今服論不能學者當自得之○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優仲尼不能此中庸之第一支則以懼聖者能之作一小來見非仲尼不能此中庸之第二支則以仲尼能之作一小來見費隱之道非仲尼不能此中庸之第三支則以仲尼祖述堯舜作一小來見叠人乃能全天道之聖不變人道之功敏能與天爲一節此二章即以小德大德流行發育之化者以費之也來一章又是小中庸並與首一章脉理叠首一章爲總括一章末一章爲總結盡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

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相表裏也○愚其文之者亦不是無文但自有文在其中只外有餘則不文眞則不理而今却不眞而文且理只外有餘在裏若上面著布衣裏面著布襖便是內外無孝章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後合爲一理雖曰合爲一理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然自有上天之載在益是其中自有不是無也又曰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滅人倫遺事物却拜其師爲父以其弟子爲長者諸侯人倫之師有固未處所以與微之顯相對若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他是你心下元了正是此類以往可見一如卽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如風之自是如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如微之顯又專指心說與聲

色俱泯

圓太倉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不易之理也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首段自下學立心之始積累而至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疑議之地蓋再段入德之方也○陳氏曰衣錦尚絅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暗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彩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不同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於不可揜小人無爲有虛爲盛有與發皆文采溫厚淳愈則無條理君子之道淡而人不厭簡而自有文理皆鄰之美質在中意也○雲峰胡氏曰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既舉其立心之始而又提起三節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顧諟戒懼之事繼之卽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陳紫峰曰德字包上二章舉本章說卽至誠至聖之域及後面不顯惟德無臭數節凡言德皆指心之全體而言是個泥滯收斂切己用功底人豈不可與人德之門意至德凝聚無是初入門由爲己而知之由爲己而知之是初入門底人豈不可與人德之門意至德凝聚無氏舜錄曰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愼獨而中言知行是知在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在知行中也大微之顯節理言由顯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爲亦就心上言○何氏基齋曰微卽潛伏顯卽光明風卽敬信之發自卽不動不言底○蔡虛齋曰但日淡中却有文彩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

理則不可淡簡溫者有若無實若虛也不厭而文且理者其實則有且實也○若子之道不顯高蓮玄妙欲也然是實心所存自有其慶之道平易恆直簡也然心所存隱應自有其慶日章光是爲已之實淡簡溫是謂之襲於外貼閒然重閒然者所以貼爲已意不知閒章悉是爲已而貼閒然不厭文理是謂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謂爲已正當

重下截與此章異原在綱不在綱也惡其文著只在著水非爲文綱綱美也日章錦也閒然亦是言錦也閒然重上截予但綱正所以爲錦也○淡簡溫易春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謂作風俗風化之風不厭文理雖看毕竟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春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謂作風俗風化之風不厭文理雖看毕竟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

平之效是即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爲已其本文自當以大全有爲已之心下註云本起語意說來看下文知所謂而可人德句是帶知字與下文論獨字同然戒謹恐懼存養之功亦是謹也知所謹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字兼動靜言工夫戒懼靜時工夫故一半○呂晚村曰知所謹之謹全在向裏向外之間然相去十里矣爲已爲人纔只爭個向裏向外之間然相去十里矣

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

自知有不盡文理又皆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
敏然有這爲已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也
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
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則見得個爲已門庭
於身與物則甚曉不錢從此好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個知字
即大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
雙峯饒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爲已又能知道理之見於
據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識之若見於風化者由身始
故自身而灌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
自微而灌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誠則可與之入德矣
○蔡虛齋曰可與入德矣據本文及章句皆只
帶知遠之近三句不盡云云蓋入德全
以知所謹言自知識上論也爲已之心且說個資質
如此○仇滄柱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理也知此
貴用功而中有日章之妙豈有不知緊者註中有爲
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可苟君子身上說惟君子
之造淡而不厭四句提起君子說此下當補出學者

功有若落言學者苟能如君子之立心而又知此三
者則知所謹而可與入德必如此說來方於理不碍
觀下文提出君子以引起學者皆是此個所以自微
此只是一層意不分兩層淡簡溫之中包得近自微
之意下三個特申言之言學者于君子淡簡溫之處
而即知其爲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則可與入德此
雙峯饒氏最簡潔
胡朱子云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斂飭近
裏又曰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說做工夫去此
理自掩蔽不得觀此則君子並不消或德者言因與
下入德不合又添出學君子之道者來節是自取爲
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不可苟君子身上說惟君子
蘇氏軾曰下學或心之始難來是難知爲
余意首節來千只言下學之始難來是難知爲
江大只是空空底心然亦未便是知爲工夫只是大
慢立心當如此斂飭近裏處君子未嘗自謂以淡簡溫人亦未
其斂飭近裏處君子未嘗自謂以淡簡溫人亦未
心而自人見之但覺淡簡溫之中自有不厭而文且
理之妙耳道字當活看輕看知云君子之爲道者謂

然君子之道理是如此則小人亦有道理乎而上文
何以云小人之道耶○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其
實一理但近而言之則遠自邇者亦只是要收斂近
裏做工夫也遠而言之則幽微之意故詩加而又二字隱介君子之
心事極幽微而不敢外務正以其知費之所在而
淡簡溫惟知斂飭而不敢不謹如此則倒知費於爲已之前不是本文
語氣矣○接物上說如只是立心大段如此若雖却事爲立心
爲已却從何處見此章說所以主平實可據者因
戒懼慎獨而申言知行是知之知貫天下事物而
同不可便當了格物致知之知貫天下事物而
這爲已之心也○朱子謂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可
去謹獨方有去存養則此知字正與知所先後之知
故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有養省察
在知行此說最細蓋知行雖不得存養省察亦不能離知行兩自爲也知此則知費之却
在存養省察之前亦即在知行之前而當淡看明矣
胡氏炳文曰君子立心只是爲已而能存養省察看淡而不厭三句雖亦是立心大段
下去但謂可與入德只帶知邊之近三句來不通帶
淡而不厭三句則非被蓋謂入德全以知所謂言矣
不知離了爲已之心即知所謹豈有看做功而所
謂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者亦從以爲必當相因之
勢而不厭慎獨者皆作矣惟知爲已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則力方能循循有序耳入德仍重爲已不得單
承知費○朱子云知得道理如此方有去謹獨有
則知所謹之謹字自兼戒懼慎獨而所謂
先後之分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或有也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是發微存養工夫○孔之昭是與獨意不覺屋漏意

丸山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玷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一節加之謹耳上言人德之門此以下言人德之事此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慎獨意○呂東萊曰此章緊下學邃說到盡頭處先儒獨而次戒懼者以戒懼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

耳兼說先後慎獨後戒懼也○陸稼書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玷病方無愧於心此至言獨知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不可看做獨知工夫此節已能此處祇過此節與便落下無所力處矣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於此致其謹於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做慎獨工夫此節已能如此者方說下贊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三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於志

精按蒙引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都作已能如此者不看做獨知工夫固不是然亦有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作現成說亦無不可語氣隔隨當一句作用功無惡於志作現成說亦無不可語氣隔隨當云必內省無疚而始無惡於志也疑動念便內省不疚而行惡於志必內省不疚而為惡內省便疚有疚而行惡於志必內省不疚而為惡內省便疚敢斷敢迎那一節是已得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慎獨之功也○若將君子所不可及句只作贊詩不着實地則大之病不見五字只當得一節字耳君子不知是自工夫如何透得由性將大者於私欲之既善而不能不忽於私欲之方萌覺見世君子之特別果決來方是不可及之事覺地面其惟之辭乃盡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懼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伊川曰學者於不欺屋漏則心安而德舒○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

無適便而已當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當也豈是心面成之則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引詩但是學者行為已之學首章言慎獨此章又引詩方是學者有為已之心且兩引詩方是學者行為已之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知人之所不及即是獨知內省而不疚即是無惡於志少有一毫之玷則是則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已之功也首章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靜有可賅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可睹可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只為已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已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此章先

不格至矣此而自慊也亦可德在其不貴而動非以德而致其自動乎○此以極其誠敬節無言者猶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忘言存心說則奉吾心之極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也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是驗此德誠明來格陸象山曰奏假二節係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篤恭但奏假大人只如正己而已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鄭氏玉汝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深一節首節說學須篤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篤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贊嘆於尚矣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以陳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相對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篤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是將伏孔一節之詩為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為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以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愈加密而如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之義效驗已遠奏假篤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悉通以為己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為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承不愚奏假靡爭與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為感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況經文先不動後不言之通乃倒置其序以為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國無能與爭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端而不能長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矣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總則雙峰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說分二節效驗承不動不言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爲工夫條目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終致和爲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具有等威懼愼工夫先後如此不倫矣恭末章互存先後果是二時候工夫先後如此不倫矣恭末章互存先後果是二時候工夫先後如此不倫矣恭末章互存先後果是二時候工夫先後如此不倫矣

聖珠不恩戒懼愼獨只是一箇戒懼愼獨只是一箇戒懼愼獨只是一箇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者存乎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章句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不用刑政不用聰樂覺有此等古人未嘗不用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耳○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所謂不顯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至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說不著做却不能乎天下莫人爲恭天下便乎都不可測了○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節節寫數其德如此故至于係明德以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遂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爲學之功未知所有而遂微矣○此章開一端至吾見其倒置而終少述焉○分廣開中庸本章說及本論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寓宇宙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外苍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其從前起口答將去

節分愈更不思量臨時又滿數曰閑漏中又著細商覆疑中又著深造厚積是人自去做夜來所就無非窮理亦不辭苦樂自不顧惟德引至篤上發特老說得好他說得相似只是它舊經大凡看文字要急迫未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會見得意思出

或問 伊川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裏面說出尋常此所以疾長釋氏之說疑見得些便驚天動地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甘非苦言語道斷○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費隱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佛家說無形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然亦有迹可見處大抵論問不難是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也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論此一事甚

圖 東陽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費而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若子惟能擴充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敢少存所謂有一毫人欲之私見其戒懼之心之所存也○東陽許氏曰天理人欲之辨只在毫釐之間而已

詩中言天道之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以平者無聲臭之可象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位育參贊之事本不可以聲臭言然但言無之極也然上天之事本不是聲臭對人之德而即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按頭知不顯只是說德之幽遠不顯之德諸儒錯說工夫頗似以為說靜而不說動耳於是而併疑以無聲無臭只若致然不動說又似以為天命之性而非率性之道豈知只是形容一個不顯之德之妙耶○觀朱子說不大程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下便不用戒懼致中和工夫樂豈有此理可見聲用則政體集矣不害其至德無聲無臭到無透之可象然後已他人說不著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無透之可象然後已他人說不著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無透之可象然後已他人說不著聲無臭只是形容至德

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虛也所謂其味無窮者皆
學者之非虛而習之今猶有白首茫如之歎
呼豈易言哉○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爲一
篇首章之末結上章下章之意於末章之上又
合爲一章之結語於本章之下又起下章之端
○雲峰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曰德何也曰道
作吹字說意亦可見○雲峰胡氏曰首章曰道此章
曰德道字說得廣潤德字說得親切以德者得此道於
己之謂也此道之在我而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節要其所成也至亂則
無聲無臭之天則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
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舉此一中字即周子
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
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
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致者聖學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愼獨戒懼若
禹○右須看極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羣下學人事所以
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而上達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自學而
上達天理之謂也○朱子教人之深意觀此章可見○蔡氏淸曰此一章更端不是言入德之
事所謂小中藏大大中藏小中庸之書一章自爲一節小中藏大也此一章書不是言入德之
事而此章言入德之事而無遺一章之內包括上下兩截工夫一節不離外一節一節不離
一節中庸之書

論語序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
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
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
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吏索隱云一本作委吏
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舛人讀
爲犧義與牲同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
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
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

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諮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
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
臣陽虎作亂專政攻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
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
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
辛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
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

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
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
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
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
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
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見衛子有
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
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
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

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
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
主適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
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
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數當在此時又
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
所記不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荅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
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貢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皆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紀未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詩訂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乃特書曰寘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微數之意孰書法可分矣

魯仁山金氏曰魯哀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事可與土地甲兵皆公室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若可防三家之叛亂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邱叛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世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況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彼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遷齊之域矣

按朱子節史記世家爲論語序說難歷序生平之概而一篇之大綱尤重立教故篇中有三處開陳一則曰敏孔子不仕則曰禮於老子而弟子益進再則曰敏孔子不能用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三則曰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彖說卦文言序弟子蓋三千焉終之以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者亦所以明德之深厚也

凡六年者亦所以明德之深厚也○孔子年四十三魯季氏人心而教之可傳於萬世也○孔子年四十三魯季氏強僭陽虎專政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以教人若亦不仕而脩詩書禮樂以教人若亦不外是矣

故弟子彌衆若序書傳禮則詩正樂自是脩年事非此時已修也○仲由爲季氏宰季氏自用之任而以爲孔子之意則由爲宰亦必蓋此時極言之矣有委政孔子之意則用仲由爲宰者亦必蓋此時極言之矣此便是聖人善作用處○自五十一爲中都宰定之九年也至攝行相事

凡五年矣雖曰四方則之歸脩侵魯三都戒甲兵然而魯國未嘗大治也據相事與國政而大治始以其指之木徒以孔子緩環之政令在魯至脩終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乃國多矣然終不求仕矣至此始敘書傳禮樂正樂序易象繫說卦文言則前此之脩有與脩之也○聖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亦孔子之作春秋者何蓋孝乃脩之所作也獨不之及而言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證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程子之說蓋出於御宗元其言曰弟子以論語稱孔子門人所記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第子之時其遠而當時第子多無存者矣吾意孔子第子當雜記其言而本成其書者曾子第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第子亦稱子而曾子之稱子又特為尊之號矣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趨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數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吐避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特因數氏之言而稱以程子為據也揚氏又以為此書首記二子為明驗至於閔損再來亦改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某論語集注已改今大學中庸章句分節取去看論孟大學微斟酌若不把大學做個底大學做個底參考互見後漸漸參考互見後漸漸

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開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一般只是透得又通之其他道理皆通之論語則說學而特舉之一個擇善固執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如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個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入其門戶在外邊說破皆如得則門裏事如何如得○孟子教人多言堯舜義大體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上面事理學者始終都要先識得個心性落卸下工夫○孔子教人極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教人合下便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其心養其性便說得虛至於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說○孔子教人極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教人合下便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其心養其性便說得虛至於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說

在○孔子說話大抵多是就發見處盡與人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所以多說出來者蓋是時楊墨之說橫流孟子不得已與之辯故說得較多孔子當時只隨人發問隨其淺深而答之所以不說破孟子所說皆是孔子說了底意思孟子立得根本住處都見得孔子意思出但教人自去體察不說破孔子當時門人都見得孔子意思出但教人自去體察不說破孟子所言皆是實事人皆可驗之夫子所說且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人若肯實下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然在其中矣孟子說存心養性事天便是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聖人說話磨瑩得無圭角渾成如一團和氣盛水不漏之類橫渠說得便麤孟子說得便麤公劉好貨之類說得便麤孟子說得細密公劉好貨之類說得便麤孟子說得細密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大抵看經書看論語所以須看有那自然底方來用得著此看學而時習之而後已又

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舍以別說相似者次第說下和此一句亦曉不得○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將孔孟之心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將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問論語近讀得如何非日再讀見得如何舊日向看未熟今日逕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問舊讀論語讀多少日兩日只雜看日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得此遭令如水那邊熟如火那邊不可捨此而觀彼又曰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論語早一日只看一段大概明白底則兩段皆一自早至夜雖不講亦當沈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悉○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他用意在那事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書只是見是書一般議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如得他用心苦也○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爾也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卻收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棟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沒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沒緊要底且要看底便是緊要底意思是如何且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相說細說若看着理會教透徹盡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

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皆是無此等人毋甚進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先生門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已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須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人何中之意乃善○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去了夏曰未學吾必謂之學雖有權學之幾○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喪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

尚然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何如又如說非禮勿視勿聽勿動勿言勤勤懇懇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應接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從容也○論語集註如程子楊氏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得透在看熟可謂甚切蓋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斟酌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得後又云中庸解每篇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其慥意所以改削不已○讀書別無出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欲人相似雖永推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統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前輩解說恐後學疑礙故集注盡載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

面思量問集注引前輩之說面增攙改易本文其前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用乃字或用而字或用則字或用之字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看是如此又問者字相似而實不同如何曰是他別有集注未定也○或問集注有兩看或要相資有說全要之本意但不可如何看曰只大率兩說前一說多是成記問次也同顏厚去聖人只爭毫髮間耳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含渾淪之意不先此之玉自是有温潤而栗者如此今看語孟之書與見孔子何異○或問學者自有所得將論語可以語孟之書來與論語參考否曰固是可以參考但聖人答處便作今且耳

孔子言語何何是自然孟子言語何何是事實○或問使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驅其說於天下遠近譬如一間顏子雖無大段發明其立言之意自然不同如此又問者字相似而實不同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看是如此又問者字相似而實不同如何曰是他別有集注未定也○或問集注有兩看或要相資有說全要之本意但不可如何看曰只大率兩說前一說多是成記問次也同顏厚去聖人只爭毫髮間耳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含渾淪之意不先此之玉自是有温潤而栗者如此今看語孟之書與見孔子何異○或問學者自有所得將論語可以語孟之書來與論語參考否曰固是可以參考但聖人答處便作今且耳

漢儒若不痛破工夫終是難入[傳習錄]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粹然其間蓋得氣象仲尼無所不包顏子未達一間其他則露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則疾雷破山矣○仲尼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有功於道萬世之師顏子其才雖孟子亦聖人之一分如顏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孟子不可及○孟子子思只是無能變化功效斯來動人和此皆能發明大道○孔子子思為宰則為陪臣為宰則為臣位然後能明其道無位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教人常俯就不能不就則門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同有問矣○而人不尊孔子子思孟子教人常高致不能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謂有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蒲案之誤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愚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一章之後是說一章之餘意○字義雖明者各有訓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論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論一章意然後明逐節註之意也○蒲案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大全序

非聖人弟子原有成書則必將有敘述其宇句以失聖人之意者矣今觀聖人之言語氣象既無毫髮不肖而因人問答則又各當其材而各中其病而非親炙聖人而深思好學者雖未足以與於此也意子之門人既皆子之門人記於紫門弟子之手而幸成於曾子既而皆子之門人既載其師之說不稱其字而以子冠之也與至有子之稱子而不與閔損冉耕同為一例而乃後其似夫子而不知不與閔損冉耕同為一例而乃後其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為尊其師亞於夫子其說何如曰不足信也學而一篇首章總論為學之本次及為人之道為政之事末復以為學之道終焉其下類多務本之言蓋成於二子之門人故之說而為二子之門人稱子亦不敢盡信如子思洙中庸稱其祖為仲尼子貢稱夫子之文章皆稱夫子而不名仲尼曰月也仲尼豈賢于堯舜之類要之孔子之傳曾子獨得其宗而傳之子思孟氏數語亦若能見其大者然不是說格致中事蓋是說誠正中事蓋是說修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不是說誠正中事蓋

中事故曰是大學中庸蔡先有大學做匡設則處處言讀都存著落○學曾問朱子既謂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孟子多言一義理大體又曰孔子不曾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二說與大二說似不同何也曰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看或因其所長或去其所短或就某處實落下工夫皆有用力切下手不得然孔子各人與他一箇工夫似與全體道理若未備及而全體已無不足故又曰不恁底說道理自在裏面也孟子惟所說義理是衆人公共底說道理自在裏面說盡說於人亦只是箇次共底而已如走所不忍即就無害人上擴充將去便為即能不如孔子隨人與他一箇下手處為存着落也○不程朱言格物如十件且格九件不妨一件格到九分便住却不可者一說也如格此一件不通透且格別件或因彼一件透面此一件亦透者又一說也今朱子謂看論語如無孟子看學而路智未得不須看有

朋自遠方來此專精一件得之而後已與格九分便住不可之說同若因彼悟此彼處透則此處愈透這是後來融會急切使不得若論下手看是精粗安有到聖人處不盡見必定有箇處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小處說得大處說得此相資必到全體盡見時那一件力量通徹也可見工夫專精在當下道理融貫畢竟在後來○朱子因他人解論語都一般先意見似聖賢留而不說者待後人推論出來中之意而不易之說矣○聖人言語粗重處自然去而商量若只認字之輕處自然去而萬里安有不如此今朱子明謂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那箇正是緊要字然則後人之續註而續會其所者斷在忽畧其閒底字實○朝道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孟子秋殺盡見數條俱說得好但謂孔子儘是明快人句頗未穩想孔子至德之意顏按孟子說話粗於孔子此箇易見橫渠謂顏子未到聖人處亦是心粗者以發不觸明便有遮障顏子未

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便是不得明有違障矣安得不謂之心粗○朱子說讀論語且須專此一書這便是要學疑疑理會須是還一去把來疑便是要思候這一章透徹後方理會第二章這便是存心讀他書也要如此但論語既零碎又一言一句其味無窮故朱子尤說得密○淳謂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無毫人欲存心工夫故朱子教他安此穩說了持敬通蔽大段以盡夫道問學之功也○於裏面詳細處尤要透徹以盡夫道問學之功也○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正謂脈絡一毫不貫通便有關礙所解者非不是義理而無如非此處相接之義理也然則朱子教人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者非死抱定一句上求也正要使此一句義理上下前後反覆盡耳○集注有兩說並存者朱子既曰使某見得長底時復存有短底只為二說皆通故并存之此蓋因本文原有難通又或本有缺文雖曰若通而實有不能盡通之處故見其皆長實未見得一說長耳至謂大率前一說勝者子頗疑之如子

路共之為以財物共具之說與色事之義何所關切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之說已立六年矣又安得做諒陰之制而放太甲於桐乎愚謂凡二說未知孰是者多緣連於後說其痛說已畢而後說附載參考通者則前說為勝也

鄞縣李沛霖 男學博 同訂
弟禎 侄鍾彬 校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纂箋 朱子曰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此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說仁在人則孝出則弟之後說有道而正焉在貧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說貧不如已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趨事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務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鄭鄭重說人之真已爲一面外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管相干於大全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請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學之爲義能之之謂也以字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未至者皆謂之學蓋孩童之初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篇專言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特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圓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說之故以爲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前一句以爲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易包首章下

務本而對言之也務之說者衆集十六章爲首篇有務本之意是記者本意若聖賢本來說話未必定然如此學者先須此見在胸中則各章之精神語氣反不出於章旨要各自理會○道猶路也道之爲端甚廣若不得其門而入何從識充推廣以滿其量如爲仁須從孝弟始孝弟乃仁道之門也先不孝弟仁從何處有來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亦不是說仁爲入道之門仁是堂奧至深處務外說人便是錯了時德雖全於已生之後然到圓滿成就只是復其本然之明德而已非有二德也道人得一分德便積得一分其全體之明具衆理應萬事固無所不該如篇中孝弟忠信等却是依根基處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

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問學之爲效何也朱子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化益大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未嘗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而無可啻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亦且格格生澀而無可啻之味危矣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安矣故既學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皆存以自得於心而不從以亡則說豈不在其中乎此學之始也

問學而時習之朱子曰今世學者讀書是學時習之習是學得之後常常溫習不教廢了是否曰學是學箇做人底道理習是學箇做人底道理學者學爲人也人性皆善但氣稟物欲有蔽故學以復其初耳學而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如鳥數飛然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洪氏說習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不論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不論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不論二

已是進一步了只說後便印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見○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諸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時節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廣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妙○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行為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者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

思與行亦不可分說○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是習之事也○上蔡謂坐常是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龍伺說成滴物恁地習以見立言嚴整某謂須坐常照管教如尸方始是習立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這個中各有一箇習若恁說便寬了方叔帶問不居敬也曰如此只是功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信也○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己自所本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學者重說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習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

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

圓大全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言之詞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或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古學字即今效字學說效學同一字○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先覺之所為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耳新安陳氏曰初○新安陳氏曰

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後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泓六經具在可覆驗也○陸稼書曰學也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大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爲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畧之法也在大子此時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未嘗及蓋原對已掃去者言也○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明李溪家有以節取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變取凌節講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長一遍此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深說字下文海有樂與不慍在後此

集註 程子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先覺之所爲效也明善復初學之效驗第一句統下一句此有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爲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一事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慍而爲君子則所及人新民之事也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性全矣各爲止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性全矣各爲止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性全矣各爲止

不慍而君子德包在此時習而說中看夫子一生只是學之不厭到得純亦不已亦說於為學但此處不亦說乎幾在學而時習內想出未發如此說得○請白文學字自當頓斷而字則下然亦只於本句中作頓挫以盡而字之義所以勸下不亦二字也若謂頓住學字以貫通章此是時文套數恐聖人語氣未必爾爾○而今人看書只是看到所學皆熟而中心喜說便自住了若只是說其存所得這便是麒子說龍不能衰象○決治于中程子本只說思上說然未釋怡然理順如行都有這意思故朱子謂其極有深意○時復思繹決治於中則說此是卻頭方說中意思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欣說此五是說中繹說如後條說行已盡其意卻又引謝氏之說何也謝程子前曰學者固欲知之不識不能云云不見通理只管於中間玩索這箇時習猶最親切得便以為悅了不知持守極難坐如尸坐也要時習立如齊立也要時習潛氏二句說時習尚未實朱子特節取之故朱子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方是習之驗

朋字一層意時字又一層意故註云既學而又時習之乃或問斷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習與時習分兩層看朱子謂因是學之不已然一時偶息只道無妨於習不知已是不習了故習字上必又加時字○朱子謂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說字之趣味極深林丈崖謂只是箇歡喜相後之其自得而不能語諸人者涵養純熟之妙也與下節自不相背必可以天人看心理同然之妙也○朱子謂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具於此惟知性則又能盡心盡心則知性存養之功在其中矣

朱子與同條辨 卷一學而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於外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可以發明其善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大抵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是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不能是多少可隱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是安得不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覽通德其情交際與新民之主辨治乎言者自不同以不慍而君子為亦兼新民之止至善自說不去矣

太新象常人視道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爲已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前輩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說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篋笥中如何得及人○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其講學之頼皆不是我說自求有善可及人方妙人相與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說在心樂主發於外說是喜發於中樂則充滿於外者○或問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是伊川說得透此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問答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賓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

個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恁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大全問朋來之樂奈何朱子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幾九字涵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養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已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明相資其樂誠尚焉來此於說爲發舒也

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稱上一節人性善皆善及明善之善稱說則善方及人矣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悦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呂晩村曰有朋自遠方來須連上節說下然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爲何朋設如爲禪宗之學則必有痴火之朋爲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凶命無籍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學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感應者也○陸稼書曰此章三節係蒙引明與大學三綱領一例朋來便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難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則從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本有事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張存疑是開口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道工夫既深則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慍蓋三綱領由己及人是橫說學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長

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其樂就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林次崖曰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二句意相足說錄云樂其信從者衆非是自可及人且是朋來就我非我去求朋張南軒說以人善資己言不可從信從者衆四字亦細信是信其所知從是從其所行衆字自達字生來蓋止近方信從猶未爲衆不見可樂惟達方皆來則信從者衆而可樂矣朱子謂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行彼亦行之此數語最實乃以公善於人爲樂也從在聲氣交游上說夫子有善及人而後信從者衆此自是一串事然以善及人我之所可自必者也信從者衆我之所不可必者也若告之而人莫信率而人莫從此是多少悶人故必至信從者衆乃見可樂朱子又謂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亦即此意○朱子云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于中而發越乎外耳悦則方得于內而未能達于外也此是何等分明輔氏謂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樂固是與人同然亦非因人而後樂人知而後樂人不知而不樂如我之樂而我之樂自止不得疏按朱子既云我未有善可以及人方責人相共講學安得有朋來可見善是及人說大全又引朱子已之善潛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時相資

其樂處則又衆人善資已言以發南軒之說須知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是樂字正意到得彼亦知彼亦能則與我之善必有互相感發處知夫子說個助我起予者商之類又是樂字餘意楊氏張氏從事講學相資爲樂故朱子非之○大學三綱領是分出學中三件事下又以八條目細分之此只用一舊學字該了時習而說只是說做工夫處朋來而樂不慍而君子都是自得處與三綱領何相礙合而諸儒多要分也孫書從存疑是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延寶 板

近譬堂藏板

問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與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功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與能不要人知爾若煅煉未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同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人不知而不慍爲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與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與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益與人初不相干也○問人不知而不慍日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爲之不平況其不知己乎此則不知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如一汪清水更不知自不相干平恁地遇亦不甘便是慍非怨怒之謂○聖賢言語何等寬便須着時時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慍否○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何用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爲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爲奇論可謂作怪

集說 建安游氏曰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者夫所以說樂所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不嗜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圖 大全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朱氏公遷曰此章言爲學之道學兼知行言自古學欲熟之於己中言學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爲己又曰四者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擇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爲發例此

只不學之漢又未免人假世一流遇是將人不如字看得死盤紋有此病自活相承的人必不知即或知而已亦不屑是何等養之純德之粹豈不是樂天境界○是同類之朋自然自遠方來是學外之人自然不能盡知為學只要聖賢不必問他本更不知底是甚樣人且既是不知則自在學外可知蒙引謂此人字廣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期是兼指同類之朋矣非是或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儘有不相知處非必不學聖賢如夷惠只是一偏之行若章所謂學而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如人所必由之路今日不知明日不知自是庸衆他之人安得以夷不知惠不知夷作較說夷惠行雖不同而亦未嘗不相知也若蘇子瞻之惡程子彼已非聖人之正道矣○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方所謂君子是正說朱子謂不知不慍惟成德者能之解不合本文語氣不如各節下一句想像出來即在上句裏面非所能也程子乃字與朱註故惟字正同

不以語分斷連也蓋論語一書不得其解者以然後二字易之大謬直是心粗○德之所以成亦日學之止習之熟記之深而已耳豈收拾是不已即德成仍是不已故朱子或問於未至成時是不已即德成仍是不已故朱子或問於君子之下補云自是日進而不已若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未敢便以此君子當了聖人蓋論者細甚今人便要直截說了○學當問號雙峰謂此章六句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何如曰此最是統氏大病說於為學進尚不已到得成德亦尚是說之深而不已何故作效驗說蓋有其德必有其驗言又有以知中終二字貼之便三節有者字須看如何是人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慍便不亦君子乎看朱子此是何等趣味曲曲如何只將三字來包了豈用有那效驗說話他如大學之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二句都把做效驗講其

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比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說集注着箇大凡也○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干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爲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揣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

同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太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新安陳氏曰大註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愚按此章謬謂君子克盡其爲人將爲人二字打通爲仁最是混說爲人二字甚虛不是克盡人道之解玩其字也字正要發起鮮矣句來故用而字繁轉見得爲人若是孝弟自少犯上之事豈是克盡爲人在於孝弟如此則豈但鮮犯上之事與下務本之君子又何分別乎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

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木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結旨或說世間孝弟底人養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違道理中間降了下而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人慈愛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爲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無無欠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事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物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

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爲仁之本乃是摠其本末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說下面是收入來說○問合當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事君兄弟敬順可移於長上○其爲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緊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孝弟只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事弟敬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因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二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今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一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及第推去非特愛之無分別也一理一而分殊難貫乎一貫同

仁義不自裁始也不得○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鑽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晉卦千枝萬葉千條統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隨處自各有許多般用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哲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若而下以至與上大夫言許多般尊賢便有許多般道理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底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源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然以此為本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便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問辨急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曰性只此一箇性字包得盡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曰性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便是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指情為仁之開仁之說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

論語　卷一　學而

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理愛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愛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底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履之理智便是知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仁之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體段說其發為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宜之理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

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之類○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暑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皆仁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一路州郡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嚴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圈中圈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羞惡是非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是非下寫

辨別又曰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不待他教能○仁非愛也却說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象然春生之氣皆遍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爪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又覺之屬剛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也若王者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縣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也及其發見而孝弟來○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

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養理之言和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處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斯盡得孝弟便是仁○湖南五峰胡氏說仁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蔽後眼明他而今使把孟子一段極恩昧之人并做主說却不知孟子說蓋為有那一般人他說道是說蓋為有那不曾把做主說話公於此便要令後拆知此心本如此心却恐不如此○或疑上蔡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妄曰聖門只說為仁和說知仁上蔡一雙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衝者張子韶出來盡衝之又衝之近年陸子靜講學徹底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日就事親從兄上要為如箇仁而已不是要為箇仁便是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為仁只將針來刺脫上才覺得痛痒可謂之大不然也○昔人有問孝弟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從兄有節文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爭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就著親切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養親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事長之節又為禮之本知事親事長是為義之本如事親事長之節文不可不知是為禮之本知得事親事長之節文不可不知是為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事長為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便包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云云側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之全德其言也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說專言之仁都是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如此說仁矣孟子以弟屬義何也曰孝弟固是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會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

面安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禮智亦然又曰仁有箇欽藏底意思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能包四端也○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至於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便是非別有箇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大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或問仁只是箇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數之始方及七八分

若斬斷其根則生者盡矣其餘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斂之生者即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究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雙峯饒氏曰仁爲仁先從愛物推如何伊川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大全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當之也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指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爲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乃仁之本仁爲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爲根則同而其所以爲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爲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爲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新安陳氏曰言仁爲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呂氏祖謙曰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恐言亦是强分支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

延譽堂藏板

孟子集註大全 論語 卷一 學而

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下去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放孝弟與其仁都說得淺小後節說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遍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土節孝弟是指成質言餘皆然

雙峯饒氏曰四字是虛語與葉公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藩每每舉今爲仁即爲人不但不識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人文義矣末兩句只請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粘凡人并不坐定君子○爲仁之爲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發時雍上下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但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非今生出仁字也○或問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字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註不合矣即第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於集註不合未是未定之論即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則可謂二三坎之水出於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坎之水出於一坎則三坎之水獨不可謂其出於二坎乎此非有子一坎已圈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解似誤也何如曰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之義孝弟爲行仁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行仁之本即重初始義獲說箇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孝弟始爲仁之一事未爲謬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於源者此孝弟爲仁之本也謂二三坎之水出於一坎者仁民愛物皆出於親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末於第二坎亦無不可但親親爲大耳凡補全章意末子告到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人自父母兄弟以至見蟲草木其等不一然每見父母兄弟意思便推廣不去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推廣至見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於父母兄弟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廣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兄弟

務本梗本舛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矛不必更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心之德愛之理兼解全部仁字也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仁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矣朱子也說其人也孝弟是說資質好的人但只大槩說見孝弟的人便無犯上作亂之事其說得輕淺以起下當務之意金氏勞分質學便如論兩種人相似不知不但上節不指質以論其人並君子務本二句亦未嘗指質以論其人也孝弟與仁何以見孝弟之爲仁之本與二句至學者務此則人道自此而生自是言外意○此章上下節看得意思重複者非也看得務本二句泛然無著不緊管下二句者非也看得務本二句泛然無著不緊管下二句者

非也本即是孝弟道却不止是仁看得膠粘不放者亦非也蓋上節是資質好的人不失天性之良便無犯亂之事其意淺下節言必務本其道自生故必盡孝弟行仁乃有其基歸重孝弟見人不可不務其爲務本之義深是上節正以引起下節何嘗重複來懸斷說上節是資質好的人亦不過謂不失天性之良已無犯亂之事可見孝弟之重而當務也君子惟能見得此意如得凡事有本所以必用力於根本之地以務其本而本立道生以見孝弟爲爲仁之本而孝弟之爲仁之本字實從上孝弟生來亦即照下孝弟爲本言說矣若因註中此一字文義不通下句註都失却文故朱子謂義禮智信都是道亦只是孝弟道則不即指仁如義體智信都是道孝弟爲仁之本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體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知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義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智之本推本說

孟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一學而 近譬堂 藏板

字已指性說爲仁之本却是說用是如何曰孝弟已是愛人事已用了況由孝弟而推之以至於仁民愛物以至於愛物就非用上事矣指親親仁民愛物爲愛則可指仁爲愛則不可蘇氏之博愛之謂仁朱子所以謂他道的不是程子行仁之本這行字是流行之行流而爲仁民流而爲愛物都從這親親上流出來朱子所以有三等之說人只說敬行愛相似不知這仁字已根性說了只未說他全德處故曰是仁之端耳偏言之○問孝弟既是用上事是愛中之一端朱子如何謂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智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智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義之本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智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義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智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行智之本推本說從兄有節文者行義

亦可說其爲體義智之本與否曰就愛上一處看來知是爲仁之本○仁爲孝弟之本體之一物有此根生意最多發出種種孝弟特仁中之一事人皆知之移來上句本亦通則知本亦只道中之一端矣但行仁原有許多事有子不重只重當務之一事以爲行仁之本故知道生亦有許多事有子亦不重只重本立則道自生以見本之當務也今人率輕看了道生豈知道即本之道原無兩般朱子又謂盡得仁盡得孝弟盡便是仁也如不極之道生空空一箇本如何得孝弟之生必由於本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新安　近譬堂藏板

或問子於前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於此又以爲心之德何歟曰仁之道固盡也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卿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務而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者所以剖此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難而識其所當務矣夫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得至者也程子則偪夫語者之不察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詐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或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後之說者猶紛紛然置曲說於其間其亦不察也夫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爲人且如獻容悅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嘗是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或以巧言爲言不誠如今世樂子弄撇嘴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樂子弄撇嘴其心還在脗子裏否○問巧言令色辭欲巧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說欲巧言令色鮮矣仁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爲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孔夕伸山甫之正適自然如此與是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蓋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問巧言令色是詐僞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僞意思但雖心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緣有些善仁亦或出於所以程子只以巧言令色爲非仁絕無二字便是連程子之意○問鮮矣仁程子如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小人訂以爲直

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所由
偽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鄉
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爲所以增也發原處甚
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
來正是存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者固陷
笑以喜蹈人之類皆有所爲也且存所爲之說其善
大全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
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
矣仁者是藏此挫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以要體當
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
何病乎

圖 范祖禹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意理善即仁也○蔡虛齋曰此等人只是知善其心衛其身且其所以善其辭色者又皆只淡淡動人之聽視其不仁也○人之心最要不爲物欲所役後巧言令色所以辭仁者以其役於物也如此等人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與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正一類人物也○巧言令色有所爲而然也而色厲而內荏則雖外貌嚴正而顏色辭氣間出詞氣遠鄙俗是在我律度頭正夫無所爲而爲者爲而然者也有所爲而爲者人欲也無所爲而爲者天理之當然也

按雲峰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爲○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如孝人欲人必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若警省學者之意然多之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也是心德延平先生所謂蓄聚而無私心者也儿欲動況中心私矣其機於卑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也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言色上致察於着羅了之說於圖外他人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於着羅了之說於圖外他人隨事致察而本心以全也○林次崖曰巧言令色此人胸中最不可開故曰鮮矣仁○雲峰胡氏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可見註人欲肆當如此看後篇左丘恥之註曰深戒學者使立心以直本可見巧言令色是外面如此心中不可測者

圖 按註中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八字要看蓋巧令不必說到取媚乞憐只有意爲之要悅人觀聽此便是一念向外此心既走作了遷說其心之德已朱子謂鮮字與前章鮮字不同不是鮮字有剛解但恐人疾不絕剛高於此中求些少之仁故既說本心之德已矣又言聖人鮮不追切尊言雖則絕無可知以圖足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者蓋無所爲便是天理有所爲便是人欲君子愼義小人愼利亦只是這箇分頭○朱子每教學者只是要收放心今巧令甚意思已是放出外面了如此則雖容貌正顏色之色是一般面已巧已令矣何也務以悅人也聖學分毫推原只要與鄉愿辨○學會問胡與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章是柔惡其說如何曰也自說得但上章是從仁字自言愛之理此章仁字自言心之德上章是從

孝弟推出和順之心來此章自從外飾看出心德之因來各自頭項何必如此牽合緣牽得來有甚意味朱子看書最緊要其說東陽引延平謂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其說何謂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其說何如曰用意雖切而分貼亦疑只這一點致飾念頭便是私心了務以悅人又豈能當理總之此章吃緊在人心內外上辨諸儒多說近裏而無犯鳳不仁之事此是考祝按孝弟則其心和順而仁之事此是考弟中自然發出來之和順故最與仁近今巧言令色務爲和順於人則非發於本心之誠然而徒致飾於外矣故曰鮮矣仁蓋心已違仁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也不難此非覓假巧言令色之人正以仁字本精微纔務外便是爲人心腸便是喪失了心德雖待大爲好惡而後鮮仁乎存疑看得與左丘恥恥之章的巧言令色是一般恐反相了然朱子謂便到惡處也不難則足包得到恥之章之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

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由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乎忠者也故又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蓋此之謂而加密焉爾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爲之則實理者何也曰前章五常之目已具此意矣請復詳之夫信之爲信實有而無妄者信也所謂實理者是也非見於用時出於心而件件者謂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且西銘之發皆必以是爲主焉所謂以人言之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乎一方而王一時無土無不在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充肖天地而爲萬物之靈也

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是緊要若爲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謀事底道理○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省如何曰盡是來到這裏扒一身大倫之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斷不管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攝他不住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重莫有些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省只是他這些來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來熟底此加這箇較用著心方能管這也是他扒不過去又云爲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爲己謀便盡爲人謀便未必盡頂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看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爲人不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證過多少○此是他自見得

身分上有大闕處故舉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覆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台下省得便與它改○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曉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問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爲人謀而不忠予爲他人謀一件事須是誠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曾着心處賺如此便是不忠○爲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

則直與說這事次第不可爲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便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是於事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忠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專就發已處說得來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爲傳朋友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曾子三省甚麼○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如博學而後守約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爲人質實心不外放在外放底人只是多學而無所守依舊自約○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着氣力處用功○問發已自盡爲忠曰發已是從這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誠不是盡便是不理與盡循物無違謂信曰十分話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盡便喚做書已用自餐已自盡者言之則名爲信而無不出於忠矣○居父母喪人不可以盡信則又當如何曰盡已之謂忠今有人

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復自來問自家能其人與不能若盡已告之必主殺人矣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問信與義一是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問忠與信一是爲人謀那事爲已謀則如此爲人只是一箇爲人謀那裏有兩箇文勢不必說爲人謀何須更着爲已來今揀此項看爲人謀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不忠爲人謀如爲已謀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肯去說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拘轉枝葉自理會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節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孤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做簡集注便要人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忠如此○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說兩箇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未有已焉爲忠見於物爲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日內外只是一理事難見於外面心實在內吉子義外便錯了○又問何謂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忠誠如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凡若只是心中微起得用○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爲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爲本少間亦自壞國曰然但此一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學○問諸子之學急速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爲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語便能切己用功如曾子也○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己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造車者必使車成而後可以行載物而行是實不欺人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造車者必使車成而後可以行載物而行是實不欺人便是信

清瀾按明道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忠信表裏之謂忠信內外之謂也○胡氏曰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不自通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矣就何伐柯伐柯之則也惟習而熟則能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就柯伐柯也○陳氏曰忠信一也自盡爲忠循物而不違爲信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己者自盡爲忠循物而不違爲信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己者自盡爲忠循物而不違爲信

圓大全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大抵章句已兼之集註乃表程叔子之說勿畜程氏所謂叔子之言爲切○雙峯饒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用其力若曾子三省吾身之類爲朋友講學則必欲實踐其心若曾子天資醇厚志學參篤於純則必欲實用其力若曾子三省吾身之類爲朋友講學則必欲實踐其心若曾子天資醇厚志學參篤於大學規模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顧以誠

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及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誠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置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慊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之難能也○又曰忠誠如此則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自不生交豈曰新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蔡虛齋曰曾子之學踐履精察而力行之此三省之特其精察力行之一事也蓋曾子此三事皆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自己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色莫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矣得樣子夏之言而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

無二字亦從乎字生○林次崖曰信有二義面面不同一義面面俱到心非信也必表裏如一斯信矣言而無物非信也必行顧其言斯信矣○按五倫之間皆當以信獨於朋友以信言事之親情朋友之間天合人合其相與多有不能出於真情者故獨以信言事君之忠亦然○傳習不可專主鬼須兼行說時復思繹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呂晚村曰曾子只舉得其正是三者之淺也○陸稼書曰這個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正心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本有內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外面不著心內却不能無私此因不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知省不是空空省察一齊要有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句蓋言察理欲之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工夫若只說不欺亦徒然耳須要于篤

察物欲中力戰膂膀方穩立得這箇身定方能是道能省察此處要想曾子一生篤實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本是無事不然曾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必此三件最易犯最難去其他無事不然信不忍信不忍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淺世間上去如為人謀而不忠不忠不忠得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計算得失難畫心力叫不忠須在道理上將此言無道方寸是忠與朋友交而不信須在道理上論心無愧無夜寐叫不得信是專門之學習之熟叫不得習是所行工夫一節不工夫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道是習字上事理已還得明白故其弟子記之首曰學而時習之夫子之言學而時習之說加三省之功夫字上

雲峰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念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

羌

在三省後非矣○呂晚邨曰不忠不必有心憤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倣者往日用之事何止三者當省朱子謂此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做有此意然未盡劉蕺山痛謂三省原不是三項事學以忠信為本忠必溯之人謀而始與信必溯之交友而始見故曾子標此二義日日提省毫無參漏方見學問根基而又從事於傳信之間夜夜不已以進於道則反身之事畢矣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也愚按此說其補朱注所未備蓋推忠信不外來條件而作頑蠢中全體工夫所以體用一原動靜無間尤見以日三省之學

附所以求為一貫之說固善然不必有前後之別愚見是見得

愚按朱子謂曾子也不是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後處要逐件去不記但未熟底此似這箇較用着心力照管也是他打不過處又曰見曾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這些子食滯去未盡事省察非他此三者而已命鍼銘佩見三省是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一　學而　近聖堂藏板

學而

說乎人言不信則說乎友傳不習則說乎師只是自己心先不打不過了方見曾子之省是毋自欺真實學問○劉蕺山謂學以忠信為本亦是朱子意但謂二省章不是二項事則非看忠信固為學之本然即從忠信上見說事則別有許多做忠信工夫竟不相干矣又謂人謀交友能保人謀忠交友信而他事無不忠信者事即謂靜時如何作持敬的工夫者朱子曰纔說到敬便是無可說所以但于說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乎中者之謂信那不說不動之時只是敬

一之謂學見於事者之謂習誠乎中所以無不實形乎外所以無不盡一心之謂誠事之謂習誠乎中所以無不實形乎外所以無不盡

到事上來也要分界畫與異者正在此所以朱子各為人謀之間謂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道不如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條路去久久自然通透

此章三省是綱下三句是目三省之說到句是上半截提起下半截精正為人謀與朋友交傳是三件條目

而不忠乎而不信乎不習乎是省字精神今乃謂三省不是三項事第於此驗其果忠信否則是曾子胸中先有忠信然後轉出為人謀與朋友交來而未句又不作一例即以文法論亦拘轉支蔓正朱子所不取者至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三省之學正所以求一貫夫曾子平日工夫雖有合于一貫知不自知是來為一貫所以夫子點化健便得舍悟若必以為有心求之反成牽強矣甚不可從○朱子既謂未一貫前也要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又曰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晚年進德工夫微有些子查滓未盡要自是細密子雲蜂胡氏以為早歲加三省而後悟一貫其亦不識朱子之意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即就當下說方見警切所以朱子說不是事過後方去求改省了却又休也。

雙峯饒氏註中兩本字不同上本字指自治誠勿該三件說蓋身者本也家國天下者末也自治誠切全於集上做工夫所謂得為學之本也即此身為學亦有許多事而以忠信傳習之誠貫切者自治其身斯謂得為學之本矣若下本字單指忠信而言○尹氏爭約不指人謀與交傳之三事為簡約也只自治誠切是他爭之約處○朱子謂為人謀若是計較利害消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此是在隱微幽獨上扶摘痛剔最為精細而呂晚邨謂留一二分不盡者皆德怨利害之故此自說得粗了○曾子是在道理上論稼書恐人無格致工夫於謀交傳上先認錯了故補此論於聖學亦大有益至謂此三者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蓋其說尤細蓋不但自為說即為親謀為君謀為朋友謀便易蔽了於父母易信於兄弟妻子易信至與朋友交便易欺了於有勞好有獲學偏都宿習於師傳便說斷了惟其易犯難免故曾子道德到晚年猶覺此三者渣滓未盡去不盡也○孔門弟子惟顏子聖人方許之以不情可見傳習錄甚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民間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與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曰千乘之說包氏馬氏說為得耶曰此義蓋當考之疏馬氏為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

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纖悉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荀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彼不能無小誤若王制則因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慢不敢欺乃是主一無適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是合當做底不消如敬時又要着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愚是聖人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聖人說話聖人說得來自別便是大賢說話自是與人別若衆人弄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自是不及聖人盡聖人說得來自別便是大賢說話自是與人別若衆人弄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

通雅堂 藏板

如此貴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下下之指施於上上下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猶勞於上而民莫和如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止下文續為政也曰然有此五者方始得止下文續為政也○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節用之之致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使民存使民之致事如愛人有愛人之致事這一段是那做底了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若當敬而不敬總出一箇不信令發一箇不信若徒能敬而慢令施於民不信然敬又猶未能節用愛人然徒節用而不能愛人亦不可得如此雖欲信

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其
可以言易行而忽諸。

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略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爲名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此上數爲小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閭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逢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六十里者亦未備也又有以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車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遠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下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耳○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意中之一事故衹系於後但言所在未及治具故也

藏板　近譬堂

曰務本。○潛室陳氏曰聘齋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節用既能節用自然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僞則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而上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此去做須要十分好上既得好事便不散苟簡初亂去做須要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持久或行或爲權勢所隘或爲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今日又發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物於彼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如信或一或不一或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因是好然而自家爲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愛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傷財或至於脈有不瞻是源泉涸竭以創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寒不能去發倉賑濟恐至於

藏板　近譬堂

築城鑿池恩惠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爲之是却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冬來當閑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能自盡疎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蔡虛齋曰敬訓主一無適於事有直於此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如此忽又一事有直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何嘗不害其爲主一而無適也○敬事者敬己之事節用者亦節己之用愛也信者與己有信也臣民有信也愛人皆愛字說得廣此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使民以時之時也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方用農閑之時也或曰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乃農功之時非農閑之時故冬乃役之冬乃農閑之時也何必云隨其時事之隙又藏十一月徒杠成註云十月農功已畢況周禮以大司空爲冬官亦取其農閑而可役民也大抵單字與際字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閑只是逐時數日之閒閑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閑也朱子云古者四時皆有農閑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際皆有是說矣○呂晚邨曰敬字貫始終表裏○信兼言與事說○天地之間正有此數聖人正欲這上面整他個無過不及之謂節○人兼臣民說○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藏板　近譬堂

乃是主動而言○蔡虛齋曰道治也朱子小註云不言治而言道者蓋治者強之詞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故曰道使此則不爲斬之道治也且此處既以道爲從心然則道之以政此道字又如何分別蓋所引小註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曰道治也則道即治矣不當異論○道之所以謂治者道理也理之謂治○呂晚邨曰楊氏論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

藏板　近譬堂

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使朱子之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而以近悅遠來反以此爲正意

○按主一無適四字原兼動靜而言所以有謂此敬是小心畏謹非主一無適者朱子曰遇事臨時纔差不主一無適也朱子因門人問主一無適乃是主一無適只看在無事時檢此數句說事上說

○朱子謂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又曰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自然爽錯

○學曾問註言治國之要在此說敬字不得深求只貼事說

未看得敬字透○學曾問註言治國之要在此說敬字不得深求只貼事說

時舉敬之一節方是致敬此在所存說

敬字雖貼事說然纔說敬便已從心裏發出來也

是有兩節敬蒙引等謂此敬字不得深求只貼事說

敬字雖貼事說然纔說敬便已從心裏發出來也

時舉敬之一節方是致敬此在所存說

未看得敬字透○學曾問註言治國之要在此說敬字不得深求只貼事說

時舉敬之一節方是致敬此在所存說

敬字雖貼事說然纔說敬便已從心裏發出來也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問汎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曰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泛愛爾曰他下面便說面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當泛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攙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輕重意思如何說漠然無情不若只說泛愛又流於兼愛矣○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餘裕而且謙取便適行之存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將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之粹粹然有餘裕在且謙取便適行之存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何曾便將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

近思堂

兼山吳同條辨 論語卷一學而

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然之職行謹言信亦是如此德時有餘力自當學文○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韋居不將一等相接害底事去貼喋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眞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入問集注云方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見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為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置上有人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泛愛衆又無親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學不得○問集注云方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見上五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為有餘力則學文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禦莊之說則是學文

兼山吳同條辨 論語卷一學而

又莊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降為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或與事母之愛便別了○不學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

問南軒張氏曰人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為實矣又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實微上下此章推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亦兩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考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兼進亦可見矣○朱氏公遷曰言小子之學先乎此章知行兼重而行為重也大抵大學先乎小學小學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蔡虛齋曰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卿小學生筆也大學出教弟子

之大本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
餘力而學文不能知許多餘力也學文方是開發
其餘力而學文謂以
聰明處謂日閒修行之外謹一有餘力便着去學文
不可專說指考人孝出弟謹信言愛衆親仁底道
理便不是學詩書所載不止是弟子之職禮樂射御
書數於此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朱子末段所云不
過四洪氏之說而足其意云○大抵學者及於理
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着工夫而後及於理大
學先從理上着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內為文行而所
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此章學文固非緊不可如
為重故日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亦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
止是此等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也洪
氏註以文對質而言恐非孔子之意○林次崖曰善
事兄長為弟弟當以入言此言出則弟者以兄
弟對父母言則父母為內兄弟為外況此弟字所該
頗廣不專指兄言凡宗族鄉黨之年長於我者皆當
弟順之也合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詩則行非像人
接物則敬居鄉處衆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養
然日引而月長能氣稟不蔽的以此變化之亦日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于百世者以其有此
蒙養之道也

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廢說得文字
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是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
知文之為輕而不知其為重則將有發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易揚○雲峰胡氏曰有餘力者謂
六事之中無行一事存焉則便學文非謂餘日盡行此六事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
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

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為小
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固非為人弟為人子者
手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為先故為弟子之
職者力有餘則使當以學文為重集注力行而不學
文以下正自該下四教章而申之虛齋
曰親仁仁謂仁者只是行輩中有見識言動立身造
行殊似衆人底我便當親他所謂友勝己者○呂晚
村曰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
益不學文則不惟叫正恐上數事有差誤也○學
文胡滄潭稱相並至郎志道章游藝之合按弟子雖天未遠入世未深孝弟不過是知道順
親敬長謹信不過是有常朴實汎愛不過是不憎嫌親仁不過是親厚有道全是為後
聖之基但由此數者漸而漸之躐等而進則聖賢地位總不外此○學會問朱子解謹字做行之有常有常於弟
子分上固是切要但不知如何謹便是有常有常意思曰今且如此時日如此時日如此便是謹慎有規矩不
放肆也○呂晚村曰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事或問滄潭云詩書六藝皆小學便有此等即學文亦不深看可知○問朱子既
謂世上有人入不考出不免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文
不得乃後面又云不學文則根本不立去學文恐學做是如何曰上六者未盡則根本不立去學文正所謂無以
甚緊然申從事於上六者而全不學文正所謂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出于私意矣豈不是事事做不得又不學文不先末而後本也惟行有餘力之後乃學文故必有
故一有餘力即必學之不重本而遂棄末也重有餘力是一層意思重則字又得一層意思聖人言語四面八方而是如此圓是○急行而緩文固見重行之意穩徐力便學文似亦不輕重行之意也如此看更圓兄○學
會又問陸氏謂尹氏文行有先後之分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廢說得文字輕重

學文爲致知與力行對論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其說是否且看書最是心粗集註先引程子說次引尹氏說者見當先本而後末也二引洪氏者見文雖不以先行而亦不可廢補前說之未逮也四洪氏質勝而野未盡廢文之非故以考理賢之成法議事理之當然也須得其人之學先予理故入手要格物致知必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後所行無誤此夫子四教先文而後行也小子之學先予事未可遽言窮理極致之事但聖賢成法事理當然也須得其人之學先予理故入手要格物致知必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後所行無誤此夫子四教先文而後行也小子之學先予事未可遽言窮理極致之事但聖賢成法事理當然也須得其人之學先予理故入手要格物致知必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後所行無誤此夫子四教先文而後行也小子之學先予事未可遽言窮理極致之事但聖賢成法事理當然也須得其人之學先予理故入手要格物致知必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後所行無誤此夫子四教先文而後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夫愛衆親仁者言行出乎己而愛親接乎人也何等大事說到親仁已有講明道理的意思故朱子又以爲學文之本領聖人言語都是這樣反覆看則以字繫又見學文亦不可尖見其相資而後氏等偏從重文失其自矣○程子考證學未嘗不以行爲重呵呵

者爲重則文之和附於上六者自不得輕矣故註中上六者而言○註訓仁者衆人中安得有許多仁者之人而親厚之只是在衆人中親近他衆人於仁字引限定是弟子行事中理亦牢後謂見識言動頗似

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結論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只爰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便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讀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曰致身一節再分兩事君致其身曰致身與他便有他辭來如何使○事君能致其身集註謂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討他下面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會箇說話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正是已學處蓋人因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蓋此數條看來使其爲學則

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矣。○問賢賢易色章爲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爲未學我

新賢之心把那好色底心一腾都換了來是如何之誠盡能盡其誠意自慊自快自隱之意早算不得場交然於心有一毫自慊自快自隱之意早算不得場交然於心有一毫自慊自快自隱之意早算不得場交然於心有一毫

言揖讓行揖厚貌揖深恭揖幸何成之有道聽而塗說者有之一心以爲有鴻將至者有之何思之有

【或】大全歲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不堅固此表裏之符○林次湖曰忠信如下有種子友勝己如培養德過如芟艾○吳臨川曰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不固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之下而云學則不固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壞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其有謂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來未嘗不是道理如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相警一上以爲高聖人說外面我單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有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做的工夫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徵始徵終集初學工夫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納蓋精細工夫非粗節也且

論語　卷一　學而

到君子處學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處學尚有不重者有矣夫要說不去也○陸稼書曰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其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首節是要人主敬重即嚴毅肅之意重字注脚不重則無威言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視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病痛却大不重而無威嚴固先害事蓋必重而深沉而後能斷不重而浮淺而後能周不重而後能剛不重而後能通學必鎮靜歸一而後能博學必專密而不疎在初學之上必謹成執德弘毅之士

【或】蔡虛齋曰此章亦要見務本之意必威重而後學可固稽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先言不重不威而學不固是舉爲學之驟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是指爲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也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可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故主忠信是後

面接論語中君子各不同此君子朱子已明言大概論君子之道如此又曰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則方是始學界上事而已脫有形象處既學而不重養得不足又曰重威亦是徵始徵終工夫初學固須從外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納蓋精細工夫非粗節也且論語中君子各不同此君子朱子已明言大概論君子之道如此又曰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則方是始學界上事而已脫有形象處既學而不重養得不足又曰重威亦是徵始徵終工夫初學固須從外有形象處扶豎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納蓋精細工夫非粗節也且

【或】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可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故主忠信是後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集註 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皆以實爲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以事言以實之謂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無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了漫爲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爲學取勝友未必無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問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以實理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須嚴作敬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僞則口裏說誠實見得是箇無物且如欲爲善又有箇爲惡之心則善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爲善又有箇爲惡之心則善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爲善又有箇爲惡之心則善不可易方有這物

已曷嘗間斷則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一箇物生出一箇物便是一箇物更無些假只是外錯不是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

集註 大全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捉牢起來

或問 范曰忠者誠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誠爲大其與人也不欺爲大故必以不欺爲主言必以忠信爲主行必以忠信爲主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矣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勤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矯拂造作而非眞心以往則僞必出於是恭智必出於行險幸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飲立數仞之墻而得窺其中之美富萬間之廣廈而得入其門之奧宗廟之嚴百官之衆而得觀其中之美富則其德進矣

聚洙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圖 陳氏曰主與實對實是外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所謂忠信則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西山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示人也

辨 陸稼書曰先儒有謂主忠信尤重者忠信固重然不是那三件則忠信亦立不住大全載勉齋黃氏之說曰外事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進改過則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頭徹尾工夫

按集注人不忠信事皆無實語語皆空其語括於朱子開正永尊崇聖觀只是色莊爲學只是且浸爲欺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與能改過已將通章

都貫徹了。今人見此句夾在四節之中便道是平說作是學中之一事。大失本文主客之義。○玩通章文勢首節三不字反說二則字緊跌已起重主忠信為來交張至此一小頓下面朋來並言之皆可與主忠信作一例說。○學曾問學既以忠信為主可貴徹通章朱子又謂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有形像處把捉捉摸似重威易有工夫在主忠信之外何也曰此朱子所謂敬是總腦處分言之重威是在外底忠信是在內底正永冠尊瞻視重威自存誠多事備是主忠信下却總言之重威是外面襯不得敬也主忠信是內面襯不得敬也攝敬自然威儀棄矣何輕浮之有攝敬亦不自然誠一矣何虛偽之存○曰主只是靠他做主張非是外無所事事凡事也都要去做但無此忠信便去不得所以又說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即自修之道蓋有許多般二者兼是舉其要者而言朱子若不主忠信便正永冠一段只是說本章數事見少不得靠他作主其實亦不僅為此數事之主而已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或問】不如己之說程子周尹氏以為不忠信者楊氏亦以為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己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己而不吾友矣。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質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我彼我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己然至於擇友人待物之際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不審以別為賢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涵而容之隨而遷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

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耳又何自棄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己者為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諒喜便柔忘多聞者之少己而不肯即至於此蔽愚之蔽則喜其臨己而是以自瞞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面所與居者無非賤役徒隸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己若也

【或問】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都傲之心如此則無益○友不如己者自是人一箇病固公教之中焉者太過了上焉者吾師之下焉者若是好人吾之耳若便依他須知之方可○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承去禁未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己者亦自可見○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尚氣然後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

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但不是徹或不誠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渾無激厲之意竟不為害○問無友不如己若曰違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意思疑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無友不如己作不與不勝己友則他人勝己者亦不與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己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或問】游氏之論尚之善士為未足而未之一鄉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未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問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謝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以成其欲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固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統論上說不必說到惺朋益德上去纔不如己便畢友之○我有意求不如己者爲友最是大病若他來求我自不可絕人太甚諸家俱疑我不友不如己者則勝己者亦不與我友此皆孤陋之詞看所以朱子只作無心矣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不勇則過必滋而爲惡○魏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爲學當以重厚爲質尤當以忠信爲主而輔之以勝己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名各得其通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蓋見日新而德行亦日新矣最明

不曾學質亦不是養質曰以爲質便是以他做許多
幹旋把提扶豎起却又要學以成之此學字合協於
而言就得該廣不止忠信而必要以忠信爲主不止
取友而尤在取勝已者爲友不止改過而尤必不吝
於改過故復就下三節將民德歸厚一節分合
輕重之理看到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
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
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山陰孫氏曰治喪而言恐啓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春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問追遠是親之意想只是親已江南來不如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曾孫子今若便見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陳仲亭說民德歸厚一節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自得了更添些子却似若冷此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天○這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亦這是人易忽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亦這是人多是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民心亦有所興起

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

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慘戚之心或不及親榮顯之心或過而祭祀之禮妙備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盡情踊哭泣情文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曉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斂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亂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鼇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有悔吝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憾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

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雖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祭雖不存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而已陶資有增益之義○東陽許氏曰愼終追遠動歌中之衷○蔡虛齋曰民德歸厚亦是說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爲迂說得廣通上下而言恐非也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亦然當時民俗流薄皆由於爲人上者使然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愼終之禮薄矣如薛白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呂晚村曰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當誠可以祛敎化而出治即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愼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愼追也爲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剖之拆也

孟子集註大全

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雙峯饒氏曰夫子未嘗求聞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說何也曰此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

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聞其政而為是甲冀以求之則失之矣。

雙峯饒氏曰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稱夫子如此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也易之易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好詐險戾底意思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又曰平易坦直無詐多端擬深機巧也○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皆有從後議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舊嘗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恭儉讓是如何氣象又是如何次第曰得聖人存不求人而人自求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從非是底縱不肯明求也須瞻前顧後方是先以此數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

不悲人之不己知皆是難中消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假險不粗戾自是平易簡直然記言易直子張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謂德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個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酬善之地○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示冠服飾用度之類○筠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慕慢僭奢等語正淳乃為其流至於為人如不然之曰暴慢後奏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如不然之言亂山說話還有些偏畏罪福底意思在不如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備

如此非欲為是以求聞政也

圓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眷屬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雲峰胡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

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所謂威嚴恭安是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風故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稱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通化存神之妙耳○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然欲之宰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西山眞氏曰和兼厚宇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仰不攖暴也厚不刻薄也莊主容敬主心言中發外故曰莊也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林次崖曰或以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也益人君若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若說是與則夫子亦得謂之求矣得聞政與之者也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與矣子貢之意主於夫子言故不同○呂晚邨曰五者正要說在外面後易處下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難矣須脩

得聞邦政之原論流聖人如此未易窺測而衛說于貢未是盡聖人之德亦兼見于舍所造者淺不順乎外矣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註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蔡虛齋曰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入于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見其溫良恭儉讓之一字反言之見言之況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索之求也或者便以爲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此章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次序之也此外更無來此句還帶下句讀○林次崖曰子禽之所謂未是說聖人用意處求之也所謂與是說將告如厚聖人以政而與之聞也夫子溫良恭儉讓只得之聞非求亦非與也隨我子禽之見也子貢之答則亦未嘗得其自然之底蘊又曰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得此五字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得之底蘊又曰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惡意說惡意說天下皆知其聖人故敏跡所至王侯顧心就門其得國政蓋本於此○呂曉村曰溫良恭儉讓只就得一半說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解全語意令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精○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祖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是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得一段一向偏於抑柔則剛愎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之三字却看衰亦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其接人者言之其言逐次內一層許東陽謂過化存神正是得聞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數見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貢所造者淺溺于

蜂謂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國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若不足以見盛德之形容而饒憑蜂亦謂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氏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其說雖若與伊川近世呂晚村因謂過化存神敬而正爲文解疏語意又謂所不足於子貢者謂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遜不自聖人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朱子恐學者看錯一節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是補其內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德盛一層許東陽謂過化存神正是得聞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數見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溺雲蜂謂同也不知請說得失何如曰朱子謂最要看得此五字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得之底蘊又曰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亮意思故

人皆觀信而樂告之哉一說只欲人舉味於孔者然不見聖人全德只把溫良恭儉讓當了故曰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下即繫接云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退不自聖的意思被人皆親信而樂告之方繫貼本句說盛德光輝接於人者恐此五者至於那君相見之只是如此如鄉黨一副形容聖人言親處甚多與下大夫言是個規模上大夫言是個體段少了這些則夫子於那君相見時不得不恭恐其盡形容矣非子貢卑遜不盡其實落何嘗有分毫不是子貢之意朱子集注全用其說作本文正解雖遇化有神之地未易窺測者想起一番盛禮恭之只在德盛禮恭之內更有一番過化存神地田地面目未易窺測之德容如是時君敬信之上先冊夫子未嘗求之而自與其政就而問之下即用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一句賅分明盡之之妙矣或問謂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解來二句亦最明白乃虛看夫崖必謂夫子盛德光輝能感人敬信而終無如夫子之求之何為一邊見即此是夫子之求之而道自行也

說作本文正解雖遇化有神之地未易窺測者想起一番盛禮恭之只在德盛禮恭之內更有一番過化存神地田地面目未易窺測之德容如是時君敬信之上先冊夫子未嘗求之而自與其政就而問之下即用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一句賅分明盡之之妙矣或問謂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解來二句亦最明白乃虛看夫崖必謂夫子盛德光輝能感人敬信而終無如夫子之求之何為一邊見即此是夫子之求之而道自行也

乃有此五者恐意思火看不出內亦是盛德外斯存是盛德之光輝根心生色自然而然底意思而反外子貢語言之淺薄謬喜朱子代補淺薄之妙並謂謝氏三亦宅皆寓貶抑子貢之意亦妄甚矣詩東陽王讀者須仔細把註宅一一體貼裡文看不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蒲朱子書之法若諸公吾不知放過多少鬼○至是那則必聞其政而究無委罔而校之以政者此無有可疑故引敬夫之說見乘舜好德之良心一說炎聖人而自動而私就之害非其剛斷不用之力不能用一以聖人盛德光輝能感人敬信而終無如夫子之求之何為一邊見即此是夫子之求之而道自行也近聖堂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愚謂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爲不可易○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存所證之不同則隆殺輕重而以義斷之耳三年而改者蓋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三年者期可以待三年者當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頗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晉謝方則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宜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爲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改者以是爲法而陰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爲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如此則

髮髮然所失如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

或問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代忍不改之義猶可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其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賢雖欲爲善亦而父有所不從將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晉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於父沒晉子則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問此章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此不必然聰說只是指其用心之大概下一句說出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受道可以未改而經年改之亦未善也○三年無改固是半世下底事但所當改者但不可急遽改之若但欲其親之心有傷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徐改之便不覺有傷其親之意好底事則不有此限耳○游氏說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

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何時而可以改曰某事某說若如此說則勝終身不改可也或者只得二年過則必當改也個個若父有大故不是庶事皆因守制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看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驗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爲難莊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所以難能而何先儒以爲莊子之賢不及嚴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爲難能也此說得之○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蕭索處蓋人之意亦正如此某看日朋友亦有是處不過與商量說他却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此語與有所當改者大異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

亦未可急於改違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通論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存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問延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爲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表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之使互相發

同大全程子曰月易逝若稍稍有不慊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下意拘執孝道者能如是耶○陳氏曰用不忍皆無窮最指惟不忍改則可待三年或不得已心有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可○呂晚邨曰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何難講孝

則上面說得甚○凡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說只是要急見已美耳

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親人但上兩句親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親行中之一節○林次崖曰此章愚意只是說為人子者朱子小註謂上二句觀人之大綱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蒙引謂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論下道上看恐皆未見夫親人自有許多術如何就人父之存沒上看朱子又言父在觀其志此二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據此二句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據此二句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據此二句

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謂者蓋出於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特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强之也故行之難或甚苦而自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强之間則是徒難而無和矣

雙峯饒氏曰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强人者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閒閒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偶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閒閒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自然和富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朝至暮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戚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奚敢爭皆出於自然無一節强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强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葉有問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生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箇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卑時無不安矣曰然○直卿言禮之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則于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王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酒油油

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宜甘心爲之而無扞格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和可分做兩截說去看○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甚恭也然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甚用恭也然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甚恭也然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甚恭也然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甚

異端看得這嚴肅難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
朱柵纏縛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體豈爲我設正
嚴字但體就一定不易處言換處嚴用就流行變動
處言故嚴字但就和字說和是嚴底正如今人說和而
不流和而之源流也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
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
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
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如和而和者便謂拜跪
揖讓不過設此無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和
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
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禮之爲體嚴敬六字
最立得好纔見之用字爲貴字不是嚴下
【眉】朱氏曰天理其體故先儒而後則○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
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鄭當黃氏曰如天
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
華蟲之類爲節此是文如冠冕璪此是人事若冠禮到當如
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到當如
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據此是則○仇滄柱曰此

章云禮之用節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將解謂只
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使
【眉】按學會問禮之用是人之用禮各曰註明云禮之
爲體又曰故其爲用處說若作人之
用處要從容不迫已是滾上一箇和字且禮之爲用
而可曰人用禮則禮之爲體而亦可曰人體禮乎但
既說禮之道二句便接不去○問禮既出於自然則和是
體嚴是用了如何嚴是體和是用曰禮合下便是箇
有節有文有儀有則底事物故其體自是嚴然這節
文是天理自然之節文儀則是人事當然之儀則
誠看事事物物那一件少此節文儀則便不成禮如何會
甲父坐子立這箇是恰好處若乙父坐子立便不好其爲用自是和但
二字亦不是截然分開禮中自有和本體是如此那
處之理是說體之嚴處本之和未嘗脫離和字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人以爲單說和了不知這

用就是禮之用則合下便有箇文儀則在何嘗脫離
嚴字但體就一定不易處言換處嚴用就流行變動
處言故嚴字但就和字說和是嚴底正如今人說和而
不流和而之源流也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
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
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
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如和而和者便謂拜跪
揖讓不過設此無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和
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
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禮之爲體嚴敬六字
最立得好纔見之用字爲貴字不是嚴下
【眉】朱氏曰天理其體故先儒而後則○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
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鄭當黃氏曰如天
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
華蟲之類爲節此是文如冠冕璪此是人事若冠禮到當如
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到當如
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據此是則○仇滄柱曰此

章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使
【眉】按學會問禮之用是人之用禮各曰註明云禮之
爲體又曰故其爲用處說若作人之
用處要從容不迫已是滾上一箇和字且禮之爲用
而可曰人用禮則禮之爲體而亦可曰人體禮乎但
既說禮之道二句便接不去○問禮既出於自然則和是
體嚴是用了如何嚴是體和是用曰禮合下便是箇
有節有文有儀有則底事物故其體自是嚴然這節
文是天理自然之節文儀則是人事當然之儀則
誠看事事物物那一件少此節文儀則便不成禮如何會
甲父坐子立這箇是恰好處若乙父坐子立便不好其爲用自是和但
二字亦不是截然分開禮中自有和本體是如此那
處之理是說體之嚴處本之和未嘗脫離和字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人以爲單說和了不知這

用就是禮之用則合下便有箇文儀則在何嘗脫離
嚴字但體就一定不易處言換處嚴用就流行變動
處言故嚴字但就和字說和是嚴底正如今人說和而
不流和而之源流也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
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於君
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拜跪
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如和而和者便謂拜跪
揖讓不過設此無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和
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
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禮之爲體嚴敬六字
最立得好纔見之用字爲貴字不是嚴下
【眉】朱氏曰天理其體故先儒而後則○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
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鄭當黃氏曰如天
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

不失其和已見在聖人制禮之下是將人心行禮如
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之意正貼小大由之上說來
可見禮之用和爲貴是說禮之爲用本和自然之妙
發處先王之道期爲美是說先王制禮非拘縛強人小大由之便是說
拘爲禮限非拘縛強人小大由之也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而
本和而無拘縛強人小大由之也如此看較有層次○天理是源頭
人事是繼起惟天理存自然之節文與人事有當然之儀則而吳氏程以爲上言經禮下言曲禮豈曲禮
不關天理而經禮不關人事乎胡氏先節後文先儀
後則之說亦發蒙齋分天理人事對換來也說得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

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第四節 知和而和。謂知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卻和而和。是放教和些。幾於放教和便是離卻禮了又曰

只爲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知和而和如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那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又曰和則流樂然亦有樂底意思○有禮而不和則離在若只管和則併和禮都忘了若這兩意就又自有輕重○問禮樂之通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于敬樂主于和此異用也皆本之于一心是同體也又曰和是合聚底敬是合聚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一箇敬分不得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和是事事中節若這處中節那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說好處皆是和但敬有于此則氣象自然而和○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爲體敬和爲用集註又云敬爲體和爲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以發而言則敬和皆爲用無論時只管恁地後將去如自南而觀北則北爲南矣向北立而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體○問禮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看意像不得本眷意嚴敬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體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節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是不可得也故曰嚴敬而未嘗不和雍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得勉強如此是他指願如此便自和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

以爲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張便是不和○通書說理禮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尊卑貴賤事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切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處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爲和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得利方能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怖殺之物看來却道得利方能義之和卦一德亦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問禮樂之通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于一心之同體也然敬與和如何能發出和是辭遜敬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于一理否曰敬

與和同出于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發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若曰和亦不是在心而見於事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即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以見敬之在禮非外樂者也是即孟子性善之旨也

呂覽郎曰和字雖同其所為和已不是矯飾之和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蓋皆自以為和其蔽却在和字○陸稼書曰諸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言各有當也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指大意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却不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蓋外出是餘

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字相反矣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髮之差則失之矣也○蔡虛齋曰既曰不以禮節之則知上面知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去了上下兩段和字大不同○嚴要咏朱子總註所謂嚴而泰和節理之自然云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節理之自然云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矣未是貴也若知和而和不知以禮節則又一倚於和而失其中正矣亦不可行也○嚴而不泰如秦始皇固不可行泰而不嚴如漢高祖亦不可行此皆人為之害禮之人體原無統論君之用和若推其極矣子之泰而安外不過乎○有未子總止東知此章全是無過不及道理○呂晚邨曰和與禮總是一片到知和和纔是兩片人看其胸中原只曉得知和而和之和而不曉得禮之和也○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

道節禮便是嚴也有和與禮成兩件固猶言和與內禮節為外更相陸稼書曰禮中之和原於天外禮外之和與肆為一行不行之機未決於敬肆而已故三千三百一言以敬之曰無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禮非外樂者也是即孟子性善之旨也

呂覽郎曰和字雖同其所為和已不是矯飾之和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蓋皆自以為和其蔽却在和字○陸稼書曰諸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言各有當也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指大意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却不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蓋外出是餘

不行句是與起知和二句來與亦不可行也若是相應所以朱子說與易說其體聖人乎知遷善改而不矣其正者其體聖人乎文法是一般此句本不承上註謂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正詩承不可行二字之脈以禮為標準不可行見得這和便可行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以其為禮外之和也上節雖中少節亦不得各自頭項而又反復言之一知和而和時解節謂病在知字究竟病在和字知在而和而字自不病節不字究竟病在節字是他心裏要一路和這不字是他心裏要一路節不節而不顧也只是此一手和之知得和之為美耳今人解成只可由不可知一派胡說之意如此解經便是賢言品騭如漆字而以朱子上節知之出于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則自然知又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使自不滿迫又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底便自不得不恁地呼見那上一節原有知字在知不知得合則恁地便不肯恁

地所以做得來也是將這如何會和學而阿說子體樂對言是如何曰禮有和便是禮中有樂了和却自有節便是樂中有禮了故分言之禮自禮學自樂合言之禮中也有樂樂中也有禮程子是把樂字當了和字說雖添了一箇却說得極有意思○問范氏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又曰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分則說敬是禮和是用亦可說禮是體樂是用看曰亦無不可朱子說自心而言則心是敬和情是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禮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可見禮樂分言則禮有禮之體用樂有樂之體用合言則禮是體樂是用蓋凡事處先有一定之體統底夫禮而後和樂有所樂不然便是顛倒了何和之有所以禮是體樂是用朱子謂有禮而不和則尚是有料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倘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看正是此意○體註嚴而泰和而節人都上下二節分貼了不得兩而字之意嚴也而即是泰底和也而即是節底只一箇禮反復看都有這意思

此理之自然便是天理之節文意禮之全體便是本事之儀則意惟其爲天理之節文故爲人事之義則也有輕重在裏面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得於一偏可見嚴而泰也是要歸于是中正和而適也是要落于正中正和而適也是要落于是中正和而適也是要落于是中正和而適也是要落于是

辱何也曰致敬於人所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賜或進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曰因循依也宗主也言人欲有所依必慶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後亦可以爲宗主矣

【注疏】因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慮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之而必可踐而行之我今不先度其事且爲突然感迫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欲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慶之蔽○述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難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嘗合禮亦已近禮了○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日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如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能辭而避之便是諂諛這

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卿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得復與不復若是感激要不清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灑於未發時是未交際之先○或問集注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因不失其親如親仁之親○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字如主警由之主○因如因依除舜之因猶倚也親又親厚宗謂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舊且因因仍與荀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事且怠慢後一般人初門不謹後便與他交下稍能有氣勢便通是我來宗他並不厥他聚孔子當時若不擇據依便壞不失其可親之人未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氏曲之上蓋當時楊朱之臣所主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宗主也所宗者可以入而宗主之如大子於衛主顏讐由則可親之人若

人約便用恩量他日行得方可結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因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庶亦免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幹卻去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厚之親○問集註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若其交際也言可復使恐行○王問因不失其親集註普通上句裏面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項○吉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蔟

【集說】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見實理豈有不近義者蓋有近義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當聽云約信曰聲約信二字本此○胡氏曰信約恭爲致敬者指人之行此兩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峰胡氏曰義於心

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者天理之節文此所
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義
者亦非指木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重章皆
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莫若慎之始○蔡虛齋曰
恥辱恥由內生辱自外至如曰見辱取厭可見辱之
在外如曰知恥不恥可見恥之在內凡致恭或遜或
不及皆可恥也不及則失人遜則失己○問是暫時
宗是久註因之所謂者小宗之所謂者大因是始終
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定卻瑕與
俗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可見
因依所當謂○因依或遜遠之間或其事之際皆有
因處此依字不是依賴也○呂晚村曰義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
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臨事
作緊不必大偏中期友之正然亦期終身與之或其
中亦遂有是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以而交以謂之
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謂意律誠不失矣○
陸稼書曰言信是約信是最難合義的或牽於事勢

不可許的便輕許了或激於意氣不可許的便輕許
了到後來或恨於力而不可復改皆於理而不可復
悔也遲了須要在約信時便立得住若義上行來得
的雖恭人來說我不動力毫不動力毫不動力毫
動力沙我不動力毫不動力毫不動力毫不動力毫
致敬長輩遠禮時或隨衆而行或任意而偏不及致
敬時或去或留致敬的反不及致敬的後來去留其
騐情面斷厚生疑處其節節面面斷厚生疑處其節
要作致敬時便立得住若總上行不得恐怒疑時
候我定一段戰戰敬敬之意將一毫不
得方纔能恭遠恥遠禮而遠恥辱○問恭能遠恥辱
我事不論其心細到後來
可動欲主之則當念念面不可
初問時便立得住若其人不可
長定一段戰戰敬敬之意將一毫不
能不失其親而可宗也所謂主之一節不失字是求
合義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遷務且不失之意若物

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
謬矣處世必求其盡善猶恐多失若先以能可之念
自處其弊可勝道故可復可遠可宗是言其後來必
不可預定者此亦只論其常而已矣但有一時權變
來其無悔於終因要立得住亦要見得明若平日無
事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義如苟息之補袞
是義的反認做義如曾子之襲裘而坐是禮的反認做非
禮如晉人之疑富俞不用泥定不可視的反認爲可
親如孟公不識介甫可親的反以爲不可親如子瞻
不識伊川義得愈堅類倒愈甚安得無悔○宗只是
久遠相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顏淵由憲伯玉是宗七
十子之於孔子亦是宗因與宗有淺深之分宗之內
又自有淺深之分不拘定一項可字亦要味或宗之
以威吾之以義吾之事業不但無悔之處而且可有切磋之
益或宗之以德吾之道德不但無悔之處而且可
爲廣心之托或宗之於學達之時而不爲諸或宗之

於窮困之際而不爲此或人皆宗而我獨不宗之不可謂偏所以能恭者
全在因不失其親上言則便見友是皆無一而可
林次崖曰因之爲依賴而交淺後薄而我果恃之是○呂
晚村曰此節都作行文無論解處作務期
云近史思見降一步或不是無道理不期義諸如何
字不失字生來面貌與不失字又從近來
若翻信恭因看得更大了而便
失自然遠矣
辨後與人期約亦是常事今人貧句悲孝弟烈已非
信中正自即就到有死生一節長弟地亦覺無
謂總是於日用常行反不加打點耳○與人期約便
喫虧信是要踐言了不然即期約改悔但方約
信時不能審義從言便指復踐於義則復之可也不復之亦可也

而已有可復之理務爲國融發通大是學問病處
朱子云如見尊長當禮拜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
答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
諂諛則可恥可辱在我觀此則近體自兼過不及說
蓋禮自是偏不可過不可及底事物今人先把恭字
看得已無不及於禮處但恐過於禮以取恥辱不知
這恭字甚現成與信因字只一般所以朱子說只是
低頭唱喏時便看近體不近體耳○呂晚邨謂此節
都在言行交際尤慎極難處作傍理窮遷之恩是陳
一義說不是盡頭道理面稱書則謂近體近義是來
合義理之至當處愚玩朱子遷字只作合字看謂書
人下字寬言不迫切又云亦是大綱說只得近于
義近于禮亦好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觀此二條是
謂近義近禮已自覺可遷正該得合宜中節意在
內不然集註豈硬下此二句耶有子言語改頭換面
最有此等處因仍苟且何謂謹節愈嚴愈也但陸說限定未合義
禮之至當不易處則語近迹遠不是有子語意然道

之初係下相知是宗他了以因字與宗字對說仍
親宗爲我去親之義因便要不失可親尊可尊章信
僩子然後擇其可親者而不失之爭○馬意此章信
恭因字但要一小疵信但一言可復恭便遠恥辱因便
可宗方無自失之悔然且有近於義者近於義則言
必可復矣其親若近於義則可復矣近於義則遠
失其親矣亦近宗矣亦近字一不失正見謹始特慶疊
商確之妙如謂無不合宜無不中節無不得其可親
便非其親其標之意豈可謂之謹始處終乎處終即
在謹始內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原未說到後日事
只在謹始內言決其遠恥可耳義宗子於近字
謹字意於可字遠字得處字意近義近禮便可復可
遠不失便可宗則處終仍歸在謹始內未嘗分也
親疏等類謂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
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
便是諂諛則可恥可辱在我貽過于禮一邊看來
及乎禮一邊以可恥可辱在我貽過于禮一邊看來
不及乎禮既爲人所恥辱則自家亦可恥可辱矣太

理自錄案○蔡虛齋張鳳翼之臣必有所主其說
本出朱子語類但朱子彙條合親之亦非確謂主於
其家謂他日得志發表以是我爲他所薦舉便是宗
他宗字降指後日言又語類一條謂因猶傍也親又
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似作二層說了不知此是
朱子新三箇字意參看其實集注所係者不在失其可
親之人說宗自點人說非於所因之中又加親也孫
若士謂就所因之中有可親者與之深相結納如此
則非先簡可親之人而後因乃於因之中不失其所
親之人那因依精卑先後淺深且與務爲謀始爭語
類於此句錯出之舊想記者不無疏如可學所記
一條云因乃泛言親則近之又宗尚尊之也如孔子
於衛或舍於寺人孺悲之家蓋謂之親則不可孔子
豈有主寺環之事而乃謂不可親耶且與寫記
一條矛盾不謹程便與他文下句他有氣勢便道是
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據去主癰
疽便被張了意正相反此如多說之誤也惟賀孫
所記一條云因字指宗字而利貞者不仔細胡亂與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原在四中說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集註】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個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處著緊都不將事○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固備無欠闕類如此而學者不可不知道問學數語亦此意○事雖行故要敏言易出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益無求飽安是非依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是做得許多工夫既有很本方可就正於有道問家云三家行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友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人此道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之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何去就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何去就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焉

【或問】大全雙峰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亦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於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存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是以見好學者之進道科也雙峯饒氏曰尹氏所謂篤志力行不求安飽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是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能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蔡虛齋曰君子食無求飽至於言當接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有道者躬行心得是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合好而無差也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戒懼不自已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尹氏之說全重在未何忘久周旋○陸稼書曰當見明季講家將此章與日知其所亡章合看謂彼說日知無亡上見他精神意念無頃刻

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是從不息處見其切此章則若其精神意念專在一事上天下無復可加於此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是從不雜處見其好此一節雲峰胡氏曰聚而論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呂氏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凡為好學必自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事如孫是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皆謂之學然可指其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所學不謬矣曰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為有道一字難說隱相慎許行神充秦違廣王民胥伯妄德之流就業於陽而不知正於道德予酒包顯道泰機仲之流就業於陽而不知正於

且以全淡爲有道也夫其正蔽中庸曰愚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何得知物窮知

按此章人都云無求安飽者求在於事言也就有道而正者愚言事有差故就而正之也一徑直就下了朱子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當存一箇念當存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不可見敏事慎言也是求這箇合當存緊底非無求安飽而求敏事慎言也聖人語言渾成斷不指破如學而時習之學習底是箇甚緊而識之學而不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類皆然不似孟子此有四端於我者如皆擴而充之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一口便說破了故朱子謂聖賢之別在此即就正有道亦非單正敏與之事言所以朱子謂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看得等語慎開審學者勿得以已意武斷也○不求安飽雖說力行就正雖言不自是然皆在心上說方見好字之意故集註曰志有在日勉其日不

敢益日循不敢自是都是就君子心裏面說好字何等關切○此有道只以人言不作理言道中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是因學而第一箇故改擇道字但人於事物當然之理不能由之而表襮能由斯即有道之人矣○僎氏以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此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當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原大槩說而尹氏敏事慎言皆以力行指之故德氏亦以可從尹氏敏事慎言皆以力行指之故德氏亦以可從字不曾分明剖判所好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能識不得亂意胡說決好正從尹氏楊氏學仁義而蔡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數句內看出恒本文意有道而正亦只是先我而問道之人非我之學人也必得有道以爲踏也蓋章旨既下君子二字已見從事聖學之人無求安飽而敏事慎言都是正路上事但所行少存過不及之偏所見心有精粗之別便不能合道之當然便要就正於有道外註引尹氏說亦是大槩

作證驗如謂凡爲學必有上四者此亦支離之學能便快敏慎功利作用之學能便快無求安飽此章書單認就正句也不得斷發語類既云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又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似爲兩說要之言行自是君子一生之大綱不是正所言即是正所行然敏於事時亦必存所見而敏慎於言時亦必存所見而慎斷未存皆昏懵懵既敏慎了然後就正有道之理故曰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況即是未言未行躭時所見皆當存箇就正處○蒙引拈道字立說似本章所無然學以求聖人之道本自現成無可發易且不是志在於道何爲安飽無求不是用功於道耶敏慎箇甚底惟恐有差故就正有道拈出道字於好學乃見實落不爲懸說註既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則是改釋道字可知然有道之人是已躭此事物當然之理君子之無求敏慎亦只是求正此事物當然之理都抓在一道字裏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集註】何以知無諂無驕之爲子貢質其學也曰常人貧則必諂富則必驕今能若此則可謂有志而能自強矣子貢聞未免於貧矯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所至庶乎其不諂不驕者歟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深淺也○曾氏曰以貧教無諂以富教無驕貧富之道其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奪也○張敬夫曰妄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與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集說】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天門便差了又曰人且要就自己身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問富而好禮不是富貴之人自然好禮貧賤之人自然不好禮如何曰只是不肯做工夫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是有人事合禮只是隨俗如此不是好○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不在簞瓢處亦自淺淺地曾點之樂則浩浩地了○問貧而樂如何樂與好禮如何曰也不消說得貧大率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耳豈是他自樂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問子貢貧薄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富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恐是如此聖人既說貧難保富難保果有如此者未可知也是把貧與富無富而無驕來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便是學文是其端極否曰看文字要緊處不要緊處自無記無諂者一之須更參與好禮方爲上截不可連參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參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話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話無諂無驕不若是樂與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始遞落一層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工夫然則二者相去其遠乎曰也在人玩到處如何樂與好

處亦自淺淺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學貧無諂富無驕之爲子貢質其學也曰常人貧則必諂富則必驕今能若此則可謂有志而能自強矣子貢聞未免於貧矯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所至庶乎其不諂不驕者歟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深淺也○曾氏曰以貧教無諂以富教無驕貧富之道其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奪也○張敬夫曰妄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與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集說】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天門便差了又曰人且要就自己身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問富而好禮不是富貴之人自然好禮貧賤之人自然不好禮如何曰只是不肯做工夫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是有人事合禮只是隨俗如此不是好○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不在簞瓢處亦自淺淺地曾點之樂則浩浩地了○問貧而樂如何樂與好禮如何曰也不消說得貧大率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耳豈是他自樂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問子貢貧薄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富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恐是如此聖人既說貧難保富難保果有如此者未可知也是把貧與富無富而無驕來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便是學文是其端極否曰看文字要緊處不要緊處自無記無諂者一之須更參與好禮方爲上截不可連參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參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話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話無諂無驕不若是樂與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始遞落一層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工夫然則二者相去其遠乎曰也在人玩到處如何樂與好

【辨】按此諂驕皆是偏躁字下今但無之下無驕常人淺乎貧富之中本自有自守耳子貢心服定命云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驕百一字一趨而字轉下正見操守得

貧富定之意故注云未能超然于貧富之外也○學
曾問集注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夫門人問如顏
子非樂於簞瓢陋巷有樂否朱子又曰也不消說得高
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也既非如顏子之不
改其樂則所謂自樂者如樂箇甚麼而所謂心廣體胖
者又何以能然曰貧而樂非胸中毫無真得便恁的
樂也但所得處趣各有不同樂中品第尚存淺深不
得雜顏子之其樂一節點撥下段曰不消說得高所
以朱子又云二者相去也在人做到處如何又曰有
人貧賤合下便看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
箇無驕底工夫大抵人有見地高超不把貧富當事
自然不爲所累而樂與好禮者豈可使道是舊顏子
不成朱子總是不敢人看無了○富而好禮要得好
字若只是富而循禮守禮稍有強意是不算得好
深耘在禮自外乎禮之外了又何如有富○子貢兩
而字是應條說貧而竟能無諂富而竟能無驕了
貧富這箇驕無處安放這兩無字也無處安放夫子
子兩而字是設問說貧而只是樂富而只是好禮縣

了貧富這樂與好禮自在即值了貧富未嘗增減得
些子也○問朱子謂孔子意做兩人說子貢意做一
人說是如何曰只現一箇字已是確指這一箇人了
對上何如一等人分明意做兩人說是子貢做得無
諂驕一等人又以樂與好禮一等人是之子貢引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要自家用工了切而又要磋
琢而又要磨故曰意做一人說

戰栗首一何謝而字是反折之辭見貧便易諂而知
無諂富便易驕而知無驕意欲將無諂驕與貧富字
說歸不知離了貧便不說諂更說甚麼諂離了富便
不說驕更說甚麼驕不覺已將無諂驕與貧富事說
合矣以其只在貧富上起見也○無諂無驕固是子
貢已至之箇氣象何如語氣未敢自信以待夫子
品評若先說無諂驕之善處貧富看得子貢自滿自
於大是病處且與下

切磋一悟相背馳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

盛則切磋琢磨之到其詳可得聞乎曰古之工
事不可考也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刀鋸以鑢
治玉石者琢以雜鍊而磨以沙石也大抵切琢成形
磋磨入細以理之古今當亦不相遠耳曰大學之
傳者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今諸家引爲此章
之說而子不然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
己之志而已或彼此所釋各有攸當或同或異不能
釋義亦以精粗爲淺深然詩文則琢磨二字有不論

者今必引以釋此不求物之其義

子貢舉詩之意本是喜以此爲善而兼富而樂
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
而不相勉也○不切而磋無所據不琢而磨無所措
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磋與磨是樂與富而好禮集注
能超貧富之外者蓋若爲貧而樂與富而好禮自不知有貧
富之可超矣須說學問上做工夫方是子貢之意
非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義○集注大抵
精者其此之謂乎

西山眞氏曰凡製物爲器須切磋成形質了方可琢磨既切磋了若不琢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然
虛書曰其如切如磋了詩承言其如切如磋者爲
是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爲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蓋子貢之言蓋可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文每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是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固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截然於貧富之外面別爲一進乃爲所未言者也大抵斯字畢竟要有箇着落

按學者問集注於前節云詩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於次節云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分明是也此日比日未至日以爲至而未可遽自足分明是在此等處而集注又謂子貢聞詩之意不是專以貧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爲一理而集注何以又云夫子未言者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琢磨者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

指義理無窮作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朱子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是說切磋琢磨而益精耳可見義理無窮自是切磋琢磨未有窮已者是切磋琢磨未有窮已者與學字自指無諂無驕未有樂與好禮人因義理無窮四字說底淵源都斯字經傳通用之功故未有二句只是告往而子貢悟及切磋二字便已知來矣惟學問之功却自該得處貧富之道故切磋二句原只見天地間義理無窮不可以有限而遽是而無諂無驕之未若樂與好禮即在裏許故曰其斯之謂時解混把集注義理無窮二句裝在其斯上差得都沒着落

貢則就一人身上見得既已如彼又要如此可見義理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此則夫子所未言所謂知來也思謂無諂無驕一等人自不如樂與好禮一等人自有得而自足也此意正未若中所存故注於上節即云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但無諂無驕之不如樂與好禮也是就處貧富上論如何盡得天下底義理而子貢悟及切磋琢磨便見得凡好禮底工夫所謂知來也雖夫子未說用功了貞是說那功而切磋琢磨之功却自在義理無窮上用非而未可遽自足二句當一氣看自見得惟義理無窮自富日有孳孳而不厭自足矣不得分兩意說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

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琢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也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通】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只是說夫子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能說意思淵博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問如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纔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說貧富上義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無有窮告其所已言者謂此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

【圖】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究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圖外詮議庶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雲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已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皆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說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已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林次崖曰子貢本因夫子論處貧富疏悟得為學之道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者要之處貧富亦是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就貧富上說故曰告往知來○陸象書曰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大丁特樂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即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鍊工夫故悟及于切磋琢磨依此講則切磋琢磨專為要到樂好禮地位非在中義理無窮不住無窮無窮無盡又有將第二節斯字作非住處解樂好禮亦非住處又有將第二節往字來字泥說者俱大謬斯字自當緊指第一節往字來字自當緊指第二節說

【通】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蓋言貧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深淺貧富上說義理無窮上說可也未若精義理無窮之為切子貢引詩蓋見義理無窮之妙每每如此若貧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意思知不滯而進取向遠并不著詩上義理上矣

【圖】按朱子云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何等明實今人說入悟境恍惚迷茫有往者復來來者又往之解以為深見義理無窮之妙每每如此若磋琢磨是何如實堆下手做工夫○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只是要學者察切已之實病著朱子解書便是教人做工夫處不欲止作詩義看了便休若子貢自是已曉琢過下只纔應上夫未知至耳故朱子又謂子貢無諂驕是他實做到這裏何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也○切磋琢磨他不在無諂驕與樂好禮耳勉齋特離開了說故有此針之差於是後人遂有子貢悟境已不著貧富上而

夫子許子貢以詩上與義理上之解矣謂子貢不着貧富便是義理無窮包不得貧富謂夫子許子貢不着詩與義理則是天下悟境一併抹倒語言義理矣既如此則何以得他人賢否自家知人自家不識破如何得他人賢否

【集】尹氏曰君子惟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己知○子貢之學至此工夫到矣故夫子告之以此

【通】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一不審則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之要在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於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北辰之為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土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極焉譬之磨者猶屋舍之謂梁地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見其所而不動其旁則衆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拱而歸之然北辰之說而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說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亞夫問為政云云曰人之有德養之於政如水便是舊無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德去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都能使民歸若是所令非其所好則民不從○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去率他頭做了○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說德全無所作為政亦不是以德去為政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說合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發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辰為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參所云乃北斗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衆星所○衆星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乎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此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德有五星其首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簡分外闊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推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自然遷向非有意於拱之也○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六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而作亦只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為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就近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為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治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目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招衍籠絡天下所以無為又曰青桓晉灾敗此事也要民如此如大策以示之類但聖人所以取譬者亦可見矣

之非有心欲民之服也。○問漢臣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於身之謂自然人自感化日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盡只說無爲還當無爲而治無爲而治者得政之正也子帥以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那因舉集注中所備舉者曰下面有許多綱却亦自分曉○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雖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爲政以德一似煙相似沙多煙便自明○老子所謂無爲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爲未嘗不爲依舊是泰已正而物正無爲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無爲事盡都要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德無不周而天下之治自有不理之事如舜問北辰曰北辰無星處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如那門莖子樣又似箭

輻藏心藏在外面輻這裡面心都不動義則圍星動不動日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面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盤子輻也隨那盤子轉那樁子轉得不覺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而不動出去何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最近而已那北辰依舊動又一說北辰是衆星皆謂之辰辰猶言衆星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又分爲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體也此是說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星辰所會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處是辰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罡斜指處是辰極在地上中處南北極相對天罡斜指處是辰極也如說南極見老人星則是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也如高時解得起來○天形如鷄子從橫如一物浮居中而運行天形雖轉而地常定不動義剛問

之處言之謂之北極以其衆星皆動而此獨不動言之謂之天樞

新安陳氏曰爲政以德本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舍此意北辰爲天之極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君其所無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雲源輔氏曰爲政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爲政而遽欲無爲則是急情躁進而已○呂氏大圭曰首句此章之綱領下文皆發明此句之意

○程子曰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老子之指則所謂居簡御煩以寡製衆亦自見得此意近世所見又出漢下治老之精則所謂居簡御煩以寡製衆亦自見得此意頗與黃老相近然以德爲政而遽欲無爲則是急情躁進而已○呂氏大圭曰首句此章之綱領下文皆發明此句之意近世所見又出漢下治老之精則所謂居簡御煩以寡製衆亦自見得此意頗與黃老相近然以德爲政而遽欲無爲則是急情躁進而已○呂氏大圭曰首句此章之綱領下文皆發明此句之意

吾之所謂德非世人所謂德也世人所謂德以得於己而言吾之所謂德以得於天而言得於天者其所爲德非有心於德也德之名生於不德之時德之實喪於有德之日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無爲而有以爲上德不德者未嘗不爲也下德不失德者未嘗爲也是正也而物正爲若而天下平也後世不能篤恭而敬觀此則黃老與聖人相去若是其遠所謂居簡御煩以寡制衆者豈敢自是居簡御煩耳蓋不爲居簡而居敬不爲並居簡之行簡與居敬之行簡亦大不侔疏矣謂黃老之總在堂零非至道與朱子無所事事之說正相反至謂北辰所是繫衆星乃是無爲而天下但見其無爲之迹北辰爲天之樞也○程子然後無爲只得居其所意未得衆星共之意故朱子謂其未說得盡又引莊氏之說補足其意

吾之所謂德非世人所謂德也世人所謂德以得於己而言吾之所謂德以得於天而言得於天者其所爲德非有心於德也德之名生於不德之時德之實喪於有德之日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無爲而有以爲上德不德者未嘗不爲也下德不失德者未嘗爲也是正也而物正爲若而天下平也後世不能篤恭而敬觀此則黃老與聖人相去若是其遠所謂居簡御煩以寡制衆者豈敢自是居簡御煩耳蓋不爲居簡而居敬不爲並居簡之行簡與居敬之行簡亦大不侔疏矣謂黃老之總在堂零非至道與朱子無所事事之說正相反至謂北辰所是繫衆星乃是無爲而天下但見其無爲之迹北辰爲天之樞也○程子然後無爲只得居其所意未得衆星共之意故朱子謂其未說得盡又引莊氏之說補足其意

天下之法固宜其紛擾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與

按爲政以德若講作以德爲政則政是一事德又是一事打成兩截故朱子謂不要泥以字只如爲政足一事打成兩截故朱子謂不要泥以字只如爲政有德相似爲政有德以爲之本自不合而從德布發用者無了這則處處件件都是躬行心得不從矣故朱子謂德則禮樂刑政皆具其文而已民自歸之今不從矣德則感化不作政事上也○政字要看得活有一人之不正不可以爲政政天下歸之大德字要看得活有一毫之不正不可以爲政政天下歸之下歸只是自治以德也此首一句即包有下譬如之理非首一句只說得半截而後譬言我是也但省句難包含無爲而天下歸意却未明言故下譬如後無爲最要看然一指出之耳○程子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最要看然一字德即在政中見之豈後上已點然無爲故朱子謂禮樂政刑固不能廢只是本是塊然無爲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又曰合做處如何不做只是不生事擾民可見無爲只是不有心求民之

續按朱子論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又曰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亦是自然向非有意於共之屬下自然字是已將無爲而天下歸句內矣北辰自是北辰所居其所不動自是衆星共之人君只一爲政以德便予自外更有甚無爲更有甚天下歸之陳新安雲村皆屬一線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

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蔽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徵示所以誡之之意然後其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採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誡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嫚慢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曰不正者必矣又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盡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辛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放其所為也則其為義夫亦豈不辛歸於思無邪之一言耶或又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乃其詩之法耶曰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治心修身讀書窮理無適而不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

之通俗義多引此篇說曾子之云司馬遷何足論子貢稱詩亦以書問止乎禮義蓋之云詩有止禮義之云約近亦以禮義為止乎禮義者○春秋褒貶即春秋之義不止乎禮義者○春秋褒貶即春秋之義不止乎禮義者○春秋褒貶即春秋之義不

出之說膚淺之義金仁山亦疑孔門弟子問或補錄其文然則後儒讀經而強爲之解愈覺支離無益以經治心以心斷經踏於義理之當而可行睹之實然則挑江之論本豪傑之特見歟

圖坡後儒多力闢朱子而從小處謂詩無不出於正若淫而不刪則夫子所刪何詩夫雅頌之作多出於賢人君子若國風類多野人婦女之思豈皆正而淫變耶又頗多自言其意何也夫子以思無邪蓋三百篇詞先于立誠之教與後人讀詩之法但要聽得一篇思慕如善者便是要懲創人之逸志善心見善便要感發善心見惡便要懲創逸志亦豈不是歸于無邪故註中其用語於村夫二字要細看呂晚村謂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說詩之思本皆無邪數語最道得亦不是論思亦不是說詩之思無邪者誠也曰只看一春字便是得意○問程子思無邪者誠也曰只看一春字便是說已思無邪之極至地頭而言所以朱子謂程子能盡詩人所有之情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于思無邪乃可謂詩人之情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于思無邪乃可謂詩人之情盡思聖人之盡蓋三百篇之思盡收入無邪一語之中矣

藏板 近譬堂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難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存

總也

道猶同道之以政日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遵軌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孚聖人治天下何嘗廢那政來○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火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羞免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爲矣

按問道先之法制禁令如何是先之曰此如南軒行法先自貴者始治在上者自外於法制禁令這些子便無德禮之政原無仁義孝弟感發人善之良天地不易之經只得箇威嚴整勞之具耳雖其道之是政則齊之只有箇刑與刑整飭畫一外面不大是好看只是他裏面一無所動何嘗無爲惡之心只免庇其無恥自在語類謂政刑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不知恥矣政刑若不施道竟存雖不安愚謂依舊又不知恥當是依舊又爲惡矣必記錄之誤

藏板 近譬堂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

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語類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敎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敎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敎國人○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着禮以爲之則有所缺及○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貧賤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個制度敎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而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刑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有箇是遠罪有箇強做底便是不至○問道之以德須可致力齊之以禮體制禁令是合下有箇疑閑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免而無恥目前苟免於刑而有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有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必不苟只恁依本分數小則去無不底通後世有聖賢作如水漸物分數小則去無不底通後世有聖賢作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箇疑閑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免而無恥目前苟免於刑而有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有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必不苟只恁依本

淺深耳故雖堯舜也須用政刑但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在此故曰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聖人之意正如此非欲廢政刑不用也猶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其實政善可缺也○呂晚村曰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書盲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逢迎上意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設辭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爲者正德禮之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故政刑不但不是申

先王之政則事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也

蔡虛齋曰淺深厚薄之不一此句不必說蓋只是承上文說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遲速不齊也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

蔡弁非太公子產之所爲政則也

呂晚村曰此章原爲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諸身意

能納身於軌物如何謝小民祇身以及朝廷以及百官由百官以及萬民皆外不得道禮益而吉事資嘉源非僅爲民而設且如孝弟慈德也而吉之意實可缺也○呂晚村曰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書盲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逢迎上意偏廢政刑故於圈外設辭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爲者正德禮之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故政刑不但不是申

先王之政則事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也

蔡虛齋曰淺深厚薄之不一此句不必說蓋只是承上文說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遲速不齊也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

蔡弁非太公子產之所爲政則也

呂晚村曰此章原爲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諸身意

這便說假了但道民齊民須看我所道所齊之民何如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了不去問政刑之效如彼德禮之效如此而德禮之終始又謂相爲終始如何曰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治之之本末不可廢本亦不可廢末故呂晚村朱子云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事宅只是

借德禮之名以示之義那曾有躬行德禮代庖之實也故

以政以刑其故只得免而無恥若以德以禮此中正有政刑在故朱子謂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用政刑又曰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道

此亦不然君身只有德而無禮是甚說話在君身爲主宰出來德處皆有禮但不立個度品節與民共依據故齊之處却在禮○朱子謂至是眞一箇物事處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蓋有恥已是天良不遷動之他終有勉強便是不正本便是無恥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大學之道何道也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曰聖人生而知之其孰不十有五而後志於學何也曰孩子初爲夫子立法以勉進後人之辭是也

朱子謂十五志學眞是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其與獻聖人只於此五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志

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件分曉於下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而這箇道理上去日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問于岐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謂志爲臂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若果說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趁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忠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住其難直做教做做得自家無此只是迫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

志學說箇字最要緊亦須着這箇字義○信志字最要緊亦須着這箇字義○信志字最要緊亦須着這箇字義此志於學與士志於道不可作一樣看那箇志字是心之向往處這箇志字是直要到聖人地位然後已朱子謂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然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呂晚村曰志學是做始終事○丁大吃緊在三箇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無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面養充滿去用力一節耳

按此志於學與士志於道不可作一樣看那箇志字是心之向往處這箇志字是直要到聖人地位然後已朱子謂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觀此則精神全在一箇於字這志與學已是非遲一片了故知云念念在此而爲之不

德通知得來處○問四十而不動是知其然五十而知天命是其所以然知此說得最曰如門前有一溪水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率性之謂道五十而知天命之謂性心性一物天命者見理處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道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動者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其秉彝之德子之於父分者是知其如此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其秉彝之德子之於父分者是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其秉彝之德子之於父分者是知其如此而爲之知天命者謂因其秉彝之德子之於父分者是

聖賢所以自警所遵循耳○耳順不是在耳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耳順是心之要領上見得在五官內總都是如之處理活潑流行著於耳聆之耳朱子謂耳順是人所不着力於見念見其義精仁熟非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夫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必遽以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旦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蓋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耕耨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

自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如此是退託也後此言謙辭之屢意皆放此

集註 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雖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風時雨所以終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爲終也

集註 問十五志于學○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節是說到底意思立與從欲一節是說到底問未能盡事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義禮之類已自根脚看上來雖底事都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

這箇說得極精○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學也此處未非全無實位須自覺有分○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其精六十耳順是事理皆通人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但當有次第節目如不惑是事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人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但當有次第節目如此不失本心一段極好盡用仔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個本心不要失了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外沒了它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爲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但人有以陷溺其心於此理不明理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開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

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如不惑知天命耳順知是箇大底知立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卻是箇大底立○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上來問志學章曰就志學來人自志學時便計較立底意思來工夫方能有立此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工夫便有立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

之停勻斟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箇名目
數人耳○聖人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大概所以說人
及其實若有積累之漸須不是安而得聖人始
得故朱子又云是聖人將許多節目在七十歲內看
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然謂聖人一時假借說
竟是謬爲謙辭故朱子又謂聖人亦學而已念念
人同細細看來所謂無積累之漸者如此而爲之不厭夫念念
念在此而爲之不厭其志於學已念念在此更有甚物攪動得
他便自有立底意思當守之固睦若不是見得分明
如排字箇甚麼是立中便有箇不惑意思聖人見到
盡不大界限於事物之間必有箇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處也是以日用之間必有箇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說因其近似以自名似泰用張子仲尼行著習察其
德人之說而卻之但不知既無積累之漸又有

獨覺其進而人不知是如何曰此事極難說朱子謂
及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大概所以說人
及及聖人實若有積累之漸須不是安而得聖人始
得故朱子又云是聖人將許多節目在七十歲內看
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然謂聖人一時假借說
竟是謬爲謙辭故朱子又謂聖人亦學而已念念
人同細細看來所謂無積累之漸者如此而爲之不厭夫念念
念在此更有甚物攪動得他便自有立底意思當守之固睦若不是見得分明
如排字箇甚麼是立中便有箇不惑意思聖人見到
盡不大界限於事物之間必有箇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處也是以日用之間必有箇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
說因其近似以自名似泰用張子仲尼行著習察其
德人之說而卻之但不知既無積累之漸又有

明了志於學一段大段盡做兩截然於事物之
與不與不大段盡做兩截然於事物之微缺處未存以歸合而
無間怎做道是知天命未至六十時聽亦於所聞之
理無所違逆纔聖人登假稍六十時聽得是耳順未至七十時聽亦心之所
欲未嘗踰矩然聖人覺得但一慾到道理合知何已
不是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此行之至却是不
消說知了又問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朱子深取之
謂當仔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
本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坤沒了他心出來即是
心所當用力屏去私欲執此心出來即是
氏謂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志學者此心所向之方立
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
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耳順者此心此理渾乎
其自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順乎其所以然耳而有莫
然者矣而近世呂晚村謂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
古無心學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
學所以正此心耳故先言心學二字即是爲那說所
敝彼只要踏於無善惡耳聖人在不踰矩三字矩者所性也天也善也必於性天
合一方是至善方是至學是如何曰此正呂說大有
功於聖學處論本心自是義理之心但是義理
有氣稟物欲自落在氣稟裏面不爲氣稟所使流行本

心貌是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一箇義理而無
心故孟子於本心上必若不夫二字而朱子亦
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未嘗謂心無不善而學
是學心也故孟子曰存心曰養心曰收放心皆所以
不失其本心也但說心則人之不能全其本心未嘗
要各自心以爲是而聖學總于心學矣不若子思
直斷天性之原命人無可假托故本章從心所欲必
說不踰矩也呂氏此說是大有功聖學處但借一矩字
而合通章聖人和無此意只渾淪看去爲佳所以朱子只收人逐
物底意思學者且要下工夫來
蔽於氣稟以矩字立說者以天則也至善地位以人自
志學時便志此矩不器要到至善地位以人合
天而心故其說原無弊病但拈一字以貫通章不如
逐句究其精義之爲有得也至陽明謂志學即志
不踰矩之學或前語耳蓋矩是天理不踰是所遵之
境界皆與吾儕夫子教十年豈亦以不踰爲止境乎余
謂原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學也○到知天命已總包

理源頭然猶待存想便非耳順此間機候甚微少差
便非聖人真境但思與不思尚虛分別若耳順是不
思能心不踰是不勉不思不勉皆是從容中道境界
而聖人却分六十七十兩時則此關機候之微纖毫不
非他人所能知也要之聲人心通是自外而來坐而
應立而動易從心欲去自不踰矩是自內發出天然中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集註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月說不以繩墨
勿多疑有句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得事親而違禮
自有當道理不可違違禮人皆所以告他子者意在
三家僭亂語意深全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子
曰無違此承通止下面言三家僭禮自犯禮了不肯
爲面爲面爲不孝不孝也非小事

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註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
爲聖人之言
大全 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通萬古有深
意
集註 無違一語包却當爲而不爲與不當爲而爲
而爲但三家僭禮就懿子分上看更有味不專爲三
家發是朱子見聖人之言之妙渾然有味也大意在
本章不必迂說○問時解謂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明
說懿否曰孝宜不當問者且就他問處上看這有甚
難處聖人違必要他問處爲善問故僭禮不可爲
懿子分上設他則可就問孝上照他則不可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
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

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集註 范曰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告以無
違面孟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爲孝
此非可不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
按無違二字渾然董未剖晰其無違是如何分明
孟懿子之問下乃竟不能再問故夫子恐其以從親
之令當了無違故於樊遲發之曰聖人其有隱乎曰
始發其端無竟其旨正是聖人善處假使聖人不待
問將生事以禮三句一併發之彼亦只迂迂聽了有
何警醒再問而後告之則其味深長不知再問而借
端以發之則開者亦易動矣況聖人於問答處都具
意味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輯】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三言者其有考乎曰僭之二家預設祭則其筮遵僭而不禮兔以雍徹則其祭也僭而不敬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鳴呼彼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導揚

其親而爲莫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之心於以此告之庶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豈勝爲懷語以中人威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則制爲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便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肉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陶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何年見欽夫刑行所編禮且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只是行其云豈可以難行放倒之兼四禮中冠禮要易行又是自家長由已而出若婚禮便開淡兩家合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爲喪祭之禮者紊紛之甚且如人遵從方家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致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時見其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親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以是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爲愈

之非尊爲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皆是倚於僞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遵與不遵只云同禮或繁縟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意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夏商二代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則制爲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便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肉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陶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何年見欽夫刑行所編禮且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只是行其云豈可以難行放倒之兼四禮中冠禮要易行又是自家長由已而出若婚禮便開淡兩家合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爲喪祭之禮者紊紛之甚且如人遵從方家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致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時見其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親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以是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爲愈

【輯】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理字亦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親桓僖而設禘是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雍徹以徹祭是樂之僭也楚僭於惠前後立二碑如大行穿其中而爲鹿盧以葬實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楹諸侯用四綍貫二碑而柱形小親桓僖是用四綍貫大碑大夫二碑二綍而柱形小桓僖也楹者引表之統禮諸侯輴而設轅槨車也三家亦以設引輴僭諸侯也○齊氏曰說與何忌爲子孫不能相禮方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焉孔子年三十四矣是爲孔子觀必在宋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及已矣而誌子猶問者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要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孔子不違其親之命而忠以孔子所染生事而死葬

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爲而備子之心忌矣於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孩學者所宜細玩○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祭皆以禮祥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到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子張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謂惟嚴之無不包也

雙湖胡氏曰按註云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便爲尊親之至只看或問謂一違於禮則疚置其親於惰慢不正之域而自附於莫大之不孝如此便是厚親了事事盡禮尊其親爲循分守禮之親豈不是尊之至乎以三家而盡禮者乃可爲尊也益見集注下語之確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按此六章之說曰此章惟謝氏之說切於人心使學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若如諸說之意則夫子於武伯之問何不直告之曰不爲不義以貽父母之憂可謂孝矣而顧爲是迂昧不切之語以告之哉或者使之必致疾以憂其親而後可以爲孝者是豈聖人平日教人發身謹疾以全其親之意哉

閻若璩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爲是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管照管得疾了○如衆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且它是問孝如此可以爲孝矣

胡大全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敬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句被切其他只是道理上說如此如是這句外於身心上有此即所以愛身必如所以愛父母分愛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得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包後說意在其中矣○蔡盧齋曰此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所在欲人子之體之也若有所不至何也若有所不至則不獨憂其疾矣

呂晚村曰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題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之心亦即在唯其二字喚醒人子警切之意

而盡夫唯其疾之憂則不必有疾而後以爲憂也故集注中四句貼本文之憂而以父母愛子之心爲心乘故集注中四句貼本文之憂而以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補在句前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補在句後正意至父母愛子之心常以疾爲憂疾固有止憂疾而無所不至故必常以疾爲憂疾以疾爲憂之最切者也守身之最切者也守身之最切者也守身故凡所以守其身者俱不容於不謹矣然父母所以守身者已到最切處則人子體親愛己之心至唯其疾之憂亦已到最切處則必不僅謹疾以守身而已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得前後兩截其意愈覺精神○知得武伯自是問孝夫子自是泛問孝說來則集注之說正曲暢聖人語意故雖添句已不多添

或問按諸解因憂疾特其一事不足以盡守身之義於是必欲以盡於不義爲說更有以疾字不專指疾病

凡身有一毫不在名檢上即是疾病若尤來覓孤兒文而從已意也註中凡所以守其身之一凡字疑包舍者與熱看自不容易一字則仍重讀矣而非一祭之說也○既承問孝矣則說父母常愛子之心便是說人子當體父母之心亦重非泛後語也觀朱子答數條問注前說未安之說其意自見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蓋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抑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小圖】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耳

【語類】敬非嚴恭嚴格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告抱儀作孔叢小心畏謹便是敬

【輯】朱子曰子游是個簡易人如說精神意對便忽略了如表弟孝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耳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過於以犬馬視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此正子游之所以深警之也

已也人雖至愚豈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未有若是之切者

【輯】輔慶源曰記曰仁人之事體如事天可謂愛而不敬乎○雙峯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乔而簡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人能於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可看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雙峯之言曲說也

【輯】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字句其上所說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輯】按養謂飲食供奉飲食視是下章酒食供奉便是下章服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金仁山謂至於字於字其上所說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此作說括說與朱子亦小異朱子或問云此設戒之言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愚此即事字作極至而言不必以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爲言而言不敬之罪○朱子謂敬非嚴恭嚴格之謂可見此爲敬字其細所謂視無形聽無聲也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養字自分明非疑父母於犬馬乃我之養父母已無異於養犬馬也故曰甚言不敬之罪○朱子謂人鄙吝隱曲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其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延平李氏亦曰苟能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和顏於犬馬之養矣此是何等警切人子於飲食供奉之間刻刻此提撕省察惟恐情文之卷周其養養嗇素者將無有不至矣乃學者不知體此而務爲周護何以別三牲只作何所分別觀矣便了亦未得聖人深警之意者矣○胡氏仰恩特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是就世俗不能敬者言非謂子游仰

恩待愛也直恐其愛諂于發此句最要看蓋敬正隆愛不得夫子只因子游愛有餘而敬不足故以敬告之其實發愛不是兩箇念頭發出來愛而不發便非愛之所以下章因子夏敬餘於愛拔又就愛上說也語類謂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中正而無病朱子揭其恰好者此也

蔽按本文駁說養親而不敬便與養犬馬無異非聖人豈各中其病○孟說子孟武伯問孝子游子夏問孝父母與犬馬無異悅愛雖本說得好只據看注中一節存爲作人字則非耳

蕺山劉子曰參看着明晰爲直存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

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蘧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梨洲黃子曰人子胸中經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爲愛難○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又曰只是於事從容得去方能形見所以爲直處○色難是大段恭順溫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覺蛋不得又曰能養服勞只是一面工夫起居飲食人皆能之耳目所及者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下此卻難後號上面更進一步去大率學者且要做小底緊起正如起屋未眼理會架屋此先立個基腳定方得○語類謂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中正而無病朱子揭其恰好者此也

蔽按本文駁說養親而不敬便與養犬馬無異非聖人豈各中其病○孟說子孟武伯問孝子游子夏問孝父母與犬馬無異悅愛雖本說得好只據看注中一節存爲作人字則非耳

蕺山劉子曰參看着明晰爲直存之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蘧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梨洲黃子曰人子胸中經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爲愛難○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又曰只是於事從容得去方能形見所以爲直處○色難是大段恭順溫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覺蛋不得又曰能養服勞只是一面工夫起居飲食人皆能之耳目所及者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下此卻難後號上面更進一步去大率學者且要做小底緊起正如起屋未眼理會架屋此先立個基腳定方得○

梨洲黃

心坐色不假貌然則貴於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此又有說須實心爲人舉此句爲訓正恐人觀聽疑誤耳凡事無不能代父母之勞惟色難只父母前一味自家自主氣象便覺侵人落托托此一副不循不弊面貌全使父母難於下手所以爲孝也無論曾閔之事親即如子路之事親亦何嘗不盡心竭力但其中有一種氣象便覺不好看所以不入於孝也色因於氣之和氣自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至誠而後有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新安陳氏曰後說深承順父母之色爲難此意非不大好朱子以爲添得本文字太多蓋聖人言語只是明白簡易事親以承順父母之色爲難而事親之際能色爲難或問言承順親色則必有和氣婉容有和氣婉容則必承順顏色又以見二說不相背處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婉容然下三必有字正點撥于深處見愛有一毫不深此色便不可强故爲難○愚曾問大全如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敬親者其色必恭和愛親者其色必和氣此不是十分檢點十分攝持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格之偏僅是無衆子曰氣和二矣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親亦然則敬愛原不偏倚看愛曰深愛便含至誠惻怛之意前說已言之矣若和氣須是無乖戾偏私纔能中節一有放肆便不和矣愉色婉容則又和之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統根上執事之敬而又加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統根上執事之敬而又加和正是敬之舒處婉容則統根上執事之敬而又加

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小注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履猶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莫非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賢鄒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難反如愚矣未達者及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矣如顏子之不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又云者亦以見其非一無所發以明道之功必由乎內外相符昭顯一致欲學者之漸其得也愚哉夫子與回言終日則言多矣而今存者無幾何勝惜哉○張敬夫曰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所以夫子退而省其私而知其足以發明斯道乃其請事斯語之驗也

論語卷二爲政　四二　新書堂藏板

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釐孔子只緊他這些便與他相類他所以深恨其言而不再問也○問顏子不違與孔子瓦相類處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便是這意思但發見着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違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知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燕私之際安便是舊私處○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見處○問非聖人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設履之實處○亦是以發是驗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眞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做○與之言者一一領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番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處及明日復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如○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它也皆見來及我說這物事與它它也不曉○問顏子深潛純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問顏子深潛純粹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爾是自有條理便見顏子問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終日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即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是好看亦足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說○吾與回言終日想見氏天下之事無不該悉來自說之皆動之際人愚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樂歷代之興亡變革皆理會得下○說箇融字最好如消鑠相似融如雪

論語卷二爲政　四三　新書堂藏板

在湯中若不說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事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養軀殼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英便克於肌膚皮毛能充滿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發出忠恕而已出來○問亦是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伊川所謂天理昭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他用如對人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地悠悠漫漫自將這言語無着落到得顏子聖人與說兩句他便沒難然恁地他便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

大全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胸次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祇是近聖人氣象深潛純粹知見高明踐行篤實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於私亦足發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覺軒蔡氏曰說者謂顏子之學純粹以精而其知見之高明踐行之篤實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於私亦足發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覺

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是以發明夫子之道發明處是如何朱子云如今看一箇人甚麼處便不足以發正當做處則目人思讓○日用動靜語默俱歸到虛然這由字正說這發字然無疑却是根上不違來若非默識心融焉能洞然自有條理安能坦然無疑也○問不違是發似不易自有條理安能坦然無疑也○何也是資質自到而朱子只首地是資質自到到後更如何曰只是客易不違中領會人耳問他功深力到一見便得耳故問他功深力到一見便得處更不同是發中坦然曲之者更熟耳夫子退而省其私亦足發明夫子之道發明處是以發明夫子之道發明處是不違足以發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

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

行其所爲者也

論語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爲得者○問觀其所由集註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看禹稷躬稼與后稷教民稼穡固善然其意所從來乃自以爲堯舜君民之心而後能之若周公則以天下之重付之君奭而深以不得其人爲憂此則所爲難是而所由未是也

論語 陳祥道曰使有所以使之使他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如伊尹曰善不善雖一人之身一時之間而善惡之分如冰炭然者自是爲君子爲小人那君子而有時乎爲惡者自是爲君子爲惡者自是爲小人那君子而有時乎爲善者自是爲君子爲善者自是

其始而信其中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拉乃誠不誠之辨也

集註陳祭書曰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之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也有若不免襲惡而後改遷善改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問意所從來者已是善則已是實爲善了注何以云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爲耳惡從來已善未便是僞或到久而變後經見他爲善日所由躋善而所安不在是只此勉強便是做外不如一了所以朱子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方是誠實爲善也又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箇決去不留未去猶有是箇意思在是已誠意章是就用功說此箇來當自檢以後道安謂樂要連所字爲義如云所快所樂相似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也朱子又曰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大節保無此病從熟處上說即所由在意上說即意而荒事而非爲是事之陷念也所安在心上說即意而荒心是全體統言是箇端心是全體統言是箇端

所安既在所由之後亦大段絶無了故朱子謂是心安意肯又謂平日有主習熟則安字禮與安而行之不同亦不得限定在勉之前所以所由已是能勉了○此章逐事上看也程說於所爲而易求由所說人焉廋哉一二事也未見得心之所樂如何便說人焉廋哉畢竟全體上看爲是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有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集註觀其所以一章爲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法生發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問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若恁地詳細如今人就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也被渠恁地只管看便道這箇人本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

集註觀察考察

圓大全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加八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法以察人也○呂晚村曰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爲觀察者無有木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於圓外發出觀察之法後人躁妄不見此聖人講觀察之意流爲機械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程子曰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

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未下得工夫知人則哲惟徐徐熟玩三數考孫聖人如何委曲則到此自得苦工夫耳○或謂一時而觀察都到此不是聖人自令其神鑒也○凡人借爲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爲立物則之倫無其道因如是非爲未世設而望人爲立物則之倫無也觀以觀商察安在斯理亦前有言人倘中先設多種機危險矣阿以能知人曲成萬物濟且孔子時已世變易新如是更歷千年殊異人情相從爲薦雖○陸象山曰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三項人如一一說他則來煞這等樣活却又不是用德運只是一箇先覺不是操術止是格理○此章是教人看得天下萬都要盡箇理始得如以中又要詳所由後又要察意思所安人要道如此詳細便易長厚了教人處便極盡長厚於教人處便極盡詳審○孫理是知言根子如言察理又是察人根子來然不見此理恐後人做入自私自用之病故設此是平日

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正爲此意互相發也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豈學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只是時習○溫故而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聞隨忘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故而知新惟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重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要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頭重一箇頭重又曰溫故而不知新一箇頭重一箇頭重看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一人與說一箇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一箇人來問說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如此一箇人來問說彼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如彼一箇是自家說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箇更記得十事不足爲人師○記問之學只是記得許多言語人問我我便記得許多言語答他只是鸚鵡學舌相似全不曾自家心裏面思量道理出來所以人問一箇不知二箇不知便不足爲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記硬誦不曾理會得活底道理出來所以

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節可師切有未曉日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不是爲人師一句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或考訂舊聞則義理日通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是則得多雖是千卷萬卷未有不貫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愚陋如不學是孔子道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兼是這一意只爲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能溫故而知新不溫而求新徒勞而不可得而溫故知新日是溫故中是溫這理急求新知新日是溫故中是溫這理急求新知新日是溫故中是溫這理急求新

君再告也如何便硬下可以爲三字至又
漢皇爲故面不知新將漢爲故面按先而不是了與此處温故而便欲人
爲如新等論猶云只爲世上在不温故知新而便欲人
蔽○朱子云只爲此一句又曰味其語意乃爲温故而不知新
所以發此一句又曰味其語意乃爲温故而不知新
者設不温故固是問路又若果無所得纔温故來不
是以爲人隨所以温故又要知新這箇在知新上
覺此則世上不温故者其不是爲師不與言矣即有
得皆當面錯非所温則亦不能有新得所以温
故而知新在學上朱子謂記誦詞章玩味意旨
皆非學問之學只是靠倚之意以温故而知新
學而時習之將以反說約處也温故而知新已是反說約處了○學會問此處知新
便得知新已是反說約處也温故而知新之故可以
爲師此意易見中庸温故是尊德性事知新是道問
學原是尊德性事然不相入說溺乎其所已知之理無
知其所未知固是各項事然不可謂所未知之理無
所已知之理也只大抵溺泳那知新自易了故
與於所已知之理也只大抵溺泳那知新自易了故
曰温故重卽此處不温而求知新亦不可得而全爲新
意不在故裏硬本子故求知新重也無怠其所能方
如此則可以爲師全在知新上說此則可以爲師全在温故而不知新
不是爲人師語意在知新上說此則可以爲師全在温故而不知新
知新不然則所學猶非在我而其應有窮也至又謂
温故方能求知新之理只在故裏面是推源一層說非兩層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體用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是多端自然若要如何便如何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窮根底人那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能那無道也不能蓋亂反正夾清惡種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否曰若論于德行而其則不局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兼全之名猶器者才藝一偏之名也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器一行之可名及君子不及聖人○人心至靈物具衆理是以無所生而不知無所施而不通論之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又問如何強得曰君子若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在容貌以化其氣禀必強爲之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易必明雖柔必強是此意○問君子所以不器若孫是成格物致知上做工夫若得道理周遍精切及豁然貫通自是不器○君子是可等人曰此就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應試全才之君子不以一藝自限曰與其器也與敬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貴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良佐不器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聖之他而君之一區

他自是大只是成六得來○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皆固夫子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止觀之則彼此在一邊亦器也正是發明此意○體無不具是無不備是無不具○器字與上器字不同○器字

庶德全才與俗見君子異矣之君子同而講求必後以此君子貴了聖人者何也蓋以聖人於懿無不具用無不周之上更是如何曰君子原具聖人之德用未周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廣體不如聖人之大便是與體而微用不如聖人之廣如君子只是見實而行先矣亦到形著則動化上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此爲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其言之先行而後從之而已未嘗說無事於言○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爲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大全慶源輔氏曰說先行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聖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爲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爲子貢○問先行其言謂人議得簡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今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有得說道理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是自家自歩着實體驗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是自家自本自末皆說得有若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

大全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呂晚村曰先行句即舊註其言則其訒雖之指驗諸即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須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行其言必須行有得而後可說之意不同別章言行平說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慎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之說故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話是平聲字

也其訒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說後一節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然後說出來行其言二字說得實了方見得說之不易○范氏謝氏兩說俱是對待字平聲去聲共用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共用則訒字是平聲而非去聲○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理實有諸己以警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還却說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節其言字則其言之理已在前矣○朱侯是君子終身躬行如此○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說出非爲此而先行也

既行之後矣既已行之矣則言之也可即不言之亦可以言從之耳如此有道理方固○學者問先行其言是君子欲言而先行之否曰欲言而先行之則行單爲言而發本心已不是敏行了惟所言所行只是一箇道理君子見得此理真切先不敢宣之於口只是一體之於身到必當言時只是以身所力行者然後書以心只在行上不在言上故言自隨之耳若限定必言則又形已之所得矣又問本文自重先行其言上而後從之是合上語并對時語也而朱子獨取周氏說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既行之後二語何也曰朱子看得言俱要看到言落處行之言之字俱指所當行當言之事理而言以這箇事理行於未言前必欲實得於已不肯做言說過也言於既行之後則凡未實得于已不肯以言語誇人也而後從之是甚麼從之這箇分明指言從之之字自指行於外民言從既行原不爲浮誇○范汪子真非苟之說而

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蓋以君子之道參端即不就肯行上說也得而夫子猶以此告之者以子貢能言而行或不逮也其實子貢自是賢君子夫子自是告他一段意思○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自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何處見得重言字也時解謂此章重言字者非是即子貢能言夫子就他問君子教之未言先行既行後從亦言重行却解反說言也聖賢道理不知教時解壞了多少

朱子曰接語類云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多看兩所字便謂所言所行之理也若認真先有箇其言於任不說則是司馬牛強問之而不出矣只為子貢平日善於說辭所言悉都能剖晰仁義道德之蘊已是聖門象當只行上缺少夫子故教他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若文義頗殊所言已非夫子遺意舊先行其言也不得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臣張敬夫曰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疏遠近一視皆以恕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小人則有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於親昵皆私情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

朱子曰周與比其義相似而實不同如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相親時便生出好惡之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曰微之間不可不謹○問君子意思自寬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出好惡之

我善底便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辨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曾說此意○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無一毫之私耳○問君子小人之分在公私之際即所謂兩端毫釐之差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以此章為主此包括言之○蔡虛齋曰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為愛衆地況去一區

論讀朱子謂周與此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方見此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但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但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勤求能加曉便去勤做加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事便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去做去不同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扯撲做去學是身去做學只是耳聽口說學而不思便都閒了問而不學何以看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壯撰恣意自然便不安穩○學與思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如讀書便是學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與思互相發明○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學思固若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固者其心皆昧聚安於所安而無可得而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

問語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此學字但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但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勤求能加曉便去勤做加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事便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去做去不同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扯撲做去學是身去做學只是耳聽口說學而不思便都閒了問而不學何以看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壯撰恣意自然便不安穩○學與思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如讀書便是學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與思互相發明○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曾就事上習熟畢竟
生疑殆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
是這事合思地做自家不會思量這道理雖是合如
寢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臭了不安如人學射雖
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
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
引程子傳學者固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
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切磋
琢磨亦學也孔子與子貢亦步亦趨是效其所爲便
是學之始終中庸意思是學問思辨是思之始終卻
與孟子語意不同孟子說學是學之始終中庸說學
是學問思辨是思之始終○叔豪問諸先生說有外
意者有說偏倚處因問楊氏說思則罔之罔如何曰
他發自是存養底意思自是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雖
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
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
本也無得處然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如
不穩實然後推到行字作數箇字解如此說固是昏昧底意思而不學則殆
何不必如此說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思曰是勞便是其心勞
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蕭氏病大而失其所居如
何只是不安

圖慶源輔氏曰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脗外雖
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
理事爲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施之安
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不思則無以考其實故罔思而不學則
無以精其義故殆學所以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理明則習其事者益熟理
熟則所見益精義理所以養其心者又必有於事故求其理方人有天
理必有人事故習其事然後所見

上做工夫愚是心上做工夫博學篤行都是習其有善問慎思明辨都是求諸心故語類以學行爲學之始終問思辨爲學之始終曰然則行時不思乎何思量如何做又少除事之精詳矣故中庸五者只是大綱諸也與此相同細說來却又有別

論按只統言之曰學則知行也在裏面思也在裏面今以學思對言則學爲習知行之事而思爲求知行之理於心中廣博學之居先篤行之居後審問愼思明辨居中今語頓以學與行爲學之始終審問愼思知行之中者○心既昏而無得竟有不危殆之理或問云安其所安非真有所安也特自以爲安耳事既危而不安亦豈有不昏昧之理或問云得其所得非真有所得也特自以爲得耳下其所二字是就學不思愚不學者心裏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論按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彼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僞必害於此既入於彼必害於此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集註云攻專治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專治也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畧去理會他他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歇功高方

得若不思地則也不知他何緣來十大夫未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楊墨只是硬惡地做佛氏最有緣動得人處本領許多蓋如今之時高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雖只如彙者亮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去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或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程氏曰若子反經而已矣經正邪無作惡之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滅得甚好但深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都蕩了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九便將已棄都蕩了○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集他說說逐休了若從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寂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

圖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反彼勝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熄說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惑俗之蔽哉愚於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

圖大全西山眞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沈湎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論已是闢墨深身亂倫之論已是闢楊矣○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爲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爲一件道理也楊氏以我爲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爲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爲異端○胡氏曰楊朱即老聃所謂陽子居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要而其要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甚

爲近理者朱子云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只識區區小智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彼下也又曰頗盼指心性吾言超有無待作用是性之說以爲妙道之所存待無所染着之說即未無象之表其徒之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所謂藏言藏實地獄後刖割塗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此何指揚墨專治而欲精之爲害尤甚此句方指有攻乎異端者

林次崖只孔子所指異端未知其爲誰言人於異端若專治而欲精之則內之不足以理身外之不足以治人斯害也已害只是害自家家引云外則害人之心術試問去了禪常由是而偷釋由是而偷釋之心術試問去了禪常由是而偷釋之心術試問去了

按攻字諸儒多作攻擊之攻言攻擊異端反以自資如此則是異端不可攻也惟呂氏當反覆玩味不可作攻擊之攻攻乎異端以自誣理路猶通朱子謂其添得意思是未必是聖人本意被呂氏作專治說大異程子

不可爲只便器器學他已是爲害當專治而欲精之玩注下一欲字便見是有意剔爲一端以攻異端天下其始由於率其賢智之過而好名而其究至爲卑污之鄙看斯字也已字有多少數息警覺意在言外下道理只得一箇如百家衆技亦是這道理中流出特可謂之小道而不可謂之異端這異端不幸於性如何生出這一種來此一種明欲與天地不爲雖聖人爲醫奈何今人猶欲重存之也問如何是異端曰如楊氏爲我爲義不道聖人之義在裁制且見得禁身之義早失了君臣之義了如墨氏兼愛爲仁不道聖人之仁罪惡有序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只見得泛愛之仁早已失親親之仁了皆是與聖人爲難處假令而今天下俱從了我之教彼此都不相往來進入絕世高舉上下都無了有無交易都不相通了更成箇甚天地室礙教貧倫等於禽獸又成箇甚天地此都是與天地爲難處○或問集注何以言佛不言老朱子曰老

便是楊氏看來老氏清淨無爲大抵是爲我意思後世之禍老氏猶淺無許多惡毒修煉不死超凡入聖之說全是學仙術佛以善度爲說似亦墨氏兼愛意思而於善度上講出箇欲都不必用智試都不必用善講到色色皆空耳目口鼻都成幻妄只要全我一箇真性來歸本於無生把聖人特世道參贊化育等事彼他一箇空字都打破了人見他打破了誰不歡喜故此所以尤爲近理也不知這箇非打破乃是窒耳果如其教人人歸其箇箇不生不滅立見山河大地只是草木暢茂爵祿繁殖而已惟其極必不須這天地始得聖人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他把這天地人去命處都空了真箇無思無慮之甚耶所以朱子說他猶近理而愈失真

按朱子說他猶近理而愈失真至於無父無君則陷害自兼害他人以異端關係底大了象引內不是以修己外不足以治人但說不是修己治人語氣尚覺放過但下接云心之心術爲所壞猶說到

聚切處存疑反請宰只是害自家虛齋太說開誠深吾不知其為吳端寬故一歩是長處意思○易蠱原并亘通必有不當通聖不合人心處要改動天下也是難惟時措之便是於不當通聖處說出合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磨礱象曰事治日久積弊未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問知之為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為知之病曰子路粗豪見事便自說是說有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故知那不知處也不知耳○問知之為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審或有不合處也雖於夫子亦能然如子之迂也之說故夫子告之以此○問謹女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意深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來其知一節則是使人實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欺○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意○或曰子路之為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身不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蔓以為知此便是知了路性勇他能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大全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凡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義明而無蔽矣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而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論子路真切要誠此章言之若最面真學者日用間隨處甚多要當戒懼以自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朱子曰此說甚圓蓋盧齋知而何者為知何者為不知皆了然於吾心之間而無自欺之蔽矣貧不為知乎○大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深表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蘊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厭則不蓋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呂晚村曰首句全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文字中所自有為知為不知是能不自欺處即是首句知之道故曾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盡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備覺廣統在不知便自費不得為知之為不知是實理上說無見得有知有不知處○是字並指上兩為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自欺之蔽則一則蔽一則蔽而濁蓋過去則不蔽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圖道理如此耳○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為知實生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為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午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為一目過失便是自欺故朱子引孔子名一節便見得有知不知處也不知子路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肯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為自欺開於理蔽一也○聖學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

障拒而不明所見皆成滯矣能夫此蓋明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知而肯終安於不知者也故朱子曰此而求之一轉正與深求之所謂知則尊指心體而言仰本源之所謂知則自其驗也若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是本體有虧此良知家之精蘊也○陸稼書曰道一貫集注謂其無自欺能知而不能不行不明白處乃錯認以爲知未至者是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之蔽只是自家意見有不知者即自認爲知不知不要一味至張自家意見這個病痛就是知了沒此

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錯了夫子說知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箇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蓋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二句最說得明白陽明一派學問見話都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是夫子欲矯去閉頭而反以朱注爲支離此等邪說今日學者不可染

一毫在胸中

（眉）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欺已才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致此失矣然終有見義不透徹處是以有食雪不避其腥之爲義而不知人必我告已有必自求知至其知之之道矣○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眉）按子路終身勇蓋有是病然人不是好爲惡人不肯爲惡人是學知這件事徹底人

得不是恐人指摘加一番文飾使好看掩得善若彼一件道理自家未理會假裝理會胜亦只是藏其頭見不露馬腳與子路總不相干子路若知道告之則自其可見知之理然則自其驗也若當下不知這道理強以爲理會得亦只是說謊真到底無那藏頭蓋尾意思這不是心地上要

（眉）驕矜只是知上欠工夫知六言六蔽知德者鮮若子於其所不知蓋闕也都是教他知上做工夫而心體上要明白面教他事理上要明白做工夫而心體上要驕矜如何

朱子下自欺二字以這自欺與大學傳不同大學傳不自欺是致知之因自欺也子路是有問仰存只不肯知上做工夫欠缺正在知行之間不來知之亦自欺也故章末以有所遮蔽之自欺自相照應不知忠信是他心本無

他不欺人處卻見強不知以爲知只是見不真有意欺人實欺己只是他見非此有斷決數只爲知之病朱子說話處處精細學者當不到耳○許東陽謂上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前未精細脈村說較好○學貴問于路強不知以爲知中二句側重在不知句若曰正要他兩爲字在此上當下分明無所欺蔽不是二節二爲字自面輕上句重下句也時解更有謂上句重上知之以爲不知下句重下爲不知者尤爲謬矣只看集注所謂知者則以爲不知而所字審辨精明兩則字斬然界畫何嘗偏重來知德或不能重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是代是字說陽明亦是字說理非偏頂也蓋人疑有知有不知之不可爲知而不知之不害其爲知也不害二字甚明陽明之又以此意了知他是這箇意思

有可知之理本文似無此意曰只爲人病是知也病做即此是真知之道無俟他求所以當求知意如外澤福不知道是字上從兩爲字決擇出來豈有先地然不珠而不更求如者乎況子路聞果難在兩爲字之後故聖人不須更說求知道理亦自足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祭也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稱次者曰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延平問答云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未欲發而諮事勝此爲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者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

圖按子張學三字小頓干祿是說他心未爲也外誕

程子曰闕字也不得夫子只是見德意在得疑而敎之切已故工夫耳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敎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

動若顓闕則無此兩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推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圖大全雲峰胡氏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闕見者所以爲言與行之資也然精之不多則擇之不審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顏於其餘遂以爲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積而尤愼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親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所日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愚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爲純聖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不可以盡心矣○日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

敎民以德行道藝而興之薦士能讓其言行則有得辭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道在其中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蓋其敎之次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敎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爲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流風善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懷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拳拳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圖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讀過了釋以爲偶然多聞多見其珠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

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礱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問學于蘇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問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不能闕疑殆則胡混把握不定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悔是見尤於己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輕重處對說○問王言見王事尤是靠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纔已錯了蘇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又子相問本非直而盡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餓在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成身不立要人見無便有得蘇之過大槩要令他自野會身已上事不要先前利祿動○問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蘇章言多問闕疑謹言其餘見闕殆是主於言見闕是主於行然亦有闕

面行者見面言者不可說面有也心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面多尤自悔行面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

圓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子分開見言行疑殆對言心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其所信安者而所守自得其約約字與傳字對約字如約禮之約守之約尤字與盡之義此一章三約字之約字同約之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

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子張則已矣得疑之理其或得之本命之不可知也程子張問干祿則已矣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問祿之理其或得之本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問祿之理其或得之本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問祿之理其或得之本

○李直錯枉集注謂大居敬而貫窮理曰若不然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爲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又不出須是居敬窮理自然工夫方能得人蔡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爲直以重爲輕○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性性也是要得人長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哀公之正恐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賢有貴窮理之意謝氏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貫窮理此爲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直枉不是一樣混枉不是一樣直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情各有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舉錯須要一一行得恰當若高下淺深稍平分明輕重毫髮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說到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底自然分寸毫髮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禮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報虞獻之不可復爲也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強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敬窮理之功耳

○蔡虛齋曰、圖外謝氏說與本文稍異讀者不可不知○林次崖曰諸字竊疑是語助詞

○按程註舉錯得義則人心服夫曰舉只是舉下各宜而已未嘗以此表民之服而期天下之至情則人心自服歸服字亦非感恩懷德之謂蓋枉之私親於國無所偏黨於義無所阿附皆是後一層此時原未計及只此當下得義處民自服矣○哀公所問之民服只是要民受感化恩夫子所告之民服却要民服於己之德義是非不泯人善不掩服見直便就舉見枉便就錯公論行於野使得則歸不因偽恩慢人誰不畏服哀公愚柔之至夫子有教他明斷意思○朱子云夫子只爲他說未深透問民服其實重包三桓在內欲到有權有勢三桓自服之如何曰哀公愚柔豈不服己小民不服仔細看來只是好民惡惡上能合下之情則下有服上之理教朱子獨取謝氏之說非欲捨置三桓也或問謂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尚書

是說民服以後事

○按舉錯得義則人心服直以好直惡枉原天下之至情也謝註與程註原合只居敬窮理補出能舉錯底源頭爲程註所未及耳虛齋謂其有異恐不然○陳解謂舉直錯枉上有一諸字以君子小人衆果論則舉枉錯諸直亦有諸字與上君子小人火乎此解已不當理而存疑作助語看尤非註意恩謂一舉直則必錯衆枉未有直內錯諸一枉也理一舉枉則必錯衆直亦未有枉內錯諸一直也此正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陰陽卦變相待故註不必解作衆字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嚴厲也臨民

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雲莊】問使民敬忠以勸曰亦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使去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其說得未盡○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方主父子而言也○淳

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即撫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己若從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遽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爲而民自應肯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歟曰已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辨】大全吳氏曰康子猶君之柄而尊其國慶文之命而假其辭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報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己事上使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蔡虛齋曰若親端嚴也若親猶衆也一嚬一笑一言一動都是教○呂規村曰衆善而衆不能庶不盡徵

【補】按康子下一使字固是求之於民夫子教之以臨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之道而已則字固是不可然

之味之謂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其說得未盡○仔細看來盡此數字自有次第○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敬忠勸而引之以莊此本章語脈論則因康子欲民敬忠以勸而設而以本章語脈論則因康子欲民敬忠以勸而引之以莊莊以臨之孝慈舉善教之道非爲使民敬忠勸而設也故節類問使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朱子但答之曰也是如此未嘗詳深得此章之意而或問於張敬夫之說亦第謂偶中其失愈加迷惑何獨說不到聖人說箇莊便不是色莊之莊了○朱子嘗說只是一箇孝慈是以思焉之文曰慈兼衆也要慈不從點曰慈兼衆也要慈因人也要慈不從點曰慈兼衆也要慈重於舉這是勸字意思未看得透朱子云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

而然之意但欲民敬忠勸自是正當道理學人何嘗必要教倒他便要民敬忠勸上依他箇臨莊孝慈舉教之當盡則民無不敬忠勸就有道是說得大差聖人便說子爲政別教他了曰如此何又引張敬夫之說於圖外曰要使民敬忠如此便是計功謀利之心被須說箇道理盡之以道非爲使民敬忠勸而設也本章語脈論則因康子欲民敬忠以勸而引之以莊莊以臨之孝慈舉教之道故節類問使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朱子但答之曰也是如此未嘗詳深得此章之意而或問於張敬夫之說亦第謂偶中其失愈加迷惑何獨說不到聖人說箇莊便不是色莊之莊了○朱子嘗說只是一箇孝慈是以思焉之文曰慈兼衆也要慈不從點曰慈兼衆也要慈因人也要慈不從點曰慈兼衆也要慈重於舉這是勸字意思未看得透朱子云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

如使之必中乎的也工夫不在點的却在引弓發矢處只看舉善離了教不能便是射人分上事矣何以見爲勸民善而然故曰只是教裏面事猶按莊謂容貌端嚴容是見於面者貌該一身而言盧齋以容貌爲容色恐未是既謂貌字虛又謂一言一動都是貌豈言動皆虛而不實者乎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集註聖人未嘗忘天下今不爲政而其言如此蓋不欲仕而未求仕也不求仕而其言如此蓋有不得已焉者也然此意有能知之者有不能知之者能知之者重望其位者也今立九年惡不可救避位之嫌非若衛輒之以子據父大惡不討不能誅則當避位而去以全大義而定公者謂何曰聖人隨時處中各有攸宜定公之立力不能誅則諫討之所以不仕也曰九年以後其所以不仕之意豈有求仕之意此其所以不仕也

雖然未免有意必全其孝友之理而後已但定公此時方圖秋平子既不能授權於孔子平子以權自己孔子又不可意度要必全其孝友之理而後已但定公此時方圖秋平子既不能授權於孔子平子以權自己孔子又恐見討於聖人而又焉肯用孔子聖人舍之則藏又豈有求仕之意此其所以不仕也曰九年以後其所以不仕之意定公之立力不能誅討之所以不仕也豈有求仕之意此其所以不仕也曰九年以後其所以不仕之意定公之立力不能誅討之所以不仕也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上曲鉤鄂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吾不知其可也下句其何以行之雖是說車經貨路設他不可以行○也字正是代他指後世與下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遙相照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

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知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通釋堂藏板

何謂三綱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人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何謂五常曰仁義禮智信也何謂三統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何謂文質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也何謂三統曰王者受命而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故夏以建寅之月爲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爲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爲正謂之天統孔氏以爲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之鄭氏以爲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然以理求之疑孔氏爲得之也○曰夫子之言以三代之事言之可矣若以繼周者言之則秦不二世而亡其變三綱五常天統地統人統之道而損益之矣漢雖秦面反因秦禮以爲損益然則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蓋就先王之法漢猶十秦之禍皆非徒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秦不能有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以甚異乎秦也至於秦之暴戾置守廣德任刑漢之寄耕與民休息亦皆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而不然者然幸亦不能變其所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情莫不然雖將狂秦亂之極不能出此一軌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不驗乎○吳氏曰此篇可知者若曰其大略不能甚異也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夏以是而爲夏商以是而爲商周以是而爲周雖不期於因夏商而必至於因夏周雖不期於因商而必至於因商世異事殊不通就其已行已成之間或小損以救其過或火益以

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損之制事禮歸上面說屬于大夫以兼職○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會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說得這些箇所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漢以百世可知也且如秦漢是不善繼周周監二代文質三統此說極好○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不能盡且如漢高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他依舊大了便是十分壞了也只滅得五常不得爲氏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

只是君臣父子夫婦之禮是天地之常經了又何疑便是天地之常經了又何疑便是天地之常經了又何疑便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不得以義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其得為他祭自是祭子之家今何據討宗生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行之也難○問非其鬼而祭之等常人家所當祭否曰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社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

【辨】謝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與祀與之意可昔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若夫不仁者不足以與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若乎而又當政教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之者宜其紛如也聖人於此時欲驟而語之則無證驗以禮則無益其憂深思遠之所為以謂儻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之禮未為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喪也蓋鬼神之理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而祭之此其所以祈於不義也

【圈】大全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精誠祈敬之不屬也但敬謹之功若稍弛

【按】此其字指祭之人而言然無定位上自天子下達庶人各有所謂當祭之鬼朱子謂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蓋鬼神之理熟此亦尚是大槩說細而推之又如有士庶人祭及旁親遠族諸侯祭非境內山川之類皆是○通考吳氏草以鬼指祖考不可從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辨】問見義不為無勇這未不為無所見但為之不力然亦以為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為之不力也是未將得分明剛行之自有功這般處看前下重看或見得如此義不為上看個見得如此之而不能為若從頭義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既見義不為無勇矣是連上句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凡事見得是義便看做不可說祭祀事神事非其類而祭見義不為無勇也曰此正緊關事若見得合做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未至若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

【圈】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各舉其重者而言之耳非謂知之意也一則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重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而言非鬼而祭有貪徼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敢直前之志也○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非其鬼神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為其所當為者不當祭而祭求福而已當為而不為其害可知一通一不及也○呂氏曰不為之根總在利害上此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利害上說非上聖定不講利害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圈】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能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深明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精誠之天下之人其所當敬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按】拗不獨是於非其鬼而祭後經見其為諂亦不是見義不為後經見其無勇皮朱子或開謂拗氏見義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大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同 勿軒陳氏曰首言夏殷周之損益、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明禮樂處成於極盡、而通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繫此篇、皆論禮樂之異、而多指禮樂之實、所以為言之如是可忍孰不可忍、或取於三家之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便是以本心之仁為禮樂之本也、真氏曰禮樂之本也、實發於易易之初、為禮樂之本也、蓋禮文之所從出、為禮文之本、猶源之於流、木之於枝葉、為之本、猶禮之於文、為之本、皆流之不足觀、便是說為之本、祭如在、便是孝敬為之之本、為君臨君之有君臨君之有君長、只是有上下之

名、心大其境、如君子須是以恭遜為本、一有爭心、則事事都不當理、故有任術、暨元帝優柔、故偏於任柔、無不為矣、他如思夏殷之禮、以忠質為歸、文之本、質不生、文便是質為文之本、如草木生立而之本意故夫子嘆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行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說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或問、八佾、皆說有誦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其佾少而八之如此、或曰、或以忍為容忍之忍、聖人辭氣豈其若是之迫哉、曰未必然也、然胡氏引聖人豈同天地以處待人之說、於魯臣嘗子則治之甚嚴、其法僭於春秋、所以貶大倫立人紀也、若以是說通之、則亦無可疑者、但恐未盡耳、曰、設不可忍、況如何曰、聖人方欲極言其僭竊不臣之心、不應反却而濟其僭竊侯之小罪也、是與設不如禮之云、文義亦有不同者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魯三桓、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徹祭饌也、辟公、助祭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程子曰、此天子之事、而三家用之、其僭如此、

或問、程子以此為天子之事、而三家用之、其僭如此、然則此為天子祭宗廟之禮歟、曰、然、曰、然則其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何也、曰、此詩人所以形容其盛德之美耳、非實有是事也、曰、然則三家之僭、固不待此而後見也、曰、然、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者、人心之全德、禮樂之實、皆由此而出、

或問、仁者人心之全德、禮樂之實、皆由此而出、故人而不仁、則雖有禮樂、不過為虛文而已、曰、然、曰、然則

就不可忍也。

○大全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皆恒公之後若季孫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氏也○雲峯胡氏曰前一節疑是記事之辭後一節疑是論事之辭○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事尚可忍爲之何事不可忍爲之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而不誅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而可字意思重○慶源輔氏曰逆制度土崩瓦解以容忍爲養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說以取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無惡不爲之矣○蕭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悚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蓉塵齋曰尤王制禮樂名分於魯須知僭舞之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不可變僭逆也而季氏乃以大夫僭天子之八

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爲前凡過已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閒到下僚公而得罪於刑憲者尚無所不爲矣此莫以是可忍者爲重謝說以莫不可忍爲希并正意也○呂氏村曰季氏僭竊與奔揚等不同蓋公子統攝權臣一味妖冶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駢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上也必有打不過處到得忍時即拚命亂賊臣賊子心也必有打不過處也打得過了防維一決何所不可是可忍孰不可忍危冰之其喫息之其○季氏躁妄其心直欲吞魯國而有之他如顓臾則伐陳恒不討覬僭是躁蓋無知世家習氣以此忍季氏又未見不欲聖人此時就到就不可忍便有深痛而仁德明訓隱忍一義來了必並存之是何等厚養說甚麼別底闕訣○季氏八佾舞於庭此嚴責此更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
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
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昔臣子之
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故仲尼譏之

雍門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賜伯禽之也是武王不是公迎是成王賜
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使僭不
不敢道不是予雍詩自是天王之樂非人自是用他
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問
用微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使僭不
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
之○居是那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識其過惡若大夫
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
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如不然○八佾只是添人數亦
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
故引詩以駁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
天子之穆穆乎假無此義焉取此詩

自天子至庶人立言之故
雙峰饒氏曰上章是舉其僭此章是說其無知所
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
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
以僭竊一無忌憚○三家歌雍詩只此一點意思
已罪孝子慈孫不勝其意面妄歌之夫子僭用天子禮樂
其無知妄作而僭之乎蓋三家只要僭用天子禮樂
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
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
以僭竊於此一句文義不貫打疊去了卻以下對上章
其僭竊無味二句文義不貫打疊去了卻以下對上章
說得來也不當說大全饒氏說人多以分說爲未安
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智其間未必以分說爲未安
嘗此說正說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僭竊之罪
自是定案云云說其無知妄作乎○
學者須要人人自見得聖人立言之旨如此方是

近譬堂　藏板

近譬堂　藏板

問曾曰如禮何意何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說不以禮讓是以遜讓說禮失則人必惑服自無爭奪爰犯之風○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否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爲之與合知覺而爲之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曰然是非是發底商又曰生機之一件否曰然是非是發上所發底商又曰生機是元長是亨底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大曰又曰仁是揔愛是否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祥愷悌易明曰然土敦子仁故能愛何會以知覺爲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大寬如何偏言則一義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知無不備則亦可以包四者又曰義禮知是善之長又曰如一間屋分爲四段義禮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爲四段義禮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爲四段義禮知來

禮之本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徇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

餘皆可以受和白可以受素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一飯本只是質全賴文飾在本上文自時在質上故存那本時文便在了所以說全體無不在其中也○這全體無不在其中也不是有質可當得有文只是有質方好說賢上者能文之可觀處若先無了質這文何所附而見故朱子

謂如樹木必有根本則自然有枝葉若無根本雖有枝葉豈能久長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陋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意也

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意也儉者物之質也文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黼黻之飾所以文之也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俟只以費難答之曰敬不過吉四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戚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不當文勢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與其易也寧戚與其奢也寧儉雖喪禮猶不可直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哀戚甚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哀戚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棄於禮而弄哀戚之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為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浩淨無些疵處便是易在禮只是文簡處便是易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程之曰只緣儉戚是本有個來許多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發只是戚戚初頭只是檢斂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戚戚來看而言之蓋這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為儉戚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者開

當初亦未有那箇只因後來文便那箇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則吾尚文初頭亦自有箇質在只三個五箇文之本否曰都是文只有箇質耳如喪禮之本否曰都是文只有箇哀敬而已未有許多事○問禮之本臣初頭只自箇儉戚來有那文便戚是亂心自然發出底便又不察曰儉亦下箇文字是說意思元初且只有汙樽杯飲之類後世文勝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固是易言之但得說儉戚是本過於文便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聽得○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其有來者易及底是務實於外儉戚是由中曰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箇過去了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面未全開者易底便有開而將謝底那箇儉底便猶花之將謝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哀心外面裝點得來全無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沒了那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復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安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說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但歌喜去做做得來手熟底意思因舉禮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而敢喪事先遠日皆是存翻恒不忘之意也○故叔器說林放問禮之大體便包得個今但問本本一節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當時習於禮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本本那箇處被放過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樂夫子有那箇子之心要存那本時文便在了若存那文而無本則質得為禮易其田疇之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理治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矣日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汙樽杯飲之說他是說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說他是說儉說與前面無校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

喪麻吳騮之歌以為之節如此讀方得今却說得發麻吳騮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竊疑有多如此不如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實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備處時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問林放問禮之本曰夫禮貴得中者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酒醴而升飲質行而土鼓蕢桴而已蓋故寧儉而質毋過於文儉主哀戚而質喪主哀戚若一向奢侈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哀戚立喪禮吳騮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奢侈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乃禮之本曰無本則去本已遠且禮之始本諸飲食酒醴而升飲質行而土鼓蕢桴而已蓋故寧儉而質喪主哀戚立喪禮吳騮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奢侈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乃禮之本曰文日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

新安 尹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質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為質故與其易也寧戚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質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奢寧過於儉儉也猶與戚其實則存若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流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雙峯饒氏曰坡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故也○雲峯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也泰不同本根可指有面不可指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於儉末也必有故曰與其寧反本之論也

新 按近本之意亦只說得奢易為末儉戚為本末儉與其奢之奢字同

說與共享字郎是聖人大哉一樓心事人多忽過○
況禮惜說得吾儉只喪禮之本不可以儉言故末言
開王何以吉禮凶禮對言之○學曾問禮貴得中適
少家可即是根本之本如魏齋所說中者天下之大
本否已禮貴得中謂貴品節之使之無過不及合
於匡若過於文與不及皆非禮品節原指品節
節之中而言本說他本原處有天然
不易之中而言禮貴得中魏齋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此
說得稍暴對奢說儉有固陋故來對易說儉有簡戚故來
子謂對後來追說之耳儉與之稱對奢說之稱對本只是寧戚
張庭心說本原處有天然不易之中中即是非其全
體之總無過不及有節有文一個中字都盡了故中
是禮之全體不是禮之大本統朱子初頭只是個誠
禮者有許多事之義可講矣○學曾問禮
氏註謂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祭有餘也與其哀不足而儀有餘也如何以祭對喪說敬作儉說且說只
而哀有餘也如何以祭對喪說敬作儉說且說只
是大概言耳禮是因襲冠婚祭都是吉
對未見細點喪是因襲冠婚祭都是吉

一說范氏得說祭謂為說不盡故下又說禮者而儀不
若儉而不儀之意四句敬字自當不得儉字禮不是
便含儉意禮字却在儉字之先細看來亦有
有缺哀是指他心裏哀傷感是裏形於外顏色慘戚
故內註不但曰一於哀而文不足范氏說不足而
哀有餘物之質威者心之誠二句亦要看質
夫喪者形質正如儉說若威者心之誠却是心之誠之所
形若但道心中之誠則未有形質與內註先有質而
後有文質乃禮之本亦相合○朱子謂楊氏喪不
可以徒行而直情竟是要文了如何說得寧戚意
說范氏說朱子恐人疑有寧字以儉戚為禮之本更不
戚又補說中一層使人用心求其
合禮且有以知禮之差也得謂初頭儉成可以中止而不為文也文自是少不
得但初頭儉成可以中止而不為文也文自是少不
得○須知禮本儉有本故朱子謂不及哀可得而不及哀可得而
但不是文是過於文者止是文也說不得與其

寧字矣儉戚雖不及却正是質故註曰質易勉進於
文儉戚則不及而質於字面實大有害○人都將
喪儉者在外戚却看在內便說戚不但是初本之本乃
原本之本矣朱子謂儉戚是來意看易底發起去
了分明都在發上說故知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是
指戚為喪之所強而却一於哀矣外註多未發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
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illegible]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
無君之罪尹氏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
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
道無君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

者此說無意義○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
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有禮義恐未當曰不如
他如何說聖人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
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七臣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
大全厚齋馮氏曰諸夏指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
夏大之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數所不與然事
勢有君長以統攝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
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
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若此其變甚矣
○蔡虛齋曰天下所以紛紛擾擾之名分存君勝有臣尊上勝
之名分存君勝有臣尊上勝下故本文只言夷狄
之有君而集註則云反無上下之分也○洛宜公十
一年陳侯針以若是晉侯與齊方用兵伐莒與狄
方會於瀆而不伐西戎之道也而楚人能謀之
有反陰二點此所謂諸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誠心以
楚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以

周王者備夏其尚謂有君德心當時處侯之私
未必盡勝中國孔子此意蓋亦為中國之僭亂而
之歸

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其今
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擬論諸夏無君國是臣子無君上之心是所不當
論通攝臣不盡道耶可知無君是君先自無了臣心
坊記了這君但程註說當下僭亂而言尹註兼貢之
也疑有之不能盡道是推說○玩註註如字只作似
字說謂不似表諸夏反無君長陳新安今居中國去
人倫反夷狄之不如這如字說錯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魯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
其陷於僭窮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
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
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
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
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瀆是亦
教誨之道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據是魯所
祭得他若不係魯便不與之相干如祭得他固舉太子申生恐將死子孝又曰聖人也不
書是教意為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僭之自當止

是無此實理矣殷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
也神不吾享吾享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盛
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感格底道理○雲峰胡氏
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嘗林放諸問之時正
季氏旅泰山之時曉得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
歟○蔡虛齋曰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
救再有救之語疑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呂晚村曰
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季氏之從否是聖賢
行人正倫孔門之不迎諸成敗利鈍又山之病痛
治面必用藥治商之語

蔡虛齋曰記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云云天子只當祭
天地諸侯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云云諸侯不得
祭天地之矣王制出于漢儒恐未盡然書
之矣王所過名山大川云耶此章所論

論語卷二十八 三

按此處與字作切責怪詞之義自然明白其與直非聖其與知所以教乃責其何竟不教也朱子引胡氏說不審責在冉子身上說○學問之蔽祖之說字所關甚大不可不察季氏僭竊舞之異乃魯臣臨至亦關之大旅祭未說及○胡氏泰山是祭山不如林放自指季氏之旅說蓋季氏而敢於泰山不如林放乎甚言神不享非禮以曉之曰語類謂理人不事是據意會季氏說只是指事說泰山不如林放之理自明不祭季氏說泰山不如林放之理自當止而不祭季氏之旅是言外意聖人未嘗尊季氏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自宜正是此意至進林放一段自是一意集註下自字以屬冉有亦只是對冉子說與含此意故註下一又字

顧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只是說泰山說見其不享非禮之祭泰山既不享非禮則季氏自不必以非禮

論語卷二十八 三

子之此又是轉一步說時解謂冉有不能規而夫子代救之如此便是聖人有心救季氏矣非當下語氣○天子郊祭天配以日月祖祭地配以山川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蒙引謂天子不得祭山川自侯天子於天下之名山大川皆得祭之諸侯僅祭境內之山川境外則分不相管攝則彼此自不相聯屬安有享其分與泰山不相聯屬有季氏豈誠泰山可享其祭之理語類有季氏豈誠泰山可享其祭之說最為精審

論語卷二十八 四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聚珍倣宋版印行

聚珍倣宋版印行

論語卷二十八 五

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論語卷二十八 六

君子泰而不驕遜而不與人爭至于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執弓反位不勝者襲反決拾取弓于堂上進以俟射如始升射及搭勝者先升堂少有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畢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則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此則注疏舊說而清家夫之是以從為紛紜而其說愈不明耳曰此其猶曰君子而時中者何也曰是其所謂君子者本曰有君子之心云耳

論語卷二十八 七

如說圖大全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二耦出立西面揖當堵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必有耦大夫入畿內諸侯大夫二人耦各服其所宜服祖決遂面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臨耦同出大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阼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候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侯乘乘升射者如上儀畢凡飲酒皆客先奉以遜貢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詞○雲峰胡氏曰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辭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泰曰不然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奪陳氏曰惟其不然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

戴校或問云若子禽敬退讓不與人爭可見集註
遜不爭內外盡內無私退讓之實心卽外爲辨
之客必有其情發露不可揜處以有諸內者必形
外也鵝氏謂恭與遜皆體之發徒在外面貌說恐
非經旨之氣象也或問是其所謂君子者矣曰有
君子之心焉耳句最當着眼。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邶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
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
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
問以素爲飾故問之

集註素以爲絢不如是何詩若以爲今頌人詩則章
句全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素以爲絢言
人所好處美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
素其質也見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也

林次崖曰子夏疑素以爲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
二項日素以爲絢似就把素做絢不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呂覽材
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呂覽材
日子夏只讀繪一爲字詩人爲字上微逗斷爲字讀
特重本意是因素爲絢子夏疑素以爲絢二字一線下
去爲字讀得輕便疑記者素爲絢此所以起問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不然美美目二句就也素以爲絢
一句此也。

子夏是讀倩字盼字小斷即以素字在下爲一句
此因是繪乎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重讀一下文接和以
見倩盼之美質已是說素却重未說絢下文接和以
見絢飾之不如素即前絢下不知詩自言人有美質而
又加以絢飾采色之以絢也巧笑二句且
一意素以爲絢句又是一意○問子夏此四句有
重素之意到夫子繪事後素之辭方悟
一層引一層逐漸看去尤有味王懋竑謂子夏所說
之詩並見大意所當獨存絢飾亦不必尚拘下
後一語不但此處添多下轉後句亦覺無力並看
詳畫之病

集註以素爲粉地畫之質絢爲采色畫之粉此解
素絢本字之義亦正解繪事後素句以合前若詩
人本意只以倩盼之美質爲素加以華采爲絢非以
繪畫之事作譬喻也如有素地而加采色如字亦是
頂上繪事說語類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
質也此見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或問亦云既有倩
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都不作譬喻說饒氏獨
以此一句爲比體弄是集註於下節云猶人有美質
然後可加文飾又是指此處素絢說

子曰繪事後素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文飾

集註舊說以素喻禮者夫之違矣詩人之意但謂既
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之飾夫子之意則以爲
必有是質然後可如以飾耳

大全問仲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
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
亦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
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蔡虛齋曰集註以
素粉地畫之質也又曰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
采粉謂塗粉堊粉塡粉畫粉堊粉塡粉畫粉堊粉塡粉畫

我其素地也○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謂云云則倩盼美目則盼素質與繪事後素之義不用更施文飾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飾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飾之色矣

也況言類有此而通意思

論語外雜俑都是老莊後來流弊到他看自與

後大則但周末時舉竟文勝足憂況忠信為本殷文質只就當下論他

是扮質為重故門人問有素項待絢而朱子引此質

却重也不得輕禮只可補做論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卑故特假設之辭為之實證如此而已也又有所以一二數者卑他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

日知錄有言先儒言孔子嘗定禮樂今以盡章之指觀之則三代之禮孔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也至於樂則與詩相須故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然亦無全書矣疑其說之或然也

按中庸說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非無了如今春秋傳中說有些商禮在○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總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莊公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朝不合朝之義聘問亦貶其爵不合聘之義所謂一貶再貶以至於貶損不足以勝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旨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聘

爭貢賦之次日晉天子班貢輕重以列諸侯則杞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禮弗給也故以為請即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聘往來禮物繁文固務吾民之財以供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滅典明叛君父將吞并者當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貶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哉況夏殷有聖人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按今解春秋者某不取信正以此耳○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殷是就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何是說三綱五常問吾前若子孔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如何是言其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論的定則吾說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聖今聖前後揆一也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別自有箇禮書集者今亦不可見

大全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況證也吾得夏時焉可以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為夏小正坤乾為歸藏之書今無得○問夏殷之禮杞宋則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集所微而可以義起者亦必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天子固當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

圓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求證若其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難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猶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禮其文獻既皆不足不如孔子於何考可而能言之曰是猶隨筒管時竟無存者聖人聽則府如得其一二則可類以知其餘況周之文監二代而損益之變但不徵不信不信則民不

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肆之於書以示後君當稽札家可謂得聖人論者二代之禮與周監二代之禮益之大法不甚於損益之百王便益之大法不甚於損益之百王便是以謂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則采諸亡於殷因于夏其興廢坑焚之餘三代則樂之教彬彬盛矣禮後世可數也○胡氏曰文獻不足養全不可考也○顧炎武曰文獻不足是所之也故莊但云足則能取之以証吾言不必深索○呂氏曰徵及大抵皆有據在手只是真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有聖人於文武之道倘且求之賢不賢之所能識也然大道特微聖人自能言之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顧炎武曰此段宇宙開闢說起中間說得好結處又說得好說得好說得好

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非祭非禮亦猶有漫士云不復尊奉聖人然其祭祀
集注重載謝氏○朱子謂不王不禘而
今自諸侯說禘來其實只說禘以後不足說此自
是直說禘祭禮誠極其至方能報本之中又報本遠
遠之中又追遠雖不說便無足觀處禮謂既灌而往
觀以觀盥之君臣尸祭皆然而夫子猶以禘爲言
豈非夫禮之中又有夫禮耶但禘得其好不得以
有異於祭乎爲說○若來夫子嘗明祭於太廟則亦
祭嘗行之也章旨禘祭之義固不能禘
親者乃不得於禘之名之所行而嘗有歸於嘗之
事與享人於此正欲說其斟作諸說意思
之一觀并說此時也若既灌而往說意既
無此一觀并說此時也若既灌而不能格之矣次日不
祭而行禘祭者自踐其處耳特正
所賜臣子免得面奠之請天王而行奠祭之事反疑
於褻去而亦權力之所不能知此則朱子不重叢講
於禘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

禘矣觀之意尤有見也
禘始於惠公此亦不可
考然或周成王未賜魯用郊禘始於惠公此亦不可
考然須亦皆僭公以後之言不足以證其出於成王
也但成王不賜則僭之後世亦何從請於天子而行
之故朱子直以程說爲始然僭只是一節僭意行於
周公之廟有成功之名而即爲僭亂便是成
不斷了呪禘以大王爲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
又安得行於群廟耶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曾
子之所當謹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

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
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
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問禘之實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王誠感動之
意曰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
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
又周上一代祭之王者后稷祭於郊祭於明堂祭
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窮而祭於
祖顯所以答或人問是曾難說非誠意方可感格○禘是
說難說之中又說難說蓋主祭者猶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禘是
追遠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尚易感
奉養他處如此況其居處言笑乃向易感
若又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
答之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爲大節目又曰聖
人制祭義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重

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
是天當如此止處聖人不過不及又以始祖配之
之意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
然又緣夫子得知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
遠者難若薄祫薄禘是聖分明底說話如何將到這裏來
始○是大概見得義理儘有提撕到禘時
此意如此深遠非是特達事去推那事○是知得
則其人見得義理儘有提撕到禘時
所以治天下不難也○等當祭祀之所自出者面祭之於始祖之廟
則以始祖配之其所謂春無廢事無廢事便見聖人追遠
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
禘之說雖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禘之意
最深長身心未相應統與自家理會至於郊天配祖
自易理會至於郊天配祖恐有天地之願然者不敢
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相大段歸遠難盡然誠格
之意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配之苟非聖人

指發。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盛治天下不難也。○此是說誠與能祭不同當看那箇字義。

開言禹是祭始祖所由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不能盡知。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孝誠敬之至。孰能與。曰然。○問以魯人僭郊。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有專是如此說。○問祭如此說。是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義。曰知得則。能報本。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游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安其義。蓋惟聖人為能窮神為其盡人道而與天同德。惟孝子為能繼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應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治天下國家也何有。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

大全貢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實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則其心愈篤。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其為說精發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曾所謂辨

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禹則天神格。期禘則人鬼格。此可謂至微而甚通者。若能如是。則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即推上祭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爽。即祖考之精爽。說得有道理。即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方說得好。

游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安其義。蓋惟聖人為能窮神為其盡人道而與天同德。惟孝子為能繼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應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治天下國家也何有。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

大全貢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實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則其心愈篤。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其為說精發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曾所謂辨

平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為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眞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況人於世之近者。如父母。其聲容必起敬起哀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感。可得而知乎。況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間無不感通。而況祖考精神未散。或嘗述事而說其聲容。則有易忽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感。可得而知乎。況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間無不感通。而況祖考精神未散。或嘗述事而說其聲容。則有易忽之心。而不敢忽。

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誠無所不格。○制禮者。并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蓋此不是以與此。若指講禮者言。

朱氏公遷曰。夫子開不知者。諭之也。開不欲觀者。喫之也。為父母之國而諱之。為先王之禮而褻之。皆所以正名分為世道計也。○呂氏祖謙曰。既日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掌。又說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中庸之義。明是說道理上說。此節之義。知是實體。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

不疑。按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儀文。却是問禘之說。這所以統攝說話。自是深遠。故註以報本追遠之意。其深於禘一意。以釋之。○朱子云。固是魯禘非禮。然事禮之自是。是大段見得義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又曰。知禘之說。則諸掌。說得簡諸掌。言

張者假無爲所繫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揜也其血脈之貫然可視者也朱子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氣實之傳不可斷其生生不窮則氣無盡而氣之在氣者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祭古禮之精神即祖考之精魄蓋謂此也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延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了如諸侯絕國四世而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通理合如此但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通塞無非此理自爾人有得蔽雖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鬼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殊以理言之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日有是理必有是氣則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

人之氣若祖考精魄畢竟是自家精神日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但在天地間便自理與氣混聚底天子究攬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流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相隔心便與天地不能相通聖賢道在焉實功在萬世今有聖賢之道得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莫列許多籩豆簠簋不成是無此氣姑設爲之

同祭是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伊川曰非也祭者主於敬而已矣又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誠亦可見如在之誠亦可見

如祭天地之理只是一般祭天地主於敬而已祭祖考主於孝孝與誠也主於敬祭神如神在主於誠祭先主於孝孝與敬也○上蔡言自家精魄即祖考精魄這裏盡是一氣下祭祖考心不至則自家精神尚在徒設之原問祭神考若自家精神聚在這裏便是祖考精神豈有隔礙若外神豈非一氣然如山川百神之屬亦爲我所當祭則便有相通之理豈以誠心通之自然感召乎況若非所當祭即誠心盡矣亦不能感召矣蓋祭時便已錯了無此理安得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快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

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終是隔自欠少了故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雖不得自盡其誠敬然是不錯於心也況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是明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覺得神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恁地則神之存無昔在於吾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

悅愉之間也○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有無神氏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正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有誠意亦還舊都已錯了○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盧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龜考即應其萬一是虛空之氣自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

謝氏曰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聖人於時贈之禮猶曰若使我不誠不如勿與而況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大全新安胡氏曰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又況七日戒三日齊乎○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其誠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無此神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說爲病○雲峰胡氏曰祭義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容既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新安陳氏曰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

也因其遺體而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其誠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無此神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說爲病

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聖賢所謂誠敬皆本於實心實理之爲實有矣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實理見所祭之爲實有矣○梁庵翟曰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致齊即敬也致乎齊散乎外致齊即誠也致乎齊散乎內無懈念也散則非一

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

蔡虛齋曰問人致其齊以盡其誠先儒論之似若然愚以爲未有祖先果有祖先之事矣日難言也先儒之心面有是也如天地之類生鮮天既已歸地證化而等其理固真若夫人死則魂已歸天魄已歸地證化而等其理固真結聚未散之魂則以爲氣爲魄而非其常矣惟其所依之氣在於子子孫孫之身雖隔千年而猶一貫也此則理之無是矣但其父祖已散之氣將無復

之理所謂往者過來者續乃所以爲天地之化也若其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能合其散於宇宙之間而宇宙之間無非吾之氣矣又何必爲此無益之心勞人也哉

是也然有是誠不然豈能之不如也且聖人爲民立法作則豈容僥人道同於牛馬乎抑不但大魚之祭且如天神天地山川之祭大抵此意亦多

供大祭之享義亦抑以表其誠享也如此則其餘祭亦

拟可推矣

徐氏只是這一心先已飲盡了他人代祭論其人誠發不至即至矣而我未得致如在之誠則歉然者自在也○朱子曰祖考之氣與己遺體又曰使無子孫其氣亦不聚祖考之氣與己遺體又曰是這一氣合兩說看來亦非

雲仲子曰天地人只是這一氣而祖考之氣亦通天地之氣卧齋考之也乃蒙引謂已散之氣又雖祭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散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無非祖考之氣矣只是這氣亦不聚耳佛氏轉生之說正爲看得天地氣化

之死。另有一箇死者之氣可以長脚入鼻。則是大之氣已散。然燒香時。又似有一箇氣從上面來。不知是何氣。又如祭祀降於地。陰也。氣之生。不知是何氣。又如祭祀降於天。陽也。氣之生

不意此處是不孫不意又聞衛靈公之無道也何陳面曰夫
將加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言其今時公然講求以
爲衆矣

摘五觀皆有用事之時喪禮傷寒觀耳凡祭五觀皆先灌主而祭於其質然後迎尸而祭於其文五祭皆更設俎於奧以迎尸則五觀各有主神而奧壁尊地不通竝位今人誤以奧爲尊神者非○觀處與其寧奢寧儉之義不同那是不得已而勉強之辭觀是勉強之意何謂勉強之處是見必有所謂之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并奧竈之可比也道理則獲罪於天夫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面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摘錄 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個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得罪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循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理導至大者可畏之甚道媚所君臣有義難易理如此主宰即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難易理如此亦須是上面有個道理教如此弟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個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問注云天即理也道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氣和自然安泰若存理僞違非必有所禱天禱人勝而其間次錯雜事氣尤微此即是獲罪於天安日固是如此也不消說道心氣和平道也只見有爲惡事後違理便自獲罪於天

摘錄 大全雲峰胡氏曰獲罪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使王孫賈知此意則益信自省平日所爲暗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諂媚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不至陽之以諂媚陰之以威福則無所不爲無理可言無所不至矣○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對一理而已非對奧竈而言奧竈之理原於天即理也一物是即一理則自與奧心之天是即與在天之天而獲罪非禱外至矣○蔡虛齋曰儒者見夫子事君盡禮便以爲阿意觀夫子說是媚字以求遜而於己反不見有褒勝之

之實或有媚竈之問也夫子都不答他只緣媚奧與媚竈之言面譯之如此都不關着自己事亦不關着王孫賈事味其語意厭然在清堂處位立自非豈人則辛然頗應之須矛安能從容厭酒有若是哉

摘錄 蔡虛齋曰或云無所禱也不以諂瀆言曰不必如此說得太拘蓋聖人之言因人面受化感言要使王孫賈事味其言意厭然在清堂處位立自非豈人則辛然頗應之須矛安能從容厭酒有若是哉

摘錄 此等恐似非實則及神反不足以有感格之心○天即理也爲天即理也爲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其註蓋謂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註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天爲理則註何以必曰違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違理則得罪於理又何不曰獲罪於理蓋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其所謂也蓋孔子出一天字特借是以形容與奧而其所注則在理上故集註云云

理也一節字最緊係解謂是天定對奧宜說仍是上
蒼之天覺而言之所以為天者即理也後是缺而不
說下所以未子云也不如說到有無天別人頭即是
最通理便自異於天○問其尊無對曰若但論形
象即有偶地亦對他能天即聖也逆而便自搭盡了
象有偶地亦對○朱子云緊要是指字不如說要是
其尊無對○朱子云緊要是指字不如說要是指字
是通理論天有形人之意寧無於
奧求福於天之說看得道理支離集注言但當順理
與通理則異於天通字順字反從對看有與前通
義理也反從順看是通大理順天理自不悖秘他
者公他順人情便是通理論以人情者秘他
人情故但當順理非特不當超奧○理
人有非是非通而不通恐其取禍但理
人道大德弘
人有非是非通而不通恐其取禍但理
人道大德弘
人有非是非通而不通恐其取禍但理
人道大德弘

如感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義并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處通此矣申夫子從周統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穿鑿矣○弗二代那邊下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公先王弗以成文○周監之所以盛有以啓夫子之從周也○周監二代之文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弗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末學便有餘議先民之意矣子正謂周制本盛幾但人自未之從耳○文勝之文弗監二代之文也周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救夫文更弗夫子本從周即從先進論周家治向也

呂晚村曰此章專講周之遠弗從論周家治向也近人云或云去昔就今又曰中庸從時因弗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等事不論位已不是實領之意也

朱注云夏商二代之禮雖因損益之運雖各便是三綱五常也括在其中制度文爲亦不外三綱正當之

見節攻即此齊包括在裏面故未子前法今自周而入孫群良評則不可更變暗暗不是改法弗來雖○禮制明備益得中只一監字愛深見聖人於斯之心都都乎文哉盛美之餘盛於二代之後所以都美盛弗周自以二代原無忠質之文也二代之忠質不足即論周家亦無向文之實都都乎文哉五字只此贊歎有周家亦無向文之實都都乎文哉五字只此贊歎○要路聖人時中道理看得透徹方成聖人從周之義蓋夏商敬不向忠而忠質不得周時敬不以質繼忠而以文繼忠不得周時敬不以文繼忠質不得繼此文字雖弗忠質之文然論損益大勢却是如此即之所以都都盛盛者不可得而爲之也夏商之時難說夏商之文獻不足徵也

大子得志監二代之愛則又加忠盛也即之文爲中但從周處畢竟較多此非所謂時不同文不通祭文務簡先進之意則已目之爲野然周末之文勝其質何嘗文來所以夫子從先進即處大子之地即不能師其時中黃○學曾問子張問行之後法今不可更變者則益充念益矣然則後聖不興有益無損乎曰來子只開孔子爲晚周盛文此亦偏論三代禮樂治亂即斷章取義也非中庸之人豈來也然論語之言處所自是從周處寫若謂周監二代之文爲中庸之至則又加忠盛也即之文爲中庸不偏庸是尊道之德

修發之功已至必如孔子乃能遵所當遵郊禘之義不有而無自新面開却又何者不開而無自新面開却又何者不有而無自新面開却又何者不開而無自新面開却又何者○天地之變自無新舊却又何者不有而無自新面開却又何者不開而無自新面開却又何者之中却又何者往而不往殷今一有不無一開不氣一往不返即周末之文亦即建其仁極而無事臣發一番方成一番過周文之盛雖是時數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武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於是之

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同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或問子何以知其爲始作喪也曰以或人所稱知之子者觀之則其爲少最之時無疑矣曰舉此而後大則爲復何予曰何而不論矣惟其所未見未及聞者則必問焉而其前所已聞而今當行者則亦復問而後從事也

或問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人家無者皆假見不得今入宗廟方交見之亦須問乃得今人不曾見聖人不曾是處○每當思量行事所以錯處要是有忽之之心且如假人敬一事丁寧詳復其中亦有意以爲易疏忽之不謹處都由那忽處生

大全朱子曰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

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試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且以石慶數馬與張湯勝等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試偽之別然或人罵入了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然未必身數行之而識其物也故曰以審之理言知此必不算人而每問也

或問陳氏曰此事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預案○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儀固無不知也至于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以盡其事也或以爲不知而問聖人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禮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傳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呂東萊曰是禮也言每事謹慎正是禮當如是爾

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禮然敬謹之意卻就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

或問蔡虛齋曰是禮也而或者乃譏其不知遂然則孰爲知禮乎曰或稱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固是知禮然或稱人之子知其爲少昧之時亦以非始仕之時已然未見而未及聞者則必問焉其前所已聞而今當行者亦必復問而後從事又曰大綱節目與其變物處亦須問此可見後此入廟有當問處亦須問然後從事又曰必每事問矣○日每事則非徒於一器一物之隨辨其名且盡臨事之際威儀度數宜詳審看亦多朱子可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臨事不得不問蔡虛齋謂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可見事字自業二說○是字自指每事降說見此每事必問正是禮若自貨知

禮過事不問便是不敬蓋更說箇禮正是禮則雖不深入知字已是以知禮自居矣○尹註謂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亦不是明知故問以見其詳審盡平日所謂知非只是曾講究來或未親其物或未習其儀或不問而行或自恐有差只這一點敬謹之心自是要每事附了但尹註是從旁看聖人事而之爲禮若是禮也本文只就這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

顧聖人是有敬謹之心發出來自然每事必問非必於每事問上見其恭敬謹慎若靠此爲恭敬當如此聖人有所敬而行之只是恭謹之至自不容已○聖人說是禮也何等斷言下此是一點敬謹之心時解謂聖人於他處每作深遠說道理不當是爲真世明禮意此說荒謬遠了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設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向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觀射不主皮若武利以威天下又豈皆合矢如破的射之本意也是要

朱子異同條辨 卷三十八 倫

周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上於聖德如不全是禮飛鴻脚決非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求其力耳○古人用之賽闘須用貫革之物若用之於戰闘則觀德面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面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則是前此用兵之精須以中爲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惡他說被人寫放冒上便不做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要中要拚底問主皮如何說曰皮宜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明要如何那曰其初也只是依武儀聖人文之以爵樂○或問射不主皮是統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鵠舍矢如破發彼小豵豈大兕之類若是要得透皮正因以不主皮爲貫而但發箭中面已強弱射之時是習禮容觀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士來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謂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論容自可取豈可必貫革其論容自可取豈可必

侯以布爲以葛其不貫革而重於地者中爲可如矣

大全 仁山金氏曰侯本候射的之稱謂候人射中也從侯從矢棄侯爲射即古字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獸凡侯皆以布爲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飾於中爲的故曰樂成爲鵠鵠射之侯外方如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

御覽○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則是商力主於中鵠即是商德中鵠也是用力方射于巧即名爲德中鵠又貢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貫革而主中鵠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其所以不貫革以其力在其中商力則衰不主皮之爲古道語氣不淨全爲聽廢而發○朱子心廢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

圖 按夫子因當春則國兵興復尚貫革故不覺嘆息不主皮之爲古道語氣不淨全爲聽廢而發○朱子

補先王設射之本意鄉射之利成天位故不願射得深中春是養射之人未必皆勇敢之人君以貫革爲主則失所以習禮之意若有人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不貫革體容可取豈必貫於貫革故不主皮之正意矣子因門人多疑射原武事何故不主貫革故朱子解其初疑參武貫後却文之以禮樂耳若謂先王於習禮之中全是養力則不尚德矣呂氏祠記鄉射士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是於是不主皮而論富而兵之意矣又曰中鵠也是用力道倍堂羅振玉

譬於攻城名爲德使中鵠又貢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貫革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宣布道其皮夫之聖殊不知先王不禁貫革自是偏意只一箇不主懸見先王不禁力之心蓋這箇是禮射只看武王克商後散軍郊射而貫革分射把以武射行衰禮廢列國兵興復尚貫革分射把以武射行衰禮廢又是甚麼景象古之道也是多少盛德亦謂能力黃氏語類之說自墮入權謀作用而不知周自東遷王綱不振仕進人君之恐不能文治以甲兵之力穿陵群侯不得不爾來爭戰愈急失道所致若文治之敷不是駁武備能又日用道之衰衰於用兵不務於廢兵與宋明季時民不知兵與宋明季時夫子立言之心爲足以正其失也○趙

春秋士訓凡演武圖內必有正鵠射民中可以學而能方不可以練而至二語本教而言閒外圍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惡者不爲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師解力不同科亦因則善者不爲而今又向

方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也按圖外說亦有與圖內相發明者亦有得本文最吃緊處者

曜不盡如騎士謂而此章却發得內外註最確

圖 按射不主皮自是貫革時而亦主貫革時是人心賛武所致勉勵不主貫革則人人可射求分藏得清强是人人可以習禮方白明白輔氏將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亦固然說了若武射則雖將平亦不得竟不主皮至引廢疏之意惟禮射方見其非古道耳○古道臨指附益武王克商後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至此將而復向貫革必調泛想古初便不切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諸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圖 大全胡氏曰閒嘗大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逐聽治此月之政猶言此月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體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是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黃子瀉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東陽許氏曰王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祖配以文武左視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是日視是朝之政謂之視朔視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聽者聽治諸侯之禮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湯若士曰子貢當殺羔因羊之觀只是偷時說謊以滅脩人之意

按今人爲子貢回護謊欲去之心亦是傷禮之處但其言失之過激耳更謂因羊之去可以存禮復禮寔不曾思量到欲去之心如何是存禮復禮反壞禮愛其羊聖人自看小了子貢穿鑿之甚○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與告朔之禮都連不開既是告朔之像羊則羊存禮存羊去禮去如何欲去得○註中告朔之禮至請而行之爲告朔餼羊後遂止也皆引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供羔二句爲子貢欲去數張本故註下一故字蓋已猶下無實妄費立說矣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面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

矣二吳回條辨

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猶不親朔矣餼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便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通鑑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凡人只是稍稍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透底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回活動長進處

蔡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冀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爲羊存則政舉存有所考猶以識其禮之故雖棄湯之武雖不能反亡國之禮未亡故猶得而用之商之玄酒猶夏之忠質猶文之敝猶存古之意焉子貢不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天下乎是以愛之欲而存乎其後魯也二代之後

有志之士因興滅繼絕而已世者終不可得以具文不足故也○侯曰羊存則禮存羊亡則禮亡禮之存亡因不在羊然其惜也欲因羊之存以存禮之實愛其羊我愛其禮羊存

大全新安陳氏曰朝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雲峯胡氏曰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猶是禮羊雖虛名猶存之所以冀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之所以存禮也子貢之欲去羊其亦昧於此而少珠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有紀元而天子所告僅正朔此禮之尊也○林次崖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以告朔之禮既不行而羊爲徒費是所愛者羊也聖人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後人或者因羊而求禮而禮因可復若羊一去則禮與無可復之望是存羊即所以存禮一羊之所費者小而其所存則甚大也聖人之見大異於子貢矣○呂東萊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以費爲愛非愛羊也聖人特子貢定有箇愛夫子下愛羊二字借其無實而妄費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病子貢欲去另講出

一種深心偉識豈聖人之知言如人觀面前論者反不如後世之慮遠耶○羊與禮不是兩件附看來是

蔡虛齋曰子貢愛羊猶是貨財之見

按無實妄費正要看無實二字若徒以爲妄費即玉貴未必忘其所自來者以爲禮既不存或可因玉而復禮是在與去聲不與去聲爲愛禮夫子何以知之愛羊子須知子貢欲去羊無其深意不過見禮已不行徒存此羊實爲妄費耳並不存愛羊之意夫子亦無其深意不過見禮已不行徒存此羊實爲妄費耳並不存愛羊之意夫子亦無其深意不過見禮已不行徒存此羊實爲妄費耳並不存愛羊之意夫子亦

雖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子貢得以遂去其羊則此禮遂亡水明一語羊存猶可

子之詩也羊即其羊禮即供餼係在告朔上是一節非兩節矣以其羊而愛之不曰費分明羊去而禮亡惟仰其禮而愛之不曰去則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如此下疑也今并于上而孔子必并于下此孔子盡處

大全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節漸反以爲諂○蔡虛齋曰事君自有事君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今也事君盡禮人乃以爲諂蓋以爲諂者不知其爲禮之當然也大抵當時君弱臣強人臣事君之禮日趨於陵慢故見夫子之事君若此必以下過從之也物入門必鞠躬屏氣圭則如不勝趨是則翼如也是多少緩緊諂之云不亦宜乎○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盡其在我者而已愚謂禮之內都者在禮之外如則爲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夫子之所謂盡與時人之所感

按黃氏註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定加字似對當時事君皆不及乎禮而言其實禮之中有一節一目有不滿處因不可謂盡禮之外有所加亦盡得盡禮之中有所加便是諂矣聖人節於處只是有所加便是諂聖人盡處是有所加故以爲諂下知聖人純乎天則做出來自洋洋灑灑而止○學曾問此禮字只指外本末都到無內無減做之心只是盡其在我而已是內外本末都到無內無減做之心只是盡其在我而已是內外本末都到無內無減做之心只亦通然非必有不盡處目中所見事君之人爲諂故曰盡其在我而已是有意誣聖人爲諂實見得理不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按黃氏註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定加字似對當時事君皆不及乎禮而言其實禮之中有一節一目有不滿處因不可謂盡禮之外有所加亦盡得盡禮之中有所加便是諂矣聖人節於處只是有所加便是諂聖人盡處是有所加故以爲諂下知聖人純乎天則做出來自洋洋灑灑而止○學曾問此禮字只指外本末都到無內無減做之心只是盡其在我而已是內外本末都到無內無減做之心只亦通然非必有不盡處目中所見事君之人爲諂故曰盡其在我而已是有意誣聖人爲諂實見得理不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謝楊皆以飯食賓賜爲使臣之禮閔亦未盡夫子所以使臣者一節何往而非禮之所在哉

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所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兼盡○問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就人君而言然之臣若性質之惡不循知此說但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通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謂國人皆以爲然是如此

皆謂有主則如何安辭言孟子恐只是為戚國人若面說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測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逆形迹至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到地長久○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天倫夫婦人倫自然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有且於此說忠是說不定處說

【雙峯饒氏曰】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對曰以禮以忠君臣之道盡矣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頭如之者如何兩以禮盡忠雖竟人之言其意如天其近如地者亦此也

【雙峯饒氏曰】大全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禮臣豈可以不忠○事齋馬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驕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　八佾　近譬堂藏板

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僭雖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其變無窮豈徒激其變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誠哉必有以然矣使今日而齊合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警之對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論其臣貴善則難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論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蔡虛齋曰忠信而待之誠恭而養之禮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道成之時則或遣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以忠告善導其事而後其食如有四不知有臣平時則恪共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輔弼而不隕其節此忠之實○事君以忠恐言平時不必然也

【雙峯饒氏曰】君以忠之事○呂晚村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臣來君以主治君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予伏天討其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義雖定而其道隆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卻了天字君以為能我之所欲為臣皆利賞為告所制不得不然于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驅及其不能無也則篡弒隨之直至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其天字隱蔽君不知禮之出于天臣不知忠之本于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于各歌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盡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為盡而實多未盡在

【雙峯饒氏曰】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雙峯饒氏曰】呂晚村曰禮忠二字人各界去祖節而來猜疑云僕師之禮非臣職分之忠無忠其說以探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理探而處方是處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禮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

【雙峯饒氏曰】須知禮忠不是兩箇事物只在君分上說忠其易至簡慢故說箇禮字臣分上說忠其易至欺罔故說箇忠朱子所以不分註禮忠而曰二者皆理之當然○玩註各欲自盡則分說禮忠而歸於各盡分說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三　八佾　近譬堂藏板

主禮忠俱要兼內外說備文質至纖盡得忠字看呂氏不患不忠惡禮之不至不患不禮惡忠之不足語恐亦未盡蓋彼臣不盡禮之君大率有此不當做事了恐亦未必忠事若不盡禮之臣亦或騙人反以為諂安在其不患無禮蓋也只是把禮忠看做兩箇說即至夫氏申說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亦非對言若雖不以禮臣事君乎不忠予故人君言則可否以臣言若雖不以忠予不忠予故朱子或問以二說各得其要而取之非謂其說之盡善也○呂晚村謂說到粗迹方是禮忠之實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亦都成虛套一分心外添全得一分事如何以分為難以心為盡○鄒聖脈看尹氏說便生出欲臣事君以忠乃使臣以禮之一節來定要盡禮豈為要結君上不過表自盡其當盡之道耳○學曾問尹說君臣以義合與父子之以天合矣而呂晚村謂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總有箇天在故朱子

於各欲自盡上。如理之當然曰宇若不識此四字。
講說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其說何如曰惟其
於天性所以為義所當然義是說下一截天是說上
一截從下一截推到上一截則義亦原於天即君臣
一義合則留不合則去非若文之必不可解然亦為不
盡所當然斯不可耳非謂其離事天也原村此識有
功疇學不淺

劉玫內註既曰各負自盡則君只盡君之禮臣只盡臣之忠豈復問君之視與否但君者臣下之倡感應之理自是如此故尹氏說亦不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劉瑾注張仁京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衆而不傷樂不論節則性情之正也哀而不傷哀而不傷樂不論節則性情之正也

劉瑾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哀傷矣樂止於鐘鼓琴瑟若流湎荒淫矣○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關雎詩言作詩之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作詩之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不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樂而亦止於鐘鼓琴瑟則哀不過其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因是詩人性情如此聖人錄詩之詞容如

此日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詩氣聲音○問關雎之詩得性情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亦難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述古人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聲猶在似是臨廣之聲其聲憤怒躁急如人聞相斫聲可見音節也

劉瑾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之正玩其辭氣審其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可玩求聞其然因其辭氣可以知其性情至於聲之長言疾之管之變則聲音亦容可見矣○變舉僕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佚如樂胥之詩曰酌之用匏寫之外神許且樂胥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峯胡氏曰集注於思無邪只使人得其性情

之正看凡詩之用而言此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感創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獨於此發之何也曰此言為直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感如鄭衛雖有別則后妃關雎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和其衆樂而皆不過其則為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推此則不淫不傷正為詩人發而近時吳仲珠先生之說為大之新奇矣○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何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蓋此人此德此詩人不得而知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為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憂勝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真冷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

從前未定之說與正經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故也

○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所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非面得之則內治敗而讀詩人男甚詠人即宮中人喜樂尊奉之詞則其為指詩人明甚詠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為尊奉之則漠不可夫為婚之所天而聖人何至於尊奉其婦而本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詞意前未至此之甚方知其為指宮中之人無疑而小注所說外人做不到此之說蓋信其非未予之定說矣○又按論語本註曰云云益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嘗以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其所謂人之詞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其性情之正也其字詞一指詩人也○呂晚村曰宮人性情之正此見后妃之德又文王之化匡衡曰規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為陳

房性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教漸通也則又終為后妃求賢女其內職而作其支離經理又甚為

蔡虛齋曰若葛覃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德教愛止於宗族蕃衍則與下文采蘩深而不害於義螽斯雖遠於后妃之德而不失其正柏舟詳味集註之意蓋專在后妃之德上雖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頌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未得而憂之謬如此其深耳也何害於和乎○洛陽陳氏本說淫與傷也但以

雖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為不淫不傷耳是亦說通

開闔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關雎文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子有異論故也○林次崖曰關雎之詩宮人為文王之得后妃也其既得而樂也樂至於琴瑟鐘鼓其樂可謂盛矣使施之他人不亦淫乎乃為文王之得后妃其憂也哀至於寤寐反側其樂宜也故樂而不淫其未得而憂也哀而不傷○呂晚村曰讀關雎之詩而不知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描

得性情之正亦足窺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然能寫得聖人性情出來人亦正淡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旨強攻得註盡歸宮人誰與文王后妃自處而辨誦宮人之謬是舍近而知其遠刻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為婦御亦無對述之義鐘鼓之樂陳列其詩為文王所作則可若則又誰

如后妃之樂轉反側者乎

按朱子云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則非論文王可知朱子明指出關雎二字則是論詩而非論文王文王之哀樂乎甘苦豈為為為文王與文王之哀樂則所謂寤寐反側琴瑟鐘鼓者只不覺於淫傷矣卿無論夫子因師摯奏樂至關雎喜其音節中度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然非性情之正則不得其節氣之和又必兼雖與亦說不盡蔡虛齋請宮人欲

此性情之正若無其樂本不至於淫哀本不至於傷太極提說下後是不論死辭審音朱子云當哀而哀而止其樂轉反側若不然矣注則傷矣當樂而樂而止

於鐘鼓琴瑟若說淫泆則淫矣如此方是不淫其則但此是說降氣上說若衰之皆殺靜亦可見矣若謂欲得聖女配君子便不淫不傷若未到性情之正者終不免也○程也只是樂裏面事物也只是哀裏面事樂之過而失其正便自傷了哀之過而害於和便自傷了哀言樂也而自不淫哀也而自不傷總到發出處止於其則在作詩者未必當樂但淫發不淫哀而傷只是哀所當哀樂所當樂聖人從容看却見德象而不淫哀而不傷然地性情之正然見氣之和呂無黨謂而節而容疑與陳君舉意義方曲然又須一線說下方見得關雎許人讀歌文王之化從性情中流出自然無過不及之弊其說甚善○人之性情不外於哀樂而不淫不傷為難此乎樂聽而得其正關雎性情之正本於文王所以化起閨門而可頌達邦國而關雎為風之首化原乃將解頌幸御者多此有隆替之故而反無經據后妃之德從宮人一身起見反看歌了末七節不通之論

有在乃徵以戰栗之言啓人主畏敬之心且曰使民而無與於三家不臣之病夫子安得不深責之宰我之對欲以各樹土之所宜木以爲主社之意也胥申以栗使民戰栗一句訓意要務公並跡於後弥次以栗以栗耳○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盛齋謂未必盡天下之諸侯皆如此且謂魯人用栗在齊在楚未易皆以栗此泥於各樹一各字而妄論也宰我既然知各樹之非松柏非栗而妄言之蔑恩猶意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字繫賄夏殷周說其字繫賄安邑宅亳都豈惟

德以致王於王道

新注云度量稱謂也規模平狹曰度量稱謂是也

度量稱謂是也

何注云度量稱謂也規模平狹曰度量稱謂是也

度量稱謂是也

何注云度量稱謂也規模平狹曰度量稱謂是也

度量稱謂是也

何注云度量稱謂也規模平狹曰度量稱謂是也

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何異探籌喻旨夫子但言其器小不論不知禮耳至所云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朱氏曰周室規模以器言稱焉管仲小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足怪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合作作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蔽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而妄自以爲合宜

二分擡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八幾千尺以高尺約之用積幂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冀方尺丽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奢耐之臣家臣之多爲非儉耳

類夫子豈有心說管仲者惜爲器小耳豈者惜之外遂無處尺管仲之器小矣只爲夫子器小二字斷定下管仲一生作事他那一件總不出這圈套耶

○問儉有儉善儉二義或人見夫子說他器小故疑其爲儉若曰觀朱子謂當時但見有簡管仲與平康儀議他故疑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之爲知禮時俗與知禮都是就好處來分蒐儉不是儉善正是勘他存諸心意處四夫子說他器小或人恐管仲如何還器小想是凡事有箇斟酌因夫子說他不儉或人又遊管仲知何還善後想是辭夫存儉耶通解器小與又失之陋非或人存慈遵益管仲也是

項斯之稱入人腑髓諸解更存玉遜爾蓋夫子是隱或人之言而答之無責管仲意而犯

禮之罪意而管仲之奢而犯禮自掩不得故直節因疑其儉只答他不得爲儉將解多就他不當有三歸之奢大夫不當其官早責他僭便不平允○三歸自是堂名今仁山謂只三歸法爲是則夫子有三歸何更法亦不完矣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議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貶則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規模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

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難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問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器其小宜矣

混爲一塗之下少一畫孫蓉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察襲謀他數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之爲知禮

大全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其卑於君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也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帷而諸侯之庭列國之君有朝覲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爲設坫於

堂而燔燎迎賓升堂以酌獻酬畢復酢於站上
管仲大夫和鑾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酬而管仲皆
國請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
皆管仲之禮○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未有能
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家門
反坫先之蓋孰正其制度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
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管不知有大學之
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雖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胡
氏曰有春器之小而盈也紀禮者器之始而溢也○
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
所以仰事而名其責他○才與器有生于氣質其所
能爲者謂之才其所受者謂之器仲之才卓足以
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象
下私是以奢而犯禮苟見幸濟而其所成就亦如
此之卑也使仲而當學于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
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分之能爲者亦
將光明盛大矣○洪氏曰器小則其度量不可以大

受盡勦勞如周公猶且赤烏几几自視歉然兢兢以
其君伯禽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名忽則
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天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
爲仲惜滿○蔡虛齋曰或曰管而犯禮只是就行處
禮或處設或兼設施朱子曰此二字器小中之二事
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
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僭字
之問并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
亦見他器小處○呂晚村曰不儉不是證器
小處也只是器小中事○夫子隨管仲始終只是一
案或人却是隨地解開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
或人意中已有疑頓耳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
小不儉不知禮從頭中分案○問管仲若儉
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
事進禮不得○或以器大者據奢與僭無害此是漢
以後人見識却正是器小處○或人語差禮字只作
冠冕近潤等字看原即將不儉爲知禮
按總註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劇其弊

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可見
夫子只是隨問隨答奚子只器大之人自不至僭
奢而犯禮之事故雖不明言器小之所以然而器小
處已可想見○不正身修德知何能致士王道成不
自治知何能治人規矩準繩只是方圓平直底道理
先自具子欲無陋而不可故曰大器○學者問禮
氏通學不明而王霸之界混爲一塗故開管仲之器
小開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朱子謂
其少曲折意思何也曰或人只是將子功利之說
看驚其霸功以儉與知禮代爲分辨未見有王霸混
雜一塗之意故這一段意思尚小曲折又問管仲說
能儉有法度個不儉是資禀如此乃未子謂管仲資禀
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何
也曰他若從事大學便知那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底
道理早已成箇大器只爲他不知學問故安於不
知禮一路霸功來故說那仁義都只見得仁義霸者
面智謀功力都要扶持做出來至若文以後却

又是儉說着管仲越發壞下去遂成了這種學術
管仲事是自卿起
磨礪弄出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是本知其仁
二章來是就春秋時不可少管仲之功而仁之也其
實功只是霸後世來底安有器小而功大者朱子云
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又曰只爲他本領
淺只做得九合一匡之功這箇是說他功小未嘗說
他功大所如合西說功然如彼其卑亦是小底意思
楊氏註不
得恨看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聲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猶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圖】問始作翕如也純如集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以成一聲參差不齊其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不絕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貫日此亦是雅樂夫子所說如此若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合

純如釋如倶形容於從之之下則成盡從而毫無聲以爲一節也

補曰夫子正樂而先以此語太師則非洗滌粗暴可知況正樂之功大矣而得如此而去鄭聲無疑矣洋洋面不能忘情今人乃謂太師不過職司擊鼓吹笙而已夫子只以聲音告之淺師之甚此與說得過深作官守又說本文添出不可不知矣失却其字神氣可惜古人所以關樂知德能看得人心治化天地之理皆可於音節中見之徹上徹下方有會心○始作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節亦不可分先後也○看來樂只一元氣翕如發動之端純如和合之像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雜條理不可分皦如繹如一段純和明白之象而條理不可分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只就純如中細細形容之耳非古人言樂日和鳴日和看日太和日合同而化是這純如意思蓋清高下如五味之相濟面和

則聲音之數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等節則以是知之都緩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奪亦不相亂之象而自宮而商自商而角自角而徵又是過於分疏面亦不相應故又曰翕如也翕如者合其可謂之和如也是相反連貫處若不說翕如則純如皦如繹如又釋如早已是相濟面和矣此意不透後面皆不透○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又釋如早已是相濟面和矣此意不透後面皆不透○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又釋如早已是相濟面和矣此意不透後面皆不透

補曰夫子正樂而先以此語太師則非洗滌粗暴可知況正樂之功大矣而得如此而去鄭聲無疑矣洋洋面不能忘情今人乃謂太師不過職司擊鼓吹笙而已夫子只以聲音告之淺師之甚此與說得過深作官守又說本文添出不可不知矣失却其字神氣可惜古人所以關樂知德能看得人心治化天地之理皆可於音節中見之徹上徹下方有會心○始作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節亦不可分先後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段純和明白之象而條理不可分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只就純如中細細形容之耳非古人言樂日和鳴日和看日太和日合同而化是這純如意思蓋清高下如五味之相濟面和

分而中有三個節次蓋以成別無音律可分不過上始從面爲一成也

補曰夫子語太師樂先下樂其可知也一句從以成之後聲音盛大不可知者故夫子說樂未嘗不可知一其字最有下始從成之節純如釋如其字是夫子心中領略數形容之辭乃虛齋以可字作言字又說本文添出不可不知矣失却其字神氣可惜古人所以關樂知德能看得人心治化天地之理皆可於音節中見之徹上徹下方有會心○始作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節亦不可分先後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段純和明白之象而條理不可分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只就純如中細細形容之耳非古人言樂日和鳴日和看日太和日合同而化是這純如意思蓋清高下如五味之相濟面和

分而中有三個節次蓋以成別無音律可分不過上始從面爲一成也

補曰夫子語太師樂先下樂其可知也一句從以成之後聲音盛大不可知者故夫子說樂未嘗不可知一其字最有下始從成之節純如釋如其字是夫子心中領略數形容之辭乃虛齋以可字作言字又說本文添出不可不知矣失却其字神氣可惜古人所以關樂知德能看得人心治化天地之理皆可於音節中見之徹上徹下方有會心○始作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節亦不可分先後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一段純和明白之象而條理不可分也○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只就純如中細細形容之耳非古人言樂日和鳴日和看日太和日合同而化是這純如意思蓋清高下如五味之相濟面和

則聲音之數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等節則以是知之都緩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奪亦不相亂之象而自宮而商自商而角自角而徵又是過於分疏面亦不相應故又曰翕如也翕如者合其可謂之和如也是相反連貫處若不說翕如則純如皦如繹如又釋如早已是相濟面和矣此意不透後面皆不透○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又釋如早已是相濟面和矣此意不透後面皆不透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名徇於道路也

同古人相見皆有參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日某嘗謂這裏位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德地這地見得後封人為處嫁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也大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振翁周之未肯多有賢人君子在彼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漸千百年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況其他乎公○問儀封人亦是料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聽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親炙之人必有所見故為此言○解筆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一以貫之大全胡氏曰尹人有請見之心則并若通焉之矣

論語 卷三八 俞 金 藏板 聽雨堂

自商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矣雖其見聖人面請問之辭不傳然觀其大致則知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人致期望意而隱然下位者也○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武用金將與事之不同也○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處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請見而必欲見之則因所見而審其已然而得其病源不能遽已於見聖人之前乎天而文布以知天之命聖人之前乎天而文布以知天之命聖人之前日謂無息矣子之喪也其喪亦不久矣○天然以天子為木鐸是言天運將復而夫子之德如是者其天運之所屬乎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木鐸用徇說應也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若是聖人天地要窮應也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若是聖人天地要窮應也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若是聖人天地要窮

武其授一也征伐并其所歌所頌之時然爾

王之事也發揚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其部自是不同○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集中如何見得曰是自家它業所以見不得它業上見只是言德如舜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武王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積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積于憂不同但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孟子只說論是武王身上事不說征伐處與征伐之是說武王反之是說征伐事曰是說武王反之處與征伐也自是一般曰武王之征伐是說武王反之處與征伐也自是一般曰是說武王反之處與征伐也自是一般曰是說武王反之處與征伐也自是一般曰

伐紂到這裏也只得伐紂恐文德盛其德或自相矛盾以疑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堯舜之世德又不同矣

湯武之谷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書恐叛世亂君尊行于上無所得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胡氏曰聶氏以善未善推論征誅之不是也愚以善未善推論征誅之不是也愚人亦只是論樂不論而聖人在帝王請樂中倘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惡可知但殺之黎明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言耳堯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數舜曰是不爲此紛紜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不同矣○愚武王受命之初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分上日有不可強焉○胡氏斯武斬輕係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有何周於世上合有滿假成者焉耳

武王非聖人一篇都說做成看纔按學者問善只是美之實如何說有盡善未盡善恐舜之韶亦未盡美又一般恐舜之韶亦做到盡善之處是說樂之外面

大段處說美之實是就樂之裏面指細處說故朱子謂堯之末年水土之害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耳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伐仁義誅暴亂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這可見但就功足不論其事若就這功業上看來武王一箇伐紂救民必須應揚舜堯之治始得只消恭己無爲一箇垂衣拱手氣象纔見得武王做事有些不盡善處所以不得謂之盡善言功本於德德後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都只是一統事看正爲舜之德性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一折重在德上時字意最緊看來子之傳受固大武成武王當時必定預知天下及諸可知重在德上時字故輕也又云武以征誅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或同堯舜處湯武之時實如湯武所爲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徵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

行不能征伐也兌不得觀是大有斟酌呂晚村謂武王之功德已至盡處但未盡善耳是不同意剌征誅意思說得好但謂舜有禹武王時勢必伐紂便說得太快了恐不盡征柔遠能邇之意也○程子謂堯舜禹湯文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也處也只是得他大致相同處未子謂王如說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有天下殺一不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相似然性之德反之德正是他本身上骨子與事如伊尹反於一時事勢過了朱子云舜之德如此又揔看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揔着不好時節說得何等周密

遜是甚麼處化況樂文之後處武之始乎雖不敢定遜他如何然即行征誅亦願與武王不同矣故朱子謂自相叛而歸之非未可知也○觀朱子謂爲反之工夫極細密武王大故疎則武之德既不及湯則大武之樂亦隨不及護矣其獨提武與韶較論者以一爲本朝之樂聖人開之親切而韶樂在齊又當開而舉之故也因不及他樂遂謂武勝於韶無非謂反之之德歟不及性之德是反之之工夫疎耳若已審益審造酌自然處位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單結答於氣稟亦不是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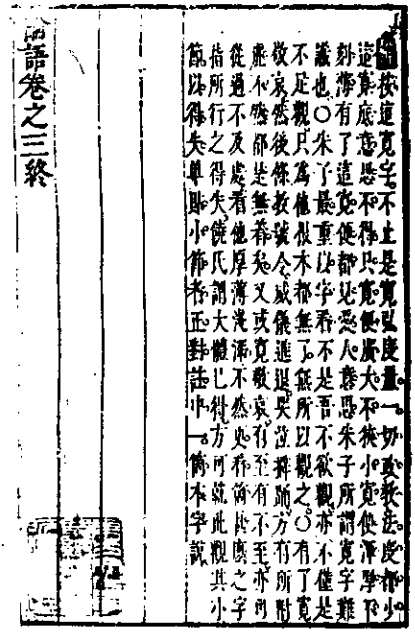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此節午章之說或以爲何所觀或以爲何足觀子揔以爲無所觀其事之得失何也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小爲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真僞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哉曰何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非其本盡文意之旨

居上爲禮臨喪却似不甘一般將以何者觀之說言將甚麼看它它都無了

雙峯饒氏曰以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麼去看他○蔡虛齋曰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爲禮不敬則雖有節文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熱鬧之容皆在所不觀矣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人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感而經苟直行焉須合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便了爲禮只是一箇敬便了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

休齋陳氏以觀之義今集註把以字都說重下看來只與其餘不足觀也已同看更似圓活潔淨兼引前說亦是此意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得知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圖書編

問里仁爲美論語孟子注不同如何曰論語本文之意只是擇居孟子引來說擇術又是一般意思言里以仁者爲美人之擇術豈可不謹然亦不爭多同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云俗美一般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箇也自甚無義只

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差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看事到問今人歎世居此上竟宜以他鄉俗美而遷遷猶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或問里仁一篇自首至視過斯知仁矣都是說仁里仁爲美是指言仁厚之俗視過斯知仁是指言慈愛底仁其他則指就心德上說只雖是如此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如里有仁厚之俗便那一里之人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觀過斯知仁便也是這心。

圓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鄰若之道也蘇醒齋智以成其德必擇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產面數晉多君子以此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雖面數晉多君子以此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若是那友其士之仁者存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劉氏蓋惡附議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蔡虛齋曰不必謂既知其爲美而又不處也

明按註以里仁爲仁厚之俗美而又不處也謂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朱子又訓亦是心德之仁那里之大這心不大故走作所以有仁厚之俗也點係在人心上必大故厚風向善經得成這仁里但必說到人人當理無私則不可耳○學會問擇里一章如何觀道他失是非之本心連全體說了曰也只爲無內外兩箇字擇便是分別是非處擇不處仁便是失其是非這里底是非不明便是本心都不明了○勉齋黃陶染賀以成其德顧棟高以全其生意兼說最好今人只解道成德意思不如這箇可責就賢友善等事這全生意在擇里上說爲緊切朱子云那一鄉都爲盜賊吾豈可不知而避難道是恐已亦爲盜賊不成分明有保全其生意顧被國無知其美而又不處一層然既有擇字在則

所謂不處仁者分明有喜處清而惡濁厚就薄而遊慈祥之意矣註故曰失是非之本心。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仁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

聞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焉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蓄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所謂利仁者是真箇見得這仁愛一箇勿事好了猶世於勞攘而不甘於粗糲若只聞人說這箇好自家也勞攘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此之悅我心如何得利仁底意便只是硬去做了○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澀澀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來苦急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蹙緊便澀也有不便恁地底○仁者心便是仁早是多了一

安宅知者利仁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善腳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以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篤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總腰之總是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丟之則害○問所謂利仁者莫是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否曰有所爲而爲不是好底心與利仁不同仁者安仁恰似如今要做一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必而哀非爲生者也慕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便與上不同又云有爲而爲之正是說五霸粗之也之類○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雖聖人自識而明合下自以安仁是利仁○仁知難一然恁問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張得仁之淺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騰上蔡則知處○問心無遠近精粗之間如何曰亦只是內外遠近精

粗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尋常說有過當處此却他人說不到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爲解中未有及此者問數云此見得直是高利仁貪利爲之未要做遠底且就近底做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便是聖人之事矣曰是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窮未到安處也○問安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同是審於既發莫更著證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涂人一也○或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麤之間如何曰仁者渾然只是一箇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然須看自家有箇底心是如何然後看無箇底心是如何又問無內外之間是如何曰義裏如一又問如何是遠近精粗之間曰他當初若更添高下頭緒今這樣字也只是一理又問德有些箇擾絕間斷便不得曰纔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要克己復禮便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渾然只是這一

箇心如一秩清水裏人些泥有清處有濁處又問七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至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雲峰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是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然處他人於此處能在於彼處彼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銚鎒鍬甲兵等事皆是心存理是事理○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欲得之○孟子之泛濫如水之泛濫人豹者爲儉案所遏而不能自安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

盧。久樂者爲富貴所溺。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于
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淫字是窮斯濫矣之
濫淫字是富貴之濫。○安仁者。性之。利仁者。反之。
即我我即仁。故曰與仁俱日其仁也。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
仁猶二于仁猶有間。故曰于仁猶未是仁不遷利于
仁耳。○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詐舉
厲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
緩誕之氣長。綸節段分之事無。約者日流于卑下。樂
者日遷于僭躐。是濫與淫意思。○慶源輔氏曰。存言
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
理。其用斯不窮。仁者則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
而然。○無適不然。無所往而如此也。不易所守。知而
弗去。是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
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
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可遽及。失之者可爲戒。
而守之者可爲法矣。○蔡虛齋曰。久之一字有二說。
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淫。必矣。吳氏
謂聖人得人原立言。從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

說長。○安仁者。久約自然不濫。久樂自然不
淫。利仁者。亦能守之。不至于淫與濫也。安仁自不失者也。利
仁推恐失之者也。○無適無莫。對不易所守。仁也。無適
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于仁也。無適
不然。與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不同。下二何云非有
所存而自不忘。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說得安字意
出。○呂晚村曰。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爲
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是以見安利中體
用各得之妙耳。○陸深書曰。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
安字面後發本旨。兩截說。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
約處樂。漸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矣。此說極是。
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
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
守而不至于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于淫。故曰利仁。
覺稍差。蓋謂安仁內包得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謂仁者知者以人品言。仁知如何分。仁者

皆天理而無人欲。智者未能皆天理而無人欲。其智
已足以及此者也。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
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智者處
約則固守而不至于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于淫。故
曰利仁。利猶貪也。故解曰。眞知篤好而必欲得之。○
呂晚村曰。安利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
處見下二句脫離上文不得。蓋安利人玄微。便與本
前無涉。○佗滄柱曰。何謂仁。心之天理是也。安仁者。
安此天理。利仁者。利此天理。然天理不是空存于心。
身之所處。或約或樂。皆當然之理。如處困能亨。處樂
不淫。皆天理也。體其身之所遇。而順行乎理之當然。
即此是仁。初不分內外精粗。他看有安利人玄微。便與本
體約樂。似又微分兩層矣。不如即約樂中。勘出吾
心本領。尤爲直捷明快。後章以審富貴而安貧賤爲
仁。以此照看。意便晓然矣。○知仁之界。只在安勉上
分。然仁者品地。有得之生質。本純者。有得之學力。此
功者兼說。始爲完備。若顏子三月不違。豈不是安仁。
然克復工夫。甚甲九得來。

按境遇不是約。便是樂。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是見不仁之人失其本心。無一而可久約必濫。
久樂必淫。正是不可處。乃時解。將不可作不能字說。
語氣便差。○程林大崖謂此章專論處境處約不濫。
處樂不淫。這便是仁。集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于
仁而不易所守。皆緊抱上二句說。後人宗之。不知仁
字極大。安利約樂更將其兼作一層看。但安利約樂則
下二句脫離上文不得。謂安利人玄微。便與本旨無
涉。此騎墻之見也。安利二句。正不舉在境過上說。可
包括得上文耳。看安利人精微。豈反與本文無
仁者相接。要看安字心然未處。約樂時。此心安放何著。若執定約樂。勘吾心本領。恐
仁者。豈知約樂時不知。安得其知者。豈知約樂時不知。如孫賢甚。即役章。審當。當。安貧賤亦正分。頴在所以
能審能安。貧賤是到富貴。安貧賤時是大端工夫。所以下文又說無
即審富貴安貧賤時。是大端工夫。所以下文又說無
終食之間違仁。此處既下安仁。利仁。則正見仁者至

再三讀解中未有及此者若看利仁工夫粗俏有不到處則非矣曰朱子却又謂利仁貪利爲之未要徹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此却謂遠底且就近底做未要做精底且就粗底做此如何這不是說只做那近底不做那遠底不是說只做那粗底不做那精底正如貪財好色以逐漸貪了去寸寸不已尺尺不已如何能遠者粗者這箇工夫早自粗了如何能精者而遠者事事不易所守集注雖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上○學能奪不重深深不同共重皆非外物所能奪上○學會問語類有利仁固是審于既發莫更著謹於未發有朱子曰若未發時自着不得工夫未發之時只竟有不得工夫未發之時只竟有不得工夫未發之時只竟有

能字也○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蔡虛齋曰善者在所當惡惡者在所當惡此自有一箇正當道理但此理惟心之公者得之心若不公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人也此可見必無私心而後能事當於理○游氏酢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能自克也○此一節但說得其善而不能惡惡相似孔子正恐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矣所謂公生明也○呂晚村曰能好能惡只講當于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及天下爲能也○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云

本仁者總說成德用兩故字雙峰饒氏曰苟字與誠字相似苟是以好惡當於理但於無私心之內矣而猶有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無人無私心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無人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於理與集註然後之意未合吾以無私心之內矣而猶有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無人無私心而

擇用。用不離體。以好惡爲用。可也。以能好能惡爲體。則不可也。以能好能惡爲用。如不可是。猶仁者體用都具在這裏。能好能惡時。無私當理。看到故朱子謂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於理。皆不可謂之能好惡。故曰。皆指在能字之中。其用然後二字者。是因程子公正二字。平說。恐人不知。說可以包用。又或看做正公只一意。故必得然後二字乃分明。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問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窃謂學者有志於仁。雖有過差。不謂之有惡。向已正而心未必純善。而無過差。終有過差。

近體堂藏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四 里仁 二

便即是惡。當得言無。曰。志於仁。到。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先生問學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前面說志於仁則能無惡。此段說志於道而猶有此病。其志則一。而病有不同。如何。諸友言不合。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又恥惡衣食亦有數樣。今人不能甘麤糲之衣食。又是一樣。若恥惡衣惡食者。則是也。與看得只是怕人笑。蓋不如人而已。所以不足與議。○苟志於仁矣方志仁時。便無惡。若有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識中形。來過是偶然過差。

大全 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此苟字最緊。蓋志之所之。此心既向於仁。如何復到爲惡上去。故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此心既向於仁。如何復到爲惡上去。故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總定。而又加以誠。苟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若然此必遺於彼。所思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有此心。天理之心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貧賤之累。氣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哉。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

按潛室陳氏謂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此苟字最緊。蓋志之所之。此心既向於仁。如何復到爲惡上去。故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此心既向於仁。如何復到爲惡上去。故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總定。而又加以誠。苟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若然此必遺於彼。所思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有此心。天理之心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貧賤之累。氣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哉。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四 里仁 三

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恐看志字如何。曰。此非淺看。志字也。加志仁。時便無惡。此是何等親切。蓋志字豈輕淺。但聖人言語。也只是說當下教人道。一志仁。後惡。你問斷工夫。惡也不生。不成從此志接續了去。自可必其無爲惡之事。○朱子謂惡是識於心形於外。道正對苟誠也之誠字看。蓋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是自是誠中形外之理。楊氏云。未必無過舉。只是見不到。非誠心要如此。

近體堂藏板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大全 眾人固欲富貴。而惡貧賤。矣然身。謂則道否亦君子之所欲也。眾人固惡富貴。而惡貧賤矣。然身。謂則道否亦君子之所

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

[illegible]吾何求義求安於義理而已不富富貴而得富貴時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據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予爾便錯予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錯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當富貴而安貧賤極好○當富貴而安貧賤者言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當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它底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語曲以求之此又是最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百自到我面前若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有一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買只要三兩貫錢便可買得人定是皆去買雖到底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聖人言語豈可以言語解道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饌那後自當得貧賤君子

履仁行義矣不當得貧賤然即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未泯然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不當得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便當安而受之不來去也蓋於富貴則有所不處於貧賤則必受之而不辭也○某只看得是這裏看得分曉看要便下面工夫有用工處先生嘗曰這裏看得分曉看要便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意覺分曉○問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去字或訓作上聲可不曰自家饒去之去去聲請除去之去上聲竟此章只是去聲○問君子當得富貴所謂不當得而得者乃人君不能用其言以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但說人君不用其言以富貴其身如此說却說定了凡是富貴貧賤有不當得而得者皆不處不去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亦是不當得之富貴須至傾覆流離之際亦不違仁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一矢腳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無終食違仁以下則是守其本心不離者總是要無所虧無所虧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呂晚村曰人必取舍嚴正而便可以講存養彼此章從外面說入內今人於立身大節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面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大全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勉齋黃氏曰轉變關狠看後淫辟之類皆所以取禍註說所謂利藪之類以致貧賤也○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呂晚村曰依舊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既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人人慾欲惡之用久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

仁也下面一節節說人求仁工夫精審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非道義之道○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有不道之貧賤而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而言

[illegible]按富貴自是好底貧賤自是不好底都緣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亦是自然之情但人心先坐定吾實欲惡但勝慾者富貴貧賤而不辭義理如伊尹耕莘道心而人欲所欲惡這人字下得本淵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不去是於這人情同欲同惡中能審能安若只說欲不處不去後節脫落海而發彼肯已到無欲無惡那設卷富貴以道得貧賤以道却又不得是如何此正是落彼家處也○不以其道道字即是道理道字曉村謂安有不道之貧賤恐未應得而得耳夫不指定道理說如云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卻去

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或問貧賤如何是不富貴曰小人放辟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宜不當得貧賤觀此則昭村之說分明落空矣黃勉齋謂爲永嘉陳氏發明之甚非道君子本心所安貧賤則取之富貴則舍之是富貴貧賤皆不以其道得之也是公共之理如此不處不去之心總是一處之去之但去仁處不以其道只不以當得富貴之道當得貧賤之道耳村以其字指人亦字鑒○安仁利仁內已包有下存養細密工夫此不處不去只大段取舍分明棄氏不苟處則可以長處約亦未細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輯說】君子去仁之去只音去聲如孟子去齊之去義自而已離去之意若作上聲則是除却

【附錄】范曰君子爲善不願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去仁則實亡矣故曰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慶源輔氏曰富貴不苟處貧賤不苟去所以爲君子者也就上說出所以爲君子者也就上說出惡乎成名此以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則就取舍之功益密矣

【輯說】饒學曾問仁不單在取舍上見如何接口便說去住只即取舍而言貧賤而仁語未細看看斷無貧

富貴厭貧賤五種可以言仁者故直承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名字之名言其不得有其實取舍兩根正是君子小人分路處說看富處面若貧賤則工夫雖未到純密處然已大段是君子矣要說其細密工夫故曰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皆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輯說】不處不去若是貧賤好底所見箇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下面工夫無窮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工方可○聖人這處恰似說得陳學問工夫條條是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靜定如何做工夫終不成問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說要人分辨得路頭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看聖人說得梨俄下面便說到細密處若不是說箇處所工便要你捱細細地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到了一重又一重去不一節又一節○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邊來雖造次顛沛之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遽處有打得過時如圖最時却有深管不到處或失之○問注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益存養

之功而則取舍之分益明如何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皆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蕩盡如世間有小家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畔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敬之云此章說此三句可謂緊切踏然只說存養未說仁處要是教人自體認看先生笑曰公文如此所見這裏未是極處更要去言外說道理如何得聖人這處正是說藥底處正是好着力處却如此輕說過了衆人是這箇心聖人也只是這箇心存得心在這裏道理便在這裏從古聖賢只是要理會這個物事保養得這個在那事不從這裏發出○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麤底方始能不去其仁既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養利之間須從閒字上看似孟子之言詳說學者須就這上看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利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雖是在這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緣說得

造理也沒安頓處

附大全朱子曰杜預開草久之期言草草不成暨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爲矣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奢如會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顚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

附輯略伊川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

同蔡虛齋曰集註以此爲存養之功依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貫無勤靜緩急人因中庸草字何次言存養有緩之要一句遂專以爲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飽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存無時不然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顚沛皆是辭難爭聒動意思多也則有養亦對以爲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恐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緊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爲對耳○此章不可混存養對取舍而分爲兩端言之存養更

造次顚沛等字看然了也○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浹入頭人于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按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矣精矣是總註圓表也看都講不處不去者如地位其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子不去地位去可謂終身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貧中原有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有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極悖戾孟子以讒干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

附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也處戚戚玉處又是一節也乃存養涵泳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驗而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顚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然必於是仁乃至熟此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纖疾拙蓋

面藉氏之論粗矣○若云終食之間違仁則雖到終食之外亦茲却說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從前從後分開看到須臾不違處也又說造次顛沛必於是處言○他人不是將取舍看得大段下只是從取舍上存養看在取舍之外不是將取舍說得反粗無實不是取舍上存養說得反粗無實不是取舍上存養說得反粗無實不是取舍上存養

一節寫一節真西山平分三大節猶未細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或問張子以好惡為一人之事則經文有二者字恐其本意或不然耳范氏亦得之而說其為仁矣與周尹氏皆自為一句而不屬之下文則恐與文義有不通者此言之意蓋曰惡不仁者其所以為仁者如下

文所云耳

或問好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亦有其資好仁之所好而實好之故觀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駁雜底人亦有其資好仁之不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有所不當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好終是好底意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惡終是惡底意思蓋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好仁是康強底人平生未嘗病亦不知有痛病惡不仁是曾被病苦知得病源雖恐病來便著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論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實○好仁惡不仁兵是利仁熏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好仁者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聖人之意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如此等人不是說那畧無地好仁惡不仁底又曰但克是惡不仁底纔下意是好仁底也無大缺優劣又曰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己底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自己上事非是專言好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加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物皆有好便是不會好仁若果是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以過之亦有解作無一物可以易其所好者○問集注云是成德之事如何曰因是便是說在這位便是成德之事如顏子亦未說到安仁與仁又別○問好仁者如顏子惡不仁者似孟子否曰好仁者真惡不仁者本無優劣只是他兩箇資質如此好仁底人是箇溫柔寬厚底資質只見得好仁處好不甚緊那不仁底他只見得好仁處上緊惡不仁者便是箇剛

勁峭直底資質心裏真箇是惡那不仁底事好仁底較強些子然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功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立千仞滴水歸東做得事成○問惡不仁如何曰只謂惡不仁本不是仁只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是仁了

○大全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有力要之渾然全體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功所好在仁然見夫仁之可好而欣慕愛樂之無已終日在那仁上未見夫不仁之乘間抵隙有以加乎其身而可惡者欲不從其惡不仁○惡不仁則所好在仁也然仁卻未能說為我得而有仁爾往往乘間抵隙我嘗於惡惡之深惡痛絕而欲必去於我不說其好仁○呂晚村曰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師大舉傳云決去而來必得以自快是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說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按曰成德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來子於誠意傳註云如為

舉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末見正爲無加此用力得德性上分看不是說好惡也且此好惡亦是發意地○陸隴其曰此二等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初品第不同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初品第不同多是做成一個人品下所以夫子要見他然則必自激而不自棄方是無以尚之意若存一段到明斷決見至難的次第方是真好惡這樣人最是難能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其是勉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爲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去聲卽仁是一番工夫卽後加矣一番工夫矣集註則云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有加於其身矣只作者字看一直講下或問已詳辨之

蔽者無以尚之與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豈只說其便工夫處未說他資稟然非資稟本有溫厚剛毅之不同則但謂之利鈍而不必有好仁者惡不仁者之分矣惟資稟本有同異下手做工夫自勉勉強強做去雖魯鈍者可以馴至於強明而有所成就若到合一無分處卻是卽安安地位乃可存疑謂不指資稟者非

惡或淺若卽家身子絕是仁卽消如此嚴厲拔卻不仁爲害必盡是好仁爲得必盡其尚在此用功未渾然是仁故止曰卽仁矣惡不仁者卽兼敬避曰卽仁者但勇於仁者表裏內外都是一箇無以加無以加更無一事來挽轉仁者表裏內外都是一箇不使加更無一事來挽轉仁者惡惡亦是成就一箇好仁之德故既下箇好仁字又下箇惡不仁字所以定了雖未與仁爲一事仁者成德之事也○問詳其知仁之可好貪知仁之可惡是貪藏知者在內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是說他利仁否曰是如此若非於仁有上見得分明安肯實落下手但貪知仁之可好貪知仁之可惡是強知僅下事無以尚之便是如好好色下使加惡惡臭方誠意說也○其爲仁矣人多斷在將來說惡不仁者其所爲已在於仁矣饒雙峰謂其是將然之詞既惡不仁則亦將爲仁矣意思甚緊如此不知何據不仁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也

【集註】汪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鬼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之也解其蔽遠其慾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强又曰克己復禮爲仁

【集註】蓋好仁惡不仁皆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惡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遠近難易他每義與上達天德同一日則其力將有餘如何曰那箇說氣質多拘於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隨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由我使天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本惡地委靡惰弱亦只是這志不立志守得定奮發激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底拘一箇勢路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那知不大故用力

【集註】陸稼書曰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稍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稍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集註】按成德之事只是用力到足處但人不肯用力有能一日用力便未見力不足者以其方用力而無不足也而許多拘拘是從何處來非是氣質偏勝是成德之事故注云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學者問朱子謂用力說氣質多志亦在上面也曰明力是氣能用力便是志帥這氣故曰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我未見力不足者已無窮語只當得必無兩字爲言以決其力之必足耳此說甚好足正向來平排三未見之說矣不必拘定要人有能明力而不足者亦好按下蓋有一辭不作夫子未見力不足之人則是夫子逆定已見用力而不足者亦未之見也不但

羅云用力却不大故用力勉强提醒警覺仁便在勉强從仁斯至之意如此則無力不足矣下文却又說蓋有之與未見之意如此則無力不足矣下文却又說蓋有之與未見之意如此則無力不足矣下文却又說蓋有之與未見

力於仁者能行之最嘗未之見可放也用力而未至之見可放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耳蓋可欲之善人雖不親炙而聞其風聲猶有興起之意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謂此親聖人之心矣○蔡虛齋曰用力之人只是擴天理遏人欲而已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之域矣遏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雖然亦不可便道決無力不足者蓋或有之矣但我實未之見耳自有能一日用其力至此總是一意所謂反覆數息底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面節之意耳○勉齋黃氏曰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反覆數息大意不過如此

雙峯饒氏曰未見斷作世無用力之人我何從見用力而不足之人較中間更進一層集註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字亦字是從上節生來更放活一些時解需不通緊是中節者亦謂心學合問力不足只是資稟昏弱之甚何也只分言之昏對明說弱對強說自是兩種今言之弱只由於昏者見得明便不弱了即首節好惡之誠由於氣稟之意○問本文說我未之見註却下但我偶未之見是如何曰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這是甚麼難得底人雖遇世上竟無此種不成但世上昏弱者多即力看雖既禀昏弱用力勝亦未見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矣○問上節註云仁雖能而至之本是下節註云蓋不敢棄以爲過之意如何曰至之亦易也只從能用力上說用力到仁是如何註云蓋不敢棄以爲過也只從欲進不能上見出來志是神氣則雖能者而亦易不敢棄以爲過也只從欲進不能上見出來志是神氣則雖能者而亦易不敢棄以爲過也只從欲進不能上見出來志是神氣則雖可能者而亦難天下畢竟志不神氣者多氣不從志者少故註曰疑總註學者苟能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可見皆神氣底意只是用力已至者亦無不可至之理可見皆神氣底意只是用力已至者但用力而不至者今未之見亦只是缺人不肯用力於仁○首節不過見用力於仁者終反覆其題緊入用力於仁○首節不過見用力於仁者終反覆其題緊入用力於仁○首節不過見用力於仁者終反覆其題緊入

後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說之謂如一人有過失或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是過於薄過於厚是忠恕是不是然可知那是仁者之類過於薄是不仁了如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非是尋要在過上看人蓋過上亦可以知仁○仁只是說仁愛上說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尋愛底仁又曰先儒說得仁來大了學者只管逐句要說深不知此仁字說較淺不是仁者安於仁如有好底人無惡人有惡底人有惡意便無過也不說除便也見得仁在不好底人有惡意記論仁者之過易除仁者之過只是理會事錯了無甚深疵說易說不仁之過是有惡意故難說此亦是觀過知仁意○聖人之言覽衍無所偏倚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是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胡氏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但過於厚與愛則與仁之血脈已是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脈已是斷絕雖小人之過於厚與愛猶可見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小人過於私君子過於嚴小人過於寬觀過斯知義矣方得近般想

○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教耳○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而以知其仁不仁字○叅虛齋曰此四句皆兼君子小人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在故夫子發此○過以事言仁以心言如過於厚過於愛處雖是過當然即其厚與愛處猶可見其仁小人知是○於君子之過厚處愛處看便可見未有小人而有仁者○仁字兼仁不仁尹氏固內註也況外於厚與愛者乎

於理實是過了然豈可因此遂盡棄而棄之故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蓋皆其平日心之所在身之所習常在厚與愛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其平日心之所在身之所習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其人只是學問有淺深生熟未能到中正地位所以有這樣過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惻怛之意却不可沒了他裁而正之使其見識日標工夫日密歸於中正則此等人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哉此是聖人一段好善的念頭看過中看出人的好處來不是說過不妨來不是說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只是恕人以過棄人故如此分別言之過有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峰饒氏皆以同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講家

多主也誤矣。

大全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雙峰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仁恐只說一邊好底這邊是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濟無處不恐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各於其黨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須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仁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黃勉齋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按人之過也二句是就人身之得過者而言重無說字意呂晚村以爲正是觀過之道恐矣蓋路人之得過者而言則君子厚是失之厚者小人薄是失之薄者君子斷是過于愛者小人斷是過于忍者是失之厚薄愛忍之殊以觀人之過者知其爲仁不仁而後過有厚薄愛忍之殊以觀人之過者知其爲仁不仁而後觀其失於厚過于愛者知其爲仁觀其失於薄過于忍者知其爲不仁。

人之過了。更說他一不仁。微甚。只君子過中有仁恐怕盡壁沒了。故曰無知仁矣。論親雨條說得好非是專在過上看。人之過各於其黨君子小人而言。知夫仁之所存也。論意固活。最得聖人之意。說言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是必欲在過上觀朱子已不取。至以過爲外邊。似差。仁是內裏。微於覓似過是好處一般。何其謬矣。

觀按君子小人。自是各有過。路頭。處故過亦各於其類程子兩常字最好看。觀過總知仁。仁與是過小不仁。既是薄忍。則亦在事迹上說。按朱子謂只是薄愛忍心中發出來則可謂單指用心之微則不可。失於厚失於薄過於愛過於忍。程子四箇於字緊貼過上說。不得支離。○觀過不是單取君子之過而觀之。自兼小人有內然過中豈怕壁沒了小人之不仁。但恐壁沒君子之仁耳。斯知仁句輕重自然。適宜。蒙引體貼最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四 里仁 三七 近譬堂 藏板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非若後之侍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

安于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强至于老矣志力須衰只應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

潛室陳氏曰此獨非謂耳聞言心悟也程門所謂一日脫會貫通處爲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道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無書可讀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雖死何益曰叫矣非謂必至于死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夕死然貫通者也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殺彼有長生不死之術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爲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爲其生順而後死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于一老不願之地矣○蔡虛齋曰胡氏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必如顏子之見卓爾曾子之聞一貫乃可謂之聞道不可虛設看○聞字兼行字言蓋既聞道則宜其無憾于道者矣故生順死安于此親親朱子諸說則聞字自不可草草看但人看深聞字便要包力行工夫在內謂必如曾子之唯一貫而後謂之聞此又太說過了所以朱子又云所謂聞者通此聖而言不專謂聖賢大率是爲未聞道者設如非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已定又曰不必大而天地鬼神微而草木顯而人事無不周知大要知得爲大底道理則可矣觀此所謂道凡聖而言者如聖賢底道理固是聞了一言之下解悟了所以爲人之理如貧見得爲臣不可不忠爲子不可不孝總不如此便不可爲人道所謂非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者蓋亦是天資最高纔一能如此所謂不必大而天地鬼神微而草木顯而人事無不周知者

是格物致知之功未必遽至而一旦貫通也前此雖未必無行底工夫然亦未必盡行到頭子之卓爾曾子之一貫處其謂大而天地設而草木幽而鬼神頃刻之間皆是即此聞字正格致功至

食菜羹則不能也諸其戶有蓋其識趣卑凡又從來他與安者之下矣志于道而猶不免乎是惡其志

問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意○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是字是亦辭難趣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淺之小第人也與之議道則議高明而議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勵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朱子謂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于仁是大段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于道則說得來必無惡衣惡食之事親此仰彼處不字已將志仁都連說此志于道只是把惡衣惡食與志字一轉下面志字一轉作兩路向來必去道遠趣味長趣向短衣食趣味短長趣向雖殊歸于識故不但曰志之而必曰識之甲乙也○玩注字欲來之耳未嘗用力以求之意

心裏說朱子分兩樣說有不能甘粗糲之食衣有謂也吃着得只怕人羞笑不如人者但此便是議趣卑陋故曰不足于議今人說到營求國謀廊利如醫底光景聖人也不說未足于議了○如得道中趣味便與之議論探討而忘知所以求之惟恥惡衣惡食此心尚役于外且等他志尚專一了再與之議纔說未是便是兩何字即是未字意但聖人語不迫切說未是便是以門外人視之○便是欲求道者故曰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而字一轉便見未是爲士首句士字重志于道字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適莫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便是義之更無所疑也○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問義之與比是我這頭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說說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他義當貧便貧義當貴便貴物爲義只看義理合如何○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客心但聖人是有如何○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客心但聖人是有箇義佛老是識其自然是恁地忍曰聖人也不說到可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識是我要道可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

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自然矣○義沈方舟以特為卓不可以融化渾釋為稱自晉人清談力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不日天下之事不可一味要做道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道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總在此做莫在彼做如離婁綱之頭正意在這一邊便不肯走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夫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無適莫大不相同只存個義字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事事物物都將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邊去然無義為之操縱故至於倡狂自恣罔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日吾儒則見虛空中萬象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義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無心無任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憲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常有同也○蔡虛齋曰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

論語 卷四 里仁 近譬堂藏板

適是偏這一邊項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隨便是一向那邊去一定之中矣比正所謂當的道理所謂時中者也○事事到頭都合當的道理於吾心酌之便此心無不安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

義之與比猶云唯義是從耳言其說者要將此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自然矣○義沈方舟以特為卓不可以融化渾釋為稱自晉人清談力有異解自以為高而實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不日天下之事不可一味要做道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道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總在此做莫在彼做如離婁綱之頭正意在這一邊便不肯走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夫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無適莫大不相同只存個義字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事事物物都將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邊去然無義為之操縱故至於倡狂自恣罔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日吾儒則見虛空中萬象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義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無心無任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憲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常有同也○蔡虛齋曰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

論語 卷四 里仁 近譬堂藏板

是教然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是以義正之是非之有定心而欲以不合理而強辨之則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謂證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即理然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此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

呂晚村曰義從事物見面其權具於心制在天下不野故古人于義上着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擇而至于精此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然無適莫也不精義如何能入神

補則甚與本章無幹會學者自見他說理好不如玩白文便與聖人言語毫不隔了○蓋此章只就理會成說既曰君子便是說箇無所不用其極之人了精義之先固有事精義之功然謂無適無莫能擇乎義而至于精則是全爲要精義無適無莫之功夫非謂既精義後能此義○若謂義在此而我去與相親則義是一箇我又是一箇義在外而不在內始得故朱子曰義自是與此○舜合問蛻村又謂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然義適莫也此不稱于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與當理雖也此說將無適莫即是義與無適莫之見則適莫亦義種種謬解俱可刪去矣其說似精日看適莫義字都妥但無私與當理雖之說有得道理也是差恐不說尚未透得于佛老也謝氏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于猖狂自恣乎要看這箇適字佛老之猖狂自恣是無主是無道以爲主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故如無可無不可而任意以爲主者佛老之所以放恣也故義剛問無可無不可是無所容心但聖人是有箇義如何耳佛老皆不識是我要適便是主不可便是不可皆不識是我要適便是主不可人人也不說適可也不說適不可但人人皆欲全其所偏而未必有適剩合得之心其爲善

只由在我說得如蛻村說此到義剛見處謝氏無可無不可之說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向乎仍是做一層說了今要把無適莫面義之與比作當理也不得無適無莫面義之與比在裏事時只是一箇心在裏事時君子適無莫不是說易用如何說雖亦只是無私有能當理以體之也三箇也字一氣連三箇都說無適無莫不是說無必爲此事之心無必不爲此事之心但有這箇心在裏事到面前無必爲此事之心無必不爲此事之心方始得○一連三句

惡未各有淺深矣

【朱】懷刑言恩刑法而必不犯之如懼法之云 【陳】又如論記所謂長法令又如嘉政教之類皆是或謂日如禮記所謂長法令又如嘉政教之類皆是或謂之大禁而後敢人是否曰不必如此試以克伐怨欲不行焉觀之則不是空空泛泛指這一件事為言可以克去克伐怨欲則不是空空泛泛指這一件事為言可以克去克伐怨欲則不是空空泛泛指這一件事為言可以克去克伐怨欲

心其爲善惡亦各有後漢矣似作兩樣君子小人說是但論德與懷刑者對言則懷惠者趨自微工夫懷土與懷惠者趨只是戀戀于外以自修飭懷土則只有之私懷惠則好善之君子心中已有善惡之分而小人亦自有貪利之意不同之小人自有貪利之心矣因貪利而有善惡之分兩人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如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分兩人但好仁惡不仁章有君子小人對看未嘗斷之爲兩人此章君子小人也語意恐只謂君子是也又一人小人也又一人君子指其人而言之小人指其人而言之一章中兩人是一人故集註統言之曰趣向不同又私之開面而分兩種也君子小人所以趨向不同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內而在外不在外而在內但所趨不同而已○問尹氏註樂善惡不善樂字何如曰朱子解云樂說音洛方不善樂字可見樂字樂說音洛方不善樂字可見樂字樂說音洛方不善樂字可見樂字

爲利處亦有名難甚矣若一以爲利而貨與非要得利便然而其爲故則一也○至人只說利不可故今人能棄卻故辭遜之心則是無官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且不奈何之節文何以爲國且今人便說到求匹夫而不得降窮人而不知太盛反合着箇是聖人語氣怨字從利字生多字從夕字生利于已自是當然怨字從夕字從心字故字從多字生利于已自是當然着箇難字是惟一點意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能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空虛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爲國乎

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讓禮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爲故言能以禮讓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矣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一跪拜揖俯伏而以是爲禮何足取信于人○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禮讓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矣曰讓是一禮之實曰是苦玉角交錯升降俯仰皆有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玉帛交錯升降俯仰皆有恭敬辭遜之實若

便存箇敬字在裏面。止說敬恐怕以敬字虛說。故要人就敬之實處說。朱子却是從事上說敬。止說敬。不得將聖人言語搭從來說。○求爲可知也可字著眼人知固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

圖蔡虛齋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大文兩段平舉。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頭看。爲是○林次崖曰。患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有未能。致君澤民之術。皆所以立者。莫己知。就含薦舉意。不患莫己知。謂不患無人知。舉我。我但反己自修。求所以爲可知之實耳。及人若其本也。推己及人。若看做必要用世。宜乎有肥遯一流。從而譏其病也。夫子此意。只因學者汲汲干進。不務實學。非謂學成而無用世之志。故多就名位上見其難。副寃意。所以發學亦非謂學成而無用世之志。故多就名位上見其難。副寃意。所以在點定用世上立與求爲可知之先後。其所以做工夫處。恐亦不放一箇名位在心。莫廢也。○上兩患字也有從要得位與名而患者也有從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指從仕者。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泛指學者。大文兩段平舉。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頭看。爲是○林次崖曰。患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有未能。致君澤民之術。皆所以立者。莫己知。就含薦舉意。不患莫己知。謂不患無人知。舉我。我但反己自修。求所以爲可知之實耳。及人若其本也。推己及人。若看做必要用世。宜乎有肥遯一流。從而譏其病也。夫子此意。只因學者汲汲干進。不務實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集註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亦直應曰唯蓋於言外默契其指而無所疑問所謂一以貫之者蓋以吾之一心應萬事萬事雖殊而皆出於吾心之一理也

或問一貫曰恁地汎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尋尋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罹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腳一是忠貫是恕底事有甚難會處○一是一心貫是萬事來聖人只是這個心所以一貫曰如一條索貫百錢一條索貫十數下咸問一貫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無統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若是事事曉得方可以貫之若不是事事皆曉得又何以貫之曰忠恕一貫所謂本領若不是事事皆曉得又何以貫之者恐也曉一面用蘇○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在一下忠恕一貫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用發出來皆是

若無片子便把一箇箚子去箚錢全然盛水不漏看子
卒時處置得分曉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便是這箇了加箚錢之日參乎平聲子平一以貫
許多箚錢只是無這箇子夫子便把這箇子與他今
人箚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箚錢舊孔子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只有一條索子
發只有一箇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
會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頓悟便老
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
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
理面從言理一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
一理貫通萬理會得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
當然只是便是理一如顏子顏淵一知十因不
甚費力曾子之魯遂件透徹一根窮着落到底孔子元
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以貫之者實甚麼
會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一理貫通

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
無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
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由折如此便是理會
得川流處孔子於鄉黨從容是禮會
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
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
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自彰
德其實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猶等些子耳其
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曾子遇錢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
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遇錢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
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箇物事元來只是恁地
如人尋一箇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
至驚喜到頭于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頭子
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麤故有間處曾子質魯
却肯逐一件去捱來捱去捱得這一件去捱得那一件
處又捱去捱得這一件是他
一以貫之他便理得蓋他平日事至事

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從頭做。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後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箇甚麼。青曾之一便如一條索。那箇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貫得這許多錢。方可謂之一貫。若貫得這一條索。却不知這都是錢。可得穿且其為說。與索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箇處。

魯如南面有一箇關。經說得通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箇關。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被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其。這箇斷然是異端。斷然是由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

圖大全東陽許氏曰。一貫萬事。固是說事物。應事。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乎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於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蔡虛齋曰。真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皆將得乎體之一也。○聖人之心。

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為萬理。又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用也。須見得統是體之用。是用之體。方為合內外之道。○林次崖曰。聖人之心。即事物之理。渾然而中。漠無朕之可見。萬象森然已備。日用之際。事物來因而應之。隨他千頭萬緒。都有至當恰好底道理。不是去隨事逐物。講求義理。而應酬之所謂一以貫之也。人之一心。雖有這理。但為氣稟物欲所蔽。事物上探討。然後能去其蔽。亦不能應物。必積事隨物。探討。然後融會貫通。明瑩。蔽不能應物。必積事隨物。探討。然後融會貫通。明瑩。蔽而後然。非旦夕之功所能。到

來。一箇忠卽所謂一也。從出千百箇忠卽所謂以貫之也。從之字上看。見得一貫之而所以貫之由于一。一處人上看。見得一貫之而所以貫之由于忠。忠卽一貫之實。一貫卽忠之效。看來其得而窺以學者之忠恕言。則所謂忠一事之忠也。總是在之字上用工夫。蓋本也。所謂恕一事之恕也。總是在之字上用工夫。蓋末也。從着一貫字。如何做着。從着忠恕字。如何做着。一貫之實。得曾子是將之字上工夫。但未已知。得曾子是將之字上工夫。已做到。則與他一條索子。便能貫之耳。究竟只難在之字上。工夫不難在一以貫上。○註云曾子于其用處盡已。盡已之盡。此用字是貫。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此體字是一用是貫。之處。其實以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對夫子之渾然一理而言。則但可謂之用。而不可謂之體。若以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者。言之。則此處是體。後人不明此旨。而以曾子是就事上討道理。又曰曾子是就用上做工夫。未就心上討道理。又曰曾子是就事上做工夫。未就心上討道理。不知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者。亦是就心上討道理。做工夫。不在忠恕上討道理。做工夫。則是在忠恕上討道理。做工夫。不如夫子之一貫。甚矣。○朱子云。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便是一事一理。都有箇體用在。但未見得渾然一體處。所以朱子此事皆明白。但未知理人是總處。葉氏本根葉枝葉全體之說。卽是本根。曾子平日但見枝葉。未見本根。故門人問何故。曾子未知其體之一貫。只見其用之多。此一體字

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勳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猶曾子爲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猶未及夫子衆目之森則所謂一者亦終安所指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釋聖言而反益其疵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論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益無餘蘊蓋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忠之用也忠爲恕體恕爲忠用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理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求之於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面加勉強之功焉曰然則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言則學者勉行之事雖其理難同其分則異程子所指則學者第須考於其實則以有勳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須考於其實則以有勳以別乎此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然則天道者盡己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

以天道者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夫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已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恕由是而通自通先博以文而後約之以禮始於繁悉而終於簡易固亦有其序而不可紊矣夫子之所以告夫曾子子貢者正以其實有以過覆盡識乎此也今謝氏乃謂夫子之體夫弟子之不能通貫盡識將無以入道而告之以此則是憂夫正途之迂遠而示之以捷徑之易入也且夫所謂道者固亦未嘗離夫事物之間又安得謂其不可以入道而必告以一貫者而後可哉○謂伊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咕嘆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而若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爲隱則固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烏得而筆之書耶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箇真貫自家心下道理其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他便據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不當這道理○一都是他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合道理○道夫寫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可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爲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直是說得分曉如今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理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於恕恕近於仁否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王於門曰如何爲忠恕曰是補物平施處○忠問忠恕是一是自然處恕是推物平施處○忠曰見得忠恕是一貫忠是一心恕是用心○忠無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忘箇忠底意思恕字

道管忠恕違道不遠勿施於人一貫是無作爲底道理已爲忠恕違道不遠矣是學者事忠恕只是一貫物事須要識得忠恕是一貫物事貫字形容要盡一箇盡字不可相離一箇○忠是體忠恕不可相離一箇○忠是用忠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說箇忠又說箇恕說出許多來忠恕違道不遠矣是說忠恕去却將復借說忠與恕不可相離一箇○忠是體

唐之信前動以人○忠恕違違不遠與夫子之道忠恕只消看他上下文便自可見如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勿者禁止之辭豈夫子之道一言之分明先有箇夫子之道字豈非聖人之事○是忠貫乎恕如一溫太聖人自然流出非既百物其他人須是推出來雖既此一貫所以為天至于忠恕只是人所以說違道不遠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才是他人便須是如此○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理但假借此以示門人如程子所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乃聖人無為之忠恕盡已推己乃學者着力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二者自有三樣且如天地何嘗以生萬物何嘗以不妄為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妄為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妄為忠若況此為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此語極是說切又云夜來說忠恕二字名義自今作了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上一階分明。

大全朱子曰一本是枝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殊有日月星辰是蟲草木之不同面只是一氣之所生者一箇的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節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面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猶是一箇道

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語事精深而方行之之語精深即費如此況大學成於曾子

近譬堂藏板

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僧者哉○慶源輔氏曰聖道以致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待於推矣○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尤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若指用之出於體請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請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着力之忠恕也下支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着力之忠恕格物致知以盡其所以一也○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發散處總在事以道之發會在一心者貫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發散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若曰忠恕而已矣曰忠恕何也曰盡己之心以及人而已曰盡己之心以及人何以盡之曰忠恕而已矣忠恕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便會得這一盡字盡得恕便會得這一以貫之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有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異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天學者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人事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推理人亦有箇人○陳氏曰曾子備忠恕以明一貫是理

近譬堂藏板

一貫說下說程子備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胡氏曰渾然一理參錯不已無變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忠在夫子則爲一在天地則爲至誠無息也近思曰會者時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夫子則爲貫在天地則爲萬物各得其所也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如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推曾子爲能達此耳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峰饒氏曰忠恕爲天道聖人事分忠恕也面聖人道者此以微言天道顯面人事分忠恕也面聖人之際莫非此心外面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爲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無妄恕者用大本達道者貫以之和一靜面未發之中實爲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所編相爲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相貫渾然之所

以爲忠而忠之本乎忠也○李盧齋曰曾子本是降一貫爲忠恕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爲忠恕者恐人或因忠恕而已矣之一貫也要須認得一貫者又是升忠恕而已矣之一貫者乃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聖人之一貫也要須認得一貫者乃

不得者何也曰以忠恕不來之名目言之耳說者謂忠是自然底忠恕是着力底忠恕是着力底忠恕是着力

君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宜字與利字不同子頭看○義利只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得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會上面一截義所宜往往兩件事都有利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遠得分毫便去做那一件事之利稍近得分毫便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此折纖悉周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愚謂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雖欲而知者只不可變化○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飾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吾銳盛小人於利他見這一物事用他計較精窮更有奔競惡濁底多所以聖人見那物事便由來應他這一箇穿孔便對那箇穿孔君子之於義亦是如此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曰陸子靜

說便是如此○問喻於義喻於利曰這只說個頭腦如今做官須是信地廉動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昨有李某當壽皇登極之初上一書極說道學底地不好那時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說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面目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一書極稱道學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勢要便以此相投稱好笑

大全南軒張氏曰學者真知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者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集山陰陸氏曰義利之辨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即其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峰饒氏曰義者君子小人之所同有但君子喻之小人不喻耳○勿軒熊氏曰君子小人識趣不同君子只看當爲不當爲耳

見得義字到面前只管事義上做去小人只見得利字到面前只管要利上做將去○呂氏曰世間只有這兩人而已有義利者必賦義中間亦更無調停拗法可爾不相妨

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在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求利然利之所在義則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求利然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天理潮決其取舍至喻只是明白得透小人只於是非上明白得透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透力行存義如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或問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作惟其篤好是以深喻也得朱子曰陸子靜說處事之將而非子義利之曲折纖悉無不透徹然便子二說不同而朱子皆以爲可者以義利都在處事上看

曲折纖悉有毫不透徹則亦未必篤好而力行之做

篤好又可補在後說愚意既分君子小人則人品心術都已定了事到面前頭頭撞着只是義小人頭頭撞着只是利也君子深喻在義故有利都見不得也頭頭撞着只是利者非義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故看義都見不得也說先喻後好多說取程說其實二者如琢無端互看更與○無所爲而爲之便是義有所爲而爲之便是利兩軒二句近得徹頭徹尾舉凡似有實義似義實利其關毫釐之辨俱盤於此以不曾透得字意說故標注未載耳○若權了義利單說深如篤好之爲喻則君子之喻無以異於小人不如面赤字最爲要緊喻於義喻於利三字若連不喻說則與學者同耳朱子謂義爲天理之宜利爲人情所欲聲總是兩箇事看來說箇當爲不當爲只是箇義看來說箇得便不當爲不當爲只看當爲不當爲耳

那箇便後來利與不利被日不管理會下面一截也
小人專到面前隨先打量可有利否利之說便重
是如何全理會這下截至此事合下會爲不當
爲且不要管他或有利而不得不有義以行之彼
不義或有利而可借義以文之彼更要若以爲名義
只一箇於利而已
義利指利而言利不與義對只與害對者非也一箇天
理一箇人欲如何不可對看但將來與害對亦無不
可至易言義者利之和若單言利則害自賅之矣又
未始不可相因看也○論語正不許孫論利總不
許到新安說之利在其中則得而宰愈甚之
說在本章味無此意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徙

欽二　吳門倉舜　論語　卷四　里仁　三三　近書堂藏板

善人而甘自棄不徙責人而忘自責矣

如此方是有益

謝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
不賢則易審於知人睹於自知於賢不賢羅審於我
何加焉故當思齊而內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
思齊惡之心切故能內自省者可謂能近思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
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
非爲己之學也○雙峰饒氏曰能謙卑以從僞然變接者言若論
久遠賢者會與之心交不止一見不賢當與之早絕
庶可胥免

陸稼書曰兩見字當重看見之不真必有以賢爲
不賢以不賢爲賢者不獨不知人且不知己矣
大全按此章只是隨在取益之意兩見字當活看賢不
賢不拘大小不論多寡一箇見便思齊內省則無遺

欽二　吳門倉舜　論語　卷四　里仁　三四　近書堂藏板

不得面無憾不去矣若限定一箇賢不賢以爲思齊
內省則見字者無面思齊內省即置矣○蔡虛齋未見
賢與見不賢皆可者思省之功如保存違爲淨去惡之
心故見善便冀己有是善見惡便恐己有是惡也○
賢不賢如黑白一般甚易見也不要存深意難如三
人行意擇善而從不善而改此是偶然同行間氣隨
見字前工夫而於思齊內省反緊矣非本章之意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
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

欽二　吳門倉舜　論語　卷四　里仁　三五　近書堂藏板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熬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幾微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低咬暴硬要勝
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便是解此意○問幾微也
微還是見微而諫還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曰幾微
只得個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且如今人做事亦自幾
處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若要做見幾而諫除非
就本文添一箇字始得○又敬不違是主那諫
上說幾已是順下來要委曲作道理沙汰不違上了
那箇諫之意也○問又敬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
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并不直
伸己之意而顏色皆婉順也見志不觀又敬不違才
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故起孝使父母歡悅
不待父母有命令之餘也○問復起敬起孝也若或父
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則勞苦矣不
復疾怨恐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

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難逃論語之時矣當如此事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忘日惟得也好又云父母之敬不違者上不違父母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圓】大全西山眞氏曰起者承上奠起之意然者反復純熟之謂

【集】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面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惡也

【補】敬愛二字原分不開如下氣怡色柔聲是愛底意思起敬起是敬底意思然非幾諫之時止敬而不愛固不可然其機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便是愛之發出這深愛底意思又敬又字正從這幾諫中之敬來胡氏單主愛說未得其旨起敬起者兩起字如甚愛見志不從又復起敬之起者是也

從雖未顯然有不從之迹而其志可見則幾微之間必有不悅之色此時雖是深且少停了更深起我敬迎其意感動其志氣全以和情志色氣皆和悅無言之迹加此時說意有不悅之理故但說復諫既不違吾後諫之意又不違我復諫之心也時解將敬即貼在不違作一層請於註悅則復諫句大大貼至於勞而不怨依然起敬起孝雖不用吾幾諫之法而仍不失吾幾諫之意也時解則依舊用諫於註亦欠體貼○志不從便是父母拂逆面不順又敬以感之使不順者復又順了然後可用諫故朱子謂敬已是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重換前此幾諫之言必委曲作道理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昏定晨省出告反之類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也若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舜其至矣

【補】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求異人子愛親之心亦當如是不忘若是遠遊父母豈忍之如人子去親庭院遠遠消定省之禮父母慈念之切人子去親庭院遠遠消定省之禮

蒸按下求字二字則猶不重視之意子心恐其如此耳慮齋謂重在親之念我不忘上非是必知已所在而無失若已則必至而無失兩層扶必字意方透○朱子云如或有事勢須當遊亦必有定所於下句重不遠一遠字可見必有方則遊歸不遠故曰若則必至而無失若遊時雖必其所定所而必至矣蒙引謂遊都是遠等常出入之間不與飯遊恩意等常出入國不與飯遊然超境之外百里之遠謂之非遊不可然與無方之遠遊卻有分已際定下遊必有方必字與下得次第知而無必至而無失只如不遊一般而驗遠乎兩句勿平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重出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矣子輿同條舜

論語卷四里仁 三十 近聖堂藏板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新說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汪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却是兩事矣

集說楊曰人子愛日之誠也○侯曰喜其壽而懼其衰人子之心也

圖說吳氏程曰愛日謂及時未養無斷子心○王氏臣愛日之誠四字于懼字旨意深切○蔡虛齋曰聖人息章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于之知懼欲其及時未養而不懈焉古人一日養日暮途窮亦日暮○呂晚村曰公擇唯父母三公擇一語盡之矣分先後後此一則以是一合一日晉體原一語盡之矣分先後後此一則以是一合一日晉體原一語盡之矣分先後後此一則以是一合一日晉體原

輔大全 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謂言之不出一所不知恥之甚矣○王觀瀾曰非不欲言恐行不逮而後恥耳非自在一邊不肯言也○愚按此章與憲問不逆詐章相似彼章言逆詐不信此章言不先覺皆是對說此則兼言之不出與行不逮而言之不出既曰言之不出其所以言者即以其行不逮也蓋言之不出其心常有不足之意行不逮其事似所當言者而不言故曰言之不出耳非不言也其字即指躬行之理說所以為一節字看精神非泛泛自脫也不出其言其字緊連在下句上句緊連在下句何也為一節字看精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輔大全 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于中約之于禮四約字輕重不同○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儉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反檢束放去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日謙得約字分明○凡事要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恐失之吝昔如何日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學至此然清虛寡慾道又是他好處又是他不肯為天下之治養實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以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王觀瀾曰按約雖在事上說而實主心言失於主事言○雲峯胡氏曰約之一字以此節論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為次本知自還約儉

而言非止謂儉約也○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後則有近本之意豈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蔡虛齋曰性理書

字篇朱子曰儉德有狹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約未必皆中庸此亦隨其資質之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輔按約之於禮則約字是虛字只作收斂意讀中字雖宜方是實字今曰以約則是凡事已收斂入規矩準繩約字豈虛字乎○失之者鮮矣之字指所為之事而言故尹氏下凡事二字今人類皆說多則失約則徨應空把說也不知約箇甚麼失箇甚麼恐因朱子之字如一言也有言之規矩準繩在收斂則言自少錯不收斂則言自錯為一行也有行之規矩準繩在收斂則行自少錯不收斂則行自錯矣應事接物之間周旋折旋之際莫不皆然如此讀則之字不看落以字亦有看落矣

疏按朱子謂約只凡事自收斂若當意又當放開覓正論也又言老子約極至不肯拔一毛若當意又當放開覓也清虛寡慾若當之好處也已自剔意從正是沒煙霧準繩之約非聖人斟酌約也難引謂約未必皆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晉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輔廣 注胡氏曰言而能訥言德與固驕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免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質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励之由我而已不自棄其氣質豈有功哉○四言雖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雖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倦也曰然

輔廣 尹曰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志也

輔廣 南軒張氏曰言欲訥行欲敏豈苟為之哉○愛菴胡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

按呂晚村曰不是質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驗純熟與錢只在言行上見錢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得只在欲字上見欲指日用語默若說儉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祝此處乃文行之蔽非言行儉功夫實地也

【辨】按但說訥言敏行固不盡謹於言而勉於行也不能決出君子之心事來雖下一欲字則不但言未訥行無不敏而面諛之行未嘗而敏之辭至言無不訥行無不敏而欲訥欲敏之心固終身如一日也如此方是欲字真精神方是君子篤實爲己之心○君子一生不是言未言行時必有個委曲周遮意思說話做事勉強看方見欲字全身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專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君之有鄰也

【集注】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德不孤必有鄰曰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說論語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不爲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在箇個地頭義以方外須用義以方外在箇個地頭義旣立則德不孤孤言德優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說得窄了○德不孤是善者必有善應惡者必有惡應大全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也○蔡虛齋氏曰德無孤立之理但只有德者必有鄰下句以實上句也

【辨】呂晚村曰同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修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鄰之爲言玉以不多除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辨】按註云德不孤立必以類應雖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文義却反覆相足蓋德自是不孤以此心此理之同者與爲天下之人所同然之理自然之合是釋下必有鄰意乃將解謂以秉彝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但至同德之人聚應氣求說是從見下句而不見上句何也

【按】朱子云非獨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有類鄰字本平易乃呂晚村謂論說成輩者之不可爲鄰看鄰字已自別意又謂鄰正不多後與必殷天下推通商語此我果能修德則終無鄰可也不知必有字理人已下贅了若謂天下之人莫無與我同德之人我不知其所修果何德矣並與朱子下句以事言意亦不合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四　里仁　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須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集注】同集注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交際之間如詞氣之煩亦是數不止是諫且若說交際處煩數自是來媚矣則索性是不好些事了是不消說以諫而數者卻是意善而事未善亦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

【辨】大全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不必合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君臣朋友之非同也

○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案慶源輔氏曰子游數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焉○林次崖曰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亦非也故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有過而不諫諫不行而不去則是苟祿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文剛友亦然○

[圖]呂祖謙村曰此非戒臣友長避誠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諍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此專爲始進交淺及既合而忽疎者言故明示以不可則止之義若道同志合蜀情無隱如趙中令之稱晉祖進豈當以數爲疎乎○陸稼書曰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扳人不然面徒以言語輕數安覺厚疎指出厚疎正要當事不求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數以不合則去之義

[評]按胡氏事君諫不行則當去章友善不納則當止此是本章內正意至未諫前當有積誠感動不可徒以口舌爲此和過補前一層意耶今人便以此當數

字正與反泰出以項脩數陳來意如君友亦自有不可化者即有積誠能不數而莫其必聽即又豈能聽之言之不聽而中止仍有一番委曲善道在至言不絕人看其前此可言時先有一番委曲善道在至言不絕人看其前此可言時先有一番委曲善道在至言不絕人看其前此可言時先

公冶長第五

竊嘗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見註子七章胡氏以爲提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大全雙峯饒氏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然論人物非爲己之事者。○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諸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言夫子之志。夫汙之學。一言以蔽記者之微意。

雙峯饒氏曰。此篇雖通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然多一步更進一步。意重格物窮理。必止於至善之地也。如使仕而又敬其未信之戒。闕喜而又有無所取材之譏。焉得爲學與言。皆止於仁。有不全之量。偏於淺者而引之。深者而辨之。振德之偏。講其非。剛思肯而辨其非仁。乞鄰而辨

其非直。佞於口者而辨其直也。他如賜也聞一章。冉有曰我非夫子章。未知仁知二不如知十等章。都有這意思。蓋一言夫子之志。一言夫子之學。一言改過難。若不類而車馬衣裘共敝。無施之當。遷於老安少懷。忠信之當。遷於好學。見過之當。遷。以內省其爲意。亦一而已矣。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縲紲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紲之中。特因而辱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紲。爲可妻也。上下兩大全東陽許氏曰。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兩節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汙其行。○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臨深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懼。若撻于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衆人之所共。皆受之而無愧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而無害於可妻也。○靑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

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可以得聖人。是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按註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分明發聖人必有以取長其字。朱子不取。指定。擬度之辭。乃許東陽以其字指長。與有以字文頗不順。盧齋用以取字解作教字。尤爲附會。○可妻也三字。既正說矣。似不必更言。雖縲紲之非其罪。只因人多以外至爲榮辱。則因一事而摧其生平。或以爲害於妻矣。豈知但當取其德行品節。榮辱非所計也。

蕭按可妻重所言其實事。在縲紲二句。雖非正言其可妻之實。而縲紲不足以累其實。則可妻之實。亦可因之而見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謹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

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之而以兄子妻南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兄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不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門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則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恐閨門中主恩伯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又曰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托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在後嫁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質是如此○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避理當如此且爲避嫌亦不能無如微通判與太守是現成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有情慾通去步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誠意正心上更著工夫正相到這處○蔡施齋曰德齋黃氏云讀書者最忌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潮上蔡則謂聖人擇婿譬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豈可有於刑戮而不累其家哉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平看方見

厚齋馮氏曰免其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刑戮易於陷人之患惟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不免聖人所不能保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不能有道不廢無道免禍亮不是南容真聖人事跡其謹於言行而央之容當時固未值有道無道之兩時亦非有不廢免刑之確據也○舒註引避嫌之說正見聖人之心無私當理可配則得謂嫌之而避已子兄子何必以長幼先後隱度之乎孟縲紲只言其能謹言行因縲紲測我而謂其能保全妻子考說似不能當於夫人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

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或問注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趨夫子遊從諸弟子辯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最大子數之數此吳氏曰說苑云子賤爲單父宰所交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

輯說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易經而多資其老者吾當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相交取友以規磨以涯養德性薰陶氣質○看來聖人以子賤爲君子畏若人此若于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一般大抵論語中有說得最高者有說得最卑者若言于賤爲君子而子貢未至於不器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又子賤固魯多君子而後有所成就不應

論語古訓外傳　卷五　公冶長　五　近藤正斎　求古樓藏板

論語古訓外傳　卷五　公冶長　六　近藤正斎　求古樓藏板

沈古人所重矣意雖新最得刻畫得當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集註 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佞是無實之辯

圈 大全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疑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務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蔡虛齋曰重厚簡默重厚號大體上說簡默號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仁者看是箇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覓然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依此法

圈 按重厚便見仁字意簡默便見不佞意然重厚簡默四字都只在外面氣度上說不在內裏德性上說雖以或人皆可見得但以仲弓身上言之則重厚簡默未有能用惟其重厚是以簡默○佞未便是才不佞未便是短於才但在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當也憎惡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嘆之○或曰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集註 雍圖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憎惡驚動者豈不惡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他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佞不是箇口便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捷當得去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貢是佞口惡夫佞者子路未問是與不是臨時攘得來也不可見是佞○問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廣狹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難說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

圈 陳新安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疑其不佞夫子不極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仁者人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後聖復所論仁字亦博矣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雲濠案胡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未發已發所以統攝乎仁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生德二字正是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正是以該流行而不已之意蓋亦用其語而反覆以明之耳○愚案子夏子游子張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豈少間斷不足以名之則未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是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雲

朝氏曰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惡者是說仁人故舊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一德之稱太又無本心所賦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太又無一毫之間隙也○慶源輔氏曰仁人特口無人言淺深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既不相副自無招尤而取憎也○愚謂於人言仁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說面折廷爭雖見憎於人非君子所避也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苟用仁之意○呂曉村曰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仁字甚深看仁字是不仁者句苟用仁是苟善仁是不仁者句苟用仁是苟善仁仁名甚發看仁字甚淺看仁字是不仁者句苟用仁是苟善仁仁名甚發看仁字甚深

意工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這箇道理若
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
如何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是自有所得然後
方是信○問寫意閒都見得許多道理但未能自
保其終恐不免有不善處之患曰此最切要人未能信
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強在且須試行在
日既便有些小窒礙處○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
指個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
透徹故信未及吾意便把個信都幹了○問
謝氏謂其器不安於小成何也曰據他之未已自可
但只是他不肯加工又欲求進譬如一株樹用爲椽
柱已自可矣他不肯做椽柱又要做棟梁便是不安於
小成也○潘雖聞已見得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
所謂信者貫徹這理是我所得大段怡然曾
來譬如方設可以飽人人皆知之須是五穀的然曾
喫得飽方是信得及今學者尚未曾見得如信箇甚
麼若見大段分明見得都不
說了子悅矣○信者自保得知保自保得行得漆雕開只是見得
分明然未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
終意隱微之間自知之審○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
未透卽是未信曰也不止說一理要知信不過不真
知決是如此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
眞見得有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界不
義界殺不辜處到九分也未其究也不妨這便是信
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作務體認係緊亦曾見得決
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
始是信處○問格物窮理之功事事物物也要見到
那裏不曰固是要見到那裏然也約模是見得直到
物格知至那時方信得及○斯是其底蘊是見得此
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個只是隱微未
純熟他是見得個規模大不在這小底窠臼曾哲疵
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
恁地說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
做甚工夫却與曾子相反曾子他是卷實步步做工
夫到下稍方有所得曾皙末流便會成狂者想見當

時皇人亦須有言語發然鬼只是箇無蹤不發○如
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
之妙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註謂信是真知其
是自見得走道理分明方謂之信如何曰便是謂開道意思須
是自見得吾心之理決是如此方謂之信○問開
之知道但未能信耳然其所知者已非大意而何但其文理密察則
已不可及矣曰固是如此然開之所知只是一理之
通而已未及乎衆理之備也○問註謂信是真知其
是自見得走道理分明方謂之信如何曰便是謂開道意思須
是自見得吾心之理決是如此方謂之信○問開

有志欲爲我孔子止曰可使爲宰由求之徒豈止知
處死子知此言之使是優爲之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集註釋硯字有二朱子謂硯其志確子謂硯其已見大意諸氏謂硯其實相資推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硯其志不安於小成硯其實相資推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硯其志○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特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免今開斯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天敢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自知之也○齊峯胡氏曰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學者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知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蔡虛齋曰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未可仕而治天下之聖人豈不知開之立志高遠知此。此則有出於夫子意。
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林次崖曰信最難不止是知得義理合當如此臨做時却又不能信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透徹耳○雲峯胡氏曰信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於知之至也值朱子曰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雖然爲之是知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養不可爲而病或爲之是知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爲這就是信○吕晚村曰此因其才可仕而性未能無深意到聖人向上處出說到未信一句直能遠取其大通到聖人向上處出說到未信一句直能遠取其大通到聖人向上處出說到未信一句直能遠取其大通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雙湖胡氏曰浮海爲設言本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與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宛轉而爲是設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爲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論哉又謂聖人豈

終乘桴浮海者未然也往前當寫過處之意皆當浮海而去矣使夫子而其不德已喪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歎有此數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

雙湖胡氏曰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筏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個有爲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個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此事能率不能深求循理故有此事

雙湖胡氏曰浮海者喪亂道不行而去子路之所知不忍絕中國也道不行而去子路之所不知孔子以子路勇於進退故許同與任無子路往而不返不及知變故不許其喜無所取材者不適用也

圖大全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豈忘道不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哉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

路之勇於義不以宜制之則將有暴虎馮河之患故夫子以此警之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病故夫子以此警之子路聞之爲義而不知貪夫之貪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

雙湖胡氏曰此與衣敝縕袍章是道也何恥與衣狐貉者立同程子謂子路以爲實然故夫子美其勇而譏之耳然夫子豈喜人之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哉蓋夫子不許他人而獨許已故喜其自盡而不復求進故又曰無所取材以抑之正欲故而進之也不然夫子假設之言子路便以爲實然有見識者豈聽如此之愚夫子曰好勇過我亦豈是正此絕同其勇耳

圖按註說以爲皆假設之言語頗不云如此說并說

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而已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須知二說原不相背蓋論目前浮海之樣不過隨便無定見君面有違色之意說子路勇可以從行則不

子路之於仁豈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雙峯饒氏曰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這之無間處全體仍舊是這箇心不息是常用也或問之儀卿子問顏淵文彼別人將去便是息此心與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纔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閒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若一事上能盡仁雖說箇仁字便用仗全體言若一事上必不能盡仁雖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二子皆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纔做油一點水落在

仁之全體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便是息○朱子謂居敬窮理以修身看來居敬是總腦窮理是明善修身是誠身到窮理居敬處方是誠身仁矣

或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雙峯饒氏曰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也孩提之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時解因此謂仁不可見所以不可知將不知二字看得影響了知仁原非不可見之物三子學問夫子了然胸中只是日月之至自不能必其存無事者仁眾不可見聖門竟是空虛寂滅之學矣殊不知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都有事功可驗非只完一心體便能了也○可使何須連下不知其仁句作一氣讀若贍任可使句另讀將不知其仁句再找則下三節依然是引武伯用才矣不然子論才是論才論仁是論仁似聖人一時說話有輕重主意矣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聖人稱由也可使治賦求也可使為宰後來求乃為季氏聚斂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知盡知者歟曰夫豈不知其材藝如此未論到心德處有能不知其仁之謂裏面却無許說話○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為仁孟武伯見子路等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凡于於三子者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且何故許其才而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見得他有驗雜處皆是不純全是天理無一毫私心吾曰然聖人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集註 回聞一以知十賜聞一以知二子貢之才見於此矣

集註 孰誰也愈勝也

集註 胡氏曰勇於自知者能之

集註 謝氏曰顏子之於聖人其間不能以寸蓋其所以未至者亦微矣然其為人也欲罷不能竭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子嘆其所見之深而門人不能測也

集註 程子曰子貢

莊中顏子明屢所惡子貢推測而知不視是故約之分說與不說之分非一緒不說但推測而知內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盡便是明睿別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說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舍此學彼後來問性與天道同一門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造自得手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復得之也

按同一以知十同一以知二兩以字俱着力顏子以知十是用他明睿方能見始終子貢以知二是用他推測方能因此識彼朱子如明復在此物來畢焰之喻當看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此二句直好分別用明睿以燭之便與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則與無所限際者不同矣有始終便有限際則與無始無終者不同矣○時解以聞知為滯於迹象者固非謂學不外於聞即者未非是子貢何不就力行上與回較高下只為平日多在知上用力故舉聞知來說

前揭同一知十同一知二本文只言窮理是矣而兼書者蓋知躬窮理之事而所以能同一知十同一知二者聰明必由涵養而生也居敬窮理相須並進則推測亦可幾於明睿不然夫子無容以回勉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

如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即此便是無弗如止好言外推知非可說耳○陸稼書曰前說非謂覺了退縮育進覺了新穢育棄如此說則可若說便是進便是棄則似立地成佛語頭非儒者議論矣

蔡虛齋曰弗如也然既有自以為弗如則有可進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也益子貢自以為弗如則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矣自如之明則不安於已知如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夫子之所以許之者其在此乎今曰弗如只是敬子貢現在這箇而直勝之自不自知知亦不肯屈服重自屈邊注中而又字最分明輔氏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却是後來推說非夫子當日許之之意蒙引作正面講則誤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誨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程子謂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謂待讀書言之矣晝以寢爲寢室之寢而非晝寢也若晝寢則必斥以見其丈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況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爲燕居之私而發機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其說益知晝寢之非爲眞然而可信也若其質之本惡則亦衰世之所同有豈宰予之所獨哉

吳氏曰孔子之於宰予前日既以朽木糞牆責之矣今又因其晝寢而深責之蓋欲其改過自新以進於德也

胡氏曰聖人之教人因其病而藥之宰予之病惰也故以是警之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誠甚焉故夫子深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偃是宴安之氣勝偸惰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皆因此而益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吳氏曰大全聽言觀行夫子亦嘗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爲誠恐惜誤矣

聽言觀行夫子亦嘗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爲誠恐惜誤矣大全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豈不待是而後能至說與大不遽於許後非徒此而益疑學者但以證物教人不能故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宰予以言語科列於聖門而孟子以爲善爲說辭然論養則微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祖則失其義至此蓋疑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蔡虛齋曰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所不發言者非責之所以重警之也言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已往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所以改之今而後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於予之事而改之看來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以宰予誅言之故而重警之云耳。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寢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誨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程子謂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謂待讀書言之矣晝以寢爲寢室之寢而非晝寢也若晝寢則必斥以見其丈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況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爲燕居之私而發機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其說益知晝寢之非爲眞然而可信也若其質之本惡則亦衰世之所同有豈宰予之所獨哉

吳氏曰孔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誠甚焉故夫子深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偃是宴安之氣勝偸惰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而益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吳氏曰大全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豈不待是而後能至說與大不遽於許後非徒此而益疑學者但以證物教人不能故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宰予以言語科列於聖門而孟子以爲善爲說辭然論養則微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祖則失其義至此蓋疑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蔡虛齋曰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所不發言者非責之所以重警之也言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已往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所以改之今而後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於予之事而改之看來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以宰予誅言之故而重警之云耳。

於事之事而改此失此指謂言信行謹等意謂始
善務人聽言信行不如差遲多少人自今以後吾當
改信行而觀此行矣時解勸云吾無異於始之吾人
有異於始之人一切始之人可以信得過今人必待
於觀若然則夫子本無失處又何以云於予改是異
始字是夫子自言前此耳特解謂到世風薄惡上可
笑今吾於人亦非現在實事言語今以後當如此也
若已聽言觀行而又呼于面數之則是今吾何亦屑
煩此矣尤可笑湯霍林謂始今非而改猶云吾原是
要如此而今不屑也如此則於予改是何等說不貫
可從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
與慾正相反能勝慾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
物欲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
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
非柔悍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
以爲慾爾

剛是堅強不屈之意慾是柔弱有求不爲物役
人之慾大抵人不如剛之善有求以爲根本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
剛剛赤非是極底地位堅固直解無人夫子何以
言未見耶直是說難得剛也是難得又言無慾便是
剛集註程子曰剛者堅強不屈之意慾者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
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慾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欲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柔悍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見他欲得個人也大抵勞攘鬧熱漠以下甚麼人可
謂之剛曰只看他做出如何那箇泥塗和塵便是剛剛莫是好仁惡不仁否蓋
剛有那勇往底意思曰剛則能果敢謂於慾而剛則
不得如這几有此個則能剖決今時鐵鋼却下得
又言剛與勇也自剛故六言六蔽有好剛不好學又
有好勇不好學○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
欲色之類皆是欲才有些子被它牽引去此中便無所
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爲剛必是外面棖作有好底
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是得它中無所主只是色那
要大通然便是徹了安得爲剛○人之資質千條萬
緒自是有許多般有剛底此面不剛於彼底未有剛
而善慾未有柔而多慾亦有剛而寡慾亦有柔而寡
慾自是多般不同所以只要學問學問進面見得理
明自是物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
屈於慾如何勝得他蓋學問將持守其本領充其
議見所以能脫得他而不爲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
惟學而已矣○上蔡這處最說得好爲物揣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幾要貪這一件物事便
這物事便得個低了申棖自好慾大
故曰棖也慾焉得剛慾低了申棖想只是箇棖作自好底人
存以慾我加人之意只是慾也○剛者外面
然自守而中不識於慾所以爲剛棖棖者外面有個
強之貌便是有非輕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
大全問慾欲何分胡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
字實三字亦通用
范曰剛者天德能無慾乎能之者龍惟有德是
以人得未其欲而剛之未得而貪之聖人無慾故天
下萬物不能易也

剛民性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
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欲則已小物大隨
其意之所貪而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對面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
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爲外物所奪庶幾
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謂勝物非剛善

待加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掩之謂蓋言所溺於物欲志氣不能自克如爲物遷覆掩漫而不能出也○

呂晚村曰聖賢與學蔽蔡盛貴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搖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字同蓋剛者愛朱子謂卓然有立所謂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居虛說故云棖也慾看得剛字極大極細纖悉無遺○棖夭蹇曰堅强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銷刃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也○尤西堂曰此與管仲器小章同相示講答請須實踏振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加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欲之本得爲剛覺振面言剛中之一義也蔡子所謂欲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欲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舉棖者必棖之氣象前倒乎剛其所謂欲有點綴者故夫子辨之若但言無欲而不言剛則欲之非剛是說張面說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舉棖者必棖之氣象前倒乎剛其所謂欲有點綴者故夫子辨之若但言無欲而不言剛則欲之非剛是說張面說未可以語剛之聖訓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決非無欲者所能及也○

呂晚村曰聖賢與學蔽蔡盛貴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搖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字同蓋剛者愛朱子謂卓然有立所謂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居虛說故云棖也慾看得剛字極大極細纖悉無遺○棖夭蹇曰堅强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不屈於欲銷刃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也○尤西堂曰此與管仲器小章同相示講答請須實踏振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加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欲之本得爲剛覺振面言剛中之一義也蔡子所謂欲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欲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舉棖者必棖之氣象前倒乎剛其所謂欲有點綴者故夫子辨之若但言無欲而不言剛則欲之非剛是說張面說未可以語剛之聖訓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決非無欲者所能及也○

呂晚村曰聖賢與學蔽蔡盛貴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搖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字同蓋剛者愛朱子謂卓然有立所謂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居虛說故云棖也慾看得剛字極大極細纖悉無遺○棖夭蹇曰堅强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不屈於欲銷刃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也○尤西堂曰此與管仲器小章同相示講答請須實踏振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加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欲之本得爲剛覺振面言剛中之一義也蔡子所謂欲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欲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舉棖者必棖之氣象前倒乎剛其所謂欲有點綴者故夫子辨之若但言無欲而不言剛則欲之非剛是說張面說未可以語剛之聖訓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決非無欲者所能及也○

呂晚村曰聖賢與學蔽蔡盛貴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搖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字同蓋剛者愛朱子謂卓然有立所謂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居虛說故云棖也慾看得剛字極大極細纖悉無遺○棖夭蹇曰堅强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不屈於欲銷刃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也○尤西堂曰此與管仲器小章同相示講答請須實踏振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加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欲之本得爲剛覺振面言剛中之一義也蔡子所謂欲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欲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舉棖者必棖之氣象前倒乎剛其所謂欲有點綴者故夫子辨之若但言無欲而不言剛則欲之非剛是說張面說未可以語剛之聖訓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決非無欲者所能及也○

呂晚村曰聖賢與學蔽蔡盛貴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搖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字同蓋剛者愛朱子謂卓然有立所謂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居虛說故云棖也慾看得剛字極大極細纖悉無遺○棖夭蹇曰堅强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不屈於欲銷刃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也○尤西堂曰此與管仲器小章同相示講答請須實踏振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加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欲之本得爲剛覺振面言剛中之一義也蔡子所謂欲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欲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舉棖者必棖之氣象前倒乎剛其所謂欲有點綴者故夫子辨之若但言無欲而不言剛則欲之非剛是說張面說未可以語剛之聖訓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決非無欲者所能及也○

呂晚村曰聖賢與學蔽蔡盛貴曰堅强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搖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字同蓋剛者愛朱子謂卓然有立所謂不可屈撓雖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欲則不屈不居虛說故云棖也慾看得剛字極大極細纖悉無遺○棖夭蹇曰堅强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不屈於欲銷刃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欲也○尤西堂曰此與管仲器小章同相示講答請須實踏振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加何仍不須說也○呂晚村曰欲之本得爲剛覺振面言剛中之一義也蔡子所謂欲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欲未可以語剛○夫子衆於人無所指而落落難測所以來成人之對歟

呼貫言我既不欲人加於我之身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也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蓋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可謂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程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詞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仁者之別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勉也恕則勉夫子謂弗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處故有個恕底意思若說勉強勉力做去便不是仁矣

子貢曰子貢謂處等不善底事我無以加於人此意可謂廣大然夫子謂弗爾所及蓋是子貢功夫未到處故有個恕底意思若說勉強勉力做去便不是仁矣

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加諸去聲○加以己及物之謂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及猶逮也

子貢方人

方比也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賢勝也○胡氏曰子貢之賢人固多矣而不自知其過宜夫子以是警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但夫

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又其言及則實者不可以卽而得之者○問性與天道曰書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爲性統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言道物事各有箇頓放處○四集注說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與天道亦只是一箇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墮入氣稟等看曰道最難說自是未嘗得聖人眞實見

處故不可得聞○問子貢既得聞之後猶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附工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用工夫處聖人只管說箇最切近底話所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變化子貢豈不見得聖人平日說到這處便見得聖人平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平日說到這處却又舉子所雅言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處却說及此又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多○問子貢是聖人常說底後來孟子方說那話較多○問子說那日是後來因文章中悟性天道却說後來因孔子說那日是後來因孔子說日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日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因孔子說性與天道會不可碍然是因文章然孔子這箇文字說性與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緊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說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段說元亨物資始處不言性與天道○問特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在這裏說性與天道說箇如見孟子亦不用說性善歟曰也不

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如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耶○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聞而前面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陽○也是性天道只在方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逃頭便恁地說○大全西山眞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備而成文章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斐然有章文章者即所謂天下之理也聖人教人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以文章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而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正說性與天道

工夫○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據。所不到。聞文章性天。定據。所不到。聞性天。定據。所不到。聞性天。定據。所不到。聞

以盡方其實不盡又增加不徙義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能聞得了寫在冊子上便以為大全故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類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未及其行之勇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輕率乎行之則聞成之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事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行義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前於力行而後於聞玉夫不及所以啟孔悝之難○呂東萊曰子路果有未行不是子路記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辭自然有趣不完來不盡時便皆是子路氣象為未能行時候○惟恐有聞只恐未之能行

特見得蓋方有聞時原自不加打點候填之間自是行不及時候然子路此時未之能行而已惟恐有聞為他恐只在未能行未能只在有聞時若於未之能行下面作伸縮看便無矣之矣○記者記此只是兄弟兩章不可及處夫子退與門人自是別有許多說話門人記者言外自見今記者不在行時衆說所聞之中故但記其一事而已惟恐有聞恐字當虛看○惟恐有聞恐字當實作恐怕後聞時恐字此恐字仍舊未之能行上說惟作恐懼之意則恐字仍舊未之能行上說乃是急於行善恐緩於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本所能也孔圉特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空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程天祥地之文也

孔圉之得諡以文何也曰先王之諡諡以尊名古人諡法甚寬所謂諱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義節義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學下問事是它好處○古人有善雖多而舉一以為諡如有十事皆善只舉一善可以為諡皆無不善只有一善則亦可以一善為諡皆無不可之如貞惠文敬之類但此章却不取及此旨有開自後世諡之濫言善行當勇行善說記者不在行時衆聞知在未能行時歌鬼有許多欺慕不盡之意有相與勸進善改過說者亦可通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魯人縲紲拘繫罪人之索也

云伊川謂倫產明顯曰交此言甚好○問論孔文子曰聖人豈賜大處所以責人也竟○問孔文子位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伊川曰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者是顏子所難之學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者是顏子之學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其是文子之學

集注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集說 朱子曰貴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況天地之量也又曰周諡誌只有二十六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

大全 史記諡法既惟周公旦太公望建功于牧野終爲臺乃制諡遂敘諡法蓋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草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合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稽天地文道德博聞夫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夫惡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呂氏曰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即所謂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輯說 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鳥獸禽魚水土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粲乎下聖人處乎中間觀察之所以義成綱紀之以爲用也○陸稼書曰孔文子這一種學問當日必有實見事實非徒記誦訾謷之比特衛國之風俗頗以轉移者其徒記誦訾謷之學固也故難有就正聖人猶有取焉

輯說 按蔡氏莊禹出文子之爲人正爲子貢師以二字似象出他夫子下是以二字固是不設其長亦正是節取之意其此外之集是取諸人何見矣○愚按文子治衛政事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但敏而能好下問而不恥所以爲難耳若其實論來義其於學問之根本條理恐未能深造以自得也

語錄 問衛文子之敏發強記論語諸章之外更無事迹看得太過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謹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御鄭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輯說 四事者亦有序取曰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輯說 義字有斟酌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惠字與義字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覓貢鄭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問子產

溫良慈惠真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蓋位得好不專委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此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者例一事如此耳

輯說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節釋恭爲莊機此又釋爲謹遜者蓋敬謙遜皆禮之藏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機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已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仁山金氏曰鄭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旗皆時鄭國多强族分食都鄙必多假借故子產限之使城鄙有常皆時鄭國有服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僭皆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蒙面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非田制換廢有開阡陌橫越兼并之患故位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荒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讓有取我田時之謗○廬田閭民舍未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三屋爲井位蓋五

家爲伍彼之相親相愛鄰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異者則相及處貧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時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賢世之意○厚齋馮氏曰自其直諒政作丘賦制參酌鄧鼎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斷其實而言者子產爲政三年兼與人須之日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猶神仝在養字上夫民之所以須之夫子所以取之者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姑指一事而言爾○呂晚村曰子產之惠義使人自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與義行處純是惠按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方是子集之惠義○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節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君子體用全備之

恭矣崖曰恭敬分言則恭主容儀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若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敬趨走之間隙力說列乃敬之大也按日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曰謙遜夫子歸道子產臣道也

謝氏良佐之詞固屬近是然夫子實下存君子之道四字一句則其不能全合君子之道可知夫人於行己事上使民養民人己上下之間既皆各得而猶謂其不能盡合於君子豈君子之道有出於恭敬惠義之外者乎曰此沙溪愚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

雙峯饒氏魯曰恭敬惠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雙峯饒氏魯曰恭敬惠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

朱子云義字相反便是各就其一節而言恭只指謹遜敬只指謹恪惠只指愛利義只指剛斷若從全体上下人己之間看各得而猶謂其不能盡合於君子之道有出於恭敬惠義之外者乎曰此沙溪愚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

嘉雙峯饒氏魯曰恭敬惠義之一節言非以全體言也

恭字可盡君子之道矣天下平則一恭字可盡君子之道矣天下平則一恭字可盡君子之道矣若告子路脩己以敬則一敬字可盡君子之道矣惠若是心德慈愛之仁則呼以號四端而兼衆善矣義者是揆度事物面裁於心之制則無論而不得其正矣今人不將此四字看做君子之一端而謂四者之外無君子產所能全是徒欲得聖人語意而不明義理者也○玩其字看恭字產身上子產之行已合於君子謙遜之一端子產之事上全於君子謙恪之一端子產之養民使民各於君子愛利剛斷之一端乃時解勤云是溫溫之君子是莫與之君子是仁育義正之君子則子產上下橫豎皆是君子矣不知子產是恭敬惠義上有合於君子而是以君子之道而行恭敬惠義也○恭雖只指謙遜然非徒容貌謙遜而無謹恪之心也敬雖只指謹恪然亦非徒兢事謹恪而無謙遜之心也惠兼內外看只謙遜於行已分上較切謹恪於事上分上較切耳。

戴樹本先時云謹四已是勤勉分辭朱子謂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歷勞而不怨待就四者之序而推論之耳非本文正意蓋未有行已不能盡道而能事上者不惠於民而使彼以義則雖慈愛只謂剛斷必民勞而怨矣觀朱子此言則可見子產之惠非純乎仁之惠而義亦非各得其義之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萊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集註 久而其敬不衰耳非入而加敬也

圈式 久而能敬貴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孫以威儀用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固愈久而愈親相信益就歡以爲氣合情投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分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蓋於此矣○葉氏少蘊曰

夫子從容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浙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敬。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呂晚村曰。善與人交。猶善與人交。故久而敬。必則久敬反爲善交。蓋其意以善交中有因通作用。而久敬落末人理會也。余每見人稱揚顏說書。皆作此說。甚不然之。○敬字。本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若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纔了敬字也。

【集註】呂曰。一箇人字中。君子小人備衆都在。惟微則無所不宜。晏子所處。崔慶陳鮑。初在其中。耳若當事說敬。晏子所交。君不知。此章爲夫子之論平仲。交道耶。亦論平仲事。說敬。晏子所處。崔慶陳鮑。等事。說敬。晏子所交。君不知。此章爲夫子之論平仲。交道耶。亦論平仲。當年事實。耶。且平仲之於崔慶等。何以逆謂之變更。以善交之正義反隱矣。

【新說】擬近日時輩多將崔慶陳鮑。初在其中。耳若當年事實。耶。且平仲之於崔慶等。何以逆謂之變更。以善交之正義反隱矣。

【新說】擬近日時輩多將崔慶陳鮑。等事。說敬。晏子所交。君不知。此章爲夫子之論平仲。交道耶。亦論平仲。

夫子明之後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論語鬼神非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心不論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子產鄧析遲問知之意以斷城文仲蔡○蔡盧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爲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若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向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於此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忽矣此豈智者所爲乎○呂晚村曰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斥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知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間之何爲○雙峯饒氏曰文只見他濟鬼神處朱子必補之務民義說若單說務民義是根源誠用心於人道之所當爲豈有許心於不可知之鬼神之理又須知論語鬼神便是一心誠意盡理合如何只此論濟處便是不知則不爲豈復惑盡理合如何只此論濟處便是不知則不爲豈復惑

仲不知者三夫子已嘗言之矣朱子所謂即占驗多了藥知不知自是文仲本分不得若蔡一事爲無何如二字原有來路蓋因人皆謂其爲知而夫子乃曰何如其知也若不善會意點然居蔡之山節藻梲爲不知則語意便先煞矣此與孰謂微上高直一章之借証同○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亦不能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有人如此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必以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集註　不清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是當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下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皆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之義子之是一大之務行平時如伏節死義之人臨生死之際者難未必如他之脩然然大義却是彼那去得輕却不足取也

或問大全他齊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却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兩節

或問朱子謂須看他三仕三已是當否又須看他告得是否以無喜慍必以告只見他無那私見他當

理也然此未見說本文平○說若考其生平所爲無非借王猶曷歸其心求安得純然無蔽也故註不但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必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蓋無人欲之私則他用上推勘能不證固自有難信處○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將下兩其字最有意義只知在楚言楚而外如陷王滅亂之事悉不顧也不知有君父身僕不知伊誰之事其所行之當否彼亦未之問也二句是描寫他忠處然未知意亦不是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鈐十乘四十匹也遽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謂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

爲不仁可見矣

○子文之賢近於知仁者文子之潔近於惡不仁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孔子旣之行有餘者故疑以爲仁而門之而孔子則以爲未也忠清而已於仁則未知何以得之忠蓋仁者心之德清而已於仁非全德盡性通貫今古如天地一般而天之理無往非全誠盡性通貫今古如天地一元之氣性有流行無往而息不是以者必今子文仕於楚則就其政仕至於再三旣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弑隨之事生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澄亂之朝旣不能正君以禦寇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裔孫之禍已

作莫不能上告天子下諭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謂出處進退其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義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皆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未安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禍速禍將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嚴不迫切而意已周至雖未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所以得之名義庶其可默識矣○然則夷齊二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二仁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出於絕俗之節亦異乎二子之爲矣故程子以爲此于之忠比律既優是在未此意也○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

必有以見於天下然後爲仁何其言之戾邪此于之忠倍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況窮居一介之士潔身何可以有望於仁也邪

○程子文子求得二子太許類不知此其法中未說得盡乎不曾如公之說聖人之論極仁淵深不當如此攙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能三仕三已無喜慍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何爲十乘也自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謹肯奉而遵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情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之言本自淵然不當如此苛刻校人過處然未游論到他後來在○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德所以不許他只也恁地說不得如二仁聖人也只是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纔得是聖人何必比其全德古人言語一羽足以知其孔色之備如二子之事皆不可見聖人當時許之必是許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皆

可考其病殷亦可見以表德則其理也可知矣○
問忠清未知爲得仁曰此只說二子心上說若比于伯夷已是
伯夷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能也而忠清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者以其事言
之耳只是謂之忠清而所以終身卒不出於仁也如
此之類未能無私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
仁人若無讒國諫討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
元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
是清與忠不知其如何得仁也又曰夫欲論仁如何
只將一兩件事便說得他人須是盡見得他表裡
方識得破○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
及臨去殺所問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
未能無私孔子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
以仕已無富貴與棄而遽之爲非仁也這箇有心上
表○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爵與文子去號若明是仁
否曰若能如是爭上論曰法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問先生謂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先言當
理而後言無私心者莫只是指其事而言之歟曰然
○或問子文文子未得爲仁如何曰仁者當理而無
私心二子各得其一蓋子文之無喜慍是其心渾無
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辭書矣然未

能除其心之無私也仁統表裡心事一言而盡乃可
言聖人雖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而得仁則二子之
未仁自可見

大全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固以四匹爲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獵每甸出車一乘乃十甸之地與采邑之大可知○涂溝生曰忠者未必仁也
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蓋忠也而仁者未純乎清
忠熱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
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無私心故
不許其仁○雲峯胡氏曰子文如有能而不知有國
只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
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
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
未知焉得仁而朱子加一焉字以見其爲未仁之辭
未知之說程子謂聖人爲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之未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
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二事只得
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未曰非而止矣仁則未

卷十 吳回

[illegible]仁之全體內藏此本底忠誠則即忠清亦可以知仁聖人既說未知則二子斷當不得仁字而忠清亦無本之忠清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智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猶孔子曰當而惡之人未嘗知有恩有恩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事矣而宜公鉏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斟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紛然而無窮思止於再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況人之以善斷事而不泥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之其事三思而後行可謂審矣然宜公鉏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之未薨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過而反本於計較之私也與○日諸說如何日此特爲聽事之患耳范氏遍以學問求道之思爲言誤矣何事必可見者文子無喜怨必以告雖若心無私蔽未嘗專任己意然事之當理說到無私○處皆從當理說到無私○處皆從當理說到無私○處皆從

朱子異同條辨　卷五　公冶長　三

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聖人之確詮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陷沈辱以免患故曰不可及患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之使而夫子亦何取哉

○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可得而及○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故無事可概邦無道則全身遠害雖仲尼亦稱其知然事事處置得去

如此惟其不全身遠害雖仲尼亦稱其知然事事處置得去

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若謂邦無道則全身遠害雖仲尼亦稱其知然事事處置得去

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無道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處能洗聊不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若箕子之囚○通老問箕子之囚○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可及若箕子之難能深乎之之囚○通老問箕子之囚○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子之愚曰愚非愚佯之謂但愚者不自衒耳○通老問箕子之囚○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侯曷嘗文公所載他委曲調護此皆愚者所能夠故曰愚非愚佯之謂但愚者不自衒耳○通老問箕子之囚○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文公以爲忠而況之愚豈愚之謂歟蓋亂世而能如此

況其所以免禍也○寧武子當衛成公出奔時繁曾經營奔走不辭勞苦已功故不可及若

都不管國家事以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也○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寧武子其愚不可及且他人於邦無道之時要立救者不能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寧武子之愚既能知所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爲不可及

因舉晉人有逆酒者云可方飲此句頓斷語氣如說之愚則人皆能之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愚且慧有一般愚而盲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管孜孜做事及靜像靜了此其愚不可及也○蓉之問當斷之無道武子却不明進退之義而乃周旋其間不避艱險是如劍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要與爭常無干涉人臣所若無干涉去也得任也得若要夫昧幾早去始得到那艱險昧節却要去是避道理○問寧武子愚處日益不自衒露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洗聊以免患是也○問先生謂武子仕成公與道之君云云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後面又取程子之說曰邦無道能洗聊以免患此只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所謂洗聊以免患者固與先生之意合若所謂洗聊以免患者却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亦能全其身者豈愚若當時不能洗聊自處則爲大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蓋故當時聊知又稱其愚也○周元興問

寧武子曰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它亦無事可見此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

之士必且去深辟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窮力其間至於鬱悶不遑數險如能鬱悶悉得兩全非它能洗磨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固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貪戀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若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它於義却不當恕只得如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故伊川說亦有不當愚者此下是也○問比干何以不當愚曰世間事做一件看不得要人學寧武子但如武子不當於比干不客於不諫諫而死乃正也人當武子之時固爲武子當比干之時固爲比干執一不得也

○胡寧武子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愚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蘧伯玉矣

不課之而責于沈聊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歟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愚觀甯南容不廢免形戮遷伯玉仕衛等例之則愚道面知當是發許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諸以武子之時有道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處順卻者行無道而濟變者爾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卻者行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眞知者所難而不敢為乃若愚則人所易而不為眞愚是也○仁山金氏曰愚而無道則愚而能愚愚者必不得為眞愚是也○雲峯胡氏曰武子邦

什前人始得不知智巧於巧者計利害之思而出一身也當無道之時他人不避艱險只看做期於救死如何使不可及所以朱子云不全身是聰明但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又曰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為又曰愚有兩箇字一般愚而有精向前底不露圭角只得做得去然少間事又都壞了寧武子辨

他如此有道只是無事時無道只是患難時若君明臣良之有道則當有所設施而不當以無事可見為知矣若此君不聖明之無道則當退藏卷懷而不當以不避艱險為愚矣到不肯做而他又能保身濟君做得來停當其愚如何及其知非他人之愚而其字最當看此乃豫昔以知愚二字說世俗上論而以知為事巧愚為疎呆反以智計為論作用失之遠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數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謂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道中失正而或惑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孟子所謂進取即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孔子所謂不忘其初即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

尾且如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問孔子在陳不如歸而裁之然三後來曾皙之徒亦要而歌今詩老莊不如聖人既裁之後何故於此日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得道之心日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出這般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

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當時從行者邪久有商量無可裁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問孔子在陳不如歸而裁之然三後來曾皙之徒亦要而歌今詩老莊不如聖人既裁之後何故於此日裁之在聖人而聽不聽在他也○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得道之心日也不消如此說且如人而今做出這般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且如狂簡底人成不是今日做得一章有頭有尾

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爲皆有文理可觀也又曰狂簡既是志大而器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爲成章曰狂簡只在狂字之中惟其志大一味向高遠處則不覺器於事而簡也成章只是成就得箇狂人做得有頭有尾便是成章裁只是裁剪之裁裁剪其過中失正者而後裁之也○過中失正不是他志意高遠正是他好處人取其所過於道者比也只爲器於事情把道理之精微中庸處都不當做事了所以過中失正○裁剪之裁也人都將裁大看做過處器於事看做不及處裁其過中失正竟以裁其狂而不裁其簡矣豈知過中失正全在簡處裁正裁其簡也使行不掩焉者而一旦能掩其志則得其中正而爲聖人之節矣大全程氏楠氏之說皆最妙○只看曾點莫春一段話深得夫子用行舍藏之妙是其志之高處此何須裁但點只見得到却行不到耳裁裁其行不掩言之病實下手做工夫何至有過高失正之弊乎

章最好蓋勇奮自成勇藝之章德行自成德行之章文學自成文學之章

○胡簡只在狂字之中惟其志大一味向高遠處則不覺器於事而簡也成章只是成就得箇狂人做得有頭有尾便是成章裁只是裁剪之裁裁剪其過中失正者而後裁之也○過中失正不是他志意高遠正是他好處人取其所過於道者比也只爲器於事情把道理之精微中庸處都不當做事了所以過中失正○裁剪之裁也人都將裁大看做過處器於事看做不及處裁其過中失正竟以裁其狂而不裁其簡矣豈知過中失正全在簡處裁正裁其簡也使行不掩焉者而一旦能掩其志則得其中正而爲聖人之節矣大全程氏楠氏之說皆最妙○只看曾點莫春一段話深得夫子用行舍藏之妙是其志之高處此何須裁但點只見得到却行不到耳裁裁其行不掩言之病實下手做工夫何至有過高失正之弊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頃按朱子云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故思在獸之人蔑慧耶吾黨克詞從辭亦在其中與上節與一樓能不相接耳與孟子愚魯之狂亦不相合又見狂者進取是聖人不得中行徵取以傳道樂緊一流人而反謂所指其廣直微該勇藝備行文學而言何其不信四子書中一語果於自信也○志意高遠邊說○斐然成章是狂底都處不知所以裁之是簡底都處不知裁不知所以裁亦只聽任前者說聖人微詞而載之耳猶在前下一段字

按朱子云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故思在獸之人蔑慧耶吾黨克詞從辭亦在其中與上節與一樓能不相接耳與孟子愚魯之狂亦不相合又見狂者進取是聖人不得中行徵取以傳道樂緊一流人而反謂所指其廣直微該勇藝備行文學而言何其不信四子書中一語果於自信也○志意高遠邊說○斐然成章是狂底都處不知所以裁之是簡底都處不知裁不知所以裁亦只聽任前者說聖人微詞而載之耳猶在前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新安陳氏曰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胸懷之大能
收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
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
○或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
怨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
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因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
從而追惡之此便是不能忘其惡而未嘗有惡其人
也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惡其人之無狀處非
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非以其人也聖人大率如
此但伯夷特甚耳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疾
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謂其不念舊惡何其宏量也
蓋於其所爲亦率夫日用之常而其胸中脩脩然初
無一毫介於其間也便有一毫介於其間便是私意
之所蔽豈夷齊之心哉○呂曉村曰論人之淸便
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盡一是看得天下人
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
此便不是聖人廓然至公之淸者說聖人本性介
烈而干處人情處寬和造次成而被作用聖人本
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下一淸字時不念舊惡已是非于淸
爲聖之淸耳當下一淸字時不念舊惡已是非于淸
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呂曉村曰怨是用希一句却是帶說以爲不念舊
惡之效耳若泥著直論似不念舊惡專爲寡怨而然
非聖人分內語矣

按怨是用希當看是用二字蓋以夷齊惡惡之嚴
宜乎人多怨之者不知他只是惡其惡非惡其人其
惡能改即不念之以是之故斯怨之者希耳希不是
多者不字下得甚輕非是有心不念只緣他胸中都
是義理人惡既改他便與爲怨矛盾是義理人惡既改他便與爲怨矛盾

新安陳氏曰怨是用希爲不念舊惡之效如此宜
若無所容矣然其胸懷之大能收即止故人亦不甚
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句無事透可擯夫子因其清介而
之耳程子謂二子之心非夫子其孰知之特下一心
字正以其無累事可擯也只看是用二字便知
驟與雖此正與維仁者能惡人參看惟其原無私心惡
得來自是當理到惡已舊了更無可念胸中依然空
空洞洞故曰都是義理○聖人未有不惡惡者人亦
未有怨聖人者怨是從惡裏生來不如淸惡
教他聖人界限分明耳非於惡之外有所加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
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
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非非有謂有無謂無
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于騶萬鍾從可
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
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慮其不得哉設其有
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
得憂則任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蓋不
告以我無之意其與之也心不告以我之所有
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予尚何美之哉善乎近
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
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

醯至易得之物尚不欲曲如此若當大事如何得
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不可以無字拘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
可謂誠實也○問或謂有以同急求覓一物自家若無
與他去隣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

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完得二則看是子
貢微生高一事雖一事之微本可見王駿心術之異
處一便見得聖賢氣象曰然伊
川解此一段說最詳○問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
察見心術不是日所謂觀意狗物掠美市恩其用心
要作甚○欲生高明心也是任直有其德得之物我
無所取那人有教他自去求可矣今却轉乞與之要
恩怨於己若教他自討那人乞恩便錯那人了此是
甚心術若曰它轉討人怎難明猶有說今人慮病時
來丹藥之類則有之只自看如今有人來乞些醋之
類是甚底事是甚麼人有之這是多
寡是甚麼人有之這是甚麼
事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反來却做自底與之
甚氣象這本心是如何凡人欲恩由己出皆是偏曲
之私恩由己出則恩將讓歸○若無便說無若依他
曲意同流這不過要人道好不過要得人情本是要
同流不知這心下極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多少正
矣若有大念難奪已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
難這又自不同若如乞醯務要得人情這便與孟子

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
類也同意易止之九五巽以王用三驅失前禽邑
人不誡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
要曲意卧疾違他便當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
此

大全草廬吳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
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
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大子知人之道於棖折之
而必察於丘明取之而無疑於微生高而必察於
丘明之心斯聖人所以應物歟
為直若有一毫許枉作為則不得為直卽乞醯以應
人之求為不直則加所以為直矣

圖陸稼書曰假使高明告之以故則為曲意徇物若
微生不告之以故則是掠美市恩故註兩言之○呂晚
村曰此章案在後案後解即解此章
丹朱在窮案在後案後解即解此章
丹朱在窮案在後案後解即解此章
丹朱在窮

說補氏陳氏發明故當大抵師一種是弱者必來後一種是強者必悔○丘明恥丘亦恥叠下兩恥之何等深切故知此意重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陸稼書曰聖門雖平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開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的受之理却即是心之德師弟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迎說與下論學言明世之志不同大抵志是舉向頭腦存乎這志然後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不然未嘗有志無所管束耶私欲便橫行無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字

朱子曰盍何不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五　公冶長　三　近譬堂

路顏淵言志曰子路只是說得粗若無車馬輕裘便無工夫然却是無私而與物共者○子路却此做工夫亦是有這箇車馬輕裘方做得工夫無這車馬輕裘不見他做工夫處顏子則心常在這裡做工夫路終是有些容渣在○問顏子于路優劣曰子路心常在朋友上顏子顏子底規模渾然可以到夫子○敬齋只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顏淵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與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仰所以較淺小看他舍得車馬輕裘必能舍得勞苦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進後省略則渾渾淪淪無痕迹矣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象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淡淡淨淨地子路是有些戰鬪像士氣象學者亦

須如子路恁地說方得士而憲問恥不是以爲士處若今人恁地要首尾只曖昧頓後若手惹麻如何做得事成○問顏淵季路侍子路底事顏淵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問子路願車馬衣輕與朋友共是他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處看他心裡自見得破願欲如此便是他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好子路志願正學者要○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才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志却如此車馬衣裘與人同用是計較及於受于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曾點所能動亮程子謂豈可以勢利物之哉○問若所地位低高程子謂子路言志至於若所地位他自安處

他問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同來之能行惟恐有聞來之說似善必須是聞義必徙皆是責實高事易輕委都不做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責實高事易輕委都不做爭看所以至於若訢○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敝無所憾但貧之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忘情於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己敢之物亦非貧達之心也○問陸氏曰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若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當物一體之懷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程子曰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加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善自其平生之所能言勞以其一時之功勞言曰亦是然是魏事乘上說○子路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伐善施勞上非超乎子路之言卷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樂餘也子路

之志嘗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瘥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愈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天出處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曾不若一人素能謹護初病淋漓然無病門其爲則不過曰無病而已等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只是各說自己上事癒處子路恐看日不能與朋友共裘馬顏子不日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如新病初愈未說方病時事如說我今日病較輕得些便是病未曾盡去猶有些根腳更服藥始得病根盡去又如病起時說願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終是未得聖人氣象聖人則渾然無病門其爲則不過曰無病而已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安而已如顏子則安而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子路則勇而已如冉有則藝而已如公西華則禮而已如曾點則樂而已如此其要各有所主但顏子子路所主者高耳

子路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大全 此問武城人告以有過則喜有同來之能行惟恐有聞來之說似善必須是聞義必徙皆是責實高事易輕委都不做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責實高事易輕委都不做爭看所以至於若訢○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敝無所憾但貧之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忘情於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己敢之物亦非貧達之心也○問陸氏曰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若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當物一體之懷也

論語類云子路只是說得相似無甲是輕裘便自見得破願欲如此有個做工夫處不是他做工夫處不是他心裏自見得破願欲如此有個做工夫處○問此章與子路車馬衣裘章同細看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心無憾處來說似與此章意思不同如何曰子路車馬衣裘章只是說他做工夫處此章是說他心裏自見得破願欲如此有個做工夫處不是他做工夫處看他心裏自見得破願欲如此便是他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好子路志願正學者要○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才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志却如此車馬衣裘與人同用是計較及於受于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曾點所能動亮程子謂豈可以勢利物之哉○問若所地位低高程子謂子路言志至於若所地位他自安處

他問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同來之能行惟恐有聞來之說似善必須是聞義必徙皆是責實高事易輕委都不做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責實高事易輕委都不做爭看所以至於若訢○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敝無所憾但貧之不能復有所置則於所敝未能忘情於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己敢之物亦非貧達之心也○問陸氏曰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若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當物一體之懷也

論語類云子路只是說得相似無甲是輕裘便自見得破願欲如此有個做工夫處不是他做工夫處不是他心裏自見得破願欲如此有個做工夫處○問此章與子路車馬衣裘章同細看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心無憾處來說似與此章意思不同如何曰子路車馬衣裘章只是說他做工夫處此章是說他心裏自見得破願欲如此有個做工夫處不是他做工夫處看他心裏自見得破願欲如此便是他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好子路志願正學者要○問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才常人所能爲之事子路舉此而志却如此車馬衣裘與人同用是計較及於受于骨肉之間或有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豈可與子路同日而語子路氣象非曾點所能動亮程子謂豈可以勢利物之哉○問若所地位低高程子謂子路言志至於若所地位他自安處

物歸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安有此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其於勞也奚施爲吾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辨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蔡虛齋曰我有善聖之所在師存於己顏無伐善我存務爲吾所當爲而已願無施勞○呂晚村曰兩無字乃顏子克己之功是用力字不是自然字于此可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淺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署小標耳○顏子所願無者我與施耳若云不伐善不施勞則已兵之私爲耳○陸稼書曰顏子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謙之流不同謙謙之流矜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是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此亦萬物一體之情也（按聖賢分上都不是虛套處欲子路雖止說朋友然物我與共已是不爲私累不然已落入矜氣好施一流顏子無伐無施原極細密今人但云伐善施勞如此而其願則無伐善施勞也而其願則無伐善施勞如此說來全無實在事業不過虛張此願何以爲顏子不知善勞是學問事功所必有者坐定顏子不敢以善勞自居未深得淺顏子精純却全在無伐無施上蓋顏子自得不過念慮隱微中毫渾然來釋便是聖人地位或曰朱子謂夫子無伐無施皆不足言而子乃以善爲聖門實在事業如何曰以其實言之則善勞之迹重他門原不講善勞以夫子地位言之則善勞之迹重他後學不得此後施耳若伐施到盡處顏子亦靜悟未化得此後施耳若伐施到盡處顏子亦靜悟未化得此後施耳若伐施到盡處顏子亦靜悟未化

者則是下一等貴三者是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子路有溺人利物之心顏子有視物如己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老者安之云云一說安者安我也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若作安老者說則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問仲由何以見其求仁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急急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其意在於求仁乎○問觀子路顏子之志曰子之志者與物共者也有浚澤大小之間耳孔子之志者與物無對者也聖人底大顏子底較細賦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腐好底物事與人共之也是見得那子路底又僞了不足為只緣甘用無非是僞只是較粗熟都是僞了顏子又脫得那這裡面底衣服了聖人則和那裡面貼肉底亦脫得赤骨立了○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對得那面一重底脫了去顏回却又高一等便是又銷一重底脫了去猶在纔蔽于裡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問孔子安仁因無可言顏子不違仁乃是已得之故不違便是克已復禮底事如今都說能守得不違仁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義顏子就子路所說上面便見得顏子是箇已得底意思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出箇已忘私底意思今若釋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箇只是求仁不底子路卻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便子路若別說箇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問集注云驟勇以御馬而不以制牛這箇只是天理聖人處之而已曰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如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朋友信之是他自帶得信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彼此等差路頭頓便見有自身了方做去如穿井得馬首都是天理如此皆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又如放龍逐堯虐桀豹也是他自帶得驟降之理來如剪滅啖鼠也是他自帶得剪滅之理來若不驟除剪滅便不是天理所以說道有物必有則不問好惡底物事都自有箇則子○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曰要看聖賢氣象則

其粗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勇中部客將了義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勇中德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畢竟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如此說方是油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大全　胡氏曰以氣象發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到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至於溺沛以其勝人勇於為善而不能自已之間察之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當之○子路去顏回却又高一等便是又銷一重底脫了去猶在纔蔽于裡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趙氏曰求仁猶曰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自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即其所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者誠實端慤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

而篤於朋友或所願如此蓋祖之一字乃人心之活
害祖苟未忘雖路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
我之分況朋友乎路之言雖只朋友然觀其用
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益
觀已之善如未有善觀已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
畢至竟無地位若欲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
裘與朋友共敝而無憾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
大於顏淵蓋二子俱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又
是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
所不待物物者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
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己然後方可進
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盜賊如戈讎然又
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
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
後不期而即至耳○見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
忘私而後可○蔡虛齋曰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
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
天下則行於天下況其餘澤所被後世之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蓋使一
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林次崖曰子路以物與
物共者必顏子以善與人共者也聖人則物各付物
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物共子路或
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
也○呂晚村曰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
出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
此此係最講得高而盡一程子指歸之仁繫在仁字
也也只說得一宗旨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
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大段氣象自不可強到得
盡處原無別法○盡天下之老者安少者懷朋友信
其盡也然必老者以及人之老幼者以及人之幼
幼其中就須貴處但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
處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陸稼書曰二子之志但是就無形迹上說夫子之
志是就當理一邊說但有大小之別耳

蔡虛齋曰安之信之懷之三之字雖極自然却有貴賢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答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
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懊悟深切而能改
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陸稼書曰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朱子論如人爭訟一
訟夫必至於理屈然後已曰伊川怕人
有過只悠悠地說說了便休故說發而後已曰伊川怕人
有過只悠悠地說說了便休故說發而後已看來世上也自
有人從悠悠地說說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
悠悠地自說明日又悠悠地自說今年又悠悠地自說明年
又悠悠地自說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依舊
只如何自說是如事只是不誠於自說

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矣然却過掛能自訟之爲難自訟不置能無改矣

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林次崖曰忠信屬行故註以美質解若職明則屬知乃無義矣既曰十室必有忠信則亦不啻然者但美質尚易得耳若聖人則不可多見以爲聖人之質必有美質之人所同具則亦誤矣聖人生質之美無一事之不善且亦自無不好學之心今人但云忠信如丘則亦生質之美者耳非謂忠信即聖人也世之美質自不少但不好學以生知之美質自足不必好學以忠信之美質自足不必好學夫子口中忠信只是一箇忠信屬行又以好學單屬知則是忠信有二等矣聖人之質誠又加生知一等然不好學以忠信之美質自足不必好學以生知之美質自足不必好學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但不自滿假耳○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雙峯饒氏曰此篇大全胡氏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後一半與論語集注亦異為攻末相接大抵記聖人言行之編既盡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別聊聚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期道者是而言中庸之德自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與其不悅子之道何莫由斯道道字以理言所謂其實博文約禮乃聖門知行工夫所以求造乎斯道者也勿軒熊氏乃謂聖賢道德可謂說矣知之好之樂之之字即指道謂即此學者亦非。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雙峯饒氏曰是就仲弓資質告他曰夫子既許他南面而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始是如此道又無驕考須是更將它言行去看如何又曰南面者人君聽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簡嚴宜居其位。

雲峯胡氏曰大全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蔡虛齋曰有人君之度猶言德量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寬洪而不福愛簡重而不嚴厲自是宜居人上。

新安陳氏曰夫子許仲弓南面既無驕考朱子何從而下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二句也恐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自己鉄板道理故居上不苞夫子便謂其何以殿之可見矣再以下若敬行簡之辨証之則非為簡重便不知接人當易為率我便見他寬洪意思此四字只合在度上說要根於內面實要熟外者盡以南面斷御之盡而言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于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雙峯饒氏曰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即有未盡善之意矣。

新安陳氏曰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

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面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可乃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故仲弓乃言居敬行簡夫子以為然。

雲峯胡氏曰蔡虛齋曰仲弓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于其要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煩底人耳。

雲峯胡氏曰呂晚村曰有謂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故以子桑伯子為問夫豈知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注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且正秀才恭皮帶骨不通處○可也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新安陳氏曰按朱子謂夫子所謂可亦是連上面意思說看以可使南面句內夫子即令行仲弓之簡能居敬而行簡之意今伯子之僅可處惟在于簡自與仲弓可使之可不同口中雖未嘗出意思却是連那上面來乃

恥相關首節中安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爲一聖一賢看得淺了且有居敬而行簡而以爲一聖一賢看得淺了且有居敬而行簡而以爲一聖一賢看得淺了且有居敬而行

行簡是所行得要○問伊川說居敬則心中無物而自簡意覺不同且是有些子差但此簡字還說如一簡物相似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簡物相似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簡物相似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

事簡可以臨于人而不可施于己然行簡則可居簡則都疎自己却要嚴簡不可揣簡便是自恕了故曰居敬則自治嚴居簡則自治疎

圈按人多將居敬與輕簡過以爲偏重太簡對仲弓究竟仲弓本領治學源流毋論在居敬上蓋仲弓或疑辨論何書專爲伯子而發不敏恐人誤認伯子之簡爲治學之路流大弊○朱子云居敬固是心虛理明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甚多工夫在又云若敬爲主之徹面行之簡則可以爲居則敬面行則簡則不可若去修己臨下則恐分了合視二說則居敬是自主而行簡是所行兩層工夫故作一層說以如是字貫通兩字細審之至矣○然行簡二字亦有兩義朱子初說只是這簡當有兩義看簡字亦有兩義朱子初說只是這簡當有兩義

何也曰簡只是一簡不煩之謂不異在簡異在行簡

其異在行簡者以異在居敬而行與居簡而行也蓋居敬以爲之主則心不放又做下許多明理居敬出是同一不煩而此之所行者則舉得其要也者居敬則中無主主則於義理準則不能素明不問事之輕重緩急大小一概任其從過常不省察以致煩擾曰簡只一簡簡所以臨民幾行簡必徐徐聽民幾行簡必徐徐聽民幾行簡必徐徐聽

乃大簡之言正是我可也簡之意也
按伊川本領全在居敬上其解伯子之大簡亦以其不居敬而居簡其未喻可字之意恐一將簡字以所行混了所居董逢所行都錯了不知夫子還可之意正以不居敬而居簡此是伸弓與聖人新處其實所言居敬行簡則可臨民居簡行簡則失之大簡此是與聖意只一般故曰存點與此又是伸弓與聖人各處乃存疑謂夫子果然太簡之言與可也簡之意合已釋註中所言之理四字非却而居敬之要領反覺未盡根本之學問乎又何謂無之言然都承伸弓伯子一例而辨論之不可同類使南面此未識讀過章旨因可使南面一句而發即伸弓居敬臨民南面之理夫子然其言已與可使南面相合按朱子謂這處見伸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也安得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遷怒者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謂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之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情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鑑物豈之恠

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又是被有差失遷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憂子曰後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看面過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邇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

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者顏子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聖人謂顏子好學非舉不遷怒不貳過二事若不相類何也曰聖人因見其有此二病故從而稱之稱其喜怒發於情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流於過失則不善然而然者蓋知其非則

不可與於再所謂頻復之否也二者不相類而向實相對曰聖人雖未易言此意但能如此看功夫自無差錯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遷怒貳過兩事上用力便是○問不遷怒貳過是在聖人分上說使夫子當之合下自是無此二事不待說不遷了不待說不貳了是無了何遷之有○內有所主而至於遷怒者必有為怒氣所動而遷之也怒氣之動志也故曰志帥氣氣動志也故曰志帥氣氣動於他人為遷號其人而益之便是遷也○尊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是箇主宰處今人不遷不貳是箇空殼子○問顏子不遷怒不貳是箇主宰處今人不遷不貳是箇空殼子○問顏子不遷怒不貳是箇主宰處今人不遷不貳是箇空殼子

是朱子只是一心直要中紅心始得不成過不貳得他已前只看他不貳後氣象顏子固是於念慮處少差錯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只須遷事上檢點過也不可謂顏子分上說使夫子當之合下自是無此二事不待說不遷了不待說不貳了是無了何為說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為說不遷怒貳過只是時節清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氣象○問

已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只此方爲克己工夫也
日夫子說時便只說他克己物欲上說但克己工夫
未到那田地不須恁地說了也○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
怒貳過只聽之耳○或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
還不貳乃是克己物欲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
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忿怒校
樂皆是克但忿是猛而易見者耳或曰類子平日但
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物欲如此曰
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問既不遷不貳上帝也似
有些淺深曰這如何淺深曰不遷怒是自然如此不
貳過是學有過差皆覺了會不復行曰這如此必如
此看只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時心下如何○問怒容
是指已萌底說否曰然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
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
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他
位高識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咬啐其餘是這一番
須是消了當那時都過一番他問一知十屬處貫
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爲緒是這一箇

精氣流通若生物時剛定本是本體人得
靜是未發復問上蔡言未發何也曰蚤
這一句便問下文明諸心如所謂一本作如所往教
是曰如所往是應得力行求至○氣散則不生惟能
往便生消息是消位了息便生○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陰這人須是五行方
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
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
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了便是陰陽而不言寒暑
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
耳曰然○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五性
便是真未發時便是渾只是發說○問程子云情既
發而後見性如何說鑿曰性固不可鑿而鑿而愈遠
但人不能盡其性鑿矣性上

遷怒則克不復之流蓋於外以遷於物遷物則克己之根蓋內以己之根怒不遷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為之根蹟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承顏怒於甲者不發於乙程子謂在已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做有差失便能知之覺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是做有差失便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萌而責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

蔡虛齋曰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得聞好學者之說矣又曰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得聞好學者之說矣又曰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得聞好學者之說矣林次崖曰今也則亡又曰今也則亡又曰今也則亡又

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議而其安裕。覽大段數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爲不貴。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爲私積也。若徒知其一介不與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貪者得託於受尭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爲是皆不近人情而其世以益名者。此其爲害且豈一世而溺之污穢沉淵之屯不知有如所讓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狷者。中介毋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孟子發此意者其說尚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曰請而不與。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粟。聖人不與之辭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裕。可以無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爲大夫時事。又見于脩之知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權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暱無私交者。此類則無害也。待按只使人於孔子。三字內便看透。赤之富而非急無待。於粟之與冉有與粟以將母之愛而輕彼之也。故聖人於後之。胡氏有斛量在不待說之後。方作商確也。○學者同解謂與釜與庾自是當與當益者以與之。此爲不當與不當益。便是聖人以病人之請爲義。此說不當。如何曰。今下也就不得當與當益。若當與便不與。當益若不益。便不與。子之請粟。若當益。便不與。子之請粟。今必與。此一節。將藏頭不當與。益便可與。釜庾便不與。益便不與。釜庾便可與。於義自行。問饑之懶惰多而傷惠。乃非義耳。曾氏請不與則周。看因時處宜。都不在義。在救饑。胡氏爲其不當與。而以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乃是一意。然曾說自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易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王輕濤曰。周急輕帶。只上不繼富。兩字輕字有味。按註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富便不當繼矣。再子五粟之與。自是富。富故不繼。富三字最是下準非急無庸周。即只是灰面語。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大全。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按註云。粟宰之祿也。程爲宰之祿。則非聖人之所以爲子。亦非思之所可意爲辭矣。○使於齊爲夫子宰也。皆爲弟子服勞於師。則似使也爲之宰。爲夫子宰也。皆爲弟子。服勞於師。則似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祿。則較異。舟子原思俱未於其處着眼耳。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益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之貪然夫子則以一毋之義之雖與鄉里鄉黨者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再子之心甚厚也然恐恩之行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非不知原思之行甚高也然恐奇之過而惑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

按與鄉里鄉黨是另指一層與原思看爲指介人不愧人之貪不愧君之薄不以朝廷而貽家宅之恥不以顯辭於上陰債於下而長巧宦之術中含詐名是義亦非也仔惡亦是義但非義之精者耳惟其亦是義上餘下夫而不知物件物難辭事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頑埃或問雖有寧與母吝寧介母貪之說亦見二子猶不失聖人之意且爲末世下針砭耳明此而過於在推行流弊上說亦非聖人言下之意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孟子曰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貴他面原思辭辭又謂與隣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說又曰雖是小處也要不怜好便是一段賢之處

圈大全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周急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即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粟可以與也然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真情也原思爲宰有常祿粟雖

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處不存其明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意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仁害於義矣○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爲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鄰鄉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

吝騂受取之權惟視義之當否爲斟酌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富藤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擬也○陸稼書曰子華使齊而冉子與粟自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激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爾與庾者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爲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清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

問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或曰二心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自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而德日增慈頌釋普日是箇不好底人今日有好善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卻曰字此日字留本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曰吾見此一箇大率是不必是與仲弓說也

論德人不必全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規度也角握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幸而棄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柰何不容廢也

舉虛齋曰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一字染着仲弓此亦是記者却其言之所爲發而繫之如此若有又有好角也

一字染着便不是聖人之言騂且角謂其色既赤而

騂擬玩章首于騂仲弓四字卿知此章重在論仲弓不重在論其父也重在父雖惡而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不重在子之賢出於父賤而行惡也○雖欲二句是設言勿用不舍以見其必可用然亦只爲世之用人者多拘於世俗之論如此不然雖仲弓之賢遺棄之而舍以爲當舍之人以爲世有欲勿用之人以爲當舍耳欲勿舍當議曰論甚恨甚嚴切非商量語也

其舍正斷之其字甚嚴切非商量語也

朱子云非與仲弓言又曰聖人已是說了何必要回互明卻夫子口中雖未嘗與仲弓字面然亦必確有所指必以一子不染者仲弓爲聖人之言亦將見也蒙引未是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嘗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

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或有是德而不能常久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勝得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違者非有隔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何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益復可以三月期哉日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于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張子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有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如此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日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爲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能盡仁德而自至而非吾力之

所能與也與

問三月不違仁日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了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則鏡與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裏垢其餘人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三月只是言久爾至或有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又日月至者或一日或一二日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入於仁爾雖念慮之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間斷否曰聖賢亦甚敬否曰是如不弧不箙遇便是違仁非體道之人安能不違仁問日月至焉者曰是一日一次至此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雖少間斷其疎也開時都忘了別處又問思量事不到不好然後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開事○問如何是日月至曰其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仁亦難得近得一番見得到此之一日消勝如一月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之遠若顏子方是一番見得到此之一日消勝如一月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之遠若顏子方是一說有一日不違仁者

雜仁雖或乃作或日一次至或月一次至者蓋形
稱仁是純然天理無一毫私欲夾雜已是難事況一月乎乃
純然天理無一毫私欲夾雜已是難事況一月乎乃
將賢葡萃而并之人一年之久安得無十二次天理
發見時是從以天理之偶然發見為仁而不知純然
天理無一毫私欲夾雜之功為仁也易看了以是不
曾用工夫○雖道其餘弟子除日一至月一至之外
原存所行盡是私欲乎雖未嘗無存理過欲之功去
私欲理之事而心地有一毫未精明未融徹早
晚不得仁予以此見仁之難而加功之當急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
子曰果能斷事理通達藝多才能○程子曰果能斷事理通達藝多才能○程

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使從政乎夫子答以各
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問求之藝可得而聞否曰看他既為季氏聚歛
想見是有藝問鬼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
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求也藝於細歛
上事都理會得然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歛必有非
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問集註
以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
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曰冉子退於季氏
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必
亦自可見○問范氏解季康子問三子可使從政章
曰人固有病然不害其為可用其材固可用然不免
其為有病必大曰范氏之說但舉三子共臣貨殖之
病却不言其材之為用者曰范氏說論多如此就
得這一邊便忘却那一邊唐鑑如此處甚多以此見
得世間非特十分好人難得只好書亦自難得。

呂曰果則有斷達則不滯藝則善後皆可從政

政也

大全胡氏曰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
使為大夫否也蓋事有家事而已天夫聊與閭巷
求康子卒不亂與二子同升諸公此智之所以不蔽
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
有所長設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穆子言人各
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
則非泰非比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再求有
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思言可觀者但
稱將求此用於季氏像乖爽歟而已不知夫子於何
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
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將求雖達道不力然
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
用藥雖烏喙甘遂皆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蔡
虛齋曰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依違之際達則

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臨機而中矣藝則
政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此
言折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頗悟通脫也事理通達
故能言子貢能言亦其達之一驗也求也藝其為季
氏聚歛只是不善用其藝耳然其聚歛行徐來也好
○呂晚村曰康子看得政大子才夫子看得才輕子
頭何有不是大言罷俗不是褒親事功實見得三
子惟恢疏亦處

通鑑胡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
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欲在求而假之以賢端
歟○王觀瀾曰註云通事理事理者事之理也但曰
通理則是在格物窮理上說了惟曰通事理則是論
臨世故上說也通字有明通圓通二意明通與汝賜
及圓通與拘滯反覺是一意○呂晚村曰知人任使
用當其才以貴望康子亦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
果達藝之開切乎從政正恐康子識政要不
到果達藝自是三子才品如此即不從政而三子

之果達藝非達一無用處也但執從政以言三子而三子之果達藝亦頗備於從政耳乃時村前從政必取果達藝於此欲康子識政要此外別有所長不在於果達藝而外此別有所長夫子亦必令之豈以爲果在果達藝即率令未嘗○隨事而通達其事之理即自格物窮理中來若謂請練世故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非在格物窮理之外則宜乎應世者另有一種圓通學問也只明通事理自不落迂腐又安得更除出圓通一竅來

按程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此段言用人當取所長說其實三子之長豈盡得從政有餘故曰何有非必盡如三子之果達藝而可以從政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汝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汝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使其親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豕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邪見聚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屢見而預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新註 閔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與大夫商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覺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底也

備旨 竊曰閔子顏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騐仕矣

大全 新安陳氏曰善爲我辭之之言辭緩退之意也○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閔由冉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仁山金氏曰子夏當爲

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優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皆欲陞之官閔子所不屑也○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夫子已許蓋其道知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蓋有者必取鄰謂子路采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惡用集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謀待以逭方來之變則於經輪紛咨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蔡虛齋曰善爲我辭焉人多以下文來解是此集註殊不知註上文下一令字下文無言字如何接得去且善爲我辭之辭謂令矣之召也如有復我還須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

按本文只善爲我辭一句便已諸侯季氏下如有復我是再進一步連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丁善辭也○曰善爲則其辭緩曰必在則其

意矣一而言而兩用之氣一象見矣○圖存不敢聚尋
氏之意自家所說不出如此教後者代說得出乃不
自爲解而欲使者書爲我解這便是陽予善辭處一
邊說同季氏之心一邊說出如同子之意善字中是多
少巧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
牖也蓋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
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
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

天命言凡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
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
尤痛惜之

范氏曰再伯牛盡其道而死故曰命楊氏亦曰
不如薄乘則其疾有以致之而至者伯牛無是也故
曰命矣夫此說於義理正當但就本文看設命矣夫
較深聖人本意只是情其死歎之曰命也若曰無可
奈何而安之命爾方將問人之疾情悲惋怫鬱同
其盡道與不也況下文以爲斯人有斯疾則以爲不
當有此疾也豈有上文稱其盡道而死下文復歎其
不當疾而疾之勢亦不相聯屬

同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
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蓋以義也自
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節處又曰
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不
其不能謹疏有以致之故夫子嘆其命矣然天既
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
不得其常者矣○蔡虎齋曰執其手者終平生之深
交慨幽明之隔隆而與之永訣也當是時聖人痛惜
之意不能自已因嘆曰云云所嘆之辭非永訣也永
訣迫是永訣下文是痛惜之辭
按七之是就疾勢而言命矣夫是嘆其氣稟一定
之數不能挽回斯人也而有斯疾又是重言以深嘆
之意不能謹疾以致
按謹疾以致二字范楊之說
併入命字正面緊呵太深了輔氏亦與范楊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
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
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
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
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際
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illegible]不能之地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蔡虛齋曰君子盡人而不自棄以其在我者天理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則所視皆天理也非禮勿聽則所聽皆天理也非禮勿言勿動則所言所動皆天理矣天理之所在也易所謂樂天者也○雖窮居不損巷而改其樂哉便顏子而富貴其樂亦富是也

附 拘顏子之賢然天地間境遇固不免貧賤不以貧之不改其樂面見其貧然天地間境遇固不免貧賤不以貧之不改其樂舉他草飄陋巷不改其樂說如其應乎必說窮亦是貧意○曰其樂則樂是顏子自有底但不以貧窶而改之耳即貧為樂灌貧為樂便失其字眞而且況○學而能時習則說之進之至於純熟則說之又進之至於純熟則說之又進之至於純熟則說之又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狥於卑近夫子語之以此

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爲己則真爲人則僞曰是不易之義○爲己是正脈內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求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勳業功效言也爲僞而從勳業功效起腳即犯爲人功利之病不免于小人儒之歸矣○陸稼書曰爲曰無爲極重四書家謂謂一彼一此詳其界出此入彼厥其義是而非非而是誠其僞極得

陸稼書曰爲人是學者通病千萬意廣者有高廣底爲人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底爲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中之爲人處若謂子夏是信衆之流故教之以大德無適而有之非此章之首諸註所謂遠者大者是以體言不以用言爲人則雖有廣大一凡不見爲近小爲己則雖有規模之畔狹不失爲違大

雲按本文既曰倘踰閑矣無小德出入可也不是高峻衛道只有兩般心事耳一念向內便是爲己一念向外便是爲人爲己便是真能尸功於聖人之道者爲人便是假托於聖人之道者真近聖堂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也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蓋其潔己愛人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爲暗室以媚人觀此則澹臺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

大全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欲謂惟欲酒肉殽羞如大夫有賢能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鄉飲酒禮鄉射禮讀法則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行鄉射禮讀法則五日興舞州長春秋正月之吉集正於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於月吉則屬吉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予公家者皆是也○必以正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取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處為義則任己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否則以貨取之遠邪媚之弊不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遠邪媚之弊八字與孟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臧明之正大也○蔡虛齋曰子游之取臧明非但只取此二事也舉此二事可見其為人也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莊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私己狗人之私兩句皆論出外

君代者其病根正甚處只爲有欲上人之心才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慾日長天理日滅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門方入而提起此一事便可爲法也○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能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敗底事則臨事時安能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如此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則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心地平白的恁地若使其心地不平白的恁地雖克伐之心剗盡十分如其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是走不下步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不得去○此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旅之間以殺爲功殺於後則人皆爲目其師地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殺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恁來事定諸將皆論功它却不自言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六雍也

馬

圈大全倫父十一年齊國佐帥師伐我孟孝伯帥師及齊師戰于鄆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殿入以爲殿軸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南軒張氏曰舍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策馬自抑其功又自揜其功又自掩其善於此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爲看得功業重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薄其大明便是看得功業重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薄其大若能看得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蓋上蔡平時用力去餘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蔡虛齋曰孟之反只奔而殿便分明是一箇功在所不得辭了反却難以是自居歸在馬不進上面不伐怨反之本心蓋曰殿以捍敵非我之功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呂晚村曰自謂能盡占一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呂晚村曰自謂能盡孟之反所以累孟孺子也孟孺子洩陳右師衛多人取之以教門人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爲看得不得只管矜伐

道遠人人自遠離

或問何莫之云若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由不能由道則世之怙理犯義而不由戶譬行之不能不由戶譬道者寫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

新註何莫由斯道也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胡氏曰由而不能不由戶則何行而非違道○呂氏曰由而非也幾不由斯乎猶之出必由戶也言人日用而不知耳尹氏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程子曰入必由戶也第十六章凡六說今從呂楊尹之說

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魏了翁

考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異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呂晚村曰此真人莫不欽仰而出必由戶亦即是小事相對小事人最視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也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

道中事物總無不在道中然不章却不如此說本章却是粗說淺就戶之切於人人便由之道之切於人人便不由為可怪而可嘆也今必謂由戶亦道中之事人已是小事相悖不能遵道則必於下句由道添出大且精者來對乃得而無怪嘆詞都不活矣呂說以要看由戶在道內及費添補○道雖訓路然亦只指天下之所當共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上見然則莫由世即無道耶不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上見不由曰何不由道而曰何莫由斯道道只在眼前日用常行之間蓋切而指之

日靖道性嘆意何等真切
顧按外註引侯氏非道遠人人自遠爾亦只為斯道本切近衆事物在都是必當由者人自不由亦不是大旨于倫常顯畔于事物之理只幾箇不為已是不由○莫字只作不字看帝氣力甚厚者作不肯字解便近緊矣天下人亦非盡不肯由道也或陷於不知者多耳洪
註而卻字極妙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部畧也史掌文書多閱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新刻 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酒誥各有史幾人如內史作命掌文誥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書者也○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不多恐君子貴文貴質偏文或說得偏了○史既給事官職則亦習於容止威儀說之失不在此却是所說全以觀人為言無煩採苦力處夫如聖人本貴楊說推得却有功

圖 太全 愛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後代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職多閒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閒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精矣○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古餘而質不足

者能於真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猶末矣○漱庵曰質勝文者凡一言一動任意率然而不知有節點之則凡一動一息裡皆直行而不知有迂回委曲之節直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疏直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德全在君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在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其文之謂文質非外飾然善惡此與文質猶舊庵德藏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因未及彬彬聞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德質勻亦分明

圖 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

知德與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方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益而後文質恰相稱也○漱庵曰質五分文五分文質相半為彬彬則如五升水用五升酒味不得調矣此斷斷必然之理也故子貢所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為夫輕重之差然又有不可一律約者如設之緯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然皆不失為彬彬也○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稱質不可損忠信可學愚忠信豈可損耶晚村曰此文節在人氣象體上說通於朴樸與選于修飾其不修飾其不選于修飾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圖外若謂忠信小可損則忠信腸臟豈可謂之野乎

圖 按此文質之相勝都不指生初自然之文質言論生初自然之質與自然之文都是恰好難曰文是人

為然亦本於天秩天序一定而不可易者而言之耳○問不得其所以死者如此則不得其所以生者可知曰此二句人多錯看以為不得其死則不得其所以生非也蓋言人之生死皆有定分不得其死固不得其所以生而得其死者亦不得其所以生也

孟子集註集義合參 論語卷六 雍也 平

延平李

遇有三分文七分質之說殊不知損有餘補不足剝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得恰好處只有一天然之中而已將何者為質何者為文何者為多何者為寡何者為平何者為施何者為受何者為損何者為益何者為補何者為剝何者為施何者為受何者為損何者為益何者為補何者為剝何者為施何者為受何者為損何者為益何者為補何者為剝

不判來當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生理本直人不爲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問之生也直上文古人之生也直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生直與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面不死蓋幸免也○人之生元來說是直理問便是直理既如此合是死若不死便本有箇若直便本有義又曰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箇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惡聲而爲之是不直也○問與是順安作爲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每不孝於父母却與人說我孝此便是罔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明皆之良心之愚是自然用如此者纔去這裏看點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消一箇箇近底道理不須別爲高遠之說如云不直只是這箇不直却云不是這箇不直別有箇不直此却不得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箇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有一箇深底若論不直其實至於以鹿爲馬也不是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好好色也是不誠以自欺這箇處說底道理要人自就這箇處說底道理如好色便是要得好色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箇深遠之說如看得越自裏來越細越深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果源子深遠流出來滔滔不竭是本直未透曰如木有根便生這是根本深固不搖動處如果根子深遠生出來枝葉茂盛是本直未透曰如人先便有箇惻隱之心這箇惻隱之心自然發見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惻隱之心發見出來便是仁義禮智之端若不順這箇惻隱之心發見出來便是不仁不義禮智之端順逆之間其機甚微學者不可不察

直與枉對動上方見得如行路然願之而往便是直不順之而往便是枉聰明慈孝之德只可言善不可言直惟行之有順不順方有箇枉直始可言直耳○呂晚村曰生指有生終始全理自幹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直而言蓋從修窮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派曰委曲苟全其生者也○林次崖曰直是無邪曲當以情理而言○貢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派

足之謂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者天之道也可知有初生理性中字誠字乃說得盡說得實茲獨言誠者初為欲說下問之生也換朱子謂義理只一般在中者不備不偏不倚不曲不邪無非曲而直矣誠者真實無妄真實無妄則那無私曲所直矣至孟子之所謂利却又別說直是本然之性科是自然之佛惟是性中此來之情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見不義便有羞惡之心其情亦自然順利而直耳然竟把誠字則不得大抵謂直於動上方見得赤裸去本原一層也○人之生也本直則必全此直生理而後為好之生乎黃氏又謂因為對人而言乃閉門然不知所以為人是以閉為無知對直字又不緊切皆不可從○楊龜山謂直為公天下之理意在論夫誠之中而非人之生也直即此說錯按註於閉字已明謂不直也何等了當乃饒氏謂閉為無為誠盡此生理夫豈有私曲偽是不直豈此

孟生理和直一句自再以該佛單指情既不再以該佛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嘗之五教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發而欲善蔽錮知此理者但已生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

見得此理可愛可求發心誠好之樂之者是作之已至而能理已得之以已也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是我一副知見自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問居之可食好之者是不如好之若是真知安得不如樂之曰不說不是真知與真知只是知得未極至如數到九數便自會數過十與十一去不着得氣力自然如此若方數得六七自是未易過了數得十五自是未易過二十數過都是本領至處如行到福州須行到福州境界了方到興化界過來也行盡福州界了方行到南劍界若行未盡福州界自是未到得州境界樂則坐矣生則器可已也已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夫之者知斷健人固樂之者則已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入之難能也伊川曰非有所得安能樂之又曰知之者往後而我知之也好之者勝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所有第十九章凡七說今從明道伊川之說伊川第二說推說教人事

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底事果能造大頭沛必於是豈有不得之理范氏曰樂則生矣呂氏亦曰樂則不可已皆推說樂以發言者原其所以樂則須伊川之說呂氏曰知之則不惑蓋此章知字只謂尋學者耳未到不惑地位其說稍深楊氏曰夫約之愚可以與知焉則知之非難矣此說知字又太淺人而知學者亦不易得及呂氏之知習之而不察者耳未足以為知二說正相反楊氏不及謝氏曰樂則無欣慕取舍之無厭無舍則可若謂之無所欣無所取則何以謂之樂尹氏大綱與伊川同意但以安字訓樂字未緊曰所論知字甚善但此亦謂知義理之大端者耳謝說太抵太過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五朱子曰較其大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春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蓋樂斯二者之樂字與顏子之樂字同

之地○按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究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

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淺自能好好有所得樂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之而後爲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而後爲至非篤好之不能樂然既好之而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得之妙非言語所能盡此○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飲喈之而未能飽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慶是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喻其曉人尤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樂則當益篤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爲一也按到樂處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終是行中大病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仰有

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其○林氏慈曰造字尚淺知字尚淺好字深愛爲棄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乍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從爲口說而已然好之殺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呂氏大臨曰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因變峯侯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仁熟義精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乍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從爲口說而已然好之殺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呂氏大臨曰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工夫最多到得圓知之者大段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大病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仰有

加好樂如企溪龔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柳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淺自能好好有所得樂在其中矣○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之而後爲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而後爲至非篤好之不能樂然既好之而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得之妙非言語所能盡此○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飲喈之而未能飽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慶是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喻其曉人尤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樂則當益篤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爲一也按到樂處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終是行中大病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仰有

因變峯侯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仁熟義精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乍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從爲口說而已然好之殺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呂氏大臨曰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工夫最多到得圓知之者大段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大病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仰有

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上是彼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得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

○朱子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微事親事長之道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髣髴而已所以告道不若告之以事親事長應對之屬也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應對之屬然告道不若告之以事親事長之道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門教人之要法也後學者外則於人門思於心將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說箇虛無縹緲外面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易以上智爲近故可以語上智而於上智爲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拔乎其上者不可語上而不語之以上則其志自易入而不爲艱等中人以下者不語之以上而僅語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志自卑而不至於躐等一等不可語上等可語上又一等不可語上等天資學力淺

○呂曰中人上下是資否且不拘定恁地或是他天性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隨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只說他須受得說到教者不可以不教不可作資質看

○按資質雖是中人以上而無積累之功如何可以上者語之若資質雖是中人以下而積累功至已造到中人以上地位如何不以上者語之是中人以上地位耳但學貴論反復而已學不重質何得拘學者地位可語之以上不可語之以上雖亦極少造到可語上亦極難聖人固不微其一躐而進也王觀語只作學者能領受不能領受不得不說到教者不可以不教不可以只說他須受得說到教者不可以不教不可以只說他須受得

○朱子曰中人以下者領受不作資質說天資自是一等人有天資學力淺○呂曰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譬當其賸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困鈍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以語者語之別是一說聖章本義也○王觀語只說他須受得說到教者不可以不教不可以只說他須受得說到教者不

○朱子曰子貢領受不作資質說夫子告之以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可以語上二何疑乎說然可以語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

○朱子曰子貢隨其高下而告之以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可以語上二何疑乎說然可以語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

○朱子曰子貢隨其高下而告之以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可以語上二何疑乎說然可以語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

○朱子曰子貢隨其高下而告之以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可以語上二何疑乎說然可以語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

○朱子曰子貢隨其高下而告之以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可以語上二何疑乎說然可以語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

○朱子曰子貢隨其高下而告之以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可以語上二何疑乎說然可以語上者實有幾人望門自嘆曾而下惟子貢可語耳

中人以下聖人亦不說只語下面曰不可高上可見

蘇上是聖人生定安如此亦是中人以下非堂其如

處而撫奈何不可語之則中間養之功闕

遲思徐達蓋遲鈍非放法遠路作遠心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異同】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遠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遠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或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遠皆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記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告以爲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之所謂鬼神撫不正也其曰遠者以正之在正則聖人自使敬謂之鬼神流行上則明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祀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爲其事則其事難必而獲則其事難必而獲則其事難必而獲

蔡之使是知使是不知○問程子說鬼神如孔子告樊遲乃是正鬼神知說今人信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說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說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不信又別是一項如何說同說曰雖是有異然皆不可

敬不到此耳○先難自是後獲仁者非先難於獲一節而大子不說盡其所難必期在獲後又於後一節說在道裏正教人知其所難而不計其獲也○問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程子之意透辟欲推廣說只是未精耳○按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固又是一件然務民義敬遠鬼神合來說方是知也

女子集同條共貫 語類卷六雍也

只成一個知者之事先難後獲合來只成一個仁者之心此未子或問語類於務民二句極不可知說他人道自不可知而孟子專其力於人道蓋務其所當務各有分限不敢於鬼神之不可知耳使不敬鬼神者是以鬼神為無知而惑也敬而遠鬼神者是以鬼神為有知而畏之心也敬而遠也是不惑處看註不另釋敬字以其皆包在一個知字內陸說以不可知單指鬼神於理未全○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女子集同條共貫 語類卷六雍也

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知仁者見之謂之知又曰且有水之為體運用不窮或挽或深或激或止安靜皆為有水之德故知者樂水言必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限深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回轉處時如何有不同而水皆樂之以為德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各有偏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而被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偏處○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流行不已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說今以跳盪水在上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亦以心體之妙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譬如樂者雖不擊動也靜無人恐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中未嘗不擊動也謂無人恐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中未嘗不擊動也若謂仁存靜而不動則知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女子集同條共貫 語類卷六雍也

夫子之意正為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知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則雖其他說之或異於此而亦可以類推矣張子乃謂特言其成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問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佞利底人有○此仁知二字亦說得淺不可與安仁利仁較優劣如中庸說知仁勇這箇仁知字說得煞大○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就資質上說學止說日這兩箇是合下便恁地若是資質不好後做得到時也只一般○知

靜而不動又死也下是則有變互之理但學者且只要知此粉絳也○伊川樂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處非對用而言也○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夭折有死之理而免因亦設之生也幸而免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林有所成就失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謂仁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此章亦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問體用只作形容仁知之德說則仁之體可謂之誰則知之體可謂之誰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即不可謂之誰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所論體用亦可謂之誰○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所論體用其義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通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了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用雖動然其用所以流動而其體却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

山樂水處言動靜皆其體處非對用而言也○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夭折有死之理而免因亦設之生也幸而免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其終亦各隨其林有所成就失子以仁者知者對而言之謂仁者利仁及所謂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指言兩人如此章亦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問體用只作形容仁知之德說則仁之體可謂之誰則知之體可謂之誰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即不可謂之誰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所論體用亦可謂之誰○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所論體用其義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通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了是了然仁主於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却靜知周流於事物其用雖動然其用所以流動而其體却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須循環觀之蓋仁者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

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也物爲理造物爲義疏曰事理謂物義理謂事無定則合變無定體故曰義義有定體故曰理○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靜合二者知何以言之曰仁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而勿忘勿助長是也○問仁者樂山知者樂水一動一靜仁知之體固不同然仁者樂山之靜知者樂水之動仁知之體固不同然仁者樂山之靜知者樂水之動仁知之體固不同然仁者樂山之靜知者樂水之動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禀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德也三段節節自寫形容無限深之意思大段而言故有智仁之辨○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動靜壽夭之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則分別與原分不得兩者矣

【按】此章仁知不單就資質言朱子云這只說箇大段而言故有一般人一般人又云自聖人而下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成就處不止指資質說成就處重在學問上說

【增】仁地位不消分得又云世自有一般人資質好不同上見其體異而效亦異是以禮與樂皆出於情固說不通存於聞樂山動靜樂意俱不相滯皆就知者仁者上說

【按】仁者安於義理則又根於知者仁者內無兩用也

【增】胡雲峯謂事無定則合動意體貼細○案引謂於知仁之喜好不同上見其體異而效亦異是以禮與樂皆出於情固說不通存於聞樂山動靜樂意俱不相滯皆就知者仁者上說其實一箇知者仁者兩樣知者仁者乃得補是說

【按】此章知仁只就資質言朱子云這只說箇大段而言故有智仁之辨○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動靜壽夭之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則分別與原分不得

【增】胡雲峯舉謂事無定則合動意體貼細○案引謂於知仁之喜好不同上見其體異而效亦異是以禮與樂皆出於情固說不通存於聞樂山動靜樂意俱不相滯皆就知者仁者上說其實一箇知者仁者兩樣知者仁者乃得補是說

【按】此章仁知不單就資質言朱子云這只說箇大段而言故有智仁之辨○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動靜壽夭之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則分別與原分不得

【增】胡雲峯舉謂事無定則合動意體貼細○案引謂於知仁之喜好不同上見其體異而效亦異是以禮與樂皆出於情固說不通存於聞樂山動靜樂意俱不相滯皆就知者仁者上說其實一箇知者仁者兩樣知者仁者乃得補是說

出下云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兩故字則又順從體內推出來語類亦云鍾因他上二句說到體本體上又曰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都而樂山且壽知者周流事物故動而樂水且樂今人反謂註料觀各句但就知者仁者想出二段闕說自以爲妙不知本文雖存二個知者仁者其實只得一箇知者仁者即樂山樂水動靜樂意各從知仁想出亦皆判然不相場也○學者會問動靜以體言未子謂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如何可貫上下曰既是體段之體則仁智各就體段上說可謂之靜知之體者以仁之體可謂之動知之體者以知之體可謂之靜其不可渾之說惟恐學者認動靜爲兩截意思不似於水樂山之情由靜之體段而也

【按】此章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禀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德也三段節節自寫形容無限深之意思大段而言故有智仁之辨○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動靜壽夭之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則分別與原分不得

【增】胡雲峯舉謂事無定則合動意體貼細○案引謂於知仁之喜好不同上見其體異而效亦異是以禮與樂皆出於情固說不通存於聞樂山動靜樂意俱不相滯皆就知者仁者上說其實一箇知者仁者兩樣知者仁者乃得補是說

【按】此章仁知不單就資質言朱子云這只說箇

可見矣。

【集說】以處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貽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治言之則齊尚令詐而魯習禮義，蓋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與俗化之，不變其俗，不易其宜，所以為百世不刊之法。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陵夷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焉，其舊俗之變，又不待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魯公伯禽之玉帛，自其末而言之，則齊雖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蓋各得其一偏而遂擅以為教，故雖為說之多而終不能無所遺也。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說不得不有所遁。如避周公太公侵伐之嫌，則曰非二公遷化之不同，而凡史書之言太公就封報政，是遠者皆事而廢之。避魯以後國而行王道之嫌，則曰有王者起而取法於魯，則王道猶然不變，既其說雖恢奇美觀，終不免於有意之偏，而非聖言公平正實之本旨也。又或以為齊一變可此於魯之治時，言亦非文義，若果其言出於武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攻，即王道本來之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

【補】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魯只是大概好，然裏面道理處也多。○胡亂便能至魯，魯只是大概好，然裏面道理處也多。○胡亂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寢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做好，振起一番，欲變齊魯，魯難是衰弱不振，元落底却不大段做，欲變齊魯，魯先整理已壞底了，方始如此，方可以整頓起來，如左邊便脫下一重，變魯以扶持振舉而已者，論得似不圓，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原不曾破人折壞，恰似元圓底了。

【集說】程曰：魯只如今做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折壞了，這非是聖人要如此，此是道理合當如此。○程曰：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國雖弱，其禮樂文章猶在，而先王之道猶有可考，故曰一變至道。

如哀公用田賦，稽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煩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相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矣，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自會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是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問集注云：日不暇有緩急之序，皆亦有緩急之所如齊功利之習所當急處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為是，桓公管仲所以百日太公亦下便有這意思，如齊魯雖而尚功可見。○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皆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卻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百廢俱舉，節急元事自有這箇何待開說，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

【補】大全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和公當陽弭兵故其俗喜奢，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王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

其樂信義可知○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萬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道霸道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所謂王道之極功是也○齊桓晉文之事孟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儒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

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何哉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幸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慮知此之過也

欺音其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蔽人之所能知而惑之也夫人之墜井也有此理而其有靈則

君子所當知雖或味於理有面可欺使往視之隨而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得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蜂子蓋亦引此語以發明之則明白矣○慎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救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雖然決其具不從也事道而無具雖從可也其從可也

陷音可欺是欺可逝而言不可陷是欺這一事說可言否曰也是知此但可逝不可陷是欺這一事說可欺不可陷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程子曰學者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箇不可欺不能欺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知他說話只是箇欺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開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目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例而今學者精便無這般疑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幸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慮知此之過也

欺音其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蔽人之所能知而惑之也夫人之墜井也有此理而其有靈則

君子所當知雖或昧於理有面可欺使往視之隨而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得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蜂子蓋亦引此語以發明之則明白矣○慎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救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雖然決其具不從也事道而無具雖從可也其從可也

陷音可欺是欺可逝而言不可陷是欺這一事說可言否曰也是知此但可逝不可陷是欺這一事說可欺不可陷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程子曰學者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箇不可欺不能欺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知他說話只是箇欺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開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目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例而今學者精便無這般疑

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使有

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救貴夫學也○華虛齋曰逐陷訓往然猶有簡使字陷亦陷之陷非自陷也○呂涇野曰可近者當下說不可陷驗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明於事時審於勢乃所以成仁也○惟智乃足以成仁被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慨壁師矣○逐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也○論語曰仁者所以救不仁者所以救不仁者所以救不

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何只是一箇道理但所求有深淺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詳說之所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貫通處下何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能約之於禮亦可以弗畔矣以是博學於文能約之於禮非博學之外又有約禮之事也○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及是踐履之實明道謂顏子博文約禮是知要恐或偏見得未

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禮如何曰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此處見得事理透便處處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磋講究自是心亨處處無疑有一路可通便是亨也又曰不特是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此約字與顏子所謂我以文約我以禮說約字同○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識一事無一事不學約字是收拾將來一處安頓處心博學亦非謂徒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而反說約約之而不畔道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約約則學且只須作兩處進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約敬字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頭用工塞斷中間若如此兩下用工處甚大第○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不曰博文約禮而曰約禮何也曰博文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方謂之博文約禮便是到約處約禮更有何事要知約禮便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事守在此學字既博文約禮守在此約字看是持守約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約字

工處甚大第○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不曰也不須說博文約禮而曰約禮何也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所求有深淺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問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詳說之所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貫通處下何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能約之於禮亦可以弗畔矣以是博學於文能約之於禮非博學之外又有約禮之事也○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及是踐履之實明道謂顏子博文約禮是知要恐或偏見得未

不博而徑約之也○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為好學之極也然約之所以為要者蓋以博文之後所見者廣所守者嚴而不敢以己之所見為是必反而求之於約禮之中以為歸宿之地焉蓋博文而不約禮則其所見者汗漫而無所歸約禮而不博文則其所守者孤陋而無所據是以君子之學必博而後約必約而後博博約之間交相為用而不可偏廢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字欲約字人能如此用工疑所得淺矣當不啻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道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一貫恐人之離為二歧也因其所得從而約之恐人之失其所益也必博而能約則無偏倚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約而能博則無汎濫支離之患而其博不失之雜博約交盡也然君子之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反約則又以為博之助所以為相為用之妙也○問博文約禮顏子說博文約禮是博文之後方約禮否曰博文約禮只是一事博文之中自有約禮之事約禮之中自有博文之事非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也○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識一事無一事不學約字是收拾將來一處安頓處心博學亦非謂徒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而反說約約之而不畔道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約約則學且只須作兩處進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約敬字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頭用工塞斷中間若如此兩下用工處甚大第○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者不曰也不須說博文約禮而曰約禮何也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所求有深淺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問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詳說之所以反說約也是如此後自然貫通處下何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能約之於禮亦可以弗畔矣以是博學於文能約之於禮非博學之外又有約禮之事也○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及是踐履之實明道謂顏子博文約禮是知要恐或偏見得未

重在約禮故在圍外○林次崖曰文與禮只是一理說其者見可見者言則曰文是知其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說有繩墨處走也

夫子與顏淵季路侍章

訂訓卷六雍也

顏子不可測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道理散在萬物之間有繩墨可依據持循者故可以約以禮得身使觀聽言動皆由於禮則衆理都收拾在一身上同之千頭萬緒皆歸在一處不見其浩繁豈不至約故曰約之以禮聖人教顏子只是一路工夫○勿視聽言動是約禮之目非禮勿上見所該其實禮是約文之節目按文在萬事萬物上見所該其實禮是約文之節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約文之節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約文之節目非禮勿視聽言動

予辭。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矣。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則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臧蓧紇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見。殺架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逆。孰貴之說。不知其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窃其夫人故大夫廢夫人之禮而使人迎焉。則是大夫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聖人亦因其以淫亂聞。且非當時之所常行者。固大子母。爲而不辭也。且南子之行。則既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善惡要。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備。雖居而不疑。亦何爲拘拘然於此而近一見之嫌乎。○晉氏曰。見而言。趙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喻之如此。

或問 何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說。何發於言辭之間。知此之異。曰造殷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要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其可以救禦與他說。又却則日便行。齊景公殷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如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心

皆能之。何必孔子。吾否云子見南子無一卷與堅。

或問 心安人歸。有直心矣。曰看得好。

圖 大全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爲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采葵好德之天也。○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況而公山不狃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而危邦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而不得其死。再求仕季孫。無所於以已之力。最難聖人也。

或問 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率未易回。竟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令信此而思得之。

圖 按與子路言。以小君視之而行見小君之禮。況見小君之禮。久不行而忽覩之。安得舜聖人之見子路不悅。是其初只以正憂仕堂。不合。依以南子爲夫人。既亦不得直斥非小君。

有欲見之誠則亦不得以平日之淫亂而棄之也
日之自潔也只看陽貨以家豚攜琴非大夫乃託
夫賤士之禮夫子亦必往拜孔聖人之不爲已甚
面合藏曲道也明矣但其禮見南子而無媿色真望
之心雖見第不見也亦如遇塗之問答而已矣○學
曾問在南子有好善之心在聖人有見小君之禮或
同蓋聖言之意却單舉見小君之禮似當補說曰聖
人且自問所行可合禮與否彼有好善之心與無好善
之心且不論他向使衆醜有好善之心而不見之於
必不可見亦不得見之故謹不用兼說但兼說於義
亦蓋又問聖人迹隆德盛固席不煖溫不暇然一見
之間如何便有感孚之心便是磁石了
恐錢氏謂子路氣粗見偏不未易回與言則不入
故與其所行之非否而已爲小君之見淫亂之人本是
見小君之禮久不行而聖人行之見淫亂之人本是
取辱而聖人自不辱此等處煞甚難說此註所謂始
信此而深思之意也若子路辭氣粗見偏倚至不可
信取辱而聖人自不辱此等處煞甚難說此註所謂始
開導而以
書取信耳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不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
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
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
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
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
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
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道二句緊要在

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固常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
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
更着箇庸字○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
庸是假本分不爲怪異之事竟舜孔子只是盡爲常
所爲都不知理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恩者則小康
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只爲是
不知○常以伊川解爲正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
乎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
之德也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論久字意

夔舜能民日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
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爲德也
四字以德言也中庸言德也中庸言德則有從知與不能
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從知與不能
知能行與不篤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
民鮮此德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中庸言民
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
子本語彼是子思據括說

人全處源頭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
去之蓋怒哀樂未發之中至于思始著於書程子
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
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
不偏之說於後矣○林次崖曰同小異大別今與中庸俱作一樣看爲是

按中庸而係之以德即是將理之見於事而體
身者言故朱子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居多不消更
說也不偏不倚設也輔氏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此却未是子思所言之理孔子時道
不及言之耶饒氏范祖禹分別中庸下有爲德
行二字便已包有能字意賅中庸第二章亦引程說然却
是此處正魂○程子謂中爲天下之正道庸爲天下之定理恐不
然看下庸字故朱子又謂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爲是亘古今不可變易故更着箇庸字
來不離中庸亦不離中竟舜孔子只是庸所以爲中

仁聖人三者之以推己及物相待得于貢高明於推己
處有所未盡仁者欲立自然達人欲達自然推己及
無加諸人更不待譬下截方言求仁之方盡近取譬
身以爲譬○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臣天下亦仁者
之事知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爲仁則不
可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
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
爲水只就中領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
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
此處最好看○問程子曰謂仁爲聖譬猶雕木爲龍
雖乃聖也指木爲能可乎此喻如何曰亦
有理木可雕爲龍亦可雕而爲狗此仁所以可通上
下而言者也龍乃物之貴有靈聖人爲人倫之至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或言博施是對施於民而又能
所謂者衆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
之所共知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難
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說而欲立便

之德上立人達人夫子雖亦就愛之理說而欲立便
立人欲達人心體中渾是天理所以便能心
之德意思然施至於博濟至於衆雖不言心德却已
是心德之用行到極處故夫子不說不是仁却說他
聖如堯舜猶病也○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
於此朱子特下其心字說仁者之事是有限底心却是無窮底然心無窮
却可自必爲仁之事之力有限而事之業暨却自無窮故朱子曰博濟是無盡底地頭○學
問朱子皆開全體不息方謂之仁似一件兩件不可謂仁矣茲
却說博施濟衆因爲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
仁何也曰此正就愛之理言也若以心之德言則非
全體和息便有私欲之間如何謂之仁能就愛之
理處都是仁裏面事都是從
心之發出來如何不謂之仁

雙峯饒氏曰仁者心之德內發小利物

朱子曰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亭林顧氏曰論語一書聖人分大小也
前後聖人原不在仁之外夫子未嘗將聖人
但仁却是理聖却是地頭仁却是到處所
聖却只一般畫之地頭也有了聖隨在可以見仁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雙峯饒氏曰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
而言且如修德凝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須成立
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立
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致道說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欲要立便立別人已欲
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着力下云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這又是一意緊看比方安排與仁者異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
欲無加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都是推己及物

朱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於君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恐克己復禮占得地位爛右曰固是包得盡須知與那箇分別方得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又問立字達字之義曰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餐之斯來亦是這箇意思凡事不創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底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皆然○仁者已欲立而立人一章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之方

附大全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
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達其志達人謂無遏塞
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朱子曰此說是

雙峯饒氏曰人已有大序有一分理一分殊須不可
以己便不可以名是矣

字義詳○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于盡物則物無不盡而無情矣○有心便有為不論事只論心即心有易簡而理天下之事非謂博施濟衆事事求諸事而不是心事非謂立人達人事事請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貴近徹不如博施濟衆之未諸遠且難耳○論孟淳則竟舜猶病而立達則正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舜仁者也○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于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夫仁者三字就仁之心指示仁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為人心能如是心此為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關少然氣拘欲蔽難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為仁之方使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陸稼書曰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為一體伏風相開看得萬物之阻危如是吾之阻危萬物之狂惑即是我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己立而人不立猶己未立也己達而人不達猶己未達也疑非厚薄各隨其分量嚴緩急

各因其事而施無不盡之心親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了豈必立盡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為仁哉○時文有將立達分教養者誤矣如下論內有立道養內亦有立達養教養便不是一層工夫

按以己及人固仁者之心然立達只是事故朱子謂是言愛之理與克己復禮言心之德者不同仁者之心如在欲字面字中見故不直曰天理之周流無間而曰可以見天理之周流無間也狀仁之體只是形容仁者之體段模樣如此非體用之體○子貢言施濟聖人却把立達來與下子貢單言博衆聖人如字來換了遠者引之近近者引之切粗者知把己推字來換了遠者引之近近者引之切粗者知之精妙宛然未嘗不施濟未嘗不博衆但不限定如何衆耳

觸按理一中自然分殊而立人而達人而字中界畫極為明白有許多般但本文只重天理周流之無間論不重愛有差等說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皆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則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暇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願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己足則便不是聖人名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

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
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集註】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
以譬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
亦必欲立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
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
取來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
能者然後得之乎

【或問】子貢所問是大小大氣象聖人都只如此說了
如是爲仁必須博施濟衆也得如此說方可以謂之仁
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舉門圭竇之士聖人所
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正指
仁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已太達則
思處置他人也達底關眼目推廣心腸此是甚氣象
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
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才能達

蘇板 近譬堂

蘇板 近譬堂

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固但已欲立
而立人已達而達人是到底處取譬是未到底其
次第如此故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
趙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非仁此始末甚善其說先生
日又某所說過底要蒲公有所省發則不枉了若只
恁地點過則無益也云如標月指月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
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此不
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麤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
是他無見處但見說得來麤了孔子所謂吾無隱乎
爾者居鄉當便物物在宗廟朝廷便便言辯不
大夫言便便燕居則申申夭夭
呼見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盡有妙處如云在宥
滿谷在坑滿谷不是他無見底只是說得來麤了
莊老見得些影便將來作異於說又曰黃帝

蘇板 近譬堂

蘇板 近譬堂

堯舜子云云吾缺官陰陽以逐群生來俊註云云是
則是有見理如何便到這田地久之又云昔在上
上坐看朝來凡溪澗小港中水皆如此亡人無不
通透甚好看議論時便是一箇底道理又曰日月有
明容光必照焉如日月雖是一小孔竅無不漏見此好
譬取之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則無干涉故
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己之欲立者立
人以己之欲達者達人以己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下於穆者是天屬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攏出來又曰如問禮一書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順天心中流出某自
十五六時已知有此書但不知道理如此今日見人說
舜如此今日食之方知是揲蓍來言仁又一
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爲不仁又曰仁是費於理○問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仁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
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
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敬推老老之心則
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推仁者其心公
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不須問
他從初時見今便是一體若必思量知得如此則無意
思量矣譬之木然自河池沼沿流而去皆是見木如只兩
枝這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是一統是那裏的來那
一枝是那裏的來後伊是木便是同德更何待言語
所從來如那夜裏伊說人與萬物均受氣而生所以
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即此愛字不作同體來他那物事
不屬同體來他那物事自是自然愛不得方說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得
愛了方說得同體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圖】大全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
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但不能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但不能
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一爲聖人所難
仁念慮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

近而可進○勉齋黃氏曰此以爲仁之標的也三處針鋒正對○朱子引之謂必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容易求之○齋氏曰是不然蓋已不實上求之○齋氏曰是不然蓋已不實上求之○齋氏曰是不然蓋已不實上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集】勿軒熊氏曰溫厚申夭記聖人容貌不務強人歌食喪側章奔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為衛君章拒逆章蓼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皆謙己誨人之辭

【辨】按朱子謂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曰多記則錯而言之亦有不盡然者如志於道章奢則不孫君子坦蕩蕩等章是也然謙己多言好學之類行事多言出處之類故開卷亦見聖人學聖人不以去衛之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厚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

【集】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兼蘇氏曰自人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无待未有振衰起敝述而不作【辨】問述而不作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時勢代有此禮樂而已若其事則辭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耳某嘗看得春秋雖有平生所以不敢說若如何如得上帝邵堂是舉史舊文孔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麼生後云如我者其惟春秋乎畢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孔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

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難知是有個理恁地單說信不得好古則是考證古事要見得是非所以為信古後為蘇氏云作者略備无待未有振衰起敝述而不作【辨】問述而不作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時勢代有此禮樂而已若其事則辭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耳某嘗看得春秋雖有平生所以不敢說若如何如得上帝邵堂是舉史舊文孔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麼生後云如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這是多少擔負想孔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竟多欠了箇篤好底意思○雖說道其功倍於作春論來不知所謂制氣象是有刪否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綱領但到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求見得則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共所云各得其所也【集】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集】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邦是作盡實對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實則貶黜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裁黜陟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斷為之使亂逆子而作集大成其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恐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為一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

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能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誦帳能篤於信遵所以好古述惟篤信好古所以憧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蔡虛齋曰言只是述舊初不自作始焉蓋我惟信好古只見得古是述在所當述而不容於有作耳然我之信古而傳述惟務在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之信古傳述惟務此於我老彭而已但記述者之謂明夫子是謙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竊比老彭則愈謙矣○呂晚村曰述作本無優劣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是得道理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信好古不好由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呂晚村曰後世凡講經學著書立言者不問而可知其屬妄也經學自朱子以後猶若日星其所已及者何待後人敘正即其所未及者亦可因其所已及得其緒餘而見之故今日實有講明經學之責但朱子而已所謂篤信者即如朱子晚歲於禮書可從亦當食之若猶豫商量即不可謂之篤信也○侯冲菴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孔子之言亦不敢以爲是此非陽明敢於叛聖言蓋後世傳聞訛爲孔子之言者多可疑也如莊子所引詩外傳所載安得不求諸心概以聖人之言信之哉孟子不盡信書而節取武成二三策亦此意也

[illegible]之哉孟子不盡信書而節取武成二三策亦此意也

自漢述古之功而譏其爲鄭詞矣須知夫子不是免已之述不得不讓作耳非見已之述以繼作正見信好之功雖然不述而不能已耳夫子古之意全見信而好之不容不述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非聖人不能述則賢者可及此蓋許學術之述耳聖人之述自是功倍於作作豈徒賢者之事而已天聖人都不道是功倍於作之述而第明其述在於信好孜孜

以賢者之述自居固已謙矣而又不敢躐然自附於賢人但曰竊比之竊非竊而何竊比之意蓋謂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是一層而亦不敢顓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又一層人只因述是聖人實事述抹去前一層而第以竊比彰爲謙光未深體註意也○侯冲菴曰此古字恐非泛指不過從而述之也蓋秋爲魯史之類其於筆削加謹等而見其他乎○惟其信而且好所以見得道理已備於古之中終身體之而不能盡故須竊比二句即推明首句若云述而不作是要信而好古便不該有所作矣○學曾問聖人因詩書而刪定固是未嘗作朱子單謂得時得位亦不更有制作何也曰此只參去字中都該了信好古人所言之理道將古人所行之事所存之制度一述信好了換卻有許華皆夷是作處○朱子發明經學已成一貫道理千條萬緒各之皆有皆歸分之皆有運用學者熟讀深思方知千百箇道理只是一箇道理

曉得後人補綴之書都不成道理矣今人只宜篤信朱子白是正論但虞村謂未子云云卷可食亦當食之者耶是自作譯語夫不厭商量一直蕩去者正是發揮商量到極至處恐不能出宋子之範圍方肯篤信之耳朱子絕不把碗箸與人吃況以節書讀夫子之信而好古是全不猶豫商量不怕爲古人所愚吾儒信理釋氏信心此是大關鍵處蓋一信理則得吾性之本然事物之當然與人心之同然矣若但信心則未免意見之私直蹈到底今陽明謂苟求之心而非也雖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陽明是孔子之心孔子之心之上矣滄柱謂莊子韓詩託爲孔子之言夫既出於異端之口則百其言辭是而引述之有已非者何得爲陽明重輯也孔子之信好孟子之不盡信書正與

[illegible]戴按首二句本是聖人自明言我之述而不作由於信而好古然此亦不自正始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但竊比之云耳語氣本如此乃時解必欲將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句須貼在老彭身上聖人本分只以竊比二字含退讓文法是倒裝此論起於說聖人以盛德之至稱堯其無諸己而自肯如此亦謙約而世多從之吾不知輕略聖人本分有甚滋味存甚意思○新安陳氏謂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存疑闕之又推出信爲好古之本以新安原有不能好古皆信道不篤之說朱子語類論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雨面兼看細玩纔時須是信方能好不然則不好矣斟後來必是好乃能加深信不好仍是信不真好而不信仍是好不篤畢竟朱子精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默而識之 默識二義孰爲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易也

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的是說在這箇却是問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默而識之至海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行諸心非心與理熟安能如此學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在學者久亦易曉但人真已若無子陵薄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問何有於我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惺然不足之意聖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有欠○問何有於我曰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猶恐其無諸己而自肯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等處須存上一義語意是或有說人天子如何故夫子如何故言如此蓋聖人所言此皆邦只是記錄夫子之語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本必因門人疑謂有不盡與能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

大全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旨○吳氏程曰識前一字旨未消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隱者蓋悠然象山頓悟之言也○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蔡虛齋曰默然不言而默理實得於心理雖已得於心而又加學習之功日知其所未知日行其所未行而無滿足之意至以此論人又必期其人之有成皆無倦意之心何者能有於我哉言其無一有也所謂正未能一焉曰何有於我

哉見其汲汲於此惟日不足也在聖人已能而猶自以爲不能何其汲汲也○呂晚村曰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說不厭倦二句夫子常以自謂可知此所謂默而又謙也將三者說向高亡乃求深反淺矣○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者承上文潛體躬服而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辨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窠窟矣總因要說得三句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智教不倦即仁仁智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貢陽大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兼自分明若此二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天稱已矣其非聖人之極至乎如越乎越乎說得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人分量不願此處標高要撮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耳○陸稼書曰這處最難看大抵人心惟危識不識厭不厭倦不倦原無一定心事存則自能識自能厭自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

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因不改必其常識常不昧常不倦也質難生安工夫却無異於困勉刻責刻責刻責

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之謂也脩者言好脩治之謂更須自證之須把定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從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試剖析令明從義是改過路似脩德一般但脩德如脩學脩德自是脩學脩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者從義改不善如何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

能講學力能從義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問從義改不善之別曰從義不是說元初做不得不合義理便是全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做得錯了後來改得不合宜如所謂告以善爲是之過而不知便飲得才是須都改了方得從義是過失不善是罪犯○德之不脩如有告人之心則義之不從仁之德不脩有穿窬之心則義之不從仁之德不脩則仁之德不脩有不仁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遷善改過亦不能遷善改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善便是處那二三分是自家見得十分起養那七分是有六七分是二三分要改此過之別○德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時時省察不令間斷始得同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

意正心脩身是脩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從義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甚明愚謂從義改過不但是脩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處

新安陳氏曰脩德而崇以講學是也下面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義爲義爲非義義爲善惡爲不善必從之改之始可以爲脩德始終貫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從虛言之講耳聖人之學自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不自聖所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也○陳稼書曰參引有從皆以德啓我所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脩

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從義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甚明愚謂從義改過不但是脩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處

新安陳氏曰脩德而崇以講學是也下面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義爲義爲非義義爲善惡爲不善必從之改之始可以爲脩德始終貫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從虛言之講耳聖人之學自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不自聖所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也○陳稼書曰參引有從皆以德啓我所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脩

一句惟要脩德所以講學從義改過皆脩德之目一串看下正朱子所不取蓋意正心脩身自是脩德上事格物致知自是講學上事都要連續看一頭項而從義改過又歸脩德之一二端得於吾心者然後以四件平說爲實○德謂道理得於吾心者然

日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要著實做工夫若著實做工夫便是一句自是一句又曰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概說了○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著脩於已講學便更要遷其德到從義改過始是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自治說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爲聖人之心便是不脩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

德既脩如何還有不善但聖人造道真實地做工夫豈是既脩了後又有不善要改即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要改

憤悱　憤悱不字中看通○陳新安以脩德講學爲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從希賢希聖入聖人之門存心之易之頻不如此脩德爲涵養之本道問學中庸崇禮之條目講學之效易尤非置善改過即是要知如要動力行而言動從義改不善亦不是以盡脩德之條目

默而識之　默然不是光景便要在上四字中看默而識之是從希賢希聖入聖人之門存心之易之頻不如此脩德爲涵養之本道問學中庸崇禮之條目講學之效易尤非置善改過即是要知如要動力行而言動從義改不善亦不是以盡脩德之條目

誨不倦　誨不倦有惟日孜孜無斁意思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容

舒泰天天好就說之天天是少好之貌此亦是德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做來則入於矯揉造作裡面去了如此否曰本領是這裏則可不然謝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

問人燕居形氣怠惰而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燕居而心不慢者若曾點之狂則心不慢矣

申申夭夭　申申是言其不局促夭夭是言其和悅底意思申申夭夭好就說之天天是少好之貌此亦是德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做來則入於矯揉造作裡面去了如此否曰本領是這裏則可不然謝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

胡氏曰申有重複之意夭有和悅之意申夭可言和悅故知以己宗盛謂居暇亦不無人欲嚴則不可焉○程子以怠情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嚴厲居暇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發自然也○尹和靖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嚴氣嘆○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優

自然中程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引胡氏曰心爲萬物之主雖一身之小而天地古今之所有擬一一列乎此者無則廢古今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寐之所以多安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寤若夫思慮紛擾精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日晝之間爲等

○程子曰學者既講於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見周公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也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夫子常是如此○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厭也聖人尋常無夢但夢得定乎須看它與周公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則夢一個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處恍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晚來亦是曾夢見曰思慕深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它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

思者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乎矣夢得其正何害心

命造事便夢造事常人便都夢了居甫舉莊子言至

人無夢曰清淨者爲德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問設當孔子既年老若有能用之則何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利此也但使得個其心不是孔子請討底人便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天子七十餘想見精彩○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與一處理會一事便全副在這一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都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周公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問夫子未衰以前常夢見周公衰後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何高宗夢得說都是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裡高宗不知所以夢見耶是誰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其所盛事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固得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人纔說程子說○藏少柔謂顏淵問爲邦孟子稱其學堯舜之道子路死聖人祭之於中庭子貢見周公聖人祭之於阼階子貢不喻其故問之孔子曰汝見主人乎賓乎子貢曰見主人孔子曰夏后氏殷人兩階周人阼階今汝將爲賓乎將爲主人乎子貢於是行賓主之禮而升階焉孔子曰汝識之吾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昔殷人之王天下也死而天下諸侯莫能與之爭天下也殷人尊之於賓位也周人之王天下也生而天下諸侯莫敢與之爭天下也周人尊之於主位也今予殆將死也而夏人殷人之禮未有所定吾安所適從之予疑焉汝識之吾將語汝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其殆將死也予始殷人也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始殷人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夫子之夢周公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問夫子未衰以前常夢見周公衰後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何高宗夢得說都是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裡高宗不知所以夢見耶是誰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其所盛事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固得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人纔說程子說○藏少柔謂顏淵問爲邦孟子稱其學堯舜之道子路死聖人祭之於中庭子貢見周公聖人祭之於阼階子貢不喻其故問之孔子曰汝見主人乎賓乎子貢曰見主人孔子曰夏后氏殷人兩階周人阼階今汝將爲賓乎將爲主人乎子貢於是行賓主之禮而升階焉孔子曰汝識之吾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昔殷人之王天下也死而天下諸侯莫能與之爭天下也殷人尊之於賓位也周人之王天下也生而天下諸侯莫敢與之爭天下也周人尊之於主位也今予殆將死也而夏人殷人之禮未有所定吾安所適從之予疑焉汝識之吾將語汝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其殆將死也予始殷人也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始殷人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夫子之

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祇得如此說孔子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周公然是何意○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志衰未衰天意難定人分猶有存這事便夢這事正是試心專一至明道又曰當初欲光如此雖聖人志氣未衰天意難定人分猶有存這事便夢這事正是試心專一至明道又曰當初欲光如此雖聖人志氣未衰天意難定人分猶有存這事便夢這事正是試心專一至明道又曰

兩番運轉故血氣得周公事迷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底不至周不出周公及既衰知周道之不可行不復夢見周公之心則公思兼三王之心也○蔡虛齋曰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見他

大全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則公思兼三王之心也○蔡虛齋曰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見他

聖賢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說夢上等出志字蓋夜之所夢晝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

林次崖曰聖人所謂衰是志不是氣夢何也曰夢見周公是聖人之志方銳欲行周公之道故常作這夢志銳則盛也故因其夢而見其盛久不見周公是到老來行不得志念念在灰了故不復有夢志灰則衰也故因其無夢而見其衰盛衰是志之衰因時不用若時見用則志又在矣如何做不得曰周公事業

若擬註曰孔子盛時血氣盛也志欲行周公之道是血氣盛志慮亦盛也至於老而不能行血氣衰而志慮亦衰也無復是夢是血氣衰志慮亦衰也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是心與夢相離不得乃自然而然不可得而強者不然子豈欲行道哉○學問程子既謂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又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豈心與志慮亦有分乎曰心是存主處志慮是心之所發而為思慮者心之存主老少自一般無老少之故也○按此正見聖人之誠心專一處志慮如此則夢亦如此

於不夢見其衰於久不復夢見其衰之甚也此是聖人實事伊川坐定聖人不曾夢見亦以夢即沙然心存這事朱子謂心本動物怎教他不動此便說得活心存這事便夢這事正是試心專一至明道又謂所著事善夜間夢之亦為心動是凡夢皆為妄動也又曰事有先朕又曰夢無害夫非朕未兆之事幾也為是事而動反以未來之事幾為必然乎此皆程說不如朱子說不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正以所夢者正則知其誠於為善所夢者邪則知其誠於為惡此際亦可欽玉夫來子所以取之○朱子謂聖人與天地相感天地感通之妙也林次崖不明此理謂夢是志不是氣志衰因時不用若時見用則志亦在矣如何做不得周公事業不知聖人血氣之衰便知衰也故朱子又曰夫子七十時想見衰甚

朱二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述而 二 近譬堂藏板

(一)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哉

集註 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專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斯於必至者也既已得之而潛心在是而斯於必至

或問 問志於道曰恩義無所不盡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繼說如是有所事事○志於道不是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凌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

謂志於此也○道理也是一箇存德理底物事不是
固固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
那當然之理而求至於所當止之地非是欲將此心
繫在一物之上也○志於道如論學方行皆是據於
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德性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親忠
君信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
有得於己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方以
自得於己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
據○按蔡說志於道云如得道資道理從而志之曰
不離是如得時方志便未如一面有志於求道也是志
○志於道須知得路頭方能去之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著那
去便是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
已也在是據人也在是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
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去一出一入
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若工夫須看得

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等那有下
工夫處

大全胡氏曰道猶路也或注道字皆自路
言之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如
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
在而後志有定向也○葉氏曰志於道按註知在
志先行猶在志後德則行道而有得也據知以身踐
之

新安陳氏曰此章四於字要看空說志據依游便
是著落不是泛有所見而已註云知此而心必之焉下一於
字便見念念在茲之不厭如此則事物當然之道乃能得之於己所謂之德
於己而不失或如此或不如此終或不如此不能保其不
失也故未有所得固無可據既有所得又在守之固
與不固之間若仁則是衆善之總會處故曰心德之全是此心有一
息不仁仁亦不是德外別一物但教從這

理底物事不是
是德之心依則字當相依無終食之間違之如此則
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然體樂射御書
數皆日用間所不可缺處亦有一事理會不
到則此心終覺滯礙惟是朝夕游焉以精其義理之
趣而動息皆得其養矣註云雖若有餘而心亦無所
放是兩番志蓋志上理會不得則此心馳鶩是天理
所放逸是芳意蓋依仁之後反不棄捨但於此而心亦無所放也○註知此而心必之焉知
字如知所先後之知當淺看此字指道知道之所在
而心必之焉之焉字正說志來于所謂思慕講究持
守踐履皆在裏面所適者正承知止來無他岐二字
承心必之焉來蓋既知道之所在則所見有不明
故致之功不至則所見有不明誠正之功不深則
行皆疑雜安能無他岐之惑乎此心必之焉四字當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
矣又謂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有定
向也便以格物致知之知說在知此二字內矣蒙引
謂知在志先行猶在志後本非也知先行後都是志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新安陳氏曰據於德德者得之於身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夫子須當聖當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道者人
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一定統率理而言德者
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
又所行成氣事不違於仁○志於道則是兩件物事
據於德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
之得於己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一日存立處無一
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將天心德是行其道而

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亦須其大概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能守之不已得則如忠信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能守之不已得則如忠信之已得則如不說學也有時解有晚落處這所以下一箇志於道方是要去做如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於德則事親能孝事兄能弟便自有這道理下面可據處據處即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處○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訓詁是泛作德字解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林次崖曰志於道是方求箇得之未得吾得也德則有得矣然又須據於德得一善時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德

之之謂朱子前篇解德字爲得於心而不失此篇解德字爲行道而有得於心皆是一般此則上有志道仍旋增前篇訓即於德字內該據字意也金仁山無知妄論往往如此○學者問據只是執守不失註却謂有日新之功何也曰守其所得於心者常常玩索祿養爽而便能生出道理來如源泉有日新之功能日新便能參贊天地化育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況仁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予於純熟不能無間隙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猶間隙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依也

問依若與仁爲一事何須更說依了聖人教人做工夫即說箇至精至微處亦不道做自然便了依箇不違面已尚在隱約之界少不成個恐懼便自離了道大必於是養有餘樂在其中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

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蘇器之禮樂射御皆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下日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得是一事數是筭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得也是一事射是射箭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學射箭學射箭只是教他學箭不曾教他學射○問射大率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學舉業文便自獨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耳○物理於西銘所謂其體帥吾其性順而存吾寧之類又皆入自近譬堂藏板

論語　卷七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所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耳○物理於西銘所謂其體帥吾其性順而存吾寧之類又皆入自近譬堂藏板

論語　卷七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朱子曰志道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入自近譬堂藏板

論語　卷七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直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窒礙一處不通處便是無養得這處小則這無不入小大處放日語大天下莫能破○游於藝一句此上三句脈絡小天下莫能破○游於藝一句此上三句脈絡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恁之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

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閒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蘇器之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下日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得是一事數是筭數而今人皆不理會古人皆理會得如偏旁義理皆曉得也是一事射是射箭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小兒子教他學射箭學射箭只是教他學箭不曾教他學射○問上大率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學舉業文便自獨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耳○物理於西銘所謂其體帥吾其性順而存吾寧之類又皆入自近譬堂藏板

論語　卷七述而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威儀三千。應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武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如荀楊何嘗有這樣說話○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習藝之功雖在先游者從容涵泳之意又常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爲善曰游於藝一句是三字公都只說得一字。

大全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潛室陳氏曰敬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初習其文德之終事游於藝生熟淺味造詣○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面有宿店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工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爲放心矣

近譬堂藏板

○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精而應於外者不遺能守其功而又深用其本而外交養而體道依德亦是兼資矣○林次崖曰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兼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特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必即通其爲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呂巍村曰道德仁次第然定理至於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本領若序在道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本末本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與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須在初學雖習藝自相淺非藝祖漫爲藝指微爲藝指粗爲藝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爲精微之藝指粗爲藝也夫精微也似如酒精意對粗渣子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到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不過原是此本事豈可以聖人之末視之下大到聖處本原上面神妙都在末處中庸所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疑其爲聖人更知更能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視那學一切以爲文雖務外故將藝有次第正不妨得游字境界德高也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雙湖胡氏曰惟其爲至理所寓故當游之而應務有餘心亦無所放是一回緊上三句○道德仁藝原只一箇道理但道之得於己者仁而德之純而前者藝亦道之所寄而德仁於己之用之不可少者方志時道未寓而藝亦未有不保其往耳日涉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玩之。

看只據處便是德依處便是仁鏡不據便非己有矣何爲德後不依便不純備矣何爲仁後不依便不實有此仁矣不可以爲已有而不據依據字只有面向據依向未到依字亦不無着力也若游藝在依據不着功夫則於仁之後正是於相處見精微游泳若着功夫則藝雖末事道德仁之理游泳其中夫子謂游於藝也無一物之非仁不

須臾違便是仁鏡不據便非己有矣何爲德後不依便不純備矣何爲仁後不依便不實有此仁矣不可以爲已有而不據依據字只有面向據依向未到依字亦不無着力也若游藝在依據不着功夫則於仁之後正是於相處見精微游泳若着功夫則藝雖末事道德仁之理游泳其中夫子謂游於藝也無一物之非仁不須臾違便是仁鏡不據便非己有矣何爲德後不依便不純備矣何爲仁後不依便不實有此仁矣不可以爲已有而不據依據字只有面向據依向未到依字亦不無着力也若游藝在依據不着功夫則於仁之後正是於相處見精微游泳若着功夫則藝雖末事道德仁之理游泳其中夫子謂游於藝也無一物之非仁不

慶源輔氏曰游藝貴志道據德依仁時時不離了藝不成須知藝與日用所不可闕藝自與道德仁相爲終始但志道據德不能無一物之非道據德依仁後乃能無一物之非仁看來游字境趣與上三字不同上三字重在依仁後方說得○程子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一段則先

後淺深句言簡味長以先者爲重後者爲輕未是。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雙湖胡氏曰古人空手稽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薄禮是較直錢底○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日涉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

尹曰苟以禮來者無不教也
大全禮曲禮下凡奠天子曰諸侯奉世子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妻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幾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惟棗栗腶脩棗栗○胡氏曰在禮以束脩爲贄束脩一犬束梁傳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束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腶脩爲贄也然此差脆爲薄故云至薄○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焉有不欲啓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蓋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

輯略 程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朱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陳留曰束脩益古禮也○朱子曰束脩以上之禮禮之厚薄雖不同於至厚也言自行束脩以上之禮禮之厚薄雖不同其求教之心一也吾則未嘗不誨焉但不知來學斯已矣

按聖人此言但以人不以禮來則無從而教之故舉束脩以爲言耳自那氏侯以以上包有禮之至厚如玉帛之類存焉因之遂作自行束脩之薄以上至於至厚者聖人皆未嘗無誨說如此則聖人之誨人不倦可知矣○愚謂聖人之厚薄以爲言矣不知人之有貧富貴賤之不同故隨其物之厚薄而教之說全在大意上自道中苟以禮來字着力便是誤以上至之字着力便是誤以上至之字着力便是誤以上至之

後告之日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舉一隅告而不以三隅反

吳氏明通曰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為它道便如古人學要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又曰學者須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心不肯信亦自家心不通而未得通卽其意領悟○又曰欲言而未能言則其意思已蘊於中先見得箇意思了無奈器見得郤言之而不能言也故發之以達其辭則其意乃暢矣如此後乃可與言○又曰舉一隅必要反三隅方可說告他到箇道理蓋舉一隅此物必是方底下三隅白是玻璃今卻不知其方還更與他講圓底做甚麼朱子不

啓他意思使他通得來後有向那處到自欲言必心中先見得箇意思了無奈器見得郤言之而不能言也故發之以達其辭則其意乃暢矣如此後乃可與言○又曰舉一隅必要反三隅方可說告他到箇道理蓋舉一隅此物必是方底下三隅白是玻璃今卻不知其方還更與他講圓底做甚麼朱子不

其藏則應義其藏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體其志之篤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往彼亦無力矣○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對水之流墨遇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來子作兩師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蔡虛齋曰舉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智上說是必其人可舉示以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智人豈輕舉人說太泥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復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

按章中六不字下三不字正與上三不字相對有意思蓋輕用其啓發與復彼都不當事了如何能會得○朱子云學至憤悱其心已窮通曉此全是思之功切○新安陳氏曰憤悱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觀此全是思之功切○程子云待其誠至而後告之不指求通曉言之意已誠也輔氏則其意○又曰學要自得古人教人惟指其非故曰舉一隅○雙峯饒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卽其意領悟然而不能自已則其憤悱然而不能自伸意字見○新安陳氏曰欲言而未能言則其意思已蘊於中先見得箇意思了無奈器見得郤言之而不能言也故發之以達其辭則其意乃暢矣如此後乃可與言○又曰舉一隅必要反三隅方可說告他到箇道理蓋舉一隅此物必是方底下三隅白是玻璃今卻不知其方還更與他講圓底做甚麼朱子不

其藏則應義其藏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體其志之篤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往彼亦無力矣○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對水之流墨遇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來子作兩師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蔡虛齋曰舉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智上說是必其人可舉示以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智人豈輕舉人說太泥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復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

按章中六不字下三不字正與上三不字相對有意思蓋輕用其啓發與復彼都不當事了如何能會得○朱子云學至憤悱其心已窮通曉此全是思之功切○新安陳氏曰欲言而未能言則其意思已蘊於中先見得箇意思了無奈器見得郤言之而不能言也故發之以達其辭則其意乃暢矣如此後乃可與言○又曰舉一隅必要反三隅方可說告他到箇道理蓋舉一隅此物必是方底下三隅白是玻璃今卻不知其方還更與他講圓底做甚麼朱子不

其藏則應義其藏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體其志之篤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往彼亦無力矣○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對水之流墨遇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來子作兩師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蔡虛齋曰舉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智上說是必其人可舉示以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智人豈輕舉人說太泥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復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

按章中六不字下三不字正與上三不字相對有意思蓋輕用其啓發與復彼都不當事了如何能會得○朱子云學至憤悱其心已窮通曉此全是思之功切○新安陳氏曰欲言而未能言則其意思已蘊於中先見得箇意思了無奈器見得郤言之而不能言也故發之以達其辭則其意乃暢矣如此後乃可與言○又曰舉一隅必要反三隅方可說告他到箇道理蓋舉一隅此物必是方底下三隅白是玻璃今卻不知其方還更與他講圓底做甚麼朱子不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陪喪哀不能甘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人天理○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

以其哀痛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于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念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

【集說】伊川曰食甘美則食飽有喪者在側豈能甘也

【集說】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證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集註】按註中於此連下兩不能字抄甚蓋出於自然之誠不能如此非不當如此也食於有喪之側便不能飽不是爲人家喪事哀感動下少不能飽也記者見得是哀死者不于生人事此是正說死喪家極哀又能使人爲之悲反使人爲之悲哀全不哀反使人爲之悲哀與是本文外意其實聖人不待如此臨喪便自哀下厚齋但以爲聖人舉行古禮夫其言矣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矢二 吳同依韓 論語卷七述而 近譬堂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集說】謝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起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違氣候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違去又曰聖人終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且如古者喪自始死至於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轉不似如今人直到殿滿一頓除却了便着華采衣服

【集說】謝曰未嘗飽臨喪哀也是日哭則不歌哭非爲坐者故也聖人哀樂中節未有終日之間其哀不變者使其終日之間其哀不變亦道而不化矣蓋其他或物而染亦有之特不歌耳

【集說】大全度源結反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

【集說】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歌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集說】按聖人舉是節哭仁是真情實意哀死而哭故日餘哀自不能忘朱子謂門時也須漸漸過去最證會得好想見今人守喪都無節次到殿滿一頓除了直謂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道箇說得是了是日哭歌或遇歌樂可以已這箇便是下聖心餘哀意思是耳以已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集說】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義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

矢二 吳同依韓 論語卷七述而 近譬堂

贊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神化有不知而以然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舉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用舍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物出來行舍之間藏下七人豈有是哉我與爾有是夫存是二字當細細此看○謂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皆之間藏是自家命意處予得己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依意思解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夫子既絕說命矣今復說命如一等人知有命將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又一等人知有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又曰用則行舍則藏如

向有書云二代禮樂制度盡在魯人所以用之則行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許大本領則制度好在聖人則爲事業不設大本領雖備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器數器具空架都湊運轉都不得

明誼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孔子謂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若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蓋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安於所遇者也行藏何累於己○伊川曰用舍無所預於己安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但有命故言必命然而安之不以命知求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求也

大全 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有感一世惟子路與己同德者乃喜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集可見矣○魏齋

貢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惟予已則無意無我可是矣川之行矣全舍之則藏若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時無處無必無時無處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之字上節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節當舍爾汝與物者忘義物殊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梁身隱論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是行藏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雙峯饒氏曰有兩樣說一說○張氏師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惟我與爾乃兩命而爾其義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兩命也蓋文雖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一句如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一句是也○呂氏曰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句是也沒章顏子亦自爲一句絕而曰子亦自爲

行藏非聖賢所重所以行藏者子路尚處行藏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此日點莫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得作見得不如顏子實有諸己耳

蔡虛齋曰行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而用之則行我無必於行也舍之則藏我亦無必於藏也隨寓而安斗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面無所繫累意○顏可貴之體面微未必能如孔子聖之時之自然處故孔子語之以此亦因其可主而遊遊之所謂時雨化之也不然則爲率以食率乎方人矣此意最緊○聖人無我於顏子未達一間故孔子進他一步許其同能然皆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標榜而已若稱許之則不必在其面前矣如回也非助我之類當面語則有引教意非褒之詞此云我與顏那是面前面語則有引教意非褒之詞此云我與顏那是面前面語

論語卷七述而　三　近譬堂

矢二異同條辨

藏之具如何便是箇用則行舍則藏可見用之而必有所以行舍之而必有所以藏不然自財不得了故朱子謂用之則理或身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兩則字有從容裁度不待顧慮商確之意有是夫正指道一一遵便偏了胡寧在則字中不必分說○學者向舍之則藏一字一節求在則字中不必分說○學者向舍之則藏一字一節求在則字中不必分說○學者向舍之則藏一字一節求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卽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因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尙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用則行舍則藏須知其中便有兢兢業業一片擔底小心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須知其中便有猶九天
朱注 按朱子看成字作朱夫之意正與此注相通
載九地得行藏之妙用在不必拘合而意自相通
是說富顏處之意不能詳審則心之躁率不能平
時失之優柔懼在事始成而事終弗能戒懼則
非成師謀即敗子故註以懼為敬其事成為成其謀
兩節字與振垂下裁○分明有臨事二字時解反作
平時小心者非也平時以敬敬主宰自不消說臨事
却要詳審事發度務接應是好謀臨事二字輕說與上臨事二字
矣下好謀二字輕說與上臨事二字
臨事兢是懼其事好謀猶是懼其謀也○天下有能
謀而不能成者此是歸重能斷上朱子之說也時解
謂有能懼而不能集其傑務謂字宕說懼者予不合
此處懼字朱子云此與安而后能慮底慮字相似乃
謂時已自聖賢都是了臨事又更加精詳此自會講
字在內天下作事務詳而不可為謀者乎
頗按臨事而懼正要好謀而成事到成就自不做

了除非分作兩意者非謂料子路說不重在成意謂
子路執少在懼課上耳其實不到成不如不謀矣
儻在事前成局事後正要料看○謂行藏不如執案
此本不必聖人何事不說豪但此處兩則字酒落自
得何消又把執案意來攔入主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聖人激懦不敢之語豈是動九天潛九地那些二說論
斷數可此朱子謂只說此地頭看
也自好却不是倚下如此看法。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
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聖
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

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
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
可求之道也
或問 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
曰命可求則寧殞已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
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
曰言義而命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為人言則譬
與語下面說教存亦不許教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
章之意亦參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
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但以求使表所完
蓋得此章之意也如面有傷耶蘇氏之說蓋亦如此○
是賜之斷其最如面有傷耶蘇氏之說蓋亦如此○
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
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違於求特其所不可者決
然將從人以勿求時大義有所得之心特超於聖人
而止超於聖人而止則亦作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
可求者以為高其閒閒固共有論不如閒門發舊而
示之以無也。
輯說 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
言而可求便是當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義得做君
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
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
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
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兩字
誰字亦可見勢重在下句也
輯說 慎齋陳氏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得
執鞭以求富求之有道他然後樂而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
輯說 大全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

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止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惟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林氏曰聖人此語爲中人以下者言之本文兩節宗旨不是如此說蓋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圖外之

按諸說有以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者亦有皆決於命者有以可求爲義而不可求爲命者求子皆不然之富而可求句虛貼在義字上實因命不可求而始不求命字虛貼在命字上亦似聖人真可求則求之矣無奈不如虛處說見得可求而得求之可也若有命以限之豈不枉用工夫到如不可上變如定命字說○此而字若作宛轉相商之辭便似非聖人之意矣故註只作若字說若者未定之辭義合不可求意言富

若可求則雖執鞭以求之亦不辭而其如不可求何

按如字不定說如之如乃果如之如也

按接而吾字是聖人以身示教但語氣要看得活如勿死句下耳次虛以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上句吾亦爲之求字如何說得去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尹說得之胥氏之說亦可觀焉○晉氏曰聖神戰疾危始斯須不正焉則失之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於弟子記以垂教○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而孔子領薬未達不敢嘗疑此則其慎可見

按聖人之心固不待有所操而常存然此說字只指臨事說聖人於齊固無誠之不至而神之不享也故愼齊戰則國之存亡衆之死生所係疾又吾身之死生存亡所係生不可不愼疾至平日所爲無不可以對神明而委因衆養生全身者又是論變非正意也○人於交神明時亦未有不齊者齊亦未有不愼者但人之愼是邀福聖之愼是明理蓋誠武其源頭不同也人之愼有於齊時撓撓其不愼將已非聖人矛時皆撓撓於齊時發此其全體不可也學者詳味疾處是如何曰

戰之源頭人以利害人以貴慈聖人以持養疾之源頭人以養氣之用處人以貴慈聖人以持養疾之源頭人以飲食藥餌養聖人神之以語默動靜至其全體本論自可通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

感之深也

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餓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因滯如此故顏氏以史記考之則三月而忘肉味也○孔子於樂習與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翹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愚按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裡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獨部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者須是頓九十日至九十一日方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面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何以至此曰聖人之心純一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雜故其感之深如此

近思錄 卷七 遠面 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 述而

若亦因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覺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之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最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聞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且如發憤忘食吾喪終日不食皆非常事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喪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嗜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先生嘗讀德傳云孔子學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親端而形聲正音騁感如此○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善樂浮聞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爲聖人滯於物拳拳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功否曰是右文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看韶是甚麼音便須就他上理會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都之美一聞之則感之德化予之心處看○夫子之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字伊川恐過不曾考到此耳○正好看

近譬堂 藏板

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之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集註備文之說文謂察也情謂聲容也味夫子之言蓋其中有不可形容之妙存焉

異○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問語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以仕其意非本文也○林次崖曰聖人在齊聞韶見其善而學之待至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七 述而

之樂始悉不無差味韶之來最遠而猶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謂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謂是與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聖人之樂無以加於此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嘆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羣臣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與○學之三月學之久矣即以忘味之久否則二月字連下文讀意味更長而知神明不得而名之也○蔡虛齋曰夫子於此蓋其心即舜而知舜即心而得面不可得而盡也故只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集註備文之說文謂察也情謂聲容也味夫子之言蓋其中有不可形容之妙存焉

異○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問語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以仕其意非本文也○林次崖曰聖人在齊聞韶見其善而學之待至三

是天理人欲一大關頭。學者切宜於此處理會。
大小一之之謂聖人。人欲之心人人有之。聖人天理之心人人有之。但聖人天理之心不雜人欲之心。而人欲之心不離天理之心。
推此心以及人。不忍人之心。與道心同。
合此心以為己。人心即道心。
惟切切有之。故不蔽於人欲。而道理自無不合。
固溺之有。賢人專切於此。惟恐道之或離。故能不蔽於人欲。
聖人渾然天理。不待存之。而人欲自無。
切切存之。而人欲漸消。天理漸著。
聖人之心。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用約儉亦不改。不用耶。物情恬愒。人日然。則記者何從知之。曰聖人誠中形外。其精神必有見於容貌歌笑之際。記者門人安得不知之。
讀按若記其來歸中有簞羹盡善之論。至此隱其辭。又非意之所及。則是看來了不關二字。且似夫子前此超然不識。豁然何啻不看低了夫子。況盡美盡善之語。亦不必費在冰閣之先。須知此處不關心契。而深愛其幾。夫子即未閱韶而由辭之德。業想見聲容。況不甚相遠。但既習其音。更為裁切。故不覺深愛其至耳。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

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語類 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再有疑。夫子為衛君乎。以輒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集注 楊氏曰。衛太子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齊。過洮。見野人之妻美。而悅之。太子使人要之。其夫人不與。太子乃劫而載之以歸。靈公薨。夫人立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非父命也。且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為君。昔者公子目夷為宋讓國。而成湯之風。延於數世。蓋嘗慕之。今輒之拒父。而竊其國。以為己福。則亦異於目夷之為矣。又安得為成湯之子孫乎。夫子之不為衛君。其辭雖隱。然其大義。則已明矣。
語類 問。冉有以為夫子為衛君乎。子貢以為諾。吾將問之。子貢之意。以為夫子必為衛君。故冉有以為問。○或問。夫子為衛君子貢自以意對。可也。何必更以夫子為問之耳。曰。子貢之意。固以為夫子為衛君。然亦未敢質言。故云爾。
或問 或問。子貢之問。固疑於夫子之為衛君。然其為衛君之意。則已決矣。冉有之問。其為衛君之意。則未決也。故子貢以為問。○或問。冉有之問。固為衛君之意未決。然子貢之問。亦未見其為衛君之意已決也。曰。子貢之問。雖為衛君之意未決。然其為衛君之意。則已決矣。不然。則子貢之問。將為誰而問之乎。
或問 或問。子貢之問。固為衛君之意未決。然其為衛君之意。則已決矣。冉有之問。雖為衛君之意未決。然其為衛君之意。則已決矣。不然。則冉有之問。將為誰而問之乎。

之乃善蔡虛齋曰不曰仕衛乎而曰爲衛君乎正當如此
新續貯也
新按注爲猶助也不是直解作助字要看衛君即是夫子如何便助他只是以他身居是位能竭一邊立說故以爲猶之乎助之也○曰衛君助之乎一語之人皆以之爲君矣這便是爲衛君乎見有此有所不安於心方欲以夫子爲助乎字自是疑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避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已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嚮惡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言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豈不得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其激發遜避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應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脫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疑矣持是心以質乎衛君之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

集註 只看問怨乎便見得子貢當初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湖南北父子所處無非人欲二者相去真霄壤矣○問子貢從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探父子之名問曰何在如何不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問伯夷不敢安窮天之分以遵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順情應之義這便是未仁伯夷安於遜

叔齊安於讓而其心畢無罣礙之處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恨子由伯夷論却說只依孔子說○問子貢衛君之問與去兵去食之問者異何也曰子貢因常稱古之人而又曰孔門學者獨稱子爲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又須擬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不必問也○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爲尊一以天倫爲重莫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皆出乎天理之公宜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縱中子不立則其宗社之存豈子孫之所得專也○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嫉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者曰看來立叔亦難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諭於天子而立之不同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如得諭不肯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家說夷齊所爲全性命之理固可若論

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爲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兼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是利心○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二見其一節之或得或失其大義之平則不知其心之安否也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子瓚孫問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天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爲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據以爲信也○曾子所以夫子言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之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及天理之當然又何怨之有大約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地是得衛君沒道理○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賢者未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當恁地及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者不恁地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問夫子爲衛君竟程子所引謙伐事或問論非此章答問本意當矣今集注全載其說不刪此蓋何也曰謙伐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因引來說○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程面平如聖人却是逆說

近譬堂藏

新永子曰以天下之公義爲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天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新賜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者相避就去了今賜欲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讓者以爲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

而夫人鎖立之之時

新大全荀子子路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牂榷鄭所不知夫子徒有所知而所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綠而縞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非禮也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不知故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天理之正而合乎人心之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方安而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

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陵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平則不知察也劉聘君曰此是則彼非子輒祖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天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爲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據以爲信也○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聵是忍於拒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呂晚村曰輒之讓賢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義之似是而非者欲子貢須問問問問其心正子貢善問處吾止是爭讓相較子貢何須問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國君社稷爲重之義取怨乎一路直將從來儒義者面助我逆讓心事都讓盡○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齊齊又管夷齊又管中子則私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上文之問子貢自覺疑增未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答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

新林次崖曰伯夷叔齊何人求仁得仁專就避國一邊說亦是求子貢所問之意若說聯還到餓死一邊無窒日有商伯夷叔齊幸有中子可立故能成其讓不然豈可使孤竹不祀乎其說似是而實非也天果以讓國爲賢伯夷叔齊躍天倫當立而讓然則中子既非天倫且非父命獨不當讓乎且中子之立在夷齊去國之後國人扳而立之非夷齊委國於中子而去也則方夷齊去國時已不計孤竹之有後矣遑之後人看得國重仁輕故有此論然自聖人看來當日雖非委國於中子卻正幸

新來讓國事極小失仁事極大

被仁者何人心是也求仁者何心安理得是也有時仁在得時仁在得國之外則以去陽爲仁存時仁在得國之內則以得國爲仁孰看來當日非但去國之又爲仁乎

有中子在所以朱子云使無中子伯夷終不肯立國有賢大臣則必請命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與否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較優觀此竟非真可辭不得不勉強為之耳情願後便是求仁不得仁伯夷各得其志焉正包含此意在內至中子非天倫非父命亦在所當讓然亦幸其不讓耳使再讓而不立則有賢子弟立之是也豈可以為常法乎朱子所云宗祧故有二子弟乃得立之是也然其所為也要之以不至斷絕情之親乃自遂其安天倫之樂以不負父命之正而無戾於仁言則二子又安得以全其志而無憾乎看來乃處之極難若以義理言之則二子之心安理得無可疑者但是心腸不侈只是心安理得無怨悔如此知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不必避則不讓十有其讓之恰好也不是中塗變心易應忽然自生怨悔不是泛然之悔也○求仁自不怨是一意求底是仁自不怨是一意兼有○程曰設箇乎字是盡不盡之意○問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後人稱之以為賢以為仁得仁矣又何怨乎曰此固難言然觀其詩之意則亦可以見其志矣蓋以為商之孤竹君之二子當商之末世天下宗周而二子獨以為商之臣不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之下其志潔其行清固已超然於塵埃之外矣而其所以自處者則以為武王雖以仁義而取天下然已臣人而伐其君是以大節有虧而不忍為也其心蓋以為天下雖大而君臣之義則不可廢也其所以自處者則以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固不可廢而夫子之倫亦不可廢也其所以為武王計者則以為使武王知以父子君臣之義為重而反商政以自新則其為天下之利豈不大哉然而不知出此乃以一時之感激而忘萬世之大倫其亦不明於輕重之權而狃於小仁小義之近也故程子曰此固一偏之行然其清風高節使人聞之頑夫廉懦夫立雖其設心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有哉○問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後人稱之以為賢以為仁得仁矣又何怨是一意兼有○程曰設箇乎字是盡不盡之意

○問上蔡云養面得富得貴猶如浮雲不義乎曰
道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
雲不以彼易吾之重若貧而得富貴便是富貴如何辭
愛而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怨他自家無處之亦自
富怨地保守老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意是不要保生○問一
日不改一日亦在文意固自不同然程子則曰非
樂疏食飲水也樂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如顏子者今
樂注乃藏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非不必改是從
頓悟之樂非必出來

圖大全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質雖
來有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圖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天理明徹私欲淨去
後胸中洒然無毫髮窒礙面無人不自得處處義有
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說有間但程
子於此都用不改字主意全在其樂一字而又繫
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
之樂便是本然渾然全體不為簞瓢陋巷所改
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活意在
自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樂及自有其
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得其
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意而不發者也必於博文約禮
而後可知孔子樂處顏子樂處故以孔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
子之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
之安處之安處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樂
亦在其中矣○朱氏公遷曰孔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從而樂者以此○呂
晚村曰樂境界自與樂趣不同樂則一而已矣樂趣非樂趣也○原憲之介冀許之退
貧非樂疏水也曰亦在其中非樂疏水也
方得真樂丁義若將富貴貧賤做一般看此以一
班

流俗腥臊肺肝與聖人此事是非高下面是不識好
惡也○樂字註腳真如孟子所性二節細分明到根
心生色不言面盎處是何解矣學者試當思此氣象

圖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同有富貴貧賤是聖
之遇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中
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
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圖拙朱子謂三十來箇字只樂字是先看本文其
中便見先看其樂欲雖處貧而亦在耳亦在乎文
浴集註先下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句下方接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即是樂源在境遇上矣又有箇人揚己
非聖人語故揚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
遭困窮上說起便是樂境遇上說從境
朱子病其與世較勝貧者此也又貧困是聖人現在
境地富貴是聖人空懸境地說從境而曲脫之樂亦
在遇上說卧不義富貴上去此或問謂即富時所處以
明其樂之未嘗不在面無所慕於彼也曰富時所處
彼非以貧賤富貴言其樂統氏謂樂在富
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亦未是有所為而言樂亦在其中不為富貴所動耳夫自
是就所處而言樂亦在其中不為富貴所動耳夫自
不得乎者○或字亦不可執過樂非兩樂境遇與樂
固貧富是外來境遇與樂非兩樂境遇與樂
上句樂在自如浮雲也○朱在字自是現成
有我樂在其中也然我如浮雲以
更上一步陳氏發明程子語極觀朱子謂其不必分
者試人從事孔顏所以能樂處乃為有益不必苦將
孔顏處置高下也○惟其為富貴故視之如浮雲若
但是富貴便視如浮雲則必邪富貴以為樂矣與上
亦字分毫不相似

用之矣乃泰伯自得來教自得有時言外學之意固非徒
讓辭此處自言所得之真趣非與彼處有相悖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
十作卒蓋加假音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衍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
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
不可以易而學也

論語卷七述而 三二 近譬堂

論語 聖人學易與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說然且借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四五五以卦爻上古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裡面有底事說在外面有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是其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古考古今說羲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偶連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繫辭以發揮其義蓋羲畫陰陽奇偶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就卦一卦中又有變卦大抵卦者占人專做事者占得此卦就此卦上看事不可不通變故難於大衍而又判然區別不可以易而學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以象三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以象三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四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盛滿溢時說故有悔若是聖人處此時則不悔蓋聖人之心無有滿溢時說故有悔正長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須處其有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亢之時須是交付與人若不早得箇人交付與他則亢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蓋這處處是易之大義聖人揲蓍求卦亦是如此

消息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固有吉凶蓍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蓍亦然以天理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存亡道德盛衰以月體則朔望弦晦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著極則衰極則晝此則盈虛消息之理天道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當進而進當退而退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易也○胡氏炳文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請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未嘗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惟則過能改而至於善則過不改而主於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蔡虛齋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全以天時人事言此道理且在易書學易則有以明之分而言則吉凶消長天時也進退存亡人事也胡氏從及會講都認差呂晚村曰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

按易之理天道人事俱備缺原不離理說惟易備天道故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惟易備人事故學易則明乎進退存亡之道惟欲明吉凶消長須觀變而玩占其實人事與天道一理無二致也象而玩辭玩其辭而觀其變動靜則法天道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即天道之吉凶消長無二理也故可以無大過○易之理只是一箇時字務不合乎時則過咎故朱子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都是過處意不但不潛不見不飛兩段即是過也時不可潛不可見不可飛若中而不正而不中都說不得中是體正是用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者陰陽之道也知變化之道則知陰陽之理而知神之所爲矣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程子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楊氏時曰神者天地之用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之道四焉言動制器卜筮也尚其辭尚其變尚其象尚其占也○程子曰聖人之道四焉言聖人之道有此四者也○楊氏時曰聖人之道四焉言聖人之道有此四者而易皆備之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君子將有爲將有行謂卜筮也問焉而以言謂以所卜筮之事問於蓍龜也其受命也如嚮謂蓍龜之應人如嚮之應聲也○程子曰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問焉而以言謂問於蓍龜而以其言告之也其受命也如嚮謂蓍龜之應人如嚮之應聲也○楊氏時曰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問焉而以言謂問於蓍龜而以其言告之也其受命也如嚮謂蓍龜之應人如嚮之應聲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皆執禮則樂在其中故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之不是正業只是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許多事又曰夫子常及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禮樂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理聖人便說出也聽不得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爲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

按范曰雅正也雅正可以爲常故雅亦常也于所雅言者常言也○楊曰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大全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經天子所常言詩書只是一言大全陸所掌執守之禮不可廢者蓋若宗廟郊社

朝親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謹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論說易知執守難行○慶源輔氏曰不是忘說處如舞蹈之疾徐音律之節奏朱子以為說在服中厚齋謂樂在官司非所常言便不是言者十三便學樂若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望是不常言底看詩不過樂之章然用處亦各別今新

論語或合註并附諸家說而已朝

不泥拘蓋詩書亦不是從頭說者恐難說

新按今人多拘易與春秋來作且謂言詩書禮而易與春秋之理未備其中此都是開說朱子謂易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所謂不是正業即不是專業如易之為書精之便備天地之道非人所易知漢之只是卜筮之用平等皆曰卜筮者但取常行作存許多事理只在歌詠如何以他為專業春秋

然無日間要知這道變何加也不是學者好已事旋亦非常底只兼通之而已如此看方與非字有會○試看一部論語何嘗句句是非詩書說箇來教人本文畢竟所字作何解要說箇是得聖人是說箇所以存與妙處要說箇所以存與妙處

理自然是得孫書讓之孟人所字皆字當如此看○朱子謂言禮則樂在其中以禮要執行樂亦不是忘說處如舞蹈之疾徐音律之節奏朱子以為說在服中厚齋謂樂在官司非所常言便不是言者十三便學樂若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望是不常言底看詩不過樂之章然用處亦各別今新

論語或合註并附諸家說而已朝

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禮樂也孔子言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洛伯魯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陸稼書曰執禮象刊存疑看得好蓋禮字涵包所執之禮則專主日用者言此與雙峯說合註并附諸家說而已朝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新按註云必有非所問而問想如只譬喻聖人在詩達變看大子在驚實分學上說便可見矣一則葉公不足知聖德平易他便忽非所遽遜發揚微他又無從窺得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以聖人本自難說子路於聖人豈無所見然說得極高遺落微妙語本而忘末名言實是雜事非推委而不言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使禹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集說】聖人之自言非謙其不論處其非實而使爲是舍實之言也盛德之至撿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自知其功耳【集說】聖人不是有所因爲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布所憤發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靠事上著下直是做到底渾是聖人若自股下之辭其實超越那非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如此說是它真箇有爲甚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忘食忘憂發憤便

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又曰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讓辭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老子所以不吭及焉可及處蓋聖人若甚慢只是低赶他不上一等若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低赶他不上一等若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低赶他不上一等若在其中矣觀

人之心純乎天理則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則以明
新拙人胸中若有一毫私欲牽纏做事時擬教發憤也不能便忘食即有時樂也不能便忘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亳無餘蓄一發憤自是忘食一樂自是忘憂亳無些子來雜係累終身只是恁地終身也只是恁地自少至老此外並無別事○門人問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既得亦是大概分節積累透過與人看其實不必認無未得有其樂大段未得聖心只得義理無窮亦不是樂時跳是憤時纔憤便得纔得便樂纔樂便忘憂此也加下學而上達一般時時下學時時上達不是卦休未得時說下學上達下便不下學矣○朱子分明說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饒氏謂兩邊各通其機便是全體至極此言最好看如寒到寒之極著到暑之極然卻寒了又暑著了又寒只一箇氣之全

體蔡虛齋謂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爲無一善之或遺是爲無一善之或遺是爲

慕聖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深明其理但何稱焉善如何稱焉彰彰報應之事聖人何嘗言及如南宮适問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聖人已自不答矣子所不語亂力怪神也○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孔文子欲攻大叔疾問於仲尼仲尼不對此不語亂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不語神也斥其不語力魯論二子路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吾不與也十篇所記嘉言善行多矣獨無一語涉異者且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則知其不語怪○朱子曰按此四者皆為聖人所不語聖人嘗舉以示人而後門人記之耶今人開口便云說聖人不語之意固所以立教然推聖人不語之意則不語者在此論後門人記之耶今人開口便云說聖人不語者在此論後門人記之耶今人開口便云說聖人不語之意固所以立教然推聖人不語之意則

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也

呂曉村曰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并全體至善之謂也說苑字極輕淺方指細

按三人同行其一爲我則下兩其字只二人耳雖是二人必有固善不善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是二人皆我之師見善也是師惡也是師之所以必有聖人是乘一善一不善也故號民無常主有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乃理自然善字極輕淺就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渠意如此說見必有之活絡意三人行中固難得全善若但彼善於此我便從之益非自界高步再遇至善夫必矣此從彼要費幾番改始得故聖人難教人隨在取益亦必與倫是善方去從真固不善方去改那存倫見彼善處此便輕從改之耳其善其不善各就兩人相形說或曰倫不遇至善奈何曰

全體至善固難然一節強得恰好也通易得且聖人雖平放在這裏無高者自是少不善者自是多若其間有善者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若皆不善者則盡從而改之又何當不是皆我師也○學曾因問上句多擇字想是其中有善者擇而從之如不善說原無卸法則皆改之矣曰聖人在有當因皆不可放過而從字却要緊處我便從此非不處細密若兩人中猶覺那些我便從此非不處細密若兩人中猶覺那些我便從此非不處細密若兩人中猶覺那些

無保護處但難不保護必無此死決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雙峯饒氏曰生賦也言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聖人不自名言然亦果有以自見其得於天者獨厚矣天惟無意於我則已今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必使桓魋無奈我何而桓魋亦如我何哉相與對待之辭桓魋雖欲害我與天作也魋其能勝天哉○天字以主宰言○林次崖曰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也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己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雙峯饒氏曰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我不能違天害己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若以勢論則害聖人其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既如此說了却又說下地何害邪又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人大全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處及遭匡人桓魋則為陪隨然自信之說○呂氏曰知命之餘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陪隨然自信之說○呂氏曰知命之餘道之若匡人桓魋之難只在生德後又必保養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難不保護必無此死決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雙峯饒氏曰生賦也言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聖人不自名言然亦果有以自見其得於天者獨厚矣天惟無意於我則已今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必使桓魋雖欲害我與天作也魋其能勝天哉○林次崖曰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也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己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雙峯饒氏曰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我不能違天害己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若以勢論則害聖人其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既如此說了却又說下地何害邪又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人大全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處及遭匡人桓魋則為陪隨然自信之說○呂氏曰知命之餘道之若匡人桓魋之難只在生德後又必保養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難不保護必無此死決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人者何也自反無愧是乎居時自察佛書此當生死患難之際聖人擔荷自不小小更何疑自反若尚得有毫厘虧欠便是擔荷天地間大事不得斯文未喪都不自任了○朱子謂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此理字妙甚蓋天者不能害此理佛當生死聖人又如何參死於桓魋是氣數到此也害聖人不得則聖人以素王受命垂教萬世數理既害聖人不得則聖人以素王受命垂教萬世也是數當如此故言理而數在其中藏按桓魋欲殺聖人自不死於匡蘧伯玉引證出聖相聖人於生德於聖人自不死於匡蘧伯玉引證出聖相聖人於其實之中就害孔子時說便多一層起後世神霧保護之私說破打開之良是存教謂慈門人而警強暴上也然聖人不在警強暴上也是自己擔荷處信得及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風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與朱正相合輔氏能發其意而未透○鄉黨所得固是以見聖人求子謂夫子不止此類知聖人淵源都是這理無非德也豈鄉黨一篇所能盡哉實語意思如何於在聖人最親子非體孔孟語勢下孔孟指此章字字針綻緊針與字與隱字針門人疑聖人有不與於以爲隱聖人却說無不與自是無隱此大旨也其實首句我字與二三字對二句吾字與二三字對末句却以是丘也三字字針三句吾字與二三字針末句却以是丘也三字收緊字眼二三子無非教也並無行不與者以我爲隱乎說是呼醒他案引未是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曰敎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或問程子所謂誠忠乎信之則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也學信以內外而言也曾氏曰忠者心不欺信者言不妄其義亦通

集註教人之道日新無窮故先文後行而忠信之存又所以行之之本也○此是表裡互說作這裡不是當學文脩行時不去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未能盡事物事到得爲忠信是盡此忠信也不得講說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考如何是篤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支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難是行之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兩行之方是行處若行忠信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箇道理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爲忠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先○其初類是講學說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要須反之於心無一毫存慕處乃是忠信○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能

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女俞是先教他做箇恭順底事○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以是約禮之實○問行於鄉黨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文便是脩理處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往之有未誠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皆僞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問中庸末章自表錄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待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小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或問伊川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信乎見於事之謂信

集註太全西山眞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文在先而行在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向來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習仁勇而後終之誠那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率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雙峯饒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皆供盡也教以存忠信養心供盡也蓋忠信是行知行皆供盡也

則公之才之美縱驕吝便不是劉朱氏有德無才則不能爲用之說大非雜德吉才非君子之所謂才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集註 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稱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雖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篤確實底人雖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律走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徑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據得這理不可以到聖人雖是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恆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如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恆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恆者若未知學問者也○貢何善人有恆

一章有恆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人者天榘必有何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晝機警緊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雙峯饒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恆者則資質又不及善人但亦能用心不爲惡者也有恆者性地有工夫學者不踐迹而自不爲惡者也有恆字要說說方見在善人之下不然反在善人之右矣其所作新亦當在善人不然則天於亦其棒美者可混混看

集註 大全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恆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爲君子次乎善人者爲有恆○林次崖曰聖人是至誠底資質但未如善人純雜

纂箋 朱子既曰善人只有爲善而不有爲惡有恆者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然善人學力不免只靠資質好亦有偶不是依本分有何心不誠於善之外方得則似與善人亦爭不多故又解曰善人是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若有恆則雖依本分而不能事事做得是也有恆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爲惡不肯間斷已爭事緣得是也故又互解作這要緊人分曉○聖人是天人兼至者君子是天人稍未盡至者善人是天至而人不至者有恆是人不至而天猶不甚相遠者四種人惟虛齋看得好雙峯謂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如自

善信美大而化之是也君子雖學以成其才德然對聖人言猶未化便是未到成時存這分至誠之其病亦與雙峯同但都就誠上說却梳頭

纂箋 戴恆因聖人而思有恆降一步說必非無這兩元脩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妙也若惟斯可則未盡了更思他做其未有復加無恆者而嘆之重嘆有恆爲作聖之基亦不是專外餘意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此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竟未申言有恆之

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或問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一者兼內外之與泰則貧富貧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

愚謂士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者是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說如我窮約邪欲作富底樣此擬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不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士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說用處上說○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德無常與是說人無恒處子是推予存篤矣是不能存篤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病大全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元遵德有闕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運盧諸無恒者自無入德之門元現敢望遵德造於閫奧學未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

準而能以有恒為人門其庶幾焉○勉齋黃氏曰仁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皆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終始如一故能有常今其有不實之心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善人不可得見而亦及乎此又以明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蔡虛齋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恒者無方能有恒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為有之是為無盈為盈為虛為約為泰為泰如是實無而故為有恒者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恒矣然則所謂有恒者只是實實無偽耳人惟能有恒則由此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而聖人君子之地亦可以馴致矣故夫子特言無恒之失以申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也昌晚村曰亡而有一流人優然自附於聖人而不知君子善人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教人蓋聖人早晏之矣。

按林次崖曰有恒是立心如是者此言如此則不可常是說所以有恒虛又苦涉在外之物與立心有恒亦稍異○蔡虛齋曰或以本無是善為仁未實有是說涉學上去

問按或問謂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一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從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貧賤之稱恐朱子本意不是以約泰為指貧富貧賤而言但此二字每有貧富貧賤之稱今借來說見作為耶度約而為俄大指是說下文恒字之事者也看來虛約與泰雖兼內外而言約雖兼貧而少是之謂作為如是之形是之謂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看來虛約與泰雖兼內外而言約雖兼貧而少蓋屬於中泰便溢於外蒙引謂有恒以貧言不可說涉學上不知此只言所以無恒之故在於虛約非正言有恒也何得之有

愚按有恒不二其心原望其為作聖之基也則亡而為有三句雖是說無恒以前事亦必指學問之事而言不應說到貧富用度上去朱子謂如我窮約邪欲作富底樣止下一如字明添存疑又將三句倒說殊財說而謂聖人姑借此以示例其說尤非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或問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存祭祀之殺存奉養齊容之册則其取之也亦不得覓焉於是取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日腹以暴天

經義考 卷二百五十六 述而

欲求其多否則閉見寡寡不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宅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蹈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

精義伊川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橫渠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天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

圓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者有所持循固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次也擇焉識焉不已則與知非有二矣○陵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仁山金氏曰此章開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二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

若夫子脩春秋部多見當時之亂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詠謂○蔡盧齋曰聞見之寡不足以求知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所以求知也若夫則那知無一之非僞此亦是非那知處矣之○孔子言未嘗妄行蓋亦謙辭者以其非聖人之極至也○陸象山曰正夫存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欲行而不知而作不知而行是行的意思錯言作事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種一種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暗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胡奔亂走行一種是異學的人自作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反以成窒礙以講求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反以成支離是不知而作的我無是也有察然自省爲支離這病是不知而作的意而即謂言其求知之方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蓋存諸未客觀一卷聽明一卷海未客觀一卷聽明一卷不說此生知而亦知之次也下之事皆說明律躁不說此生知而亦知之次也

異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

明矣學于子之章亦只邀之云多聞見者學之端未必拘拘分別聞與見也○呂晚村曰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闕疑作一疏并謝邦生知一位○錢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强記也○沈無回曰夫子答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與予一以貫之而此復居於知之次者何也所謂次者對生知言也論其從入非論其究竟也聞見而至於厭識則向超見精微博約聞見之知已莫非德性之知矣特其從人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覺一線耳非

新安陳氏曰擬顏驛士以首二句未是謙辭多聞三句方是自謙後人逐疑註語爲非殊不知聖人不愚得不尷面中事到面前自然知得便出來自是格好更亦何妨作不妄作之呼言今却自言未嘗妄作便是謙詞了。惟必知而後作所以不可無求知之功既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豈有不實知其理者而擧人勞以爲知之矣蓋知是全體明決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是逐件上安排功故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

便如大學之言格物理無不知便如大學之言知至聖人說格物不敢便謂知至故註以爲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其理之說如今所云然則聞與知者也學曾聞諸家皆疑未能實知其理之說如今所云然則聞與知者也學曾聞諸家皆有知之與生知之分矣曰不然也以學知與生知對則學知固爲次生知固爲上以次盡求知之中實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妄作聖人但言必知其理而後可作本章因人不知而不慍必知其理而後可作今却說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是次爲其事而後可作本言實知其理非指知之次字長曾反語由一節生知而來也曰或問引胡氏之說以次爲次於知之功以至於無不知非謂知之者何也曰人但患不能由求知之功以至於無不知耳若知之者無待於求知之功則無所謂知之次矣

率多活出一箇生知來似聖人言外反抽一生平不
最者來說直是心粗在○學者問朱子謂聞是都聞
得好說話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其汎汎何也曰聞汎是聞前言往行與善惡而且以
他將始首尾得失似聞則皆善見則有善惡而且以
見爲汎汎何也曰聞汎是聞前言往行與善惡而且以
論定在那裏惡之不必從何須擇擇故擇只是就善
之中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行也見既是見目今所爲
則凡今人所爲或善或惡都見在我眼裏我如何却
得說見只是汎汎也若當行之以備參考須要想參
考是何如這裏面便有善則從之不善則改之意在
不必參考甚麼○朱子謂知以心言所謂吾格物
心之全體無不明也得於聞見者次之即所謂格物
以致其知也若偏認以心爲知前說人心學之病矣
聽撥明時以作爲著作多聞二句竟是聖人以遺爲
作矣夫聖人當自謂不作今復謂爲知而作非不知
而作則依然以作自認了其說不辨可知聖人於凡
事不敢自任到不知而作則不但智知而且告事於
是憑心起義妄爲妄作無所不至聖人扶持他抵種

只是知上欠上夫其不知亦只是聞見之擇識上欠
上夫也下多聞三句多聞三句只說求知更不求上作事皆以
既知作自是現成也只知之夫也可免妄作之患
何必自把於無不知而騁擇識之功乎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程子曰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皆習使之
然也

附錄 習於不善則又善了一箇樣子不必說童子天性未漓若未習之時見他來見者不是童子聖人又豈以其人潔己以進一人字便知聖人於惡者下一箭直要截斷不與他相接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進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按朱註往謂往日之事如何曰此於字義爲得但文義
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
亡矣彼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爲非
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

附錄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進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

附錄 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彼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逆保其往也此所謂驅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附錄 楊聖意度計較之私而一以虛公之待物蓋意度計較之私則人之待物不虛公而一以潔與不潔與進與不進與之所中先心處之狹

有一物在便是不虛有所揀擇而教之便是不公非聖人之心也○學者問莊不能保其所爲之善惡以去惡人抑惡與善爲不善以退字單指去惡這箇心與所發至於不可不求之勿得而不善言惡兼善惡言非許其既退而復進不善以退字單指去惡這箇心與所發至於不可不求之勿得而不善言惡或問又曰其遠已則往日之不善亡矣然又必待善人心與是存發出來入乎彼只是指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本覺得此心旋不保其往日之不善邪曰以往爲不善何也曰來見之人皆必排斥爲不善之人則往字自兼善惡但便是靜在這裡了也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見人讀書只去究心計他往日之不善也與對門人之惡以違子下善字一般看了○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見人讀書只去究旋自解斷垂論或問與註意無乖異也

意非僅待物之洪也然待物之洪亦包得成德後學之意者舉說成就後學而不見待物之洪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雲峯胡氏曰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宇宙內事求之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着切證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肯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於此即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孟非事宜學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歟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固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同當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前言則是說遲緩步步去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說遽驟步步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朱錫鬯按伯英說是但謂遠難胡子知言上或問故心如何來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

新安陳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假外來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哉夫子所以發此論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詩斯字皆斯字○林次崖曰既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又曰欲仁仁至又似自外而至者何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雖在內而當其舍亡有似失而在外欲仁仁至似自外來耳

雙峯饒氏曰欲仁斯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知既至之後當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呂晚村曰此節爲故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通節大旨爲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次候到不到查滓淨不淨○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漸

以知覺訓仁，蓋亦出於此。後來學術老蘇之蔽，皆始於此。

孔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故能該仁，非虛靈不昧，仁也推其虛靈不昧，爲故活之物，仍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

仁至矣

集註 程子曰：心存，謂仁之時，故存，道心人心之分。仁，無不

心之時，故心存。心之德也。聖賢言心，有單說好一邊者，如孔子操則存，舍則亡，是也。蓋此心覺，其體本虛靈不昧，乃性命之本體，人心道心之不同，乃理欲之分耳。

卽在心存處，便是理得處。本呼吸，爲二也。虛靈不昧，乃性命之本體，人心道心之不同，乃理欲之分耳。

爲人心時，卽論爲良。集所有者，惡及爲物，所蔽，安得謂之虛靈不昧，故所以朱子謂心只有

安得謂之虛靈不昧，故所以朱子謂心只有

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纔覺得此心，放便

歸在這裏，卽說村說，反將心與

欲仁，則仁應一念而至，念念欲仁，則仁應念而至。

只欲仁，便是仁。聖人說一欲字，便是教人做工夫處。

非是命不是，附功，能至之後，方加操存之功也。後

人看輕欲字，不作工夫，都從雙峯說差起。○私欲之

欲，便是壞字。眼此欲仁之欲，便從仁中發出來，仁如

穆淵如，皆也。仁卽我之仁，欲卽仁之欲，我與仁不是

兩箇，不是兩箇，侯

兩箇事物，故欲與至亦不是兩箇，侯

顧，侯平哉，原有來路，非聖人自與出一遠之說，以爲

解辨也。要以仁爲遠之來路，卽在仁不至上，卽在欲

仁面仁不肯，斯至上，豈知只是不曾欲，只是我自有

之仁面我自不欲耳。聖人先喝起耶，翻轉來與人看

之。○仁便不是箇遠底物事，只其非躭心之神，註仁

卽心之德也，首句只虛看，說明便非乎哉之神，註仁

者心之德也，故面不求，故有以爲遠者，是翻乎哉前

斯至立說當善會。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

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

如此。

集說 明道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

也。如陳司敗數昭公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

顧左右而言也。

同 蔡虛齋曰：蓋昭公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

禮，而司敗復舉以爲問，卽此而度其意，是蓋排其失

孟子一事而不以卽知禮，故問之以試孔子，孔子答

之以爲知禮，不過說其習於威儀一節而言耳。

辨 按以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不問於他人而獨問於

昭公素稱知禮之孔子，渾厚中持有吳孟子之一事明見

公知禮少難，孔子意處多，昭公之知禮，終始昭

只看下吾聞君子不黨二件，可見妙在任他作有心之答，冲口道出，與陳

之卽聖人邦只作無心之答，冲口道出，與陳

司敗之譏徒見其諂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

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

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辨 通 同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

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

景公猶云既不能合又不交兵，淨出而女於吳者，昭

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

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

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同 大全程子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卜之，以此坊民，譬春秋錯出夫人之姓曰

吳，其死曰孟子卒。○呂氏春秋曰：古者男子稱氏，婦

人稱姓，姓所以別也，故別子姓，從女，百世而

姬姓不通者周道也孫孔子時孔子在陳蔡記於此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其國而女曰孃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羋是也○胡氏曰諱者何人謂之蔡叔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蓋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猶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也○呂祖謙曰蓋字只據論語與魯秘而言

集註 呂祖謙曰孟子二字魯公以惡人者國人因其惡而惡之上加一吳字魯公不得而辭之而聞者絕倒矣所謂用于不刺于皆也

集註 按司敗既於臣前議君又於弟前議陳則司敗之不知禮甚矣聖人如何與他說學曾謂巫馬期竟無一言想也是此事聞不得以聞與之不知禮可敗既表而出之矣巫馬期聖人自守君臣之禮不得以臣子面議先君之失與鄰國之臣亦不得於臣前而議其先君貢傷他一番則於聖人既無所發而司敗亦可以壓服矣惜乎其未有言也○觀朱子云取吳之事非昭公故爲之亦是備其變不得已之故況不日孟姬而日吳孟子則昭公已知其非矣死此春者

潛厚曰不必以孟子爲昭公之恩匿人而加一吳字爲國人之議昭公也當日百兩將迎國人明見如何悉得易哉以子存昭公如非禮不安處不厭處此魯所以爲聖德之過也讀書要在大處看不可自尋出失利藏巧處學曾問胡氏謂孟子者魯人諱之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議之何如曰此殆不可考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而去吳者惡是聖人貴筆削來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集註 大全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當可謂娶同姓爲知禮矣若言爲君諱之意則泛泛已甚而夫前對之本意矣蓋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酬酢之間其天理流行如此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吾司敗與則可謂兩盡其情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直彼蓋知直之爲公當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是知也徵夫子大道其隱乎○紫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負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

遂無婦婦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集註 中州金氏曰丘也幸句當思司敗此等議論是千古公案一幸字掩飾不得三代直道猶存未泰隱諱爲世教之幸而得改非也

集註 按取吳之事之有無聖人也不管他昭公取吳之知禮非禮聖人也不管他只自論爲過而不辭遜與是當君之過學者問爲君諱惡似不是當君不可爲聖人想是爲君父惡且自屈論了日臨不知禮聖人却代他辨護指之爲相助匿非這過也無可辭處正與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相類孟子也不道周公不是過○荀字必字妙指平日言語本事而是聖人深處之妙然當下過字却是何過亦不得脫却聖君也中州金氏謂司敗爲千古定案掩飾不得聖人隱爲世道者人心幸如此竟是聖人深慕司敗面賠護先君矣論却幸字緊賠丘也說有過必知妙是幸處何得容蓋支離乃爾聖人只說知不說改以此過原非可改之過這却看得好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頴者宜詳味之

或問聖人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代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其善而後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恐亦非存意於爲也始和之時自然中禮處非存意於爲也

集說 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做腔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合再歌而後和之不與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之便是聖人善亦不得而掩人善處○集註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盡和以掩謙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說將來提他底則是掩善○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剳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此候歌者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

雲峯胡氏曰此不遽歌之善者賢天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新安輔氏曰詳味首尾節奏之備○新安倪氏曰使反而後和故謙遜意懇至故審密○林次崖曰使反而後和之初不急遽氣象從容也見聖人謙遜也欲得其詳審察也使彼得自見其善不掩人善也○呂氏村曰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孫登一篇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衆善之無倦詳數而緩決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纏綿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慕虛齋曰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俾其歌而益使之復歌彼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却從而和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反復也復覆也去聲遽音○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新安陳氏曰詳說文云詳審也從言羊聲羊善也與義美祥通用○集註云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人多誤看以爲始歌之不得其詳必俟復歌乃得其詳而取其善不知朱子之意不如此說蓋始歌之時便從而和之則無以得其詳審察也使彼得自見其善不掩人善也○呂氏村曰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孫登一篇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衆善之無倦詳數而緩決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纏綿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慕虛齋曰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俾其歌而益使之復歌彼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却從而和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反復也復覆也去聲遽音○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新安陳氏曰詳說文云詳審也從言羊聲羊善也與義美祥通用○集註云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人多誤看以爲始歌之不得其詳必俟復歌乃得其詳而取其善不知朱子之意不如此說蓋始歌之時便從而和之則無以得其詳審察也使彼得自見其善不掩人善也○呂氏村曰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妙古人謂孫登一篇是聖人樣子亦是此意

此理也躬行即行此理也何必於下句衍添之道二字乎玩本文文莫吾猶人吾字與人字對是吾猶乎以及人也躬行之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吾字便與於予字對是吾便及不得君子地兩下對看甚分明今見謝註舊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語頓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意脈迷要添出道字不知本文躬行內已包存道字在不必添注也

疏揆文易而行難文緩而行急故欲人從事其難者急者而後其易者緩者然到得躬行有得時却已不難於文矣而緩者若得安者徒向文殿實去躬行愈遠耳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荀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集說 其德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雖聖人則不厭不誨正謂弟子不能學處

集說 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難非聖人之極至而未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謙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林次崖曰仁以理言聖則盡仁是也語錄大抵自然而到聖人地位如何不是第一等人夫子正爲謙讓未遑所以辭而不居而以爲誨人自任也已至於聖仁者固不待於爲之而其誨人亦非徒有意於不倦而自誠之矣在夫子口中正要說得安穩懇懇殊方得生歡云爾至非聖仁之至繩亦不已者不能不厭不倦自是正唯弟子不能學中語非聖人口中語也○學曾問博濟章尔子以聖指極盡地頭而言仁指全心德全而言茲以聖爲大而化之仁爲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似仁猶未至於化何也曰博施濟衆須德位兼隆者能之故以聖爲指極盡地頭而言今人以聖稱夫子而夫子亦以此爲之謙之旋知其爲大而化之聖未極盡地頭之聖也說曰聖

又曰仁故仁只是仁此心德之全猶有未化處究竟聖人口中未嘗不重分他等級上○正唯弟子不能學非公西自嘆其難及弟子亦是大底箇只是深與夫子說仁之實而推也神情態在正唯二字子貢見得夫子不敢當推以勉然者自居實見得為不敢當推以勉然者自覺得猶有欠缺猶有依戀是望道未見惟日尊尊之意故以為何有於我亦實見得未能實存也謙而又謙原無背誦諸儒多說成聖人有心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決非孝子之全君子立為是戒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球之矣蓋所禱卜筮之者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亦後世一決諸理而不俘其於其實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子以禱非為悔過遷善新神之佑何也曰禱雖為悔過遷善新神之佑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後有禱哉諸說之外別強二說亦為得之○朝氏曰禱之為禱非正禱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被聖人之立制猶聖訓之類焉然君子不自為祀而已又安取禱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神與人一理天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禱乎而知之矣而行之少而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禱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馬虎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一樣却是他心裡要悉仔細不恁地失枝落節大步跳過去說○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轄黃巫禮始以其說誣民蠹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憮然不足者須姑隨世俗而勉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賦事君親頊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趙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某向為那禱早時如昔例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為之但子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子路前禱子曰有諸要知子路之意是如何寫出他意思若是再說來卻跨動不得方知得他意思著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便是有此理子路若

要隱但在我不用矯耳
大全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矯之過非謂
欲矯盡天下之人皆如聖人之意益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承
有中氣盡孝子之情五視博言之士二親日門日行
○問聖人之意益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承
行固已合於神明歲日聖人固有不易其聖時節又
有直截攢簇無所揀擇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
文之類蓋謂有不可矯者
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矯為無事不必
雲峯胡氏曰矯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論自是
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雨軒張氏曰子路請矯
之以有諸己之理也前輩深省夫子路未遽獨
而夫子告之曰丘之矯久矣蓋矯者
如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俯用矯也而子路未遽
舉誄以為誣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矯久矣蓋矯者
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
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造於神理是則當矯也若夫空
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

矯久矣酵氣謂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呂
氏曰丘之矯久矣即此見矯之有理即此見矯之
貌村曰丘之矯久矣即此見聖人之敬天其辭氣之
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其辭氣之
同如吞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潤枯渠無不充溢古人
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事會來
○蔡虛齋曰子路請矯於皇神欲為夫子悔過遷善
以所神之怙子曰誓然有此則丘矯久矣求不待今
日有疾而始矯也
○按有諸是問子路可有此理不是問子路
只是引誌言誠有矯之理非後夫子
故有之之對所得矯失其古矣
○止反無憶暨存不必矯者增人亦不得能也矯
但自反無憶暨存不必矯者增人亦不得能也矯
者悔過遷善以新神之怙此是矯之常法故聖人
言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必言其承子路為夫子疏必言其
悔過遷善之極功終始之序亦共言其素行合於神明而矯
則子路為夫子矯亦共言其素行合於神明而矯
悔之所謂矯固公之志未遂則此矯關於世道人心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仇為害其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之貴從學之久猶不如聖人而以悔過遷善所神之怙耶此意須得

奢者是不孫儉者是不固自是不孫勉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須
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問奢
非止謂僭礙犯上之事只是有奉張侈大之意便是
否曰是
大全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
道然奢而僭仇為害其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
奢也寧儉之意○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

禍之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
終必至於此○呂曉甘曰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
即固也儉則固耳其時有游惰有浪費如晏子一狐
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拔
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貧而喪行乎骨肉哀
刻及乎鬼神作法於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拔此自文
○林次崖曰看來不過固陋是流弊奢儉底人初頭
未必不過固陋其極則然放曰流弊語錄曰所奢底
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此
說是上曰纔奢他不過非是北與前章禮與其奢也
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步說
○按則字自有商量意思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儉底人便有鄙吝底意思
君子於不孫儉自必至於固兩邊都要會得林次崖以語類為疑尚未通耳○前二
句仍平遞下句方用側筆

讀故與貫者也亨谷是脉重下半截之詞重在倫不失之本也與其不孫也寧固不孫之爲害大也寧固不孫之害大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胖

新增 君子坦蕩蕩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新增 人全南軒張氏曰正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物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慊不性所以舒

新增 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身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時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蔡虛齋曰君子循理不以得失利害爲心故坦蕩蕩小人役於物則患得患失心無時而已戚長戚戚○坦蕩蕩猶云光燁燁不可以坦字當蕩字解長字

新增 呂晚村曰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用字只看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覓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應合也

新增 按倫章分別君子小人多在立心處事交接與衆上言之此章與論泰章上截雖似彼循是在外邊糸象上形容此則直論心境上故曰蕩蕩自然之樂隨時隨時都是如此程子心廣體胖是說誠意後乃能之非單指意說也循天理循字要看無勉強自然不合乎天理須知君子不以合乎天理而遂放懷自恣也憂勤惕厲無時自怠慢也

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一般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是何如蕩蕩小人役於物雖有意得志滿之時未得患得已得患失不似陰陽戚戚就是實事亦有戚戚故曰長戚戚○天理原是主乎易底故循理自是坦平既坦平加許不寬廣是蕩蕩坐於坦不可以坦字爲虛字也若小人之長戚戚其源頭都是行險僥倖是不平坦此須說明小人存得意於肆之時亦似於坦蕩蕩者而不知其無時而不戚戚也故以爲長戚戚戚時不可以長字對坦字

新增 外也小人不廣體便不胖此坦蕩蕩者有諸內而形諸外也小人有時歡樂而無一時不役於物節無時不要於心纏憂於心便形於外亦有不可得而歸者故亦兼內外而言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門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新增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意思不猶便作有溫意思大抵只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上曰屬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嚴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夫恐過處是○此疑是說聖人德容偏而稱舉自齋之命篇已如此而集諸說然不可不知○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辭氣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說夫聖人容上面說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如何

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差處底事力只是養底工夫下到此更用力不得若是趕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便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箇不違如愚養如煉丹火氣已是更不添火只以驗氣候成就而已○瓢飲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如此不可以持久布摄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遇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蔡虛齋曰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矣故此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是於容貌也○呂晚村曰旣非容貌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厲恭嚴圓和而字是併合詞非轉換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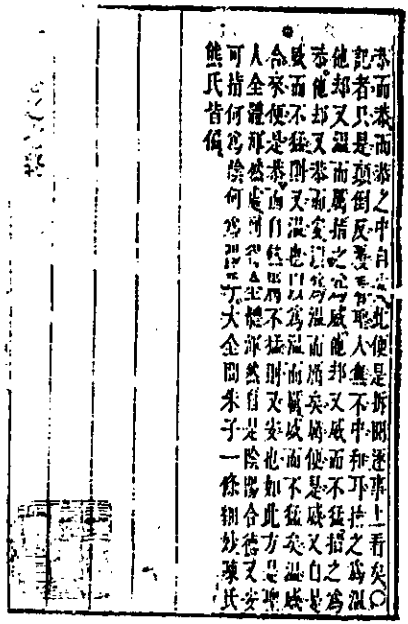
新安陳氏曰帶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最威儼戴陰也安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德性根於外威而不猛也德性根於中禮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莊嚴而其發必猛也威而猛則爲物所憚存病然威矣恭而不安則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存病然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布摄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遇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蔡虛齋曰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矣故此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是於容貌也○呂晚村曰旣非容貌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厲恭嚴圓和而字是併合詞非轉換語

勉齋黃氏曰三事皆聖人之德總而充之溫於中而睟面盎背而然在他人溫則不厲威則不猛恭則不安安則不恭如伯夷柳下惠之氣象猶在而偏者下惠則溫勝厲若伯夷則厲勝溫○集說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如此不可以持久布摄於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

謝氏曰三事皆聖人之德總而充之溫於中而睟面盎背而然在他人溫則不厲威則不猛恭則不安安則不恭如伯夷柳下惠之氣象猶在而偏者下惠則溫勝厲若伯夷則厲勝溫○集說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如此不可以持久布摄於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

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推其不偏而中是以不厲而和推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放欲陰也安則舒泰陽也安而恭則陽用剛而體則柔溫與威皆屬一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以下半截結入上半截中人知之矣又曰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再推而言之則又自有溫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而厲威而不猛之中又自有恭而安底意思可知矣所以見一箇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之妙本章形容聖人十箇字亦八字夫曰渾然陰陽合德則知本章形容聖人十箇字並指陰陽不得此未子謂只是就大體上看與鄉黨章逐事看者不同也時解動云有時當溫而溫有時當厲而厲之中自不猛有時當



恭而泰而恭之中自有泰此便是拆開逐事上看矣○記者只是頭倒反覆耳聖人無不中和乃指之爲溫能邦又溫而厲指之爲威能邦又威而不猛指之爲恭能邦又恭而安指之爲溫而質矣爲便是威又自是恭而不猛則又溫也自然爲溫而質威而不猛矣溫威恭而不猛則又安也如此方是聖人全體渾然處渾然自是陰陽合德又安可指何爲陰何爲陽二大全問朱子一條細妙雲峯胡氏皆備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同逃也無得而稱其遯隱微無迹可見也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昌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況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深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illegible]國曰何以言三讓之爲同讓也孔古人辭遜以二[illegible]

[illegible]國曰何以言三讓之爲同讓也孔古人辭遜以三辭爲極讓而所謂三讓者同讓也一辭爲讓再辭爲固讓三辭爲終讓故古此所謂三讓者同讓也今必求其三讓之則得其爲至德何也三讓美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前又隱幸其遯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意名之耶矣是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喪以廢喪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爲稍孟季受之不爲貪不赴喪以傷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

[illegible]同拳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大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今更仔細去看這一節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武王則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泰伯已是不得全德了一必了曰最如此

義則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殷紂之際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則這裏無讓處下曰却伯泰伯不靜德地位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也存後得不同處范益之問文王如何曰此亦不肯明說後得較詳後武王不肯伯地位下疑使文王殷脈也須得較詳後武王不肯伯地位下疑使文王既殺紂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所以頭得大故能集起當時封恐不肯德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便得也有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是有未盡處蓋周旦武王既殺了紂有殷子賢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點看孔言並事也疑曰也疑說○陳仲亨說至德引范明朝所論者爲疑曰也下是不然這事但他後得禪寮和殺不得武王攝暴泰伯則是不能應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爲諸侯太王勇商自是他用人倍他其心無此等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當他武說也疑但文王不是無恩最說出勤泰代宗之類非他

記名採蔡于商山逞之剃髠附冢身[illegible]
[illegible]之殷示不可用古公亦泰伯[illegible]
[illegible]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illegible]洪氏曰[illegible]
也何以得知泰伯泰伯當安帝[illegible]陳[illegible]
國人稱見其遂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illegible]之
而[illegible]之盛德文子[illegible]之義[illegible]
商周興仁之際而[illegible]全君臣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我其遂也泰伯不從三[illegible]
[illegible]商之志者一則以商道[illegible]二則以[illegible]
[illegible]又以孫昌之聖有[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王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荊蠻者[illegible]
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illegible]商之志[illegible]
[illegible]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荊蠻[illegible]
[illegible]君之舉而嫁[illegible]也[illegible]
亦因其不從[illegible]是事也自太王乃[illegible]
王乃克商而有天下[illegible]是[illegible]
是終太王[illegible]商之事耳[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天下[illegible]
伯之所讓也○泰伯若從太王[illegible]
商之志則天下[illegible]

泰伯有矣敝曰三以天下讓非以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勢泰伯也有天下矣[illegible]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有天下至泰伯僅當朝諸侯有天下矣何以見之泰伯采藥荊蠻而人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裔周邦之登以天下讓乎足以有天下故大王[illegible]
歷正[illegible]泰伯之讓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illegible]
不言[illegible]泰伯之心以天下讓[illegible]
夷齊讓之所[illegible]君臣之義也泰伯所讓者亦君臣之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泰伯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慶源輔氏曰恭愼勇直只是理只是合當如此若不合恭便却恭不合愼便却愼不合勇便却勇不合直便却直無他若不合當而強為之則皆為無禮之病

大全朱子曰或如絞而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慶源輔氏曰恭愼勇直四者美德也然用之不以禮則反為四者之弊○舉此四者而言見其不可無禮非謂禮當恭愼勇直之時一味恭去愼取勞苦也林氏說得好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illegible]上行下效也[illegible]
[illegible]此為論自為一章如張子說道理反不明快上[illegible]
[illegible]章通說曾子之言尤為可玩[illegible]親喪故舊之不厚與不遺亦各[illegible]隆殺之不同[illegible]
[illegible]使是愛無差等之學矣趙氏[illegible]觀其[illegible]
[illegible]功德天自是如此等資禮士之典與此章[illegible]
[illegible]民之意勝一般矣[illegible]公所謂公此二條自在[illegible]
[illegible]大臣無未備之外可見[illegible]厚字對不遺仁字[illegible]
[illegible]之餘意仁之所要處是說[illegible]故等於說明民興於[illegible]
仁興仁事是為政之事由說[illegible]方推到[illegible]君于於仁故曰[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仁之治[illegible]若[illegible]遂民德篤厚却只能[illegible]
[illegible]此是分開細說[illegible]
[illegible]故曰[illegible]便有[illegible]說意至之意故[illegible]
[illegible]只是推恩不棄之意與[illegible]不倫只是說本歸厚之意[illegible]
非棄民於[illegible]也

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illegible]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卑慢惰慢安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能莊而已能誠實存焉則正顏色所能近信矣言不出於鄙倍則其出辭氣也必至於理能遠鄙倍矣皆氏亦以為君子於特字向可說動字出字當可以為做工夫處正如着衣吃飯是做工夫處此意所以不是說正夫處便是

初學未能時須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
之者正顏色到熟後自然近信須是出辭氣
自然遠鄙倍○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
辭氣斯遠鄙倍須要合理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
暴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遠鄙倍如得孔
子如此說了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方自合
信他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氣
之前又云正顏色者要相似說合當若得箇道底得
矣動出容說自然誰正字却似有箇做他地面貫不然者若容貌之動
辭氣之出却容他不得○問曰三者以動容為主
曰酒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他致但動容貌遠
暴慢便不遠暴慢便不近信便是不近信
便不是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
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有質好者纔
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有質還慢者須大段著力做
工夫方得固執徐仲車從容安定彔一日頭容少偏
安定彔隅聲云頭容直然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

直自直不歪有箇心又要小南和尚偏靠倚而坐其
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怎地無省察處小南聞之聳然
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箇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提
便轉終身不為○動正出三字皆是輕說動君子所
貴於道者皆平日功夫所至非臨事所能拘束譬豆
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己者為之如
有周旋應對之意便可有周旋應對之儀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
之五事便有庶徵之應以籩豆之事告孟敬子必其
所為有以須稱為務者○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與
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
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三事都輕却不可
於中自分兩截某所以彼說為然者緣看文勢
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
者為語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及下數其
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為文器數自有官守非在所
當先而可貴者舊說胡氏人安有此人安有此
動容貌者而便謂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經而
面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

者面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利道之所以
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遠暴慢正顏色自然近信
辭氣自然遠鄙倍近信出辭氣自然便能遠鄙倍
近信見得分明○大全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
涵養之說也又本朋臨事持守之說也皆說得有根
源却在三言之外走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日下則
隨洞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續密親切既可以包
平日涵養在內又從日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
前皆無有頃刻之違○朱氏公遷曰此指教之功貫
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指其統象也中而
見其功夫之深能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端之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此孝弟忠信而言動容貌即可見
也○趙德興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
正即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
者也是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

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
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義可有試
言不獨修身之要就有急于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
君子所貴之道而曰乎道此有分別道字是全體字
所貴者三是統中擇其緊要者言道道字詩到下文
籩豆之事君子所貴之道則恐不為主曰君子所貴
者則有三事何也動容貌便遠去暴慢正顏色便近
信出辭氣便遠去鄙倍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為政之
所以呼貴其根本全在存養蓋乃能得此○辭氣
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辭本于氣此氣字
則養氣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況此兩字重疊并
不得橫生出個重氣字之說○新安陳氏曰后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
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指在即平日涵養於部時者
省察即日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

不見可校者也二者俊劣兩不得言而喻矣然句平
者說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存厚薄不可
以此概被面反陷於躁等之失也用力既深則無如
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意焉有俺之
之意焉亦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得
於自反今曰君待自反則況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
者驕也彼之者狹也俺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量
哭氏曰子貢多聞識於顏子乃其間一知十皆子力
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人一等也如何曰即其
[illegible]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此當人十事
壁得九事那一事便不得謂人○問犯而不校曰不
是若論他犯而逕去自反蓋其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句從舉例推說心德宜合承不宜分項
[illegible]按朱子說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事變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做此則能以多聞寡識隨手取辦非是能之造其極實即是有之造其極也有若無實若虛二句却不可但作承上二句說上二句單說聞此二句不單說聞是亦知行皆是如此總是見得義理之是與人時性自家發出都是如此無窮而已犯而不校是自不覺其可校非見其校而有意包容之也雙峰謂校則直在已而在人反說有心發出他而非顏子分量那氏不必得為本已成有心發出他而非顏子分量不是矣是全不見有得失意蓋引太落於僞矣
未是
[illegible]按以有若無實若虛俱為知道恐撰子敘量不像在如上見犯而不校亦只在德器量寬大上看亦非單以行言也蓋引為能行人所不能行頗覺牽強○此是想其盡然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illegible]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重子氣象[illegible]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重子氣象○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達得伊周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文云云[illegible]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文云云[illegible]代王霍將軍之擁[illegible]聖人教人做此是聖人事業[illegible]聖人教人做此是聖人事業○問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過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中人以上是疑詞如不勉而中處也未見得百

人如廣海西公時能又不能拒燭也得不廢也得方饑花那裏○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貸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自家雖無奪之之心却被別人奪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自家雖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蹉能死也只是算柱死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才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表但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婦人只是死濟得事○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問如霍光當得此二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事則大節已奪可以託孤寄命雖資質高又臨大事面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illegible]有資質高

立時處堅忍強屬擔負得去意又曰弘乃能擴充仁體任重是能擔得去前面倒了○問一弘毅是爲學工夫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若不可一日無此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一旦如此曰只如剛毅木訥之人不知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如易曰九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頹靡東縻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緣了不弘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親切不毅便是弘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親切不弘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親切

情病痛來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如何是置得○問如何是弘曰討箴小小利害小小得失福禍如此等若是不弘說道自家不義承當說過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著得如達學也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便是不弘只得些了便即是處○問毅訓強忍粗而言之是硬擔當着做將去否楊氏作力行說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氣象至程子訓剛而無欲則無規矩而毅立其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日今舉立是說後來

【精義】明道曰弘而不毅則無以居之而道遠事擔子須是硬者梁漢方能得○伊川曰弘大則規模宏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或】大全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納大事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能鳴之是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容而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而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以爲之必自志此弘毅之反也○新安陳氏曰寬則容衆之多廣則承載之洞強則執守之堅忍則

貞荷之久○呂滏村曰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不仁所欠處○四方上下曰宇宙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不是兩件事非弘毅二字一滾說下

【或】呂滏村曰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

【精義】不仁不能爲弘毅也

【或】程子曰弘只是心裏無所不包容不狹量上有毅只是於弘之所能勝者嫌有而無規矩也弘毅未便是無弘弘毅方是有仁底胸襟子必到全體自然處方是仁之所欠處流源上說

【或】問曰是如此若說弘毅正是仁之體即仁不可以不仁時太說快了曾子當日該合下便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也語類問弘毅工夫久方能如此朱子曰便要弘毅不可一日無正此弘毅有多少工夫在下句任重道遠只解說任之重而道之遠處

而弘毅之候工夫處如未之說今心裏欲小者受不得須反之而至於弘力量宏毅力量勁當不矣須反之而至於毅重是弘毅前候工夫已只申明任如此之重道如此之遠耳能至全體不分心是從弘毅上去到至處恐未必然是說弘毅是橫說豎說也○弘是橫說豎說毅只是豎說弘是看來闊闊裏面事

【或】客受不得要請甚麼當能寬廣了裏面却有箇一定規模在方能硬着肩去挨這擔子不然如何負荷得去挨不動他故朱子謂無規矩自不可立後却轉動則亦難立故朱子謂難立是說後來

顧校客受得許多道理只是說現成一箇弘宇逸樣何可不弘只是夫只以一非虛心不自滿足者先要虛心果能虛心則得益已別無窮盡也○度量寬容豈不是弘然心中容許多道理則

不止度量寬容而已
重特弘中一件耳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陰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則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仁須是兼得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又須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仁得之不易得之後已是不容易

智之面飾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感百
異刺讒諛之言其言近而易曉面樂容詠歎之淫聲
以淫泆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
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故學詩之道必從
度數之詳其積至於三百其義至於三千其初若甚
難強者蓋其未學詩也先心學幼儀矣及其學之小者
自爲童子而不可綱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
者又必歷階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脫屣
之會節奏之來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
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進於宗廟朝廷之上而與禮
辨之養得以正到而不亂也至於樂興聲音之高下
舞路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窮其所成心也樂興
和其心志使人論樂淡薄而安於仁義者之質又
有非思慮之所及者必其長養反在詩歌之後也
古人自小時學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
學詩學禮多矣爭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

次第如此○謝顯道初學時拘已
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次第如此○謝顯道初學時拘已
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次第如此○謝顯道初學時拘已
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

力也節文即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立之矣而復以樂和之則其所立者又皆發於自然之中而無勉強拘迫之意矣樂之為物能動人之善心而感發興起之意如此然其為說又不止此蓋古人之為樂其中必有成法其上必有師傳其下必有學者其為之也必有事焉而非苟作其傳之也必有人而非苟傳其學之也必有時而非苟習是以其感人之深如此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其興於詩也感發志意其立於禮也恭敬辭遜其成於樂也從容中道皆所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難

新安陳氏曰興起感發志意也興於詩者感發其善心也辭遜心之發也見各不同其實恭發內便有辭遜意思如禮中自有讓讓乃禮之實不必過分如與物交接亦有致恭致之將意但以為本二字卻不著在外讓若在內做蒙引亦不穩詳註但言因人心有節文之會節奏之來而樂氏則謂外有以因人之耳目節奏以禁人之淫心是志為事物所指事者非在內矣節文之不善者亦須因其節奏之中也說禁非心通志在興於詩上亦可通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查滓故學者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銷鑠得盡不消說箇善字自然渾化只常將來酒洗洗過便心細而不麤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底須有先後然成於樂又是無所用其力○先王教人之法以

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

有五聲六律十二律若通論人心今之樂雖與古異然聖賢音律則不得以爲樂矣方行因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平和已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而今作俗樂聽人也聽得人動先主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詩較感發人處在先聽歷聽整齊這頓當處當整守始得樂則如太史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感發前所得也固是他感用力不出然自然而不安於爲之意問樂則可以感化又感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問注記樂者亦有本末之說至於樂體仁樂和而自和順於道德而理得人以五聲十二律爲樂之本若不是五聲十二律皆存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能得曲折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存只他樂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

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作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亦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那用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三年學舞勺二十成童舞象舞大夏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教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誦小舞舞勺成童學舞象舞大夏一齊子細節節于在這裏那裏方得他力量小時所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歷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學樂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時便得力詩者感發興起之物易曉可以歌可以戒歷代興廢精神有言語可說歷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感動於彼而聽者自然莫動感發技能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所命變與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定爻教他德性其教之以樂亦在其中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相奪

樂之未相揉雜同奏不可揉雜以亂之如何見得禮在那裏○問注云樂有不揉雜五聲十二律和聲盡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節之宮聲迭爲君聲而不可亂猶君臣之不可亂也商聲迭爲臣聲而不可亂猶官職之不可亂也角聲迭爲民聲而不可亂猶人民之不可亂也徵聲迭爲事聲而不可亂猶事物之不可亂也羽聲迭爲物聲而不可亂猶財用之不可亂也五聲和則無怪懘之氣六律和則無昏亂之事是以神人和矣○問注云以黃鍾爲宮則是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黃鍾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又長四尺六寸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下而商羽三聲不過以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大蔟是也蓋用其中數間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樂之其聲和矣不然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存清聲只說四者蓋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

場帝令人取其牛數爲子聲兩宮律之遂餘則用子聲

案人又按其說曰于聲非古有也然而不用于樂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着用子聲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鍾爲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檢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則第六七絃即是黃鍾大簇之清蓋只用兩清聲故也

周大全前漢志云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爲聲之始陽主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二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陽火者以其微濁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陽金者以其兩大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陽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陽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取象甲取象丙有甚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皆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

呂晉伯曰律陽氣也○白虎通曰土曰羽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鎛鐘此八音也○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嘆生焉嘆之不足而舞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與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若子於樂政熟其事或鐘或磬或簫或笙或塤或篪或鼓或柷或敔或琴或瑟或歌或舞生而樂

立於禮成於樂也如此看來一於字却有三四面○學者問朱子謂興於詩是小底立於禮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何也曰詩興其好善惡惡之心則自然爲善而不爲惡此間便自有立底意思故曰是小底立於禮但方興起時未便能不爲事物所搖而卓然堅定耳惟有恭敬辭遜之意而又習夫節文度數之詳乃能立也然恭敬辭遜雖能堅定不搖而性情之間未必那發查滓之盡祛則猶未見其成也益大凡此性情耳與起於詩底也是造箇養成於樂底也是造箇應興於詩此學問一貫之功而非有二也○藏按朱子云詩之興感人最易樂之和平人最難入然詩禮樂之教上若重在人之能興立成則非成功以後之次第矣時舉再言之此理之源頭則可若就此以講興立成工夫不難案詩禮樂爲無用之具矣與西山謂以莊敬治身和樂養心興於詩禮樂之本得之亦是發明朱子去古既遠

樂則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彝也性與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學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

集注 問民可使由之曰所由雖使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不是使之知也只不定是不可得而知之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底是不能使之知○愚元民可使之仰事俯育父子之道爲天性可使之弟走服役兄先生云今民自人有其常然及諸友聚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奈又上門逐個要解說所以當孝

者是如何所以當帝者是如何曰是無緣得如此順
乎張子謂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有
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
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知此則前面方推心
去事親隨手又便去看後等撰取這箇仁箇面方推
自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者一心去等撰取這箇義某
二心矣譬家便是如此其爲說曰施便要你究得
馬施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捨己芸人服使勞都是
互他便教你承當說取所以謂之得機若必欲
使他如之少間便有這般病痛某當舉子部之說以問
本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
認取箇義如此時事親事是却是沒緊要底事
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理字先生笑曰然張子
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賢字便是有此病子曰然張子
當初固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
得來放寬蓋收拾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謂仁
之病曰大槩一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
至過以意揣心便是張子部與解釋之說方編錄這事便又使此心
去體認少間便容人穿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
有此意在何必舉之或問舉注或欲酌集注或存舊注之說
便是此意以爲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破考
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某人伐討天下
謂臣殺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爭鬪不已爲之奈
何太公善王之問教之以繁文縟禮以持天下如爲
三年之喪今類不行厚葬久喪以直其家其意大槩
說使人行三年之喪庶幾子生兒得人多爲賦之意都是
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覓得人當以俗觀之意都是
這般無稽之說○此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
盤只說遷都同詩只言使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今
分曉說只是說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
微則如何說得他曉

大全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曲之而不知之也

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知重知同在庠
序學校中而由者爲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
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別之
矣○可使民可使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別之
王設教上說者然視民之眷質如此聖王之設教
亦然偏舉一邊不得○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
一理○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要止盡
在其中固有勉強亦有隨然不許明白底一
雙拳使民曰兩之字各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
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蓋舜禹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
得仁爲是爲非則從仁不從暴而民不待不服其所以然矣陳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林次崖曰所者身之所行也知者心之神明也由
是由其道知是悟其理聖人之教使民由於道而行
則民莫不從若不明心知神會知道之
所以然此必在人之所得莫可以強勝故曰不可
使知之

義之類理却有當然所以然之不同今且一箇理却有當然所以然之不同今且
謝諱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實在分量謝諱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實在分量
勝耕自限耕而之字不合併自合併矣若先要勝耕勝耕自限耕而之字不合併自合併矣若先要勝耕
合俄則上下纏做一團反不見可使不可使之實在合俄則上下纏做一團反不見可使不可使之實在
分量矣○本章只就民說見可使者如此不可使者分量矣○本章只就民說見可使者如此不可使者
如此至後來亦可知則亦可不止於民而爲士大夫如此至後來亦可知則亦可不止於民而爲士大夫
此皆推其究極而今晓村却解說見由者爲能知此皆推其究極而今晓村却解說見由者爲能知
者即士大夫以上道理本當不可通而本文之意故由使知聖人原無兩種教化工夫使有者即士大夫以上道理本當不可通而本文之意故由使知聖人原無兩種教化工夫使有
勢來民血誅多事使知亦不過如此然只得他由不勢來民血誅多事使知亦不過如此然只得他由不
得他知聖王只從容以俟之耳豈有訓法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
以貧賤爲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肯爲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肯爲亂右
章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爲人上者其
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又不
幸而貧有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
月盛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
致亂如東漢之黨錮

程子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當激成
推疾之甚必至於亂

大全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衆於作亂之勢而又
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是也其
勢迫使然則以不肯之心應之理其不仁之寿以求免
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
○呂晚村曰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
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稱存爲之季代之失天下
多乃知之人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本必遂至於亂疾貧
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
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
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
亂乎○呂晚村曰好勇疾貧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
亂決其一不足以造亂

新安陳氏曰好勇是氣質好勇是致亂之本疾
貧是遠亂之機論語中說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者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與惡勇而無禮者攻則其
急殺如疾勇便是致亂根子加以疾貧則離畔矣若
疾貧世間甚多不能致亂必須好勇以濟之殺如論
語中說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意重好勇非上下對舉之辭若好勇不疾貧不肯爲
亂疾貧不好勇亦不肯爲亂則民交互說來子謂其
小異者此也集注好勇而不安分加一而字說自
明○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只是說
疾之不已甚耳程子推出君子當教養之語以仁
而化不仁也雙峯推出功能誅則誅之語以義而去
不仁也皆是推究一步說然二者之亂皆在上有

徒者方能行之若君子不幸而在下位見不仁之人
寘不能教養又不能力誅其勢亦不得不疾惡聖人
平放在寬但言疾之不可已甚耳疾之所以自處其惡惡之勿深之不至於亡漢所以寬假其自新之
路

驕奢好勇疾貧之心有意為惡者也不在而疾之已甚有意去惡者也故此章之意專為杜亂而言至好勇則當教之以化其血氣之剛疾貧則當養之以裕其衣食之本至不仁之人可化者亦當行教養之方不可化者固當有刑威之用皆聖人言外未盡之蘊以此等為驕不世之帝皆是其為害可勝道哉

人或者如其為害可勝道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歛愚謂驕吝雖有盈歛之殊然其勢亦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新編 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之大權勢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握發吐哺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生民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

新編 驕吝是根其所有以論其所無言使周公無是驕而今有一種人會得驕不
新編 又如將來驕人驕是發於本吝是藏於中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却是枝葉吝却是根本譬如草木發生處是根本枝葉處且如我見一般人自恃他吝惜不肯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恃他會說道理這自是他本領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恃他會說道理這自是他本領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恃他會說道理這自是他本領事合當大家

要足此句方見本文特舉周公之意而與程子此言驕吝之不可也意相協○其餘若才使驕且吝則德喪矣○呂氏曰此言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驕不關才事若論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于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直說云耳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況才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爲也周公二字是才美二字偶然引看重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

集說 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不能於德而能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何上一着

辨按朱註明云智能技藝人將才字看做經天緯地之才便過了美自無驕吝不知經天緯地之才便是德之發處但無不善亦自無驕吝此才字只是暫能技藝所以輕看了才字驕吝輔慶源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

足一段議論極好如做看差本章才字此才字如固天縱之將理又多能也之多能一般不多能亦不害其爲聖這多能却又是指上底故聖人設言其有驕吝○驕吝便不足觀無論其才也才無才也仰視之才不足觀爲何如故程子下甚言二字以發之若反重才美則失之矣○人於中着一且字至驕爲者是驕吝是故聖人所無吝是驕吝之根本朱子自謂發除盡不必便富五說○學曾問類謂夫驕吝只是貢驕真吝便割破漆黑不驕吝了即算有德吾曰猶自有驕吝而於德猶未備者亦不可即指此以盡德也程子開驕氣盈吝氣歉驕吝自是泰分上事不驕不吝亦只是泰分上少矜高即當未善無益於德但即指爲德則不可

辨按聖人語氣重斬盡義而又自含着不驕如此章言才美而必極之曰周公且如有二子其底蘊疑才美而驕吝已是吝事極矣而但曰不足觀今人於本文

簡名舉如有之使於本文後多添驕吝之義已不是聖人本意言驕○有德內之才有德外之才若智能技藝人本意言驕○有德內之才有德外之才若智能技藝人本意言驕○有德內之才有德外之才若智能技藝

義其中有深信有篤好深信是知之真篤好是仁之
力如此二年之久皆後有此後不深信不篤好者隻
若限定三年不志穀三年後不妨志穀則是得人所
而棄天爵遵三年內之學都信他不得矣
碩按曰不志明所不信不仕也若說三年內不妨得官而
漆雕開所以未信不仕也若說三年內不妨得官而
但志不在此明去矣下添點意心於學之意遠矣○
盡所篤而為學只是據聖心而言若學中原該明
德新民與敬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
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
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皆篤於信
道而未知學以明乎善必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若
道不在己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學難而不為不
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有篤信
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從篤信到不能
好學能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守取也
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效耳曰好
學而未能以善道則其信未篤故雖曰好學而未能守死
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
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

【集註】學者須以篤信為先○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
能善道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知之盡行之極夫子之言多如此
○篤信須是好學方能守死隘利害又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
變不能求道但守死須是若道不善道則亦不能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學篤信方能守死好
學方能善道又曰此兩句相關自是一事

【新安】則道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守道道
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守道道
如牲牢之味君子肯嘗之說與君子須愛說與
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
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守為都只是知之淺信之
未篤

【圖】大全雙峯饒氏曰許衡陳櫟非不篤信曰好學則非也
召忽信也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蔡虛齋曰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所謂篤信而不好學所信
或非其正者也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
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於死許
必所守者正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無士之
本領○無有用工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
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工好學而不能善道
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既云守死善道
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矣上四字亮無有守
便兼篤信守死說有學便兼好學善道或曰如此則

書云有守有學面不曰有學有守矣蓋篤信好學之
學之守守死善道者守之實

【按】按此章自一句至五節疑其義始盡然亦稍重好
學善道細玩集註各下二字意義較上二字稍重只看
下一節固非篤信守死者不能若不是好學善道
恐未必能也不篤信不守死不能以善其道然未存好學而不能
篤信者是各下二字呼他得容上二字之意○學曾
問既重好學善道遂而朱子謂學者須以篤信為先
何也曰先不信如何肯好信如是信甚篤當其為
信時亦必明得道是如何方能肯好面又好學以明
其善者以始而篤信存其大綱微也非篤信時全不明善必待好學而後明之
朱子謂篤信故能好學惟好學故能篤信亦可相轉
求說○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故守
字要看不是篤信便能守死好學便能善道全港舒
灾篤信好學是指明功而言守死善道卿非工夫

至者不能也

顧按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亦下必如吳棫郭試之類爲篤信正學人所篤信也是道學當然但不好學則於義未精而至善之極則或不能無少差耶優爲弗其正矣以看註先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一句可見正字只對偏字說不對邪字說○不能守死而妄言篤道便是救世長樂老一輩人物故好學者道只在守死內以善其身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利攻紀綱紊矣放溢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卷八泰伯

新安陳櫟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紊亂不能從吾之謀則當去之○危邦不入若說消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問危邦但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大則在於不能舉去其小者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有道不見待十分大亂方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不可不出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

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善去就出處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危邦不入不居而有可入可居之邦有隱而已○吳氏曰君子入社稷之中則汗辱俱至去就不容以不決況吾則其死也亦死于愚而已非死于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貴於守死蓋以善其道也發死生將爲難哉○葉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近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見得真也○新安陳氏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爲盡學之實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變節之說可見篤信好學者是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下極有意味本註未足也

新安陳櫟

道堅確則善道在守死中篤與時義相須即守死又即篤信好學時也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得道理是如此然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守死只言其守之堅非限定必至於死故不入不居與見危授命有意義不同畫蛇添足更不消畫蛇添足也

則不得與謀其政

信好學時也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得道理是如此然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守死只言其守之堅非限定必至於死故不入不居與見危授命有意義不同畫蛇添足更不消畫蛇添足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其位則不得與謀其政然亦有不得謀而謀者如子之於魯臣之於齊是也○呂晚村曰聖人之意蓋謂不在其位則不得謀其政然亦有不得謀而謀者如子之於魯臣之於齊是也○呂晚村曰聖人之意蓋謂不在其位則不得謀其政然亦有不得謀而謀者如子之於魯臣之於齊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樂官名始猶言首也關雎周南詩之首篇亂樂之終章也洋洋盛美意盈耳哉歎美之辭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祿厚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判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其爲道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道不失義若咸無焉則是葆葆楠人而不足以爲有士矣○洪氏三異曰士之貧賤者固多而富貴因可以驟至那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士有道之那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又何恥之有○勿齋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爲己爲人守死善道是知之事死是行之爲○蔡虛齋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學者守死善道是知之事死是行之爲○蔡虛齋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學者守死善道是知之事死是行之爲○勿齋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爲己爲人

揚處土而選侍朝廷門下一切病滅而散七德之中位之謀其猶烈如此○謹到謀猶繼好○是謀而無容亦不是方是聖門論議之學

雙峯饒氏曰武章譏氏只當自下面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面下以爲天子不職若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方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役右右不可役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過也

按此就我身而言匹不容其位便不消謀其政所謂宗者卿是後一層至我謀之心原不能深透推而極其是大武業周家王業成於開疆故以此爲樂之意爲亂也○顧炎武曰始亂終美盛也○林次崖曰開疆之亂所奏之樂亦以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詰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焉之踰嚴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躓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迹取之狂當之欲曰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與

大全陳新安曰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遑常如有所不及然猶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逐禽既如不及矣前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捧上水船逆前覆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蓋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呂氏村曰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翻繹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恐懼即精勤也諸章妄分未得已得其殺人惡言學當如是其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過說之猛下句又加緊緊指字之最緊分天氣無間之意其心字下其字亦不及矣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又有變而盡矯之心尤爲混帳

蔡虛齋曰言人之爲學惟日汲汲面競尺寸之陰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恐懼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今日之學既無此工夫而心中猶懷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按朱子謂如捉賊相似須是平方百計要捉他如此猶恐不獲觀此則如不及之意可見後已也二句是說恐失者正必於及之而後已也恐失之心所至功夫隨之耳時習之習亦是此意境如不及便是恐失猶恐失是說心之不能無失但如不及便是恐失之心之前進處言猶恐失是說恐失之

莫有天下而不與也○呂曉村曰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于隨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快樂許多富貴則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所謂與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有也人要說得高并將事功都入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不是一聲放下堯舜也看透不與與則要勤厥無非不與之意○若固有之正要對眾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眾無意無蔕一日萬幾意合看不然便講道理不出○王覇詳曰全節作一句勿亂此心體上戴不必說勢位壓倒故曰巍巍○倪氏中徵曰不以位爲樂原不必說位壓倒貪戀所有處能中徵所有處能

而大全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孔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天不等若言堯法天特賢君之事耳○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呂晚村曰無能名若說破淺忘其深矣

【集說】蔡虛齋曰蕩蕩民無能名直是言與天同其大處非謂德之所施也況此德字就君德言下文云是民無能名也總承上二節而已其餘難以言語盡也正

王者有酌而者○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知者說破細者只說心原狹了邊例一遍矣○陸稼書曰重章是以為君之功用言不是以為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名是無能名其不見不是不見成功文章是貧不見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分非有優劣之分

陸深大哉堯則為君上說則所謂德亦非以存王之德而言也若有王之德而無王之位則其德澤及人者非與堯同德之聖人其孰能知之而何強民無能名耶○天之巍巍原就形體不見上說則未當就德之體段上說矣雖體段在內之本體然非與但不見其大也惟巍巍則天故蕩蕩無名此與中庸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相似彼言與天地同體只指體段之體而言若在王之本體則所謂不息則久是也蓋以成民之體數存王之體而言則體段亦是從見處故有巍巍高大之象則體段內是超拔處民目歡天之高大而不能名其際遠矣諸解或指德之所說則指為無名或指無處說則人亦自說蕩蕩即混下成功文章皆未會得註中說字也陸稼書知此章以為君之功用言而不知巍巍成功文章作功用之發見成功文章作功用之分見

名耳故其說尚分於是非之間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註解】惟堯則之一章曰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

【附錄】明道曰文章成功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即是聖也

【通】大全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此承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也○尹氏說則字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却以本二句取之○蔡虛齋曰或曰成功巍然文章煥然似亦盡矣猶為不可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雖一節成功一節文章但可得而名者此耳仍安能合無

名則天不分德業皆講章不通之說
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成功成功以衛效言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林次崖曰堯之德既以羣言者言則成功文章不可說是德之用處○阿成功文章不足以盡堯不知成功文章外其發見者更有何事陸稼書曰亦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見之成功文章其成功文章是無窮無盡底然此所謂羣賦予與予者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在蕩蕩乎內說箇類云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魏魏之成功可見又有與予之文章可觀曰亦有又有則名物從蒸蒸無能名中指出來與人看非蕩蕩無名為德而成功文章為業兩分為二也民日亦有復日又有則成功文章又歸成功之樣無處求可見矣○稼書補遺竝見者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豈有人所不見者乎蓋夫成功文章固將則天無名亦指德之稱秩而言而有無名與可知之分但說不通耳不知以德之體段所發中各指其成功文章之一事而言則平水土教稼徽明人倫與制禮作樂治曆明時那一事不與人見也可見也亦如中庸藏物覆物成物之功用即博厚高明悠久之德有以載之覆之成之而所以載覆成之功用其實皆出於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右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新安陳氏曰集臣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舜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下只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商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盛

同大全西山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無德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儉之德言與此才雖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事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希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能技藝之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觀不免爲小人○厚齋馮氏曰堯以胙侯升爲天子虞封之虞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相傳而後則召之徒聖賢之才由爲武天地間自元會會之運亘古亘今兩見之者也五人及以爲盛者即書三朝爲主可謂衆矣之外無人乎○慈湖楊氏曰才者德之用也此章言才其效用處說不盡處說不盡處說不盡是兼德用是有德之用矣○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推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做此意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據蓋人才不以多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林次崖曰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而不數武王予之曰於斯之爲盛不然亂臣十人而已之說於末則曰雖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看一句○呂晚村曰聖人心胸大所數在古今運會興盛世衰升降之大理上事後人所見得止得愛世衰雄豪傑失之不遠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有識望人一生栖栖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爲感慨徒起不相比附處讀仇滄柱曰唐虞二句亦含有雖盛猶衰自古唐虞至周僅兩見多才即此便見其難下文九人而已若見其爲難也然玩集註則上二句方贊歎才之辭於下二句方是發明才之所以難本意

圓按夫子每頭便喫才難不其然乎蓋由唐虞以逆我周千有餘年才僅兩盛故嗟之耳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來以足之今人但此連讀周才不及唐虞於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之意

今不假與不如夫子所以相從堂論者正以貞元舍人不常有之盛唐唐虞乃過項耳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一代論人才何其難乎聖人聚孔夫所以如此說有婦人二句其難乎聖人聚孔夫所以如此說有婦人二句不過再正意足之所以五臣告舜十人自周公而處稱可稱非以數也之多寡分亦非指談征誅之別也特解即此周護武王周護十亂爾所謂之時不同乃武王十人之不及幸逢聖運到文王三分有二服事殷見才之盛比唐虞而德則猶揖讓不如夫子以四海爲家見其亦是比美唐虞何嘗有備周不足之意○才字朱子特解爲德之用也其西山發明處周之德爲德之體前後著於所用是德之才用爲有德之才而貞元舍人之說有德之才用爲有德之才而貞元舍人之說有德之才用爲有德之才而貞元舍人之說有

之盛所以追思於前之至德也此意從無人發破○戴按古語才難雖是泛說然與孔子所謂才不相干夫子喟然共歎者蓋即下文虞芮質厥成文王蔽不必分別古語之本意如彼而夫子引連之意如此也時解惜才之不爲世用重歎夫子自指其不能見用於世皆支離耳○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只重言則見堂人才之盛不是與唐虞並駕故語類有疑舜有臣五人一句謂了之疑但玩斯字則夫子但以論泰伯處之實本非爲虞舜發有才難之嘆而後人之言而及之耳○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同太王薦○問是有此事否曰亦不可考矣但據詩言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太王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附其勢自順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而不爲文王亦須取了紂至稽其二人肯可爲而不爲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誠哉重此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歸之其勢愈重此可見文王但是依本分做諸侯自重耳東坡說文王只是做得從容不迫不要去伐商太猛耳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日落下來武王却做生捉一般○或問以爲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年天下盡服不須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蒸民不撓圖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未埋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先生乃曰若討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同太王薦是有此事否曰亦不可考矣但據詩言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太王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附其勢自順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而不爲文王亦須取了紂至稽其二人肯可爲而不爲也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誠哉重此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日歸之其勢愈重此可見文王但是依本分做諸侯自重耳東坡說文王只是做得從容不迫不要去伐商太猛耳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歸之或問此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蔡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補】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德○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曰若如此說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吾文王亦不是矣事紂乎如何爲武王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崇作邑於豐文王徙都於豐作邑於豐文王一時氣勢如此但其功卒歸於武王耳觀文王一生做事不終竟休了一個果實文王分做十分實做不終竟休了一個果實文王分做十分實做

而應之故曰予勞賜爾非惟勞以此觀之是曰王之佐封應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大全勿軒熊氏曰雍今西安府西北諸路后稷公劉居邰太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黃河自沈淸東北流環繞翔集用兵殷都朝歌衛地則文王武王皆在殷內書在冀之東境封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稱勳商文王三分有二以事商共指殷紂名分之際嚴矣宗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共指殷紂蓋指得非也以名分言則泰伯文王為至矣以武為未盡善并微指歟

集說蔡虛齋曰武王以十八人而克商有天下猶未及文王之可以不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推及文王見周之德之至不過如文王而已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若不相似然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若不相似然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天下惡為周有矣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才之盛幾于唐虞書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似然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才之盛幾于唐虞書矣忽稱周之至德若不相

集說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

有二服事雖文王之衆而亦武王之心予民夙夜無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才可以深唐虞之德亦未始遜于唐虞也○武曰二分以下自為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并合讀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為至德雖並行不悖

(按)聖人此章之意本是上下千古而嘆人才之難唐虞一段至周再盛耳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何其盛何其難也今本嘆才難而次借武王以十人之九克商有天下不若文王之可以取而取以與才難之說全不關合豈是聖人本意至謂武王不取殷天下亦服事殷則亂臣十人皆為殷有而殷周之際不遑唐虞之際矣如此是揚文王之至德而貶武王之不德也悖矣朱子謂文王亦不是安生不服事殷人又曰武功皆是文王做此安得為盛文下句乃承文王而言武王但幸其我功耳觀此安得為盛文下句乃承文王而言武王但幸其我功耳觀此

廣有排滾之德故有五人之才武王以征誅取亂而亦有十人之才者得毋無德乎生王對之難如此小人見小德之本大德之出入見大德之本小德之出入見小德亦斷然無疑之理故五人非聖莫知也其言賢矣

蘭嵓武王不得已而為之固是聖人之盛文王可為而不為更是聖人之至德此論是矣然謂武王救斜後受為不至德則文王之事武王之事本文義周德之至不過如武王而已文王見周之至不過如武王而已周才不及虞亦故推明事殷以見周德尚及虞德此說殷周才不及虞亦故推明事殷以見周德尚及虞德此說殷周才不及虞亦故推明事殷以見周德尚及虞德此說殷

講道之謂也見於中庸達人匠人之職詳矣參
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
治畎澮距川是也田間之水是前也曰胡氏嘗論之
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爲是也然其意亦
深矣胡氏曰禹爲天子有富奉矣然以鯀功不就而
極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祭菲飲
晃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
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恩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
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衰陪紹則終身
不仕可也曰孔子之所以不仕何也曰洪氏嘗有說焉
夫子亦稱其賢而已未必真爲此也洪氏謂衰周之
昧禮失其本而奢僭矣夫子嘗嘆之于泰山之祭禹
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爲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
矣

集註 問五峯謂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鰥遺堯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何如曰聖人自是薄於奉而厚於葬已亡重於宗廟節述之事若只爲地設則較狹了後來者如言也不曾知此說○徽猷胜也以偉爲之章

或問 禹度也有慶氏以掌夏后氏以山陵之周能章祭服開之疑明服開之釋爲

圓 大全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有爲而人鬼享之是神○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便以得名○匠人九夫爲井井間有洫洫深畎皆八尺澮深二尋各以其名也既明以定經界又旱則潴水潦則泄水也○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禹克儉於己見之設禹以執中亦盡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法見之宜即各適其宜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倫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兼履儉勤不以位爲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陸稼書曰這一章即所謂允執其中中即無間不中便有間註中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是一個中字不可謂前後節工皆有間禹無間看來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皆是無可間者聖人個個教禹教之耳若不通治天下皆是無可間者聖人個個教禹教之耳若不通治天下皆是無可間者聖人個個教禹教之耳若不通

只好在末句中說井有句圓端意也○問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禹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爲之表四面人方此皎將來有疑竟不關筍繇處蓋伯僑於聖人塗轍然已得則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門然

[illegible]按朱子云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義夫內而修身不過奉己之求外而天下不過宗廟朝廷之事但此章就禹儉勤之常德而言其他若朱之及耳若但以此數事爲細微之末推及盡處而言則夫之矣內註謂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已是該細以立言而引外註楊氏有天下不與之說最宜深玩○若看做夫子有心求禹之錯處而議之則夫子反以私心責大禹矣故謂閒字從禹字生來叫乖謂字連就不妙總是見禹無間然三字連就不妙總是見禹無間然之意上禹然天理無毫人欲閒耳中三句只是就禹身上說豐儉適宜者謂豐儉適宜者皆豐儉適宜也所以豐儉適宜者皆

禹之心統乎天理而能然也然則心與事原分不開無間正在禹德上說謂指事不指心亦誤○學者用力處須盡豐儉適宜如何切得盡力溝洫句曰當盡力溝洫句亦是豐意思若說要緊在自是不肯盡力做

[illegible]按溝洫已象禹乃以然之當德者以抱羽漏之病乃致孝享鬼非抱羽漏之病莊不致孝享後此朱子所以謂朝說爲藪鈸也溝洫固是田間水道以正國界溝洫與溝洫同然禹時與後世不同蓋爲平水土之後初開非因之法即井田有溝洫即有溝洫之制所以與三代之利者也後看便非